

百年中国 文学经典

谢冕 钱理群 主编

4

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速的节奏，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

一边是夕阳的灿烂，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如今都蕴积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经典》中了。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第四卷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谢冕 主编
钱理群

目 录

序		谢冕	一
序		钱理群	五
小 说			
芦 焚	一吻		二
	邮差先生		一二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一五
	传家宝		三二
孙 犁	荷花淀		
	——白洋淀纪事之二		四八
孔 厥	受苦人		五七
徐 讷	风萧萧(存目)		
	鬼恋		六五
还珠楼主	蜀山剑侠传(存目)		
秦瘦鸥	秋海棠(存目)		
无名氏	野兽,野兽,野兽(存目)		
汪曾祺	戴车匠		一二七
钟理和	假黎婆		一三九

散 文

萧 红	回忆鲁迅先生	一五二
冯 至	山村的墓碣	一九〇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一九三
张爱玲	公寓生活记趣	一九八
	烬余录	二〇四
	更衣记	二一七
沈从文	生命	二二七
	灰	二三〇
梁实秋	雅舍	二三七
	下棋	二四〇
钱钟书	窗	二四四
废 名	五祖寺	二四八
周作人	无生老母的信息	二五三
	石板路	二六四
纪果庵	小城之恋	二六九
文载道	夜读	二七七
杨 必	光	二八四
南 星	来客	二九〇
沙 汀	随军散记(节选)	二九三
赵树理	孟祥英翻身(现实故事)	三五〇

诗 歌

田 间	给战斗者	三六七
-----	------------	-----

艾 青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三八一
	手推车	三八六
	我爱这土地	三八八
冯 至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三八九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三九〇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三九一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三九二
郑 敏	金黄的稻束	三九四
陈敬容	划分	三九六
	出 发	三九八
杜运燮	井	四〇〇
阿 垅	纤夫	四〇二
穆 旦	赞美	四一〇
	诗八首	四一四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四一八
	被围者	四二〇
	森林之歌	四二二
李 季	王贵与李香香	四二六
戏剧		
曹 禺	北京人	四七三

谢冕

序

从上一个世纪末，到这一个世纪末，是完整的一百年。这一百年的中国社会，发生过很多重大的事件。这些事件，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中国的文学。就社会而言，这一百年的经历，是由古典中国向着现代中国的衍变过程；就文学而言，则是开始并完成了由旧文学向着新文学的完整过渡的过程。不论是从社会发展的层面，还是从文学发展的层面看，这一百年对于中国都是意义重大的，是充满追求的激情和刻骨铭心的苦难的历程。

文学在映照这一百年中国社会的全部丰富性中完成了自己。同时也留下历史性局限造出的畸斜乃至歧误。这就使这一百年的文学成为矛盾重重的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从文学的使命和内涵，到它的表现形式，直至最终形成的艺术基本

风格，如今我们面对的文学百年，都未曾脱离中国社会决定性的制约。

文学承受着充满焦虑而又复杂多变的社会给予的重压。文学为适应生长它的特殊环境而付出代价：一方面，为了顺应社会情势，文学竭力以自有的方式传达出这一特定时空中国的现实处境和中国人的情感经历；另一方面，它又不得不在较之艺术和审美更为急切的社会功利面前，不同程度地削弱以至在某一时期排挤文学自身的品质。审美与非审美，功利与非功利的矛盾、对立，以及“杂呈”，是这一百年文学的常态。

但中国这一百年特有的忧患都意外地使文学得到好处。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在深重的危机和庄严的召唤中诞生。中国现代文学终于在古典文学沉厚的土壤上脱颖而出。诞生于本世纪初期的新文学，直接受惠于清末以来文学改良和文体实验的一切成果，终于以充满现代精神和参与世界文学的姿态，进入了中国古典文学未曾也无法抵达的境界。

19、20 世纪之交，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也是中国文学的转型期。尽管社会转型不一定伴随着文学转型，但在中国，这并不同步的现象都奇妙地有了某种叠合。我们如今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种社会和文学相互印证、相互阐释的奇观。即将画上句号的古典文学，以它最后的辉煌，提醒人们记住它永恒的魅力。而新文学则以让人目不暇接的快速节奏，不断展示它充满锐气的试验性成果。一边是夕阳的灿烂，一边是初月的清辉。生逢此时的中国人，终于窥见了这“百年不遇”的胜景。这一切，如今都蕴积在这套《百年中国文学经

典》中了。

“经典”一词在以往是慎用的，如今被应用得有点普泛化了。其实，任何关于“经典”或“精华”的厘定都是相对的。一个明显的道理就是，任何精神产品的价值判断，都不会是单纯的和唯一的，精神现象有不可比拟的繁复性。何况，做这些判断的人，他们的学养、趣味和考察的方式又是千差万别的。还有，一个无可置疑的事实是，文学史总有很多有意或无意的“遗漏”。文学史的基本方式不是累积，更确切地说，是淘汰。它以不间断的“减法”来保留那些最值得保留的文学资源，而忽略或弃置那些一般化的材料。文学史正是以这种“无情”的方式，推进它富有建设性的工作。

尽管如今的“经典”并不代表让人敬畏的神圣，但经典都始终意味着一种高度。高度并不是尽善尽美，也并非无懈可击。这里入选的作品，大体只是编者认为的是最值得保留和记忆的作品。这样说当然不是认为那些众多未入选的作品就应该遗忘。事实上有多少个选家就有多少种选本，同时也就存在着各异其趣的选择标准。这在文学观念变得多元化的今天，就更是如此。

编者在他长期（但都有限）的阅读中形成了他认为符合上面的陈述的观念。这种观念在遴选作品中被具体化了，这大体是指那些能通过具体的描写或感觉，直接或间接地表现出生活的信念、对人和大地的永恒之爱、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又有精湛丰盈的艺术表现力的作品。由于考虑到这一百年文学和社会的密切关联，编者尤为关注那些保留和传达了产生它的特定时代风情的精神劳作。

编者在从事本书的编选工作时始终怀有一种庄严感而不敢稍有疏忽。但百年文学浩如烟海,一个人的阅读非常有限,在这一点上,编者又是忐忑不安的。本丛书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严家炎、林斤澜、邵燕祥、崔道怡、陈骏涛、樊发稼等各位先生的指教和帮助;我的博士生高秀琴协助我做了全部资料工作和部分编选工作;在这里,我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

1996年6月30日于北大畅春园

钱理群

序

编选《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是不能不怀着庄严的历史感的。

此刻想到的是，一个世纪以来，围绕着新、旧文学（也即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价值与它们彼此的关系，曾经有过多少争论，而且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记得五四时期，争论的一方，曾寄希望于“悠悠百年，自有能辨之者”。那么现在，已经到了世纪末，是可以进行科学的总结的时候了。

摆在我们面前的这本《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就是一个无声的发言：请看事实。

人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这段历史：新文学在诞生伊始，曾因其异端性而不被承认。有人轻蔑地将其比作“春鸟秋虫”，可以“听其自鸣自止”。有的则因为新文学将“都下引车卖浆

之徒所操之语”作为文学语言而断然不许它进入文学的殿堂。面对如此巨大的压力,当年新文学的开创者们都憋着一股劲;他们明确地意识到,“人们要用你结的果子来评判你”,“一个文学运动的历史的估价,必须包括它的出产品的估价。单有理论的接受,一般影响的普遍,都不够证实那个文学运动的成功”(胡适:《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 导言》)。因此他们以“拿出实绩”互勉与自励,为此做出了称得上是艰苦卓绝的努力。现在,几代人奋斗的结果,终于显现在这里了:这确实是不同于传统文学的新文学,从文学观念、思维方式、情感方式、精神内涵,到文学审美、形式,特别是文学语言,都有异于传统而显示出一种“现代性”。它不仅已经作为不可替代的强大的存在,事实上成为现代中国人的主要精神养料,而且已经形成自己的传统,有了自己的文学史,产生了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巨人,足以与中国传统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大师们并肩而立,并且有了一批成熟的文学作品进入“文学经典”,成为中国文学宝库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并以此参与了世界现代文明的创造。人们可以对新文学作家、作品提出这样、那样的批评,感到这样、那样的不足,人们也可以因为付出的代价与收获的不成比例而感到惋惜(其实鲁迅早就说过,人类历史——当然也包括文学——的积累,正如煤的形成,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但人们却不能无视这一基本的事实,不能否认这一基本的历史结论,而且这应该是我们讨论一切有关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当年对新文学的主要指责之一,是新文学的提倡,将“尽废古书”;今天似乎也还有人在嘀咕:五四新文学运动导

致了“传统文化的断裂”。事实（仍然是事实！）已经证明，这至多不过是杞人之忧。古书没有、也不可能尽废，它们中的经典至今仍拥有众多的读者；而且如谢冕先生所说，即使在本世纪，古典文学也有过“最后的辉煌”，一些旧的形式（如古典诗词）也在继续焕发新的活力。更为重要的是，古典文学中的精华，已经作为一种传统融入了新文学的创造。你面对着的这些新文学作品，在赞叹它的新质的同时，你也必须承认，它是中国民族的，与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学有着血肉般的联系。正是它的革新、创造，才使得传统在新的时代发挥出新的光辉。可以这样说，抱残守阙，不思变革，才是“传统与现代断裂”的真正危机所在。变革的方式，或渐变，或激变，可以有不同的选择；但，必须变，变革后而有新生，这是近百年的历史所证实了的，对此大概不会有什么怀疑了吧？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显示的是中国文学在本世纪已经达到的高度。我们把它选辑成册，是为了以此作为进一步普及的基础，也是为新的文学变革提供一个起点式的参照。同时我们也想为正在进行的对本世纪文学的反思，包括文学史的写作与教材编写，提供一些基础性的事实材料。比如，对“文学现代性”的讨论，是不是可以从这些已经形成的现代经典作品（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出发，从对既成形态的考察与艺术经验的总结中，引出必要的理论概括呢？至少这是可以一试的。正因为意识到工作的意义，我们不能不谨慎从事，甚至时时有“如履薄冰”之感。编选前，我们在北大部分研究生、进修教师、外国留学生中进行了调查；提出初稿后，也广泛征求过同行的意见，除了老一辈的严家炎、樊

骏、王信、刘增杰诸先生，同辈的赵园、吴福辉、王晓明、杨义、蓝棣之、汪文顶、胡润森诸学友外，也还有薛毅、罗岗、解志熙、李怡、孔庆东、吴晓东、范智红等年轻学者。特别应提及的是，第一卷近代文学部分的选目更是得到了张中、夏晓虹、陈平原等老同学及研究生王枫、谢茂松的具体帮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集体劳动的结晶；主选者个人的主观烙印自然也是明显的。我们深知，编选（筛选）工作将不断进行，本选本的意义大概仅在提出了“百年中国文学经典”这样一个课题：一切都还只是开始。

1996年7月26日写于燕北园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四卷

小说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芦 焚

一吻

是民国二年三年或是四年，我知道的不十分仔细。你去设想那个好时代罢，在生活简单安逸的果园城，就是辛亥革命也不曾惊动它的居民，只一夜间，人们说他们自由了，成了老大中国的主人，在他们头上统治数千年的皇帝从此倒了。那是个城隍爷赶生日要“出巡”的时代；上元节到处唱戏到处是鳌山龙灯高跷到处放烟火的时代；杀人还用马车载到法场上去的时代；化钱显得出化钱，人们为给太太打副首饰，肩上必须抗两缙大青钱的时代。那时候自来火还叫作洋火，用机器织的布还叫作洋布，母亲吓唬孩子还说洋鬼子要把小孩拐去炼膏火车油。就是那个时代，十字街口，锡匠店对过有个零食摊，卖花生、瓜子、麻糖、梨糕、焦枣、山里红。摆摊的是个女孩子，生的体面，做一手好针工，名字叫大刘姐，

也许是大留姐。大刘姐的母亲刘大妈是个衙役的寡妇，一个踩百家门的——你明白这几个字的意思吗？这就是《水浒传》跟《金瓶梅》上所说的王妈妈一流人，凡是大户人家她都跑到，不论违法不违法的事情她都招揽撮合，她以此为生。

可是我们还得重复一遍：那是个甚么时代呀！十字街上有多少好声音哪！那时候这地方的中心不在只有三两座怪房子的火车站那边，而是在这弥漫着泥土气息的城里。酒楼上震耳欲聋，堂倌们奔走只应，豁拳声叫嚣声终日闹成一片；乡下人在街上穿来穿去，肩上背着沉甸甸的褡裢；药铺里药臼鸣唱着，一种无从形容的快乐而又天真的声调，仿佛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它直不是这样讲吗？锡匠在另一面用木棒敲打锡叶子：梆梆！梆梆！然后裁开，打成茶壶、茶托、花瓶、烛台；较远一点，他的老仇敌铜匠用锤子工作着：啞啞，啞！啞啞啞！将铜叶子展开；预备送客出城的脚驴不安定的动着，颈铃啞啞啞啞响着，它们被拴在钉着铁环的墙壁上；一个等待雇主的小车夫，脸朝天躺在阴凉里，忽然破喉大唱：“有为王坐金殿，用目观看……”让他尽量的看罢，这个每天赚一百大钱就无忧无虑了的皇帝，让他去看天上的云罢。一个衙役走过来了，在他前面的是个小地主，大概刚得到传票。“你老开开赏，”衙役巴结的哼唧，等到钱落到他的藏在袖子中的手里，他便欢天喜地的高声说小地主的官司一定打赢。可是一匹脚驴意外的压倒了他，它发这么大兴，几乎把地面都震动了的大叫起来，同时所有拴在路口的驴子都应和着叫起来了。真是说不尽的声音！大刘姐从十二岁起就在这种热闹中替她妈守摊，一面作针工，一面听听车夫跟驴夫们闲聊。

周围全是熟人，他们买她的花生，高兴时候就逗她玩。她在这种空气中直长到十七岁。

十七岁是青春开始透露出消息，人们并以此自骄，自信将成为独立的人的时期。一个坏小子早暗暗看中了她，一个锡匠店的徒弟，名叫虎头鱼的小子，两个人从小就在一处厮混。她心里当然有数。她坐在对过小摊旁边，虎头鱼总爱做错事，有时候锤子锤到他的手指上，再不然，他将锡叶子锤成破布或弄坏旋车，被他师傅痛骂。

有一天好虎头鱼的机会到底来了。他师傅不在店里，为接洽生意到一个绅士家去的，虎头鱼决心表示他的说不出的心情，他的爱慕。可是他想出的是什么坏方法呵，这个该死的东西！事先他向屠户讨了一把猪鬃，剪成约摸两分来长，看见大刘姐在低头做活，他偷偷溜过去，然后，塞进她的领子。他立刻逃走了。大刘姐追上去，从地上拾起捲锡叶子的木棒，一直追进锡匠店。我们不知道她的木棒怎么没有把虎头鱼打伤，两个人扭起来，互相揪着、骂着、笑着，虎头鱼忽然搂住她亲了个嘴。

“好美！再香一个，你他妈好小子！”一个药铺的小郎在柜台后面喊。堂倌们，车夫们，驴夫们，于是一片邪许。

大刘姐羞的满面通红，赶紧朝墙角里躲起来了。她认为直当开玩笑，并不十分在意；她没想到这件小事却几乎决定了她的一生。晚上她回到家里，她妈劈头就给她一顿臭骂。

“你仔细为您妈想想，我的小奶奶，我辛辛苦苦把你抚养大，万一你毁到那个野种手上，你可教我靠谁过呀？”看出一切恶言毒咒所起的作用相反，反而督恼了她的好女儿，衙役

的寡妇最后屈服哭起来了。她明白大刘姐，也许，我们也许应该说她明白自己，她深恐她女儿身上流着自己的血。原来她跟衙役并不是本地人，并不曾正式嫁娶，当初只为不肯任命，他们背着父母双双私奔出来。她自己风流过，但是风流过了，她尝到风流的苦味风流药了。况且自从衙役死后，大刘姐成了她最后的财产，犹如猎人捕捉鸟兽，她张上网专心等待一个老浪子，有钱，好色，肯为她女儿补偿她先前失去的老本。

大刘姐身上的确流着她妈的血。在先我们说过：她生的体面，做一手好针工，而自古以来，谁又看见过有才有色反倒不高傲没有脾气的人呢？

“妈，你别说了，”大刘姐狠狠的把眉一拧，“我一辈子再不出门！”

大刘姐说话算数，以后她果然不再上十字街摆摊。半年后她嫁了人，满足了她妈的心愿，作了衙门里一位师爷的姨太太。接着他们离开这个小城，县官调动了，她妈同他们一道，打扮的像一位真的老太太跟他们走了。没有人想到她当初是否甘心，凡是人家替她安排的她全接受。每逢她打扮的花枝招展出来，到绅士家回拜或去看戏，她的老相识们——那些车夫驴夫堂倌以及小郎们便谈论她跟她妈；在背后赞叹她们有福。

时间于是过去了。自从大刘姐走后，果园城发生了变化：照例谁也没留心从哪一天起，这地方的中心渐渐移转到车站那边。原是只有几座怪房子的旷野，现在人家建筑了更多更怪更大的房子，形成横七竖八的街道。根据一种极自然的结

果，乡下人不再为了半斤砂糖进城；他们买粮食到火车站去，买花布到火车站去，开眼界看热闹到火车站去，那里有专门为他们开设的各种商店行庄戏场。

命运有时候真会捉弄人，虎头鱼原是打算学成一位好锡匠的，而结果却拉了洋车。锡匠店因为买不到原料关门了。他成了中年人，娶了老婆，老婆为他生下一群孩子。为应付一家老小的衣食，他每天从城里到火车站，由火车站到城里，终日马不停蹄的奔跑。至于那个在十字街摆摊的女孩子——他曾经倾心过的少女，他当然早已忘了；况且即使不忘，他也没有闲暇去追念她了。

有一天他意外的拉到一趟好生意。一位太太从车站走出来，一位早已失去少女的清新气息，甚至可以说，当她羞赧时候也远不是那股味了的太太，满身的肥肉和金子：耳环、手镯，耀眼欲花。虎头鱼红脸膛，短胡碴，有强壮的肩膀和腿，他拉起这位贵客就朝前跑。

“你是到城里去的吧，太太？”为谨慎起见，他跑出车站下面的市街时问。

他猜的不错，这太太正是到城里去的。

“你瞧那座塔还没有倒——这还是那座老塔吗？”远远的她就问，喜悦的在车箱里直动。

“这还是它，太太。”虎头鱼回答说：每个到这小城里来过的人首先便想起“它”，人们跟“它”是这样熟识，在谈话中间，人们把“它”模拟成有灵魂的东西，把“它”当成老朋友，甚至把“塔”的名称取消，只简单的，同时也是亲密的称为“它”了。并且“它”是如此重要，据果园城的某该

谐家说，没有“它”人们会不认识这个城，到外乡去谋生的人不认识归路，人们走到这个城的街上还会问果园城在什么地方。

“这个老塔真结实，它有多少年了！”那位太太忍不住叹息。

虎头鱼误会了她的意思，不由的在前面乘机附和：

“这是个古器，太太，你有空可真该上去看看。”

“从前人家说上头有个狐仙，现在它还住在那里不？”

“狐仙早搬走了。它麻烦够了果园城，现在搬到别处去了。”

于是她问起魁爷——那个在暗中统治果园城十五年之久的乡绅。这真是一种不幸，魁爷早已倒了，他不再每天早上出来巡视果园城的市街，享受居民的招呼，展览他的好相貌了。在他原先的位置上坐着的现在另外一批人，他自甘寂寞，终年关在他的宝府，他的惟一的希望是等着死了。

“那么十二美女呢？她还活着吗？”她接着问。

自魁爷以下，十二美女是这小城里数一数二的大人物。这个老娼妇和刘大妈是死对头，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刘大妈，她们同行。她以骂海骂山征服了全城，最重要的她知道无数有关大人家的秘闻。至于她自己，她毫无秘密，她几乎敢把全身公开。

“她还扎实吗？”那位太太重复一句。

“她还扎实着的，太太，人家说她要活成白毛妖的。”

“你知道她今年有多大岁数？”

“我想约模快七十了。”

“我记得她有个极坏的脾气，她常常骂街。”

“你说对了，太太。这个坏毛病她永没有改过。”虎头鱼拉着车子在前头跑，一面急促喘气。但是说句实话单是“这个坏毛病”十二美女也跟先前大不同了。她的牙齿落光了，头发只剩下脑勺上几根白毛，年龄终于治服了她，纵然她仍旧有骂遍全城的胆气，她的老腿也不肯再供她驱遣了。现在她每天坐在城门口大青石上，依着拐杖，嘴里前言不连后语的咕哝着，自己跟自己在那里说话。偶然从乡下来一辆送柴草的车子，她用拐杖拦住路，如同好汉们在山下排开阵势，上去强曳一捆，算是她收的“买路钱”。

再接着那位太太问起药铺的掌柜。原先的掌柜早已死了，现在的掌柜是他的侄儿，就是在许多年前虎头鱼抱住大刘姐亲嘴时，那个站在柜台后面为他们喝彩的小郎。

“还有那个小车夫呢？”她失望的说：“那个大个儿，他老躺在凉阴里，撕开嗓子唱——他叫什么名字？”

“你说的是‘有为王。’”“有为王”也死了。正像那位将近三百年前的皇帝，他过够了穷日子唱完好戏，最后他给自己找一条绳，跑到城楼上吊死了。

她因此深深叹气——说真的这真值得叹气：人们无忧无虑的吵着、嚷着、哭着、笑着、满腹机械的计划着，等到他们忽然睁开眼睛，发觉面临着那个铁面无私的时间，他们多么渺小空虚可怜，他们自己多无力呀！

车子摇摆着进了城，他们没有看见十二美女。在十二美女经常坐的大青石上，这天坐着一个结鱼网的老头儿。

“那么锡匠，他也死了么？”最后她胆怯的问。

虎头鱼一直拉着车子在前面跑。

“你说的是我师傅，太太；我跟他学过徒弟。”他停一会回答。

“他怎么样？他还活着没有？”

“他还活着的。他的罪还没有受够，阎王爷不肯收他。”

“他近来运气不十分好吗？”

“比不好还坏，太太。他的双眼瞎了。”

“他的锡匠店呢？他还开着吗？”

“他的锡匠店倒了，快十年了。”

“你说的真奇怪，他怎么瞎的？”

“这就是人晦气；因为他不小心，有一天他揉揉眼，他中了铅毒。”

说话间他们到了十字街。

“你看，”虎头鱼把嘴一呶说，“那就是他，太太。那就是锡匠。”

十字街转角上跪着一个要饭的，又老又脏，满身的腻垢，满身的腥臭腐烂气味，面前地上放着一口破鉢。这就是他，就是虎头鱼所指的，那个把锡块以及各种无用的旧锡器放到他的锅炉里，熔成汁，倒进一块神奇的铸版，制造成诸色器物，为各处的新房客厅神祠增光的锡匠。听见有人走过来，他极响的磕下头去，额颅撞在地上，用一种难以言说的悲苦声调哭喊：

“好心的老爷太太，你行行好罢，可怜可怜我这个苦人，给你的小孙孙积点德罢！”

虎头鱼有意成全他，不等他号完，便停住车子向他招呼：

“老师，有个太太在这里问你的。”

“有个太太？”他突然惊讶的直起身子，两只眼睛——早已死去的，没有光彩的，白蒙蒙像两颗灰玻璃球似的吓人的大眼睛，毫不瞬转的向空中瞅着，接着他笑了。

“太太，你可怜这个没有眼睛的人罢！”他说。“我记的你；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我成天为你的小少爷祷告，保佑他们不生病，保佑他们好好念书，将来升官发财——我开铺子时候，你常常来照顾我。有一回你亲自来，你定做一对烛台，另外一把小茶壶——你顶小的一位小少爷上学用的，我特意加工，在壶盖上给做一匹狮子……”

假使有人知道这些谰词全是谎言，他将如何作想？她哀愁的——也许，应是失望的瞅着这个老要饭的，然后转过去，她打量十字街。可是现在的十字街跟当年的又多不同呵！小车夫、驴夫、脚驴、镢链，制钱的时代过去了，和那个时代的各种好声音一同消灭了。在原先的锡匠店地方，现在另外由人开一家弹花店；先前的豁拳叫嚣声终日闹成一片的酒楼，苍蝇正结阵飞动，成了个无人闻问的饭铺。没有变动的也许只有那个老药铺，但就是它，看上去就是它也远比先前卑陋。她怅然望着这一切，阳光惨淡的照在墙壁上，弹花机器吵闹的响着，几个本城的居民——一个饭铺的伙计；一个小贩，两个去弹棉花的一男一女，他们暂时住足，全呆呆的诧异的瞅她，因为在这小城中，平常人们很难得看见从远道来的生疏客人，特别是衣饰华贵的女人。

“太太，”虎头鱼说：“现在朝哪边去？”

她于是从迷茫中醒来。

“回去！”她想着，然后一挥手——“回车站去！”

虎头鱼拉转去顺原路跑了。这是很奇怪的；但世上充满了怪人，有钱的无聊人，虎头鱼不以为意。他在车站下面放下车子，拉出手巾擦汗。接着他大吃一惊，他发见他的另一只手里塞满了钱，塞满了铜板和钞票；而远远的在车站门口，那位太太红着脸正向他笑。

这就是她，就是那个衙役寡妇的女儿，曾经在十字街摆摊的大刘姐。火车叫了，从另一面开来的火车马上要进站了，她一翻身——衣服在她滚圆的脊背上扯动着，耳环闪闪的幌着，镯子沉甸甸压在手腕上，她翻身走进去了。那么她又急急赶着跑来干什么呢？在她离开这个小城十年十五年将近二十年之后，她妈刘大妈大概早去世了，她的男人可能在她妈以前死了，她自己也入了中年，这个小城里还有什么她忘不了的？没有人肯解释这个哑谜。但假使她是有少爷和小姐的——容写这篇小文的人说一句——但愿他们将来长大有福，不学他们妈妈的样。

邮 差 先 生

邮差先生走到街上来，手里拿着一大把信。在这小城里他兼任邮务员，售票员，但仍旧有许多剩余时间，每天戴上老花眼镜，埋头在公案上剪裁花样。因此——再加上岁月的侵蚀，他的脊背驼了。当邮件来到的时候他站起来，他念着，将它们拣出来，然后小心的扎成一束。

“这一封真远！”碰巧瞥见从云南或甘肃寄来的信，他便忍不住在心里叹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比这更远的地方。其实他自己也弄不清云南和甘肃的方位——谁教它们处在那么远，远到使人一生不想去吃它们的小米饭或大头菜呢？

现在邮差先生手里拿着的是各种各样的信。从甘肃和云南来的邮件毕竟很少，它们最多的大概还是学生写给家长们的。

“又来催饷了，”他心里说：“足够老头子忙三四天！”

他在空旷的很少行人的街上走着，一面想着，如果碰见母猪带领着小猪，便从旁边绕过去。小城的阳光晒着他花白了的头，晒着他穿皂布马褂的背，尘土极幸运的从脚下飞起来，落到他的白布袜子上，他的扎腿带上。在这小城里他用不着穿号衣。一个学生的家长又将向他诉苦，“毕业，毕我的

业！”他将听他过去听过无数次的，一个老人对于他的爱子所发的这种怨言，心里充满善意，他于是笑了。这些写信的人自然并不全认识他，甚至没有一个会想起他，但这没有关系，他知道他们，他们每换一回地址他都知道。

邮差先生于是敲门；门要是虚掩着，他走进去。

“家里有人吗？”他大声在过道里喊。

他有时候要等好久。最后从里头走出一位老太太，她的女婿在外地做生意，再不然，她的儿子在外边当兵。一条狗激烈的在她背后叫着。她出来的很仓促，两只手湿淋淋的，分明刚才还在做事。

“干什么的？”老太太问。

邮差先生告诉她：“有一封信，挂号信，得盖图章。”

老太太没有图章。

“那你打个铺保，晚半天到局子里来领。这里头也许有钱。”

“有多少？”

“我说也许有，不一定有。”

你能怎么办呢？对于这个好老太太。邮差先生费了半天唇舌，终于又走到街上来了。小城的阳光照在他的花白头顶上，他的模样既尊贵又从容，并有一种特别风韵，看见他你会当他是趁便出来散步的。说实话他又何必紧张，他手里的信反正总有时间全部送到，那么在这个小城里，另外难道还会有什么事等候他吗？虽然他有时候是这样抱歉，他为这个小城送来——不，这种事是很少有的，但愿它不常有。

“送信的，有我的信吗？”正走间，一个爱开玩笑的小子

忽然拦住他的去路。

“你的信吗？”邮差先生笑了。“你的信还没有来，这会儿正在路上睡觉呢。”

邮差先生拿着信，顺着街道走下去，没有一辆车子阻碍他，没有一种声音教他分心。阳光充足的照到街岸上、屋脊上和墙壁上，整个小城都在寂静的光耀中。他身上要出汗，他心里——假使不为尊重自己的一把年纪跟好胡子，他真想大声哼唱小曲。为此他深深赞叹：这个小城的天气多好！

1942年2月

（录自 1942 年 7 月 15 日上海《文艺杂志》第 1 卷第 5 期）

赵树理

小二黑结婚

一 神仙的忌讳

刘家蛟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做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

二诸葛忌讳“不宜栽种”，三仙姑忌讳“米烂了”。这里边有两个小故事：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抢着种地，二诸葛看了看历书，又掐指算了一下说：“今日不宜栽种。”初五日 is 端午，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又不曾种；初六倒是个黄道吉日，可

惜地干了，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却没有出够一半。后来直到十五才又下雨，别人家都在地里锄苗，二诸葛却领着两个孩子在地里补空子。邻家有个后生，吃饭时候在街上碰上二诸葛便问道：“老汉！今天宜栽种不宜？”二诸葛翻了他一眼，扭转头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传为笑谈。

三仙姑有个女孩叫小芹。一天，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里问病，三仙姑坐在香案后唱，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听。小芹那年才九岁，晌午做捞饭，把米下进锅里了，听见她娘哼得很中听，站在桌前听了一会，把做饭也忘了。一会，金旺他爹出去小便，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说：“快去捞饭，米烂了！”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听见，回去就传开了。后来有些好玩笑的人，见了三仙姑就故意问别人“米烂了没有？”

二 三仙姑的来历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予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个爹，父子两个一上了地，家里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村里的年青人们感觉着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做伴，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哄伙。于福他爹看见不像个样子，有一天发了脾气，大骂一顿，虽然把外人挡住了，新媳妇却跟他闹起来。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也叫不起来，父子两个没了办法。邻家有个老婆替她请了一个神婆子，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也哼哼唧

啷自称吾神长吾神短，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别人也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

青年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是去问神，还不如说是去看圣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宫粉搽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她转来转去。

这是三十来年前的事。当时的青年，如今都已留下了胡子，家里都是子媳成群，所以除了几个老光棍，差不多都没有那些闲情到三仙姑那里去了。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上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宫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像驴粪蛋上下上了霜。

老相好都不来了，几个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满意，三仙姑又团结了一伙孩子们，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更俏皮。

三仙姑有什么本领能团结这伙青年呢？这秘密在她女儿小芹身上。

三 小芹

三仙姑前后共生过六个孩子，就有五个没有成人，只落了一个女儿，名叫小芹。小芹当两三岁时候，就非常伶俐乖巧，三仙姑的老相好们，这个抱过来说是“我的”，那个抱起来说是“我的”，后来小芹长到五六岁，知道这不是好话，三仙姑教她说：“谁再这么说，你就说‘是你的姑姑’。”说了几回，果然没有人再提了。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

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

吃饭时候，邻居们端上碗爱到三仙姑那里坐一会，前庄上的人来回一里路，也并不觉得远。这已经是三十年来的老规矩，不过小青年们也这样热心，却是近二三年来才有的事。三仙姑起先还以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领，日子长了，青年们并不真正跟她接近，她才慢慢看出门道来，才知道人家来了为的是小芹。

不过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样，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点。前年夏天，有一天前晌，于福去地，三仙姑去溜门，家里只留下小芹一个人，金旺来了，嘻皮笑脸向小芹说：“这会可算是个空子吧？”小芹板起脸来说：“金旺哥！咱们以后说话规矩些！你也是娶媳妇大汉了！”金旺撇撇嘴说：“咦！装什么假正经？小二黑一来管保你就软了！有便宜大家讨开点，没事；要正经除非自己锅底没有黑。”说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说：“不用装模作样了！”不料小芹大声喊道：“金旺！”金旺赶紧跑出来。一边还咄念道：“等得住你！”说着就悄悄溜走了。

四 金旺弟兄

提起金旺来，刘家蛟没有人不恨他，只有他一个本家兄弟名叫兴旺跟他对劲。

金旺他爹虽是个庄稼人，却是刘家蛟一只虎，当过几十

年老社首，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金旺长到十七八岁，就成了他爹的好帮手，兴旺也学会了帮虎吃食，从此金旺他爹想要捆谁，就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下个命令，自有金旺兴旺代办。

抗战初年，汉奸敌探溃兵土匪到处横行，那时金旺他爹已经死了，金旺兴旺弟兄两个，给一支溃兵作了内线工作，引路绑票，讲价赎人，又做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后来八路军来，打垮溃兵土匪，他两人才又回到刘家蛟。

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经过几个月大混乱，死了许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别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各救会、武委会，刘家蛟却除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长以外，谁也不愿意当干部。不久，县里派人来刘家蛟工作，要选举村干部，金旺跟兴旺两个，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大家也巴不得有人愿干，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其他各干部，硬捏了几个老头子出来充数。只有青抗先队长，老头子充不得。兴旺看见小二黑这个小孩子漂亮好玩，随便提了一下名就通过了，他爹二诸葛虽然不愿，可是惹不起金旺，也没有敢说什么。

村长是外来的，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从此金旺兴旺比前更厉害了，只要瞒住村长一个人，村里人不论那个都得由他两个调遣。这几年来，村里别的干部虽然调换了几个，而他两个却好像铁桶江山。大家对他两个虽是恨之入骨，可是谁也不敢说半句话，都恐怕扳不倒他们，自己吃亏。

五 小二黑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蛟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那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

小二黑没有上过学，只是跟着他爹识了几个字。当他六岁时候，他爹就教他识字。识字课本既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从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学起，进一步便学些《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书。小二黑从小就聪明，像那些算属相、卜六壬课、念大小流年或“甲子乙丑海中金”等口诀，不几天就都弄熟了，二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卖弄。因为他长得伶俐可爱，大人们也都爱跟他玩；这个说：“二黑，算一算十岁属什么？”那个说：“二黑，给我卜一课！”后来二诸葛因为说“不宜栽种”误了种地，老婆也埋怨，大黑也埋怨，庄上人也都传为笑谈，小二黑也跟着这事受了许多奚落。那时候小二黑十三岁，已经懂得好歹了，可是大人们仍把他当成小孩来玩弄，好跟二诸葛开玩笑的，一到了家，常好对着二诸葛问小二黑道：“二黑！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种？”和小二黑年纪相仿的孩子们，一跟小二黑生了气，就连声喊道：“不宜栽种不宜栽种……”小二黑因为这事，好几个月见了人躲着走，从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气，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

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经二三年了。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原

不过在冬天夜长时候，跟着些闲人到三仙姑那里凑热闹，后来跟小芹混熟了，好像是一天不见面也不能行。后庄上也有人愿意给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二诸葛不愿意，不愿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名声不好。恰巧在这时候彰德府来了一伙难民，其中有个老李带来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没有吃的，愿意把姑娘送给人家逃个活命。二诸葛说是个便宜，先问了一下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说：“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替小二黑收作童养媳。

虽然二诸葛说是千合适万合适，小二黑却不认账。父子俩吵了几天，二诸葛非养不行，小二黑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结果虽然把小姑娘留下了，却到底没有说清楚算什么关系。

六 斗争会

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每日怀恨，总想设法报一报仇。有一次武委会训练村干部，恰巧小二黑发疟疾没有去。训练完毕之后，金旺就向兴旺说：“小二黑是装病，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斗争他一顿。”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钉子，自然十分赞成金旺的意见，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说一下，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番。金旺老婆现任妇救会主席，因为金旺好到小芹那里去，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现在金旺回去跟她说要斗争小芹，这才是巴不得的机会，丢下活计，马上去布置。第二天，村里开了两个斗争会，一个是武委会斗争小二黑，一个是妇救

会斗争小芹。

小二黑自己没有错，当然不承认，嘴硬到底，兴旺就下命令把他捆起来送交政权机关处理。幸而村长脑筋清楚，劝兴旺说：“小二黑发疟是真的，不是装病，至于跟别人恋爱，不是犯法的事，不能捆人家。”兴旺说：“他已是有了女人的。”村长说：“村里谁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认他的童养媳。人家不承认是对的，男不过十六，女不过十五，不到订婚年龄。十来岁小姑娘，长大也不会来认这笔账。小二黑满有资格跟别人恋爱，谁也不能干涉。”兴旺没话说了，小二黑反要问他：“无故捆人犯法不犯？”经村长双方劝解，才算放了完事。

兴旺还没有离村公所，小芹拉着妇救会主席也来找村长。她一进门就说：“村长！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说理了？”兴旺见拉着金旺的老婆，生怕说出这事与自己有关，赶紧溜走。后来村长问了问情由，费了好大一会唇舌，才给他们调解开。

七 三仙姑许亲

两个斗争会开过以后，事情包也包不住了，小二黑也知道这事是合理合法的了，索性就跟小芹公开商量起来。

三仙姑却着了急。她跟小芹虽是母女，近几年来却不对劲。三仙姑爱的是青年们，青年们爱的是小芹。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像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她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可是因为自己名声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开罢斗争会以后，风言风语都说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结婚，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话，

以后想跟小二黑说几句笑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托东家求西家要给小芹找婆家。

“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有个吴先生是在阎锡山部下当过旅长的退職军官，家里很富，才死了老婆。他在奶奶庙大会上见过小芹一面，愿意续她，媒人向三仙姑一说，三仙姑当然愿意。不几天过了礼帖，就算定了，三仙姑以为了却一宗心事。

小芹已经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如何肯听她娘的话。过礼那一天，小芹跟她娘闹起来，把吴先生送来的首饰绸缎扔下一地。媒人走后，小芹跟她娘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

三仙姑愁住了，睡了半天，晚饭以后，说是神上了身，打了两个呵欠就唱起来。她起先责备于福管不了家，后来说小芹跟吴先生是前世姻缘，还唱些什么“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意活不成，……”于福跪在地下哀求，神非教他马上打小芹一顿不可。小芹听了这话，知道跟这个装神弄鬼的娘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干脆躲了出去，让她娘一个人胡说。

小芹一个人悄悄跑到前庄上去找小二黑，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两个就悄悄拉着手到一个大窑里去商量对付三仙姑的法子。

八 拿 双

小芹把她娘怎样主婚怎样装神，唱些什么，从头至尾细细向小二黑说了一遍，小二黑说：“不用理她！我打听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

谁也作不了主。……”说到这里，听见外边有脚步声，小二黑伸出头来一看，黑影里站着四五个人，有一个说：“拿双拿双！”他两人都听出是金旺的声音，小二黑起了火，大叫道：“拿？没有犯了法！”兴旺也来了，下命令道：“捉住捉住！我就看你犯法不犯法？给你操了好几天心了！”小二黑说：“你说去那里咱就去那里，到边区政府你也不能把谁怎么样！走！”兴旺说：“走？便宜了你！把他捆起来！”小二黑挣扎了一会，无奈没有他们人多，终于被他们七手八脚打了一顿捆起来了。兴旺说：“里边还有个女的，也捆起来！捉奸要双，这是她自己说的！”说着就把小芹也捆起来了。

前庄上的人都还没有睡，听见有人吵架，有些人就跑出来看，麻秆火把下看见捆着的两个人，大家不问就都知道了八九分。二诸葛也出来了，见小二黑被人家捆起来，就跪在兴旺面前哀求道：“兴旺！咱两家没有什么仇！看在我老汉面上，请你们诸位高高手……”兴旺说：“这事情，我们管不了，送给上级再说吧！”小二黑说：“爹！你不用管！送到那里也不犯法！我不怕他！”兴旺说：“好小子！要硬你就硬到底！”又逼住三个民兵说：“带他们走！”一个民兵问：“带到村公所？”兴旺说：“还到村公所干什么？上一回不是村长放了的？送给区武委会主任按军法处理！”说着就把他两个人拥上走了。

九 二诸葛的神课

邻居们见是兴旺弟兄们捆人，也没有人敢给小二黑讲情，直等到他们走后，才把二诸葛招呼回家。

二诸葛连连摇头说：“唉！我知道这几天要出事啦：前天

早上我上地去，才上到岭上，碰上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我就知道坏了。我今年是罗睺星照运，要谨防带孝的冲了运气，因此那里也不敢去，谁知躲也躲不过？昨天晚上二黑她娘梦见庙里唱戏。今天早上一个老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唉！反正是时运，躲也躲不过。”他罗里罗嗦念了一大堆，邻居们听了有些厌烦，又给他说了一会宽心话，就都散了。

有事人那里睡得着？人散了之后，二诸葛家里除了童养媳之外，三个人谁也没有睡。二诸葛摸了摸脸，取出三个制钱占了一卦，占出之后吓得他面色如土。他说：“了不得呀了不得！丑土的父母动出午火的官鬼，火旺于夏，恐怕有些危险了。唉！人家把他选成青年队长，我就说过不叫他当，小杂种硬要充人物头！人家说要按军法处理，要不当队长那里犯得了军法？”老婆也拍手跺脚道：“小爹呀！谁知道你要闯这么大的事啦？”大黑劝道：“不怕！事已经出下了，由他去吧！我想这又不是人命事，也犯不了什么大罪！既然他们送到区上了，我先到区上打听打听！你们都睡吧！”说着点了个灯笼就走了。

二诸葛打发大黑去后，仍然低头细细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停了一会，远远听着有个女人哭，越哭越近，不大一会就来到窗下，一推门就进来了。二诸葛还没有看清是谁，这女人就一把把他拉住，带哭带闹说：“刘修德！还我闺女！你的孩子把我的闺女勾引到那里了？还我……”二诸葛老婆正气得死去活来，一看见来的是三仙姑，正赶上出气，从炕上跳下来拉住她道：“你来了好！省得我去找你！你母女两个好生生把我孩子勾引坏，你倒有脸来找我！咱两人就也到区上

说说理！”这两个女人滚成一团，二诸葛一个人拉也拉不开，也再顾不上研究他的卦。三仙姑见二诸葛老婆已经不顾了命，自己先胆怯了几分，不敢恋战，少闹了一会挣脱出来就走了。二诸葛老婆追出门来，被二诸葛拦回去，还骂个不休。

十 恩典恩典

二诸葛一夜没有睡，一遍一遍念：“大黑怎么还不回来，大黑怎么还不回来。”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区上走，走到半路，远远看见大黑、三个民兵已都回来了，还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员，一个交通员。他远远就喊叫道：“大黑！怎么样？要紧不要紧？”大黑说：“没有事！不怕！”说着就走到跟前，助理员跟三个民兵先走了。大黑告交通员说：“这就是我爹！”又向二诸葛说：“区上添传你跟于福老婆。你去吧，没有事！二黑跟小芹两个人，一到区上就放开了。区上早就听说兴旺和金旺两个人不是东西，已经把他两个人押起来了，还派助理员到咱村开大会调查他们横行霸道的证据。我赶到那里人家就问罢了，听说区上还许咱二黑跟小芹结婚。”二诸葛说：“不犯罪就好，结婚可不行，命相不对！你没有听说添传我做什么？”大黑说：“不知道，大约也没有什么大事。你去吧，我先回去告我娘说。”交通员说：“老汉！这就算见了你了！你去吧，我再传那一个去！”说了就跟大黑相跟着走了。

二诸葛到了区上，看见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就指着小二黑骂道：“闯祸东西！放了你你还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吓死了！不要脸！”区长道：“干什么？区公所是骂人的地方？”二诸葛不说话了。区长问：“你就是刘修德？”二诸葛

答：“是！”问：“你给刘二黑收了个童养媳？”答：“是！”问：“今年几岁了？”答：“属猴的，十二岁了。”区长说：“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刘二黑已经跟于小芹订婚了！”二诸葛说：“她只有个爹，也不知逃难逃到哪里去了，退也没处退。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区长说：“凡是不合法的订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都得退！”二诸葛说：“我这是两家情愿！”区长问小二黑道：“刘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小二黑说：“不愿意！”二诸葛的脾气又上来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啦？”区长道：“给他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老汉！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你家养的那个小姑娘，要真是没有娘家，就算成你的闺女好了。”二诸葛道：“那也可以，不过还得请区长恩典恩典，不能叫他跟于福这闺女订婚！”区长说：“这你就管不着了！”二诸葛发急道：“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又向小二黑道：“二黑！你不要糊涂了！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区长道：“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气！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就算成你的闺女！”二诸葛还要请区长“恩典恩典”，一个交通员把他推出来了。

十一 看看仙姑

三仙姑去寻二诸葛，一来为的是逞逞斗气的本领，二来为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其实让小芹吃一吃亏她很高兴，所

以跟二诸葛老婆闹了一阵之后，回去就睡了。第二天早上，她起得很迟，于福虽比她着急，可是自己既没有主意，又不敢叫醒她，只好自己先去做饭，饭快成的时候，三仙姑慢慢起来梳妆，于福问道：“不去打听打听小芹？”她说：“打听她做甚啦？她的本领多大啦？”于福也再没有敢说什么，把饭菜做成了放在炉边等，直等到她梳妆罢了才开饭。

饭还没有吃罢，区上的交通员来传她。她好像很得意，嗓子拉得长长的说：“闺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请区长替咱管教管教！”她吃完了饭，换上新衣服、新手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然后叫于福给她备上驴，她骑上，于福给她赶上，往区上去。

到了区上。交通员把她引到区长房子里，她爬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作主！”区长正伏在桌上写字，见她低着头跪在地下，头上戴了满头银首饰，还以为前两天跟婆婆生了气的那个年青媳妇，便说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吗？为什么不找保人？”三仙姑莫明其妙，抬头看了看区长的脸。区长见是个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认错了人。交通员道：“认错人了！这就是于小芹的娘！”区长打量了她一眼道：“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来！不要装神做鬼！我什么都清楚！起来！”三仙姑站起来了。区长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三仙姑说：“四十五。”区长说：“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像个人不像？”门边站着老乡一个十来岁的小闺女嘻嘻嘻笑了。交通员说：“到外边耍！”小闺女跑了。区长问：“你会下神是不是？”三仙姑不敢答话。区长问：“你给你闺女找了个婆家？”三仙姑答：“找下了！”问：“使了多少钱？”答：

“三千五！”问：“还有什么？”答：“有些首饰布匹！”问：“跟你闺女商量过没有？”答：“没有！”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答：“不知道！”区长道：“我给你叫来你亲自问问她！”又向交通员道：“去叫于小芹！”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啾啾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花鞋！”三仙姑半辈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

区长说：“你不问我替你问！于小芹，你娘给你找的婆家你愿意跟人家结婚不愿意？”小芹说：“不愿意！我知道人家是谁？”区长向三仙姑道：“你听见了吧？”又给她讲了一会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跟小二黑订婚完全合法，还吩咐她把吴家送来的钱和东西原封退了，让小芹跟小二黑结婚。她羞愧之下，一一答应了下来。

十二 怎么到底

三个民兵回到刘家蛟，一说区上把兴旺金旺两人押起来，又派助理员来调查他们的罪恶，真是人人拍手称快。午饭后，庙里开一个群众大会，村长报，告了开会宗旨就请大家举他两个人的作恶事实。起先大家还怕扳不倒人家，人家再返回来报仇，老大一会没有人说话，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还悄悄劝大家说：“忍事者安然。”有个被他两人作践垮了的年青人说：“我从前没有忍过？越忍越不得安然！你们不说我说！”他先从金旺领着土匪到他家绑票说起，一连说了四五款，才说道：“我歇歇再说，先让别人也说几款！”他一说开了头，许多受过害的人也都抢着说起来：有给他们花过钱的，有被他们逼着上过吊的，也有产业被他们霸了的，老婆被他们奸淫过的。他两人还派上民兵给他们自己割柴，拨上民夫给他们自己锄地；浮收粮，私派款，强迫民兵捆人，……你一宗他一宗，从晌午说到太阳落，一共说了五六十款。

区上根据这些罪状把他两人送到县里，县里把罪状一一证实之后，除叫他们赔偿大家损失外，又判了十五年徒刑。

经过这次大会之后，村里人也都敢出头了。不久，村干部又都经过大改选，村里人再也不敢乱投坏人的票了。这期间，金旺老婆自然也落了选。偏她还变了口吻，说：“以后我也要进步了。”

两个神仙也有了变化：

三仙姑那天在区上被一伙妇女围住看了半天，实在觉着不好意思，回去对着镜子研究了一下，真有点打扮得不像话；

又想到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卖什么老俏？这才下了个决心，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换了一遍，弄得像个当长辈人的样子，把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

二诸葛那天从区上回去，又向老婆提起二黑跟小芹的命相不对，他老婆道：“把你的鬼八卦收起吧！你不是说二黑这回了不得吗？你一辈子放个屁也要卜一课，究竟抵了些什么事？我看小芹满不错，能跟咱二黑过就很好！什么命相对不对？你就不记得‘不宜栽种’？”二诸葛见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阴阳，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别人跟前卖弄他那一套了。

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见老人们的脾气都有些改变，托邻居们趋势和说和说，两位神仙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他们结婚。后来两家都准备了一下，就过门。过门之后，小两口都十分得意，邻居们都说是村里第一对好夫妻。

夫妻们在自己卧房里有时候免不了说玩话：小二黑好学三仙姑下神时候唱“前世姻缘由天定”，小芹好学二诸葛说“区长恩典，命相不对”。淘气的孩子们去听窗，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加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

1943年5月，写于太行

（录自1945年10月20日、11月1日《新文化》
创刊号、一卷二期）

传 家 宝

—

有个区干部叫李成，全家一共三口人——一个娘、一个老婆，一个他自己。他到区上做工作去，家里只剩下婆媳两个，可是就只这两个人，也有些合不来。

在乡下，到了阴历正月初二，照例是女人走娘家的时候，在本年（一九四九年）这一天早饭时，李成娘又和媳妇吵起来：

李成娘叫着媳妇的名字说：“金桂！准备准备走吧！早点去早点回来！”他这么说了，觉着一定能叫媳妇以为自己很开明，会替媳妇打算。其实她这次的开明，还是为她自己打算：她有个女儿叫小娥，嫁到离村五里的王家寨，因为女婿也是区干部，成天不在家，一冬天也没顾上到娘家来。她想小娥在这一天一定要来，来了母女们还能不谈谈心病话？她的心病话，除了评论媳妇的短处好像再没有什么别的，因此便想把媳妇早早催走，免得一会小娥回来了说话不方便。

金桂是个女劳动英雄，一冬天赶集卖煤，成天打娘家门过来过去，几时想进去看看就进去看看，根本不把走娘家当

件稀罕事。这天要是村里没有事，她自然也可以去娘家走走，偏是年头腊月二十九，区上有通知，要在正月初二这一天派人来村里开干部会，布置结束土改工作，她是个妇联会主席，就不能走开。她听见婆婆说叫她走走娘家，本来可以回答一句“我还要参加开会”，可是她也不想这样回答，因为她知道婆婆对她当干部这个事早就有一大堆不满意，这样一答话，保不定就会吵起来，因此就另找了个理由回答说：“我暂且不去吧！来了客人不招待？”

婆婆说：“有什么客人？也不过是小娥吧？她来了还不会自己做顿饭吃？”

金桂说：“姐姐来了也是客人呀？况且还有姐夫啦？”

婆婆不说什么了，金桂就要切白菜，准备待客用。她切了一棵大白菜，又往水桶里舀了两大瓢水，提到案板跟前，把案板上的菜搓到桶里去洗。

李成娘一看见金桂这些举动就觉着不顺眼：第一，她觉着不像个女人家的举动。她自己两只手提起个空水桶来，走一步路还得叉开腿，金桂提满桶水的时候也才只用一只手；她一辈子常是用碗往锅里舀水，金桂用的大瓢一瓢就可以添满她的小锅，这怎么像个女人？第二，她洗一棵白菜，只用一碗水，金桂差不多就用半桶，她觉着这也太浪费。既然不顺眼了，不说两句她觉得不痛快，可是该说什么呢？说个“不像女人吧”，她知道金桂一定不吃她的，因此也只好以“反对浪费”为理由，来挑一下金桂的毛病：“洗一棵白菜就用半桶水？我做一顿饭也用不了那么多！”

“两瓢水吧，什么值钱东西？到河里多担一担就都有了！”

金桂也提出自己的理由。

“你有理！你有理！我说的都是错的！”李成娘说了这两句话，气色有点不好。

金桂见婆婆鼓嘟了嘴，知道自己再说句话，两个人就会吵起来，因此也就不再还口，沉住气洗自己的菜。

李成娘对金桂的意见差不多见面就有：嫌她洗菜用的水多、炸豆腐用的油多、通火有些手重、泼水泼得太响……不说好像不够个婆婆派头，说得她太多了还好顶一两句，反正总觉着不能算个好媳妇。金桂倒很大方，不论婆婆说什么，自己只是按原来的计划做自己的事，虽然有时候顶一两句嘴，也不很认真。她把待客用的菜蔬都准备好，洗了占不着的家具，泼了水，扫了地上的菜根葱皮，算是忙了一个段落。

把这段事情作完了，正想向婆婆说一声她要去开会，忽然觉得房子里总还有点不整齐，仔细一打量，还是婆婆床头多一口破黑箱子。这口破箱子，年头腊月大扫除她就提议放到床下，后来婆婆不同意，就仍放在床头上，可是现在看来，还是搬下去好——新毯子新被褥头上放个呲牙裂嘴的破箱子，像个什么摆设？她看了一会，跟婆婆商量说：“娘！咱们还是把这箱子搬下去吧？”

婆婆说：“那碍你的什么事？”

婆婆虽然说得带气，金桂却偏不认真，仍然笑着说：“那破破烂烂像个什么样子？你不怕我姐夫来了笑话？来，咱们搬了吧！”

婆婆仍然没好气，冷冰冰地说：“你有气力你搬吧！我跟你搬不动！”

她满以为不怕金桂有点气力，一个人总搬不下去，不想金桂仍是笑嘻嘻地答应了一声“可以”，就动手把箱子一拖拖出床沿，用胸口把一头压低了，然后双手抱住箱腰抱下地去，站起一脚又蹬得那箱子溜到床底。

金桂费了一阵气力，才喘了两口气，谁知道这一下就引起婆婆的老火来。婆婆用操场上喊口令的口气说：“再给我搬上来！我那箱子在那里摆了一辈子了！你怕丢人你走开！我不怕丢我的人！”金桂见婆婆真生了气，弄得摸不着头脑，只怪自己不该多事。婆婆仍是坚持“非搬上来不可”。

其实也不奇怪。李成娘跟这口箱子的关系很深，只是金桂不知道罢了。李成娘原是个很能做活的女人，不论春夏秋冬，手里没做的就觉着不舒服。他有三件宝：一把纺车，一个针线筐和这口黑箱子。这箱子里放的东西也很丰富，不过样数很简单——除了那个针线筐以外，就只有些破布。针线筐是柳条编的，红漆漆过的，可惜旧了一点——原是她娘出嫁时候的陪嫁，到她出嫁时候，她娘又给她作了陪嫁，不记得哪一年磨掉了底，她用破布糊裱起来，以后破了就糊，破了就糊，各色破布不知道糊了多少层，现在不只弄不清是什么颜色，就连柳条也看不出来了。里边除了针、线、尺、剪、顶针、钳子之类，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破布也不少，恐怕就有二三十斤，都一捆一捆捆起来的。这东西，在不懂得的人看来一捆一捆都一样，不过都是些破布片，可是在李成娘看来却不那样简单——没有洗过的，按块子大小卷；洗过的，按用处卷——那一捆叫补衣服、那一捆叫打褙、那一捆叫垫

打褙，就是用面糊把破布裱起来叫做鞋用。

鞋底：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记号——有用布条捆的，有用红头绳捆的，有用各种颜色线捆的，跟机关里的卷宗上编得有号码一样。装这些东西的黑箱子，原来就是李家的，可不知道是哪一辈子留下来的——榫卯完全坏了，角角落落都钻上窟窿用麻绳穿着，底上棱上被老鼠咬得跟锯齿一样，漆也快脱落完了，只剩下巴掌大小一片一片的黑片。这一箱里表都在数，再加上一架纺车，就是李成娘的全部家当。她守着这份家当活了一辈子，补补衲衲，哪一天离了也不行。当李成爹在的时候，她本想早给李成娶上个媳妇，把这份事业一字一板传下去，可惜李成爹在时，家里只有二亩山坡地，父子两个都在外边当雇汉，人越穷定媳妇越贵，根本打不起这主意。李成爹死后，共产党来了，自己也分得了地，不多几年定媳妇也不要钱了，李成没有花钱就和金桂结了婚，李成娘在这时候，高兴得面朝西给毛主席磕过好几个头。一九里，为了考试媳妇的针工，叫媳妇给她缝过一条裤子，她认为很满意，比她自己做得细致，可是过了几个月，发现媳妇爱跟孩子到地里做活，不爱坐在家里补补衲衲，就觉得有点担心，她先跟李成说：“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李成说：“我看还是地里活要紧！我自己是村里的农会主席，要多误些工，地里有个人帮忙更好。”半年之后，金桂

卷宗，就是公事。

榫卯，官名叫“榫子”。

那时候毛主席在延安。

一九里，就是结婚后的九天里。

被村里选成劳动英雄，又选成妇联会主席，李成又被上级提拔到区上工作，地里的活完全交给金桂做，家事也交给金桂管，从这以后，金桂差不多半年就没有拈过针，做什么事又都是不问婆婆自己就作了主，这才叫李成娘着实悲观起来。孩子在家的时候，娘对媳妇有意见可以先跟孩子说，不用直接打冲锋；孩子走了只留下婆媳两个，问题就慢慢出来了——婆婆只想拿她的三件宝贝往下传，媳妇觉着那里边没大出息，接受下来也过不成日子，因此两个人从此意见不合，谁也说谁不服谁。只要明白了这段历史，你就会知道金桂搬了搬箱子，李成娘为什么就会发那么大脾气。

金桂见婆婆的气越来越大，不愿意把事情扩大了，就想开了个开解的办法，仍然笑了笑说：“娘！你不要生气了，你不愿意叫搬下来，我还给你搬上去！”说着低下头去又把箱子从床底拖出来。她正准备往上搬，忽然听得院里有个小女孩叫着：“金桂嫂！公所叫你去开会啦！区干部已经来了！”

二

这小女孩叫玉凤，和金桂很好，她在院里叫着“金桂嫂”就跑进来。李成娘一听说叫金桂去开会，觉着又有点不对头，嘴里嘟囔着说：“天天开会！以后就叫你们把‘开会’吃上！”

玉凤虽说才十三岁，心眼儿很多，说话又伶俐。她沉住气向李成娘说：“大娘！你还不知道今天开会干什么吗？”

“我倒管他哩？”李成娘才教训过金桂，气色还没有转过来。

玉凤说：“听说就是讨论你家的地！”

“那有什么说头？”

“听说你们分的地是李成哥自己挑的，村里人都不赞成。”

“谁说的？四五十个评议员在大会上给我分的地，村里谁不知道？挑的！……”玉凤本来是逗李成娘，李成娘却当了真。

李成娘认了真，玉凤却笑了。她说：“大娘！你不是说开会不抵事吗？哈哈……”

李成娘这时才知道玉凤是逗她，自己也忍不住一边笑，一边指着玉凤说：“你这小捣乱鬼！”

金桂把箱子从床下拖出来正预备往床上搬，玉凤就叫着进来了。她只顾听玉凤跟自己的婆婆捣蛋，也就停住了手站起来，等到自己的婆婆跟玉凤都笑了，自己也忍不住陪着她们笑了一声，笑罢了仍旧弯下腰去搬箱子。

李成娘这一会气已经消下去，回头看见床头上没有那口破箱子，的确比放上那口破箱子宽大得多，也排场得多，因此当金桂正弯腰去搬箱子的时候，她又变了主意：“不用往上搬了，你去开你的会吧！”

金桂见婆婆的气已经消了，自然也不愿意再把那东西搬起来，就答应了一声“也好”，仍然把它推回床下去，然后又把床上放箱子的地方的灰尘扫了一下。她一边扫，一边问玉凤：“区上谁来了？”

玉凤说：“你还不知道？李成哥回来了。”

“你又说瞎话！”

“真的！他没有回家来吗？”

正说着，李成的姐姐小娥就走进来，大家说了几句见面话以后，金桂问：“我姐夫没有来？”

小娥说：“来了！到村公所开会去了！——你怎么没有去开会？”

金桂抓住玉凤一条胳膊又用一个拳头在她头上虚张声势地问她：“你不是说是你李成哥回来了？”

玉凤缩住脖子笑着说：“一提他你去得不快点？”

“你这个小捣乱鬼！”金桂轻轻在玉凤脊背上用拳头按了一下放了手，回头跟小娥说：“姐姐！我要去开会，顾不上招呼你！你歇一歇跟娘两个人自己做饭吃吧！”小娥也说：“好！你快去吧！”李成娘为了跟小娥说起心病话来方便，本来就想把金桂推走，因此也说：“你去吧！你姐姐又不是什么生客！”金桂便跟玉凤走了，这时家里只留下她们母女两个。

小娥说：“娘，我一冬天也顾不上来看你一眼，你还好吧？”

“好什么？活受啦吧！”

“我看比去年好得多，床上也有新褥新被了！衣裳也整齐干净了！也有了媳妇了……”

李成娘的心病话早就闷不住了，小娥这一下就给她引开了口。她把嘴唇伸得长长地哼了一声说：“不提媳妇不生气。古话说：‘娶个媳妇过继出个儿’。媳妇也有本事孩子也有本事，谁还把娘当个人啦？”说着还落了几点老泪。她擦过泪又接着说：“人家一手遮天了，里里外外都由人家管，遇了大事人家会跑到区上去找人家的汉。人家两个人商量成什么是什

么，大小事不跟咱通个风。人家办成什么都对！咱还没有问一句，人家就说‘你摸不着’！外边人来，谁也是光找人家！谁还记得有个咱？唉，小娥！你看娘还活得像个什么人啦？——说起心病来没个完。你还是先做饭吧！做着饭娘再慢慢告诉你！”

小娥说：“一会再做吧，我还不饿哩！”

“先做着吧！一会他姐夫回来也要吃！”

小娥也不再推，一边动手做饭，一边仍跟娘谈话。她说：“他姐夫给我们镇上的妇女讲话，常常表扬人家金桂，说她是劳动模范，要大家向她学习，就没有提到她的缺点，照娘这么说起来，虽说她劳动很好，可也不该不尊重老人啊？”

李成娘又把她那下嘴唇伸得长长地哼了一声说：“什么好劳动？男人有男人的活，女人有女人的活，她那劳动呀，叫我看来是狗捉老鼠，多管闲事！娶过她一年了，她拈过几回针？纺过几条线？”

小娥笑着说：“我看人家也吃上了，也穿上了！”

李成娘把下嘴唇伸得更长了些说：“破上钱谁不会耍派头？从前我一年也吃不了一斤油，人家来了以后是一月一斤。我在货郎担上买个针也心疼得不得了，人家到集上去鞋铺里买鞋，裁缝铺里做制服，打扮得很时行。”这老人家，说着就带了气，嗓子越提越高，“不嫌败兴！一个女人家到集上买着穿！不怕别人划她的脊梁筋……”小娥见她动了气，赶紧劝她，又给她倒了碗水叫她润一润喉咙，又用好多别的话才

也是当地的俗话，意思是说不怕别人指着她的脊背笑话她。

算把她的话插断。

小娥很透脱，见娘对金桂这样不满意，再也不提金桂的事，却说着自己一冬天的家务事来消磨时间。可是女人家的事情，总与别的女人家有关系，因此小娥不论说起什么来，她娘都能和金桂的事往一处凑。比方小娥说到互助组，她娘就说“没有互助组来金桂也能往外边少跑几趟”；小娥提到合作社，她娘就说“没有合作社来金桂总能少花几个钱”；小娥说自己住在镇上很方便，她娘说就是镇上的方便才把金桂引诱坏了的；小娥说自己的男人当干部，她娘说就是李成当干部才把媳妇娇惯了的。

小娥见娘的话左右不摆脱金桂，就费尽心思捡娘爱听的讲。她知道娘一辈子爱做针线活，爱纺棉花，就把自己年头一冬天做针线活跟纺棉花的成绩在娘面前夸一夸。她说她给合作社纺了二十五斤线，给鞋铺纳了八对千针底，给裁缝铺钉了半个月制服扣子。她说到鞋铺和裁缝铺，还生怕娘再提起金桂做制服和买鞋的事来，可是已经说开头了不得不说下去。她娘呢，因为只顾满意女儿的功劳，倒也没有打断女儿的话再提金桂的事，不过听到末了，仍未免又跟金桂连起来，她说：“看我小娥！金桂那东西能抵住我小娥一分的话，我也没有说的！她给谁纺过一截线？给谁做过一针活？”她因为气又上来了，声音提得很高，连门外的脚步声也没有听见，赶到话才落音，金桂就揭着门帘进来了，小娥的丈夫也跟在后面。

三

李成娘一见他们两个人进来，觉着“真他娘的不凑巧”。

小娥觉着不对，赶紧把话头引到另一边，她向自己丈夫说：“今天的会怎么散得这样快？”

她丈夫说：“这会只是和几个干部接一下头，到晚上才正式开会。”

只说了这么几句简单话大家坐下了，谁也再没有什么话说，金桂的脸色就很不平和。

金桂平常很大方，婆婆说两句满不在乎。可是这一次有些不同：小娥的丈夫是她的姐夫，可也是她的上级。她想婆婆在小娥面前败坏自己，小娥如何能不跟她自己的丈夫说？况且真要是自己的错误也还可说，自己确实没错只是婆婆的见解不对，她觉着犯不着受这冤枉。

小娥的丈夫见她们婆媳的关系这样坏，也断不定究竟哪一方面对。他平常很信任金桂，到处表扬她，叫各村的妇女向她学习，现在听见她婆婆对她十分不满意，反疑惑自己不了解情况，对金桂保不定信任太过，因此就想再来调查研究一番。他见大家都不说话，就想趁空子故意撩一撩金桂。他笑着问小娥：“你们背地里谈论人家金桂什么事，惹得人家鼓嘟着嘴！”

金桂还没有开口，李成娘就抢先说：“听见叫她听见吧，我又没有屈说了她！你问她一冬天拈过一下针没有？纺过一寸线没有？”

婆婆开了口，金桂脸上却又和气得多了。金桂只怕没有

机会辩白引起上级的误会，如今既然又提起来了，正好当面辩白清楚，因此反觉着很心平。她说：“娘！你说得都对，可惜是你不会算账。”又回头向小娥的丈夫说：“姐夫你给我算着：纺一斤棉花误两天，赚五升米；卖一趟煤，或做一天别的重活，只误一天，也赚五升米！你说还是纺线呀还是卖煤？”

小娥的丈夫笑了。他用不着回答金桂就向小娥说：“你也算算吧！虽然都还是手工劳动，可是金桂劳动一天抵住你劳动两天！我常说的‘妇女要参加主要劳动’，就是说要算这个账！”

李成娘觉着自己输了，就赶紧另换一件占理的事。她又说：“哪有这女人家连自己的衣裳鞋子都不做，到集上买着穿？”她满以为这一下可要说倒她，声音放得更大了些。

金桂不慌不忙又向她说：“这个我也是算过账的：自己缝一身衣服得两天；裁缝铺用机器缝，只要五升米的工钱，比咱缝的还好。自己做一对鞋得七天，还得用自己的材料，到鞋铺买对现成的才用斗半米，比咱做的还好。我九天卖九趟煤，五九赚四斗五；缝一身衣服买一对鞋，一共才花二斗米，我为什么自己要做？”

等不得金桂说完，李成娘就又发急了。她觉着两次都输了，总得再争口气——嗓子再放大一点，没理也要强占几分。她大喊起来：“你做的对！都对！没有一件没理的！”又向女婿喊：“你们这些区干部，成天劝大家节约节约！我活了一辈子了，没有听说过什么是‘节约’，可是我一年也吃不了一斤油，我这节约媳妇来了是一月吃一斤。你们都会算账，都是干部！就请你们给我算算这笔账！”

她越喊得响亮，女婿越忍不住笑，等她喊完了，女婿已笑得合不上口。女婿说：“老人家！你不要急！我可以替你算算这笔账：两个人一月一斤油，一个人一天还该不着三钱，不能算多。‘节约’是不浪费的意思。非用不行的东西，用了不能算是浪费……”

李成娘说：“你们这些当干部的是官官相护！什么非用不行？我一辈子吃糠咽菜也活了这么大！”

金桂说：“娘！我不过年轻点吧，还不是吃糠长大的？这几年也不是光咱吃的好一点，你到村里打听一下，不论哪家一年还不吃一二十斤油？”

小娥的丈夫又帮助金桂说：“老人家！如今世道变了，变得不用吃糠了！革命就是图叫咱们不吃糠，要是图吃糠谁还革命哩？这个世道还是才往好处变，将来用机器种起地来，打下的粮食能抵住如今两三倍，不说一月吃一斤油，一天还得吃顿肉哩！”他这番话似乎已经把李成娘的气给平下去了，要是不再说什么也许就没事了，可是不幸又接着说了几句，就又引起了大事。他接着说：“老人家！依我说你只用好吃上些好穿上些，过几年清静日子算了！家里的事你不用管它！”

“你这区干部就说是这种理？我死了就不用管了，不死就不能由别人摆布我！”李成娘动了大气，也顾不上再和女婿讲客气。她说金桂不做活、浪费还都不是很重要的问题，最要紧的是恨金桂不该替她作了当家人，弄得她失掉了领导权。她又是越说越带气：“这是我的家！她是我娶来的媳妇！先有我来先有她来？”

小娥的丈夫说：“老人家！不是说不该你管，是说你上年

纪了，如今新事情你有些摸不着！管不了！”

“管不了？娶过媳妇才一年啊！从前没有媳妇我也活了这么大！她有本事叫她另过日子去！我不图沾她的光！大小事不跟我通一通风，买个驴都不跟我商量，叫她先把我灭了吧！”

金桂向来还猜不到婆婆跟自己这样过不去，这会听婆婆这么一说，也真正动了点小脾气。她说：“娘！你也不用跟我分家了！你想管你就管，我落上一个清静算了！”说着就跑回自己房里去。小娥当她回房去寻死，赶紧跟在她后面。可是当小娥才跑到她门口，她却挟了个小布包返出来跑到婆婆的房子里，向婆婆说：“娘！让我交给你！”

小娥看见已经呕成气了，赶紧拉住金桂说：“金桂！不要闹！娘是老糊涂了，像……”

小娥的丈夫倒很沉得住气，他也不劝金桂也不劝丈母，倒向小娥说：“你不用和稀泥！我看就叫金桂把家务交代给老人家也好！老人家管住家务，金桂清静一点倒还能多做一点活！”又回头向金桂挤了挤眼说：“金桂你不要动气！说正经的，你说对不对？”

金桂见姐夫是帮自己，马上就又转得和和气气地顺着姐夫的话说：“谁动气来？”又向婆婆说：“娘！我不是跟你生气！我不知道你想管这个！你早说来我早就交代你了！”说着就打开小包，取出一本账和几叠票子来。

李成娘见媳妇拿出账本，还以为是故意难为她这不识字的人，就又说：“我不识字！不用拿那个来捉弄我！”

金桂仍然正正经经地说：“我才认得几个字，还敢捉弄人？我不是叫娘认字！我是自己不看账记不得！”

小娥的丈夫也爬到床边说：“让我帮你办交代！先点票子吧！”他点一叠向丈母娘跟前放一叠，放一叠报个数目——“这是两千元的冀南票，五张共是一万！”“这是两张两千的，一张一千的，十张五百的，也一万！”……他还没有点够三万，丈母娘早就弄不清楚了，可是也不好意思说接管不了，只插了一句话说：“弄成各色各样的有什么好处，哪如从前那铜元好数？”女婿没有管她说话是什么，仍然点下去，点完了一共合冀南票的五万五。

点过了票，金桂就接着交代账上的事。她翻着账本说：“合作社的来往账上，咱欠人家六万一。他收过咱二斗大麻子，一万六一斗，二斗是三万二。咱还该分两三万块钱红，等分了红以后你好跟他清算吧！互助组里去年冬天羊踩粪，欠人家六升羊工伙食米。咱还存三张旧工票，一张大的是一个工，两张小的是四分工，共是一个零四分，这个是该咱得米，去年秋后的工资低，一个工是二升半。大后天组里就要开会结束去年的工账，到那时候要跟人家找清……”

婆婆连一宗也没听进去，已经觉得很厌烦。她说：“怎么有这么多的穷事情？麻麻烦烦谁记得住？”

小娥听着也替娘发愁，见娘说了话，也跟着劝娘说：“娘！你就还叫金桂管吧，自己揽那些麻烦做甚哩？这比你黑箱子里那东西麻烦得多哩？”

李成娘觉着不止比箱子里的东西样数多，并且是包也没法包，卷也没法卷，实在不容易一捆一捆弄清楚。她这会倒是愿意叫金桂管，可也似乎还不愿意马上说丢脸话。

金桂仍然交代下去。她说：“不怕娘！只剩五六宗了——

有几宗是和村公所的，有几宗是和集上的，差务账上，咱一共支过十个人工八个驴工，没有算账。咱还管过好几回过路军人饭，人家给咱的米票，还没有兑。这两张，每张是十一两。这五张，每张是……”

“实在麻烦，我不管了！你弄成什么算什么！我吃上个清净饭拉倒！”李成娘赌气认了输，把腿边的一堆票子往前一推。

小娥的丈夫哈哈大笑起来。他说：“我原来不是说叫你‘过几年清静日子算了’吗？”又向金桂说：“好好好！你还管起来吧！”又向小娥说：“我常叫你们跟金桂学习，就是叫学习这一大摊子！成天说解放妇女解放妇女，你们妇女们想真得到解放，就得多做点事、多管点事、多懂点事！咱们回去以后，我倒应该照金桂这样交代交代你！”

1949年4月14日

孙 犁

荷花淀

——白洋淀纪事之二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好席子，白洋淀席！”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

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女人抬头笑着问：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

“吃过饭了，你不去拿。”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胀，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

“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

“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

“睡了。”

“小华哩？”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像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水生说：

“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

女人低着头说：

“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

“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

“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

“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

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

等他，她说：

“你有什么话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拼命。”

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交水生带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门。父亲一手拉着小华，对他说：

“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

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来，大家商量：

“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

看头啊！”

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

到了马庄，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亲戚说：你们来的不巧，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半夜里走了，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你们不用惦记他们，听说水生一来就当了副排长，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

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可是因为在水上，还有些凉风。这风从南面吹过来，从稻秧上苇尖吹过来。水面没有一只船，水像无边的跳荡的水银。

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伤心，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狠心贼。可是青年人，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不久，她们就又说笑起来了。

“你看说走就走了。”

“可慌（高兴的意思）哩，比什么也慌，比过新年，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

“拴马桩也不顶事了。”

“不行了，脱了缰了！”

“一到军队里，他一准得忘了家里的人。”

“那是真的，我们家里住过一些年轻的队伍，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来唱，进去唱，我们一辈子也没那么乐过。等他们闲下来没有事了，我就傻想：该低下头了吧。你猜人家干什么？用白粉子在我家影壁上画上许多圆圈圈，一个一个蹲在院子里，托着枪瞄那个，又唱起来了！”

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

“现在你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管他哩，也许跑到天边上去了！”

她们都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

“唉呀！那边过来一只船。”

“唉呀！日本鬼子，你看那衣裳！”

“快摇！”

小船拼命往前摇。她们心里也许有些后悔，不该这么冒冒失失走来；也许有些怨恨那些走远了的人。但是立刻就想，什么也别想了，快摇，大船紧紧追过来了。

大船追的很紧。

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长大的，她们摇的小船飞快。小船活像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驶起来，就像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

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

后面大船来的飞快。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哗哗，哗哗，哗哗哗！

“往荷花淀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像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地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她们向荷花淀里摇，最后，努力的一摇，小船窜进了荷

花淀。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

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她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

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带，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

妇女们带着浑身水，又坐到她们的小船上去了。

水生追回那个纸盒，一只手高高举起，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对着荷花淀吆喝：

“出来吧，你们！”

好像带着很大的气。

她们只好摇着船出来。忽然从她们的船底下冒出一个人来，只有水生的女人认的那是区小队的队长。这个人抹一把脸上的水问她们：

“你们干什么去来呀？”

水生的女人说：

“又给他们送了一些衣裳来！”

小队长回头对水生说：

“都是你村的？”

“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说完把纸盒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一泅，又沉到水底下去了，到很远的地方才钻出来。

小队长开了个玩笑，他说：

“你们也没有白来，不是你们，我们的伏击不会这么彻底。可是，任务已经完成，该回去晒晒衣裳了。情况还紧的很！”

战士们已经把打捞出来的战利品，全装在他们的小船上，准备转移。一人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抵挡正午的太阳。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了他们，战士们的三只小船就奔着东南方向，箭一样飞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烟波里。

几个青年妇女划着她们的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像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她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噘着嘴说：

“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

“啊，好像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

她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可是：

“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淀里跑，在大淀里就和鬼子干起来！”

“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只要你不着

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

“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保比他们水式好，再深点我也不怕！”

“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

“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二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

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

1945 年于延安

孔 厥

受 苦 人

同志，给你拉拉话我倒心宽了，我索性把底根子缘由尽对你说吧。交新年来我十六岁，你说年龄不够，可是我三岁起就是他的人啦！

我大 说的，是民国十八年上，山北地荒旱，种下去庄稼出不来苗，后来饿死人不少。我们这儿好一点，许多“寻吃的”来了，他娘儿两个也是要饭吃，上了我们的主家门儿，粗做粗吃，主家就把他留下了。过后可不晓怎的，主家又把那女人说给我大，说是我妈殁了，我大光棍汉儿还带娃，没家没室，没照应，怪可怜的。主家对咱租户这样好，我大说：当场直把他感激得跪下去了。主家就给立了个文书，说是我

“大”——即爸爸。

家只要净还他十年工，光做只吃，不分“颗子”不使钱就行。那年头，娘儿俩自然“得吃便安身”，就住到我家来啦。许是主家怕以后麻烦吧，文书还写明是“将老换小”的。你解开吗？那女人做我大的婆姨，我就顶她儿的婆姨啦！

初来这冤家就十七岁了，今年三十，你看几个年头了？起先好几年我什也不解，只当他是我的哥。赶明到黑他跟大在地里受苦，回来总已经上灯了。我记得他早就是大人啦，黑黑的瘦脸儿，两边挂下两条挺粗的辫子。不大说话，不大笑，可也常抱我，常亲我，实在，他疼我呢；自家人末，我自然也跟他亲呵！

他可是个“半蹩子”，八岁上给人家拦牛从崖上跌到平地，又不小心喝过死沟水里的“油花子”，筋骨坏了！来我家的第四年上，身体又吃了大亏，是那年后妈殁了，大也病得不能动弹，主家的庄稼又不能误，家里山里就全凭这“半蹩子”人，他可真是拼上命啦。主家却还天天来叫骂，一天他赶黑翻地，主家的牛儿瘤了腿，主家得讯冲来，一阵子“泡杆”好打呀，他就起不来了！人打坏，人也一股子气气坏了，大心里自然也是怪难过，口气却还劝他说：“端他碗，服他管，我们吃了他家饭，打死也还不是打死了！气他什？”他可不服气。那回他一病就七个月，真是死去活来！病好起，人可好不起了！同志，你没见他吗？至今他双手还直打抖，腿巴子不容易弯，走起路来直僵的，怪慢劲儿，死样子，你在他背

“颗子”——粮食。

“半蹩子”——跛子。

后唤他，他还得全身转过来。他颈根也不活啦！人真是怕呵，身体残废了，神也衰了；他的瘦脸儿就从此黑青了，他的颧骨一天比一天见得凸出了，他的黑眼睛也发黄发钝了，他的头发竟全秃光了——只长起一些稀毛！他简直不再说话，不再笑，他没老也像个老人了，他不憨也像是憨憨的了！好同志哩，他作过啥孽呀？却罚他这样子！

可是，这么个人，便是我的汉！我听人家说，我懂啦。记得我娃娃脑筋开始在九岁上，那年，穷人到底翻了身，我们已经种着自家的地，住着自家的窑了。牛羊我们也分了一份。这些年岁真是好日月！我大欢天喜地的，“丑相儿”也欢天喜地的，“丑相儿”是他名头。我呢，我，自然也好啰！咱们交了这号运，两三个年头儿一过，我看他黑脸上青光也褪了，眼睛也活了，口也常嘻开了，他手是还抖，脚是还直，可常常叫大闲在窑里，自己却不分明夜，拼命的下苦，我知道他心意的！他疼我，他疼大！他就不疼自己了！大可不肯闲的，他说：“给人家作活还不歇，自家作活的倒歇下了？再呢，往后你们俩……”两个人还是一齐下苦，光景就一天天好起来。“丑相儿”回窑也不再老是不笑不说了，有一回他还说：“大，”他的眼睛却是望着我，“往后日子可更美呢！”我十多岁的人了，我心里自然明亮的呵！我却越想越怕了，我不由得怕得厉害，我想我和他这样的人怎办。亏得我要求上了学，住了学，可是我一天回家看见，他竟抽空打下一眼新窑啦，我的同志！

后来情形，你也有个眉目了吧？去年腊月底“上”的“头”，到今儿十一朝。可是发生的事，背后却另有一本账呢？

同志，你见的那位女客，那是我妈，第三个妈，前年才从榆林逃荒来的。你说啥“漂亮后生”，那是她儿，两个儿呢。这几口子说了住到一搭里来，两家并成一家子，倒也你快我活，大家好！要不是主人当年给造下的孽呵……

可是大却把我逼住啦！他倒说得好容易：“两个自由，只要上起头就对了！”我们说“上起头”，就是把头发梳起，打成髻儿，就算婆姨了。不“上头”大还不许我上学。大这样逼我，自然是“丑相儿”在背地上求哇！你想我，怎么好！不过，同志，你也是个女人，你该明亮的：一个小姑娘家，却能说个么？我只好求求再过几年，可是大说：“你好哩！‘再过几年，再过几年’，他熬过十几个年头还不够？”我也说给他听过新社会法令，杨教员讲过的。大就叫起来：“天皇爷来判吧，他三十年岁人儿，四十岁样子，等他死球下？”他将烟管指着胸口说：“贵女儿，不讲废话：是不是你嫌他，是不是你心里不愿意，你说！”我被问得气都透不过来，我说不出，我大说：“不能的呀，好女子，不管说上天，说下地，总是当年红口白牙说定的，说出口了，不能翻悔，好人儿一言，好马儿一鞭！”还说：“咱们不吃回头草，人仗面子，树仗皮，眉眼要紧，他又是这样好的人，不能欺老好……”他还说丑相儿十多年来怎样疼我，我本来受不住了，说说我就哭了，不过我左思右想，还是应不出口。我就急得直瞪眼，气得说不出话，那一回都是这样结局。后妈不好说什，只是劝，她两个儿更不好说什，因为那些烂舌根已经胡开我们的谣言了。可是后来，妈，对大实在不服气了，说：“柱棍还得柱长的哩，伴伴也得伴个强的呀！小姑娘家……他这样人儿……”我大

说，“要没旧根关系，自然好哇！”“旧根儿，”妈说，“话说过，风吹过了！”大说：“白纸黑字写下的！”妈说：“村长说的那种屁文书，在新社会不作用了！”他说：“不作用，你们看他吧！”真的，天哪，丑相儿知道我不愿，一天天下去，他竟失落人样子了！就是当年七个月病也没有这样凶，他不过是一副死骨殖了，他不过是包着一张又黑又青的皮了！他却没有病，他却还是阴出阴进的受苦！他还常常用两个眼睛，两个死眼睛，远远的，望着我，望着我，那样怕人的望着我！是我害了他的吗？是我心愿的吗？看着他我心头就像一根铁钉子越打越深了！去年开春我却因此病倒了！

同志，病里我就想不开，我想，旧社会卖女子的，童养媳的，小婆姨的，还有人在肚子就被“问下”的……女的一辈子罪受不住，一到新社会就“撩活汉，寻活汉，跳门踢户”，也不晓好多人，说是双方都出罪了，可是男的要是不看开，女的要是已经糟蹋了，那怎样！丑相儿他十多年疼我了，他是死心要我了，不是我受罪，还不他完蛋，旧根作下多大孽呵！可是我……唉，我能由他送了命吗？我思前想后，总是没法，我只好“名誉上”先上起头了！我想先救住了他，我再慢慢劝转他，劝转他不要我这个小女子，另办个大婆姨；劝得转，我就好，劝不转，我就拼一世合他过光景就是，反正遭遇了，有什么办法！可是，同志，你想不到的呵，我应承了，我大也没甚快活！一满年下来，冤家也没全复元！直到做新女婿了，他戴上黑缎小帽，鲜红结儿，他可还是缩着面颊，凸着颧骨，一副猴相儿，瘦得成干，黑黑的，带青的！他穿上黑丝布袄裤，束上红腰带子，他也还是抖着手儿直着腿，

慢来慢去，一副死样儿。不过，你没见他眼睛呵！不晓哪来的光彩，唉！他就是不看我，我也知道他是怎样的感激了！他就是不看别人，我也知道他是怎样的乐了！别人呢，自然，大也像是很快乐，妈也像是很快乐，我也像是很快乐，连弟兄俩，连邻居们，连亲戚友人，也都像是很快乐；本来不够年龄不行的，可是村长竟也不敢说什，见了我们，他也像是很快乐。同志，快乐呵！

我把我合他过的十天从头到尾跟你说吧 腊月底上了头，赶明就新年。新年来，白天吃好的，穿好的，黑夜烧“旺火”，挂灯儿……大家总要乐个十几天。我们呢，初一来人待客，没说的。初二三四闲下了，我还新媳妇儿“坐炕角”，冤家却在门外蹲着，我知道他一定常想同窑，却又怕羞。回窑了，他要不背对着我，就肩对着我，我知道他常想看我，却又怕羞！一定的！他一定不晓得怎样才好了！我看见的，他口角几次发抖，好似笑着要跟我拉话，可终没有出口！初四他才全身对我转过来，他说了什么话呀，他说：“贵儿——姊，大好人，真大好人！你……也……”他笑着，发抖的手儿向前抬起，更加发抖了，话没讲完。后来他掏出一个红布包儿，从里面又拿出一个红纸包儿交给我藏起，还看我藏好了在怀里才走开。这里呢，你道是什么宝贝呵，原来咱两个当年的文书，这烂纸子，他竟跟身带了十几年啦！同志，看看这样子，我想劝他的话，想了一千遍，也不敢劝了！我怎么能说得出来呀！

可是，初五夜里他睡不安，我就害怕起来。我穿是穿着一条裤子，我束是束着四根带子，我还是怕！呵！要来的事

到底来了！深更半夜，我听见他爬起来胆小的叫我，我吓得没敢应。过了一会，黑里来了一只手，按在我胸口里发抖，我气都透不过来了，我也不知我说了一句什么话，他的手越是抖得厉害了！我硬叫自己定了定神，才又对他说：“不要！”我不知道怎么说，我说：“我还是个小女子呢，我还不能！”他好像不明白，问我：“么？”我只好讲些什么，他约摸是呆了一会，后来他奇怪起来，说了一句话，我急了，我又跟他讲。过了一会，我才听见他说：“好，”声音里还像含着笑，他又睡下去了，一忽儿我又听见他已经打“鼾声”了。早起他还像是含着笑，抖抖的穿了旧衣服，抖抖的拿了个斧子，又慢慢儿直榔榔的出门去了。那天他砍了一天柴，晚上把钱通交给我，还叫我积多了钱分一半儿给大。以后两天照旧的。记得初九他还说过这样的话：他自己一定要穿烂些，吃坏些，让我过好些。唉，同志呀，听了他的话我真想哭！我要劝他的话我更加说出口了，我心里反倒天天对自己说：“他这样，我还是拼一世合他过吧！”可是同志，我顶好是不见他，我一见他，我可不由得害怕起来，害怕得心直发抖！

那些闲人儿却天天黑地在我们门缝偷听，有的挑皮捣蛋，还从上面烟囱里撒下辣子末来，惹得我喷嚏。那几夜他倒睡得挺好的。后来我也安心睡过去了，其实我也乏得不得已了。可想不到昨儿黑夜鸡叫三更他却又来缠我，我梦里惊跳起来，只听见他说：“能！能！”我一时吓怕了！他还说一句明明白白的話，天哪！怎么好呢？我一时实在吓慌了，我自己也不晓得怎的，我本来要说的话不由的一下子都脱出口了！

好同志呵！这真怕人呵！他一大会没有说话，黑里只听

见他气得手儿索索发抖，我爬起来要点灯了，可是他开口了，他的上下齿子磕碰出声音，他说：“哦，贵女儿！你……你真话？十三年了……你嫌我？”我这时候不晓怎的也发抖了。我不接气的说：“我，好丑相儿！你疼我，我知道，我知道是，我我自然也是想对你好的呀！我我可不成……”说说我就忍不住哭了！他又好一会不作声，好像是被我哭的声音吓呆了！我说：“你还是另办一个大人吧！”他却说：“不……我不！十三年来……你！好贵女儿，尔个你已经正式啦，你已经‘过’过来啦！”我很怕这句话，我又发抖说：“不顶事，不顶事的！”他又像是呆了一会说：“怎么不顶事？”一会后，他好像突然想起什么紧要事了，他突然着急的问我要文书，就是旧社会害人的那张烂纸子！他们是怕我年龄不够，没去政府里割结婚证哪！我也不晓那文书有多重要，他着急的要，我也就着急的不给他，我可听得出他慌了手足，他一定是感到没证据了！他立刻揪住我要逼它出来，慌得拼命挣扎，我就触到他那死骨殖了！那死骨殖呵，不晓得是哪来眼光，哪来力气，黑地里竟把我怀里那红纸包抢到了，他抓住不放，我拼命夺，纸包碎了，文书也全烂了！他一急，我就听见他去拿斧子来，我吓得歪在炕上大叫。他一定气疯了，就一斧子砍了我这里！他们冲开门来捉住他……好同志呵，我被砍死倒好了，我这不死的苦人儿，你叫我以后跟他怎样办呀！可是我不怨他的！他也是够可怜的呵 哟……可怜……怜呵……

（选自《受苦人》集，上海海燕书店 1947 年 1 月初版。）

徐 訏

鬼 恋

说起来该是十来年前了，有一天，我去访一个新从欧洲回来的朋友，他从埃及带来一些纸烟，有一种很名贵的我在
中国从未听见过的叫做 Era，我个人觉得比平常我们吸到的
埃及烟要淡醇而迷人，他看我喜欢，于是就送我两匣。记得
那天晚上我请他在一家京菜馆吃饭，我们大家喝了点酒，饭
后在南京路一家咖啡店闲谈，一直到三更时分方才分手。

那是一个冬夜，天气虽然冷，但并没有风，马路上人很
少，空气似乎很清新，更显得月光的凄艳清绝，我因为坐得
太久，又贪恋这一份月色，所以就缓步走着。心里感到非常
舒适的时候，忽然想吸一支我衣袋里他送我的纸烟，但身边
没有带火，附近也没有什么可以借火的地方与路人，一直到
山西路口，才寻到那路上有一家卖雪茄纸烟与烟具的商店，我

就拐弯撞了进去。大概那商店的职员已经散工了，里面只有一个掌柜在柜上算账，一个学徒在收拾零星的东西，自然更没有别的主顾。

但当我买好洋火，正在柜上取火点烟的时候，后面忽然进来一个人，是女子的声音：

“你们有 Era 么？”

“Era？”掌柜这样反问的时候，我的烟已着在我的嘴上，所以也很自然的回过头去。

是一位全身黑衣的女子，有一个美好的身材，非常奇怪，那副洁净的有明显线条美的脸庞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虽然我想不出到底是哪里。她正同掌柜对话：

“你们也没有这种烟么？”

“没有，对不起，我们没有。”

这时候，我已经走出了店门，心里想着事情有点巧，怎么她竟会要买这 Era 的烟呢？还有那副无比净洁的脸庞，到底我在哪里见过的呢？为什么这样晚还在这里买烟？我想着想已经转出南京路了。突然在转角的地方有一个黑影拦住了我的去路，问：

“人！请告诉我去斜土路的方向。”

我吓了一跳，楞了。一种无比锐利的眼光射在我的脸上，等我的回答。我一时竟回答不出，待我有余地将眼光向她细认时，我意识到就是刚才在店里想买 Era 的女子。

她怎么会在我的前面呢？我想。但随即自己解答了，这要不是我不自觉地为想着问题走慢了，而没有注意她越过我，就是她故意走快点避开我的注意而越过我的。

“斜土路，我说的是斜土路。”

月光下，她银白的牙齿像宝剑般透着寒人的光芒，脸凄白得像雪，没有一点血色，是凄艳的月色把她染成这样，还是纯黑的打扮把她衬成这样，我可不得而知了。忽然我注意到她衣服太薄，像是单的，大衣也没有皮，而且丝袜，高跟鞋，那么难道这脸是冻白的。我想看她的指甲，但她正戴着纯白的手套。

“人，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脸一百念分庄重，可是有一百三十分的美。这使我想起霞飞路上不知那一段的一个样窗里，一个半身银色立体形的女子模型来。我恍然悟到刚才在烟店里那份似曾相识的感觉之来源。这脸庞之美好，就在线条的明显，与图案意味的浓厚，没有一点俗气，也没有一点市井的派头，这样一想，反觉得我刚才“似曾相识”的感觉是很可笑的。

“你在想什么？不顾别人问你的路么？”

她锋利的视线仍旧逼着我的面孔，使我从浪漫的思维上严肃起来，我说：

“我在想，想这实在有点奇怪，问路的人竟不叫别人‘先生’或‘长者’而单声地叫一声‘人’，难道你是神或者是上帝么？”我心里觉得她的美是属于神的，所以无意识地说出这“神”字，但是我随即用平常的微笑冲淡了那责问的空气。

“我不是神，可是我是鬼。”她的脸艳冷得像久埋在冰山中心的白玉，声音我可想不出用什么来形容，如果说在静极的深谷中，有冰坠子在山岩上溶化下来，一滴一滴的滴到平静池面上的声音来象征她的清越，那么该用什么来象征她的

严肃与敏利呢？

“是鬼？”我笑了，心里想：“南京路上会见鬼！”

“是的，我是鬼！”

“一个女鬼在南京路上走，到烟店里买名贵的埃及烟，向一个不信鬼的人问路？”

我笑了，背靠在墙上，手放在大衣袋里。

“你不相信鬼？”

“还没有相信过，这是真的；但假如有一天相信，也不会
在上海南京路上；也决不会对一个在烟店里想买 Era 烟，又
胆敢向一个男子问路的美女来相信。”

“那末你怕鬼么？”

“我还没有相信世上有鬼这样的东西，怎么谈得到怕？”

“那末你敢陪我到斜土路么？”

“你想激我陪你去斜土路么？”

“为什么说我激你？”

“你为什么不说愿意不愿意，而说敢不敢呢？”

“那么我就问你愿意不愿意好了。”

“你为什么要去斜土路，这样晚？”

“因为到了斜土路，我就认识我的归路。”

这时候我们不自觉的并肩走起来。我说：

“那末你是怎么来的呢？”

“走着走着就来了。”

“那么你是到南京路来玩的？”

“我在黄浦江上看月。”

“一个人？”

“不，一个鬼。”

“这样晚？”

“是的，如果用你人的眼光来说。”

“那末你也该乏了，让我叫一辆汽车送你回去好么？”

“这是什么意思？是我不会叫汽车？还是你走不动，还是你不敢或者不愿陪我走。”

“你是鬼？”我笑：“一个陌生的男人陪你去斜土路你不怕？”

“在僻静的地方是鬼的世界，人应该怕了。”

“我怕什么？”

“你，你……至少要怕迷路。你知道僻静的地方，鬼路复杂，人是要迷住的，你难道没有听说‘鬼打墙’么？但是在热闹的地方，像这南京路，人的路就比鬼复杂，鬼是被迷住了。”

“你是说你是鬼，而被‘人打墙’迷住了。所以不认识路？”

“是的。”她点一点头说。

“那么我陪你去，但是如果我迷路了，你也要指点我一个出路才对。”

“那自然。”

她每次回答时，我都回头去看她；她一句有一句的表情，说第一句时眉毛一扬，说第二句时眼梢一振，说三句时鼻子一张，点点头，说第四句时面上浮着笑涡，白齿发着利光。这四句答语的表情，像是象征什么似的吸收了我，这时就是她在送到时要咬死我，我也没法不愿意了。我说：

“那么好，我陪你走到斜土路。”我说着就拿一支 Era 来

抽，忽然想起她买 Era 的事情，所以就递给她，问：

“你抽烟么？”她拿了一支，说：

“谢谢你。”

于是我停下来擦洋火。当我为她点火的时候，我发现这银白而洁净的颜色，实在是太没有人气了。

那么难道这是鬼，我想。不，我接着就自己解释了，或者是粉搽太多，或者是大病以后，再或者是天生的特殊的肤色，假如是我爱人的话，我一定会问：“为什么不搽点胭脂。”自然我没有同她这样说，但是她先开口了。

“啊，这是 Era！你哪里买的？”她喷了一口烟说。

“是一个朋友送我的，但是奇怪，你怎么知道这是 Era 呢？”

“你不知道鬼对于烟火有特别明锐的感觉么？你们祭鬼神不都用香烛么？”

“你又是鬼！”我笑了，但是我心里也有点怕起来。可是当我向她注视时，她美丽的面容立刻给我无限的勇气，我又矜持着说：

“但是这不是香烛是纸烟。”

“对的，但在鬼也是一样，不用说是我自己抽了，只要是别人在抽，我知道名称的我都说得出口，但这还不算希奇，我还辨得出这纸烟装罐的日期。”她说这句话时，态度没有刚才的严肃，这表示这句话是开玩笑，那么难道以前的话都是真的么？然则她真是鬼了。

我没有说什么，静静地伴着她走。马路上没有一个人，月色非常凄艳，路灯更显得昏黑，一点风也没有，全世界静得

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脚步声。我不知道是酒醒了还是怎的，我感到寂寞，我感到怕，我希望有轻快的马车载着夜客在路上走过，那么这马蹄的声音或者肯敲碎这冰冻的寂寞；我希望附近火起，有救火车敲着可怕的铃铛驶来，那末它会提醒我这还是人世；我甚至希望有枪声在我耳边射来。……

但是宇宙里的声音，竟只有我们可怕的脚步，突然，她打破了这份寂静，说：

“你以前还没有同鬼一同走过路吧？”

我清醒过来看她，她竟毫没有半点可怕的表情，同样的镇静与美。到底她是习惯于这样寂寞的境界呢？还是体验不到这寂寞的境界呢？

“你怕了，你有点怕了，是不是？”她讥讽似的说。

“我怕？我怕什么？难道怕一个美丽的女子。”

“那么你为什么 not 回答我，我问你，你以前还没有同鬼一同走路过吧？”

“是的，我以前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而且永远不会有。”说出了我有点后悔，这句话实在说得太局促了，似乎我是怕她提起鬼似的。她好像有意捉弄我的说：

“但是你现在正伴着鬼在走。”

“我不会相信有这样美的鬼。”

“你以为鬼比人要不美许多么？”

“这是自然的，人死了才成鬼。”

“你是将人的死尸作为鬼了！”她说：“你以为死尸的丑态就是鬼的形状么？”她笑了，这是第一次发声的笑，这笑声似乎极富有展延声似的，从笑完起，这声音悠悠悠悠的高起来，

似乎从人世升上天去，后来好像已经登上了云端，但隐约地还可以让我听到。

我望望天空。天空上有姣好的月，稀疏的星点，还有是幽幽西流的天河。

“人间腐丑的死尸，是任何美人的归宿，所以人间根本是没有美的。”

“但是鬼是人变的，最多也不过是一个永生的人形，而不会比人美的。”

“你不是鬼，你怎么知道？”

“可是你也不是人呢！”

“但是我以前是人，是一个活泼的人。”

“我想你现在也是的。”

她微喟一声，沉默了，我们默然走着。

到一条更加昏黑的街道了，月光更显得明亮。她忽然望望天空，说：

“自然到底是美的。”

“夜尤其是美。”

“那么夜正是属于鬼的。”

“但是你可属于白天。”我说。

“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夜尽管美，但是你更美。”

“在鬼群里，我是最丑恶的了。”

“假如你真是鬼，我一定会承认鬼美远胜于你，但是你是人。”

“你一定相信我是人么？”

“自然。”

“假如我在更僻静的地方，露一点鬼相给你看。”她还是严肃地说。

“是更美的鬼相么？”

“怕，你见了会怕。”

我的确有点怕，但是我镇静着把她当作女子说：

“我不必露鬼相，讲一个鬼故事，就可以使你怕了。”

“你讲，你讲讲看。”

“你真的不会骇坏么？”我故意更加轻佻地说。

“骇坏？”她第二次发着笑声说：“天下可有鬼听人讲故事而骇坏的么？”

于是我讲了一个故事：

“有一次有一个大胆的人在山谷里迷途了，忽然看见前面有一个很漂亮的女子在走，她知道三更半夜在深山冷谷中决没有一个单身的女子的，所以他断定她是鬼，于是他就跑上去，说：

‘我在这里迷路已经有两个钟头了，你可以告诉我一条出路么？’

那个女子笑笑回答：

‘不瞒你说，我只知道回家的一条路。’

‘那么我就跟你走好了。但是奇怪，怎么三更半夜你一个单身的女子会在这里走路？’

‘有事情呀。我母亲老病复发了，我去求药去，你看这个深山冷屋中附近又没有亲友，所以不得不跑到七里外的姑母家。’

‘啊，你手上就是药么？’那个男人这样问她。

‘是的。’他说。

‘我可以替你拿么？’男的故意再问她，但是她说：

‘不，谢谢你。’

星月皎洁，风萧萧，歇了一回，男的又问：

‘你难道一点不怕么？’

‘这条路我很熟。’

‘但是假如我存点坏心呢？’

‘女的没有回答，笑了一笑。又静了一回。这个男人又问：

‘我忽然感到我们俩实在是有缘的，怎么我无缘无故会迷路了，怎么我忽然碰见你了，怎么我忽然想到……’他说了半句不说下去。

‘想到什么？’

‘想到假如你是我的情人，或者妻子，在这里一同走是多么愉快的事。’

‘你这人真是奇怪……’

‘不是我奇怪，是你太美丽了；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见了你这样美丽的女子，难道会不同情么？’他说着说着把手挽在她臂上。

‘你怎么动手动脚的？’

‘我迷路两个钟头，山路不熟，脚高脚低的，所以只好请你带着我，假如你肯的话，陪我休息一下怎么样？’他把她的臂挽得更紧了。

‘好的。那么让我采几只柑子来吃吃，我实在有点渴了。’她想挣开去，但是男的紧拉着她：

‘那么我同你一同去，我也有点渴，有点饿了。’

‘不用，不用，你看，这上面不都是柑子么？’她说着说着人忽然长起来，一只手臂虽然还在男的臂上，另外一只手已经在树上采柑子，一连采了三只，慢慢又恢复原状，望望男的。

男的紧挽着她的臂，死也不放的装做一点不知道她的变幻说：

‘你真好，现在让我们坐下吧。’她一面说着，一面把她拉在地上坐下，手臂挽着她的手臂，手剥着柑子，剥好了先送到女的嘴里去。

‘谢谢你。’女的吃了柑子说，但当男的吃了二口柑子时，她忽然说：

‘啊哟，怎么柑子会辣我舌头。你替我看看，我舌头上有什么？’

男的回头察着她的舌头时。她舌头忽然由最美的变成最丑的，慢慢地大起来，长起来，血管慢慢地膨胀起来，一忽儿突然爆烈，血流满紫青色厚重的嘴唇。她妩媚的眼睛也忽然突出来，挂满了血筋，耳朵也尖尖地竖起来。但是这男的还是假装着不知，他说：

‘一点没有什么？一定是柑子酸一点，你大概不爱吃酸的吧？’男的一面说，一面还是紧挽着她的臂，眼睛还是望着她，看她慢慢地恢复了常态，舌头小下来，嘴唇薄下来，眼睛缩进去，露出原来的妩媚。男的说：

‘有人说这条路上很难走，常常会碰见可怕的鬼，但是我反而碰见像你这样的美女。’

‘你以为我美么？’

‘自然，你看你的眼睛，发着最柔和的光，脸满像一只玲珑的柑子，还有嘴唇，像二瓣玫瑰花瓣，还有牙齿，像是一串珍珠，啊，还有舌头，我怎么说呢，像一只小黄莺，养在那里唱歌，你说话就比唱歌还好听，啊，还有……’

‘啊！’女的忽然打断他的说话：‘时候不早，我母亲一定着急了，我要回去。’

‘回去么？’男的说：‘我们难得相逢，在这里多谈一回难道不好么？你看月色多么好，风也不大，还有……’

‘但是我母亲生着病。’

‘不要紧，不瞒你说，我正是一个医生，天一亮我就陪你去，替你母亲去看病。’

‘那么现在去好了。’

‘现在么？’男的还是紧挽着她的手臂：‘现在我实在走不动了，还有我实在怕，前面那个树林里我怕真会碰见鬼。’

‘但是我就是鬼。’女的严肃地说。

‘你是鬼！’男的哈哈大笑起来，‘笑话，笑话，像你这样的美女会是鬼！’

‘你不相信么？’

‘你说给三岁的孩子都不会相信的。’

‘你不要装傻。’她说着说着眼睛眉毛以及嘴角都弯了下来，牙齿长出在嘴角外面有三四寸，鼻子只有二个洞，头发一根根竖了起来，声音变成尖锐而难听：‘现在你相信了吧？’

‘哈哈哈哈哈，’男的还是笑：‘你说给三岁的孩子都不会相信，说是这样的美女会是鬼！’

女的又恢复了原状，她说：

‘我有什么美呢，我的三个妹妹都比我美，假如你愿意，你到我家里去看看好了。’

‘那么等天亮了我一定去。’男的紧挽着她的手臂说。

这时候女的发急了，只得央求他说：

‘我第一次碰见你这样大胆的人，但是你要是不让我回去，到天亮我就要变成水了，所以请你可怜我，让我回去吧。’

‘你实在太可爱了，好，现在我陪你回家，我希望以后同你家做个朋友，常常到你地方来玩，你们可不要再骇我了。’

‘那好极了。’

这样他们就臂挽臂的在月光下走着，一路上谈谈话，大家也没有什么隔膜。

这样一直到她家里，她家里布置很洁净，她有一个母亲同三个妹妹，母亲并没有病，她们暗地里说了一番话后，招待他非常殷勤，捧了喜糕同咖啡茶请他吃，她母亲还谢谢他陪她女儿回来，并且说他是累了，为他铺床，最后请他去休息。

她母亲陪他进一间白壁绿窗的房间，房内没有别的布置，只有一张白色的桌子，二只白色的长凳同一张灰色的床，铺着黄绸的被，他就糊里糊涂的睡下去了。后来她母亲还走进了一趟，像慈母对待远归的儿子一样，替他放下灰绿色的窗帘，又替他盖好被铺，说：

‘把头完全伸在被头外面吧，这样比较卫生些。’

这位母亲出去后，他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他原来睡在一个坟前的石栏里，栏口长满了

青草，大概好久无人来扫墓了。盖在他身上的是一厚层黄土，幸亏头伸在外头，否则怕也早已闷死。

他起来看看墓碑，写的是‘张氏母女之墓’。走了几步，感到喉头非常不舒适，颇想呕吐，等呕出来一看，奇臭难闻，吐出不少牛粪牛溺，方才悟到这就是刚才所吃的喜糕同咖啡茶。

后来他很想再会到这个女鬼，但是白天去看看是坟墓，夜里终是摸不到那块地方……”

我讲完这个故事，又拿出香烟，给她一支，我自己衔了一支；有点风，划了二根洋火都灭了，大概是霞飞路吧，那时候自然没有现在热闹，又兼是深夜，死寂得没有一个动物同一丝有生气的声音，街灯昏暗异常，月光更显得皎洁，路树遇风萧萧，我好像溶在自己所讲的故事里头，而身旁的女子正是我故事里的人物；当我为她燃烟的时候，我的手似乎发着抖，我怕我会照出她忽然变了形，或者嘴唇厚肿起来，或者眉梢眼角弯下去，或者头发竖起来，鼻子变了二个洞……但是还好，她竟还是这样的美好。她吸了一口烟，一面喷着烟，一面说：

“你的故事很有趣，但是骇坏的不是我，到是你自己。”

“我？”我矜持着说：“我告诉你的我有同故事里的男子一样的大胆。”

“好。”她冷静地说：“那么到徐家汇路的时候，我倒要试试你的胆子看。”

我怕了，我实在有点怕起来，我没有说什么，抽着烟默默的伴着她走。她似乎感到似的，安慰我说：

“但是你放心，我不会加害于你，也不会请吃牛粪。”

“加害于我，只要是你亲手加害的，我为什么不愿意接受？”

“真的么？”她回过头来，还是那样美丽，没有一点变幻。

“真的，我敢说。”我认真地说：“我终觉得伴你走这一条路是光荣的事。”

实在，她的美已经克服了我，无论她说话的态度与举动。她那时的确有权叫我死，但是假如她变成可怕的丑恶的鬼相，我还是愿意死么？这个问题一时占了我的心灵。我说：

“为什么鬼要用丑恶可怕的鬼相来骇人呢？”

“这是人编的故事。”她说：“人终以为鬼是丑恶的，人终把吊死的溺死的死尸的样子来形容鬼的样子。”

“那么到底鬼是怎样呢，你终该知道得很详细了。”

“自然啦，我是鬼，怎么会不知道鬼事？”

“那么你为什么说你回头要现鬼相骇我呢？”

“可怕的鬼相一定是丑恶么？”

“没有美的东西是可怕的。”

“这因为你没有见过鬼，今夜你就会知道最美的东西也可以骇坏人。”

“但是我相信，至少我是不会被美所骇坏。”

“天下过分的事情都可以骇人的，太大的声音，太小的声音；太强的电光，太弱的燐火都可以骇坏人；所以太美的形状，同太丑恶的形状一样，都可以骇坏人。”

“你的话或者有理，但是你不知道什么是美，美就在不能够过分，一过分就是不美。”

“但是可以美得过分。”她笑了。接着她同我谈到许多美学上的问题，话就谈远了。

她的博学与聪敏很使我惊奇，很可能的使我相信她是一个鬼，但是这个鬼也好像更不可怕了。

有一阵风，我打了一个寒噤，我问：

“你感到冷么？……”

“不，我走得很热。”

我忽然感到我应当称呼她什么呢？我问：

“我可以问你的姓名么？”

“鬼是没有姓名的。”

“那么叫我怎么称呼你呢？”

“你自然可以叫我鬼。”

“‘鬼’，我不愿意，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么？”

“你是不是叫惯了人世间那些什么翠香，宝英，菊妹，黛玉一类的名字？所以一定要在不是人的上面也加一个名字，好像许多人把狗叫做约翰，把猫叫做曼丽，把亭子叫做滴翠，把山叫做天平，叫做天目，把自己的街屋叫做‘葛天山庄’‘卧云’‘吐云’一样吗？这是太‘俗气’了。”

“那末我叫你‘神’好了，我想你假使不是人，那么一定是神；假使是人，那么神是也可以代表你的高贵。”

“我的确是鬼，但鬼不见得不高贵，为什么你要把她看作这样低贱？我本来是鬼，为什么要叫‘神’呢。”她很愤怒地说，可是到此忽然一笑：“人，你究竟是一个凡人。”

我本来是凡人，所以我就默然了。

这时大家走得非常慢，好像是在散步，不是在走路，我

眼睛望着天平线，她大概在看我，我不敢把视线同她锐利的眼光相碰，夜静得一片树叶子翻身都可听到，这样沉默了大概有十分钟。

“我想，你以后就叫我‘鬼’就是了。”

“鬼不是很多，怎么可以笼统叫你为‘鬼’呢？”

“那末人也不只你一个，我为什么要笼统叫你为‘人’呢？”

“所以呀！不过你叫我是你的自由。”

“我不相信叫人有自由的，在你们人的社会里，儿子叫爸爸不是必须叫爸爸吗？所以叫人也要一定合理的。”

“那么你的称呼法是合哪一种理呢？”我争执的理论是退后一步了。

“因为我只认识你一个‘人’，假如你也不认识第二个‘鬼’，那么叫我‘鬼’岂不是很合理么？”

“好的，我听从你。”

这时候我们已经到了徐家汇路，算已是荒僻的地方，我期待她的变幻，什么是美得可怕的形状呢？我等待降临到我的面前。

但是她好像忘了似的，再也没有提起，不知不觉我们到了斜土路，她叫我回家，我想送她到家她一定不肯，她说下去还有十几里地呢。

“你以为我怕再走十几里地么？”

“不，下去都是鬼域，于人是不方便的。”

“但是同你在一起，我愿意做鬼。”

“但是你是人。”

“我一定要送你到家。”

“我不许你送。”她站住了。

“那末你走你的，我走我的。”

“不，你一定要回去。”她目光锐利地注意着我，使我不敢对她凝视了。我垂了头。

“回去，听我的话。回去。”

这是一句命令的语气，我感到一点威胁，这像是指挥百万大军的语气，是坚定的，诚恳的，充满了信仰与爱的语气，我想拿破仑一定也用这样的语气叫他的士兵为他赴死。

当我举起头向她看时，她的目光还在注视我，锐利中发着逼人的寒冷，嘴唇闭着，充满了坚决的意志，眉梢竖起来，像是二把小剑。

这样的面目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我怕，我感到一种怕惧。

“好的，我听从你，但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再会见你呢？”

“会见我？”

“是的，我必需会见你。”

“好，那么下一个月这样的月夜。”

“但是我不能等这样悠长的岁月。明天怎么样？”

“那么下星期第一个月夜。”

“但是……”

“下星期第一个月夜，就在这里。”

“可是……”

“好，就这样，现在你回去。”

我点点头。但是我把手中的一匣 Era 交给她说：

“留着这个吧。”没有注视她一眼我回头走了。

“谢谢你，再见！”她在背后说。

“下星期见。”我说着扬扬手，我没有回头看她，因为实在可怕。

美得可怕，是的，美得可怕。我在回来的路上一直想着这份可怕的美，与这个美得可怕的面容。

第二次相会，我们漫走了许多荒僻的地方，我回家已是天亮。

第三次的约会只指定日期地址，没有限定月夜，碰巧那天下雨，我去时以为她也许不会来，但她竟比我先在，我们就到霞飞路一家咖啡店去谈了一夜。

以后我们的约会大概三天一次，终在夜里，逢着有月亮，常在乡下漫走，逢着下雨或者阴天，终到咖啡店坐坐，日子一多，我们大家养成了习惯，风雪无阻，彼此从未失信。她从不许我送她到斜土路以西，更不用说是送她到家。

她善于走路，又健谈；假如说我到现在对于专门学问无成，而一直爱广泛地看点杂书，受她的影响是很深的，她真是渊博，从形而上学到形而下学，从天文到昆虫学，都好像懂一点。但是她始终说她是鬼，我也不再考究她的下落，鬼也好，人也好，现在终是我一个不能少的朋友。

这样的友谊一直没有断，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们这份友谊。在一年之中，我终有几十次请她到我寓所坐坐，她都拒绝了，虽然有时候简直在我门前走过；也终有几十次求她让我送她到家，她也都拒绝了。

一直到有一天。

那是夏夜。

星斗满天，流萤满野，我们在龙华附近漫走；忽然一阵

狂风掀起，雷电交作，雨像倒一般的下来了。

平常她在有雨意的天时，终是预先御着雨衣，带着伞的，常常把伞交给我，她戴着我的帽子。可是那天雨实在突兀，夏天的衣裳又不是呢制的，所以一淋就透，要是冬天我终会把呢大衣覆在她的身上，但那天我只穿一件竹布长衫，连帽子也没有戴，偏偏附近也没有地方可以避雨，所以我们两个人都被雨浇得非常潦倒。

我非常沉默，一面跟着她走，一面只向附近瞭望，想寻一个避雨的所在。

前面有一个村落，但至少要有十分钟的路，她正朝着这个村落走，雨越来越大，淋得我眼睛都张不开了，野地上蒸浮着烟雾，我寻不出更近的地方，所以只是默默的跟着她。

一进村落，她忽然站住了。用手拨她湿淋淋垂下的头发说：

“好，就到我家去避避雨吧。”

她立刻跑得很快，我紧紧地跟着，一转两转以后，她就用钥匙开一个狭窄的门，拉着我进去。穿过一个黑长的弄堂是楼梯，上了楼梯，是间大而空疏的房间，有两三个门，大概是通套间的，她没有招呼一句就匆匆到远处左面一个门里进去了。

这间房布置得非常古怪，家具都是红木的，床极大，深黑色的圆顶帐子，是我第一次看见有人在用。但是我没有走近去看，因为那半间房间是铺着讲究的地毡，我全身湿淋淋的，很怕把它弄脏，墙上挂着一二幅中西的画幅。靠着她进去的门前面，有一架钢琴同一只梵和林。一只红木的书架就

在我附近，再过去是一张小圆桌同几张沙发，右边的一扇门开着，我走过去张望，知道是一间书房，四壁都是图书。当中有一张写字台同三张沙发。……

她忽然出来了，穿着白绸的睡衣，拖着白缎的拖鞋，头上也包着一块白绸，这启示了她无限的光明。她一面走过来，一面说：

“啊，全身都湿了！人，你快去换换衣服吧。”

“我又没有带衣服。”

“在里面，我已经为你预备好了。”

“啊，那好极了。”我一面说着，一面向着她出来的门走进去。

那是一间很大的普通的浴室，一半被围屏拦去，从外面可以看到屏后墙上的两个门框，但是我没有转到屏后去窥探。有一套男装小衫袴放在椅上，椅背上搭着一条干净的大毛巾，一只男人用的拖鞋放在地上，我揩干了头发同身子，换上了衣裳，虽然觉得稍微短一点；但还可穿，最后我踏着拖鞋出来。心里挂着一种很不舒服，不知是妒嫉还是什么的情感。

我出来的时候，她正在沙发上吸烟；我走过去，她递给我一支烟，说：

“好，现在坐一回吧。”

我点着了烟，坐下去，紧迫的无意识的问：

“你怎么会有这些男人用的东西呢？”

“这些是我丈夫的东西。”

“你的什么？”

“我丈夫。”

“你丈夫？”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浮起奇怪的惆怅。

“是的，我丈夫。”她笑着，但接着又说：“让我把你衣服吹在窗口，干了可以让你换。”

“……”我静默在思索之中，眼睛看着我吐出的烟雾，没有回答她。但是她翩然的进去了。

我一个人坐着，起初感到不安与惆怅，慢慢我感到空虚寂寞与无限的凄凉。三支烟抽完了，她还没有出来。大概是同她丈夫在里面吧，我想。

一个电闪与雷声，使我意识到窗外的雨，我站起来，向窗外看去，在连续电闪中，我望见窗外是一块半亩地的草地，隔草地对面是两排平房，都没有一丝灯光。

突然使我注意到她的窗帘，里外有三层，贴窗是白色的，其次是灰绿色的，最里的则是黑呢的。

难道这真是坟墓么？我想，白色该是石栏，灰绿色该是青草，黑色该是泥土，……她同丈夫在土里，而我在她们的土外……

窗外的电闪少了，但雨可萧萧地下着，我又坐了下来，苦闷中自然还是抽烟。当我正燃起纸烟的时候，她出来了，两手捧一只盘。

我一声不响地喷着烟，她过来了，把盘里的东西拿到桌上，是二杯威士忌和二杯热咖啡，同牛奶白糖，还有一碟蛋糕。

原来当我一个人想她是同丈夫在里面的时候，她正在为我预备这些东西，我想着想着，就感到自己的卑鄙了。

她坐下来，拿一杯酒给我，说：

“喝这杯酒吧，否则怕你会受寒的。”

“……”我没有说什么，拿起这只杯子；她拿起她的，同我碰了一下杯，说：

“祝你快乐！”

“祝你同你的丈夫快乐！”我冷静地说了，干了一杯。

她笑了，接着她说：

“现在让我们喝点咖啡，谈谈吧。”

“……”我只是抽烟，没有回答她。原来她是有丈夫的，所以不叫我来这里，我想。

“怎么？你难道疑心这蛋糕咖啡是牛粪什么么？”

“……”我还是不响。

她忽然叹了一口气，默默地站起来走到钢琴旁边坐下了，半晌半晌，她散漫地在琴键上发出声音来，慢慢地奏出一个曲子。

我不知道是被这音乐感动还是怎的，我禁不住站起来走过去。在她的身后，我站了有三五分钟之久，禁不住自己，我问：

“鬼，（现在我早已叫惯了这个称呼，觉得也很自然而亲密了。）那么你是有丈夫的了？”

“为什么鬼就没有丈夫？”她还是奏她的曲子，也没有回过头来。

“但是……”我说不出，也不知道说什么好。

“人，你是人。而这是鬼事！”她停止了曲子。

“你以为我可以不管你的事情么？”

“你怎么可以管？你要管什么？”她突然回过头来。

“我要知道你是同你丈夫住在这里么？”

“不。”她站起来说：“但是不是与是都一样，这都是鬼事，与你人是毫无关系的。”

“不过我要知道。”我低声地说：“那末你是一个人住在这里了。”

“你看。”她指指窗外，窗外的雨已停止了。有明月照在对面的平房上。她说：“那面的平房就属于我的家属。但是这些与你有什么关系呢？你是人，在我你是一个唯一的人类的的朋友，我们的世界始终是两个，假如你要干涉我的世界，那末我们就没有法子继续我们的友谊。”

“但是，鬼，可是我一直在爱你。”我的声音发着颤，这是一句秘藏在心里想说而一直未说的话，现在是禁不住说出来了。

她跑开了，一直到右端的圆桌上边，拿起一支烟，一匣洋火，脸上毫无表情，我没有追过去，也不敢正眼看她，只是默默地靠着钢琴等她，等她抽上了烟，等她从嘴里吐出烟来。可是她的话一直等到第二口烟吐出时才带出来的：

“你知道你是‘人’，而我呢，是‘鬼’！……”

“现在我再不想知道你是人还是鬼。总之无论你是人还是鬼，我爱你是事实，是一件无法可想的事实。”

“但我们是两个世界，往来已经是反常的事，至于爱，那是太荒诞了。”

“你以为人与鬼之间有这样大的距离么？”我一面说，一面走过去。

“不，鬼是一种对于人事都已厌倦的生存，而恋爱则是一

件极其幼稚的人事。”

“那么你为什么结婚，为什么有丈夫？”

“那都是生前的事。在鬼的世界里并没有这些噜苏的关系。”

“那么这衣服？”我指我穿着的衣服说。

“一套男子的衣服是这样希奇么？你实在太可笑了。”

“那末你并没有丈夫？”

“这不是你应当知道的问题。”

“但是我要知道。假如有的，请原谅我这种多余的爱，现在就请你丈夫出来，从即刻起，让我做你们的朋友，假如没有的，请你也坦白告诉我，不要弄得我太痛苦了，因为，不瞒你说，我已经为你心碎了。”我说完了，泪滴滴地从我眼眶出来，我不禁颓然，靠倒在沙发背上。

“好的，那末请你等着，我去叫他出来。但是记住，今后我们是朋友。”她说翩然的进去了。

于是我等着。我说不出我那时的心理，我像等待一个朋友，也像等待一个仇人，我爱，我恨，我还有几分愤怒。

我不能安坐，我站起，我坐下，我狂抽着烟，顿着脚，叹着气，最后，我颓然地倒在安乐椅上，抑着自己的心跳，闭着眼睛，细寻我爱与恨以及愤怒的来源。

有男子的履声传来，我屏息注视那门口，极力把态度与姿势做得自然，并且思索我应当说的不失礼貌的话语。

门开了，一个西装的青年进来，嘴里吸着纸烟，但是她呢，她竟不先出来向我介绍；他已走过来了，但是门闭处她竟也不随着出来。

这个局面将怎么样呢？我立刻把视线下垂，安适地靠倒椅背，等候她赶出来为我们介绍。但是步声近来了，还没有她的声音。

“这里是我的丈夫，你看。”这声音似乎很近。我猛抬头，发觉我五尺外的男子正是她，是换了男装的她。我站起，匆忙跑过去，我说：

“那末你是没有丈夫的。”

“我自己就是我的丈夫。”她冷冰冰的走开了，绕到安乐椅上坐下，我非常快活而兴奋，我追过去，跪倒在她的座前，我说：

“那么，让我爱你，让我做你的丈夫，让我使你快乐，幸福，让我在人生途上安慰你，陪伴你……”我说时望着我前面的她，在男装中她更显示着眉宇间的英挺，没有一丝温柔与婉约。

她一声不响地看着我，我说：

“我爱你，这不是一天一日的事。我还相信你是爱我的。”

“但是，”她说了，声音坚决得有点可怕：“你是人，而我是鬼。”

“你又是这样的话。”

“这是事实，是我们不能相爱的事实。”

“假如你真是鬼，那么爱，让我也变成鬼来爱你好了。”我说着，安详地站起来，我在寻找一个可以使我死的东西，一把刀或者一支手枪。

“你以为死可以做鬼么？”她冷笑的悦：“死不过使你变成死尸。”

“那末你是怎么成鬼的？”

“我？”她笑了：“我是生成的鬼。”

“那末我是没有做鬼的希望了。”

“是的。”她心平气和的说：“这所以我们永不能相爱。”

“……”我沉默了，坐在沙发上寻思。

“那么难道我们做个朋友不好么？”

“朋友，是的。但是我们一开始就不是朋友的情感。”我的心平静起来，一种说不出的空虚充实了我的胸脯。

“但是你说过，假如我有丈夫，我们间可以是一个朋友。”

“但是你的丈夫只是你自己！”

“是的。”她说：“所以我们间可以是朋友。”

“这是不可能的。”

“那末你要怎样呢？”

“我？”我说：“假如我俩真不能相爱，那末最好让我永远不再见你。”

“是的。”她带着微喟似的说：“这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我不再说什么。

“……”她也沉默了。

整个的宇宙静寂了，我只听见房中的钟响，胸口的心跳，还有是我们不平衡的呼吸。

她抽着纸烟，似乎只注意她口中喷出来的烟雾，但是对着这纷乱的烟雾我可分别不出那些是我喷吐的，那些是她的。

半晌，她站起来说：

“现在你该回去了。”

“是的，我该回去了。”我也站了起来。

“换你的衣服去吧。”她说，踱到钢琴边去。

当我在套间内换衣服的时候，我听见外面钢琴的奏弄，我不知道她奏的是什么曲调，但是这种有魔的声音里，充塞着无底的哀怨与悲苦，要不是象征着死别，也一定是启示生离的。于是我就在这音乐中缓步出来，我独自低着头向外门走去，走完了地毡，我回过头去说：

“那么，再会了！”

“那么，”她站了起来：“那么你还想再见我吗？”

“要是我们间永远有难越的距离，那末我想我会怕会见你的。”

“朋友是我们最近的距离。”她低下头，用手掠她的头发。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你是人而我是鬼。”

“那末，再会。”我跨出了门槛。

但是她送在我的后面，送我下了楼梯，送我到门口，她说：

“再会。假如你肯当我是你的朋友，任何的夜里我都等着你。”

门在我身后关了，我才注意到我所站的土地与周围。

天色有点灰亮，村屋现着参差的轮廓，为刚才的雨水，碎石砌成的道路虽然潮湿，但很干净。没有碰见一个人，我彳亍地顺着街路向右走着。三四个弯以后，已到了村口，有微风掠过我的脸，我似乎清醒许多。田野是灰绿的，星点已稀疏了。我骤注意到东方天际的微白。

那么我为什么不等到天明了才走，看她是鬼呢还是人？这一点后悔，使我在田野中徬徨不知去向，最后我还是折回去。

了。

门深闭着。我敲了许久，无人来应。附近的人家有鸡在啼，使我悟到这该是她就寝的时候了，而她的家人一定还没有起来，那么我为什么要惊醒她们的好梦呢。

于是我决计先在附近走走，再打算来看她。但是向左看去，小巷曲折，为怕摸错路门，我于是拿笔在她的屋门上做个记号，记得那时我袋里正有一支红蓝铅笔，我就随便写了“神秘的生命”五字，迟缓地向左手走着。

天色已经亮了，街头也有二农夫出来，我一路记着转角的地方缓步走着，大概有一刻钟的工夫，慢慢碰见了更多的人，再转两个弯，我穿到一条比较宽阔的街，两面有些铺子也都开市了。

我拣定了一家茶馆，又到附近买了些烧饼油条进去，于是在面对街道的座位坐下，喝着茶吃着我手头的食物，望着街上渐渐加多的人群，想着我一夜的际遇，一种难以抵抗的倦怠袭来，我不禁闭起眼睛伏在桌上睡着了。

醒来太阳已是很高，茶馆里的人也多了；我回忆昨夜的事正如梦中渡过一样，我这时忽然想起许多笔记里的故事，夜里鬼所幻的房子，在白天里看来会就是坟墓的。于是我立刻兴奋起来，叫了二杯烧酒喝了，付了钱，匆匆走出茶馆，向着我来路走去。那时我的心跳得非常厉害，呼吸也很迫促似的，想着这所我昨夜受过痛苦，享过温存，露过笑容，流过眼泪的房间现在是坟墓呢，还是房屋？那末这也判定了她到底是人呢还是鬼？

我匆匆走着走着，终于到了那条小巷。远望那堆屋依然

好好地立着，难道我走近去会变成坟墓么？我心跳得更厉害了，脚步也放得更快，我注视着那所房屋奔了过去。

的确不是坟墓，我留下的红字也还在，那末一定是没有弄错了。于是我大着胆子敲起门来。

大概不下一刻钟吧，还是没有人来应门，她自己即使甜睡着，那么她的家人呢？

她的家人，是的。我想还是把烟斗留在门口地上，问起我时，可以将寻烟斗作个理由到她的房内去，在遍寻不着以后，那末在出来的时候，不妨惊奇地说：“原来是掉在门口呀！”的。

我于是把烟斗抛在地上。再敲那门。

门还是没有人开，但是邻近的两扇大门开了，出来一个约有六十岁的老婆婆，耳朵有三分聋似的，大声的问我：

“你干什么？”

“我，我敲这家的门呀！”

“这家的门？”她愠怒地说：“这门就是我们的。”

“那么，好极了。”我说：“请问，老婆婆，我找你们里面住着的一位小姐。”

“先生，你算是寻哪一家？”

“我说那里面住着的一位小姐。”我指指那小门说。

“那扇门？”她笑了：“那是我们经年都不开的，有人都从这里进出。”

“那么这小姐就住在你们这里的。”

“我们这里，没有小姐。我在这里住了快四十年，可是一直没有看见过你。”

“不，老婆婆，我要拜访一位你们的亲戚，住在朝东楼上的小姐，常常穿黑衣服的小姐。”

“先生，我耳朵不很好，你不要同我讲得太噜苏，请你只告诉我你要问姓什么的人好了。”

“啊……啊……姓，姓……姓鬼的。”我从来不知她到底是姓甚么。

“什么，姓鬼的？百家姓里也没有姓鬼，你别是见鬼了吧。”

“老婆婆，我实在没有弄错，你们这里……”

“先生，我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还不知道么？我们这里没有别人。”她说完了要关门，可是我早已把一只脚同半个身子放在门内了。

“你别处去问问看，别耽误人工夫了？”

“老婆婆，我不瞒你说，她的确住在这里，我昨天晚上还来过的。”

“你别是疯了，你要看的是小姐，你又说昨天晚上来过。假如真是住着小姐，晚上也不许你来；假如你昨天晚上来过，你现在还来作什么？”

“我有东西忘拿了。”

“什么东西？”

“一个烟斗。”

“烟斗？那不是在那门口的地上么？”这位老婆婆耳朵虽聋，眼睛可亮，她好像捉住了我秘密般的指那我放在地上的烟斗：“我说，你先生太糊涂了，烟斗掉在路上，人家门口，怎么说是掉在人家小姐房里呢？幸亏碰着我老太婆，要是别人，你看，你的话是多么犯忌呀，人家打你耳光，你都没有

话说的。”

我还有什么话可说，我气一馁，脚一伸，她的门已经碰的关上了。

我拾起烟斗踱出了这个村庄，踱过了田野，踱过街道，我像失了什么似的，不想会见一个熟人，不想回家，我不知道怎么打发这一天的光阴的。一直到夜，大概是十点钟的时候，我雇了一辆车一直到那个村庄的左近。因为那里的小路不能够通车，所以我必须步行过去。

到了她的门口，我先敲那个小门，我很怕敲不进去，可是出我意料，没有打一二下，就有人来应门了。

应门的竟是她，她没有说什么，伴着我一直到她的房里，非常大方的让我坐，说：

“那末你真的肯当我是你的朋友了。”

“……”我没有说什么，只是想着她是鬼还是人的问题。

“假如你的感情还不能当我是你的朋友，我望你隔一些时候再来看我。”她也坐下了，说。

“假如永远改变不了我的感情呢？”

“那么我只好请你永远不要来看我了。”

“假如你真是鬼，那么我一定遵从你的意志。”

“我的确是鬼。”

“但是白天你的房子并不是坟墓。”

“啊！”她笑了：“你这样相信你的故事么？鬼的住所一定是坟墓么？”

“那末你白天里是来过了。”她说：“你碰见什么没有？”

“我碰见一个老婆婆，他告诉我这里并没有你这样的人。”

“是了。”她站起来，走到我的面前说：“那么你还不相信我是鬼么？”

“……”我沉默着。

半晌，她抽着烟，又说：

“好了，现在我希望你不要再想这些问题，也不要再提起这些问题。我希望我们俩好好地做个真正的朋友，时常谈谈说说不是很好么？”

“……”我还是沉默着。

“请你先允许我这个请求。”她说：“那么我们可以谈些快乐的事情。”

“好的，我允许你。”我低着头说：“但请你告诉我你是没有丈夫的。”

“没有。”

“将来呢？”

“自然永远不会有。”

“那么我永远可以这样做你的朋友。”

“自然。”她说：“但是只是朋友。”

“好的。”

他忽然伸出手来，我立刻同她握手了。她说：

“现在起大家再不要自寻苦恼，我们过我们快乐的友谊。”

“是的，我遵从你。”

她没有说什么，窗外月色很好，我们大家沉默了。沉默了半晌，她说：

“那么请你把空气换换吧。”她向钢琴走着：“我来奏一曲琴你听吧。”

她在奏琴，我站起来到窗口望窗外的月光，我的心不知为什么终是凝结着。

曲终了，她悄悄的过来，在我的肩右站了一回，最后她说：

“你怎么不能换去这种自寻苦恼的空气呢？”

“我已经答应了遵从你的意志，不过这不是立刻可以办到的事，但是我想我就会自然起来的。”

她忽然对着窗外说：

“外面月色很好，让我们到草地上去散散步吧。”

我沉默着，无异议的跟她下楼，从过廊中穿到草地去。

在草地上走着，我还是同刚才一样迷忽，我脱不下心头的重负。我心里有两种矛盾，一种是我立志要遵守对她诺言，同她做个永久的朋友，但是我对这友谊还是不能够满足；另外一种是我还不相信她是鬼，可是我又信仰她对我说的的事实，因为在事实上看来，她对我一定不是没有一点感情，而且她的确并没有丈夫，那么除了相信她是鬼以外，似乎没有理由可以说明她要同我保持这样的距离。没有这样的感情可以使一男一女维持着友谊的，但是她要这样做！这两种矛盾，使我的态度改变不过来，我始终不自然的在沉默之中，只有一二句无关轻重的话，泻在这白凄凄的月色之中。

最后我们又回到她的房间里了，吃一点茶点，时候已经不早，我忽然有所感触似的，到她书房里，我在假作看书的当儿，把我袋里一只Omega的表偷放在书架上面一本圣经的旁边。

东方微白的时候，她叫我走，我说：

“为什么我不能在这里等候天亮呢？”

“这因为我是鬼，白天于我是没有缘的。”

我不再说什么，悄悄地出来；但是我并不回家，又到昨天休息过的茶馆里打个瞌盹，在太阳光照着人世的时候，我又去闯她的门，但是许久没有人开，于是我又去敲那天老婆婆出来的大门。

许久许久有人来开门了，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仆人，我就说：

“我想见你们的主人。”

“我们主人？你见他作甚么？你认识他么？”

“我同她做朋友好久了。”我心里认为她是这屋的主人。

“那末，我怎么老没有见过你。”

“对不起，你到里面去替我去回一声就是了。”

于是他进去了，不一回他同一位六十多岁的老绅士出来。

“他来看谁的？”老绅士看看我，问他的仆人。

“他说同你是老朋友。”

“同我是老朋友？喂，先生，你到底是找谁？”

“我找住在你们这里的一位小姐。”

“小姐？我们这里并没有小姐。”

“实在不瞒你老先生说，她是我的朋友，她告诉我她就住在这里西面的楼上，而且我楼上也去过，我记得我一只表还忘在那面一只书架的上面。”

“我们这里实在没有小姐。”

“那么那西楼到底作什么用呢？”

“空着。”

“老先生，请你详详细细告诉我好不好，我决不是坏人，而且同那间房子的小姐是朋友。”

“的确空着，不过以前是住过一位小姐，现在是死去有两三年了。”

“她什么病死的呢？”

“她是肺病死的，颗粒性肺结核，来不及进医院就死了，现在我们把这房子空着，留着，纪念着她。”

“不过，我实在最近还见过她，她爱穿黑的衣服可是？爱吸一种叫 Era 香烟可是？”

“是的，可是这是她生前的嗜好了。”

“这间房子，老先生，可以让我进去看看么？”

“你要看看？”

“是的，老先生，我是她的朋友，我记得我是来过的。中间房间很大，左面是间书房，右面是间套间，是不是？家俱都是红木的，靠书房前面有沙发，近套间门前有一架钢琴是不是？……”

“什么都是，可是帐子是白的。”

“白的？”

“等她死后，我们怕帐子弄黑，所以才套一个黑套子在那里。那么你一定不是她生前来过的了。”

“老先生，不要这样细究我，我是她的朋友，这是一句真话，无论是她生前或是死后，我只想到那间楼上去看看。请你允许我吧！”

这样总算得了他的允许，一同登了楼，门开进去，屋内阴沉沉的，的确好像久久无人似的，但是我将我昨夜以及前

些天夜里所坐过，所看过，所用过的种种抚摸了许久许久，我起了难解的惊异。忽然我到了书房里望那红木的书架，用很迫急的调子对那老绅士说：

“你相信不相信，在那书架上的圣经的旁边有一只表，这只表正是我的，后面还刻有我的名字，而且，而且现在还在走。”

我说得很兴奋，可是老绅士和缓地说：

“这是不可能的，先生。”

我把空手给他看了，再伸上去，但是的确没有，我摸了许久，颓伤地把手放下来。

老先生并不希罕，拍拍我的背说：“你真是太动情了，就算你有表在这里放过，现在也是多年了，锈了，坏了，你看像她这样的人都死了，表还能不停的么？”

“老先生，请你告诉我，她是你的什么人呢？”

“总算是我女儿！唉。现在什么都依你，你也看过这房子，我们下去吧！”

我被邀下楼来，被送出门外，我们间大家都没有说一句话。我怅然不释地回家。

到下一个所约的夜里，她于我临别时把表交给我说：

“上次你挂表忘在这里了，我替你开着，现在还在走呢！”

正常的友谊我们从那时开始，虽然我对她的爱恋并不心死，但是我在这样友谊之中，的确已感到非常快乐。这样过了一年，一年中我们没有谈到友谊以外的话。一直到有一夜，不知怎么说起的，我忽然说：

“鬼，（我现在叫‘鬼’字，好像是叫‘亲爱的’一样的

亲热而自然。) 我们的约会可不可以改到白天?”

“白天?你以为鬼在白天可随便同人交往么?假如你觉得夜里常常这样来是辛苦的,那么,你可以一个月或者半个月来一次,再或者是两个月来一次。”

“不过你晓得我在爱你。”

“你又说这句话了,这句话总是属于人世的。假如人可以同鬼恋爱,那么也可以同狗同猫恋爱了。”

“有的,人世间常有这样的事。记得春秋时有卫懿公,不是爱鹤同爱姨太太一样么?”

“不过这是无意识的,同时是属于精神的。”

“那么我们的相爱难道一定要……”

“属于精神来说,我也爱着你,不过既然属于精神,说在嘴里就有点离题了。”

“但是这些话都空的,爱鹤的人都把鹤像姨太太般坐在车子里满街招摇。”

“那么,你知道,这是唯一的人,在我的房里随便的进出。”

“不过……”我说着就把头向着她的头低下去。她是坐着的,这时候她站起来避开我,她说:

“用这种行动来表示爱,这实在不是美的举动。你看,”她于是用铅笔在纸上画了两只牛两只鸭的接吻,说:“你以为这是美么?”

我笑了,我说:

“不过,你知道,在人世中不一定一切都要美。现在我深感到整个的人世间决没有一个人像你一样令我倾倒的。所以

如果无害于你精神与肉体，为什么我们不能结合呢？

“这是一个大笑话！”话其实有甚么可笑，可是她笑了。于是夜又平淡地过去。我陷于极不自然的情感中回来。

这不自然的感情使我几天不敢再去看她，我在那时候会见了一些久未会到的亲友们，但是——

“你瘦了？”朋友们都对我这样说。

“你枯瘦了！”亲戚们都对我说。

“你怎么变成这样了？”父老们都对我说。

我想起聊斋上许多人被鬼迷的故事。但是她可没有迷我，而我还是不确信她一定是鬼。我想我的憔悴枯瘦或者只是熬夜的缘故，所以我并不想因此同她断绝友谊，但是我的不自然情感已使我不能有这种友谊，我不得不向她求友谊以上的情爱。

几次失败以后，我忽然病倒了，这病还不十分要紧，但是医生劝我要注意自己。在病中清静的床上想想，觉悟到这样下去终不是办法，除了我同她结合以外，只有完全忘记她。现在前者既然没有希望，那么只有不再去看她了。

这，事实上我在病后是实行了，可是我的心始终惦念着她。我无法打发我这份情绪，我开始在凡庸的都市里追寻刺激：痛饮，狂舞，豪赌，我把生命就在那些刺激里消耗。

这样有一月之久，我似乎什么都感到乏味了。我常常想再去看她，但终于抑制下来。可是有一次我在一个酒吧间喝酒，醉得一点不省人事的时候，恍恍惚惚的登上一辆汽车，我想不起我曾否告诉过车夫地址，大概是我下意识在醉中活动指挥了他，他竟将车子径驶到那个村庄的面前。

我忘了我是怎么跳下车，怎么到她的家门，怎么样敲门的，我只记得我踉跄地跟她登上了楼，在她的房内的沙发上躺下了。

冷手巾在我的头上，柠檬茶在我唇边，我清醒过来，是她在我旁边，没有说一句话，用一种阴冷而亲切的眼光望着我。我说：

“我怎么又到这里来了？”

“都是我的不好。”

“不。”我想支起来说：“是我不好，我是什么都变了。”

“但是还把我作你的朋友。”她又说：“你还是多躺一回。”

我感到头晕，依照她下半句的话躺下了，我回答她上半句的话说：

“不。为此，我要忘掉你，我堕落了。”

“那末为什么还来看我呢？”

“我不知道。”我说：“我醉了，不知道是魔还是神把我指使到这里来。”

“唉！”一声悠长的叹息以后，她沉默了。

我在沉默之中享受她对我的看护与友谊，最后我闭着眼睛入睡了。

不知隔了多少的辰光她叫醒了我，告诉我天已经亮了，她已经为我叫了汽车等在村口，我起来，她用一条纯白的羊毛毡子，披在我的身上，扶我下来，一直送我到村外。

我上车的时候，她说：

“烦恼的时候，请带着你的友谊来看我，让我伴你喝酒。”

这样，我放弃了一切无聊的刺激，我放弃了不去会她的

决心，我在无可奈何的情绪之中，将我心底的情爱升华成荒谬的友谊而天天去访她。

一种新的节目充实了我因抑郁而空虚的情绪，那是对坐在灯下于我们桌上的酒杯。

日子悄悄地过去了，我除了醉时有一点慰藉以外，整个的心灵像浸在苦液里一般的，没有人知道我心灵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这种蕴积在心中的哀苦，使我性情变成沉默，面孔变成死板。在一切绝望之中，我唯一的希冀是想证明她不是鬼而是人。所以在有一天夜里，我在她房内恣意地饮过了我力量以外的酒量，我整个地失了知觉，在沙发上躺下了，我希望我在阳光中醒来，看她是否还在我的身边。

但是一觉醒来，窗外的阳光正浓，院里夹竹桃的影子直压在我的身上，有似曾相识的声音在门外；原来我正躺在自己的寓所，我起来，问寓所的仆人才知道天微明的时候一个穿西装的少年送我到门口的。

我正在思索那位少年是谁的当儿，仆人拿进了一封浅紫信封的信来。

封外的字迹使我意识到一定是她写的，我的心突然紧缩了，在我胸中像急于跳到人世般的跳跃。

我急忙的撕开那信，先入我眼帘的是两张照相，一张是全身，一张是男装的半身。信里写着这样的话：

“人：为你的健康与正当的生活，我陪你到你的寓所后，就离开这个古旧的寓所了。这一次旅行的地点与时期都没一定，他日或者有重会的时候，但是我希望你对我有纯正的友

谊。假如你肯听我的劝告，那么也去旅行一次吧，高山会改变你被我狭化了的胸襟，大川会矫正你被我歪曲了的心灵，如果我的友谊于你有用的话，二张古旧的照相你可以带着。再会了，祝你：好。鬼。”

我读完这封信自然茫然所失了，但是这种完全空虚的心境抬头的时候，使我冷静地分析到她的行动。起初我疑心她是撒谎，她或者还住在那里，后来我觉得这是不会的。那末她为什么要旅行？正如她所说的是为我的健康与正当的生活么？是的，但是最究竟的或者还是对自己情感的逃避。这时候使我顿悟到她内心的痛苦是有过于我了。因为我对于自己的爱，可以无底的追求，而她则只能无可奈何的违避，其中痛苦的分量我同她是难以比拟的。我可以对她倾诉，而她则没有一个人可以谈及，只能幽幽地埋在自己的心中。

这样想时，我的心开朗了，我对她有一种远超过哀怜自己的同情，虽然空虚，但不再为我的抑郁所缚。我决定接受她信中的劝告，到遥远的山水间去洗濯我自私的俗念。

二个月的旅行生活的确使我心境开朗安静不少，但我无法停止对她的思念，在湖边山顶静悄悄旅店中，我为她消瘦为她老，为她我失眠到天明，听悠悠的鸡啼，寥远的犬吠，附近的渔舟在小河里滑过，看星星在天河中零落，月儿在树梢上逝去，于是白云在天空中掀起，红霞在山峰间涌出，我对着她的照相，回忆她房内的清谈，对酌，月下的浅步漫行。我后悔我自己意外的贪图与不纯洁的爱欲，最后我情不自禁的滴下我脆弱的泪珠。

后来我回到了上海，多少次都想去探访她，但是我似乎

失去了勇气，因为我私信有一种不可压抑的情热会在她的面前溃决的。

可是，在我到上海一星期以后，大概是星期日的上午吧，被几个朋友拉到龙华去探桃花。我忽然想到今晚有去探访‘鬼’的必要，所以在傍晚他们要回来的时候，我托辞留下了。

那时候辰光还早，我又回到寺里盘桓，不意出来的时候，看见一个尼姑从一二丈外走来，她的行动，我似乎熟识似的，引起了我的注意。果然她越走越近了，我不禁大吃一惊，原来她就是‘鬼’！我于是躲在不识的人丛中等她过去，在一丈的距离后追随着她。跟她进了村落，跟她转弯，跟她到了她的门首。正在她开门进去的当儿，我赶上去抢进了门。我说：

“你怎么在白天里满街去跑去。”

她吃了一惊，可是随即她就严肃庄重的镇静下来，她平静地上楼，我就跟她上去。她把帽子脱去，可是里面还有一顶紧帽，她走进套间，换了衣裳出来，极其迟缓地问我：

“你什么时候追随我的？”

“你没有看见我在许多人中间吗？”

“鬼是不注意人事的。”她非常迟缓的说，眼睛俯视着地上。

“今天你必须告诉我你是人。”

“但是我的确是鬼。”她抬起头来，带着一种无限诚意的眼光来回答我，用这个眼光撒甚么谎都会成功，可是这个谎实在太太一点。固然我仍有几分动摇，不过我还是说：

“我不会相信你的撒谎了。你是人！你起初不让我知道你的家，我以为你的家是坟墓，可是当我发现你的家时，你又

叫别人故弄这些虚玄。后来你说白天不能入世，可是今天，你必须承认你是人。至少对我你必须承认，你实在骗我太厉害了。”我那时情感很激昂，话说得很响亮，很急燥。

她先伏在椅背上哭了，于是她说：

“为什么你不能原谅我呢？一定要说我是人，一定要把埋在坟墓里的我拉到人世上去，一定要我在这鬼怪离奇的人间做凡人呢？”

我第一次看见她哭，第一次听见她用这样的口吻——半感伤半愤激的口吻——说话，我感动得跪在她的面前：

“因为我是凡人，而我爱你。”

“但是我不想做人。”

“今天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了，请你不要感伤；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你要把自己算作了鬼，离开了人世而这样地生存呢？”

“我不想回忆，不想谈。你走出去！以后请不要来扰乱我，这是我的世界，我一个人的世界。”这句话已经没有感伤的成份了。

“但是，我爱你，我在人世上不知道爱，而现在，世外的你把我弄成疯了。”我说话有点颤动，因为我心在跳。

她这时突然冷下来，一点愤激的情调都没有了，微微一笑，笑得比冰还冷，用云一般的风度走到桌边，拿一支烟，并且给我一支：

“人，抽支烟，平静点吧。不要太脆弱了。”她替我点了火以后，一口烟喷在我的脸上，她忽然走到窗口去，嘴含着烟，我看见一口烟像灵魂一般的飞出了窗口飞上天去，她的

手已经把深厚的窗帘放下来了，于是她又放另外一处，等房间变成了黑漆，她缓缓地在沙发上坐下来。这沙发后面是一盏深黄色的灯，她一回手就发出光来，于是她说：

“假使我是人，你也应当相信我立刻可以变成鬼，即使是你所想象的鬼。”我看见她手是正颠弄着一把发光的小剑。——这剑常常看见而拿到，往日我只当它是件美术品，今天我才知道它也是凶器。

“假如环境或人力不许我自己承认为鬼，它可以立刻使我成鬼。人与鬼原只有隔这一点。”她的话非常阴冷犀利，深黄色灯光照着她的脸她的手以及手上的剑，还有是沁人心胸的眼睛，在我的眼前发出逼人的声色，我嘴上的烟不自觉的掉了，神经似乎迷失了，这一刹那，我突然意识到，那里面是包含着巫女的魔术，或者是催眠术的技术的。我眼睛离开她眼睛看到她的脚，我倒在她的脚下，我还想着：“或者她真是鬼，即使是人，至少她有点魔术。”这样大概有一分钟之久，我的意识才比较清楚一点，头脑也比较理智起来。

“让我们同过去夜里一样，你去坐在那里。把心境按捺得同环境灯光一样静，我们谈些离人世较远的东西吧。”她忽然放下了小剑，平静地说。

“那么你先告诉我，为甚么你要离开人世而这样生存？为什么明明是人，而要当作鬼呢？又为什么不允许我来爱你？”这时我已经立起来，把那小剑握在我的手中，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是用整个的精神集中在眼睛上来注视她的。她那时的目光避开我了，把头低下去，头发掩去了她的脸，沉静着大概有抽半支烟的工夫。这使我不得不坐在她对面的安乐椅上，

但是我的手肘支在膝上，身子倾在前面，眼睛还是注视着她，她与我的距离大概不满二尺，我二手敲弄着这半尺长的小剑，等她的回答。

“自然我以前也是人，”她说：“而且我是一个最入世的人，还爱过一个比你要入世万倍的人。”

“那么……？”

“我们做革命工作，秘密地干，吃过许许多多苦，也走过许许多多路。……！”她用很沉闷的调子讲这句话，可是立刻改成了轻快的调子：“人，我倒要知道你到底爱我什么？”

“爱是直觉的。我只是爱你，说不出理由，我只是偶像地感到你美。”

“你感到我美；那你有没有冷静地分析你自己的感觉？到底我的美在什么地方呢？”

“我感到你是超人世的，没有烟火气；你动的时候有仙一般的活跃与飘逸，静的时候有佛一般的庄严。”

“但是假如你说的是真的，这个超人世的养成我想还是根据最入世的磨练。”

“……？”我听不懂她的意思。

“我暗杀人有十八次之多，十三次成功，五次不成功；我从枪林里逃越，车马缝里逃越，轮船上逃越，荒野上逃越，牢狱中逃越。你相信么？这些磨练使你感到我的仙气。”她微笑，是一种讪笑：“但是我的牢狱生活，在潮湿黑暗里的闭目静坐，一次一次，一月一月的，你相信么？这就是造成了我的佛性。”她换了一种口吻又说：

“你或者不相信，比较不相信我鬼还要不相信的，我杀过

人，而且用这把小剑我杀过三个男的一个女的。”于是隔了一个可怕的寂静，她又说。

“后来我亡命在国外，流浪，读书，一连好几年。一直到我回国的时候，才知道我们一同工作的，我所爱的人已经被捕死了。当时我把这悲哀的心消磨在工作上面。”她又换一种口吻说：“但是以后种种，一次次的失败，卖友的卖友，告密的告密，做官的做官，捕的捕，死的死，同侪中只胜我孤苦的一身！我历遍了这人世，尝遍了这人生，认识了这人心。我要做鬼，做鬼。”她兴奋地站起来又坐下，口气又慢下来：

“但是我不想死，——死会什么都没有，而我可还要冷观这人世的变化，所以我在这里扮演鬼活着。”

“那么下面住的是你的父母？”

“不是的。”她突然又变了语气说：“是我爱人的家，她的父母为他的儿子搬到这里来的。他同情他的儿子还同情我，所以我可以像他女儿般的搬住在这里；他们并且还依我的要求，以鬼来待我，而这，现在也习惯了好久，正如他们所说的，这间房子不过是留着已死的女儿一样。……”她又说：

“现在我在这里又住了不少年了。起初我从来不出去，每天读书过日子，后来我夜里出去走走，再后来我打扮出家人在白天也出去了，我好像在玩世似的。”

我记不起我听的时候忽涨忽落的心潮，总之在听完后，我好像长期的疯癫症一旦痊愈了一般，好像从数年来迷惑我的迷宫一旦走出了一般。眼前都是光明，浑身都是力气。她那时忽然立起来说：

“人，现在我什么都告诉你了，我要一个人在这世界里，

以后我不希望你再来扰我，不希望你再来这里。”她一面说，一面离我远了，我追过去说：

“但是我爱你，这是真的；我听你的种种，光明成份比我惊奇成份多，这等于你为我思索得一个久未解决的学理上的问题，我心头轻了许多，我满眼是光明，是爱，你是我发光之体，我不要再叫你鬼，我要你做人，而我要做你的人。”

“你要我做人，做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什么样的人都做过了。”她还用冷冰的口气说。可是我，或者因为心头的迷魔已经解除了，我一心是火，一身是热，我疯狂一般的说：

“做个享乐的人，我要你享受，享受。在这人生里，在这社会中，为它的光明，你的力已经尽了不少，你现在的享受也是应该的。我知道你是爱我的，听我的话，爱，今朝有酒今朝醉！”架上大概是白兰地吧，我倒了两杯，一杯给了她，我说：“爱，大家尽了这杯，我看重我们这一段人生，这一段爱，我们要努力享受一段的快乐。”

当她干杯的时候，我的唇已经在她的唇上；一种无比的力与勇气我感到，这个吻到现在还时常在我唇上浮现着。但是就这样一个吻呀。我说：

“告诉我，你爱我。”

“或者是的，我想要是不，我的生活不会让你接近的。现在你去，我心灵需要安安静静耽一会。”

“那末以后怎么样呢？”

“以后么？你明天晚上来，让我有一点精神同你再谈。”

我看她把身子斜倚到床上后，我就出来了。

这一夜又一天的时间我不知道是怎么熬过的，我的心与

我的四肢，以及我全身的细胞，都没有一分钟安定过。我幻想将来，计划将来，我想到同居，我想到旅行，想到生活，想到久久的以后，茫茫的未来。一到黄昏我就赶去，路上我猜想她今天的态度与打扮，以及说话的语调，我的心好像长了翅膀，时时想飞，好容易熬到了她的家门。

开门的是位女仆，这是很使我惊疑的，我刚想不问她就跑进去，可是她先开口了：

“先生，小姐今天一早就出远门了。”

“谁出远门？”

“就是小姐，她有信留给你。”

我心跳得厉害，把信拆开了，可是天色已不能让我看出字迹。等我拿出我抽烟用的打火灯来，这才把这封信看了清楚：

“人：这一段不是人生，是一场梦；梦不能实现，也无需实现，我远行，是为逃避现实，现实不逼我时，我或者再回来，但谁能断定是三年四年。以后我还是过着鬼的日子，希望你好好做人。鬼”

我当时眼前一黑，默然出门，衰颓已极，一心凄凉惆怅，肉体支不住灵魂的重量。不知道到底走了多少路，我就在那路上晕了过去。

我好像迷了途，四周是小街店铺，但非常清静，没有人，偶尔有一个人走过，也非常飘渺。我累得精疲力尽，我知道这就是鬼域，但怎么也寻不出一条路，而且也没有一个人来理我。当我刚想在转角处坐下休息一回时，忽然看见了“她”。我立刻说：

“你在这里？”

“我同你说过我是鬼。”

“那末，……”

“这里没有一条路是通人世的，只有向着天走。”她拉着
我像走平地一样的走上天空，没有一句话同我说。一刹时，我
忽然感到潮湿，感到冷，呼吸也感到沉重起来，我看她披着
黑纱般的衣服，我说：

“你冷么？”她微笑一下，说：

“我不，但我知道你是冷的，因为这是露水，人世是已经
到了。”

等我醒转来时，我迷茫已极，发现自己睡在露水堆里，一
时几乎想不起一切，好像二三年来的生活都与这个梦绞在一
起。我定一定神。这是秋天的光景，有点冷，我无意识地依
着相隔好几丈的一盏路灯一盏路灯地走，我不知道那时是什
么时辰，是半夜还是三更；总之我当时什么感觉都没有，记
得到上海雇到汽车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在车上什么都不
知道，到寓所后就没有说一句话。但我意识到我是病了，沉
重地病了，我就进了医院。逗留在远处的家人都赶来看我。

这一场病不是我自己可以述说的，因为我在起初五个星
期之中，几乎完全不省人事，每天说些无稽的梦呓，也许这
些梦呓中透露了我心底的秘密，过后大家都来问我的遭遇，我
都没有说什么；但是友辈之中都谣说我是失恋的结果。

十二个星期以后，我方才可以略略起床，开始用饮食代
替注射的养料。

我这时立刻又想念到她，我要出院，要知道她的下落，因

此故意佯作快复原的样子支撑起来，但是我竟连半步都不能移动，于是我颓然流泪了，没有一个人知道我内心的痛苦，医生以我痊愈的结论来安慰我。但是最后他说我至少需要八个月完全的休养，方才可以出院。于是我的心死了，安静地听凭时间的消逝。

这样一个月过去了，我已经被允许每天可以同人作二个半钟点谈话。就在那个时期，有一个阳光满窗的早晨，是第一天被允许吃一点易消化的闲食的早晨。我精神非常饱满地坐在藤椅上晒太阳，看护捧着一束鲜花同一匣糖果进来。

送我鲜花的人天天都有，但是看护从未告诉我过，我因为入睡的时候很多，所以也从来没有注意过，因为这些人情与恩爱我知道已由我家里为我领受与记忆。那么索性等我完全好的时候再知道吧。可是这一次看护似乎要同我说话似的过来了，她说：

“徐先生，这个每天送你鲜花的先生，今天还送你一匣糖果。”

“糖果，他怎么知道我可以吃了呢？”

“这是他每天在我这里探听的，自从你进医院起，他天天都来探问，天天都带着花来。不瞒你说，他还送我许多东西，……”

“这位先生姓什么？”

“他没有告诉过我，叫我也不必告诉你他来看你。”

“那末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

“是不是比我稍微矮一点？”

“是的。”

“是不是有一个非常漂亮的面孔与身材？”

“是的。”

“是不是有一个挺直的鼻子？”

“是的。”

“是不是有一副有光的美眼？是不是一个纯白少血的面庞？”

“是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叫他来看我？”

“他说不必。他还叫我不必告诉你……”

“但是你为什么告诉我了？”

“因为我感到他有点神秘。”看护说话的时候，眼睛充满了好奇与惊惶的神情。

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那位特别请来看护我的私人看护的容貌，她有一个适度的女子身材，大圆的眼睛带着深浓的睫毛，鼻子很玲珑，嘴唇很薄，不够庄严，但十分活泼可爱。我望着她微喟一声就沉默了。

“徐先生，那末是我报告错了？”

“没有。”我在沉思之中邈然回答了，但是接着我说：

“你明天不要同他说告诉过我，还是同往常一样的招呼他。”

她点点头，这时候我忽然想知道她一点什么似的，同她谈起话来。

她姓周，今年十八岁，是看护学校刚刚出来的学生，所以薪金不很贵，做事自然欠老练，但还活泼，并且有一个无

论什么事容易令人原谅她的笑容。

从这一天以后，我同这看护谈话逐渐多了起来，但是谈话终又归到这个天天送我花的古怪的青年，她对此似乎也很有兴趣，这在无形之中是比什么都好的安慰了我病中的寂寞。

日子悄悄的过去，我每天用特别的感情接受，而且时时期望那一束鲜花，周小姐捧进来的时候也特别露着笑容，并且还告诉我这位古怪的青年今天同她说些什么，或者送她一点什么，表示对她诚心看护我的谢意。而且三天两头有糖果，或者是头两天医生允许我可进的补品与食物送来。而这些都是他从周小姐口中探听去的。

又是几个月过去了，我很平安。那天是医生允许我吸烟的第一天，当我盥洗完毕，早餐用过后，坐在安乐椅上，正想购买一点什么烟来吸时，我忽然想起Era，同时自然想到了“鬼”。窗外是迷濛的细雨，我怅惘地望着。这时周小姐带着笑声来了，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同两匣Era，我一望就知道又是这位古怪的青年送来的。

周小姐给我一个意会的笑容，她安插好鲜花，把花瓶同Era，一同送在我面前的圆桌上，于是从她内袋里拿出一封信给我，她说：

“这是他叫我秘密地交给你的。”

“……”我没有说什么，把信塞在自己的怀里。

“这封信连我都不能看么？”周小姐似乎在等待我拆开它，看我塞进怀里的时候，她这样问我。

“我不知道。”我说：“但是等我看过再说吧。”

周小姐走开了，我正想拆信的时候，有别人来看我，这

样一直延搁到夜里，我的心负担了一天的不安。

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人：听见你病倒，我知道那都是我闯的祸。我把远行计划延迟下来，为你祝福。现在你总算快复原了，那末请允许我离开你吧。Era两匣，这是我们都爱吸的纸烟，我们从它会面，再从它分手吧。还有我虽然走了，花铺会将我要送你的鲜花每天送你的。另外是千元支票一张，因为我知道你家里为你医药费有点不乐，所以我留给你。你千万不要为这点介意，我的就是你的。记住：要得医生允许后方才离院。再会。祝你：好好做人。鬼”

我读了竟呜咽地哭了起来，我不知那是爱还是感激，我一直惆怅到夜半，服了二片安眠药方才睡去。醒来已是不早，周小姐站在我的桌前，看我醒来了她说：

“他信里怎么说？今天他的花是别人送来的。”

“别人送来，你怎么知道是他的？”

“那是同样的花，还附着一封信给我。”她指指桌上的花说。

“怎么说呢？”

“他说非常感谢我对你的厚意，说是他要远行了，每天花铺会照常把花送来，托我亲自转给你。”

“唔，……”我点点头。

“那么他给你的信呢？”

“也是这样说。”

“那么他告诉你他的地址么？”周小姐密切地问我。

“没有，他是向来不告诉别人行踪的。”

“那末，他究竟是什么样的人呢。”她坐下了。

“这是一个神秘的孩子！”我惆怅地又滴下泪来，为掩饰这泪，我翻身朝里床去了。等我恢复这份情感的时候，我看周小姐还楞在椅上。

我很感激周小姐对我的同情，但是我竟忽略了她内心的感情。可是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她时时问我这位神秘青年的音讯。起初我回答她“没有。”后来我同她说：“他是不会再给我音讯的。”

在这些日子中，我耽于遐想，说话非常之少，而这位活泼多笑的周小姐也变成缄默而沉闷了。我当时觉得这一定是她小孩的脾气的作怪，是我的态度应响了这整个的空气。

.....

最后，我出院的期限终于到了。周小姐自然也不再聘用。临别的时候她要我的地址，说是她一定要来看我，我因为还没有固定的寓所，所以告诉她一个我预备先去暂住的亲戚家的地址。

我出院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鬼”家去，我那时终在怀疑那三四年的人生是一场春梦。可是什么都同我记忆中一样的存在，青的天，绿的田野，碎石砌成的小路，灰色的房子.....我怕敲门时又要遇到什么麻烦了。但幸亏应门的倒是上次交我信的女仆，她很客气，但只告诉我她没有回来。

一个月以后我又去看她，还是没有回来。那末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回来呢，女仆告诉我没有一定，至少要两个月以后吧。

于是又隔了两月，但是她还没有回来。我想会会上次遇

到过的老先生，但女仆告诉我：老先生老太太都病在那里，不能见客。

“那末你们有没有写信去通知小姐？”

“没有，因为没有地址。”女仆诚恳地说：“我们是从来不写信去的。”

“她难道也没有来信？”我怅惘地问。

“有的。”女仆也感到怅惘了：“听说她也许要到秋天才来呢。”

但是秋天到了，她还是没有回来。

.....

最后一次是四年前的冬天，我到她家时天正下微雪，我几乎不认识她的家门，因为门上新漆了朱红的新漆，应门的是一位壮年农夫，这更使我愕然了。他对我也觉得奇怪，等我问到老夫妇同一位小姐时，他才明白，他说：

“老夫妇先后去世了，小姐葬好了他们，就把房子什么都卖掉，她自己带了四箱子书就去了。”

“那末.....”

“现在这主人姓王，我是他的佣人。”

“我可以求你通报一声，让我见见你们王先生好么？你说我是前房主的亲戚好了。”

他进去不久，王先生就出来，王先生也是位老年人了，他说的同他佣人所说的一样。我们这才坐下来，我说：

“王先生，我没有别种用意，只是想打听那位小姐就是，因为我是她们的亲属。我说那卖房子是先生同那位小姐亲自接头的么？”

“是的，有人介绍，后来她亲自同我接头的。”

“那么她穿什么样的衣服呢？”

“啊，很奇怪，几次都是穿黑色的。”

“她是不是还抽着叫做 Era 的纸烟？”

“是的，她抽烟，但不知道她抽的是什麼牌子。”他说：“先生，你为什么打听这么详细？”

“不瞒你说，我这里是再熟不过的，所以我非常关心。那坐复朝东的楼房，是不是有八个窗？窗上是不是都有三层窗帘？左面是间书房，右面是间套间，是不是？家具都是红木的，靠书房面前有沙发，近套间门前有一架钢琴，是不是……？”

“那是她们小姐的房间，你怎么……”

“我们是至亲的亲属，我从小就寄养在这里，后来我出门了好几年，回到上海后，也常常来，这些家具还是我布置的，现在我出门刚回来，那里晓得伯父母都过世了，所以很想打听那位小姐的下落。王先生，你知道她上哪里去了吗？”

“这可不晓得了，可是你！……”

“王先生，请问你现在把那间房子作甚么用呢？”

现在是空着，我的孩子也在外面做事情，大概明年要回来结婚的；这就可以做新房。”

“现在那房里的家具是不是都没有改动过？”

“是的，先生，我想要改动也等明年了。”

“王先生，我有一件特别的事情求你，实在说，我同这房子有特别的感情，还有巧的是我伯父在世的时候，也曾提起，这几间楼房给我做新房用的。所以我想求你同意，把这几间

房间租给我一年，让我住到明年秋天，你们什么时候要用，我就什么时候搬出去好了。”

“不过……”

“在王先生方面讲，反正房子空着，我一个人来住，也不会太扰王先生的，万一王先生不相信，我打一个铺保也可以的。”

“你一个人来住？”

“王先生，是的，没有别的，完全是我对这房子有特别感情，现在房子属于先生，想来住一回就是，正如一个人要会老朋友一样。”

这样总算得他允许了，三十元一月的房租，我就搬了进来。所有的家具我都没有移动。第一天晚饭后我坐在过去常坐的沙发上，开亮那后面黄色的电灯，抽起她送我的Era，我沉入在回忆中了。突然有风吹动窗帘，一丝沙沙的声音提醒我夜的寂寞、环境的空虚以及月光的凄凉，我有点寒冷与害怕。就在这时候，一种迟缓的沉重的脚步声突然惊破这宇宙的死静，我惊奇地站起，这不是怕，是一种期待，我的心跳地，静待那脚步声一声声的从楼梯近来。

但是上来的王家的女佣，她说：

“有一位小姐来看你。”

“是穿黑衣服的小姐么？”

“是的。”

“那么你快请她上来吧。”

女佣下去了，我的心跳着，是快乐，感慨，是一种说不出的甜蜜悲哀与热望，我不能安坐，也不能静站，我不知怎

么安排我的心，我的五官与我的四肢。

最后楼梯又响了，我屏息着等待，于是一个黑衣服女子出现了。但是——是周小姐！她虽也曾到我亲戚家来看过我，但是怎么会来这里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的？”我问。

“我从你亲戚家知道。”

“那么你为什么这样晚来看我？”

“我必需来看你。”她脸上是冷冰冰的严肃。

“为什么呢？”我看她有点可怜，拉她冰冷的手让她坐下。

“因为，因为……”

“因为什么？”

“请你答应我你不告诉别人。”她想哭了。

“自然，我决不告诉第二个人。”

“我要知道那个神秘青年的下落。”

“你爱上了他？”

“我不知道。”她大圆的眼睛含着泪水：“但是我为他失眠为他苦。”

“唉……！”我也有点泫然，把头低下了，想措一句适当的话同她说，但竟寻不出一个字。最后我抬起头来说：

“他说过爱你么？”

“没有。”她浓黑的睫毛挂着泪珠：“但是我竟被他的视线与声音迷惑了。”

“但是，”我非常坚决而冷静的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

“是什么？”

“你不许告诉第二个人。”我严肃地说。

“决不。请你相信我。”她满脸是纯洁。

“真的？”

“我可以发誓。”她眼也不瞬地说。于是我用死板而迟缓的口吻告诉她：

“他是一个女子。”

“女子？”她惊奇了：“徐先生，你一定骗我了。”

“我为什么要骗你？”

“为安慰我凄苦的心境。”

“……”我沉默了，想再找一句可以使她相信的话给她，但是竟会没有。

“女子，不管是女子还是男子，这个于我有什么关系？我只想会见他，永远同他在一起，陪伴着他，看护着他。”她纯洁而认真地说。

“但是她不知去向了。”

“你难道一直不知道么？”

“我比你还想知道她的下落。”

“你？”

“自然，她是女子，我为她才有这场大病的。”

“那末我们永不能会见他了。”这时她好像已经相信了我的话。

“是的。”我说：“但是万一我会见了她，一定来叫你。万一你会见了，也一定偷偷地通知我，偷偷地，要不让她知道来通知我。”

“这自然。”她又说：“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办法了？”

“有什么办法呢？”我冷静地说：“希望你忘记她，你年青，你有你的工作与前途。……”

“……”她沉默了，低下头，用一块白色的手绢揩她的眼泪。

月光更深的照进来，沙发后黄色的灯光显得更弱了，她的面目特别惨白，这使我在想象中把她看成了“鬼”，我有点迷忽，有点醉，有点不能矜持自己的感情。于是我站起来开亮顶上的电灯，房间于是放满了光明，我拉起她说：

“现在让我伴你回去吧。”

她默默地起来，同我一同下楼，出门，转了几个弯，到了村口，在月光下默默地走着，田野中有点微风，路上没有一个人，她似乎非常哀颓地靠着我。

一路上大家没有说什么，一直到有汽车可雇的地方，我雇了一辆送她上车，看它去远了，我自己也雇了一辆回来。

这样我就静住在那里每天想象过去“鬼”在这个楼上的生活。我回忆过去，幻想将来，真不知道做了多少梦。

一年容易，等秋天到的时候，王先生留我吃过他少爷的喜酒再走，但是我忍不住心头的悲凉，我送了一笔礼就搬走了。

去年冬天我是在上海过的。直到现在我总禁不住自己，三天两头到山西路的那家烟店去，可是结果我总是一个人吸着纸烟踽踽到斜土路去，到天亮方才回来。可是我一直到现在，再也没有勇气去访会王先生他们，去访会我的故居。

现在是冬，去年冬天我记得清清楚楚，三年前冬天，我也记得清清楚楚，五年前的冬天我也记得清清楚楚，……冬

天是重来了，冬天的邂逅是不会再来的。我总在想念她，我无时不在关念她的一切。但是天，在这茫茫的人世间，我到哪里可以再会她一面呢？

汪曾祺

戴 车 匠

“戴车匠”在我们不但是一个人，一间小店，还是一个地名。他住在东街与草巷相交地方。东街与草巷相交处大家称为草巷口。但对我们说起来这实在不够精确。虽然东街也还比不上别处的巷子大，但街与巷相交总就有四个“口”，左边右边，这边那边。大人们凡事都含糊，因为他们生活中只须这么含糊即可对付过去。我们可不成。比如：巷口街这边有个老太婆摆摊子，卖的是桃子，杏子，香瓜，柿饼，牙枣子，风蓆荠，杨花萝卜，泥娃娃，咽咽鸡；对面也有一个老太婆，卖的是咽咽鸡，泥娃娃（有好多种），杨花萝卜（我在别处虽亦见过这种水红色，粗长如指，杨花飞时挑出来卖，生嚼凉拌都脆爽细嫩无比的萝卜，可是没有吃过；我总觉不是我们故乡的那一种，仅略具形似而已），风蓆荠，牙枣子，桃子杏

子，香瓜，还有柿饼子，完全一样！你说这怎么办？有时还好，可以随便；在她们生意都还不错，在有新货下市时候，她们彼此也都和颜悦色的时候，亲热得像个老姊妹的时候，那就无所谓，我们买谁的都觉得一样。这边那边，一样。有时，可就麻烦，又要处心积虑，又要临时见机，又要为自己利害打算，又要用自己几个钱和显明的倾向态度来打抱不平。而且我们之间意见常不一样。那就得辩论，甚至出恶言恶声，吵闹起来，麻油拌芥菜，各有心中爱，各走各的路。完了，我们之间有一道鸿沟！要十分钟，或要半点钟，或半天，甚至三两天，时间才填平了它，又志同道合，莫逆无间，不恨，不轻视。这两个老太婆又有时这个显得比那个穷，有时那个显得比这个穷。有时这边得到侄儿一点支助，买了一堆骄傲的货色，盛气凌人，不可一世。有时那个的女儿给她作了件新毛蓝布褂子，她就觉得不屑与裤裆里都有补丁的人相比较量。她们老是骂架，一骂一整天，老是那些话，骂骂，歇歇，又骂骂。作一笔买卖，数钱拣货；青菜汤送下一大碗干饭，这就有时间准备新的武器，聚了一堆她们自以为更泼刺淋漓的言语，投过去，抛回来，希望伤人要害。这对我们说起来，未免可厌，因为骂人都不好看。尤其她们相骂时，大都是坏天气，全世界都不舒服的时候。她们的生意都非常坏，摊子上尽是些陈旧干瘪的货品，又稀少可怜。她们的恨毒注湮在颓老之中，像下雨天城门口的泥泞。她们的肝火焚烧她们的太阳穴，她们的头发披下来，她们都无望无助，孤苦凄怆，哀哀欲绝。——为甚么没有人劝劝他们呢？你想想看，手放在口袋里，搓摩着温热的铜钱，我们何以为情？我们立着看了

半天，渐渐已忘记了想买的东西；不想吃甚么，也不想玩甚么，为一种十分深沉黏著的痛楚所孕育，所教化。——有时，她们会扭住衣角和一点小小发髻打起来，一面嘶声诅咒一面打。她们都打不动了，然而她们用坚硬的瘦骨相冲撞，撕，咬，抓头发，拉破别人的衣服。一场心长力拙，松懈干枯的争斗。她们会有一天有一个打死的。不是死在人手上，自己站脚不稳，踉跄踉一交掼在石头角上碰碰脑袋死去。……啊，不说这个吧。告诉你这些只是借此而告诉你虽是那么一街之隔可是距离多远。所以不能含糊，所以不能含糊的说是“草巷口”。草巷口一边是个旱烟店，另一边是戴车匠店。你看要是有个捏小面人的来了，吹糖人的来了，耍木偶戏的来了，背负韦驮，化缘的游方僧人来了，走江湖挂水碗的来了，各种各样惊心动魄的人物事情在那里出现，我们飞奔着去看，你要是说“草巷口”，那多急人。你一说“戴车匠家”，就多省事明白。大家就一直去，不需东张西望。“戴车匠”，“戴车匠”，这在我们不是三个字，是相连不可分，成为一体的符号。戴车匠是一点，集聚许多东西，是一个中心，一个底子。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格，一区，一个本土和一个异国，我们的岁月的一个见证。我们说“戴车匠家”，不说“戴车匠家门前”。一则那么说太噜嗦，再我们似把门外这一切活动，一切景物情感都收纳到他的那间小店里去，似乎是属于它，为它所有；为他，为戴车匠所有了；虽然戴车匠的铺子那么那么小，戴车匠是不沾蘸甚么的那么一个人。戴车匠是一颗珠子，从水里拿出来，不留一滴。——正因为他是那么一个人吧。

我记得戴车匠的板壁上贴的一副小红春联，每年都是那

么两句，极普通常见的两句：

室雅何须大
花香不在多

虽是极普通常见，甚至教人觉得俗，俗得令人厌恶反感，可是贴在戴车匠家就有意义，合适，感人。虽然他那半间店面说不上雅不雅，而且除了过年插一枝山茶，端午菖蒲艾叶石榴花，八九月或者偶然一枝金桂，一朵白荷以外，平常也极少插花——插花的壶是总有一个的，老竹根，他自己车床上琢出来的，总供在一个极高的方几上。说是“供”，不是随便说，确是觉得那有一种恭敬，一种神圣，一种寄托和一种安慰，即使旁边没有那个小小的瓦香炉，后面不贴一小幅神像。我想我不是自以为然，确是如此。我想，你若是喜爱那个竹根壶，想花钱向他买来，戴车匠准是笑笑，“不卖的。”戴车匠一生没有遇过几个这样坚老奇怪的根节，一生也不会再为自己车旋一个竹壶。它供在那里已经多少年，拿去了你不是叫他那个家整个变了个样子？他没有想得太多，可是卖这个壶是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他只有那么一句话，笑笑，“不卖的”。别的问答他不知道，他不考虑。你若是真的去要，他也高兴。因为有人喜爱他喜爱得成了习惯的东西，你就酷新了他的感情。他也感激你，但他只能说：“我给你留意吧，要再遇到这样的竹子。”会留意的，他当真会留意的，他忘不了。有了，他就作好，放在高高的地方，等你去发现，来拿。——你自然会发现，因为你天天经过，经过了总要看一看。他那

个店面是真小。小，而充实。

小，而充实。堆着，架着，钉着，挂着，各种各样的东西。留出来的每一空间都是必须的。从这些空间里比从那些物件上更看出安排的细心，温情，思想，习惯，习惯的修改与新习惯的养成，你看出一个人怎样过日子。

当门是一具横放的榉木车床，又大又重，坚硬得无从想象可以用到甚么时候。它本身即代表了永远。那是永远也不会移动的，简直好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个稳定而不表露的生命。这个车床没有问题比戴车匠岁数还要大，必是他父亲兼业师所传留下来的。超过需要的厚实是前代人制作法式。（我们看从前的许多东西老觉得一个可以改成两个三个用。）这个车床的形貌有些地方看起来不大讲究。有的因材就用，不拘小节，歪着扭着一点就听它歪着扭着一点，不削斲太多以求其平直，然而这无妨于它大体的俨然方正。用了这许多年了，许多不光致斧凿痕迹还摸得出来，可是接榫卡缝处吻投得真紧，真确切，仿佛天生的一个架子，不是一块块拼拢来的。多少年了，不摇，不晃，不走一点样！这个车床占了几乎二分之一的店堂，显然这是最重要的东西，其余一切全附属属于它，且大半是从这个车床上作出来的。大车床里头是一个小车床。戴车匠作一点小巧东西则在小车床上。那就轻便得多，秀气得多，颜色也浅，常擦摩处呈牙黄色，光泽异常，木理依约可见，这是后来戴车匠自己手制的。再往里去，一伸手是那张供香炉竹壶高几。车床后面有仅容一人的走道。挨着靠墙而放的一条桌向里去，是内室了。想来是一床，一灯案，低梁小窗，紧凑而不过分杂乱。当有一小侧门，通出去

是个狭长小天井。看见一点云，一点星光，下雨天雨水流在浅浅的阴沟里。天井中置水缸二口，一吃一用；煮饭烧茶风炉两只。墙阴凤仙花自开自落，砖缝里几丝草，在轻风中摇曳，贴地爬着几片马齿苋，有灰蓝色螟蛾飞息。凡此虽非目睹，但你见过许多这样格局的房子，原是极契熟的。其实即从外面情形，亦不难想象得知。——他吃饭用的碗筷放在那里呢？条桌上首墙上，他挖开了一块，四边钉板，安小门两扇，这就成了个柜子。分成几隔，不但碗筷，他自己的茶叶罐子烟荷包，重要小工具，祖传手绘的图样，订货的底子，跟他儿子的纸笔，女人的梳头家私，全都有了妥停放处。屈半膝在骨牌凳上，可以方便取得。我小时颇希望能有个房间有那样一个柜子，觉得非常有趣。他的白蜡杆子，黄杨段子，桑木枣木梨木材料则搁在高几上一个特制架上，堆得不十分整齐，然而有一种秩序，超乎整齐以上的秩序。（车匠所需木料不多。）架子的支脚翘出如壶嘴，就正好挂一个蝈蝈笼子！

戴车匠年纪还不顶大，如果他有时也想想老，想得还很暧昧，不管惨切安和，总离着他还远，不迫切。他不是那种一步即跌入老境的人，他只是缓缓的，从容的与他的时光厮守。是的，他已经过了人生的峰顶。有那么一点的，颤栗着，心沉着，急促的呼吸着，张张望望，徬徨不安，不知不觉中就越过了那一点。这一点并不突出，闪耀，戴车匠也许纪念着，也许忽略了。这就是所谓中年。

吃过了早饭，看儿子夹了青布书包，（知道他的生书已经在油灯下读熟，为他欢喜。）拿了零用钱，跳下台阶，转身走了，戴车匠还在条桌边坐了一会。天气很好。街上扫过不久，

还极干净。店铺开了门的不少，也还有没有开的。这就都要一家一家的全打开的。也许有一家从此就开不了那几块排门了，不过这样的事究竟不多。巷口卖烧饼油条的摊子热闹过一阵，又开始第二阵热闹了。烧饼槌子敲得极有精神，（槌子是从戴车匠家买去的。）油条锅里涌着金色泡沫。风吹着丁家绵线店的大布招卷来卷去。在公安局当书办的徐先生埋着头走来，匆忙的向准备好点头的戴车匠点一个头，过去了。一个党部工友提一桶浆子在对面墙上贴标语。戴车匠笑，因为有一张贴倒了。正看到知道一定有的那一张，“中华民国万岁”，他那把短嘴南瓜形老紫砂壶已经送了出来，茶泡好了，这他就要开始工作了。把茶壶带过去，放在大小车床之间的一个小几上，小几连在车床上。坐到与车床连在一起的高凳上，戴车匠也就与车床连在一起，是一体了。人走到他的工作之中去，是可感动的。先试试，踹两下踏板，看牛皮带活不活；迎亮看一看旋刀，装上去，敲两下；拿起一块材料，估量一下，眼睛细一细，这就起手。旋刀割削着木料，发出轻快柔驯的细细声音，狭狭长长，轻轻薄薄的木花吐出来。……

木花吐出来，车床的铁轴无声而精亮，滑滑润润转动，牛皮带往来牵动，戴车匠的两脚一上一下。木花吐出来，旋刀服从他的意志，受他多年经验的指导，旋成圆球，旋成瓶颈状，旋苗条的腰身，旋出一笔难以描画的弧线，一个悬胆，一个羊角弯，一个螺纹，一个杵脚，一个瓢状的，铲状的空槽，一个银锭元宝形，一个云头如意形……狭狭长长轻轻薄薄木花吐出来，如兰叶，如书带草，如新韭，如番瓜瓢，戴车匠的背佝偻着，左眉低一点，右眉挑一点，嘴唇微微翕合，好

像总在轻声吹着口哨。木花吐出来，挂一点在车床架子上，大部分从那个方洞里落下去，落在地板上，落在戴车匠的脚上。木花吐出来，宛转的，绵缠的，谐协的，安定的，不慌不忙的吐出来，随着旋刀悦耳的吟唱。……

戴车匠上下午各连续工作两个时辰。其中稍稍中断几次，走下来拿点材料，翻翻图样，比较比较两批所作货色是否划一，给车轴加点油。作为了一个货色，握在手里，四方八面端详端详，再修一两刀，看看已经合乎理想，中规中矩了，就放在车床前一块狭狭板上，一个一个排起来。虽然他不赶急，但也十分盼待着把这块板上排得满满的吧。他笑他儿子写字总望一口气写满一张纸，他自己也未始不愿人知道他是个快手。这样的年纪也还有好胜心的。似乎他每天派给自己多少工作，把那点工作作好，即为满意。能分外多作几件就很按捺不住得意了。这点得意只有告诉他女人听，甚至想得到两句夸奖，一点慰劳，哈！他自然可以有时间抽一袋烟，喝两口茶，伸个懒腰；高兴，不怕难为情，也尽管哼两句朱买臣桃花宫老戏，他允许自己看半天洋老鼠踩车推磨，——他的洋老鼠越来越多，它们的住家也特别干净，曲折；逗逗簷前黄雀，用各种亲密陶侃言语。黄雀就竭其所能的唱起来，蓬松了脖子上的毛，耸耸肩，剔剔足，恣酣而矜庄的噉弄了半天，然后用珊瑚小嘴去啄一口食，饮一点水。戴车匠，可又认为它跟叫天子学了坏样，唱不成腔，——初学养鸟人注意：凡百鸟雀不可与叫天子给邻并挂，叫天子是个嗓子冲而无修养训练的野狐禅唱歌家，油腔滑调，乱用表情！在合唱时尤其只听到它的荒怪的逞喉极叫。——一面戴车匠又俯到他的

工作上去，有的时候，忽然，他停下来，那就是想到了一点甚么事。或是记一记王老五请的一会甚么时候该他自己首会了；或是儿子塾师过生日，该备一点礼物送去，今年是整五十；或是刘长福托他斡旋一件甚么事，那一头今天该给回话；或是澡堂里听来一个治风湿痛秘方，他麻二叔正用得着，可是六味药中有一味比较生疏，得去问问；或是，哦，老张呀，死了半年多，昨天夜里怎么梦见他了，还好好的，还是那样子，还说了几句话，话可一句也记不得了；老张儿子在湖西屠宰税上跑差，该没有甚么吧？这就教他大概筹计筹计下午该往那里走走，碰些甚么人，作点甚么事，怎么说那些话。他的手就扶上了左额，眼睛眯瞋，不时眨一眨。甚至有时等不及吃饭时再说，就大声唤女人出来商量。有时，甚至立刻进去换了件衣服，拿了扇子就出去了，临走时关照下来，等不等他吃饭；有谁来让候一候还是明天再来；船上人来把挂在门柱上那一串东西交给他拿去，钱或现交或下次转来再带来都可以。……他走了，与他的店，他的车床小别。

平常日子，下午，戴车匠常常要出去跑跑，车匠店就空在那儿。但是看上去一点都不虚乏，不散漫，不寂寞，不无主。仍旧是小，而充实。若是时间稍久，一切，店堂，车床，黄雀，洋老鼠，蝓蝓，伸进来的一片阳光，阳光中浮尘飞舞，物件，空间；隔壁侯银匠的槌子声音与戴车匠车床声音是不解因缘，现在银匠槌子敲在砧子上像绳索少了一股；门外的行人，和屋后补着一件衣服的他的女人，都在等待，等待他回来，等待把缺了一点甚么似的变为完满。——戴车匠店的店身特别高，为了他的工作（第一木料就怕潮），又垫了极厚

的地板，微仰着头看上去有一种特别感觉。也许因为高，有点像个戏台，所以有那种感觉吧。——自然不完全是。

戴车匠所作东西我们好多叫不出名字，不知道干甚么用的。比如二尺长的大滑车，戴车匠告诉我是湖里粮船上用的，因为没有亲身验证，所以都无真切印象。——也许后来，我稍长大，有机会在江湖漂泛，看见过的，但因为悬结得那么高，又在那么大的帆前面，那么大的船，那么大的水，汪洋浩瀚之中，这么一个滑车看上去也算不得甚么了吧。人也大了，不复充满好奇，甚么事多失去惊愕兴趣了。——不过在大帆船上看见那些复杂绳索在许多滑车之中溜动牵引，上上下下，想到它们在航行时可起作用，仍是极迷人的。我真希望向戴车匠询问各种滑车号数，好到船上混充内行！滑车真多，一串一串挂在梁上。也许戴车匠自己也没有看人怎样用它吧？不过不要紧，有烧饼槌子，搓烧麦皮子小棒，赶面杖，之字形活动衣架，蝇拂上甘露子形状柄子，……他随处可以看见自己手里作出来的东西在人手里用。老太太们都有个捻线锤，早晚不离手的在巷口廊前搓，一面与人谈桑麻油米，儿女婚嫁。木碗木杓是小儿恩物，轻便，发脾气摔在地下不致挨打挨骂，敲着囊囊的响又可以想它是个甚么他就是个甚么，木鱼，更柝，取鱼梆子，还有你想也想不出的甚么声音的代表。——不过自从我有一次听说从前大牢里的囚犯是以木碗吃饭的（瓷碗怕他们敲破了用来挖空逃跑或以破片割断喉管自杀），则不免对这个东西有了一种悲惨印象。自然这与戴车匠没有甚么关系，不该由他负责。看见有人卖放风筝绕线用的小车子，我们眼中盈盈的是羡慕的光。我们放的是酒坛，三

尾，瓦片，不知甚么时候才能使用这么豪侈的器械。阿，我们是忘不了戴车匠的。秋天，他给我们作陀螺，作空钟。夏天，作水枪。春天，竹蜻蜓。过年糊兔儿灯，我们去买轱辘。戴车匠看着一个一个兔儿灯从街上牵过去，在结了一点冰的街上，在此起彼歇锣鼓声中，爆竹硝磺气味，影影沉沉纸灯柔光中。但我最喜欢的还是爬上高台阶向他买“螺蛳弓”。别处不知有无这样的风俗，清明，抹柳球，种荷秧，还吃螺蛳。家家悉煮五香螺蛳一锅，街上也有卖的。一人一碗，坐在门槛上一个一个掏出来吃。吃倒没有甚么（自然也极鲜美），主要还是把螺蛳壳用螺蛳弓一个一个打出去。——这说起不易清楚，明年春天我给你作一个吧。戴车匠作螺蛳弓卖。我们看着他作，自己挑竹子，选麻线，交他一步一步作好，戴车匠自己在小几上蓝花大碗中拈一个螺蛳吃了，螺壳套在“箭”上，很用力的样子（其实毫不用力）拉开，射出去，半天，听得得的落在瓦沟里（瓦匠扫屋每年都要扫下好些螺壳来），然后交给我们。——他自己儿子那一把弓特别大，有劲，射得远。戴车匠看着他儿子跟别人比射，细了眼睛，半晌，又没有甚么意义的摇摇头。

为甚么要摇摇头呢？也许他想到儿子一天天大起来了么？也许。我离开故乡日久，戴车匠如果还在，也颇老了。我不知因何而觉得他儿子不会再继续父亲这一行业。车匠的手艺从此也许竟成了绝学，因为世界上好像已经无须那许多东西，有别种东西替代了。我相信你们之中有很多人根本就无从知道车匠店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没有见过。或者戴车匠是最后的车匠了。那么他的儿子干甚么呢？也许可以到铁工厂当

一名练习生吧。他是不是像他父亲呢，就不知道了。——很抱歉，我跟你说了这么些平淡而不免沉闷的琐屑事情，又无起伏波澜，又无熔裁结构，透透迤迤，没一个完。真是对不起得很。真没有法子，我们那里，就是这样的，一个平淡沉闷，无结构起伏的城，沉默的城；城里充满像戴车匠这样的人；如果那也算是活动，也不过就是这样的活动。——唔，不尽然，当然，下回我们可以说一点别的。我想想看。

（原载 1947 年 10 月《文学杂志》第二卷第五期）

钟理和

假黎婆

—

有一天，惯例在每年春分去下庄的大哥回来时告诉我说，他在下庄碰见奶奶的兄弟，说是这位兄弟心中着实惦念我们，不久想来这里看看。这消息令我兴奋，同时也带给我一份莫可名状的怅惘，和一份怀旧之情。

我这位奶奶并不是生我们父亲的嫡亲奶奶，而是我祖父的继室。我们那位嫡亲奶奶死得很早。她没有在我们任何人之间留下一点印象，所以我们一提起“奶奶”时，便总指着这位不是嫡亲的奶奶。事实，我们这位奶奶不仅在地地位和名份上，就是在感情上，也真正取代了我们那位不曾见过面的奶奶。我们称呼她“奶奶”，她是受之无愧的。她用她的人种

的方式疼爱我们、照料我们，特别是对我；她对我的偏爱，时常引起别人的嫉羨。

她是“假黎”——山地人。我说用她的人种的方式，并不意味她爱我们有什么缺陷或不曾尽职，只是说我们有时不能按所有奶奶们那样要求她讲民族性的故事和童谣；她不能给我们讲说“牛郎织女”的故事，也不会教我们念“月光光，好种姜”，但她却能够用别的东西来补偿，而这别种东西是那样的优美而珍贵，寻常不会得到的。

据我所知，她从来不对我们孩子们说谎，她很少生过气，她的心境始终保持平衡，她的脸孔平静、清明、恬适，看上去仿佛永远在笑，那是一种藏而不见的很深的笑，这表情给人一种安详宁静之感。我只看到有一次她失去这种心境的平和。那是当人们收割大冬稻子的时候，清早她到田里去捶谷，忽然人们发现她在稻田上跳来跳去，一边大声惊叫，两手在空中乱挥乱舞，仿佛着了魔，后来竟放声哭将起来。大家走前去。原来地面上满是蚯蚓在爬，多到每一脚都可以踩上七八条。她生平最怕的是蚯蚓。我大姑姑笑得蹲下身子，但毕竟把她驮在背上背回家去。

她的个子很小，尖下巴，瘦瘦，有些黑，居常把头发编成辫子在头四周缠成所谓“番婆头”，手腕和手背有刺得很好看的“花”（纹身）。我所以知道她是“假黎”，是在我较大一点的时候，虽然如此，这发见对我并不具有任何意义。把她放在这上面来看她、想她、评量她，不论在知识上或感情上我都是无法接受的，那会弄混了我的头脑。我仅知道她是缠着番婆头，手上有刺花的奶奶，如此而已。我只能由这上面

来认识她、亲近她、记忆她！

二

我不知道我几时而且又是怎样跟上了我奶奶，我很想知道这事，所以时常求奶奶讲给我听，碰着她高兴时，她会带着笑容一本正经的答应我的请求。那是这样的：据说有一天大清早她要去河里洗衣服时，她看见一个福佬婆把孩子扔在竹头下，她待福佬婆去远了就走前去把孩子抱起来，装进洗衣服的篮子里带回家去，这便是现在的我。

后来，我长大了，我知道每一个做母亲的都要对自己的宝宝们解释她怎样的捡起他们来，不过在她们的叙述中，那个扔孩子的女人都是“假黎婆”，而我奶奶则把她换上了“福佬婆”（闽南女人）。

不同的只有这一点。

据我后来所听及推测，似乎是在我有了弟弟那年，开始跟上奶奶，那时我妈妈怀里有了更小的弟弟，不能照顾我了。不过又说那时我还要吃奶，那么怎么办呢？于是便由我奶奶用“炼乳”喂我。那时候民间还不晓得用保暖的开水壶，冲炼乳自然得一次一次生炉子烧开水，所以在当初那两年间，我奶奶是很够瞧的了，这麻烦一直继续到我四岁断了奶为止。

最早这一段事情我所知甚少，我的叙述应由我最初的记忆开始，不过这也不很清楚了。我只记得屋里很黑，我耐心地躺在床上假装睡着，我妈用着鼻音很重的声音哼着不成调的曲子，一边用手拍着我弟弟。她哼着哼着，没有声音了，屋里静得只有均匀安宁的鼻息声。就在这时候我轻轻溜下眠床，

蹑手蹑脚摸黑打开门溜进奶奶屋里。奶奶显然吓了一跳，但她没有责备我。我告诉她我妈屋里尿味很重，我睡不好。奶奶叹了一口气，便让我和往常一样在她旁边睡。

不一会，我妈找过来。

“我知道他准溜回你屋里来了，除开你这里，他什么地方都睡不安稳的。”我听见妈和奶奶这样说，然后叫我的名字：“阿和，阿和。”

我不应，不动。

“大概睡着了。”这是奶奶的声音。

“我怕他在装蒜呢，哪有睡得这样快的！”妈又说，然后又再叫我，并摇着我的身子：“阿和，阿和。”

我仍然不应，也不动。

“算了！”奶奶说，“就由他在这里睡吧。”

“你身体不好呢，哪受得起他吵闹！”妈歉疚地说。

这时我觉得不能不说话了，于是便说：“我不吵奶奶。”

我听见妈和奶奶都笑了，再一会，我妈就走了。

我就这样跟上了我奶奶，一直到成年在外面流浪为止；在我的生命史上，她是我最近最依恋的人，其次才轮到我的父母兄弟。我对她的爱几乎是独占的，即使她自己亲生的两个姑姑都没有我分得多。

三

但直到这时为止，我还不知道我奶奶是“假黎婆。”

有一天，妈和街坊的女人聊天，忽然有一句话吹进我的耳朵。这是妈说的：“假黎是不知年纪的，他们只知道芒果开

花又过了一年了。”这句话特别引起我注意，因为我觉得它好像是说我奶奶，但我也不知道是否一定这样，所以当我看见奶奶时便问她是不是假黎。

“不是吧？”我半信半疑地问。

“你怎么觉得不是呢！”奶奶笑咪咪地说，眉宇之间闪着慈爱的温馨、柔软的光辉。她把右手伸给我看，说道：“你看你妈有这样的刺花吗？”

这刺花我是早就知道的，却不知道它另有意义，这意义到此时才算明白。虽然如此，我仍分不出奶奶是不是假黎。我看看她的脸孔，又看看她身上穿的长衫。她的脸是笑着的；她的长衫是我自有知觉以来就看见她穿在身上的。我觉得我有些迷糊了。

“你知道奶奶是假黎。”奶奶攀着我的下颌让我看她的脸，“还喜欢奶奶吗？”

显然，奶奶自身并不曾对此事烦心，这对我们两人来说都是好的。

我扑进奶奶怀中，说：“我喜欢奶奶。”

“对喽！”奶奶摸着我的头，“这才是奶奶的小狗古呢！”

“小狗古”是奶奶给我取的绰号。

奶奶的娘家，我知道有两个哥哥，一个已死了，留下一个儿子；还有一个弟弟。这个弟弟少时曾在我家饲牛数年，因而说得一口好客家话；而且他的脸孔诚实和气，缺少山地人那份慍悍勇猛之相，所以倘不是他腰间系方“孤拔”，头上缠着头布，我是不会知道他是假黎的。我和他混得特别熟，特别好。

当他们来看奶奶时，我发觉奶奶对他们好像很不放心，处处小心关照；吃饭时不让他们喝太多的酒，不让他们随便乱走，晚上便在自己屋里地面上铺上草席让他们在那上面睡。显然可以看出奶奶处理这些的苦心和焦躁；她要设法把它处理得无过无不及，不亢又不卑，才算称心合意。有一次他们要走时家里给了他们一包盐和一斗米。奶奶让他们带走那包盐，却把那斗米留下来。过后我有机会问到这件事时，奶奶带着苦恼的表情看了我好大一刻，似乎不高兴我提出这个问题，然后问我当我舅舅来时我妈给不给他们东西？

“虽然他们是假黎，”奶奶以更少凄楚更多悲愤的口气说，“可不是要饭的呢！”

又有一次，她弟弟夫妇俩和她侄子来看她，恰好那天是过节的日子，大概是端午节吧？那晚上家人没有遵照奶奶的吩咐，让他们尽量喝酒，结果年轻侄子喝得酩酊大醉，不肯老实坐着，到处乱闯，嘴里噜苏，又不知怎么砸了个碗。他叔叔两手捉住他，把他硬拖进奶奶房里。

我奶奶气得流泪，也不说话，拿起一只网袋——我想是她侄子的——扔在年轻人的面前，一面连连低低但清清楚楚地嚷着说：“黑马驴！黑马驴！”

“婶儿，婶儿，”我妈跟进屋里来苦苦劝解，“是我们给他喝的；过节啦，多喝点没有什么关系！天黑啦，明天再让他走吧！”

经过一番解劝，奶奶总算不再说什么了，但仍静静地流泪。

第二天我醒来时，发觉年轻人不见了。趁着奶奶不在房

里时，我悄悄地问那位弟弟他到哪里去了。

“走啦。”他低低地说，仿佛这屋里有什么东西正在睡着，他怕惊醒它。

“几时？”我又问。

“昨晚上。”

我不禁吃了一惊。不过我的吃惊与其说是为了年轻人倒不如说是为了奶奶，我从未看过她生这样大的气，但就在此时他轻轻地碰了我一下臂肘——我听见奶奶的脚步声走来了。

“不要提他。”这位弟弟摇摇头更低地说。

四

有一次，我大概是中暑，有三天三夜神志昏迷不清，大家都认为我完了，要把我移到地下，但奶奶不肯，她坚持我会好，据说她好像很有把握。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奇怪，我奶奶在这上面有时有极正确、极可贵的判断，好像她看得清生死的分际。我想这是不是和她那人种的生活经验有关呢？

果然，在她日夜尽心看护之下，我在第四天下午终于复苏过来了。后来她告诉我，她的弟弟——不是现在这个，那已经死了——曾一连串躺了五天五夜水米不进，后来还是好了；她说她看我和她弟弟的病一样。她以为一个人既然这样还没死，可见他是不会死的。这似乎是她的信念。

那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开始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半天里飘，身子没有着落。忽然我听见有一种声音，它似乎来自下方的地面，也似乎很远很远。渐渐地，这声音越来越清楚了，好

像已接近地面。这声音我觉得很熟，后来我便听出这是奶奶的声音：她在唱歌，唱番曲。

这时我觉得我已经落到地面，觉得有东西包围着我，我有了重量；我感觉到我的身子，我的手和脚，我的头有多么笨重，连我的眼皮都重到无法睁开。我用尽气力，好不容易才打开这重量垂合的眼皮，于是我发觉我是躺在床上的，屋里光线昏暗，我的眼睛接触到灰白色的眠帐顶。

就在此时，歌声戛然而止，同时奶奶也投进了我的视线。

“阿和，”奶奶惊喜万状，那声音有些颤抖，“阿和，你醒了，噢！”

“奶奶！”我喊得有气无力。

我慢慢转动我的脑袋，然后我的视线停止在她的手上。

“奶奶，你——”我注视了一会之后说，但一阵晕眩使我赶快闭上眼睛。不过我是高兴的，我好像还咧嘴笑了一下。

“你看！”奶奶把手里的东西举到我更容易看的地点。

那是用芋子掇的一团细绳，是我放纸鹞用的，缠在一支筷子上。过去我时时缠着要她给我掇，但她事情多，掇一次只有一点点，有时则敷衍了事，因此每年我的纸鹞都不能放得很高。现在，它已把那支筷子缠得鼓鼓的，我想一定掇得不少了。

“阿和，你赶快好，奶奶还要掇，”她笑勃勃地说，“你今年的纸鹞一定会飞得很高。”

我的大姑姑由她那张床走到我床头来，站在奶奶后面。

“你奶奶掇了三天三夜的绳子啦，”她故意说得很诙谐，但我听得出她也一样高兴的，“你在床上躺着，她就在你脚边掇

绳子，她很卖劲呢。”然后转向她母亲，“现在你去睡吧，我来代你。”

“还不累呢，”奶奶说。

“好啦！好啦！”姑姑说，“别累出病来啦，你的小狗古还要你授绳子呢！”

奶奶朝她的女儿眨了眨眼，想了一会儿，好像她还不知道应不应该去睡，不过终于还是去睡了。我看她的眼睛四周有一圈黑圈。眼睛有一些红丝。

“那么，”奶奶对我笑了笑，“阿和，奶奶去躺一会。”

“你奶奶熬了三夜了，”奶奶走后姑姑说道，“她只要自己看着你。”

这时我妈自外面进来了。

五

有一次，我二姑丢了一条牛，第二天奶奶领着我往山谷帮忙找牛去了。时在夏末秋初，天高气爽，树上蓄着深藏的宁静和温馨，山野牵着淡淡的紫烟。我们越过“番界”深进山腹。我们时而探入幽谷，时而登上山巅，虽然都是些小山，但我已觉得够高了。由那上面看下来，河流山野都瞭如指掌。我头一次进到如此深地和高山，我非常高兴，时时扬起我的手。

我奶奶对这些地方似乎很熟，仿佛昨天才来过；对那深幽壮伟的山谷似乎一点不觉得希罕和惊惧，也不在乎爬山。登上山顶时她问我是不是很高兴，然后指着北方一角山坳对我说，她的娘家就在那里，以后她要带我去她的娘家。

那是一个阴暗的山坳，有一朵云轻飘飘地挂在那上面，除此之外我什么都没有看见。

奶奶时时低低地唱着番曲，这曲子柔婉、热情、新奇，它和别的人们唱的都不同。她一边唱着，一边矫健地迈着步子；她的脸孔有一种迷人的光彩，眼睛栩栩地转动着，周身流露出一种轻快的活力。我觉得她比平日年轻得多了。

她的歌声越唱越高，虽然还不能说是大声，那里面充满着一个人内心的喜悦和热情，好像有一种长久睡着的东西，突然带着欢欣的感情在里面苏醒过来了。有时她会忽然停下来向我注视，似乎要想知道我会有什么感想。这时她总是微笑着，过后她又继续唱下去。

唱歌时的奶奶虽是很迷人的，但我内心却感到一种迷惶，一种困扰，我好像觉得这已不是我那原来的可亲可爱的奶奶了。我觉得自她那焕发的愉快里，不住发散出只属于她个人的一种气体，把她整个的包裹起来，把我单独地凄冷地遗弃在外面了。这意识使我难过，使我和她保持一段距离。有时奶奶似乎看出我的沮丧，有几次当我们停下来休息时，她把我拉向她，诧异地也关心地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是不是不舒服，起初我只是默不作声，后来终于熬不住内心的孤寂之感而扑向奶奶，热情地激动地喊着说：

“奶奶不要唱歌！奶奶不要唱歌！”

奶奶为我的疯狂发作而惊惶失措，一连声的问我：“怎么的啦？怎么的啦？”她两手捧着 my 的头让我抬起脸孔，“你哭啦，阿和？”她看着我的眼睛吃惊地说：“你什么的啦？”

“奶奶不要唱歌，——”我再喊。

奶奶奇异地凝视着我，然后勉强地微笑了笑，说道：“奶奶唱歌吓坏小狗古啦！”

奶奶不再唱歌了，一直到回家为止，她缄默地沉思地走完以下的路，我觉得她的脸孔忧郁而不快。但一回到家以后，这一切都消失了，又恢复了原来的那个奶奶；那个宁静的、恬适的、清明的。

六

到我十三岁出外求学，毕业以后又在外闯天下，于是我要关心的事情已多，无形中减少了对奶奶的怀恋，而且常常几个月见不到一次面。但奶奶对我的感情依旧不变，不！也许因为离开，格外加深了她的怀念。每当我久别回家，她便要坐在我身旁久久看着我，有时举手自我头顶一直摸到脚跟，一边喃喃自语：“我的小狗古大啦！我的小狗古大啦！”由她的口气和眼色，我理解她这句话是要给她自己解释的；在她看来，这小狗古会长大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有些吃惊呢。

后来我远走海外，多年没有寄信回家。她是在光复前两年死在炮火声中的；她在病中一直念着我的名字，弥留之际还频问家人我的信是否到了。

待我回来时，奶奶墓地上已经长满了番石榴，青草萋萋，我拈香礼拜心中感到冷冷的悲哀。

七

哥哥说后不久，奶奶的弟弟到我家来了，但如果不是他自己自我介绍，我几乎不认得了。这不但因为他人已老，而

是他的装束和外貌已经改观；他腰间已不系“孤拔”，而穿着一套旧日军服；头发也剪掉了，因而已不再缠头布了；头发剪得短短，已经白了，腮帮子也因为牙齿掉落而深深陷下去；唯一不变的似乎只有他的眼睛和脸孔的温良诚实，以及一口客家话。

我领他到奶奶墓前拈香拜了几拜。是夜我们谈到深更才睡。我发现他说话之前总要先摇一次头，由这上面看来，似乎他的晚年过得并不怎么好。

“嗨，他不做人哪！”当我问及那位侄子时他摇摇头后这样说。他告诉我这位侄子酗酒、嫖妓、懒惰、不务正业。据说他们那里（指山地社会）也有“不好的女人”了呢（这应该说是娼妓吧！），这是从前没有的。

他又说他大哥只生了这一个儿子，却不想是这样子的，这已经是完了；二哥呢，没有一个子息；他自己也只生了一个女儿——已嫁了。

“这都因为我爷爷从前砍人家的脑袋砍得太多了，所以不好呢！”他又摇摇头后这样说道。

第二天，他要走时我们又到奶奶墓前烧了一炷香，当他默默地走在前头时，我忽然发觉他的背脊有点伛偻，这发觉加深了我对奶奶的追思和怀恋，我觉得我已真正失去一个我生命上最重要最亲爱的人了。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四卷

散文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萧 红

回忆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的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的咳嗽起来。

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尤其使人记得清楚的，是他刚抓起帽子来往头上一扣，同时左腿就伸出去了，仿佛不顾一切地走去。

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说：“谁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见得……”

鲁迅先生生的病，刚好了一点，他坐在躺椅上，抽着烟，那天我穿着新奇的大红的上衣，很宽的袖子。

鲁迅先生说：“这天气闷热起来，这就是梅雨天。”他把他装在象牙烟嘴上的香烟，又用手装得紧一点，往下又说了

别的。

许先生忙着家务，跑来跑去，也没有对我的衣裳加以鉴赏。

于是我说：“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

鲁迅先生从上往下看了一眼：“不大漂亮。”

过了一会又接着说：“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浑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

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浑浊得很，所以把红色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

“……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显的宽……”

那天鲁迅先生很有兴致，把我一双短统靴子也略略批评一下，说我的短靴是军人穿的，因为靴子的前后都有一条线织的拉手，这拉手据鲁迅先生说是放在裤子下边的……

我说：“周先生，为什么那靴子我穿了多久了而不告诉我，怎么现在才想起来呢？现在我不是不穿了吗？我穿的这不是另外的鞋吗？”

“你不穿我才说的，你穿的时候，我一说你该不穿了。”

那天下午要赴一个筵会去，我要许先生给我找一点布条或绸条束一束头发。许先生拿了来米色的绿色的还有桃红色的。经我和许先生共同选定的是米色的。为着取美，把那桃红色的，许先生举起来放在我的头发上，并且许先生很开心地说着：

“好看吧！多漂亮！”

我也非常得意，很规矩又顽皮地在等着鲁迅先生往这边看我们。

鲁迅先生这一看，脸是严肃的，他的眼皮往下一放向着我们这边看着：

“不要那样装饰她……”

许先生有点窘了。

我也安静下来。

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但常常好用这种眼光看人，许先生常跟我讲。她在女师大读书时，周先生在课堂上，一生气就用眼睛往下一掠，看着他们，这种眼光是鲁迅先生在记范爱农先生的文字曾自己述说过，而谁曾接触过这种眼光的人就会感到一个时代的全智者的催逼。

我开始问：“周先生怎么也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

“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

“什么时候看的……”

“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

“买的书吗？”

“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

“看了有趣味吗？”

“随便看看……”

“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

“……”没有回答，好像很难以答。

许先生在旁说：“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

在鲁迅先生家里作客人，刚开始是从法租界来到虹口，搭电车也要差不多一个钟头的工夫，所以那时候来的次数比较少。记得有一次谈到半夜了，一过十二点电车就没有的，但那天不知讲了些什么，讲到一个段落就看看旁边小长桌上的圆钟，十一点半了，十一点四十五分了，电车没有了。

“反正已十二点，电车也没有，那么再坐一会。”许先生如此劝着。

鲁迅先生好像听了所讲的什么引起了幻想，安顿地举着象牙烟嘴在沉思着。

一点钟以后，送我（还有别的朋友）出来的是许先生，外边下着的蒙蒙的小雨，弄堂里灯光全然灭掉了，鲁迅先生嘱咐许先生一定让坐小汽车回去，并且一定嘱咐许先生付钱。

以后也住到北四川路来，就每夜饭后必到大陆新村来了，刮风的天，下雨的天，几乎没有间断的时候。

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还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喜欢吃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了一二下就算了事。

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

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的起劲，一会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他，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的起劲。

客厅后边没到黄昏就先黑了，背上感到些微微的寒凉，知道衣裳不够了，但为着忙，没有加衣裳去。等把饺子包完了看看那数目并不多，这才知道许先生我们谈话谈得太多，误了工作。许先生怎样离开家的，怎样到天津读书的，在女师大读书时怎样做了家庭教师。她去考家庭教师的那一段描写，非常有趣，只取一名，可是考了好几十名，她之能够当选算是难的了。指望对于学费有点补助，冬天来了，北平又冷，那家离学校又远，每月除了车子钱之外，若伤风感冒还得自己拿出买阿司匹林的钱来，每月薪金十元要从西城跑到东城

……

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得是很好的。

以后我们又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我一提议鲁迅先生必然赞成，而我做的又不好，可是鲁迅还是在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我再吃几个吗？”

因为鲁迅先生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药丸一二粒。

有一天下午鲁迅先生正在校对着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我一走进卧室去，从那圆转椅上鲁迅先生转过来了，向着我，还微微站起了一点。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一边说着一边向我点头。

刚刚我不是来过了吗？怎么会好久不见？就是上午我来的那次周先生忘记了，可是我也每天来呀……怎么都忘记了么？

周先生转身坐在躺椅上才自己笑起来，他是在开着玩笑。

梅雨季，很少有晴天，一天的上午刚一放晴，我高兴极了，就到鲁迅先生家去了，跑得上楼还喘着。鲁迅先生说：“来啦！”我说：“来啦！”

我喘着连茶也喝不下。

鲁迅先生就问我：

“有什么事吗？”

我说：“天晴啦，太阳出来啦。”

许先生和鲁迅先生都笑着，一种对于冲破忧郁心境的崭新的会心的笑。

海婴一看到我非拉我到院子里和他一道玩不可，拉我的头发或拉我的衣裳。

为什么他不拉别人呢？据周先生说：“他看你梳着辫子，和他差不多，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大人，就看你小。”

许先生问着海婴：“你为什么喜欢她呢？不喜欢别人？”

“她有小辫子。”说着就来拉我的头发。

鲁迅先生家生客人很少，几乎没有，尤其是住在他家里的人更没有。一个礼拜六的晚上，在二楼上鲁迅先生的卧室里摆好了晚饭，围着桌子坐满了人。每逢礼拜六晚上都是这

样的，周建人先生带着全家来拜访的。在桌子边坐着一个很瘦的很高的穿着中国小背心的人，鲁迅先生介绍说：“这是位同乡，是商人。”

初看似乎对的，穿着中国裤子，头发剃的很短。当吃饭时，他还让别人酒，也给我倒一盅，态度很活泼，不大像个商人；等吃完了饭，又谈到《伪自由书》及《二心集》。这个商人，开明得很，在中国不常见。没有见过的就总不大放心。

下一次是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晴，一阵阵的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先生是新剪的头发，还能记得桌上有一盘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先生的口味，是用油煎的。鲁迅先生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做吃饭的饭碗。那位商人先生也能喝酒，酒瓶就站在他的旁边。他说蒙古人什么样，苗人什么样，从西藏经过时，那西藏女人见了男人追她，她就如何如何。

这商人可真怪，怎么专门走地方，而不做买卖？并且鲁迅先生的书他也全读过，一开口这个，一开口那个。并且海婴叫他×先生，我一听那×字就明白他是谁了。×先生常常回来得很迟，从鲁迅先生家里出来，在弄堂里遇到了几次。

有一天晚上×先生从三楼下来，手里提着箱子，身上穿着长袍子，站在鲁迅先生的面前，他说他要搬了。他告了辞，许先生送他下楼去了。这时候周先生在地板上绕了两个圈子，问我说：

“你看他到底是商人吗？”

“是的。”我说。

鲁迅先生很有意思的在地板上走几步，而后向我说：“他

是贩卖私货的商人，是贩卖精神上的……”

×先生走过二万五千里回来的。

青年人写信，写得太草率，鲁迅先生是深恶痛绝之的。

“字不一定要写得好，但必须得使人一看了就认识，年轻人现在都太忙了……他自己赶快胡乱写完了事，别人看了三遍五遍看不明白，这费了多少工夫，他不管。反正这费了功夫不是他的。这存心是不太好的。”

但他还是展读着每封由不同角落里投来的青年的信，眼睛不济时，便戴起眼镜来看，常常看到夜里很深的时光。

鲁迅先生坐在××电影院楼上的第一排，那片名忘记了，新闻片是苏联纪念五一节的红场。

“这个我怕看不到的……你们将来可以看得见。”鲁迅先生向我们周围的人说。

珂勒惠支的画，鲁迅先生最佩服，同时也很佩服她的做人。珂勒惠支受希特拉的压迫，不准她做教授，不准她画画，鲁迅先生常讲到她。

史沫特烈，鲁迅先生也讲到，她是美国女子，帮助印度独立运动，现在又在援助中国。

鲁迅先生介绍人去看的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其余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介绍给人的。鲁迅先生说：“电影没有什么好的，看看鸟兽

之类倒可以增加些对于动物的知识。”

鲁迅先生不游公园，住在上海十年，兆丰公园没有进过。虹口公园这么近也没有进过。春天一到了，我常告诉周先生，我说公园里的土松软了，公园里的风多么柔和。周先生答应选个晴好的天气，选个礼拜日，海婴休假日，好一道去，坐一乘小汽车一直开到兆丰公园，也算是短途旅行。但这只是想着而未有做到，并且把公园给下了定义。鲁迅先生说：“公园的样子我知道的……一进门分做两条路，一条通左边，一条通右边，沿着路种着点柳树什么树的，树下摆着几张长椅子，再远一点有个水池子。”

我是去过兆丰公园的，也去过虹口公园或是法国公园的，仿佛这个定义适用在任何国度的公园设计者。

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土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

胶皮底鞋夏天特别热，冬天又凉又湿，鲁迅先生的身体不算好，大家都提议把这鞋子换掉。鲁迅先生不肯，他说胶皮底鞋子走路方便。

“周先生一天走多少路呢？也不就一转弯到×××书店走一趟吗？”

鲁迅先生笑而不答。

“周先生不是很好伤风吗？不围巾子，风一吹不就伤风了吗？”

鲁迅先生这些个都不习惯，他说：

“从小就没戴过手套围巾，戴不惯。”

鲁迅先生一推开门从家里出来时，两只手露在外边，很

宽的袖口冲着风就向前走，腋下夹着个黑绸子印花的包袱，里边包着书或者是信，到老靶子路书店去了。

那包袱每天出去必带出去，回来必带回来。出去时带着给青年们的信，回来又从书店带来新的信和青年请鲁迅先生看的稿子。

鲁迅先生抱着印花包袱从外边回来，还提着一把伞，一进门客厅早坐着客人，把伞挂在衣架上就陪客人谈起话来。谈了很久了，伞上的水滴顺着伞杆在地板上已经聚了一堆水。

鲁迅先生上楼去拿香烟，抱着印花包袱，而那把伞也没有忘记，顺手也带到楼上去。

鲁迅先生的记忆力非常之强，他的东西从不随便散置在任何地方。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口味。许先生想请一个北方厨子，鲁迅先生以为开销太大，请不得的，男佣人，至少要十五元钱的工钱。

所以买米买炭都是许先生下手。我问许先生为什么用两个女佣人都是年老的，都是六七十岁的？许先生说她们做惯了，海婴的保姆，海婴几个月时就在这里。

正说着那矮胖胖的保姆走下楼梯来了，和我们打了个迎面。

“先生，没吃茶吗？”她赶快拿了杯子去倒茶，那刚刚下楼时气喘的声音还在喉管里咕噜咕噜的，她确实年老了。

来了客人，许先生没有不下厨房的，菜食很丰富，鱼，肉……都是用大碗装着，起码四五碗，多则七八碗。可是平常就只三碗菜：一碗素炒豌豆苗，一碗笋炒咸菜，再一碗黄花鱼。

这菜简单到极点。

鲁迅先生的原稿，在拉都路一家炸油条的那里用着包油条，我得到了一张，是译《死魂灵》的原稿，写信告诉了鲁迅先生。鲁迅先生不以为希奇，许先生倒很生气。

鲁迅先生出书的校样，都用来揩桌，或做什么的。请客人在家里吃饭，吃到半道，鲁迅先生回身去拿来校样给大家分着。客人接到手里一看，这怎么可以？鲁迅先生说：

“擦一擦，拿着鸡吃，手是腻的。”

到洗澡间去，那边也摆着校样纸。

许先生从早晨忙到晚上，在楼下陪客人，一边还手里打着毛线。不然就是一边谈着话一边站起来用手摘掉花盆里花上已干枯了的叶子。许先生每送一个客人，都要送到楼下门口，替客人把门开开，客人走出去而后轻轻地关了门再上楼来。

来了客人还到街上去买鱼或买鸡，买回来还要到厨房里去工作。

鲁迅先生临时要寄一封信，就得许先生换起皮鞋来来到邮局或者大陆新村旁边信筒那里去。落着雨天，许先生就打起伞来。

许先生是忙的，许先生的笑是愉快的，但是头发有一些是白了的。

夜里去看电影，施高塔路的汽车房只有一辆车，鲁迅先生一定不坐，一定让我们坐。许先生，周建人夫人……海婴，

周建人先生的三位女公子。我们上车了。

鲁迅先生和周建人先生，还有别的一二位朋友在后边。

看完了电影出来，又只叫到一部汽车，鲁迅先生又一定不肯坐，让周建人先生的全家坐着先走了。

鲁迅先生旁边走着海婴，过了苏州河的大桥去等电车去了。等了二三十分钟电车还没有来，鲁迅先生依着沿苏州河的铁栏杆坐在桥边的石围上了，并且拿出香烟来，装上烟嘴，悠然地吸着烟。

海婴不安地来回地乱跑，鲁迅先生还招呼他和自己并排坐下。

鲁迅先生坐在那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

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家里都不预备。

鲁迅先生陪客人到深夜，必同客人一道吃些点心。那饼干就是从铺子里买来的，装在饼干盒子里，到夜深许先生拿着碟子取出来，摆在鲁迅先生的书桌上。吃完了，许先生打开立柜再取一碟。还有向日葵子差不多每来客人必不可少。鲁迅先生一边抽着烟，一边剥着瓜子吃，吃完了一碟鲁迅先生必请许先生再拿一碟来。

鲁迅先生备有两种纸烟，一种价钱贵的，一种便宜的。便宜的是绿听子的，我不认识那是什么牌子，只记得烟头上带着黄纸的嘴，每五十支的价钱大概是四角到五角，是鲁迅先生自己平日用的。另一种是白听子的，是前门烟，用来招待

客人的，白听烟放在鲁迅先生书桌的抽屉里。来客人鲁迅先生下楼，把它带到楼下去，客人走了，又带回楼上来照样放在抽屉里。而绿听子的永远放在书桌上，是鲁迅先生随时吸着的。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

“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鲁迅先生从下午二三点钟起就陪客人，陪到五点钟，陪到六点钟，客人若在家吃饭，吃完饭又必要在一起喝茶，或者刚刚吃完茶走了，或者还没走又来了客人，于是又陪下去，陪到八点钟，十点钟，常常陪到十二点钟。从下午三点钟起，陪到夜里十二点，这么长的时间，鲁迅先生都是坐在藤躺椅上，不断地吸着烟。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

在工作之前，他稍微阖一阖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许先生为什么睡得这样快？因为第二天早晨六七点钟就要来管理家务。）海婴这时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去，窗外也一点声音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地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

得怎么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高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

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海婴从三楼下来了，背着书包，保姆送他到学校去，经过鲁迅先生的门前，保姆总是吩咐他说：

“轻一点走，轻一点走。”

鲁迅先生刚一睡下，太阳就高起来了，太阳照着隔院子的人家，明亮亮的，照着鲁迅先生花园的夹竹桃，明亮亮的。

鲁迅先生的书桌整整齐齐的，写好的文章压在书下边，毛笔在烧瓷的小龟背上站着。

一双拖鞋停在床下，鲁迅先生在枕头上边睡着了。

鲁迅先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

老靶子路有一家小吃茶店，只有门面一间，在门面里边设座，座少，安静，光线不充足，有些冷落。鲁迅先生常到这里吃茶店来，有约会多半是在这里边，老板是犹太也许是白俄，胖胖的，中国话大概他听不懂。

鲁迅先生这一位老人，穿着布袍子，有时到这里来，泡一壶红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谈了一两个钟头。

有一天鲁迅先生的背后那茶座里边坐着一位摩登女子，身穿紫裙子黄衣裳，头戴花帽子……那女子临走时，鲁迅先生一看她，用眼瞪着她，很生气地看了她半天。而后说：

“是做什么的呢？”

鲁迅先生对于穿着紫裙子黄衣裳，花帽子的人就是这样看法的。

鬼到底是有的没有的？传说上有人见过，还跟鬼说过话，还有人被鬼在后边追赶过，吊死鬼一见了人就贴在墙上。但没有一个人捉住一个鬼给大家看看。

鲁迅先生讲了他看见过鬼的故事给大家听：

“是在绍兴……”鲁迅先生说，“三十年前……”

那时鲁迅先生从日本读书回来，在一个师范学堂里也不知是什么学堂里教书，晚上没有事时，鲁迅先生总是到朋友家去谈天。这朋友住的离学堂几里路，几里路不算远，但必得经过一片坟地。谈天有的时候就谈得晚了，十一二点钟才回学堂的事也常有，有一天鲁迅先生就回去得很晚，天空有很大的月亮。

鲁迅先生向着归路走得很起劲时，往远处一看，远远有一个白影。

鲁迅先生不相信鬼的，在日本留学时是学的医，常常把死人抬来解剖的，鲁迅先生解剖过二十几个，不但不怕鬼，对死人也不怕，所以对坟地也就根本不怕。仍旧是向前走的。

走了不几步，那远处的白影没有了，再看突然又有了。并且时小时大，时高时低，正和鬼一样。鬼不就是变幻无常的吗？

鲁迅先生有点踌躇了，到底向前走呢？还是回过头来走？本来回学堂不止这一条路，这不过是最近的一条就是了。

鲁迅先生仍是向前走，到底要看一看鬼是什么样，虽然

那时候也怕了。

鲁迅先生那时从日本回来不久，所以还穿着硬底皮鞋。鲁迅先生决心要给那鬼一个致命的打击，等走到那白影旁边时，那白影缩小了，蹲下了，一声不响地靠住了一个坟堆。

鲁迅先生就用了他的硬皮鞋踢了出去。

那白影噢的一声叫起来，随着就站起来，鲁迅先生定眼看去，他却是一个人。

鲁迅先生说在他踢的时候，他是很害怕的，好像若一下不把那东西踢死，自己反而会遭殃的，所以用了全力踢出去。

原来是个盗墓子的人在坟场上半夜作着工作。

鲁迅先生说到这里就笑了起来。

“鬼也是怕踢的，踢他一脚就立刻变成人了。”

我想，倘若是鬼常常让鲁迅先生踢踢倒是好的，因为给了他一个作人的机会。

从福建菜馆叫的菜，有一碗鱼做的丸子。

海婴一吃就说不新鲜，许先生不信，别的人也都不信。因为那丸子有的新鲜，有的不新鲜，别人吃到嘴里的恰好都是没有改味的。

许先生又给海婴一个，海婴一吃，又不是好的，他又嚷嚷着。别人都不注意，鲁迅先生把海婴碟里的拿来尝尝，果然不是新鲜的。鲁迅先生说：

“他说不新鲜，一定也有他的道理，不加以查看就抹杀是不对的。”

.....

以后我想起这件事来，私下和许先生谈过，许先生说：“周先生的做人，真是我们学不了的。哪怕一点点小事。”

鲁迅先生包一个纸包也要包得整整齐齐，常常把要寄出的书，鲁迅先生从许先生手里拿过来自己包，许先生本来包得多么好，而鲁迅先生还要亲自动手。

鲁迅先生把书包好了，用细绳捆上，那包方方正正的，连一个角也不准歪一点或扁一点，而后拿着剪刀，把捆书的那绳头都剪得整整齐齐。

就是包这书的纸都不是新的，都是从街上买东西回来留下来的。许先生上街回来把买来的东西一打开随手就把包东西的牛皮纸折起来，随手把小细绳卷了一个卷。若小细绳上有一个疙瘩，也要随手把它解开的。准备着随时用随时方便。

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

一进弄堂口，满地铺着大方块的水门汀，院子里不怎样嘈杂，从这院子出入的有时候是外国人，也能够看到外国小孩在院子里零星的玩着。

鲁迅先生隔壁挂着一块大的牌子，上面写着一个“茶”字。

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一日。

鲁迅先生的客厅里摆着长桌，长桌是黑色的，油漆不十分新鲜，但也并不破旧，桌上没有铺什么桌布，只在长桌的当心摆着一个绿豆青色的花瓶，花瓶里长着几株大叶子的万年青。围着长桌有七八张木椅子。尤其是在夜里，全弄堂一点什么声音也听不到。

那夜,就和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道坐在长桌旁边喝茶的。当夜谈了许多关于伪满洲国的事情,从饭后谈起,一直谈到九点钟十点钟而后到十一点钟。时时想退出来,让鲁迅先生好早点休息,因为我看出来鲁迅先生身体不大好,又加上听许先生说过,鲁迅先生伤风了一个多月,刚好了的。

但鲁迅先生并没有疲倦的样子。虽然客厅里也摆着一张可以卧倒的藤椅,我们劝他几次想让他坐在藤椅上休息一下,但是他没有去,仍旧坐在椅子上。并且还上楼一次,去加穿了一件皮袍子。

那夜鲁迅先生到底讲了些什么,现在记不起来了。也许想起来的不是那夜讲的而是以后讲的也说不定。过了十一点,天就落雨了,雨点淅沥淅沥地打在玻璃窗上,窗子没有窗帘,所以偶一回头,就看到玻璃窗上有小水流往下流。夜已深了,并且落了雨,心里十分着急,几次站起来想要走,但是鲁迅先生和许先生一再说再坐一下:“十二点以前终归有车子可搭的。”所以一直坐到将近十二点,才穿起雨衣来,打开客厅外边的响着的铁门,鲁迅先生非要送到铁门外不可。我想为什么他一定要送呢?对于这样年轻的客人,这样的送是应该的吗?雨不会打湿了头发,受了寒伤风不又要继续下去吗?站在铁门外边,鲁迅先生说,并且指着隔壁那家写着“茶”字的大牌子:“下次来记住这个‘茶’字,就是这个‘茶’的隔壁。”而且伸出手去,几乎是触到了钉在锁门旁边的那个九号的‘九’字,“下次来记住茶的旁边九号。”

于是脚踏着方块的水门汀,走出弄堂来,回过身去往院子里边看了一看,鲁迅先生那一排房子统统是黑洞洞的,若

不是告诉的那样清楚，下次来恐怕要记不住的。

鲁迅先生的卧室，一张铁架大床，床顶上遮着许先生亲手做的白布刺花的围子，顺着床的一边折着两床被子，都是很厚的，是花洋布的被面。挨着门口的床头的方面站着抽屉柜。一入门的左手摆着八仙桌，桌子的两旁藤椅各一，立柜站在和方桌一排的墙角，立柜本是挂衣服的，衣裳却很少，都让糖盒子、饼干桶子、瓜子罐给塞满了。有一次××老板的太太来拿版权的图章花，鲁迅先生就从立柜下边大抽屉里取出的。沿着墙角往窗子那边走，有一张装饰台，桌子上有一个方形的满浮着绿草的玻璃养鱼池，里边游着的不是金鱼而是灰色的扁肚子的小鱼。除了鱼池之外另有一只圆的表，其余那上边满装着书。铁床架靠窗子的那头的书柜里书柜外都是书。最后是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那上边也都是书。

鲁迅先生家里，从楼上到楼下，没有一个沙发。鲁迅先生工作时坐的椅子是硬的，到楼下陪客人时坐的椅子又是硬的。

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上海弄堂房子的窗子差不多满一面墙那么大，鲁迅先生把它关起来，因为鲁迅先生工作起来有一个习惯，怕吹风，风一吹，纸就动，时时防备着纸跑，文章就写不好。所以屋子里热得和蒸笼似的，请鲁迅先生到楼下去，他又不肯，鲁迅先生的习惯是不换地方。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先生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都不肯。只有满身流汗。

鲁迅先生的写字桌，铺了张蓝格子的油漆布，四角都用图钉按着。桌子上有小砚台一方，墨一块，毛笔站在笔架上。笔架是烧瓷的，在我看来不很细致，是一个龟，龟背上带着好几个洞，笔就插在那洞里。鲁迅先生多半是用毛笔的，钢笔也不是没有，是放在抽屉里。桌上有一个方大的白瓷的烟灰盒，还有一个茶杯，杯子上戴着盖。

鲁迅先生的习惯与别人不同，写文章用的材料和来信都压在桌子上，把桌子都压得满满的，几乎只有写字的地方可以伸开手，其余桌子的一半被书或纸张占有着。

左手边的桌角上有一个带绿灯罩的台灯，那灯泡是横着装的，在上海那是极普通的台灯。

冬天在楼上吃饭，鲁迅先生自己拉着电线把台灯的机关从棚顶的灯头上拔下，而后装上灯泡子。等饭吃过，许先生再把电线装起来，鲁迅先生的台灯就是这样做成的，拖着一根长长的电线在棚顶上。

鲁迅先生的文章，多半是在这台灯下写。因为鲁迅先生的工作时间，多半是下半夜一两点起，天将明了休息。

卧室就是如此，墙上挂着海婴公子一个月婴孩的油画像。

挨着卧室的后楼里边，完全是书了，不十分整齐，报纸和杂志或洋装的书，都混在这间屋子里，一走进去多少还有些纸张气味。地板被书遮盖得太小了，几乎没有了，大网篮也堆在书中。墙上拉着一条绳子或者是铁丝，就在那上边系了小提盒、铁丝笼之类。风干荸荠就盛在铁丝笼，扯着的那铁丝几乎被压断了在弯弯着。一推开藏书室的窗子，窗子外边还挂着一筐风干荸荠。

“吃吧，多得很，风干的，格外甜。”许先生说。

楼下厨房传来了煎菜的锅铲的响声，并且两个年老的娘姨慢重重地在讲一些什么。

厨房是家庭最热闹的一部分。整个三层楼都是静静的，喊娘姨的声音没有，在楼梯上跑来跑去的声音没有。鲁迅先生家里五六间房子只住着五个人，三位是先生的全家，余下的二位是年老的女佣人。

来了客人都是许先生亲自倒茶，即便是麻烦到娘姨时，也是许先生下楼去吩咐，绝没有站到楼梯口就大声呼唤的时候。所以整个房子都在静悄悄之中。

只有厨房比较热闹了一点，自来水哗哗地流着，洋瓷盆在水门汀的水池子上每拖一下磨着嚓嚓地响，洗米的声音也是嚓嚓的。鲁迅先生很喜欢吃竹笋的，在菜板上切着笋片笋丝时，刀刃每划下去都是很响的。其实比起别人家的厨房来却冷清极了，所以洗米声和切笋声都分开来听得样样清晰晰。

客厅的一边摆着并排的两个书架，书架是带玻璃橱的，里边有朵斯托益夫斯基的全集和别的外国作家的全集，大半都是日文译本。地板上没有地毯，但擦得非常干净。

海婴公子的玩具橱也站在客厅里，里边是些毛猴子，橡皮人，火车汽车之类，里边装的满满的，别人是数不清的，只有海婴自己伸手到里边找些什么就有什么。过新年时在街上买的兔子灯，纸毛上已经落了灰尘了，仍摆在玩具橱顶上。

客厅只有一个灯头，大概五十烛光。客厅的后门对着上

楼的楼梯，前门一打开有一个一方丈大小的花园，花园里没有什么花看，只有一株很高的七八尺高的小树，大概那树是柳桃，一到了春天，喜欢生长蚜虫，忙得许先生拿着喷蚊虫的机器，一边陪着谈话，一边喷着杀虫药水。沿着墙根，种了一排玉米，许先生说：“这玉米长不大的，这土是没有养料的，海婴一定要种。”

春天，海婴在花园里掘着泥沙，培植着各种玩艺。

三楼则特别静了，向着太阳开着两扇玻璃门，门外有一个水门汀的突出的小廊子，春天很温暖的抚摸着门口长垂着的帘子，有时帘子被风打得很高，飘扬的饱满的和大鱼泡似的。那时候隔院的绿树照进玻璃门扇里边来了。

海婴坐在地板上装着小工程师在修着一座楼房，他那楼房是用椅子横倒了架起来修的，而后遮起一张被单来算作屋瓦，全个房子在他自己拍着手的赞誉声中完成了。

这间屋感到些空旷和寂寞，既不像女工住的屋子，又不像儿童室。海婴的眠床靠着屋子的一边放着，那大圆顶帐子日里也不打起来，长拖拖的好像从棚顶一直拖到地板上，那床是非常讲究的，属于刻花的木器一类的。许先生讲过，租这房子时，从前一个房客转留下来的。海婴和他的保姆，就睡在五六尺宽的大床上。

冬天烧过的火炉，三月里还冷冰冰的在地板上站着。

海婴不大在三楼上玩的，除了到学校去，就是在院里踏脚踏车，他非常欢喜跑跳，所以厨房，客厅，二楼，他是无处不跑的。

三楼整天在高空空着，三楼的后楼住着另一个老女工，一

天很少上楼来，所以楼梯擦过之后，一天到晚干净的溜明。

一九三六年三月里鲁迅先生病了，靠在二楼的躺椅上，心脏跳动得比平日厉害，脸包色微灰了一点。

许先生正相反的，脸色是红的，眼睛显得大了，讲话的声音是平静的，态度并没有比平日慌张。在楼下一走进客厅来许先生就告诉说：

“周先生病了，气喘……喘得厉害，在楼上靠在躺椅上。”

鲁迅先生呼喘的声音，不用走到他的旁边，一进了卧室就听得见的。鼻子和胡须扇着，胸部一起一落。眼睛闭着，差不多永久不离开手的纸烟，也放弃了。藤椅后边靠着枕头，鲁迅先生的头有些向后，两只手空闲地垂着。眉头仍和平日一样没有聚皱，脸上是平静的，舒展的，似乎并没有任何痛苦加在身上。

“来了吧？”鲁迅先生睁一睁眼睛，“不小心，着了凉呼吸困难……到藏书房子去翻一翻书……那房子因为没有人住，特别凉……回来就……”

许先生看周先生说话吃力，赶紧接着说周先生是怎样气喘的。

医生看过了，吃了药，但喘并未停。下午医生又来过，刚刚走。

卧室在黄昏里边一点一点地暗下去，外边起了一点小风，隔院的树被风摇着发响。别人家的窗子有的被风打着发出自动关开的响声，家家的流水道都是哗啦哗啦的响着水声，一定是晚餐之后洗着杯盘的剩水。晚餐后该散步的散步去了，该

会朋友的会友去了，弄堂里来去的稀疏不断地走着人，而娘姨们还没有解掉围裙呢，就依着后门彼此搭讪起来。小孩子们三五一伙前门后门地跑着，弄堂外汽车穿来穿去。

鲁迅先生坐在躺椅上，沉静地，不动地阖着眼睛，略微灰了的脸色被炉里的火染红了一点。纸烟听子蹲在书桌上，盖着盖子，茶杯也蹲在桌子上。

许先生轻轻地在楼梯上走着，许先生一到楼下去，二楼就只剩了鲁迅先生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呼喘把鲁迅先生的胸部有规律性的抬得高高的。

鲁迅先生必得休息的，须藤老医生这样说的。可是鲁迅先生从此不但没有休息，并且脑子里所想的更多了，要做的事情都像非立刻就做不可，校《海上述林》的校样，印珂勒惠支的画，翻译《死魂灵》下部，刚好了，这些就都一起开始了，还计算着出三十年集（即鲁迅全集）。

鲁迅先生感到自己的身体不好，就更没有时间注意身体，所以要多作，赶快作。当时大家不解其中的意思，都以为鲁迅先生不加以休息不以为然，后来读了鲁迅先生《死》的那篇文章才了事了。

鲁迅先生知道自己的健康不成了，工作的时间没有几年了，死了是不要紧的，只要留给人类更多，鲁迅先生就是这样。

不久书桌上德文字典和日文字典都摆起来了，果戈里的《死魂灵》，又开始翻译了。

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容易伤风，伤风之后，照常要陪客人，回信，校稿子。所以伤风之后总要拖下去一个月或半个月的。

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校样，一九三五年冬，一九三六年的春天，鲁迅先生不断地校着，几十万字的校样，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样来总是十页八页的，并不是统统一道地送来，所以鲁迅先生不断地被这校样催索着，鲁迅先生竟说：

“看吧，一边陪着你们谈话，一边看校样，眼睛可以看，耳朵可以听……”

有时客人来了，一边说着笑话，鲁迅先生一边放下了笔。有的时候也说：“几个字了……请坐一坐……”

一九三五年冬天许先生说：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

有一次鲁迅先生到饭馆里去请客，来的时候兴致很好，还记得那次吃了一只烤鸭子，整个的鸭子用大钢叉子叉上来时，大家看这鸭子烤的又油又亮的，鲁迅先生也笑了。

菜刚上满了，鲁迅先生就到躺椅上吸一支烟，并且阖一阖眼睛。一吃完了饭，有的喝了酒的，大家都闹乱了起来，彼此抢着苹果，彼此讽刺着玩，说着一些人可笑的话。而鲁迅先生这时候，坐在躺椅上，阖着眼睛，很庄严地在沉默着，让拿在手上纸烟的烟丝，袅袅地上升着。

别人以为鲁迅先生也是喝多了酒吧！

许先生说，并不的。

“周先生的身体是不如从前了，吃过了饭总要闭一闭眼睛稍微休息一下，从前一向没有这习惯。”

周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了，大概说他喝多了酒的话让他听到了。

“我不多喝酒的。小的时候，母亲常提到父亲喝了酒，脾气怎样坏，母亲说，长大了不要喝酒，不要像父亲那样子……所以我不多喝的……从来没喝醉过……”

鲁迅先生休息好了，换了一支烟，站起来也去拿苹果吃，可是苹果没有了。鲁迅先生说：

“我争不过你们了，苹果让你们抢没了。”

有人抢到手的还在保存着的苹果，奉献出来，鲁迅先生没有吃，只在吸烟。

一九三六年春，鲁迅先生的身体不大好，但没有什么病，吃过了夜饭，坐在躺椅上，总要闭一闭眼睛沉静一会。

许先生对我说，周先生在北平时，有时开着玩笑，手按着桌子一跃就能够跃过去，而近年来没有这么做过。大概没有以前那么灵便了。

这话许先生和我是私下讲的：鲁迅先生没有听见，仍靠在躺椅上沉默着呢。

许先生开了火炉门，装着煤炭哗哗地响，把鲁迅先生震醒了。一讲起话来鲁迅先生的精神又照常一样。

鲁迅先生睡在二楼的床上已经一个多月了，气喘虽然停止。但每天发热，尤其是在下午热度总在三十八度三十九度之间，有时也到三十九度多，那时鲁迅先生的脸是微红的，目力是疲弱的，不吃东西，不大多睡，没有一些呻吟，似乎全

身都没有什么痛楚的地方。躺在床上时张开眼睛看着，有的时候似睡非睡的安静地躺着，茶吃得很少。差不多一刻也不停地吸烟，而今几乎完全放弃了，纸烟听子不放在床边，而仍很远的蹲在书桌上，若想吸一支，是请许先生付给的。

许先生从鲁迅先生病起，更过度地忙了。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吃药，按着时间给鲁迅先生试温度表，试过了之后还要把一张医生发给的表格填好，那表格是一张硬纸，上面画了无数根线，许先生就在这张纸上拿着米度尺画着度数，那表画得和尖尖的小山丘似的，又像尖尖的水晶石，高的低的一排连地站着。许先生虽每天画，但那像是一条接连不断的线，不过从低处到高处，从高处到低处，这高峰越高越不好，也就是鲁迅先生的热度越高了。

来看鲁迅先生的人，多半都不到楼上来了，为的请鲁迅先生好好地静养，所以把客人这些事也推到许先生身上来了。还有书、报、信，都要许先生看过，必要的就告诉鲁迅先生，不十分必要的，就先把它放在一处放一放，等鲁迅先生好些了再取出来交给他。然而这家庭里边还有许多琐事，比方年老的娘姨病了，要请两天假；海婴的牙齿脱掉一个要到牙医那里去看过，但是带他去的人没有，又得许先生。海婴在幼稚园里读书，又是买铅笔，买皮球，还有临时出些个花头，跑上楼来了，说要吃什么花生糖，什么牛奶糖，他上楼来是一边跑着一边喊着，许先生连忙拉住了他，拉他下了楼才跟他讲：

“爸爸病啦，”而后拿出钱来，嘱咐好了娘姨，只买几块糖而不准让他格外的多买。

收电灯费的来了，在楼下一打门，许先生就得赶快往楼下跑，怕的是再多打几下，就要惊醒了鲁迅先生。

海婴最喜欢听讲故事，这也是无限的麻烦，许先生除了陪海婴讲故事之外，还要在长桌上偷一点工夫来看鲁迅先生为有病耽搁下来尚未校完的校样。

在这期间，许先生比鲁迅先生更要担当一切了。

鲁迅先生吃饭，是在楼上单开一桌，那仅仅是一个方木桌，许先生每餐亲手端到楼上去，每样都用小吃碟盛着，那小吃碟直径不过二寸，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苋菜，把黄花鱼或者鸡之类也放在小碟里端上楼去。若是鸡，那鸡也是全鸡身上最好的一块地方拣下来的肉；若是鱼，也是鱼身上最好一部分，许先生才把它拣下放在小碟里。

许先生用筷子来回地翻着楼下的饭桌上菜碗里的东西，菜拣嫩的，不要茎，只要叶，鱼肉之类，拣烧得软的，没有骨头没有刺的。

心里存着无限的期望，无限的要求，用了比祈祷更虔诚的目光，许先生看着她自己手里选得精精致致的菜盘子，而后脚板触了楼梯上了楼。

希望鲁迅先生多吃一口，多动一筷，多喝一口鸡汤。鸡汤和牛奶是医生所嘱的，一定要多吃一些的。

把饭送上去，有时许先生陪在旁边，有时走下楼来又做些别的事，半个钟头之后，到楼上去取这盘子。这盘子装的满满的，有时竟照原样一动也没有动又端下来了，这时候许先生的眉头微微地皱了一点。旁边若有什么朋友，许先生就

说：“周先生的热度高，什么也吃不落，连茶也不愿意吃，人很苦，人很吃力。”

有一天许先生用波浪式的专门切面包的刀切着面包，是在客厅后边方桌上切的，许先生一边切着一边对我说：

“劝周先生多吃东西，周先生说，人好了再保养，现在勉强吃也是没有用的。”

许先生接着似乎问着我：

“这也是对的？”

而后把牛奶面包送上楼去了。一碗烧好的鸡汤，从方盘里许先生把它端出来了，就摆在客厅后的方桌上。许先生上楼去了，那碗热的鸡汤在方桌上自己悠然地冒着热气。

许先生由楼上回来还说呢：

“周先生平常就不喜欢吃汤之类，在病里，更勉强不下去了。”

许先生似乎安慰着自己似的。

“周先生人强，喜欢吃硬的，油炸的，就是吃饭也喜欢吃硬饭……”

许先生楼上楼下地跑，呼吸有些不平静，坐在她旁边，似乎可以听到她心脏的跳动。

鲁迅先生开始独桌吃饭以后，客人多半不上楼来了，经许先生婉言把鲁迅先生健康的经过报告了之后就走了。

鲁迅先生在楼上一天一天地睡下去，睡了许多日子，都寂寞了，有时大概热度低了点就问许先生：

“什么人来过吗？”

看鲁迅先生好些，就一一地报告过。

有时也问到有什么刊物来吗？

鲁迅先生病了一个多月了。

证明了鲁迅先生是肺病，并且是肋膜炎，须藤老医生每天来了，为鲁迅先生把肋膜积水用打针的方法抽净，共抽过两三次。

这样的病，为什么鲁迅先生一点也不晓得呢？许先生说，周先生有时觉得肋痛了就自己忍着不说，所以连许先生也不知道，鲁迅先生怕别人晓得了又要不放心，又要看医生，医生一定又要说休息。鲁迅先生自己知道做不到的。

福民医院美国医生的检查，说鲁迅先生肺病已经二十年了。这次发了怕是很严重。

医生规定个日子，请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详细检查，要照X光的。

但鲁迅先生当时就下楼是下不得的，又过了许多天，鲁迅先生到福民医院去检查病去了。照X光后给鲁迅先生照了一个全部的肺部的照片。

这照片取来的那天许先生在楼下给大家看了，右肺的上尖是黑的，中部也黑了一块，左肺的下半部都不大好，而沿着左肺的边边黑了一大圈。

这之后，鲁迅先生的热度仍高，若再这样热度不退，就很难抵抗了。

那查病的美国医生，只查病，而不给药吃，他相信药是没有用的。

须藤老医生，鲁迅先生早就认识，所以每天来，他给鲁

迅先生吃了些退热药，还吃停止肺病菌活动的药。他说若肺不再坏下去，就停止在这里，热自然就退了，人是不危险的。

在楼下的客厅里，许先生哭了。许先生手里拿着一团毛线，那是海婴的毛线衣拆了洗过之后又团起来的。

鲁迅先生在不欲望状态中，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想，睡觉似睡非睡的。

天气热起来了，客厅的门窗都打开着，阳光跳跃在门外的花园里。麻雀来了停在夹竹桃上叫了三两声就飞去，院子里的孩子们唧唧喳喳地玩耍着，风吹进来好像带着热气，扑到人的身上，天气刚刚发芽的春天，变为夏天了。

楼上老医生和鲁迅先生谈话的声音隐约可以听到。

楼下又来客人，来的人总要问：

“周先生好一点吗？”

许先生照常说：“还是那样子。”

但今天说了眼泪又流了满脸。一边拿起杯子来给客人倒茶，一边用左手拿着手帕按着鼻子。

客人问：

“周先生又不大好吗？”

许先生说：

“没有的，是我心窄。”

过了一会鲁迅先生要找什么东西，喊许先生上楼去，许先生连忙擦着眼睛，想说她不上楼的，但左右看了一眼，没有人能代替了她，于是带着她那团还没有缠完的毛线球上楼去了。

楼上坐着老医生，还有两位探望鲁迅先生的客人。许先生一看了他们就自己低了头不好意思地笑了，她不敢到鲁迅先生的面前去，背转着身问鲁迅先生要什么呢，而后又是慌忙地把线缕挂在手上缠了起来。

一直到送老医生下楼，许先生都是把背向着鲁迅先生而站着的。

每次老医生走，许先生都是替老医生提着皮提包送到前门外的。许先生愉快地、沉静地带着笑容打开铁门闩，很恭敬地把皮包交给老医生，眼看着老医生走了才进来关了门。

这老医生出入在鲁迅先生的家里，连老娘姨对他都是尊敬的，医生从楼上下来时，娘姨若在楼梯的半道，赶快下来躲开，站到楼梯的旁边。有一天老娘姨端着一个杯子上楼，楼上医生和许先生一道下来了，那老娘姨躲闪不灵，急得把杯里的茶都颠出来了。等医生走过去，已经走出了前门，老娘姨还在那里呆呆地望着。

“周先生好了点吧？”

有一天许先生不在家，我问着老娘姨。她说：

“谁晓得，医生天天看过了不声不响地就走了。”

可见老娘姨对医生每天怀着期望的眼光看着他的。

许先生很镇静，没有紊乱的神色，虽然说那天当着人哭过一次，但该做什么，仍是做什么，毛线该洗的已经洗了，晒的已经晒起，晒干了的随手就把它团起团子。

“海婴的毛线衣，每年拆一次，洗过之后再重打起，人一年一年地长，衣裳一年穿过，一年就小了。”

在楼下陪着熟的客人，一边谈着，一边开始手里动着竹

针。

这种事情许先生是偷空就做的，夏天就开始预备着冬天的，冬天就做夏天的。

许先生自己常常说：

“我是无事忙。”

这话很客气，但忙是真的，每一餐饭，都好像没有安静地吃过。海婴一会要这个，要那个；若一有客人，上街临时买菜，下厨房煎炒还不说，就是摆到桌子上来，还要从菜碗里为着客人选好的夹过去。饭后又是吃水果，若吃苹果还要把皮削掉，若吃荸荠看客人削得慢而不好也要削了送给客人吃，那时鲁迅先生还没有生病。

许先生除了打毛线衣之外，还用机器缝衣裳，剪裁了许多件海婴的内衫裤在窗下缝。

因此许先生对自己忽略了，每天上下楼跑着，所穿的衣裳都是旧的，次数洗得太多，纽扣都洗脱了，也磨破了，都是几年前的旧衣裳，春天时许先生穿了一个紫红宁绸袍子，那料子是海婴在婴孩时候别人送给海婴做被子的礼物。做被子，许先生说很可惜，就拣起来做一件袍子。正说着，海婴来了，许先生使眼神，且不要提到，若提到海婴又要麻烦起来了，一要说是他的，他就要要。

许先生冬天穿一双大棉鞋，是她自己做的。一直到二三月早晚冷时还穿着。

有一次我和许先生在小花园里拍一张照片，许先生说她的纽扣掉了，还拉着我站在她前边遮着她。

许先生买东西也总是到便宜的店铺去买，再不然，到减

价的地方去买。

处处俭省，把俭省下来的钱，都印了书和印了画。

现在许先生在窗下缝着衣裳，机器声格哒格哒的，震着玻璃门有些颤抖。

窗外的黄昏，窗内许先生低着的头，楼上鲁迅先生的咳嗽声，都搅混在一起了，重续着、埋藏着力量。在痛苦中，在悲哀中，一种对于生的强烈的愿望站得和强烈的火焰那样坚定。

许先生的手指把捉了在缝的那张布片，头有时随着机器的力量低沉了一两下。

许先生的面容是宁静的、庄严的、没有恐惧的，她坦荡的在使用着机器。

海婴在玩着一大堆黄色的小药瓶，用一个纸盒子盛着，端起来楼上楼下地跑。向着阳光照是金色的，平放着是咖啡色的，他招集了小朋友来，他向他们展览，向他们夸耀，这种玩艺只有他有而别人不能有。他说：

“这是爸爸打药针的药瓶，你们有吗？”

别人不能有，于是他拍着手骄傲地呼叫起来。

许先生一边招呼着他，不叫他喊，一边下楼来了。

“周先生好了些？”

见了许先生大家都是这样问的。

“还是那样子，”许先生说，随手抓起一个海婴的药瓶来：“这不是么，这许多瓶子，每天打针，药瓶也积了一大堆。”

许先生一拿起那药瓶，海婴上来就要过去，很宝贵地赶快把那小瓶摆到纸盒里。

在长桌上摆着许先生自己亲手做的蒙着茶壶的棉罩子，从那蓝缎子的花罩下拿着茶壶倒着茶。

楼上楼下都是静的了，只有海婴快活的和小朋友们的吵嚷躲在太阳里跳荡。

海婴每晚临睡时必向爸爸妈妈说：“明朝会！”

有一天他站在上三楼去的楼梯口上喊着：

“爸爸，明朝会！”

鲁迅先生那时正病的沉重，喉咙里边似乎有痰，那回答的声音很小，海婴没有听到，于是他又喊：

“爸爸，明朝会！”他等一等，听不到回答的声音，他就大声地连串地喊起来：

“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

他的保姆在前边往楼上拖他，说是爸爸睡下了，不要喊了。可是他怎么能够听呢，仍旧喊。

这时鲁迅先生说“明朝会”，还没有说出来喉咙里边就像有东西在那里堵塞着，声音无论如何放不大。到后来，鲁迅先生挣扎着把头抬起来才很大声地说出：

“明朝会，明朝会。”

说完了就咳嗽起来。

许先生被惊动得从楼下跑来了，不住地训斥着海婴。

海婴一边哭着一边上楼去了，嘴里唠叨着：

“爸爸是个聋人哪！”

鲁迅先生没有听到海婴的话，还在那里咳嗽着。

鲁迅先生在四月里，曾经好了一点，有一天下楼去赴一个约会，把衣裳穿的整整齐齐，手下夹着黑花布包袱，戴起帽子来，出门就走。

许先生在楼下正陪客人，看鲁迅先生下来了，赶快说：

“走不得吧，还是坐车子去吧。”

鲁迅先生说：“不要紧，走得动的。”

许先生再加以劝说，又去拿零钱给鲁迅先生带着。

鲁迅先生说不要不要，坚决地走了。

“鲁迅先生的脾气很刚强。”

许先生无可奈何的，只说了这一句。

鲁迅先生晚上回来，热度增高了。

鲁迅先生说：

“坐车子实在麻烦，没有几步路，一走就到。还有，好久不出去，愿意走走……动一动就出毛病……还是动不得……”

病压服着鲁迅先生又躺下了。

七月里，鲁迅先生又好些。

药每天吃，记温度的表格照例每天好几次在那里画，老医生还是照常地来，说鲁迅先生就要好起来了。说肺部的菌已经停止了一大半，肋膜也好了。

客人来差不多都要到楼上来拜望拜望。鲁迅先生带着久病初愈的心情，又谈起话来，披了一张毛巾子坐在躺椅上，纸烟又拿在手里了，又谈翻译，又谈某刊物。

一个月没有上楼去，忽然上楼还有些心不安，我一进卧室的门，觉得站也没地方站，坐也不知坐在哪里。

许先生让我吃茶，我就依着桌子边站着。好像没有看见那茶杯似的。

鲁迅先生大概看出我的不安来了，便说：

“人瘦了，这样瘦是不成的，要多吃点。”

鲁迅先生又在说玩笑话了。

“多吃就胖了，那么周先生为什么不多吃点？”

鲁迅先生听了这话就笑了，笑声是明朗的。

从七月以后鲁迅先生一天天地好起来了，牛奶，鸡汤之类，为了医生所嘱也隔三差五地吃着，人虽是瘦了，但精神是好的。

鲁迅先生说自己体质的本质是好的，若差一点的，就让病打倒了。

这一次鲁迅先生保持了很长时间，没有下楼更没有到外边去过。

在病中，鲁迅先生不看报，不看书，只是安静地躺着。但有一张小画是鲁迅先生放在床边上不断看着的。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散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苏联某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许先生告诉我的，她也不知道鲁迅先生为什么常常看这小画。

有人来问他这样那样的，他说：

“你们自己学着做，若没有我呢！”

这一次鲁迅先生好了。

还有一样不同的，觉得做事要多做……

鲁迅先生以为自己好了，别人也以为鲁迅先生好了。

准备冬天要庆祝鲁迅先生工作三十年。

又过了三个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七日，鲁迅先生病又发了，又是气喘。

十七日，一夜未眠。

十八日，终日喘着。

十九日的下半夜，人衰弱到极点了。天将发白时，鲁迅先生就像他平日一样，工作完了，他休息了。

1939年，10月。

冯 至

山村的墓碣

德国和瑞士交界的一带是山谷和树林的世界，那里的居民多半是农民。虽然有铁路，有公路，伸到他们的村庄里来，但是他们的视线还依然被些山岭所限制，不必提巴黎和柏林，就是他们附近的几个都市，和他们的距离也好像有几万里远。他们各自保持住自己的服装，自己的方言，自己的习俗，自己的建筑方式。山上的枞林有时稀疏，有时浓密，走进去，往往是几天也走不完。林径上行人稀少，但对面若是走来一个人，没有不向你点头致意的，仿佛是熟识的一般。每逢路径拐弯处，总少不了一块方方的指路碑，东西南北，指给你一些新鲜而又朴实的地名。有一次，我正对着一块指路碑，踌躇着，不知应该往哪里走，在碑旁草丛中又见到另外一块方石，向前仔细一看，却是一座墓碣，上边刻着：

一个过路人，不知为什么，
走到这里就死了。
一切过路人，从这里经过，
请给他作个祈祷。

这四行简陋的诗句非常感动我，当时我真愿望，能够给这个不知名的死者作一次祈祷。但是我不能。小时候读过王阳明的瘞旅文，为了那死在瘴疠之乡的主仆起过无穷的想象；这里并非瘴疠之乡，但既然同是过路人，便不自觉地起了无限的同情，觉得这个死者好像是自己的亲属，说得重一些，竟像是所有的行路人生命里的一部分。想到这里，这铭语中的后两行更语重情长了。

由于这块墓碣我便发生了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兴趣：走路时总是常常注意路旁，会不会在这寂静的自然里再发现这一类的墓碣呢？人们说，事事不可强求，一强求，反而遇不到了。但有时也有偶然的机会，在你一个愿望因为不能达到而放弃了以后，使你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在那些山村和山林里自然没有再遇到第二座这样的墓碣，可是在我离开了那里又回到一个繁华的城市时，一天我在一个旧书店里乱翻，不知不觉，有一个二寸长的小册子落到我的手里了。封面上写着：“山村的墓碣。”打开一看，正是瑞士许多山村中的墓碣上的铭语，一个乡村牧师搜集的。

欧洲城市附近的墓园往往是很好的散步场所，那里有鲜花，有短树，墓碑上有美丽的石刻，人们尽量把死点缀得十

分幽静；但墓铭多半是千篇一律的，无非是“愿你在上帝那里得到永息”一类的话。可是这小册子里所搜集的则迥然不同，里边到处流露出农人的朴实与幽默，他们看死的降临是无法抵制的，因此于无可奈何中也就把死写得潇洒而轻松。我很便宜地买到这本小册子，茶余饭罢，常常读给朋友们听，朋友们听了，没有一个不诧异地问：“这是真的吗？”但是每个铭语下边都注明采集的地名。我现在还记得几段，其中有一段这样写着：

我生于波登湖畔，
我死于肚子痛。

还有一个小学教师的：

我是一个乡村教员，
鞭打了一辈子学童。

如今的人类正在大规模地死亡。在无数死者的坟墓前，有的刻上光荣的词句，有的被人说是可鄙的死亡，有的无人理会。可是瑞士的山中仍旧保持着昔日的平静，我想，那里的农民们也许还在继续刻他们的别饶风趣的墓碣吧。有时我为了许多事，想到死的问题，在想得最严重时，很想再翻开那个小册子读一读，但它跟我许多心爱的书籍一样，尘埋在远远的北方的家乡。

1943年，写于昆明

一个消逝了的山村

在人口稀少的地带，我们走入任何一座森林，或是一片草原，总觉得他们在洪荒时代大半就是这样。人类的历史演变了几千年，它们却在人类以外，不起一些变化，千百年如一日，默默地对着永恒。其中可能发生的事迹，不外乎空中的风雨，草里的虫蛇，林中出没的走兽和树间的鸣鸟。我们刚到这里来时，对于这座山林，也是那样感想，绝不会问到：这里也曾有过人烟吗？但是一条窄窄的石路的残迹泄露了一些秘密。

我们走入山谷，沿着小溪，走两三里到了水源，转上山坡，便是我们居住的地方。我们住的房屋，建筑起来不过二三十年，我们走的路，是二三十年来经营山林的人们一步步踏出来的。处处表露出新开辟的样子，眼前的浓绿浅绿，没有一点历史的重担。但是我们从城内向这里来的中途，忽然觉得踏上了一条旧路。那条路是用石块砌成，从距谷口还有四五里远的一个村庄里伸出，向山谷这边引来，先是断断续续，随后就隐隐约约地消失了。它无人修理，无日不在继续着埋没下去。我在那条路上走时，好像是走着两条道路，一条路引我走近山居，另一条路是引我走到过去。因为我想，这

条石路一定有一个时期宛宛转转地一直伸入谷口，在谷内溪水的两旁，现在只有树木的地带，曾经有过房屋，只有草的山坡上，曾经有过田园。

过了许久，我才知道，这里实际上有过村落。在七十年前，云南省的大部分，经过一场浩劫，回、汉互相仇杀，有多少村庄城镇在这时衰落了。当时短短的二十年内，仅就昆明一个地方说，人口就从一百四十余万降落到二十五万。这里原有的山村，是回民的，可是汉人的，是一次便毁灭了呢，还是渐渐地凋零下去，我们都无从知道，只知它们是在回人几度围攻省城时成了牺牲。现在就是一间房屋的地基都寻不到了，只剩下树林、草原、溪水，除却我们的住房外，周围四五里内没有人家，但是每座山，每个幽隐的地方还都留有一个名称。这些名称现在只生存在从四邻村里走来的，砍柴、背松毛、放牛牧羊的人们的口里。此外它们却没有意义；若有，就是使我们想到有些地方曾经和人发生过关系，都隐藏着一小段兴衰的历史吧。

我不能研究这个山村的历史，也不愿用想象来装饰它。它像是一个民族在世界上消亡了，随着它一起消亡的是它所孕育的传说和故事。我们没有方法去追寻它们，只有在草木之间感到一些它们的余韵。

最可爱的是那条小溪的水源，从我们对面山的山脚下涌出的泉水；它不分昼夜地在那儿流，几棵树环绕着它，形成一个阴凉的所在。我们感谢它，若是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在这里居住，那山村也不会曾经在这里滋长。这清冽的泉水，养育我们，同时也养育过往日那村里的人们。人和人，只要是

共同吃过一棵树上的果实，共同饮过一条河里的水，或是共同担受过一个地方的风雨，不管是时间或空间把它们隔离得有多么远，彼此都会感到几分亲切，彼此的生命都有些声息相通的地方。我深深理解了古人一首情诗里的句子：“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其次就是鼠曲草。这种在欧洲非登上阿尔卑斯山的高处不容易采撷得到的名贵的小草。在这里每逢暮春和初秋却一年两季地开遍了山坡。我爱它那从叶子演变成的，有白色茸毛的花朵，谦虚地掺杂在乱草的中间。但是在这谦虚里没有卑躬，只有纯洁，没有矜持，只有坚强。有谁要认识这小草的意义吗？我愿意指给他看：在夕阳里一座山丘的顶上，坐着一个村女，她聚精会神地在那里缝什么，一任她的羊在远远近近的山坡上吃草，四面是山，四面是树，她从不抬起头来张望一下，陪伴着她的是一丛一丛的鼠曲从杂草中露出头来。这时我正从城里来，我看见这幅图像，觉得我随身带来的纷扰都变成深秋的黄叶，自然而然地凋落了。这使我知道，一个小生命是怎样鄙弃了一切浮夸，孑然一身担当着一个大宇宙。那消逝了的村庄必定也曾经像是这个少女，抱着自己的朴质，春秋佳日，被这些白色的小草围绕着，在山腰里一言不语地负担着一切。后来一个横来的运命使它骤然死去，不留下一些夸耀后人的事迹。

雨季是山上最热闹的时代，天天早晨我们都醒在一片山歌里。那是些从五六里外趁早上山来采菌子的人。下了一夜的雨，第二天太阳出来一蒸发，草间的菌子，俯拾皆是：有的红如胭脂，青如青苔，褐如牛肝，白如蛋白，还有一种赭

色的，放在水里立即变成靛蓝的颜色。我们望着对面的山上，人人踏着潮湿，在草丛里，树根处，低头寻找新鲜的菌子。这是一种热闹，人们在其中并不忘却自己，各人钉着各人眼前的世界。这景象，在七十年前也不会两样。这些彩菌，不知点缀过多少民族童话，它们一定也滋养过那山村里的人们的身体和儿童的幻想吧。

这中间，高高耸立起来那植物界里最高的树木，有加利树。有时在月夜里，月光把被微风摇摆的叶子镀成银色，我们望着它每瞬间都在生长，仿佛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周围，甚至全山都带着生长起来。望久了，自己的灵魂有些担当不起，感到悚然，好像对着一个崇高的严峻的圣者，你若不随着他走，就得和他离开，中间不容有妥协。但是，这种树本来是异乡的，移植到这里来并不久，那个山村恐怕不会梦想到它，正如一个人不会想到他死后的坟旁要栽什么树木。

秋后，树林显出萧疏。刚过黄昏，野狗便四出寻食，有时远远在山沟里，有时近到墙外，作出种种求群求食的嗥叫的声音。更加上夜夜常起的狂风，好像要把一切都给刮走。这时有如身在荒原，所有精神方面所体验的，物质方面所获得的，都失却了功用。使人想到海上的飓风，寒带的雪潮，自己一点也不能作主。风声稍息，是野狗的嗥声，野狗声音刚过去，松林里又起了涛浪。这风夜中的嗥声对于当时的那个村落，一定也是一种威胁，尤其是对于无眠的老人，夜半惊醒的儿童和抚慰病儿的寡妇。

在比较平静的夜里，野狗的野性似乎也被夜的温柔驯服了不少。代替野狗的是麋子的嘶声。这温良而机警的兽，自

然要时时躲避野狗，但是逃不开人的诡计。月色朦胧的夜半，有一二猎夫，会效仿麋子的嘶声，往往登高一呼，麋子便成群地走来。……据说，前些年，在人迹罕到的树丛里还往往有一只鹿出现。不知是这里曾经有过一个繁盛的鹿群，最后只剩下了一只，还是根本是从外边偶然走来而迷失在这里不能回去呢？反正这是近乎传说了。这美丽的兽，如果我们在庄严的松林里散步，它不期然地在我们对面出现，我们真会像是 Saint Eustache 一般，在它的两角之间看见了幻境。

两三年来，这一切，给我的生命许多滋养。但我相信它们也曾以同样的坦白和恩惠对待那消逝了的村庄。这些风物，好像至今还在述说它的运命。在风雨如晦的时刻，我踏着那村里的人们也踏过的土地，觉得彼此相隔虽然将及一世纪，但在生命的深处，却和他们有着意味不尽的关连。

1942 年，写于昆明

张爱玲

公寓生活记趣

读到“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的两句词，公寓房子上层的居民多半要感到毛骨悚然。屋子越高越冷。自从煤贵了之后，热水汀早成了纯粹的装饰品。构成浴室的图案美，热水龙头上的H字样自然是不可少的一部分；实际上呢，如果你放冷水而开错了热水龙头，立刻便有一种空洞而凄怆的轰隆轰隆之声从九泉之下发出来，那是公寓里特别复杂，特别多心的热水管系统在那里发脾气了。即使你不去太岁头上动土，那雷神也随时地要显灵。无缘无故，只听见不怀好意的“嗡……”拉长了半晌之后接着“匍匐”两声，活像飞机在顶上盘旋了一会，掷了两枚炸弹。在战时香港吓细了胆子的我，初回上海的时候，每每为之魂飞魄散。若是当初它认真工作的时候，艰辛地将热水运到六层楼上来，便

是咕噜两声，也还情有可原。现在可是雷声大，雨点小，难得滴下两滴生锈的黄浆……然而也说不得了，失业的人向来是肝火旺的。

梅雨时节，高房子因为压力过重，地基陷落的原故，门前积水最深。街道上完全干了，我们还得花钱雇黄包车渡过那白茫茫的护城河。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屋子里便闹了水灾。我们轮流抢救，把旧毛巾，麻袋，褥单堵住了窗户缝；障碍物湿濡了，绞干，换上，污水折在脸盆里，脸盆里的水倒在抽水马桶里。忙了两昼夜，手心磨去了一层皮，墙跟还是汪着水，糊墙的花纸还是染了斑斑点点的水痕与霉迹子。

风如果不朝这边吹的话，高楼上的雨倒是可爱的。有一天，下了一黄昏的雨，出去的时候忘了关窗户，回来一开门，一房的风声雨味。放眼望出去，是碧蓝的潇潇的夜，远处略有淡灯摇曳，多数的人家还没点灯。

常常觉得不可解，街道上的喧声，六楼上听得分外清楚，仿佛就在耳根底下，正如一个人年纪越高，距离童年渐渐远了，小时的琐屑的回忆反而渐渐亲切明晰起来。

我喜欢听市声。比我较有诗意的人在枕上听松涛，听海啸，我是非得听见电车响才睡得着觉的。在香港山上，只有冬季里，北风澈夜吹着常青树，还有一点电车的韵味。长年住在闹市里的人大约非得出了城之后才知道他离不了一些什么。城里人的思想，背景是条纹布的幔子，淡淡的白条子便是行驰着的电车——平行的，匀净的，声响的河流，泊泊流入下意识里去。

我们的公寓邻近电车厂，可是我始终没弄清楚电车是几

点钟回家。“电车回家”这句话子仿佛不很合适——大家公认电车为没有灵魂的机械，而“回家”两个字有着无数的情感洋溢的联系。但是你没看见过电车进厂的特殊情形罢？一辆衔接一辆，像排了队的小孩，嘈杂，叫嚣，愉快地打着哑嗓子的铃：“克林，克赖，克赖，克赖！”吵闹之中又带着一点由疲乏而生的驯服，是快上床的孩子，等着母亲来刷洗他们。车里灯点得雪亮。专做下班的售票员的生意的小贩们曼声兜售着面包。有时候，电车全进了厂了，单剩下一辆，神秘地，像被遗弃了似的，停在街心。从上面望下去，只见它在半夜的月光中袒露着白肚皮。

这里的小贩所卖的吃食没有多少典雅的名色。我们也从来没有缒下篮子去买过东西。（想起“侬本痴情”里的顾兰君了。她用丝袜结了绳子，缚住了纸盒，吊下窗去买汤面。袜子如果不破，也不是丝袜了！在节省物资的现在，这是使人心惊肉跳的奢侈。）也许我们也该试着吊下篮子去。无论如何，听见门口卖臭豆腐干的过来了，便抓起一只碗来，蹬蹬奔下六层楼梯，跟踪前往，在远远的一条街上访到了臭豆腐干担子的下落，买到了之后，再乘电梯上来，似乎总有点可笑。

我们的开电梯的是个人物，知书达理，有涵养，对于公寓里每一家的起居他都是一本清账。他不赞成他儿子去做电车售票员——嫌那职业不很上等。再热的天，任凭人家将铃揪得震天响，他也得在汗衫背心上加上一件熨得溜平的纺绸小褂，方肯出现。他拒绝替不修边幅的客人开电梯。他的思想也许缙绅气太重，然而他究竟是个有思想的人。可是他离了自己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

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上升，人字图案的铜栅栏外面，一重重的黑暗往下移，棕色的黑暗，红棕色的黑暗，黑色的黑暗……衬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

没事的时候他在后天井烧个小风炉炒菜烙饼吃。他教我们怎样煮红米饭：烧开了，熄了火，停个十分钟再煮，又松，又透，又不塌皮烂骨，没有筋道。

托他买豆腐浆，交给他一只旧的牛奶瓶。陆续买了两个礼拜，他很简单地报告道：“瓶没有了。”是砸了还是失窃了，也不得而知。再隔了些时，他拿了一只小一号的牛奶瓶装了豆腐浆来。我们问道：“咦？瓶又有了？”他答道：“有了。”新的瓶是赔给我们的呢还是借给我们的，也不得而知。这一类的举动是颇有点社会主义风的。

我们的新闻报每天早上他要循例过目一下方才给我们送来。小报他读得更为仔细些，因此要到十一二点钟才轮得到我们看。英文，日文，德文，俄文的报他是不看的，因此大清早便卷成一卷插在人家弯曲的门钮里。

报纸没有人偷，电铃上的钢板却被撬去了。看门的巡警倒有两个，虽不是双生子，一样都是翻领里面竖起了木渣渣的黄脸，短裤与长统袜之间露出木渣渣的黄膝盖；上班的时候，一般都是横在一张藤椅上睡觉，挡住了信箱。每次你去看看信箱的时候总得殷勤地凑到他面颊前面，仿佛要询问：“酒刺好了些罢？”

恐怕只有女人能够充分了解公寓生活的特殊优点：佣人问题不那么严重。生活程度这么高，即使雇得起人，也得准备着受气。在公寓里“居家过日子”是比较简单的事。找个

清洁公司每隔两星期来大扫除一下，也就用不着打杂的了。没有佣人，也是人生一快。抛开一切平等的原则不讲，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个还没吃过饭的人立在一边眼睁睁望着，等着为你添饭，虽不至于使人食不下咽，多少有些讨厌。许多身边杂事自有它们的愉快性质。看不到田园里的茄子，到菜场上去看看也好——那么复杂的，油润的紫色；新绿的豌豆，热艳的辣椒，金黄的面筋，像太阳里的肥皂泡。把菠菜洗过了，倒在油锅里，每每有一两片碎叶子粘在箆篓底上，抖也抖不下来；迎着亮，翠生生的枝叶在竹片编成的方格子上招展着，使人联想到篱上的扁豆花。其实又何必“联想”呢？箆篓子的本身的美不就够了么？我这并不是效忠于国社党，劝诱女人回到厨房里去。不劝便罢，若是劝，一样的得劝男人到厨房里去走一遭。当然，家里有厨子而主人不时的下厨房，是会引起厨子最强烈的反感的。这些地方我们得寸步留心，不能太不识眉眼高低。

有时候也感到没有佣人的苦处。米缸里出虫，所以掺了些胡椒在米里——据说米虫不大喜欢那刺激性的气味。淘米之前先得把胡椒拣出来。我捏了一只肥白的肉虫的头当做胡椒，发现了这错误之后，不禁大叫起来，丢下饭锅便走。在香港遇见了蛇，也不过如此罢了。那条蛇我只见到它的上半截，它钻出洞来矗立着，约有二尺来长。我抱了一叠书匆匆忙忙下山来，正和它打了个照面。它静静地望着我，我也静静地望着它，望了半晌，方才哇呀呀叫出声来，翻身便跑。

提起虫豸之类，六楼上苍蝇几乎绝迹，蚊子少许有两个。如果它们富于想象力的话，飞到窗口往下一看，便会晕倒了

罢？不幸它们是像英国人一般地淡漠与自足——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

公寓是最合理想的逃世的地方。厌倦了大都会的人们往往记挂着和平幽静的乡村，心心念念盼望着有一天能够告老归田，养蜂种菜，享点清福。殊不知在乡下多买半斤腊肉便要引起许多闲言闲语，而在公寓房子的最上层你就是站在窗前换衣服也不妨事！

然而一年一度，日常生活的秘密总得公布一下。夏天家家户户都大敞着门，搬一把藤椅坐在风里。这边的人在打电话，对过一家的仆欧一面熨衣裳，一面便将电话上的对白译成了德文说给他的小主人听。楼底下有个俄国人在那里响亮地教日文。二楼的那位女太太和贝多汶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一撈十八敲，咬牙切齿打了他一上午；钢琴上倚着一辆脚踏车。不知道哪一家在煨牛肉汤，又有哪一家泡了焦三仙。

人类天生的是爱管闲事。为什么我们不向彼此的私生活里偷偷的看一眼呢，既然被看者没有多大损失而看的人显然得到了片刻的愉悦？凡事牵涉到快乐的授受上，就犯不着斤斤计较了。较量些什么呢？——长的是磨难，短的是人生。

屋顶花园里常常有孩子们溜冰，兴致高的时候，从早到晚在我们头上咕滋咕滋锉过来又锉过去，像磁器的摩擦，又像睡熟的人在那里磨牙，听得我们一粒粒牙齿在牙仁里发酸如同青石榴的子，剔一剔便会掉下来。隔壁一个异国绅士声势汹汹上楼去干涉。他的太太提醒他道：“人家不懂你的话，去也是白去。”他揎拳掳袖道：“不要紧，我会使他们懂得的！”隔了几分钟他掩旗息鼓嗒然下来了。上面的孩子年纪都不小

了，而且是女性，而且是美丽的。

谈到公德心，我们也不见得比人强。洋台上的灰尘我们直截了当地扫到楼下的洋台上去。“啊，人家阑干上晾着地毯呢——怪不过意的，等他们把地毯收了进去再扫罢！”一念之慈，顶上生出了灿烂圆光。这就是我们的不甚澈底的道德观念。

烬 余 录

我与香港之间已经隔了相当的距离了——几千里路，两年，新的事，新的人。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唯其因为它对于我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当时我是无从说起的。现在呢，定下心来，至少提到的时候不至于语无伦次。然而香港之战予我的印象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

我没有写历史的志愿，也没有资格评论史家应持何种态度，可是私下里总希望他们多说点不相干的话。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画家，文人，作曲家将零星的，凑巧发现的和谐联系起来，造成艺术上的完整性。历史如果过

于注重艺术上的完整性，便成为小说了。像威尔斯的《历史大纲》，所以不能跻于正史之列，便是因为它太合理化了一点，自始至终记述的是小我与大我的斗争。

清坚决绝的宇宙观，不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哲学上的，总未免使人嫌烦。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

在香港，我们初得到开战的消息的时候，宿舍里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对于社交上不同的场合需要的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都有充分的准备，但是她没想到打仗。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灰布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逃难的时候，宿舍的学生“各自奔前程”。战后再度相见，她已经剪短了头发，梳了男式的菲律宾头，那在香港是风行一时的，为了可以冒充男性。

战争期中各人不同的心理反应，确与衣服有关。譬如说，苏雷珈，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西施，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的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是天真得可耻。她选了医科。医科要解剖人体，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苏雷珈曾经顾虑到这一层，向人打听。这笑话在学校里早出了名。

一个炸弹掉在我们宿舍的隔壁，舍监不得不督促大家避下山去。在急难中苏雷珈并没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虽经许多有见识的人苦口婆心地劝阻，她还是在炮火下将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运下山。苏雷珈加入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地绿寿字的织锦缎棉

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也还是值得的。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不然，她不会同那些男护士混得那么好。同他们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对于她是很难得的教育。

至于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

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睬。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有时候仿佛有点反常，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还是一贯作风。像艾芙林，她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可是轰炸我们邻近的军事要塞的时候，艾芙林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起来，大哭大闹，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的故事，把旁的女学生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

艾芙林的悲观主义是一种健康的悲观。宿舍里的存粮看看要完了，但是艾芙林比平时吃得特别的多，而且劝我们大家努力地吃，因为不久便没的吃了。我们未尝不想极力撙节，试行配给制度，但是她百般阻挠，她整天吃饱了就坐在一边啜泣，因而得了便秘症。

我们聚集在宿舍的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只听见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叶上的雨。因为怕流弹，小大姐不敢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洗菜，所以我们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

同学里只有炎樱胆大，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

彩卡通——回宿舍后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打碎了浴室的玻璃窗，她还在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舍监听见歌声，大大地发怒了。她的不在乎仿佛对于众人的恐怖的一种讽刺。

港大停止办公了，异乡的学生被迫离开宿舍，无家可归，不参加守城工作，就无法解决膳宿问题。我跟着一大批同学到防空总部去报名，报了名领了证章出来就遇着空袭。我们从电车上跳下来向人行道奔去，缩在门洞子里，心里也略有怀疑我们是否尽了防空团员的责任。——究竟防空员的责任是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弄明白，仗已经打完了。——门洞子里挤满了人，有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净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浅浅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

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地来呢？但是我们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飞机往下扑，砰的一声，就在头上。我把防空员的铁帽子罩住了脸，黑了好一会，才知道我们并没死，炸弹落在对街。一个大腿上受了伤的青年店伙被抬进来了，裤子卷上去，稍微流了点血。他很愉快，因为他是群众的注意集中点。门洞子里的人起先捶门捶不开，现在更理直气壮了，七嘴八舌嚷：“开门呀，有人受了伤在这里！开门！开门！”不怪里面不敢开，因为我们人太杂了，什么事都做得出。外面气的直骂“没人心”，到底里面开了门，大家一哄而入。几个女太太

和女佣木着脸不敢做声，穿堂里的箱笼，过后是否短了几只，不得而知。飞机继续掷弹，可是渐渐远了。警报解除之后，大家又不顾命地轧上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

我们得到了历史教授佛朗士被枪杀的消息——是被他们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国人一般，他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没听见哨兵的吆喝，哨兵就放了枪。

佛朗士是一个豁达的人，彻底地中国化，中国字写得不错，（就是不大知道笔划的先后）爱喝酒，曾经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到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尼姑庵里去看小尼姑。他在人烟稀少处造有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汽车倒有一辆，破旧不堪，是给仆欧买菜赶集用的。

他有孩子似的肉红脸，磁蓝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字宁绸作为领带。上课的时候他抽烟抽得像烟囱。尽管说话，嘴唇上永远险伶伶地吊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再也不曾落下来。烟蒂子他顺手向窗外一甩，从女学生蓬松的髻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

他研究历史很有独到的见地。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我们从他那里得到一点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可以从他那里学到的还有很多很多，可是他死了——最无名目的死。第一，算不了为国捐躯。即使是“光荣殉国，”又怎样？他对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没有多大同情，但也看得很随便，也许因为世界上的傻事不止那一件。每

逢志愿兵操演，他总是拖长了声音通知我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想不到“练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个好先生，一个好人。人类的浪费……

围城中种种设施之糟与乱，已经有好些人说在我头里了。政府的冷藏室里，冷气管失修，堆积如山的牛肉，宁可眼看着它腐烂，不肯拿出来。做防御工作的人只分到米与黄豆，没有油，没有燃料。各处的防空机关只忙着争柴争米，设法喂养手下的人员，哪儿有闲工夫去照料炸弹？接连两天我什么都没吃，飘飘然去上工。当然，像我这样不尽职的人，受点委屈也是该当的。在炮火下我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而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围城的十八天里，谁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像唐诗上的“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雾”，可是那到底不像这里的无牵无挂的虚空与绝望。人们受不了这个，急于攀住一点踏实的东西，因而结婚了。

有一对男女到我们办公室里来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在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时的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

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我们全笑了。实在应当谢谢他们给带来无端的快乐。

到底仗打完了。乍一停，很有一点弄不懂；和平反而使人心乱，像喝醉酒似的。看见蓝天上的飞机，知道我们尽管仰着脸欣赏它而不至于有炸弹落在头上，单为这一点便觉得它很可爱。冬天的树，凄迷稀薄像淡黄的云；自来水管子里流出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这些又是我们的了。第一，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就是因为这种特殊的战后精神状态，一九二〇年在欧洲号称“发烧的一九二〇年”。

我记得香港陷落后我们怎样满街的找寻冰淇淋和嘴唇膏。我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明天下午或许有，于是我们第二天步行十来里路去践约，吃到一盘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格吱格全是冰屑子。街上摆满了摊子，卖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累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我们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为买，其实不过是看看而已。从那时候起我学会了怎样以买东西当作一件消遣。——无怪大多数的女人乐此不疲。

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过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强烈的照射下，竟变成下流的，反常的。在战后的香港，街上每隔五步

十步便蹲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香港城不比上海有作为，新的投机事业发展得极慢。许久许久，街上的吃食仍旧为小黄饼所垄断。渐渐有试验性质的甜面包，三角饼，形迹可疑的椰子蛋糕。所有的学校教员，店伙，律师，帮办，全都改行做了饼师。

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上海的冬天也是那样的罢？可是至少不是那么尖锐肯定。香港没有上海有涵养。

因为没有汽油，汽车行全改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有这样馋嘴过。宿舍里的男女学生整天谈讲的无非是吃。

在这狂欢的气氛里，唯有乔纳生孤单单站着，充满了鄙夷和愤恨。乔纳生也是个华侨同学，曾经加入志愿军上阵打过仗。他大衣里只穿着一件翻领衬衫，脸色苍白，一络头发垂在眉间，有三分像诗人拜伦，就可惜是重伤风。乔纳生知道九龙作战的情形。他最气的便是他们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他投笔从戎之际大约以为战争是基督教青年会所组织的九龙远足旅行。

休战后我们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除了由各大医院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其余大都是中流弹的苦力与被捕时受伤的趁火打劫者。有一个肺病患者比较有点钱，雇了另一个病人伏侍他，派那人出去采办东西，穿着宽袍大袖的病院制服满街跑，院长认为太不成体统了，大发脾气，把二人

都撵了出去。另有个病人将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病院制服的裤子藏在褥单底下，被发觉了。

难得有这么戏剧化的一刹那。病人的日子是悠长得不耐烦的。上头派下来叫他们拣米，除去里面的沙石与稗子。因为实在没事做，他们似乎很喜欢这单调的工作。时间一长，跟自己的伤口也发生了感情。在医院里，各个不同的创伤就代表了他们整个的个性。每天敷药换棉花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温柔的眼光注视新生的鲜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

他们住在男生宿舍的餐室里。从前那间房里充满了喧哗——留声机上唱着卡门麦兰达的巴西情歌，学生们动不动就摔碗骂厨子。现在这里躺着三十几个沉默，烦躁，有臭气的人，动不了腿，也动不了脑筋，因为没有思想的习惯。枕头不够用，将他们的床推到柱子跟前，他们头抵在柱子上，颈项与身体成九十度角。就这样眼睁睁躺着，每天两顿红米饭，一顿干，一顿稀。太阳照亮了玻璃门，玻璃上糊的防空纸条经过风吹雨打，已经撕去了一大半了，斑驳的白迹子像巫魇的小纸人，尤其在晚上，深蓝的玻璃上现出奇形怪状的小白魍魉的剪影。

我们倒也不怕上夜班，虽然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夜里没有什么事做。病人大小便，我们只消走出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乒。（“乒”是广东话，英文 pan 的音译。）”或是“二十三号要溺壶。”我们坐在屏风背后看书，还有宵夜吃，是特地给送来的牛奶面包，唯一的遗憾便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

有一个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痛苦到了极点，面

部表情反倒近于狂喜……眼睛半睁半闭。嘴拉开了仿佛痒丝丝抓捞不着地微笑着。整夜他叫唤：“姑娘啊！姑娘啊！”悠长地，颤抖地，有腔有调。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终于一房间的病人都醒过来了。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我不得不走出来，阴沉地站在他床前，问道：“要什么？”他想了一想，呻吟道：“要水。”他只要人家给他点东西，不拘什么都行。我告诉他厨房里没有开水，又走开了。他叹口气，静了一会，又叫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呵……哎，姑娘啊……”

三点钟，我的同伴正在打瞌睡，我去烧牛奶，老着脸抱着肥白的牛奶瓶穿过病房往厨下去。多数的病人全都醒了，眼睁睁望着牛奶瓶，那在他们眼中是比卷心百合花更为美丽的。

香港从来未曾有过这样寒冷的冬天。我用肥皂去洗那没盖子的黄铜锅，手疼得像刀割。锅上腻着油垢，工役们用它煨汤，病人用它洗脸。我把牛奶倒进去，铜锅坐在蓝色的煤气火焰中，像一尊铜佛坐在青莲花上，澄静，光丽。但是那拖长腔的“姑娘啊！姑娘啊！”追踪到厨房里来了。小小的厨房只点一支白蜡烛，我看守着将沸的牛奶，心里发慌，发怒，像被猎的兽。

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

除了工作之外我们还念日文。派来的教师是一个年轻的俄国人，黄头发剃得光光地。上课的时候他每每用日语问女学生的年纪。她一时答不上来，他便猜：“十八岁？十九岁？不会过二十岁罢？你住在几楼？待会儿我可以来拜访么？”她正在盘算着如何托辞拒绝，他便笑了起来道：“不许说英文。你只会用日文说：‘请进来。请坐。请用点心。’你不会说‘滚出去！’”说完了笑话，他自己先把脸涨得通红。起初学生黑压压挤满一课堂，渐渐减少了。少得不成模样，他终于赌气不来了，另换了先生。

这俄国先生看见我画的图，独独赏识其中的一张，是炎樱单穿着一件衬裙的肖像。他愿意出港币五元购买，看见我们面有难色，连忙解释：“五元，不连画框。”

由于战争期间特殊空气的感应，我画了许多图，由炎樱着色。自己看了自己的作品欢喜赞叹，似乎太不像话，但是我确实知道那些画是好的，完全不像我画的，以后我再也休想画出那样的图来。就可惜看了略略使人发糊涂。即使以一生的精力为那些杂乱重叠的人头写注解式的传记，也是值得的。譬如说，那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斗鸡眼突出像两只自来水龙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吹风管；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

有一幅，我特别喜欢炎樱用的颜色，全是不同的蓝与绿，使人联想到“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那两句诗。

一面在画，一面我就知道不久我会失去那点能力。从这里我得到了教训——老教训：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

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

有个安南青年，在同学群中是个有点小小名气的画家。他抱怨说战后他笔下的线条不那么有力了，因为自己动手做菜，累坏了臂膀。因之我们每天看见他炸茄子，（他只会做一样炸茄子）总觉得凄惨万分。

战争开始的时候，港大的学生大都乐得欢蹦乱跳，因为十二月八日正是大考的第一天，平白地免考是千载难逢的盛事。那一冬天，我们总算吃够了苦，比较知道轻重了。可是“轻重”这两个字，也难讲……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事实是如此。香港的外埠学生困在那里没事做，成天就只买菜，烧菜，调情——不是普通的学生式的调情，温和而带一点感伤气息的。在战后的宿舍里，男学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纸牌一直到夜深。第二天一早，她还没起床，他又来了，坐在床沿上。隔壁便听见她娇滴滴叫喊：“不行！不吗！不，我不！”一直到她穿衣下床为止。这一类的现象给人不同的反应作用——会使人悚然回到孔子跟前去，也说不定。到底相当的束缚是少不得的。原始人天真虽天真，究竟不是一个充分的“人。”

医院院长想到“战争小孩”（战争期间的私生子）的可能性，极其担忧。有一天，他瞥见一个女学生偷偷摸摸抱着一个长形的包裹溜出宿舍，他以为他的噩梦终于实现了。后来才知道她将做工得到的米运出去变钱，因为路上流氓多，恐怕中途被劫，所以将一袋米改扮了婴儿。

论理，这儿聚集了八十多个死里逃生的年轻人，因为死

里逃生，更是充满了生气；有的吃，有的住，没有外界的娱乐使他们分心；没有教授，（其实一般的教授们，没有也罢）可是有许多书，诸子百家，诗经，圣经，莎士比亚——正是大学教育的最理想的环境。然而我们的同学只拿它当做一个沉闷的过渡时期——过去是战争的苦恼，未来是坐在母亲膝上哭诉战争的苦恼，把憋了许久的眼泪出清一下。眼前呢，只能够无聊地在污秽的玻璃窗上涂满了“家，甜蜜的家”的字样。为了无聊而结婚，虽然无聊，比这种态度还要积极一点。

缺乏工作与消遣的人们不得不提早结婚，但看香港报上挨挨挤挤的结婚广告便知道了。学生中结婚的人也有。一般的学生对于人们的真性情素鲜有认识，一旦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看见底下的畏缩，怕痒，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当然，恋爱与结婚是于他们有益无损，可是自动地限制自己的活动范围，到底是青年的悲剧。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

1944年2月

更 衣 记

如果当初世代相传的衣服没有大批卖给收旧货的，一年一度六月里晒衣裳，该是一件辉煌热闹的事罢。你在竹竿与竹竿之间走过，两边拦着绫罗绸缎的墙——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宫室里发掘出的甬道。你把额角贴在织金的花绣上。太阳在这边的时候，将金线晒得滚烫，然而现在已经冷了。

从前的人吃力地过了一辈子，所作所为，渐渐蒙上了灰尘；子孙晾衣裳的时候又把灰尘给抖了下来，在黄色的太阳里飞舞着。回忆这东西若是有气味的话，那就是樟脑的香，甜而稳妥，像记得分明的快乐，甜而怅惘，像忘却了的忧愁。

我们不大能够想象过去的世界，这么迂缓，安静，齐整——在满清三百年的统治下，女人竟没有什么时装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样的衣服而不觉得厌烦。开国的时候，因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装还保留着显著的明代遗风。从十七世纪中叶直到十九世纪末，流行着极度宽大的衫裤，有一种四平八稳的沉着气象。领圈很低，有等于无。穿在外面的“大袄”。在并非正式场合，宽了衣，便露出“中袄”。“中袄”里面有紧窄合身的“小袄”，上床也不脱去，多半是娇媚的，桃红或水红。三件袄子之上又加着“云肩背心”，黑

缎宽镶，盘着大云头。

削肩，细腰，平胸，薄而小的标准美女在这一层层衣衫的重压下失踪了。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过是一个衣架子罢了。中国人不赞成太触目的女人。历史上记载的耸人听闻的美德——譬如说，一只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虽然博得普遍的赞叹，知识阶级对之总隐隐地觉得有点遗憾，因为一个女人不该吸引过度的注意；任是铁铮铮的名字，挂在千万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气里生了锈。女人要想出众一点，连这样堂而皇之的途径都有人反对，何况奇装异服，自然那更是伤风败俗了。

出门时裤子上罩的裙子，其规律化更为彻底。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度年节，太太穿红的，姨太太穿粉红。寡妇系黑裙，可是丈夫过世多年之后，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裙上的细褶是女人的仪态最严格的试验。家教好的姑娘，莲步姗姗，百褶裙虽不至于纹丝不动，也只限于最轻微的摇颤。不惯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来便予人以惊风骇浪的印象。更为苛刻的是新娘的红裙，裙腰垂下一条条半寸来宽的飘带，带端系着铃。行动时只许有一点隐约的叮噹，像远山上宝塔上的风铃。晚至一九二〇年左右，比较潇洒自由的宽褶裙入时了，这一类的裙子方才完全废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为暴发户。皮衣有一定的季节，分门别类，至为详尽。十月里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层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么皮，那却要顾到季节而不能顾到天气了。初冬穿“小毛”，如青种羊，紫羔，珠羔；然后穿“中毛”，如银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

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中下等阶级的人以前比现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银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们的“昭君套”为阴森的冬月添上点色彩。根据历代的图画，昭君出塞所戴的风兜是爱斯基摩式的，简单大方，好莱坞明星仿制者颇多。中国十九世纪的“昭君套”却是颠狂冶艳的，——一顶瓜皮帽，帽檐围上一圈皮，帽顶缀着极大的红绒球，脑后垂着两根粉红缎带，带端缀着一对金印，动辄相击作声。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现代西方的时装，不必要的点缀品未尝不花样多端，但是都有个目的——把眼睛的蓝色发扬光大起来，补助不发达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灭臀部过度的曲线……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露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钻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着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

这样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有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界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

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

古中国的时装设计家似乎不知道，一个女人到底不是大观园。太多的堆砌使兴趣不能集中。我们的时装的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这些点缀品的逐渐减去。

当然事情不是这么简单。还有腰身大小的交替盈蚀。第一个严重的变化发生在光绪三十二三年。铁路已经不那么稀罕了，火车开始在中国人的生活里占一重要位置。诸大商港的时新款式迅速地传入内地。衣裤渐渐缩小，“阑干”与阔滚条过了时，单剩下一条极窄的。扁的是“韭菜边”，圆的是“灯草边”，又称“线香滚”。在政治动乱与社会不靖的时期——譬如欧洲的文艺复兴时代——时髦的衣服永远是紧匝在身上，轻捷利落，容许剧烈的活动。在十五世纪的意大利，因为衣裤过于紧小，肘弯膝盖，筋骨接榫处非得开缝不可。中国衣服在革命酝酿期间差一点就胀裂开来了。“小皇帝”登基的时候，袄子套在人身上像刀鞘。中国女人的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两条窄窄的裤管，似脚非脚的金莲抱歉地轻轻踏在地上。铅笔一般瘦的裤脚妙在给人一种伶仃无告的感觉。在中国诗里，“可怜”是“可爱”的代名词。男子向有保护异性的嗜好，而在青黄不接的过渡时代，颠连困苦的生活情形更激动了这种倾向。宽袍大袖的，端凝的妇女现在发现太福相了是不行的，做个薄命人反倒于她们有利。

那又是一个各趋极端的时代。政治与家庭制度的缺点突

然被揭穿。年轻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保守性的方面也因为惊恐的缘故而增强了压力。神经质的论争无日不进行着，在家庭里，在报纸上，在娱乐场所。连涂脂抹粉的文明戏演员，姨太太们的理想恋人，也在戏台上向他们的未婚妻借题发挥，讨论时事，声泪俱下。

一向心平气和的古国从来没有如此骚动过。在那歇斯底里的气氛里，“元宝领”这东西产生了——高得与鼻尖平行的硬领，像缅甸的一层层叠至尺来高的金属项圈一般，逼迫女人们伸长了脖子。这吓人的衣领与下面的一捻柳腰完全不相称。头重脚轻，无均衡的性质正象征了那个时代。

民国初建立，有一时期似乎各方面都有浮面的清明气象。大家都认真相信卢骚的理想化的人权主义。学生们热诚拥护投票制度，非孝，自由恋爱。甚至于纯粹的精神恋爱也有人实验过，但似乎不会成功。

时装上也显出空前的天真，轻快，愉悦。“喇叭管袖子”飘飘欲仙，露出一大截玉腕。短袄腰部极为紧小。上层阶级的女人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人往往从袄底垂下挑拨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

民国初年的时装，大部份的灵感是得自西方的。衣领减低了不算，甚至被蠲免了的时候也有。领口挖成圆形，方形，鸡心形，金刚钻形。白色丝质围巾四季都能用。白丝袜脚跟上的黑绣花，像虫的行列，蠕蠕爬到腿肚子上。交际花与妓女常常有戴平光眼镜以为美的。舶来品不分皂白地被接受，可

见一斑。

军阀来来去去，马蹄后飞沙走石，跟着他们自己的官员，政府，法律，跌跌绊绊赶上去的时装，也同样地千变万化。短袄的下摆忽而圆，忽而尖，忽而六角形。女人的衣服往常是和珠宝一般，没有年纪的，随时可以变卖，然而在民国的当铺里不复受欢迎了，因为过了时就一文不值。

时装的日新月异并不一定表现活泼的精神与新颖的思想。恰巧相反。它可以代表呆滞；由于其他活动范围内的失败，所有的创造力都流入衣服的区域里去。在政治混乱期间，人们没有能力改良他们的生活情形。他们只能够创造他们贴身的环境——那就是衣服。我们各人住在各人的衣服里。

一九二一年，女人穿上了长袍。发源于满洲的旗装自从旗人入关之后一直是与中土的服装并行着的，各不相犯。旗下的妇女嫌她们的旗袍缺乏女性美，也想改穿较妩媚的袄裤，然而皇帝下诏，严厉禁止了。五族共和之后，全国妇女突然一致采用旗袍，倒不是为了效忠于满清，提倡复辟运动，而是因为女子蓄意要模仿男子。在中国，自古以来女人的代名词是“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一截穿衣与两截穿衣是很细微的区别，似乎没有什么不公平之处，可是一九二〇年的女人很容易地就多了心。她们初受西方文化的熏陶，醉心于男女平权之说，可是四周的实际情形与理想相差太远了，羞愤之下，她们排斥女性化的一切，恨不得将女人的根性斩尽杀绝。因此初兴的旗袍是严冷方正的，具有清教徒的风格。

政治上，对内对外陆续发生的不幸事件使民众灰了心。青年人的理想总有支持不了的一天。时装开始紧缩。喇叭管袖

子收小了。一九三〇年，袖长及肘，衣领又高了起来。往年的元宝领的优点在它的适宜的角度，斜斜地切过两腮，不是瓜子脸也变了瓜子脸，这一次的高领却是圆筒式的，紧抵着下颌，肌肉尚未松弛的姑娘们也生了双下巴。这种衣领根本不可恕。可是它象征了十年前那种理智化的淫逸的空气——直挺挺的衣领远远隔开了女神似的头与下面的丰柔肉身。这儿有讽刺、有绝望后的狂笑。

当时欧美流行着的双排钮扣的军人式的外套正和中国人凄厉的心情一拍即合。然而恪守中庸之道的中国女人在那雄赳赳的大衣底下穿着拂地的丝绒长袍，袍叉开到大腿上，露出同样质料的长裤子，裤脚上闪着银色花边。衣服的主人翁也是这样的奇异的配搭，表面上无不激烈地唱高调，骨子里还是唯物主义者。

近年来最重要的变化是衣袖的废除。（那似乎是极其艰难危险的工作，小心翼翼地，费了二十年的工夫方才完全剪去。）同时衣领矮了，袍身短了，装饰性质的镶滚也免了，改用盘花钮扣来代替，不久连钮扣也被捐弃了，改用揷钮。总之，这笔账完全是减法——所有的点缀品，无论有用没用，一概剔去。剩下的只有一件紧身背心，露出颈项，两臂与小腿。

现在要紧的是人，旗袍的作用不外乎烘云托月忠实地将人体轮廓曲曲勾出。革命前的装束却反之，人属次要，单只注重诗意的线条，于是女人的体格公式化，不脱衣服不知道她与她有什么不同。

我们的时装不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实业，不比在巴黎，几个规模宏大的时装公司如 Lelong's Schiaparelli's，垄断

一切，影响及整个白种人的世界。我们的裁缝却是没主张的。公众的幻想往往不谋而合，产生一种不可思议的洪流。裁缝只有追随的份儿。因为这缘故，中国的时装更可以作民意的代表。

究竟谁是时装的首创者，很难证明，因为中国人素不尊重版权，而且作者也不甚介意，既然抄袭是最隆重的赞美。最近入时的半长不短的袖子，又称“四分之三袖”，上海人便说是香港发起的，而香港人又说是由上海传来的，互相推诿，不敢负责。

一双袖子翩翩归来，预兆形式主义的复兴。最新的发展是向传统的一方面走，细节虽不能恢复，轮廓却可尽量引用，用得活泛，一样能够适应现代环境的需要。旗袍的大襟采取围裙式，就是个好例子，很有点“三日入厨下”的风情，耐人寻味。

男装的近代史较为平淡。只有一个极短的时期，民国四年至八九年，男人的衣服也讲究花哨，滚上多道的如意头，而且男女的衣料可以通用，然而生当其时的人都认为是天下大乱的怪现状之一。目前中国人的西装，固然是谨严而黯淡，遵守西洋绅士的成规，即是中装也长年地在灰色，咖啡色，深青里面打滚，质地与图案也极单调。男子的生活比女子自由得多，然而单凭这一件不自由，我就不愿意做一个男子。

衣服似乎是不足挂齿的小事。刘备说过这样的话：“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可是如果女人能够做到“丈夫如衣服”的地步，就很不容易。有个西方作家（是萧伯纳么？）曾经抱怨过，多数女人选择丈夫远不及选择帽子一般的聚精会

神，慎重考虑。再没有心肝的女子说起她“去年那件织锦缎夹袍”的时候，也是一往情深的。

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不论这在心理上有没有不健康的影响，至少这是不必要的压抑。文明社会的集团生活里，必要的压抑有许多种，似乎小节上应当放纵些，作为补偿。有这么一种议论，说男性如果对于衣着感到兴趣些，也许他们会安份一点，不至于千方百计争取社会的注意与赞美，为了造就一己的声望，不惜祸国殃民。若说只消将男人打扮得花红柳绿的，天下就太平了，那当然是笑话。大红蟒衣里面戴着绣花肚兜的官员，照样会淆乱朝纲。但是预言家威尔斯的合理化的乌托邦里面的男女公民一律穿着最鲜艳的薄膜质的衣裤，斗篷，这倒也值得做我们参考的资料。

因为习惯上的关系，男子打扮得略略不中程式，的确看着不顺眼，中装加大衣，就是一个例子，不如另加上一件棉袍或皮袍来得妥当，便臃肿些也不妨。有一次我在电车上看见一个年轻人，也许是学生，也许是店伙，用米色绿方格的兔子呢制了太紧的袍，脚上穿着女式红绿条纹短袜，嘴里衔着别致的描花假象牙烟斗，烟斗里并没有烟。他吮了一会，拿下来把它一截截拆开了，又装上去，再送到嘴里去吮，面上颇有得色。乍看觉得可笑，然而为什么不呢，如果他喜欢？……秋凉的薄暮，小菜场上收了摊子，满地的鱼腥和青白色的芦粟的皮与渣。一个小孩骑了自行车冲过来，卖弄本领，大叫一声，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在这一刹那，满街的人都充满了不可理喻的景仰之心。人生最可爱的当儿便

在那一撒手罢？

1943年12月

沈从文

生 命

我好像为什么事情很悲哀，我想起“生命”。

每个活人都像是有一个生命，生命是什么，居多人是不曾想起的，就是“生活”也不常想起。我说的是离开自己生活来检视自己生活这样事情，活人中就很少那么作，因为这么作不是一个哲人，便是一个傻子了。“哲人”不是生物中的人的本性，与生物本性那点兽性离得太远了，数目稀少正见出自然的巧妙与庄严。因为自然需要的是人不离动物，方能传种。虽有苦乐，多由生活小小得失而来，也可望从小小得失得到补偿与调整。一个人若尽向抽象追究，结果纵不至于违反自然，亦不可免疏忽自然，观念将痛苦自己，混乱社会。因为追究生命意义时，即不可免与一切习惯秩序冲突。在同样情形下，这个人脑与手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思想家或

艺术家，脑与行为能相互为用，或可成为一革命者。若不能相互为用，引起分裂现象，末了这个人就变成疯子。其实哲人或疯子，在违反生物原则，否认自然秩序上，将脑子向抽象思索，意义完全相同。

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一些符号，一片形，一把线，一种无声的音乐，无文字的诗歌。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灭。

有什么人能用绿竹作弓矢，射入云空，永不落下？我之想象，犹如长箭，向云空射去，去即不返。长箭所注，在碧蓝而明静之广大虚空。

明智者若善用其明智，即可从此云空中，读示一小文，文中有微叹与沉默，色与香，爱和怨。无著者姓名。无年月。无故事。无……然而内容极柔美。虚空静寂，读者灵魂中如有音乐。虚空明蓝，读者灵魂上却光明净洁。

大门前石板路有一个斜坡，坡上有绿树成行，长干弱枝，翠叶积叠，如翠等，如羽葆，如旗帜。常有山灵，秀腰白齿，往来其间。遇之者即喑哑。爱能使人喑哑——一种语言歌呼之死亡。“爱与死为邻”。

然抽象的爱，亦可使人超生。爱国也需要生命，生命力充溢者方能爱国。至如阉寺性的人，实无所爱，对国家，貌作热诚，对事，马马虎虎，对人，毫无情感，对理想，异常吓怕。也娶妻生子，治学问教书，做官开会，然而精神状态上始终是个阉人。与阉人说此，当然无从了解。

夜梦极可怪。见一淡绿白合花，颈弱而花柔，花身略有

斑点青渍，倚立门边微微动摇。在不可知地方好像有极熟习的声音在招呼：

“你好好看，应当有一粒星子在花中。仔细看看。”

于是伸手触之。花微抖，如有所怯。亦复微笑，如有所恃。因轻轻摇触那个花柄，花蒂，花瓣。近花处几片叶子全落了。

如闻叹息，低而分明。

雷雨刚过。醒来后闻远处有狗吠，吠声如豹。半迷糊中卧床上默想，觉得惆怅之至。因白百合花在门边动摇，被触时微抖或微笑，事实上均不可能！

起身时因将经过记下，用半浮雕手法，如玉工处理一片玉石，琢刻割磨。完成时犹如一壁炉上小装饰。精美如瓷器，素朴如竹器。

一般人喜用教育身分来测量一个人道德程度。尤其是有关乎性的道德。事实上这方面的事情，正复难言。有些人我们应当嘲笑的，社会却常常给以尊敬，如阉寺。有些人我们应当赞美的，社会却认为罪恶，如诚实。多数人所表现的观念，照例是与真理相反的。多数人都乐于在一种虚伪中保持安全或自足心境。因此我焚了那个稿件。我并不畏惧社会，我厌恶社会，厌恶伪君子，不想将这个完美诗篇，被伪君子眼目所污渎。

白百合极静。在意象中尤静。

山谷中应当有白中微带浅蓝色的白百合，弱颈长蒂，无语如语，香清而淡，躯干秀拔。花粉作黄色，小叶如翠珰。

法郎士曾写一《红白合》故事，述爱欲在生命中所占地

位，所有形式，以及其细微变化。我想写一《绿白合》，用形式表现意象。

灰

在一堆具体的事实和无数抽象的法则上，我不免有点茫然自失，有点疲倦，有点不知如何是好。打量重新用我的手和想象，攀援住一种现象，即或属于过去业已消逝的，属于过去即未真实存在的……必须得到它方能稳定自己。

我似乎适从一个辽远的长途归来，带着一点混和在疲倦中的淡淡悲伤，站在这个绿荫四合的草地上，向淡绿与浓赭相错而成的原野，原野尽头那个村落，伸出手去。

“给我一点点最好的音乐，萧邦或莫扎特，只要给我一点点，就已够了。我要休息在这个乐曲作成的情境中，不过一会儿，再让它带回到人间来，到都市或村落，钻入官吏颓废贪得的灵魂里，中年知识阶层倦于思索怯于怀疑的灵魂里，年轻男女青春热情被腐败势力虚伪观念所阉割后的灵魂里，来寻觅，来探索，来从这个那个剪取可望重新生长的种芽。即或它是有毒的，更能增加组织上的糜烂，可能使一种善良的本性发展有妨碍的，我依然要得到它，设法好好使用它。”

当我发现我所能得到的，只是一种思索继续思索，以及

将这个无尽长链环绕自己束缚自己时，我不能不回到二奶奶给我寄居五年那个家里了。这个房子去我当前所在地，真正的距离，原来还不到两百步远近。

大院中正如五年前第一回看房子光景，晒了一地黑色高粱。二奶奶和另外三个女工，正站成一排，用木连枷击打地面高粱，且从均匀节奏中缓缓的移动脚步，让连枷各处可打到。三个女工都头裹白帕，使我记起五年前那几只从容自在啄食高粱的白母鸡。年轻女工中有一位好像十分面善，可想不起这个乡下妇人会引起我注意的原因，直到听二奶奶叫那女工说：

“小菊，小菊，你看看饭去。你让沈先生来试试，会不会打。”

我才知道这是小菊。我一面拿起握手处还温暖的连枷，一面想起小菊的问题，竟始终不能合拍，使得二奶奶和女工都笑将起来。真应了先前一时向蚂蚁表示的意见，这个手爪的用处，已离开自然对于五个指头的设计甚远，完全不中用了。可是使我分心的，还是那个身材瘦小说话声哑的农家妇人小菊。原来去年当收成时，小菊正在发疯。她的妈妈是个寡妇，住在离城十里的一个村子中，小小房子被一把天火烧了。事后除从灰里找出几把烧得变了形的农具和镰刀，已一无所有。于是趁收割季节带了两个女孩子，到龙街子来找工作。大女孩七岁，小女孩两岁，向二奶奶说好借住在大院子装谷壳的侧屋中，有什么吃什么，无工可作母女就去田里收拾残穗和土豆，一面用它充饥，一面储蓄起来，预备过冬。小菊是大女儿，已出嫁三年。丈夫出去当兵打仗，三年不来信，那人

家想把她再嫁给一个人，收回一笔财礼，小菊并不识字，只因为想起两句故事上的话语，“好马不配双鞍，烈女不嫁二夫。”为这个做人的抽象原则所困住，怕丢脸，不愿意再嫁。待赶回家去和她妈妈商量，才知道房子已烧去。许久又才找到二奶奶家里来，一看两个妹妹都嚼生高粱当饭吃，帮人无人要，因此就疯了。疯后整天大唱大嚷，各处走去。乡下小孩子摘下仙人掌追着她打闹，她倒像十分快乐。过一阵，生命力和积压在心中的委屈耗去了后，人安静了些，晚上就坐在二奶奶大门前，向人说自己的故事。到了夜里，才偷偷进到二奶奶家装糠壳的屋子里睡睡。这事有一天无意被三房骨都嘴嫂子发现了，就说“嗨，嗨，这还了得！疯子要放火烧房子，什么人敢保险！”半夜里把小菊赶了出去，听她在野地里过夜。并说“疯子冷冷就会好”。房子既是几房合有的，二奶奶不能自作主张，只好悄悄的送些东西给小菊的妈。过了冬天，这一家人扛了两口袋杂粮，携儿带女走到不知何处去了，大家对于小菊也就渐渐忘记了。

我回到房中时，才知道小菊原来已在一个地方做工，这回是特意来看二奶奶，还带了些栗子送礼。因为母女去年在这里时，我们常送她饭吃，也送我们一些栗子。

到我家来吃晚饭的一个青年朋友，正和孩子们充满兴趣用小刀小锯作小木车，重新引起我对于自己这双手感到使用方式的怀疑。吃过饭后，朋友说起他的织袜厂最近所遭遇的困难，因原料缺少，无从和出纱方面接头，得不到支援，不能不停工。完全停工会影响一百三十多个乡下妇女的生计，因此又勉强让部分工作继续下去。照袜厂发展说来，三千块钱

作起，四年来已扩大到一百多万。这个小小事业且供给了一百多乡村妇女一种工作机会，每月可得到千元左右收入。照这个朋友计划说来，不仅已让这些乡下女人无用的手变为有用，且希望那个无用的心变为有用，因此一天到处为这个事业奔走，晚上还亲自来教这些女工认字读书。凡所触及的问题，都若无可如何，换取原料既无从直接着手，教育这些乡村女子，想她们慢慢的，在能好好的用她们的手以后还能好好的用她们的心，更将是个如何麻烦无望的课题！然而朋友对于工作的信心和热诚，竟若毫无困难不可克服。而且那种精力饱满对事乐观的态度，使我隐约看出另一代的希望，将可望如何重建起来。一颗素朴简单的心，如二奶奶本来所具有的，如何加以改造，即可成为一颗同样素朴简单的心，如这个朋友当前所表现的。当这个改造的幻想无章次的从我脑中掠过时，朋友走了，赶回袜厂中教那些女工夜课去了。

孩子们平时晚间欢喜我说一些荒唐故事，故事中一个年轻正直的好人，如何从星光接来一个火，又如何被另外一种不义的贪欲所作成的风吹熄，使得这个正直的人想把正直的心送给他的爱人时，竟迷路失足跌到脏水池里淹死。这类故事就常常把孩子们光光的眼睛挤出同情的热泪。今夜里却只把那年轻朋友和他们共作成的木车，玩得非常专心，既不想听故事，也不愿上床睡觉。我不仅发现了孩子们的将来，也仿佛看出了这个国家的将来。传奇故事在年轻生命中已行将失去意义，代替而来的必然是完全实际的事业，这种实际不仅能缚住他们的幻想，还可引起他们分外的神往倾心！

大院子里连枷声，还在继续拍打地面。月光薄薄的，淡

云微月中，一切犹如江南四月光景。我离开了家中人，出了大门，走向白天到的那个地方去找寻一样东西。我想明白那个蚂蚁是否还在草间奔走。我当真那么想，因为只要在草地上有一匹蚂蚁被我发现，就会从这个小小生物活动上，追究起另外一个题目。不仅蚂蚁不曾发现，即白日里那片奇异绿色，在美丽而温柔的月光下也完全失去了。目光所及到处是一片珠母色银灰。这个灰色且把远近土地的界限，和草木色泽的层次，全失去了意义。只从远处闪烁摇曳微光中，知道那个处所有村落，有人。站了一会儿，我不免恐怖起来，因为这个灰色正像一个人生命的形式。一个人使用他的手有所写作时，从文字中所表现的形式。“这个人是谁？是死去的还是生存的？是你还是我？”从远处缓慢舂米声中，听出相似口气的质问。我应当试作回答，可不知如何回答，因之一直向家中逃去。

二奶奶见个黑影子猛然窜进大门时，停下了她的工作。

“疯子，可是你？”

我说，“是我！”

二奶奶笑了，“沈先生，是你！我还以为你是小菊，正经事不作，来吓人。”

从二奶奶话语中，我好像方重新发现那个在绿色黑色和灰色中失去了的我。

上楼见主妇时，问我到什么地方去那么久。

“你是讲刚才，还是说从白天起始？我从外边回来，二奶奶以为我是疯子小菊，说我一天正经事不作，只吓人。知道是我，她笑了，大家都笑了。她倒并没有说错。你看我一天

作了些什么正经事，和小菊有什么不同。不过我从不吓人，只欢喜吓吓我自己罢了。”

主妇完全不明白我说的意义，只是莞尔而笑。然而这个笑又像平时，是了解与宽容、亲切和同情的象征，这时对我却成为一种排斥的力量，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在我面前的是一颗稀有素朴善良的心。十年来从我性情上的必然，所加于她的各种挫折，任何情形下，还都不会将她那个出自内心代表真诚的微笑夺去。生命的健全与完整，不仅表现于对人性情对事责任感上，且同时表现于体力精力饱满与兴趣活泼上。岁月加于她的限制，竟若毫无作用。家事孩子们的麻烦，反而更激起她的温柔母性的扩大。温习到她这些得天独厚长处时，我竟真像是有点不平，所以又说：

“我需要一点音乐，来洗洗我这个脑子，也休息休息它。普通人用脚走路，我用的是脑子。我觉得很累。音乐不仅能恢复我的精力，还可以缚住我的幻想，比家庭中的你和孩子重要！”这还是我今天第一回真正把音乐对于我意义说出口，末后一句话且故意加重一些语气。

主妇依然微笑，意思正像说，“这个怎么能激起我的妒嫉？别人用美丽辞藻征服读者和听众，你照例先用这个征服自己，为想象弄得自己十分软弱，或过分倔强。全不必要！你比两个孩子的心实在还幼稚，因为你说出了从星光中取火的故事，便自己去试验它。说不定还自觉如故事中人一样，在得到火以后，又陷溺到另一个想象的泥淖中，无从挣扎，终于死了。在习惯方式中吓你自己，为故事中悲剧而感动万分！不仅扮作想象中的君子，还扮作想象成的恶棍。结果什么都不成，当

然会觉得很累！这种观念飞跃纵不是天生的毛病，从整个发展看也几乎近于天生的。弱点同时也就是长处。这时节你觉得吓怕，更多时候很显然你是少不了它的！”

我如一个离奇星云被一个新数学家从第几度空间公式所捉住一样，简直完全输给主妇了。

从她的微笑中，从当前孩子们的浓厚游戏心情所作成的家庭温暖空气中，我于是逐渐由一组抽象观念变成一个具体的人。“音乐对于我的效果，或者正是不让我的心在生活上凝固，却容许在一组声音上，保留我被捉住以前的自由！”我不敢继续想下去。因为我想象已近乎一个疯子所有。我也笑了。两种笑融解于灯光下时，我的梦已醒了。我作了个新黄梁梦。

1943年12月10日重写

梁实秋

雅 舍

到四川来，觉得此地人建造房屋最是经济。火烧过的砖，常常用来做柱子，孤零零的砌起四根砖柱，上面盖上一个木头架子，看上去瘦骨磷磷，单薄得可怜；但是顶上铺了瓦，四面编了竹篇墙，墙上敷了泥灰，远远的看过去，没有人能说不像是座房子。我现在住的“雅舍”正是这样一座典型的房子。不消说，这房子有砖柱，有竹篾墙，一切特点都应有尽有。讲到住房，我的经验不算少，什么“上支下摘”，“前廊后厦”，“一楼一底”，“三上三下”，“亭子间”，“茆草棚”，“琼楼玉宇”和“摩天大厦”，各式各样，我都尝试过。我不论住在那里，只要住得稍久，对那房子便发生感情，非不得已我还舍不得搬。这“雅舍”，我初来时仅求其能蔽风雨，并不敢存奢望，现在住了两个多月，我的好感油然而生。虽然

我已渐渐感觉它并不能蔽风雨，因为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是自有它的个性。有个性就可爱。

“雅舍”的位置在半山腰，下距马路约有七八十层的土阶。前面是阡陌螺旋的稻田。再远望过去是几抹葱翠的远山，旁边有高粱地，有竹林，有水池，有粪坑，后面是荒僻的榛莽未除的土山坡。若说地点荒凉，则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亦常有客到，大抵好友不嫌路远，路远乃见情谊。客来则先爬几十级的土阶，进得屋来仍须上坡，因为屋内地板乃依山势而铺，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来无不惊叹，我则久而安之，每日由书房走到饭厅是上坡，饭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觉有大不便处。

“雅舍”共是六间，我居其二。篦墙不固，门窗不严，故我与邻人彼此均可互通声息。邻人轰饮作乐，咿唔诗章，喁喁细语，以及鼾声，喷嚏声，吮汤声，撕纸声，脱皮鞋声，均随时由门窗户壁的隙处荡漾而来，破我岑寂。入夜则鼠子瞰灯，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动，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顺坡而下，或吸灯油而推翻烛台，或攀援而上帐顶，或在门框桌脚上磨牙，使得人不得安枕。但是对于鼠子，我很惭愧的承认，我“没有法子”。“没有法子”一语是被外国人常常引用着的，以为这话最足代表中国人的懒惰隐忍的态度。其实我的对付鼠子并不懒惰。窗上糊纸，纸一戳就破；门户关紧，而相鼠有牙，一阵咬便是一个洞洞。试问还有什么法子？洋鬼子住到“雅舍”里，不也是“没有法子”？比鼠子更骚扰的是蚊子。“雅舍”的蚊风之盛，是我前所未见的。“聚蚊成雷”真有其

事！每当黄昏时候，满屋里磕头碰脑的全是蚊子，又黑又大，骨骼都像是硬的。在别处蚊子早已肃清的时候，在“雅舍”则格外猖獗，来客偶不留心，则两腿伤处累累隆起如玉蜀黍，但是我仍安之。冬天一到，蚊子自然绝迹，明年夏天——谁知道我是否住在“雅舍”！

“雅舍”最宜月夜——地势较高，得月较先。看山头吐月，红盘乍涌，一霎间，清光四射，天空皎洁，四野无声，微闻犬吠，坐客无不悄然！舍前有两株梨树，等到月升中天，清光从树间筛洒而下，地上阴影斑斓，此时尤为幽绝。直到兴阑人散，归房就寝，月光仍然逼进窗来，助我凄凉。细雨蒙蒙之际，“雅舍”亦复有趣。推窗展望，俨然米氏章法，若云若雾，一片弥漫。但若大雨滂沱，我就又惶悚不安了，屋顶湿印到处都有，起初如碗大，俄而扩大如盆，继则滴水乃不绝，终乃屋顶灰泥突然崩裂，如奇葩初绽，轰然一声而泥水下注，此刻满室狼藉，抢救无及。此种经验，已数见不鲜。

“雅舍”之陈设，只当得简朴二字，但洒扫拂拭，不使有纤尘。我非显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医，故无博士文凭张挂壁间；我不业理发，故丝织西湖十景以及电影明星之照片亦均不能张我四壁。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但是陈设虽简，我却喜欢翻新布置。西人常常讥笑妇人喜欢变更桌椅位置，以为这是妇人天性喜变之一征。诬否且不论，我是喜欢改变的。中国旧式家庭，陈设千篇一律，正厅上是一条案，前面一张八仙桌，一边一把靠椅，两旁是两把靠椅夹一只茶几。我以为陈设宜求疏落参差之致，最忌排偶。“雅舍”所有，毫无新奇，

但一物一事之安排布置俱不从俗。人入我室，即知此是我室。笠翁《閒情偶寄》之所论，正合我意。

“雅舍”非我所有，我仅是房客之一。但思“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本来如寄，我住“雅舍”一日，“雅舍”即一日为我所有。即使此一日亦不能算是我有，至少此一日“雅舍”所能给予之苦辣酸甜，我实躬受亲尝。刘克庄词：“客里似家家似寄。”我此时此刻卜居“雅舍”，“雅舍”即似我家。其实似家似寄，我亦分辨不清。

长日无俚，写作自遣，随想随写，不拘篇章，冠以“雅舍小品”四字，以示写作所在，且志因缘。

下 棋

有一种人我最不喜欢和他下棋，那便是太有涵养的人。杀死他一大块，或是抽了他一个车，他神色自若，不动火，不生气，好像是无关痛痒，使得你觉得索然寡味。君子无所争，下棋却是要争的。当你给对方一个严重威胁的时候，对方的头上青筋暴露，黄豆般的汗珠一颗颗的在额上陈列出来，或哭丧着脸作惨笑，或咕嘟着嘴作吃屎状，或抓耳挠腮，或大叫一声，或长吁短叹，或自怨自艾口中念念有词，或一串串的噎嗝打个不休，或红头涨脸如关公，种种现象，不一而足，

这时节你“行有余力”便可以点起一枝烟，或啜一碗茶，静静的欣赏对方的苦闷的象征。我想猎人困逐一只野兔的时候，其愉快大概略相仿佛。因此我悟出一点道理，和人下棋的时候，如果有机会使对方受窘，当然无所不用其极，如果被对方所窘，便努力作出不介意状，因为既不能积极的给对方以苦痛，只好消极的减少对方的乐趣。

自古博弈并称，全是属于赌的一类，而且只是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略胜一筹而已。不过弈虽小术，亦可以观人，相传有慢性人，见对方走当头炮，便左思右想，不知是跳左边的马好，还是跳右边的马好，想了半个钟头而迟迟不决，急得对方拱手认输。是有这样的慢性人，每一着都要考虑，而且是加慢的考虑，我常想这种人如加入龟兔竞赛，也必定可以获胜。也有性急的人，下棋如赛跑，劈劈拍拍，草草了事，这仍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一贯作风。下棋不能无争，争的范围有大有小，有斤斤计较而因小失大者，有不拘小节而眼观全局者，有短兵相接作生死斗者，有各自为战而旗鼓相当者，有赶尽杀绝一步不让者，有好勇斗狠同归于尽者，有一面下棋一面谄骂者，但最不幸的是争的范围超出了棋盘，而拳足交加。有下象棋者，久而无声响，排闥视之，阒不见人，原来他们是在门后角里扭做一团，一个人骑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在他的口里挖车呢。被挖者不敢出声，出声则口张，口张则车被挖回，挖回则必悔棋，悔棋则不得胜，这种认真的态度憨得可爱。我曾见过二人手谈，起先是坐着，神情潇洒，望之如神仙中人，俄而棋势吃紧，两人都站起来了，剑拔弩张，如斗鹌鹑，最后到了生死关头，两个人跳到桌上去了！

笠翁《闲情偶寄》说弈棋不如观棋，因观者无得失心，观棋是有趣的事，如看斗牛、斗鸡、斗蟋蟀一般，但是观棋也有难过处，观棋不语是一种痛苦。喉间硬是痒得出奇，思一吐为快。看见一个人要入陷阱而不作声是几乎不可能的事，如果说得中肯，其中一个人要厌恨你，暗暗的骂一声“多嘴驴！”另一个人也不感激你，心想“难道我还不晓得这样走！”如果说得不中肯，两个人要一齐嗤之以鼻，“无见识奴！”如果根本不说，憋在心里，受病。所以有人于挨了一个耳光之后还要抚着热辣辣的嘴巴大呼“要抽车，要抽车！”

下棋只是为了消遣，其所以能使这样多人嗜此不疲者，是因为它颇合于人类好斗的本能，这是一种“斗智不斗力”的游戏。所以瓜棚豆架之下，与世无争的村夫野老不免一枰相对，消此永昼；闹市茶寮之中，常有有闲阶级的人士下棋消遣，“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此有涯之生？”宦海里翻过身最后退隐东山的大人先生们，骨肉复生，而英雄无用武之地，也只好闲来对弈，了此残生，下棋全是“胜余精力”的发泄。人总是要斗的，总是要钩心斗角的和人争逐的。与其和人争权夺利，还不如在棋盘上多占几个官，与其招摇撞骗，还不如在棋盘上抽上一车。宋人笔记曾载有一段故事：“李讷仆射，性卞急，酷好弈棋，每下子安详，极于宽缓，往往躁怒作，家人辈则密以弈具陈于前，讷睹，便忻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都忘其恚矣。”《南部新书》下棋，有没有这样陶冶性情之功，我不敢说，不过有人下起棋来确实是把性命都可置诸度外。我有两个朋友下棋，警报作，不动声色，俄而弹落，棋子被震得在盘上跳荡，屋瓦乱飞，其中一位棋瘾较小者变色而起，被

对方一把拉住，“你走！那就算是你输了”。此公深得棋中之趣。

钱钟书

窗

又是春天，窗子可以常开了。春天从窗外进来，人在屋子里坐不住，就从门里出去。不过屋子外的春天太贱了！到处是阳光，不像射破屋里阴深的那样明亮；到处是给太阳晒得懒洋洋的风，不像搅动屋里沉闷的那样有生气。就是鸟语，也似乎琐碎而单薄，需要屋里的寂静来做衬托。我们因此明白，春天是该镶嵌在窗子里看的，好比画配了框子。

同时，我们悟到，门和窗有不同的意义。当然，门是造了让人出进的。但是，窗子有时也可作为进出口用，譬如小偷或小说里私约的情人就喜欢爬窗子。所以窗子和门的根本分别，决不仅是有没有人进来出去。若据赏春一事来看，我们不妨这样说：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把风和太阳逗引

进来，使屋子里也关着一部分春天，让我们安坐了享受，无需再到外面去找。古代诗人像陶渊明对于窗子的这种精神，颇有会心。《归去来辞》有两句道：“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不等于说，只要有窗可以凭眺，就是小屋子也住得么？他又说：“夏月虚闲，高卧北窗之下，清风飒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思是只要窗子透风，小屋子可成极乐世界；他虽然是柴桑人，就近有庐山，也用不着上去避暑。所以，门许我们追求，表示欲望，窗子许我们占领，表示享受。这个分别，不但是住在屋里的人的看法，有时也适用于屋外的来人。一个外来者，打门请进，有所要求，有所询问，他至多是个客人，一切要等主人来决定。反过来说，一个钻窗子进来的人，不管是偷东西还是偷情，早已决心来替你做个暂时的主人，顾不到你的欢迎和拒绝了。缪塞（Musset）在《少女做的是什梦》那首诗剧里，有句妙语，略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matériel époux），但是理想的爱人（idéal），总是从窗子出进的。换句话说，从前门进来的，只是形式上的女婿，虽然经丈人看中，还待博取小姐自己的欢心；要是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你进前门，先要经门房通知，再要等主人出现，还得寒暄几句，方能说明来意，既费心思，又费时间，那像从后窗进来的直捷痛快？好像学问的捷径，在乎书背后的引得，若从前面正文看起，反见得迂远了。这当然只是在社会常态下的分别，到了战争等变态时期，屋子本身就保不住，还讲什么门和窗！

世界上的屋子全有门，而不开窗的屋子我们还看得到。这指示出窗比门代表更高的人类进化阶段。门是住屋子者的需

要，窗多少是一种奢侈，屋子的本意，只像鸟巢兽窟，准备人回来过夜的，把门关上，算是保护。但是墙上开了窗子，收入光明和空气，使我们白天不必到户外去，关了门也可生活。屋子在人生里因此增添了意义，不只是避风雨、过夜的地方，并且有了陈设，挂着书画，是我们从早到晚思想、工作、娱乐、演出人生悲喜剧的场子。门是人的进出口，窗可以说是天的进出口。屋子本是人造了为躲避自然的胁害，而向四垛墙、一个屋顶里，窗引诱了一角天进来，驯服了它，给人利用，好比我们笼络野马，变为家畜一样。从此我们在屋子里就能和自然接触，不必去找光明，换空气，光明和空气会来找到我们。所以，人对于自然的胜利，窗也是一个。不过，这种胜利，有如女人对于男子的胜利，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让步——人开了窗让风和日光进来占领，谁知道来占领这个地方的就给这个地方占领去了！我们刚说门是需要，需要是不由人做得主的。譬如饿了就要吃，渴了就得喝。所以，有人敲门，你总得去开，也许是易卜生所说比你下一代的青年想冲进来，也许像德昆西论谋杀后闻打门声所说，光天化日的世界想攻进黑暗罪恶的世界，也许是浪子回家，也许是有人借债（更许是讨债），你愈不知道，怕去开，你愈想知道究竟，愈要去开。甚至每天邮差打门的声音，也使你起了带疑惧的希冀，因为你不知道而又愿知道他带来的是什么消息。门的开关是由不得你的。但是窗呢？你清早起来，只要把窗幕拉过一边，你就知道窗外有什么东西在招呼着你，是雪，是雾，是雨，还是好太阳，决定要不要开窗子。上面说过窗子算得奢侈品，奢侈品原是在人看情形斟酌增减的。

我常想，窗可以算房屋的眼睛。刘熙译名说：“窗，聪也；于内窥外，为聪明也。”正和凯罗（Gottfried Keller）《晚歌》（Abendlied）起句所谓：“双瞳如小窗（Fensterlein），佳景收历历。”同样地只说着一半。眼睛是灵魂的窗户，我们看见外界，同时也让人看到了我们的内心；眼睛往往跟着心在转，所以孟子认为相人莫良于眸子，梅特林克戏剧里的情人接吻时不闭眼，可以看见对方有多少吻要从心里上升到嘴边。我们跟戴黑眼镜的人谈话，总觉得捉摸不住他的用意，仿佛他以假面具相对，就是为此。据爱戈门（Eckermann）记一八三〇年四月五日歌德的谈话，歌德恨一切戴眼镜的人，说他们看得清楚他脸上的皱纹，但是他给他们的玻璃片耀得眼花缭乱，看不出他们的心境。窗子许里面人看出去，同时也许外面人看进来，所以在热闹地方住的人要用窗帘子，替他们私生活做个保障。晚上访人，只要看窗里有无灯光，就约略可以猜到主人在不在家，不必打开了门再问，好比不等人开口，从眼睛里看出他的心思。关窗的作用等于闭眼。天地间有许多景象是要闭了眼才看得见的，譬如梦。假使窗外的人声物态太嘈杂了，关了窗好让灵魂自由地去探胜，安静地默想。有时，关窗和闭眼也有连带关系，你觉得窗外的世界不过尔尔，并不能给你什么满足，你想回到故乡，你要看见跟你分离的亲友，你只有睡觉，闭了眼向梦里寻去，于是你起来先关了窗。因为只是春天，还留着残冷，窗子也不能镇天镇夜不关的。

废 名

五 祖 寺

现在我住的地方离五祖寺不过五里路，在我来到这里的第二天我已经约了两位朋友到五祖寺游玩过了。大人们做事真容易，高兴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我说这话是同情于一个小孩子，便是我自己做小孩子的时候。真的，我以一个大成人来游五祖寺，大约有三次，每回在我一步登高之际，不觉而回首望远，总很有一个骄傲，仿佛是自主做事的快乐，小孩子所欣羡不来的了。这个快乐的情形，在我做教师的时候也相似感到，比如有时告假便告假，只要自己开口说一句话，记得做小学生的时候总觉得告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了。总之我以一个大成人总常常同情于小孩子，尤其是我自己做小孩子的时候，——因之也常常觉得成人的不幸，凡事应该知道临深履薄的戒惧了，自己作主是很不容易的。因之我又常常羨

慕我自己做小孩时的心境，那真是可以赞美的，在一般的世界里，自己那么的繁荣自己那么的廉贞了。五祖寺是我小时候所想去的地方，在大人从四祖，五祖带了喇叭，木鱼给我们的时候，幼稚的心灵，四祖寺，五祖寺真是心向往之，五祖寺又更是那么的有名，天气晴朗站在城上可以望得见那个庙那个山了。从县城到五祖山脚下有二十五里，从山脚下到庙里有五里。这么远的距离，那时我，一个小孩子，自己知道到五祖寺去玩是不可能的了。然而有一回做梦一般的真个走到五祖寺的山脚下来了，大人们带我到五祖寺来进香，而五祖寺在我竟是过门不入。这个，也不使我觉得奇怪，为什么不带我到山上去呢？也不觉得怅惘。只是我一个小孩子在一天门的茶铺里等候着，尚被系坐在车子上未解放下来，心里确是有点孤寂了。最后望见外祖母，母亲，姊姊从那个山路上下来了，又回到我们这个茶铺所在的人间街上来了（我真仿佛他们好容易是从天上下来），甚是喜悦。我，一个小孩子，似乎记得始终没有说一句话。到现在那件过门不入的事情，似乎还是没有话可说，即是说没有质问大人们为什么不带我上山去的意思，过门不入也是一个圆满，其圆满真仿佛是一个人间的圆满，就在这里为止也一点没有缺欠。所以我先前说我在茶铺里坐在车上望着大人们从山上下来好像从天上下来，是一个实在的感觉。那时我满了六岁，已经上学了，所以寄放在一天门的原故，大约是到五祖寺来进香小孩子们普遍的情形，因为山上的路车子不能上去，只好在山脚下茶铺里等着。或者是我个人特别的情形亦未可知，因为我记得那时我是大病初愈，还不能好好的走路，外祖母之来五祖寺

进香乃是为我求福了，不能好好走路的小孩子便不能跟大人一路到山上去，故寄放在一天门。不论为什么原故，其实没有关系，因为我已经说明了，那时我一个小孩子便没有质问的意思，叫我在这里等着就在这里等着了。这个忍耐之德，是我的好处。最可赞美的，他忍耐着他不觉苦恼，忍耐又给了他许多涵养，因为我，一个小孩子，每每在这里自己游戏了，到长大之后也就在这里生了许多记忆。现在我总得到五祖寺进香是一个奇迹，仿佛昼与夜似的完全，一天门以上乃是我的夜之神秘了。这个夜真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记忆。后来我在济南千佛山游玩，走到一个小庙之前白墙上横写着一天门三个字，我很觉得新鲜，“一天门？”真的我这时乃看见一天门三个字这么个写法，儿时听惯了这个名字，没想到这个名字应该怎么写了。原来这里也有一天门，我以为一天门只在我们家乡五祖寺了。然而一天门总还在五祖寺，以后我总仿佛“一天门”三个字写在一个悬空的地方，这个地方便是我记忆里的一天门了。我记忆里的一天门其实什么也不记得，真仿佛是一个夜了。今年我自从来到亭前之后，打一天门经过了好几回，一天门的街道是个什么样子我曾留心看过，但这个一天门也还是与我那个一天门全不相干，我自己好笑了。写到这里，我想起了二天门。今年四月里，我在多云山一个亲戚家里住，一天约了几个人到五祖寺游玩，走进一天门，觉得不像，也就算了，但由一天门上山的那个路我仿佛记得是如此，因此我很喜欢的上着这个路，一直走到二天门，石径之间一个小白屋，上面写“二天门”，大约因为一天门没有写着一天门的原故，故我，一个大人，对于这个二天门很表示

着友爱了，见了这个数目字很感着有趣，仿佛是第一回明白一个“一”字又一个“二”字那么好玩。我记得小时读“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楼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起初只是唱着和着罢了，有一天忽然觉着这里头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个字，乃拾得一个很大的喜悦，不过那个喜悦甚是繁华，虽然只是喜欢那几个数目字，实在是仿佛喜欢一天的星，一春的花；这回喜欢“二天门”，乃是喜欢数目字而已，至多不过旧雨重逢的样子，没有另外的儿童世界了。后来我在二天门休息了不小的工夫，那里等于一个凉亭，半山之上，对于上山的人好像简单一把扇子那么可爱。

那么儿时的五祖寺其实乃与五祖寺毫不相干，然而我喜欢写五祖寺这个题目。我喜欢这个题目的原故，恐怕还因为五祖寺的归途。到现在我也总是记得五祖寺的归途，其实并没有记住什么，仿佛记得天气，记得路上有许多桥，记得沙子的路。一个小孩子，坐在车上，我记得他同大人们没有说话，他那么沉默着，喜欢过着木桥，这个木桥后来乃像一个影子的桥，它那么的没有缺点，永远在一个路上。稍大读《西厢记》，喜欢“四围山色中，一鞭残照里”两句，也便是唤起了五祖寺归途的记忆，不过小孩子的“残照”乃是朝阳的憧憬罢了。因此那时也懂得读书的快乐。我真要写当时的情景其实写不出，我的这个好题目乃等于交一份白卷了。

附 记

民国二十八年秋季我在黄梅县小学教国语，那时交通隔绝，没有教科书，深感教材困难，同时社会上还是《古文观止》有势

力,我个人简直奈他不何。于是我想自己写些文章给小孩们看,总题目为《父亲做小孩子的时候》,这是我的诚意,也是我的战略,因为这些文章我是叫我自己的小孩子看的,你能禁止我不写白话文给我自己的小孩子看吗?孰知小学国语教师只做了一个学期,功课又太忙,写了一篇文章就没写了,而且我知道这篇文章是失败的,因为小学生看不懂。后来我在县初中教英语,有许多学生又另外从我学国文,这时旧的初中教科书渐渐发现了,我乃注意到中学教科书里头有好些文章可以给学生读,比我自己来写要事半功倍得多,于是我这里借一种,那里借一种,差不多终日为他们找教科书选文章。我选文章时的心情,当得起大公无私,觉得自己的文章当初不该那样写,除了《桥》里头有数篇可取外,没有一篇敢保荐给自己的小孩子看,这不是自己的一个大失败吗?做了这么的一个文学家能不惶恐吗?而别人的文章确是有好的,我只可惜他们都太写少了,如今这些少数的文章应该是怎样的可贵呵,从我一个做教师与做父亲的眼光看来。现在我还想将《父亲做小孩子的时候》继续写下去,文章未必能如自己所理想的,我理想的是要小孩子喜欢读,容易读,内容则一定不差,有当作家训的意思。《五祖寺》这一篇是二十八年写的,希望以后写得好些,不要显得“庄严”相。

民国三十五年十一月八日废名记于北平

周作人

无生老母的信息

刘青园著《常谈》四卷，余喜其识见通达，曾在《苦竹杂记》中抄录介绍。近日重阅，见卷一中有一则云：

“一士深夜闻斋外数人聚谈。一曰，某人久困科场，作报应书若干篇，遂登第。一曰，某素贫，诵经若干篇，遂巨富。一曰，某乏嗣，刷善书若干部，遂获佳儿。一曰，某久病，斋僧若干即愈。相与咨嗟叹赏，纷纷不已。忽一曰，公等误矣。士君子正心诚意修己治人，分内之事，何必假之以祸福功效，如公等言，则神道为干求之蔽矣。适所指之人，皆礼法不明，王法不惧，梗顽之民，语之以圣贤之道，格格不能入，故假

周作人晚年写给友人的信中曾指明本文是他“敝帚自珍”，“至今还是喜爱”的随笔之一。

为鬼神报应天堂地狱之说以惧之，冀其暂时回头，所谓以盗攻盗，不得已之下策也。因而流弊至于河伯娶妇，岳帝生男，奸徒借此感众敛财，叛逆生焉，尹老须王法中之徒其明证也。公等读书人宜崇圣贤之教，尊帝王之法，达则移风易俗，为士民之表率，穷则独善其身，为子孙之仪型，何至自处卑污，甘作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之护法也。（原注云，此二句邪教中相传受语，破案时曾供出，故人得闻。）言毕三叹而去。为人为鬼，固不得知，孰是孰非，可得而辩。”刘君不信有鬼，此处设为谈话，盖是仿效纪晓岚的手法，其反对讲报应刻善书大有见解，与鄙意甚相合。近日杂览，关于无生老母稍感兴趣，见文中提及，便抄了下来，拿来做个引子。鄙人原是小信的人，无论什么宗派，怎么行时或是合法，都无加入的意思，但是对于许多信仰崇拜的根本意义，特别是老母一类的恋慕归依，我也很是理解，至少总是同情，因而常加以注意。可惜这些资料绝不易得，自五斗米道，天师道，以至食菜事魔的事，我们只见到零碎的记载，不能得要领，明清以来的事情也还是一样。碰巧关于无生老母却还可以找到一点材料，因为有一位做知县老爷的黄壬谷，于道光甲午至辛丑这六年间，陆续编刊破利详辩三卷，续又续三续各一卷，搜集邪经六十八种，加以驳正，引用有许多原文，正如大义觉迷录里所引吕留良静原语一样，使我们能够窥见邪说禁书的一斑，正是很运气的一件事。这些经卷现在既已无从搜集，我们只好像考古学家把拣来的古代陶器碎片凑合粘成，想象原来的模型一样，抄集断章零句来看看，不独凭吊殉教的祖师们之悲运，亦想稍稍了解信仰的民众之心情，至于恐怕或者终于失败，那

当然是在预计中的，这也没有关系，反正就只是白写这几千字，耗费若干纸墨罢了。

这种民间信仰在官书里大抵只称之曰邪教，我们槛外人也不能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总之似乎不就是白莲教。在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卷内有云：

“白莲教，下地狱，生死受苦。白莲教，转四生，永不翻身。白莲教，哄人家，钱财好物。犯王法，拿住你，苦害多人。”那么这到底是什么教呢？据道光十二年壬辰查办教匪的上谕里说，王老头子即王法中所学习的是白阳教，尹老须是南阳教，萧老尤是大乘教，但其实他们似乎还是一家，不过随时定名，仿佛有许多分派。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内云：

“红阳教，飘高祖。净空教，净空僧。无为教，四维祖。西大乘，吕菩萨。黄天教，普静祖。龙天教，米菩萨。南无教，孙祖师。南阳教，南阳母。悟明教，悟明祖。金山教，悲相祖。顿悟教，顿悟祖。金禅教，金禅祖。还源教，还源祖。大乘教，石佛祖。圆顿教，圆顿祖。收源教，收源祖。”共计十六种，可谓多矣，却一总记着，其中似以飘高即山西洪洞县人高杨所立的红阳教为最早。案混元红阳显性若果经内云：

“混元一气所化，现在释迦掌教，为红阳教主。过去青阳，现在红阳，未来才是白阳。”又云：

“大明万历年，佛立混元祖教，二十六岁上京城。”混元红阳血湖宝忏内云：

“太上飘高老祖于万历甲午之岁，正月十五日，居于太虎山中，广开方便，济度群迷。”又混元红阳明心宝忏中卷内云：

“冲天老祖于开荒元年甲辰之岁，五月五日，居于无碍宫

中，圣众飞空而来。”甲辰即万历三十二年，在甲午后十年矣。此皆系飘高自述，可以考见其立教传道的年代。混元红阳临凡飘高经有序文云：

“万历年中初立混元祖教，二十六岁上京城，先投奶子府，有定国公护持。混元祖教兴隆，天下春雷响动，御马监程公，内经厂石公，盔甲厂张公三位护法。”这是很有价值的文献，据黄壬谷考证云：

“此言万历年中初立混元祖教，至天启元年封魏忠贤为定国公，此言定国公护持，即知红阳始于万历而盛于天启也。至于御马监程公即太监陈矩，将陈字讹为程字，内经厂石公即太监石亨，又有石清石栋石彦明，兄弟叔侄同为太监，盔甲厂张公即太监张忠，此时太监皆信邪教，而独言此四人者，以此四人积财甚富，印经最多，固非他人所能及也。”黄君又言邪经系刻板大字印造成帙，经之首尾各绘图像，经皮卷套锦缎装饰，原系明末太监所刻印，愚民无知，遂以式样与佛经相同，而又极体面，所以误信。此亦是绝好掌故材料，如此奇书珍本，惜无眼福得以一见。飘高经本文中又称石亨为中八天天主，后又有南岳府君石彦名，东天石清仁圣帝，中央玉帝老石亨等语，对于护法者的恭维可谓至矣极矣。明季太监多喜造寺庙以求福，由此乃知刻经亦不少，内经厂自然更有关系，故其特别颂扬老石亨一家正不为无故也。

红阳教有八字真言曰，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这一看当然是出于佛教，可是他们的神学神话里混杂着大半的道教与民间的怪话，是很可笑。如飘高经无天无地混沌虚空品内云：

“无天无地，先有混濛，后有滋濛。滋濛长大，结为无卵，

叫作天地玄黄，玄黄迸破，现出混元老祖，坐在阿罗国。”又老祖宗临凡品内云：

“混元老祖，无生老母，真空石佛皆临凡，白日乞化，夜晚窑中打坐受苦，苦炼身心，但说临凡一遭，添一元像，终有万斤之佛性。”龙华宝经古佛乾坤品内则云：

“无生母，产阴阳，婴儿姹女。起乳名，叫伏羲，女娲真身。李伏羲，张女娲，人根老祖。有金公，和黄婆，匹配婚姻。混元了，又生出，九十六亿。皇胎儿，皇胎女，无数福星。无生母，差皇胎，东土住世。顶圆光，身五彩，脚踏二仑。来东土，尽迷在，红尘景界。捎家书，吩咐你，龙华相逢。”飘高经虽然在前，所说不但佛道混杂，而且老祖宗有了三位，显系后来做作，弓长撰龙华宝经据说在崇祯年中，可是我觉得他所说的更保有原来的传统。大概人类根本的信仰是母神崇拜，无论她是土神谷神，或是水神山神，以至转为人间的母子神，古今来一直为民众的信仰的对象。客观的说，母性的神秘是永远的，在主观的一面人们对于母亲的爱总有一种追慕，虽然是非意识的也常以早离母怀为遗恨，隐约有回去的愿望随时表现，这种心理分析的说法我想很有道理。不但有些宗教的根源都从此发生，就是文学哲学上的秘密宗教思想，以神或一或美为根，人从这里分出来，却又祈求回去，也可以说即是归乡或云还元。龙华经作者集红阳之大成，而重复提高老母，为老祖宗之至上者，这不特深合立教本义，而且在传道上也极有效力，是很大的成功。悟道心宗觉性宝卷内有盼望歌云：

“无生老母盼儿孙，传言寄信从费心，遍遍捎书拜上你，

不肯回心找原根。”又销释收圆行觉宝卷内云：

“无生母，在家乡，想起婴儿泪汪汪。传书寄信还家罢，休在苦海只顾贪。归净土，赴灵山，母子相逢坐金莲。”

“无生老母当阳坐，驾定一只大法船，单渡失乡儿和女，赴命归根早还源。”销释真空扫心宝卷内云：

“劝大众，早念佛，修行进步。无生母，龙华会，久等儿孙。叫声儿，叫声女，满眼垂泪。有双亲，叫破口，谁肯应承。”这里用的是单词口调，文句俚俗，意思是父母招儿女回家，虽标称无空无，实在却全是痴，这似是大毛病，不过他的力量我想也即在此处。经里说无生老母是人类的始祖，东土人民都是她的儿女，只因失乡迷路，流落在外，现在如能接收她的书信或答应她的呼唤，便可回转家乡，到老母身边去，绅士淑女们听了当然只觉得好笑，可是在一般劳苦的男妇，眼看着挣扎到头没有出路，正如亚跋公长老的妻发配到西伯利亚去，途中向长老说，我们的苦难要到什么时候才完呢，忽然听见这么一种福音，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安慰。不但他们自己是皇胎儿女，而且老母还那么泪汪汪的想念，一声儿一声女的叫唤着，怎不令人感到兴奋感激，仿佛得到安心立命的地方。一茶在随笔集《俺的春天》的小引中记有一段故事云：

“昔者在丹后国普甲寺，有深切希求净土的上人。新年之始世间竞行祝贺，亦思仿为之，乃于除夕作书交付所用的沙弥，囑令次晨如此如此，遂独宿大殿中。沙弥于元旦乘屋内尚暗，乌鸦初叫时，蹶然而起，如所指示，丁丁叩门，内中询问从何处来，答言此乃从西方弥陀佛来贺年的使僧是也。上

人闻言即跣足跃出，将寺门左右大开，奉沙弥上坐，接昨日所写手札，顶礼致敬，乃开续曰，世间充满众苦，希速来吾国，当使圣众出迎，奉候来临。读毕感激，呜呜而泣。”一茶所记虽是数百年前事，当中国北宋时，但此种心情别无时间的间隔，至今可以了解，若老百姓闻归乡的消息时其欣喜亦当有如此僧也。

无生老母的话说到这里我觉得可以懂得，也别无什么可嫌之处，但既是宗教便有许多仪式和教义，这里我就很是隔膜，不能赞一辞了。据破邪详辩卷三云：

“邪教上供即兼升表者，欲无生知有此人，将来即可上天也。挂号兼对合同者，唯欲无生对号查收，他人不得滥与也。开场考选，谓欲以此定上天之序也。以习教为行好，无知愚民亦以行好目之，若村中无习教者，即谓无行好者。”又佛说皇极收元宝卷等书内多说十步修行，殊不一致，或者义涉奥秘，须出口传，故不明言亦未可知。销释圆通救苦宝卷内有“夫子传流学而第一”之语，据黄壬谷在又续破邪详辩中说明之云：

“近有清河教匪尹资源，号称尹老须者，因此捏出而字工夫，上天书丁之语。谬谓而字上一平画为天，次一撇画为上天之路，下四直画为习教之人，学而即学上天工夫，又以而字上两画形似丁字，故谓上天书丁。”此类怪话所在多有，最奇的或者要算佛说通元收源宝卷所说：

“天皇治下大地乾坤，地皇时伏羲女娲治下大地人根，人皇时留下万物发生，五帝终有君臣，周朝终有神鬼，汉朝终有春夏秋冬，唐朝终有风雨雷电。”这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

破邪详辩卷三据刑部申办王法中案内供词云：

“邪教谓红阳劫尽，白阳当兴，现在月光圆至十八日，若圆至二十三日，便是大劫。

又谓中央戊己土系王姓，东方甲乙木系张金斗，南方丙丁火系李彦文，北方壬癸水系刘姓，西方庚辛金系申老叙。案申老叙即王法中的师父。

于八卦增添二爻，改为十二卦，内加兴吉平安四卦，于六十四卦改为一百四十四卦，内加用则高至江河等八十卦。于九宫增添红皂青，并多一白字。于十二时增添纽宙唇末酬刻六时，为十八时。”这些做作可谓荒唐。此太平天国的改写地支似更离奇。大抵老母崇拜古已有之，后人演为教，又添造经卷，这些附加上去的东西全须杜撰，道教经典已是不堪，何况飘高弓长辈，虽尽力搜索，而枯肠所有止此，则亦是无可如何也。

破邪详辩卷三有一则，说明造邪经者系何等人，说的很有意思。其文云：

“造邪经者系何等人？凡读书人心有明机，断不肯出此言，凡不读书人胸无一物，亦不能出此言。然则造邪经者系何等人。尝观民间演戏，有昆腔演戏，多用清江引，驻云飞，黄莺儿，白莲词等种种曲名，今邪经亦用此等曲名，按拍合板，便于歌唱，全与昆腔戏文相似。又观梆子腔戏，多用三字两句，四字一句，名为十字乱弹，今邪经亦三字两句，四字一句，重三复四，杂乱无章，全与梆子腔戏文相似。再查邪经白文鄙陋不堪，恰似戏上发白之语，又似鼓儿词中之语。邪经中哭五更曲卷卷皆有，粗俗更甚又似民间打十不闲，打莲

花落者所唱之语。至于邪经人物，凡古来实有其人而为戏中所常唱者，即为经中所常有，戏中所罕见者即为经中所不录，间有不见戏中而见于经中者，必古来并无其人而出于捏造者也。阅邪经之腔调，观邪经之人物，即知捏造邪经者乃明末妖人，先会演戏而后习邪教之人也。”又有论经中地名的一节云：

“邪经所言地名不一而足，俱系虚捏，其非虚捏而实有此地者，唯直隶境内而已，于直隶地名有历历言之者，唯赵州桥一处而已。盖以俗刊赵州桥画图，有张果老骑驴，身担四大名山，从桥上经过，鲁班在桥下一手掌定，桥得不坏故事，邪教遂视为仙境，而有过赵州桥到雷音寺之说。不知此等图画本属荒谬，邪教信以为真，而又与戏班常演之雷音寺捏在一起，识见浅陋亦已极矣。”这两节都说得很有道理，虽然断定他先会演戏似乎可以不必，总之从戏文说书中取得材料，而以弹词腔调编唱，说是经卷无宁与莲花落相近，这是事实，因此那些著者系何等人也就可以推知了。再举几个实例，如龙华宝经内走马传道品云：

“儒童祖，骑龙驹，川州通县。有子路，和颜渊，左右跟随。有曾子，前来引路。七十二，众门徒，护定圣人。”护国佑民伏魔宝卷内叙桃园结义云：

“拈着香，来哀告，青青天天。大慈悲，来加护，可可怜怜。俺三人，愿不求，富富贵贵。只求俺，弟兄们，平平安安。”写孔夫子和关公用的是这种笔法，又如关公后来自白，论吾神，职不小云云，亦是戏中口气也。佛说离山老母宝卷叙说无生老母在灵山失散，改了号名，叫离山老母往东京汴

国凉城王家庄，度化王员外同子王三郎名文秀。老母令文英小姐画一轴画，赐王员外，王文秀将画挂在书房，朝夕礼拜，文英即从画内钻出，与文秀成亲，以后老母文英接引文秀，入斗牛宫。这里差不多是弹词本色，后花园私订终身，公子落难，骊山老母搭救，正是极普通的情节，此等宝卷或者写得不高明，令人听了气闷，正是当然，若算作邪经论，实在亦是冤苦也。

清代邪教之禁极严，其理由则因其敛钱，奸淫，聚众谋反。经卷中造反似未见明文，大抵只是妄自尊大，自以为是圣贤神佛而已，但既有群众，则操刀必割，发起做皇帝的兴趣也属可能。关于财色二者，经文中亦有说及，或不为无因。如皇极收元宝卷云：

“先天内，阴五神，阳五气。男取阴神者，即成菩萨之果，女采阳气者，即成佛家之身。”龙华宝经内亦云：

“吩咐合会男和女，不必你们分彼此。”本来暧昧事易成问题，此等文句更足为口实。又姚秦三藏西天取清解论内有赞扬当人云：

“风不能刮，雨不能湿，火不能烧，水不能淹，刀不能砍，箭不能穿。”案天门开放，当人出窍之说，道家旁门亦有之，其详则不可知，若以常识论之，亦只是妖妄而已。教门中盖亦有此一派，殆即义和拳所从出，今年五月无锡有姜明波习金光法，云能刀枪不入，试验失败而死，则是最近之实例也。

我以前涉览西欧的妖术史，对于被迫害的妖人们很有点同情，因为我不但看教会的正宗的书，也查考现代学术的著述，他们不曾把妖术一切画的整个漆黑。据茂来女士著西欧

的巫教等书说，所谓妖术即是古代土著宗教的遗留，大抵与古希腊的地母祭相近，只是被后来基督教所压倒，变成秘密结社，被目为撒旦之徒，痛加剿除，这就是中世有名的神圣审问，直至十七世纪才渐停止。上边关于无生老母我说的话恐怕就很受着这影响，我觉得地母祭似的崇拜也颇有意思，总之比宙斯的父系的万神殿要好得多吧。林清王伦的做皇帝的把戏，尹老头的而字工夫，姜明波的落魄伞，这些都除外，实在也并不是本来必需的附属品，单就这老母来看，孤独忧愁，想念着她的儿女，这与穷困无聊，奔走到她身边去的无知男妇，一样的可以同情。这有什么办法，能够除外那些坏东西，而使老母与其儿女平安相处的呢。我不知道。柳子厚文集中有一篇《柳州复大云寺记》。其前半云：

“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恤仁。病且忧，则聚巫师用鸡卜，始则杀小牲，不可则杀中牲，又不可则杀大牲，而又不可，则决亲戚，饬死事，曰神不置我已矣，因不食，蔽而死。以故户而耗，田易荒，而畜字不蕃，董之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柳州于是建立了四个佛寺，大云寺即其一，他的效力大约是很有的，因为后来寺烧掉了，居人失其所依归，复立神而杀焉，便是个证据。柳君到来，兴复了大云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使击磬鼓钟，以严其道而传其言，以人始复去鬼息杀而务趣于仁爱，病且忧，其有告焉而顺之，庶乎教夷之宜也。”这个办法现在也可以用么，我不敢下断语，总之他这话很有理解，非常人所能及，恐怕连韩退之也要算在内。近来我的脑子里老是旋转着孔子的几句话，中国究竟不知有多少万人，大概总

可以说是庶了，富之与教之，怎么办呢。假如平民的生活稍裕，知识稍高，那么无生老母的崇拜也总可以高明得多吧。不过既想使工人吃到火腿，又要他会读培根，在西洋也还是不能兼得，中国又谈何容易。我这里费了些工夫，只算是就破邪详辩正续六卷书中抄出一点资料来，替著者黄壬谷做个介绍，不负他的一番劳力，虽然并不一定赞同他对于邪教之政治的主张。民国三十四年六月二十日，在北京。

（1945年6月作，选自《知堂乙酉文编》）

石板路

石板路在南边可以说是习见的物事，本来似乎不值得提起来说，但是住在北京久了，现在除了天安门前的一段以外，再也见不到石路，所以也觉似有点希罕。南边石板路虽然普通，可是在自己最为熟悉，也最有兴趣的，自然要算是故乡的，而且还是三十年前那时候的路，因为我离开家乡就已将三十年，在这中间石板恐怕都已变成了粗恶的马路了吧。案《宝庆会稽续志》卷一“街衢”云：

“越为会府，衢道久不修治，遇雨泥淖几于没膝，往来病之。守汪纲亟命计置工石，所至缮砌，浚治其湮塞，整齐其

嵌崎，除哄陌之秽污，复河渠之便利，道涂堤岸，以至桥梁，靡不加葺，坦夷如砥，井里嘉叹。”乾隆《绍兴府志》卷七引《康熙志》云：

“国朝以来衢路益修洁，自市门至委巷，粲然皆石甃，故海内有天下绍兴街之谣。然而生齿日繁，闾閻充斥，居民日夕侵占，以广市廛，初联接飞檐，后竟至丈余，为居货交易之所，一人作俑，左右效尤，街之存者仅容车马。每遇雨霁雪消，一线之径，阳焰不能射入，积至五六日犹泥泞，行者苦之。至冬残岁晏，乡民杂遝，到城贸易百物，肩摩趾蹙，一失足则腹背为人蹂躏。康熙六十年知府俞卿下令辟之，以石牌坊中柱为界，使行人足以往来。”查志载汪纲以宋嘉定十四年权知绍兴府，至清康熙六十年整整是五百年，那街道大概就一直整理得颇好，又过二百年直至清末还是差不多。我们习惯了也很觉得平常，原来却有天下绍兴街之谣，这是在现今方才知道。小时候听唱山歌，有一目云：

知了喳喳叫，
石板两头翘，
懒惰女客困吁觉。

知了即是蝉的俗名，盛夏蝉鸣，路上石板都热得像木板晒干，两头翘起。又有歌述女仆的生活，主人乃是大家，其门内是一块石板到底。由此可知在民间生活上这石板是如何普遍，随处出现。我们又想到七星岩的水石宕，通称东湖的绕门山，都是从前开采石材的遗迹，在绕门山左近还正在采

凿着，整座的石山就要变成平地，这又是别一个证明。普通人家自大门内凡是走路一律都是石板，房内用砖铺地，或用大方砖名曰地平，贫家自然也多只是泥地，但凡路必用石，即使在小村里也有一条石板路，阔只二尺，仅够行走。至于城内的街无不是石，年久光滑不便于行，则凿去一层，雨后即着旧钉鞋行走其上亦不虞颠仆，更不必说穿草鞋的了。街市之杂遝仍如旧志所说，但店家侵占并不多见，只是在大街两边，就店外摆摊者极多，大抵自轩亭口至江桥，几乎沿路接联不断，中间空路也就留存得有限，从前越中无车马，水行用船，陆行用轿，所以如改正旧文，当云仅容肩舆而已。这些摆摊的当然有好些花样，不晓得如今为何记不清楚，这不知究竟是为了年老健忘，还是嘴馋眼馋的缘故，记得最明白的却是那些水果摊子，满台摆满了秋白梨和苹果，一堆一角小洋，商人大张着嘴在那里嚷着叫卖。这种呼声也很值得记录，可惜也忘记了，只记得一点大意。石天基《笑得好》中有一则笑话，题目是老虎诗，其文曰：

“一人向众夸说，我见一首虎诗，做得极好极妙，止得四句诗，便描写已尽。旁人请问，其人曰，头一句是甚的甚的虎，第二句是甚的甚的苦，旁人又曰，既是上二句忘了，可说下二句罢。其人仰头想了又想，乃曰，第三句其实忘了，还亏第四句记得明白，是很得很的意思。”市声本来也是一种歌谣，失其词句，只存意思，便与这老虎诗无异。叫卖的说东西贱，意思原是寻常，不必多来记述，只记得有一个特殊的例：卖秋白梨的大汉叫卖一两声，频高呼曰，来驮哉，来驮哉，其声甚急迫。这三个字本来也可以解为请来拿吧，但从

急迫的声调上推测过去，则更像是警戒或告急之词，所以显得他很特别。他的推销法亦甚积极，如有长衫而不似寒酸或啬刻的客近前，便云：拿几堆去吧。不待客人说出数目，已将台上两个一堆或三个一堆的梨头用右手搅乱归并，左手即抓起竹丝所编三文一只的苗篮来，否则亦必取大荷叶卷成漏斗状，一堆两堆的尽往里装下去。客人连忙阻止，并说出需要的堆数，早已来不及。普通的顾客大抵不好固执，一定要他从荷叶包里拿出来再摆好在台上，所以只阻止他不再加入，原要两堆如今已是四堆，也就多花两个角子算了。俗语云：扭卖情销，上边所说可以算作一个实例。路边除水果外一定还有些别的摊子，大概因为所卖货色小时候不大亲近，商人又不是那么大嚷大叫，所以不大注意，至今也就记不起来了。

与石板路有关系的还有那石桥。这在江南是山水风景中的一个重要分子，在画面上可以时常见到。绍兴城里的西边自北海桥以次，有好些大的圆洞桥，可以入画，老屋在东郭门内，近处便很缺少了，如张马桥，都亭桥，大云桥，塔子桥，马梧桥等，差不多都只有两三级，有的还与路相平，底下只可通小船而已。禹迹寺前的春波桥是个例外，还是小圆洞桥，但其下可以通行任何乌篷船，石级也当有七八级了。虽然凡桥虽低而两栏不是墙壁者，照例总有天灯用以照路，不过我所明了记得的却又只是春波桥，大约因为桥较大，天灯亦较高的缘故吧。这乃是一支木竿高约丈许，横木上着板制人字屋脊，下有玻璃方龕，点油灯，每夕以绳上下悬挂。瞿晴江《无不宜斋稿》卷一《甘棠村杂咏》之十七《咏天灯》云：

“冥冥风雨宵，孤灯一杠揭。荧光散空虚，灿逾田烛设。

夜间归人稀，隔林自明灭。”这所说是杭州的事，但大体也是一样。在民国以前，属于慈善性的社会事业，由民间有志者主办，到后来恐怕已经消灭了吧。其实就是在那时候，天灯的用处大半也只是一种装点，夜间走路的人除了夜行人外，总须得自携灯笼，单靠天灯是决不够的。拿了“便行”灯笼走着，忽见前面低空有一点微光，预告这里有一座石桥了，这当然也是有益的，同时也是有趣味的事。

三十四年十二月二日记，时正闻驴鸣。

（1945年12月作，选自《过去的工作》）

纪果庵

小城之恋

如我这样朴陋的乡下人，小城市生活，实在比大都市好些。

而我却偏不能长期的过那简单的无邪的生涯，终于寄生于都市为一寒号虫，真乃自己想不通的事。我家住在古老的北京十五年，虽是如此，我倒是飘流在外的机会多，只有夏天和冬天偶然回来一下，不去剧院，除买书外，不去市场，也不特别为寻觅风雅与清静到陶然亭或西山，只是悠然的睡一个中觉，到胡同口买买烧饼油条和青菜，听听卖菱角的叫卖声而入午梦，以至寒风中因击柝人而想及遐远等等，一切只是自然，单纯，过着普通平民的安份日子罢了，故亦殊有小城市之思，若非大街上时有汽车往来，走路得小心一点，北京的某一角隅生活，固大可作城市山林观也。

小城市我去过的住过的并不多，一个在塞外，比较最可爱，这文字要回想的主要也是他，一个在海滨，地理环境使这儿人情不像前者之淳厚木讷，一个则是不山不水的平原，可惜住得不久就离开，虽是生活很有趣，印象则不甚深刻了。

乡间人似都有一种比较可靠的生活方法，不论贫和富。假定没有战争，没有骤然的毁灭，实在是无风的湖水一般平静，你有田的人也不过比我作工的多那套出门的新衣，吃香烟可以吃“大婴孩”而我只有“鸡牌”与“入顶球”，如果我年纪大些，你还是要叫我一声叔叔或伯伯，不会因为你有钱就会变成上海式的“过房爷”，更不会因为你有钱就一切都有道理。秋天及夏天，你照样到田里去，平日是主人这时也许暂充御车的车夫，送饭的大司务，白居易诗所谓“妇姑荷箠食，童稚携壶浆”原不是夸大，而是写实。到节令大家都有应有的享受和快乐，平日有嫌恨的也藉此杯酒言欢；若是到了“社戏”日子，——北方叫做庙会，更是不拘有钱没钱皆可平等的机会去观赏，去消闲，春天是我乡社戏最多的时候，我老是愿意和我们家里的长工一起去而不高兴和父亲祖父一起去，因为他们一到镇上就去忙着“正经事”，放小孩子在店里不管，让柜台上的小老板盘问我在念什么书，作什么文；长工则一径带到戏台底下，可以吃凉粉，可以买风干了的咸得要命的对虾与海蟹，可以买有银色的木枪、木刀与戏台上唱戏人同样的脸谱，回家后便戴上他且拿着刀模仿一番，又可以去一枚铜元十张的“西洋景”，平常最欢喜的纸质影戏傀儡，以及在中学校的书商担子上不容易看到的出版物，亦可于此时大买特买；我又订阅着少年杂志，一到社戏日上镇，必

可在“邮局代办所”得到一册新的，这也是为什么期待社日到来的原因之一。新年是诸节日中最热闹者，我爱在除夕晚上同小朋友燃着灯笼去“辞岁”，一年到头累苦的工人也叫他声“大叔”甚至给他磕个头，同他们玩着原始的赌博，有什么过失都不会被呵责，又不必上学演最怕的数学，乡下人因为欠债过不了年的竟少至于无有，偶然有人为此逃走了，过两天回来，大家不过笑他一阵，有钱便给，没钱再说，并没有什么大不了。打官司的事十年中不见有一次，结果还是讲和了事，没米吃借几斗亦很平常，健康，合理，不是鸦片式的刺激，不是爵士歌曲式的萎靡，这是我幼年曾度过的乡村生活，如今这许多梦也只有十分沉入回思与幻想中才会浮出一点影象，不然，真是怎么也难唤起了。而且乡村今日，早已无复此种趣味，有的只是流亡与灾馑，死灭与凌辱，即使是生在乡村，想也不会再有什么顾恋矣。

小城市之趣味与此差不多，而又有邮差来送信，送书，可以很不费力的买到牙膏与肥皂，可以看上海的出版物，可以看当天的报纸，比乡村又多了些不可少的便利，然大都市的吵闹与纷囂险诈却没有，岂不是异常可宝贵可恋爱的呢？

现在我讲一些小城市的生活你听：

早晨还没醒，先有附近树林里的斑鸠在咕噜咕噜的叫着，有点轻微的厌烦可是主要仍是欢喜，于是闭眼静听，不是都市中载重汽车的骚音，而是远些地方的杀猪声又响了，也有驻军早操的号声和口令。有的城市是有定期的贸易日子，如逢五逢十，或二七四九等，到这一天早上，便添了人声和驴马的叫声，我们不但不讨厌，反而早些起来看那些卖白菜的

乡人吃大饼老豆腐，偶尔也问问价钱，总是很便宜，但他们已是笑我们出了大价钱，我们很高兴于这一点慷慨。我所住的塞外城市早先曾是府治，可是质朴到早晨烧饼油条都没有，比我那没有城墙的家乡农村尤为简单。但是你如习惯的话，倒可以喝着蒙古人的乾酪与乳皮，那不是机制的牛油代用品，而是百分之百的纯正乳脂呢。此外的城市，早点总有得卖，而某城的卤鸡会卖到过一元钱七只，我们一天吃一只鸡，每月不过六块钱，好像在说梦话，但是我确曾过了六个月此种廉价生活。有的城市烧饼作得奇大，有的又在里边放了肉和葱，全是大都市住民所想不到的。

似乎晚上的情味更好，塞外是冷的，人们都在土房里烧起晒干的牛马粪和驼粪来了，始而味气是刺鼻的臭，慢慢就变成一种嗜好，晚饭后非去走一遭看看小客店中的行脚人不可，煤油虽不贵，还是点着豆油或蓖麻油的灯盏，让浓烟把本来暗暗的房子薰得更黑了，老人们遂在火坑上发出一声声的干呛。也有弄几两白酒自斟自饮的，一碟豆腐是了不起的酒菜。电气与这古城尚无关系，大些的商号就点着汽灯，倒也很光耀。卖洋货的布店总是进步的，能首先学着商埠的样子把门面改为洋式，又装上玻璃，不管是贺年片与皮球袜子等，乱七八糟，往门窗上一挂，作为自己的Window Show，有人笑他不懂事，实在也可以说是有趣的幼稚。我们在大城市里是沧海一粟，而到这里便不难成了人物之中心，英雄主义是不管什么人都有一点的，尊重我们一定使我们有喜悦，譬如买东西，我们之地位与完全泥土气味的乡人便大不同，虽则我们在都市内正是乡人一般。花钱未多，而老板们会把最

高最新到的货色拿给你看，似乎你是“行家”，且大商店较少，你只要买过两次袜子或日光皂，他已经认得你的面孔，晓得你恭喜之所在，下次再去，即直呼“×先生”。点一枝“白金龙”递过来了。这比在都市里看学徒鄙薄的面孔舒服得多，有的洋货店带着卖新书，杂志，他们一点也不知道那些书和杂志的内容是什么，只是告诉你，你要看的“论语”又到了，“太白”又到了，我倒有些奇怪，为甚么他们会卖这种书呢？还有邮政局，在大都市里是顶蛮横无礼貌的，而我们因为常去寄钱寄信寄稿子，彼此也会熟起来，他们一面拿最恶的面孔给乡下人，一面就把最和善的面孔对我们，我们既不平又有些感激与自傲，有次一位局员竟和我谈起稿费和文章来了，“您的稿费真不少呀，每个月都有几次挂号信，您写文章的笔名是什么？我很想知道。”我怎么说呢？只好“报以一笑”。后来，战争来了，我离开那古城，居然会在北京某邮局中会到他，他说，人都跑光了，他就被调到北京，许多人死在弹雨中，我所系念的朋友，书籍，古屋，人情，因他的简单报告而更增加若干惆怅，我不知何时才会再见那些古老而单纯的东西。因为听说那里现今也有电灯了，有工场了，有成千累万的工人在作工了，我就不愿再想下去。

沿海小城之暮，另有景象，这里人情虽不尽美，“自然”却不因之减色。说是沿海，实距海尚有百里许，而一条有名的大河则紧靠东门，我们是住在北门外，城小，所以距河也不过二三百步，那广大的沙滩与从海那一面逆航而来的风帆真是每个人的爱宠，差不多我们吃毕晚饭就到河边看帆影去了，夏日夕照满帆，从远方的山头拐过来，由一个小白点逐

渐扩大，常常是三个五个以至十几只船先后驶行，经过我们眼前，舟子有些自满似的，唱了起来，直往有火车疾驰的大铁桥下走去，我们追在他们后面，河岸有各种颜色石子，大家纷纷拾取，回来放在磁碟里，浸上清水，色泽格外美丽了，于是想象到南京雨花台。为了比赛石子的美丽，有的不惜渡河到彼岸去，那儿没有村庄，没有人迹，只有可怕的荒旷与野风，土人说，甚至会有土匪的，但是不怕！我则欢喜拿普通的石子“打飘瓦”，看它在水面上腾跃几度，到最后沉下去的时候，多少寄与惋惜之意，这也可以用比赛方式，朋友T君人虽瘦弱，但永远得胜利，他又能将石子远抛至隔河，在晴空画条明显的弧线，那是极美的一刹那。

秋天便有葡萄吃，多砂的塞外反而长得顶好，大约一角钱可以买三斤罢，紫的玛瑙葡萄及长的马眼葡萄随你所好，于是我们到郊外看果园，又有在山壁上穴居的家庭沿路开着小茶馆，山泉涓涓的流向城市去，赤足涉水非常有冷冽之趣，果园里也有肥嫩的芜菁，要几只乡下人不会算钱，看园人每天过着真正道士生活，自己汲了山泉，洗洗青菜，把一方砖作了砧板，用当地特产的“莜麦”搓成卷，放到锅里蒸熟，青菜也只放些盐煮煮算数，自己在西风中大嚼起来，述说着自己好吃一口酒，为弟弟所不容，只好跑出来给人看园的故事，问他还要不要喝，只是简单的告诉你“喝”就完了，孤独，闲散，简单，我们时刻在索想这生活而不得。

小城市的附郭多有山，山中有庙有僧道。可是遭遇与个性各有特色，塞外的庙白天没有人，让偶像与问吉凶的签筒等待游客，游客大抵是终年不常见的，任尘土封了门庭，萧

寂得连蟋蟀也好似多余。问山下作瓦盆为生的村民说是道士回来时间不一定，或许几个月都不来，也有行李粮食等在内，门也不锁的走去走来，东西还不曾失去过，你想想这是不是一个可爱的世界？滨海就不行，道士一见我们便招待到客堂去，一面叙述他怎么招待吴孚威胡景翼，一面又作着很狂放的批评，使我们颇吃一惊。

“吴佩孚，傻梆子！冯玉祥都动手了，他还不知道，我和他讲，你不要马虎呀，小心有人抄你后路，他不听，你看怎么样。——我经过的看过的太多了，哈哈。”虽是如此，七八个人临走只要给一块钱也就千恩万谢的送出来了，一边还指手画脚告诉我们种种风景的故实。

这便算滨海之风与山中之风的差异吧？

远方朋友来信，每接到新书报皆是野人空谷跫音之喜悦。虽不在都市，可亦颇心存魏阙，我其实并不以此为非，惟所关心者不是简任职以上的升沉，而是几个朋友的日常状态，N君诗集之出版与肺病之渐痊是喜事，L君女友之别有所恋则亦几乎很大之悲事。他们也会告诉我稷园的芍药消息，清华园的丁香如何，更时时供给我以“新闻网外的新闻”，某种集会或运动有什么样的背景，我虽在数百里外更得以旁观者的资格认识庐山面目。有牢骚向朋友发泄也采通信方式，早已断定朋友会有一番劝慰而颇期待着，还有因写文章而通信的神交友人，信仿佛写得尤多尤好，期盼亦更殷，上午工作完毕走回自己寝室，最希望桌上有北京或上海的来信放着，若再有成卷成包的书报则饭也不吃，先打开来看看再讲。有时去定了书或杂志，到日子未来，就于信差法定送信时间之前

去传达室等候，如果居然有，连登记收信簿也等不及的拿着就跑回来，没有呢，要再三查看后才嗒然返回。在荒远的地方看见自己的文字会在上海用铅字印出来，那喜悦自不必提，简直是可以胜过得奖券的头奖一般了。

我在南京走路非常担心，车夫是不懂让路的，也不知招呼别人让路，像北平的“打住”“东去”等术语这儿都没有，东面来了一位，北面来了一位，只有凭运气才能断定碰上或不碰上，小孩子老太太走在汽车飞驰的马路上也不理会，有时看见极惊险的镜头，觉得英文的Narrow escape一语确有妙境，以此亦常想及在中古式的小城中之漫步，三人一排五人一排通没关系，你的前面也许有一群走得更迟缓的羊，看披着白色皮衣的老人在牧放着，牛车驴车皆有温厚的态度，会向你谦逊的。城里虽有马路而无汽车，出城后则是蜿蜒在山谷中的骆驼足迹，火车好像只管都会与都会的事，经此古城并不理睬，固然，也有时带给我们当天的报纸，新鲜的番茄，白菜，……

日子太渺茫了，我的爱恋的小城市也远到无边的梦中去。

5月19日

（录自上海太平书局1944年4月初版《两都集》）

文载道

夜 读

下了一阵雨，天色显得有点阴沉，或许是欲雪的先兆，晚饭后在一盏寒灯之下，不禁记起昔人“雪夜闭门读禁书”之句。由此复联带地想到“高斋风雨记论文”一语，更引起我对于夜读的向往。可惜我所记得的都是片言只句，近乎断章取义——。然而反过来说，或者好的文字，本来无须冗烦满纸。如杜少陵所谓“语不惊人死不休”，而惊人的警句又岂能多得？例如古之策论，今之宣言，虽气势堂皇，音节铿锵，但总不免有“虽多亦奚以为”之感。

闲话休得拉扯，这里且谈夜读。

自苦雨翁《夜读抄》一出，遂今人于夜读有深切的怀慕。尤其这篇素雅的小引，读之益对夜读悠然而不能自己。但夜读论理须跟书斋有点毗连，如苦雨翁所说，“因为据我的成见，

夜读须得与书室相连的,我们这种穷忙的人那事有此福分,不过还是随时偷闲看一点罢了。”他又说其尊人在日,“住故乡老屋中,隔窗望邻家竹园,常为言其志愿,欲得一小楼,清闲幽寂,可以读书,”但终于伦儗不得意而未能如愿。尤使人觉得文士生涯的清苦。一个人想做官发财,或揽辔澄清,这须得视各人的命运而定。至于得一斗室或小屋,以为朝夕流连之所,进而修点自己的“业”,却是非常朴素的愿望。然不幸生而为中国文人,却变成奢望或梦想了;特别是在上海,素有“寸金地”之称,能够温饱已经大大不易。不过说到鄙人自己呢,则以袭先人之余荫,总算较为幸运,得有一小室以偿夜读之愿。寒斋初名屠嚼斋,旋改星屋,今又易为辱斋,盖自乱战以还,聊以志感而已。室中除书架十数具,披霞娜一座外,余即放桌椅几件。又以书架中略有空闲,别放小摆设数事,近于所谓骨董之流亚。然品质低劣,不足当鉴赏家一顾,盖得之街头的冷摊者。窗外略有一线隙地,有时可抬头望见浮游的云絮,本来也可种些“幽篁”之类,如白杨则更佳,迎风听萧萧之声,尤令人沉醉在诗境中,或者正符合雨当轩的“愁多思买白杨栽”之感。但锄土荷泥,未免煞费手足,鄙人亦懒惰无心学雅趣了。

既有书斋,最好还要多设一点灯火,而灯之中最不可少的,自然是台灯。感谢它的澄明而清澈的光,使我们在夜读中添了意外亲切的低徊。昔东坡居士答毛维瞻书云:“岁行尽矣。风雨凄然,纸窗竹屋,灯火青荧,时于此闲,得少佳趣,无由持献,独享为愧,相当一笑也。”可谓文情并茂,至今犹觉潇潇中有此凄清一境。而且夜读最适宜还是在秋冬之间。盖

春夜太浓艳绚烂，夏则苦于蚊蚋之相扰，如秋天却于苍凉中得潇洒之味，至冬夜多风雨，而霜雪尤为他季所无，遂觉别有自然情致。昔时煤价低廉，斗室中着一炉子，不惟可以取暖，而且还能烹茶。宋人诗云，“寒夜客来茶当酒，竹垆汤沸火初红”，少时读之今尚依依于熊熊炉火之间。迨至夜深腹馁，即取简易的杂食加以煨煮，益觉身心两温了。早年在故乡的舍下，陪家父议《汉书》，或讲《聊斋》，至亥子之交即取羊肉汁佐粥啖之，食毕躺榻椅作少憩，时或弄到东方之既白，自以为也是人生一乐，惜十余年来久不得赏了。不过这种佳趣，也只能于意会中得之，最多也只为知者道吧。

刘禹锡《陋室铭》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见虽是“陋室”，只要苔痕上阶，草色入帘，以及来往有鸿儒而无白丁，在寒士看来，也颇得盘桓徜徉之胜了，后读五柳先生诗，有“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之句，不禁欢喜喟叹。窃意吾辈之于书斋，其爱惜之心亦正复相同耳。

中国历来的文人，不管事实上有无正式的书室，阵名称却不可无，甚至积久而成很多的名目。近人陈乃乾氏编“室名索引”，其数量之繁殊确是可观。如清季李莼客的日记，除越缦堂外，尚有几种室名，且每易一名，书前还有小引以说明。如日记第十二册，名曰桃花圣解龠，自谓“秉生于冬，冬气冷，故性冷，得气于秋，秋令肃，故性傲。惟冷惟傲，故所值多阻而命穷，穷则思通。冬者春所孕也。先生生冬之末，春气融结，胚于灵根，故其才肆，其情深，其发为文章花叶布濩，烂然若春桃者……。”并“取东坡若见桃花生圣解之语，

以名其灵”云。而其一生学问，亦得力于夜读者为尤多，至其对于书籍之爱护，搜藏，也真有苦心孤诣之感，甚至贫到典衣告贷之际，于书之买和读，还依然旦暮不废，今日偶一展阅，虽恍然而更感钦敬。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记，有自述晚庭读书之乐云：

二十九日丁巳。晴，凉。（上略）傍晚夕映在檐，凉飏拂地，槐叶时坠，驯鹊弄声，移几庭中，啜茗看阮仪征《四库未收书提要》及张月香《爱日精庐藏书志》，几旁有瓦盆种秋海棠数本，作花正妍，窃谓此时之乐，较六街车马征逐歌舞者奚啻仙凡耶？虽索米质衣而折除福分，薇裯槐鼎，不足赏矣。

这才是真正的，超越一切的在寻求书中的乐趣。在答沈晓湖的书中（光绪四年十二月），他还想在故乡西跨湖桥湖畔头地三亩；筑屋数楹，中高楼三间，以储藏图书，“临窗设几，按左右二间，窗皆可开以俛视园圃，东西壁列架插书，中间经，左间史，右间子集，刚经柔史，又一日阅子集。窗嵌颇黎，每朝睡足，一绡幔则旭日满窗，隔岸之山，浮青泼翠，贡媚送妍，光满一室。”浙东川壑秀媚，而越中又具苕水荷风之胜。无论作短时的小休，或终年的优游，心灵中自能获得一种轻快和畅适。读王右军兰亭一序，和张宗子的《陶庵梦忆》，犹能见到当时的流风余韵，可惜李君也同样的落拓不得志，正所谓“所值多阻而命穷”。其次，人们对早年游钓之乡，不免特别易于憧憬。于乡情之外复加童心，可以说是人类感

情中最珍贵的一角，正如大海潮汐，起伏而富变化也。

夜读的另一胜处，即在午夜中可以听到各种声响。有天籁的，如风雨，有人工的，如车马。此诗如摈除哀乐，起视中庭，即感到大自然的离奇惝恍，真有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城色之慨。明张大复《梅花草堂笔谈》卷一独坐云：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无独之风何声？即炉之香何气？独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觉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万物静观皆自得”，世上有许多事情，往往在静观中，在无意中，会得到人生的哲理的启示。如《论语》“子在川上”一章，即表现出生命的无当的意义。我时当在读到书上的或一问题时，即掩卷冥索，或闻远处啼叫之声，则辄涉遐想。至声音中之最凄厉难堪者，在我的印象中，当推深宵老妪卖长锭之声，于寂静寥廓的夜气中，忽然聆耽此悠长的一串，不啻对此身作当头一棒。于是由此复联带地想起乡间的招魂，一人呼之在前，一人应之在后，且多数又是出诸女性尖锐的喉咙，虽寥寥数言，而声声“归来”，摄人当时稚弱的耳膜中，尤觉得沉重的迫压，使空气顿时的严重而恐怖，这时也只有跑到慈母身前才释重负。

我在前年病中曾作一首七绝，末二句云，“终是童心忘不得，小窗对月读诗时”，这所说的正是实情。而且当还不止区区一人。幼年从塾中放学归家，因明天要还生书，故须于晚上诵熟。有时逢诘屈聱牙的书，如“禹贡”等，真要读到“痛哭流涕”。惟书室适朝东，举头正对天际明月。然当时根本不解“夜读”的趣味，何况在生书未诵熟前，更有“良辰

美景奈何天”之感了。待背出，即先向母亲前试诵，实则家慈那里识得这许多字，不过充一下数，试一试明天先生前的效果而已。待从记忆中努力挤出后，母亲即向紫铜的火钵中，取驴皮肠数匙，冲沸水给我饮下，味甜而腻，医云“冬令大补品”，这也是童年的小小甘辛。现在呢，怨我说得暮气一点，却稍有“去者日以疏”之憾了。

自离乡后，儿时的旧情虽不可得，然夜读则未尝中辍。现在却分一部分时间于写作了——说到写作，我记起李笠翁《闲情偶寄》的居室部中，在“藏垢纳污”项下，有一段很妙的设计：

“欲营精洁之房，先设藏垢纳污之地，何也？爱精喜洁之士，一物不齐，即如目中生刺，势必去之而后已。然人之身，百工之所为备，能保物物皆精乎……？至于溺之为数，一日不知凡几，若不择地而遗，则净土皆成粪壤，如或避洁就污，则往来仆仆，是率天下而路也。此为寻常好洁者言之。若夫文人运腕，每至得意疾书之际，机锋一阻，则断不可续。然而寝食可废，便溺不可废也。官急不如私急，俗不云乎。当有得句将书，而阻于溺；及溺后而觅之，沓不可得者，予往往验之，故营此最急。”

然则又怎么办呢？曰：“当于书室之傍，穴墙为孔，积以小竹，使遗在内而流于外，秽气罔闻，有若未赏溺者，无论阴晴寒暑，可以不出户庭”。这说出来或者将成笑柄，然而却是写作的甘苦之谈；真实的经验。以鄙人而论，固不欲使室中“秽德彰闻”，然每到所谓灵感跳跃，思绪集中时，倘一面又迫于“溺急”，就只得将“人中白”倾注在室内铜盂中了。

于此又记起《嵇中散致山涛书》有云，“每当小便，而忍不起，令泡中略转乃起耳”，则甚忍耐之力，也足以可惊的了。掷笔为之呵呵。

像这一类性质的文字，全看写者的态度而分高下。下焉者固流于低级无聊，但如严正的当文章来写，却在廊庙文学以上，如苦雨翁的《入厕读书》便是一个例子。所谓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入我毫颠。鄙人于夜读亦取近似的态度：喜博览泛阅。虽明知杂而无当，但我的师原不止一个，只要增益孤陋，有裨闻见的，就是鄙人夜读的对象，甚愿于灯前茗右，永以为实也。

旧腊月大寒后一日，灯下。

（录自上海太平书局 1944 年 6 月初版《风土小记》）

杨 必

光

在城市里所能看见的黎明，虽只有窗口模糊灰白的一小方天，却也够耐人寻味；在睡梦里，感觉比醒着的时候锐敏，喜欢铺张夸大的心理，也更发达。所以在刚醒未醒之间，总觉得外面分外明亮，张眼定神之后，发现不过是灰白的晨曦，紧张的情绪顿时松懈下来，同时又有点失望，因为晨光给人第一个印象老是灰败冷寂。它把隔天一切不如意事，不论大的、小的、有缘故的、没缘故的，一起都掀起了，好像黑暗没被太阳逼走之前，带着昨天的愁烦躲到人心里来了。其实晨曦最活泼闪烁，不过它的跳跃，和其他一切微妙的动作一样，不容易被人觉察：它的灰色和阴天的灰色就不同。在阴天，阳光被云雾网络萦绕，脱身不得，显得重浊而没有变化；早晨的灰色，轻飘散淡得多了，天空虽然没有颜色，却能保

持原有的高远，不让人觉得窒闷难受。晨光比其余的光羞缩胆怯，它不停的抖动闪烁，欲言又止，欲进又退。早晨之所以可爱，就因为这时四周事物都是宁静淡远，没有半点自满自持的态度，黑暗失去了夜间的专制，轻悄乖觉的向后退缩，向四方散开，阳光还没有全透出来，所能看得见的不过是带点透明的微光，连头上的青天都不敢蓝得放肆，半蓝半灰，似明似暗，还不知是太阳远远送来的光亮太弱，衬不出它的蓝色，还是隔夜的深蓝给黑夜带走了，它要在新的阳光中取得新的蓝色，在这灰多蓝少的天上，有时还可以看见一两颗小星，可是也已经完全失去了隔夜的淘气。

这种徘徊于明和暗之间的情景，只能延几分钟，当第一条金红的阳光跳上墙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变过了，隔夜的黑影，梦境里的幻像，都被驱散无遗。在睡觉之前，不甘闭目安息，使劲瞪着眼张望，四周的浓黑又紧又密，泥滞不动，脑子带着这一片富有含蓄的深黑入睡，给想象无穷的资料，在这目力所不能透过的重幕后，什么古怪的人物不能出现，什么离奇的事情不能发生呢？从醒到睡梦，越过这重厚幕，半惊半喜中看见了无数新鲜景物，于是在半夜醒来时欣然而笑，自以为做了个陆离光怪的好梦，而打碎这幻想的就是破晓后第一道阳光，因为隔夜的奇景，被它赶得只剩下些歪曲荒谬得可笑的影子。到底阳光带来的是希望还是失望？

日光能暴露一切事物的真面目，这是它的伟大，也是它的缺陷。它强烈深入，把所有的斑点疤痕都显了出来，往往很美丽的东西在日光下显得平淡无奇，因为日光本身太富有了，它包含一切的光彩颜色，生命热力，所以它只能独自存

在，不能做人家的陪衬。这并不是说日光吝啬褊狭；它不停的把自己蕴藏着的美丽借给别的东西——它把颜色借给云雾，成了晚霞和虹彩，借给瀑布，成了五色的水花，它把温暖借给空气，成了最迷人的薰风，把光借给一个极不足道的小卫星，成了千古为人歌咏的月亮。但是太阳太崇高尊严了，它只能垂顾保育隶属于大自然的万物，无暇及于人为的事物，于是在朦胧中显得古色古香的点缀；在日光中只觉得陈旧破敝，在月光下显得神秘艳异的装饰，在日光中只觉得荒谬可笑，在灯光下显得娇艳欲滴的美人，在日光中每见得脂粉狼藉；为什么？因为日光能深入，灯光月光只照在事物的浮面，不但不暴露它们的弱点，反而替它们加了一层光彩，蒙了一层轻纱，把所有的缺陷都遮掩了，日光给人清晰的理解，可是它把想象围住了。

阳光不但有色，它也有声，一有了阳光，一切活泼蓬勃的声气就从四边腾身而起，和阳光的活跃打成一片。每逢好天气下了百叶窗，你简直可以听见阳光在外面抵门，你闭着眼不理，眼前只见一片红，再闭紧一点，就是一片绿，窗外的温暖随着颜色的诱惑透进来，逼得你不能不开窗，于是一片耀目的白光从外面直泻进来，毫不客气地占领了每个角落，活泼泼闹营营的把室内的肃然之气都赶跑了。阳光是热闹好动的，有阳光的地方，没有工作，就有游戏，已经长成的人，半生受磨挫，不免把一股热情朝气压制了下去，在阳光普照下，看上去多少有点疲劳委顿，小弱可怜，只有天真无邪，生气蓬勃的小孩，才能在此时此地，保持他原有的尊严。大概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一切威仪礼节，都在屋子里行使，人越

要显得庄严，越向暗里退缩，试看那些大教堂大城堡，都造得深邃巍峨，包蕴着一片幽暗静穆，人更用种种方法，像刻花玻璃和小窗格之类的东西，来约束这恼人的光亮。经过几重抑屈磨折，放进来的阳光也已成了阳光，才勉强能和屋内肃静森严的空气调协。

真的，越是微弱的光，越是可爱。光和黑暗是分不开的，非有黑影的对照，不能衬出光的美丽。月光原是阳光的反照，不过月光穿过浩浩万里的深蓝，得了一股青气，而且随着月光，总带来无数黑影，一丛丛，一簇簇，浓的，淡的，密的，疏的，叶下花旁，都可躲藏一二精灵，所以千万年来，无人不爱月亮。世上最灿然耀目，惊人魂魄的光，要算闪电；闪电神速得叫人透不过气，又美丽得迷人眼目，让人怕，又让人爱，因为在每一闪烈光之后，随着就是深沉得不可测度，广大得漫无边际的黑暗；这时你徬徨失措，莫知适从，真到第二道更精彩更惊人的光又把你从深壑中提将出来，使你看见大风暴来袭时一切可怖的景象。灯笼蜡烛所以引人，大半因为它们所掷下的黑影，越是光线小弱，越能照出变化无穷，奇伟突兀的影子。烈日下的人影，瘦瘠短小得全无生气，到夕阳西下，人影已随着长大变活，蠢然欲动，点上蜡烛之后，影子才真正得了生命；这时它活跃跳动，来去无定，忽而臃肿肥矮，忽而修长灵活，你回观壁上，为这黑魑魍的巨人所惊，转眼间，它又倏忽不见，再转身时，它又悄无声息的偷到你背后，你不动，它隐隐对你奸笑，你稍一转侧，它张爪扑来。你向前，它悠悠地向后退，谦虚地缩小了身子，你退后，它又复伸展得庞大可怕。这时的影子奸险狡诈，已不由人控制

了。所以挑灯独坐，实际有两个人。虽然你的影子捉摸不定，又淘气又不听话，它到底是你的一部分，虽然它不免惊了你，它到底也忠心的伴着你，你喜欢它犹如你喜欢自己的坏脾气，来的时候觉得它恼人，去了又惦记着它了。

月光烛光电光带来了黑暗，黑暗又带来了静穆。烛光柔，月光静，电光更静，正如做事迅速的人，来去无声。当电光掠过高空，向你身旁闪来时，它的轻疾冷静，直使人嘿然不能作声。虽然随着来的是排山倒海的风雨，惊天动地的雷霆，但是这些响声丝毫不能扰乱它，它孤高脱群，来去无踪，当风雨在呼啸吼叫的时候，它幽然谈笑，轻快的溜走了。经宿的雷雨吵得你不能安眠，然而最生动的印象还是电光轻冷的一闪。

光和黑暗永远在相追随相角逐，它们积不相能，而谁也离不开谁，就是在日中太阳照得顶利害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屋后树下找到一些黑影，日光越是烈，黑影越是浓，它比往常瘦硬干枯，可是比平时更坚定不移，太阳向西转，黑影向东走，怎么也赶它不掉，直到太阳累了，奄忽而逝，于是阴影覆载了整个世界，可是月光星光雪光又何尝给它完全掩灭？征服世界不是容易的事，黑夜从高空冉冉而降，吞灭了万物的颜色形状，可是地下开着的小白花倔强地举首鹄立，黑影虽在白花四周聚来，一片朦胧中，无数的白点像浇不灭的火星，仰视辽远的天空里，骄傲的对着闪烁的小星作会心的微笑。

只有在有云的日子，括沙的日子，光和黑影才溶成一体，广场上没有强光，屋背后没有阴影。可是它们的携手难得好

果，下雪前的阴霾惨淡，下雨前的泥泞险恶，括沙时的昏闷重浊，都使人颓丧，只有黄昏的一刹那，光和黑影才真正的融合成一片，这时一切的挣扎战斗都止息了，四周柔和宁静，朦胧得透明，模糊得轻软，然而又并不催人入梦。蝙蝠是个聪明的动物，它挑了这个好时辰从洞里钻出来，半飞半扑的在低处回旋，它没有勇气在强光中活跃，也没有力量在高空里翱翔，暮色中，它别致的体态，怪诞的行动，倒也别有风味。它们不停的在你眼前掠过，又渐渐消失在夜色里。

夜色渐渐浓了，人心中也随着变得宁静愉悦，四周的动静，都由听觉来分析体会。声音从四方浮来，有层次，有秩序，洪大的声音下藏着纤细的，重浊的声音后跟着清朗的。风声、雷声、海涛声、暴雨声，这时格外刚劲有力；细雨的淅沥声，蚕啃桑叶的嗤嗤声，落叶擦地的悉索声，啄木鸟啄树的必剥声，这时格外轻悄细致。整个宇宙是个庞大的乐器，发出的各种声音都有节奏，有韵律，而这节奏韵律，必定得在暗中才能领略得尽，因为唯有在暗中，你才能全心倾听领会。但是所有的声音中最好的还是人的声音，你有没有在暗里听见你所最爱的声音在叫你唤你？这声音出乎意料的温柔亲切，比白天更清晰动人，它可以带来说不出的感觉，无穷尽的回忆，你骤然听见，如受雷轰电击，一时嘿然无言，你心神飞越，飘到遥远的童年去，又像在半醒的状态中，躺在小床上瞭望天边初现的繁星，耳边飘来这熟悉温柔的声音，于是你觉得一切都有依靠，可以放心了，你微笑着，满心安慰，满腹希望，让黑夜把你卷进了梦乡。

（录自 1944 年 12 月上海《万象》月刊第 4 年第 6 期）

南 星

来 客

夜了。有一个不很亮的灯，一只多年的椅子，我就可以在屋里久坐了。外面多星辰的天，或铺着月光的院子，都不能引动我。如果偶然出去闲走一会，回来后又需要耽搁好久才会恢复原有的安静。但出乎意料的是只要我一个人挨近灯光的时候，我的客人就从容地来了，常常是那长身子的黑色小虫。它不出一声地落在我的眼前，我低下头审视着，它有两条细长的触角，翹合在身上，似乎极其老实并不会飞的样子。我伸出一个手指，觉到那头与身子都是坚硬的，尤其是头，当它高高地抬起又用力放下去时就有一种几乎可以说是清脆的声音。我认识它，它是我所见过的“叩头虫”，我对它没有丝毫的厌恶，它的体态与声音都是可赞美的。它轻轻缓缓地向前爬行，不时抬起头来敲击一下。如若用手指按住它

的身子，它就要急敲了，我不愿意做这事。但不留住它，它会很快地飞到别处，让我有一点轻微的眷恋。

又有一种更小的飞虫，双翅上满敷着银色的粉，闪耀出银色的光辉。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有人说叫做“白蛉”，夜间咬人的，但我并不十分相信。我看不出它的嘴一类的东西。它落在桌上，两翅微颤着，似乎带一些可怜的神气。不幸一次因为有许多只结队地来扰乱我，又不受我的驱赶，我打死了几个，那翅上的银粉也剥落下来。其后它们绝迹不来了，直到现在，我仍没有遇到过一次，想来总觉得对那几个死者有些歉意，因为它们是我的最小的客人。

不到桌上来而永远徘徊在墙上的是有许多条腿的敏捷的虫。它的身子是灰白色，腿上还有些暗黑色花纹，但我并没有看得十分清楚，因为我发现它时有一点恐怖。那么多的腿很足以让人的眼睛不舒服，不过，与蜈蚣比起来，又是温和得多了。我叫它“钱串子”，这自然不是各地通行的名字。当它见了人或灯光时，并不转动身子，仿佛在注视甚么，直到我用一根小棍敲着墙的时候。它走得非常迅速，不久就完全找不到了。这屋子永远是潮湿的，所以它不愿轻易离开，我还注意到它已经在这儿生了儿女。但它们吃甚么呢，整天地伏在潮湿的墙洞里面？

第二种在我屋墙上爬行的虫只有八条腿，而且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地，像一个病者或老人。那是蜘蛛。但并不和在院中常见的完全深黑色的身子，看去有些笨重，伏在一个大网上的一样。我的蜘蛛的腿特别长，深灰色的细瘦的身子，带着文雅而庄重的态度。只有见了它时我像是遇到旧相识，我

们各自没有惊慌，并以友谊的眼光互相睇视。有时它走到我的书上来，停一停然后回到墙上。我至今没有发现它的网或住处，但总觉得它不是一个远客。

许多日子以前，我在书架上翻一堆旧书，在一本下面，发现两个大小不同的蠹鱼，没有等到我捉，它们就钻到看不见的地方去了。那时候我想不出捉它们的方法，倘用手，似乎是不合适的。后来，它们渐渐的跑到放在桌上的书缝子里来，而且毫不畏惧地爬上墙，在我的眼前跑来去去了。那种敏捷的程度不下于那多腿的虫。或者它们也是多腿的，因为细小得不到我的注意。对它们我特别觉得嫌厌；但当我检视了我的书，并没有发现几个破洞时，也就不很关心了。

别的虫少有到这屋里来的。上面说过几种，虽然也常常相见，却不能破除每夜的寂静。我想念着那灶虫，那柔和的有力的歌者，它每到天黑时就开始唱起来，几乎可以整夜不息。那声调虽没有高低长短的变化，我听着决不觉得厌烦，它会引领着我的沉思，给我以微凉的感觉，让我幻想着已经到了秋天的日子；它也不让我的心里凄凉或伤感，只有异样的安宁。它喜好庭院中的风露，所以这屋里得不到做它的住处的光荣了。我见得到不同的虫，但它们都奏不出夜的音乐，除了那敲击着这桌子的叩头虫，叮叮的，声音是那样沉闷，枯索。自然，在我的来客它中已是很高贵的了。

（录自北京新民印书馆 1945 年 4 月初版《松堂集》）

沙汀

随军散记（节选）

我所见之一个民族战士的素描

——他的前线的生活，他的经历和他的故事

—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一个晴朗的融雪日子，一部分鲁艺同学，还有何其芳同志，我们随着贺龙将军从延安出发到华北前线去。因为机器出了毛病，我们乘的一辆车开得最迟，当下午三点钟到达青化砭时，他已经歇下来好久了。

青化砭离延安只有七十里，是一个高据在山道边的小小村落。他正站在路当中和一个青年农民攀谈。那是个矮小而瘦削的汉子，一面编织着那种恰和北方人的粗豪相称的羊毛

板带，一面回答着他的问话。这些询问，多半是关于编织毛织物的技术知识的；最后，他终于接过手自己尝试去了。他的周围围绕着一群随从的干部，小孩子和头缠毛巾的朴实居民。

我想，不同人们接触在他是不可能的，好在他的精力也容许他这样做。当我弄好住处，他又在和鲁艺的同学们闲谈了。

他披着一种短短的灰布羊皮大氅站在山道的边沿上，而在他的背后，则是一列一望无际的高原地带的峰峦，这在落照中看起来很迷人；但认真吸引青年人的，却是他那关于前线生活的叙述。从他的叙述看来战争并不可怕，因为即便在离敌人十里路远近的地区，战士们也一样生活得很好，上着文化课和玩着种种球类。

于是有人，大约是莫耶，惊问道：

“那敌人的飞机来了呢？”

“来它的呀。”

“扔起炸弹来呢？”另一个女同学紧接着问。

“它扔炸弹嘛，”他微笑着，照旧用他那种满不在乎的调子回答道，“它扔炸弹，你会往防空洞里躲呀。这是消极的，——积极的办法是拿起枪打。”

他很巧妙地做了一个举枪对空瞄准的姿势。

“你们不要担心，”接着，他又充满关心地说，“将来到火线上去，我可以派队伍保护你们；只要一班人就够了。你们要搞清楚，我们班把人经常同敌人的大队伍碰呢。像那类山嘴上呀，你好生隐蔽起，敌人一来，就扔他几个手榴弹再讲！……”

他的叙述生动而恳切；还一面比着手势，一面瞬着他那富于表情的眼睛，于是我们这些对战争多少抱点恐怖的外行，不但信赖，而且衷心地笑了。然而我们还有别种别样的顾虑，虽然其中许多是从他那种有问必答，不嫌麻烦的解释来的。他的知识广博，也是同学们喜欢向他发问的原因之一。不管你是怎样的疑难，好像只要经他点醒，人便无须把它搁在心坎上了。

在许多询问中有人提到晋西北的莜麦。这点关心，可以说是我们大家所共有的，因为出发之前就有人警告过我们，要我们当心我们的胃口。并且还为我们描绘了一幕悲喜剧：一个初到岢岚工作的同志，因为放肆了一点，多吃了一点，当天深夜便被那种山地居民当成主要食品的异味夺去了生命。

然而，当那位细心的同志快要结束他的发问时，贺龙将军却不以为然地大笑了，说道：

“这有什么要紧！你只要懂得吃莜麦的规矩，就成了呀：醋，辣椒，热炕。并且莜麦并不难吃！你可以向老百姓买米，买面，要买他的莜麦，那可不成。同志！你们小看它了！”

他的脸上略略显出孩子气的骄傲，摸出烟斗，抽起烟来。

然而，我们的询问是并不因为他的吸烟就停止的，他也毫不以为我们的问题琐碎而显得厌倦。他耐心地告诉了我们一些沿途的情形，风习和掌故，而最重要的是，到了米脂，中国古代美人貂蝉的降生地以后，我们便都有一匹马骑了。部队上分配了几十匹马在那里等候我们。在谈到这种他生平十分喜爱的动物的时候，他又不免着实夸奖了它们一番，并且用一种顽皮态度，嘲笑了一通延安市面上一部分常见的马匹。

“让我形容起你们看吧，”他颇感兴会的描摹起来了，“头这样一搭搭起，腿子是这样的，屁股溜尖，你要不打它两下呀，它就连动都不晓得动。给你们讲，要我是一个文学家么，单凭这一点我就可以写它一两千字！”

他的精彩的刻画惹得我们大笑起来。其间有人担心冬天骑马太冷，他截断他道：

“那有什么！棉裤一穿，棉袜子一穿，外套这样一搂，包管你一点也不感觉冷了。”

我们一直谈到天黑才分手。但是半点钟后，我和其芳又同他围坐在一张圆桌上了。这圆桌是摆在土地上的，几块木板算是凳子，同座的还有我们一位老乡，军事委员会的联络参谋陈宏模先生。因为恰巧我们三个都是四川人，贺龙将军早年又在四川住过很久，所以我们一面吃着面条烧饼，一面自然而然地谈起我们的“堪察加”来。我们告诉了他一些抗战后的四川情形，以及一部分混蛋，用飞机从烽火连天的上海接妓女到重庆、成都胡闹的恶行。

他静静地倾听着，骂了一句粗话，深深地叹息了。

“你们说，这些人要到什么时候才进步呢？”

他发出苦笑，追问着，随又沉思似地回答着自己：

“我看要让日本人轰几大炮才成。”

于是我们的会食变成了不大快活的会食，至少没有先前那么活跃和愉快了。我们彼此都感觉有点沉闷。忽然房主人高大的身影出现在窑洞门口，而贺龙将军的眉宇间又复闪烁着微笑了。那是个老太婆，行动很矫健。

他用筷子指点着盛面的瓦鬲，亲切地招呼老太婆道：

“快来盛起吃吧！还多得很啊。”

“吃过了，同志！”

“至少要吃一碗才对。”

“早吃过了。”

“那么吃两个饼子好吧？”

他拿起两个饼子，让警卫员传递过去。

二

鲁艺的三个女生而外，和他同行的还有两个妇女同志，全是四川人，一个他叫她做耗子，矮矮的，头戴一顶肉桂色鸟打帽。因为丈夫在杨家结台工作，中途便下车子了。另一个却要一直同我们去岚县工作，贺龙将军叫她做干女儿，年龄有二十岁左右。

这位妇女是四川巴州人，十五六岁便跟随四方面军经历过雪山和草地了。她新近才从延安的卫生学校卒业。小个子，眼睛大胆得很，恰同她那矫捷的举止相称。她回岚县的另一个目的是同师部的卫生处长结婚。一个漂亮年轻的长征干部。从米脂出发的时候，我们始终走在队伍最前面，一直没有见着她的干父。但当我们正在一条傍河的山道上前进的时候，忽然，一阵马蹄的繁响从背后掩过来。

最先奔过我们的是贺龙将军的大青马。他急驰着，一面转过脸来嚷道：

“赶紧跟上来保护老子呀！——有一把小刀子就成了！”

他把帽子戴得略高一点，衣裙飘扬着，而他骑在马上方的宽大结实的身躯，就像岩石一样稳定。他的脸色比平日更红

润，胡髭更黑，脸上的轮廓也比平日更显著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似乎更加认识了他性格上的阔大不羁，他嚷叫着，带着一种感情洋溢的坦坦白白的嘻笑。他的身影逐渐在北方的尘雾中隐没了。……

可是我们的女英雄并没有紧跟上去。我们都是骑老实马的，加之，这天要赶一百五十里路，所以当我们到达吕家坪的时候，天已经黑尽了。一个在路边守望的老乡引我们到门口燃着一支洋烛的院子里去。院内檐边摆着一张破旧的方桌，贺龙将军立刻招呼我们过去，让我们大吃他的陕北红枣和得自敌人的咖啡。而这时候，他的态度却又显得那么悠闲。

其时，他正在和一批先到的同志谈论他的另一匹大青马；当我们休息定了，他又继续道：

“不但跑得好，”他向我们投着严肃的视线，“它还很有德义呢！比如你前面有人这样躺起，它就停下不走了。翻大雪山的时候，靠它救了多少命啊！至少有五六十条。每一次总是好几个人，尾巴上颈项上都拖得有，我自己还要一手提一个：就这样往返了好几回。要不然死的人会更多些。你们想，山又高又大，又冷，空气很稀薄，身体坏一点的，还没喘过气，就倒下去死了。”

片刻不大自然的沉默之后，有谁问起他这匹忠实的牲口的踪迹。

“后来给猴子偷走了。”

他率然地回答着；而一发觉大家惊奇的眼光，就又立刻加以解释：

“这在西康是常有的事呢。天天看见藏族同胞骑马，军队

骑马，它也懂得骑马了呀。”

兵站部丰富的餐食端出来了。用饭过后，虽然饱食和长途行军使我们渴想睡眠，渴想休息，但是整好被褥，我们又陆续走进他的卧室里去了。那里有五六位同志，在喝着茶。巴州老乡的位置离他最近，她捧着茶杯，全身靠在一张壁柜上面。而他自己则占据着方桌的一面，手拐撑在桌面上，整洁的手指间夹着一支叶子卷烟。

“老实讲”，他正在望那位女同志谈话，带着父亲般的挂虑，“你们这种办法我不赞成。假使每一个干部都要结婚，都要养孩子，单是生活就麻烦透了，还谈得上什么工作？”

许是忽然警觉出来，在生人面前批评到个人的私事，是不合适的，他停住不讲了。他那明澈的眼睛里略略浮上一层忧郁。但吸了几口烟，在向鲁艺的几个男女同学投过亲切的一瞥之后，他又就一般的恋爱问题发起议论来了。

他从容不迫地说着，正像一个慈祥的长者一样。虽然他所用的是活的经验和活的语言，而不是死的教条。他极力反对一杯水主义，说那样对工作和个人都是极有害的，没有任何好处。并且坚决主张政治目标一致应该是男女结合的大前提，其次是互相自爱：“不要拆烂污！”他十分肯定地说。

他的话语看来已经完了，但又忽然嘲弄似地这样加上一句：

“自然啊，”他静静地微笑着，“背后做一两回错事，我们也可以装着不知道。”

三

留宿克虎塞的一夜，贺龙将军给了我们最大的愉快，也给了我们很多社会生活知识。

我们上午十点钟渡过黄河，继续前进原是他预先决定了的，但是，最后我们却又不能不在那为八路军所扼守的古老河流的岸边停留下来。使他改变计划的是杨爱源，这位国民党的将军正在那里检阅山西部队。

在白昼的大半天当中，贺龙将军仅仅让我们鉴赏了他的战友们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日本马匹，一个警卫员，一个跛腿马兵和一个小鬼的大胆驰骋，其余的时间便全花费在他和山西将领的会谈上面。他回兵站时天已经黑了。我们都陆续走进他的房间里去。一有机会，我们总十分高兴倾听他那有声有色的谈吐，这在短短的行军中已经成了大家的习惯了。

他是很会刻画人物的。当在延安的时候，一次他的几位战友偶尔谈到一个新来的工作同志，觉得头痛。但其中有人并未见过这位似乎有点假装正经的知识分子，因而不免略显吃惊地追问起来：

“这是怎么一个人啊，我怎么没有见过呢？”

“怎么一个人吗，”长久沉默着的贺龙将军，忽然间开口了。“听我告诉你吧。就这样：瘦瘦的，头发很长，随时夹窝里挟着一本书；今天这本，明天那本，也没有看他翻过。……”

但是这天夜里，他给我们展览的却是中国社会上另外一种产品。浑名周铁鞭，湖南人，年青时候随着一个同乡的京

官去北平当跟丁，不久却又轮番干起茶博士和算命先生的营生来。辛亥革命那年，他糊糊涂涂地到了陕西，而且又糊糊涂涂地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下做了军门。但他终于露出破绽，于是包袱一卷，逃回老家去了。虽然故乡待他并不算坏，它前后拿司令和副官的位置欢迎了他，他却依旧恋恋不忘他那三天短促的军门生活。

医卜星相这些精神法宝他都懂。他时常骑了马去乡间“捉龙”。而在司令时代，他自信是捉住了。于是吩咐他的爱妾立刻死掉，好葬下去。这因为他爱她，恰恰又只有她养着一个能够承受一份龙脉的好处的男孩。然而她才不受抬举，也不往子孙的幸福上着想，她哭闹着、哀求着，最后把他的部属怂恿出来威胁了。他们于是向他宣称，要是他再这样发疯下去，他们就要离开他，或者让他自己滚蛋。

总之，这是很值得考虑的，而那最为适合的办法，便是让她活着而去那龙脉所在地的庙子里出家。……

“你们笑！”自己忽然先停止了笑，贺龙将军又望我们继续说下去了，“他硬把她送去当了尼姑才完事的呢。这个人就有这样怪，他的样子也就特别得很。人很高，又黑又瘦，肩头这样宽，眼睛鼓鼓的，一个头小得像汤圆一样。他常常向我们夸口：我这根铁鞭呀，不但能够驱瘟避邪，而且能够过河！”

我们忍不住大笑了，但他自己却并不笑；而当我们刚刚喘过气来的时候，他又诱惑似地说了：

“要是高兴听的话，我一生遇过的怪人多得很呢。”

但他并不立刻接受邀请，要我先讲一个。我讲了一个老

名士的故事。酒精和女人是得不到这位名士的重视的，他一生喜好的是大烟，很少离开过床铺。有一次，他的学生之一的一位师长的老太做大生，半月以前他就决心亲自出马参加。但他每天都照例躺在床上打鼾，而一到傍晚醒来，总又责骂一通仆人，说他们早上就该叫醒他动身的；虽则他们只差嚷破他们的喉咙。寿期一天的情形也是一样，于是仆人们就用被盖包扎好他，抬往几十里外的喜家去了。

当他们重新把他安置在床上的时候，他才呵欠着张开眼睛，而且对着站立在床前的学生吃惊了，问道：

“唉，我才说过两天到府上给老太太拜寿呢。”

“这是你们四川内江的赵班若呀！”我的叙述一完，贺龙将军立刻微笑着插嘴了，“这个人我又清楚哟。是汤子模的老师，我两个还见过面。学问很好，生活一塌糊涂。茶壶呀，夜壶呀，什么东西都往床头上搁。他的趣事多得很。有一回，错把夜壶凑在嘴上骨碌碌喝了几口都不晓得，第二天望着用人说，你们泡茶，要少放点茶叶呀，简直涩得不能进口！”

他学着老名士的腔调，竟连自己也忍不住大笑了。

“这个不算，”停停他又继续道：“我再给你们讲个人才更有意思。老沙恐怕都知道吧，就是傅英呀。前清的翰林，一个老官僚，满脑子的封建思想。这个人也算得是我们湖南的怪物之一呢。”

当贺龙将军和这个怪物接触的时候，老头子已经七十上下了。但是，他的雄心并不因为他的年龄衰竭下来，相反的，他还企图在民国初年那种混乱局面下成立一支军队。他同贺龙将军结识，就是为了这一件事。他们初次见面的情形，他

描摹得很精细，不用说这是想要给站在他面前的多数青年增加一点见识的原故。

他摹仿着那个老官僚接待客人的动作，一面拖长声音，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

“云卿兄，请坐……”

有谁笑得弯着腰呛咳了，但他自己却照旧显出那种道地的幽默家的正经神气，指明道：

“笑？这是他专门在礼部里多年学来的呢。”

但接着他又说明，当时，便是他也费了好大气力才忍住笑的，准备认真倾听一下老头儿有趣的谈吐。其间翰林的助手，一个放荡的年青军官，仿佛故意要同他那古典派头作对似的，正在客厅的角落里歪坐着，腿子架在茶几上面，悠然自得地拉着胡琴。所以还没开头，老头儿就又苦着脸关照起他的僚属来了。

“你等一下拉好么？我要说正经话呀。”

“我拉我的你讲你的嘛！”

一种闷声闷气的声音。……

这一切自然是可笑的，然而，从他所选择的语言和那讽刺的口气，人们却不知不觉会嗅到一种官僚社会的腐烂气息。在讲述傅英一些生活细节的时候，也是这样。而在最后，他更为我们谈到老翰林第一次检阅部队的神情。当爬上检阅台的时候，因为兵士们的一齐应声立正，他大大地吃惊了。停歇了好一会，他才松了口气，开始训话道：

“哎呀，我侍候了二十多年皇帝，从没有像今天……”

“以下的话更加糊涂！”在一阵暴起的哄笑声中，贺龙将

军带着鄙视一切的微笑结束道：“我两个还没搅上三个月就分家了。你们看这个人有趣呢。我见了趣人总要给他画个像，来他几笔。”

四

是到岚县的头一天下午，当我们三四个人正在阳坡村村口几块木料上坐下，贺龙将军终于骑着马赶到了。

当早上从临县动身的时候，他没有和我们一道走，他得留下来给全城的群众讲话。我们已经到了三四个钟头了。这时虽然已经挨近黄昏，天色却依旧十分明朗，远处的连绵的山岭涂抹着一层微亮的紫色。赤裸裸的大地上挺立着擎天的杨树。他在平整的大道上驰骋着，一进村街，便立刻从马上跳下来了。

他把佩带交给警卫员，而由于燥烈的寒冻，又刚才骑过马，他跺脚搓手地嚷道：

“哎呀，这不冷死人吗！……”

仿佛一个活泼好动的孩子一样，他又蹦跳着向着一个头戴毡帽的老百姓面前跑去，一面胡乱地挥舞着手臂。

“老乡！有什么吃的东西卖吗？”

他笑问着；但已经走进那家半开着铺门的小店里去了。

“阿……哟！还卖得有挂面呀！”

一片洪亮的欢呼从那破旧的小店里传了出来。而随即，他又仿佛阳光一样的出现在村街上面。他笑着，嚷着，吩咐警卫员赶紧煮挂面吃。最后，他要我们一同随他到宿营处去。这时他的态度已经比较平静，但当经过那家墙角有着一株老槐

树的大门边时，他又吃惊似地停下来了。

他欢呼了一声，嚷叫道：

“喝，马夫！那里搅来的皮大衣呀？”

马夫是一个长长的瘦削的汉子。他站在院子当中，穿着新缝的黑布羊皮大氅。地上错乱地堆着五六个驮子。贺龙将军巧妙地迈过那些障碍物，一直奔走过去。在高高兴兴地拍了一下对方的肩头之后，他便翻看着那件新羊皮大氅，仔仔细细审察着它的质料。

最后，他稍稍离开一步，端详着，认真地批评了：

“不错，准可穿七八年！”

他又汇合起我们重新前进了。我们正在走上一个小小的土坡，他回转头望了我们一眼，充满感情地告诉我们道：

“这个马夫跟我最久，一二十年了。人很老实。他全家人都是为革命牺牲掉的，现在就只剩他和一个兄弟了。是一个好同志！……”

我们的宿营地是一座颇大的地主的宅第。相当富丽，有着彩色的檐牙，窑顶上的女墙很高。略微休息了一阵，他便独自跑上窑顶眺望去了。从窑顶上下来后，没有在房间里停留上五分钟，他又忽然出现在鲁艺的同学们里面。那时大家正聚集在院子里闲谈，有的坐在阶沿上，有的靠在石碾上面。他提议要大家唱歌，但他们却逼着要他先唱一个。他微低着头，含着微笑，十分勉强地哼了两句山歌。……

然而，正当同学们进行齐唱的时候，他的注意好像已经并不停留在歌唱上面了。其实，他的要大家唱歌，不过随便说说，并不怎么热心。仿佛他有着什么心事似的。于是我向

他提起他的大姐贺英。他第一次向我提到这个杰出的女性的时候，是在延安。她是他初次参加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合作者，而在以后，每次失败后她都帮助他重新成立起队伍。她是在一九二四年的湘西游击战争当中牺牲掉的。

“她并不懂得理论，”握着烟斗，他曾经背靠在延安一所平房的柱子上给我们说，“但她的理解力是很强的。胆大，天分比我们好多了。她说队伍要‘武’，就是要打仗，‘不武’就要垮台！”他得意地微笑了。……

但是，现在引起我发问的，却是因为他在抗大女生队成立时的一场讲演。在这场讲演中，他曾经谈到她，后来听讲者之一的顾，把她自己的感奋，以及当时的情形全都告诉了我；所以我就从这点说起。

“听说毛主席那天也很兴奋呢！”我着力地加上说，“老是鼓掌叫好！……”

“好像有这回事。”他含含糊糊地回答说，接着却又认真地说了下去，“她确实很能干，不管多少队伍，她都能够统率。她知道怎样使用干部。许多土匪都怕她；那些人正像大山里赶下来的猴子，调皮得很。我第一次成立红军的队伍，就是她分给我的。……”

他顺下眼睛，陷入深思了，一面静静地吸着烟斗。

“你就拿给养问题说吧，”一分钟后，他才又不大自然地继续道，“哪里像这样，半天还弄不到吃的！总是自己骑匹骡子赶在前面，队伍一到，什么饭呀、水呀通弄齐了。”

一个负责管理给养的同志恰从左面的阶沿上走过，于是他略含怒恼地问道：

“你们在搅些什么呀，还没弄好吗？”

“他们正在做呢。”

“今天真把人饿够了。”

他望了我强笑着说，于是漠然地离开石碾，漠然地走向自己的房间里去。

七

出乎意外，贺龙将军的屋子竟然那样简单，似乎还没有我们住的屋子漂亮。陈设也说不上，只有一个火炉，一张方桌，几条独凳，书籍和茶具之类的用具。若果一定要找出点特色来，那就是它那僧舍一般的整洁，以及贴满墙壁的二十万分之一的华北地图了。

我们站在一幅山西地图面前找着我们的行程。我们是应他的邀请来闲谈的。我正在寻觅着兔坂一类怪地名的时候，他进来了。他客气地问着我们的日常生活状况，一面让我们到方桌边去。吸燃烟斗，他面对了窗子坐着，我们的闲谈也就真个开始起来。照例，由于他的博识，他那半生来奇瑰的经历，一谈起来，我们是难于插嘴的。

我们由湘鄂边境的战事谈到长沙大火和他的故乡桑植。他给我们做着考证：

“据说，桑植就是从前的夜郎国，——所谓夜郎自大呀。”

他半眯着眼睛意味深长地笑了。

“人民强悍得很，”他接着说，态度变得认真起来，“从前老喜欢械斗，打死个把人不算回事。马江口一家姓顾的，为一点小事，叔父把侄子杀了；侄子两个儿子乘赶场在路上拦

住他们这个叔公，又把他杀了。连手连足都砍了，头也砍了。都才这样高的人呢！”

他比着高矮，在一种苦恼的兴奋里沉默下来。

“同志！”他随又叹息道，“这就是野蛮呀！”

我们请他告诉我们械斗最普遍的原因。

“你算呀，”他伸出手臂，扳起指头来，“为世仇，为正月里赛灯，为水，为界址，都经常是引起械斗的导火线！一闹大了总是成千成万的人参加。经常打得头破血流的，就是把皇帝老子搬起来都挡不住！”

“可以举几个实例么？”

其芳追问着，但他似乎没有听见。因为他的脸上依旧兴奋而又苦恼，眼光聚拢着，紧闭着嘴，好像他又重新看见了那种大胆粗豪的风习，或者如他所说的野蛮的生活场面了。

“不过野蛮是野蛮，”他忽又显得满意地注视着我们，声调柔和的说了下去：“也有他们的长处呢：朴实，好胜，有骨气！不讲交情硬是不讲交情，一信任了你，就死心塌地的不变；不管是拿官，拿钱都买不到他。并且很勇敢，——单跟我就牺牲了不少的人。”

他骄傲地，然而略带忧郁地笑了。

他从裤袋里摸出烟包，装上烟斗，吸起来。这一切都照例做得那么从容，那么有条不紊。而且，照例在装好烟后，十分巧妙地把烟斗送进卷起的手指间，几转，去掉那些尘埃一般的烟末。其间，我问起桑植从前贫富之间的关系，他笑答道：

“阶级关系相当尖锐。就拿放利说吧，有大加一，跟斗翻，

我自己家里就是被剥削的。小时候的事情我还记得，借钱付利不算，还要说好话，送人情。可是，穷人也不弱呢！一到年成饥荒，总是一个吆喝，就把地主的谷子分了。”

他接着告诉了我们一件民国八年农民暴动的故事。是在迷信的外衣下进行的。当时那座古老的山城正闹饥荒。有一个平常的人，打鬼的巫师，两夫妇因为抵抗驻军拉夫，失手把一个拉夫的兵士打死了。于是乘势夺下枪枝，成立神军，号召起几万人参加。他们的口号是反对驻军，打土匪和保护穷人。一直闹了一年才解决，而这解决的主脑人物就是贺龙将军自己。那时候他恰被调到他的故乡去追剿，但他却用贤明的军纪和安抚把他们瓦解了。但他并不满意自己的措置。

他不满意，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在停了一会以后，他又摇摇头叹息道：

“这的确不是办法！以后还闹过一两回，更厉害！”

我问他民国以后、土地革命以前，桑植的社会关系有过什么变动没有。

“那变动大呢，”他十分自信地回答了。“辛亥革命不久，我们那里就流行一句俗话：穷人翻身了。很多出去当兵的拖了枪回来，有钱人倒霉了；同时也向从前的穷人借钱。有家姓龚的大家，老头子在的时候，一到冬天总是米呀，棉衣服呀，发给穷人，向穷人进行欺骗。儿子不成器，花公子一样，几年家当就玩光了。后来连老家伙做好事修的一座桥都要拆来卖，恰恰给我碰到，叫他不要拆，出了百多串钱把桥买了。我那个时候只有二十来岁……”

后来我们又谈到桑植的山川形势，一直到吃中饭的时候。

九

冒着大雪，我们在黎明的街道上踟躅着，不知道应当跟随那一部分队伍走好。

最后，由其芳看着马匹，我跑去见贺龙将军去了。院子里相当杂乱，塞满着驮子，马匹，以及等候各种各样指示的人们。他正站在阶沿上下命令。他在大声地说着话，不时又挥动一下手臂。他已经扎了皮带，穿着马裤，头上是一顶淡黄色灯草绒的日本皮帽，神气看来更魁梧了。宽阔的大脸红红的，因此他那一埂横在上唇上的浓髭也就使他越加表现出一种坚定不移的气概。

他的视线首先捉住了我，于是精神勃勃地问道：

“你们准备好了么？何其芳同志呢？”

我把我们的实际情况告诉了他。

“那就好！赶快到东门外去集合吧！跟司令部走！”

他又用同样洪亮愉快的声音和一位穿皮短大衣的同志进行问答去了。

我们没有在路上发现过他。当我们下午到达静乐的时候，他已经坐在兵站部了。他不久才从赵承绶先生的军部宴会回来，正在为房子的问题发着脾气。我们也是因为房子问题到兵站去的。根据一位不三不四的老百姓的谈话，在那一座颇大的县城里几乎每家都住得有军队，这里几个，那里几个，听口气，大家似乎只有站在街上挡风的份了。加之又是落雪的坏天气。

兵站部长的小屋子里挤满了人。周士第参谋长不断用广

东官话和动委会打电话，交涉着住处。大家都沉默着，显出急需休息的不安静的神气。在这种心情下一个人很容易发脾气。一个类似马兵的同志也走进来了。

他的出现引起了多数人的注意。他态度悠闲的走向火炉边烤起手来，于是贺龙将军耐着性子问道：

“你有什么事情吗？同志？”

除了烤烤手他有什么事情呢？马兵如实地回答了他。

“没有事情就请出去好么？”贺龙将军显见要爆发了，“同志！都堆在这里做什么呀。”

在那一个外貌有点尴尬的同志出去以后，他一连接到两三次报告。他们都向他诉说着同样的困难，这一下可使他真发火了。他愤愤地指责他们，态度十分激越。一直到他们走了一会他才逐渐平静下来。他坐在一张靠墙的独凳上，吸燃着烟斗，一面不耐烦地用左脚赶着那只老在他凳子底下擦痒的黑色小犬。直到烟吸燃了，都没有做成功。最后，他默默站起来，从对面墙上取下一根马鞭，于是那个倒霉的动物，只好用哀嚎来回答它的愚蠢和过失了。

躺在炕上的甘泗淇主任坐了起来。他是特别高兴说笑话的，他故作正经地批评贺龙将军道：

“你这个人太残忍了。”

“怎么样，你心痛吗？”

同志间的打趣使得他怒气全消了。随即笑着宣称他自己明天去打前站，担负起交涉房屋的责任。他相信他是会做得很出色的，因为第一个有利条件是沿途的动委会他全都熟识。他正说着，一个副官处的又跑来报告了，说房子大部分已经

勉强找好，只是一家宅第的主人死也不肯让出几间空房子来驻扎师部。

这使得他又发作了，嚷叫道：

“你给他搬进去就是了呀！管他承认不承认！难道他还会把你赶出去么？”

这自然是气愤话，因为板着脸沉默一会，他又用一种显然含着极大忍耐的口气这样说了：

“搅他妈的鬼啊，——站着做什么，把铺打开大家挤着睡呀！”

“这个炕太小了，”警卫员担心道，“看还睡得上五个么。”

“炕小就挤紧些，总不能搁两个在外面露起呀？！”

他随又吩咐把自己的铺位挨近墙开，说是人多了睡觉，躺在中间最不舒服。他含笑望了甘道：

“可是老甘无论如何也不要挨着我哇，他身上有虱子。”

“造谣！我会有虱子吗？你看：清洁，整齐，严肃！”

他忍俊不禁地大笑了，一面进行着反驳：

“一定有！你不要骗我！”

十 一

黄昏的时候，我们正在豆腐店那间到处封满尘土的老屋里计划写点东西，他走进来了。嘴里衔着烟斗，手插在裤袋里面：他望室内打量着，下着批评。但还没有谈上三句话，陈宏模先生也走来了。这是一个相当圆滑的人，个子十分瘦小，他一进来就立刻望大家发出一种兴高采烈似的笑声，甚至跺着脚来表示他的惊异和愉快了。

联络参谋的神气看起来好像颇为激动似的。他笑嚷道：“好得很！我正要找你们三个人谈谈！真遇缘极了！”

而贺龙将军于是退往一张对了门安置着的柜子边去，从容地靠在上面。他毫无惊异的颜色，平静而又冷淡，仿佛他是一个观察家，或者一个看透了人情世故的老人一样。他的态度和联络参谋的显出一种奇怪的对照。

“你说是什么事情呀？”他简短地扣问对方。

“什么事情？要找你们三个人合作，供给我一些材料呢！作战方面的，群众方面的，什么都要一点，——不然将来回到后方去，大家问起怎么办呢？！”

“那容易得很，”取掉烟斗，他平静的回答了：“这还不容易，我供给你好了。要多少有多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没有了。哎呀！现在算是一下有办法了！”

“这还不容易。走！我们出去逛一转看。”

于是他悠悠闲闲地把我们一直领到了养马的地方。在村外一家散居的老百姓屋前空地上钉着很多木桩，有的就利用树木，上面套着相当数目的马匹。其中有几匹是王震将军新近才送来的，但他似乎已经熟悉它们的性格和毛病了。他一匹匹地下着批评；但从他那一直显得冷淡的神情看来，他不过是在向他自己表示意见而已。

在回到司令部以后，他的态度也没有改变。这时天已经黑了。他默默地亲自望一个平常煨水用的小炉子里加着木炭。并且几次用脚移动着它，端详着，看它是否已经蹲在一个所有的人都可以取暖的适当地位。我们大家都落在一种不大自然的沉默里面。最先打破沉默的是陈宏模先生。他要我详细

告诉他当天我们去附近镇子上访问农会的情形。

我照着他的话做了。而当我正在介绍几个农民干部在文化上的进步情况时，贺龙将军忽然插断我道：

“这算什么？我们一般干部不都是农民出身的，从前一字不识，现在你去同他们谈谈就知道了。”

“是呀，”陈同意着他，“你单看那个警卫班长吧！怎么这两天不见了呢？”

“带人到前面侦查去了。你看他土头土脑的吧！他还满有办法呢。”

一直被他叫做张娃儿的警卫员，一个登登笃笃的青年同志，这时走进来添炭，随又退出去了。

“就像这些青年人吧，”他望着那挺直结实的身影说，“一放出去都是有办法的。时间还不要多久，只要混上三月五月，一搅两搅他就会搅出一个满大的队伍来。”

陈又照样同意了他，并且把抗大的同学同等地夸奖起来，而他立刻柔声地否认道：

“那些都还是蛋。出来工作一年两年看还成么。这就像石头样，磨来磨去，磨玉了就对了。”

他的声调照例是充满一种爱抚和期望混合的感情。在谈到一般干部的时候他大都是这样，恰像在谈着和自己同一血统的亲属一样。对于杨家瑞——一个支队长，行伍出身，曾经作过红军的团级指挥员。而自从八路军进入山西，便一直在太原附近打击敌人。他似乎特别感到兴会。而当联络参谋提谈起杨来的时候，这晚上他第一次显得有一点兴致了。

“那能打啊！”他半眯着眼睛拖长声音叫了。“看样子三天

难说两句话，热也是那样，冷也是那样，——一块面团呢！”

他随即又兴致勃勃地描绘了另外两三个干部的风貌给我们看。

“比如宋时轮吧，”他用同样的调子继续说，“那才要命！他就从来一句话都不多说，石头一样。人又小又黑，比何其芳同志还矮，看了不成样子。嗨，可是东一揽，西一揽，他会揽出一个大队伍，通到冀东去了！”

联络参谋称誉这些人都是白手兴家的能手，而他坦然地笑了，解释道：

“这也正是八路军的一点特长 随便丢一个干部出去都能够工作，能够独当一面，什么困难都能够打开。失败的很少很少。不过说句老实话，同志！就是这点特长，也是共产党拿血换出来的呢。”

于是在向我们投过严肃的一瞥之后，他又重新望椅背上靠去；慢条斯理地吸燃烟斗，两手搁在椅靠上面，显得更冷淡了。所不同者，在他的冷淡中添加了一点近乎傲岸的自信。在谈到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时候，他的表情多少总带点这种意味，但也立刻就过去了。为了沉默的不合适，联络参谋又和我单独讲说起来。我们谈的是灵寿优待抗属的实际情形。

我先告诉了他一个大概，而正当我准备讲几个实例的时候，贺龙将军的暗笑使我停下来了。他依旧摊在圈椅里，但却取掉烟斗，一面回忆着什么似的，一面向我们讲了一个关于抗属的故事。

“一个老太婆也是儿子被打死了，”他自语似的慢慢地说，“自己动不得。按照优待办法，全村人都该帮忙她，这个担水，

那个劈柴。她高兴得很，以后逢人便说，从前我只有一个儿子，现在全村人都是我的儿子了。”

我们都忍俊不禁地笑了，但他又站起来继续道：“这一下再也没有人帮她的忙了。你们想，谁愿意做儿子呢？”

他懒懒地凝望着我们，使人觉得应该是让他休息的时候了，我们于是告辞出去。

十 四

我们不但胜利地通过了平汉线，并且到达冀中军区附近的惠伯口了。然而我们正碰上一个相当严重的局面，雄县、霸县、安国和深泽，这些大清河滹沱河沿岸的重要城镇，都相继落在敌人手里了。在通过敌人封锁线不久我们又听到了河间、肃宁同日失守的消息。我们觉得摆在贺龙将军和他的战友面前的，将是一长串的艰苦困难的日子。

到惠伯口的下午，他派人约我们到西泗头去，要我们参加一二〇师和第三纵队的干部联欢会。他在三天前便已住在那里了。他在人丛中站着，挂着六轮子，军帽掀高一点，神气恰像一个刚从火线上下来的久经战斗的老兵。他把我们介绍给军区的联络部长。那是一个道地的北方大汉，脸有点浮肿，抗战前是当乡村小学教师的。在介绍过姓名以后，他照例又用他那亲切的玩笑口吻谈下去了。

“那吗，”他拍着对方的肩头，“现在是该你做联络工作了：把他们的马叫人牵去喂起好吧？”

“没有问题！我马上叫人。”

小学教师同意着，立刻东张西望起来，嚷叫着人名字；但

他打断他道：

“你不要忙，还有事啊：有他们的饭吃吗？”

“没有问题！”

“那就好。以后你们没有饭吃，就问他好了。”

仿佛一个交际场中的熟手一样，转身他又把我们介绍给政治部孙主任。其次是整齐沉着的吕正操司令；又瘦又黑的长条子人，风度潇洒利落。当我们正和我们的新相识寒暄的时候，他已经走掉了。饭后在大会场中我们才又见到他。并且听了他那热烈而又生动的讲演。他使我觉得他是在台上舞蹈一样。毫无疑义，大行军的胜利结束叫他太高兴了。

在看话剧的时候他一直笑着，便是晚会快要终场，军区的同志来向吕报告，敌人已经迫近二十里左右的地区的时候，他也毫无改变，而且全不张理旁人那些略带焦急的短促的商议。等到散会了，他照旧笑着，向上掀了一下帽子，望我们关照道：

“你们先骑马回去睡吧，我还有点事情。”说时他的眼角浮泛着一种意义不明的暗笑。而当夜一点钟，我们就随着部队向南转移了。目的地是边塞村，一个距离肃宁只有十五里地的荒凉的村落。我们在那里安安静静地住了两天。直到第三天上，我们才知道在前一晚的夜行军中，他从马上跌下来，跌伤了。我们当天晚上总算见到了他，因为白天老是碰见一批又一批的工作人员在同他商量事情。和我们同去的有周同，以及另外一个年轻的秘书。

他斜靠在炕上，显得有点疲惫。一望见我们，他便慢慢地坐起来，摇摇头回答我们的慰问道：

“好多了。没见发冷了。前两天一到夜里就只想烤火——这样偎住火都不够。那个味道呀！”

他闭紧着嘴，眉头聚拢着，显出一种难于忍受的样子；但他随又静静地笑了起来。

“同志！三天没有跨过这根门槛呢！——你想，我这个人三天不出门？”

他问着我们，笑得更好更亲切了。

他忽然注意到其芳在同一天夜里跌坏了的、缠了绷带的手臂，关切地追问着我们。我们把经过的情形向他说了。于是他叹息着，向我讲到一些骑马的方法，以及他自己从马上跌下来的经过，并且告诉了我们应该注意的事项。

“畜生也像人呢，它救你，你也要救它。有危险的时候你切记不要乱动。等它站稳脚了，你才慢慢梭下来，人也不吃亏。不然的话，不说踩你几脚，压也会把你压坏了。我的处境有点不同，所以我只有掀开它，先救起自己再说了。”

说完时他的脸上浮上微笑，但是随又愤然地接下去了，高声说：

“老实说我摔跤也要看年看月呢！同志，十来岁就骑起马的呀！”

一个小鬼，大约不过十三四岁，第三次走到门边来窥伺了。贺龙将军柔声地招呼住他：

“你进来呀，小鬼。”

小鬼走进来了，递过一卷电报给他。

“这是几天的吗？”

“几天的。”

“几天的我就懒得看了。”

他把电报依样还给小鬼，但却叫他留下来烤一会火。那是一个多少有点羞怯的孩子，瘦瘦的，很静穆；他默默地靠在炕沿上，挨近着贺龙将军，低着头现出一副思索的神气。

小鬼忽然仰起脸来，带着真切的挂虑问道：

“好了点么？”

“好多了。冷也不发了，下午还吃了这么大一碗粥。”

贺龙将军微笑着，柔声地回答着他。而我们则一直被封锁在一种高贵庄严的沉默里面，感动里面，好一会没有说话，连嗽都没有人咳一声。……

最后，周同把我失落材料簿的事向他说了。在通过平汉线的夜里，一个同志嚷着要白纸头，但谁也没有。于是我把一册写了小半本的日记簿取出来让他用，叮嘱他到达目的地后再归还我，但我后来找不到他的踪迹了。

当周说完过后，他惊问道：

“真糟糕！是怎么掉了的呢？”

我向他说明了经过，于是他又苦笑着叹息了。

“这也算讨了一回乖！同志！他们哪管你材料不材料呀！”

二 十

当天向着留楚镇转移的时候，已经半夜三点钟了。天很黑，气候冷得可以，一个不大佳妙的严寒的冬夜。最初我们只好步行，在积雪映照中摸索着走。但上马不久，我们却又把道路迷失了，不能确定怎么走好。

我们在黄甫村村口停下来。所有的人都立刻去村里找向

导，留在外面的只有一个政治部的警卫员，我同贺龙将军。他拥着大氅，坐在麦场边的石碾子上面，默默地抽起烟来。从烟斗的火光中，我看出他的表情是平静而和善的。马在啃嚼着浓霜凝集过的枯草。村内传出的狗噪仿佛来自辽远的地方。贺龙将军忽然同警卫员谈起家常来了。

那个同志大约是新从部队里来的，一个经过长征的年青战士。他那刚离开的首长是一个团政治委员，贺龙将军问起他的日常生活，他有几条驳壳枪，几支别的手枪，几匹牲口。琐琐碎碎，仿佛一个和善有趣的老年人似的。我猜想那青年人一定向谁夸过口，恰恰被他听见了，所以特别想亲自听听他那种幼稚自负的口吻。

他问得顶详细的是牲口，但对方却是不大起劲地回答他道：

“他一共只有四匹马。”

“都很好吗？”

“有一匹栗色马不错。”

“赶得上我们通信兵骑的么？”

两个人都忍住悄声笑了。

“老实告诉我吧！”他又正经地继续道，“究竟是怎样个好法？”

“好就是了嘛。”

“你要说出它的好处在哪里呀？”

沉默一会，那青年人才迟迟疑疑，但又似乎十分自信地答道：

“想么好马你看毛子也看得出来嘛，很顺，……”

“真了不得！张桂生已经学会认马了呀。”

他轻笑着切断他，从石碾子上站起来了。而我自己则感到一种听完一首朴素的牧歌般的喜悦，……

向导找来了。我们大家于是又各自牵了马上路。那乡下人手里提着一架马灯，和他并排走在前面。他已经不像前一段路上那样沉默了，一直同向导闲谈着，问着庄稼以及那乡下人的家庭状况，正像一般工作同志访穷访苦那样。

而在知道了对方已经娶了老婆之后，他忽然对向导抱歉道：

“那就太对不住人了，同志！我们把你从热烘烘的被窝里拖出来。”

听了他的打趣，竟连那乡下人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笑了。接着，他们的谈话更加亲切起来。他那种容易叫人和他接近的魅力是我从来没见过的。直到我们跨上马匹，已经在大道上跑过一段路的时候，那老乡还提了灯站在那分手的地方，望着我们大声地指示着方向。这使我们这一小队骑者更加愉快而活泼了。

我们奔驰着，一面随意谈说着我们的向导和一般河北的老乡。有谁叹息着讲了一段新闻：说上前天敌人逼近饶阳的时候，一个动员，老百姓便立刻实行坚壁清舍，一齐向城外逃。但由于指导人的疏忽，许多人在空袭下牺牲了。

“这简直是乱弹琴啊！”贺龙将军接着愤怒地嚷叫起来，“坚壁清舍，先就该对老百姓讲坚壁清舍的办法，怎么能让老百姓胡碰呀！老甘！怕要对他们抗联详细谈谈才对呢！”

我忽然发觉我的挂包丢了。我拨转马头去找；而当我转

来赶上队伍的时候，我听见了他正在愉快地叫道：

“只要箝制部队发生作用就对了！老子朝东可以打，朝西也可以打！……”

因为刮起风来，马又落了后，我只能听到一些不相联属的断句了。

二 十 一

到宿营地的时候已经是大天白日，刚才躺下疲劳的身体，他又叫小鬼把我和年轻的秘书找去了。参谋长也在屋里。炕上摊开着地图。他们正在审视着，指示着昨天作战的部位。地图上已经划满红蓝铅笔的记号。

他是要我们去吃烧饼的，但他自己却不吃。周哈欠着笑说道：

“现在就只想睡觉。”

“你还睡了一觉呀，同志！我跟村公所那个小鬼一直扯到天亮。”

但是他的脸上毫无倦容，平静而愉快，倒像舒舒服服睡了一觉刚才醒来不久的那样。一个干部队的同志走进来向他请示。而在那青年人退出去以后，他很怀念地谈起从前一个姓罗的干部队队长。他说着，一面对了一张屏镜张望。

“随便带几个人他就敢往大城市搅，”他说，仔细地重新戴着帽子，“有一次，连常德第一纱厂的厂长也叫他拖走了。这还不说，走的时候还拿他妈这样大一杆镰刀斧头旗子在屋顶上插起，一直插了两天。兵工厂的屋顶上也插过。”

他忍俊不禁似地笑了。但却依旧对着镜子，同时耐心地

移动着军帽，似乎极力想要戴得更周正点。仿佛他就要出去接待什么宾客一样。

“勇敢得很！”他一面平静地继续说，“听到那里要作战呀，不管有没有他，自己一听到就溜去了。他还攻下过一次黄石港呢。那时候我们有两只军舰，一只叫列宁号，还开去打新堤。就是长江里面那种大铁壳船呀！走得很快，上面可以架机关枪，迫击炮……”

周眺着干枯的眼睛插断他道：“唉，怎么样呀？”

“我们就开始谈呀。”

他随便地回答说，并没有即刻把他那喜孜孜的笑脸离开镜屏。我们于是退出去了。

刚好睡了一觉，他又叫苗子把我们找了去。一个抗战学院的政治教官在他屋里闲谈。黑胖胖的，扬州人，说话很随便，也很无聊。幸而贺龙将军这天心情特别愉快，他一直沉默着，就由对方胡扯下去；仅仅在感到过分无聊时笑一笑。

扬州人走后，他约我们到冀中区的抗战建国联合会去。那里的负责人叫史立德，一个高长长的青年人，抗战前是在北平作学生运动的。自从撤离惠伯口以后，他便跟着我们一道打游击了。我们走进屋子的时候，史还在睡大觉，一身精光，因此他一面坐将起来，一面不好意思地笑道：“你看我太平观念好深呀！”

“没关系！”贺龙将军插断他道，“跟着我们一道你再脱光些也不要紧，这点险敢保！”

“也正因为和你们一道才敢这样呢。你问问看，这还是一年多来的第一次！”

随后，他们谈起史的那匹小红马来了。这可以说是贺龙将军访问的全部目的，因为根据一个同志的转述，史曾经夸口他的马是冀中第一，于是引起这个马匹爱好者的兴趣来了。

他用一种行家的口气问道：

“跑得怎样？”

“还快。不过你不要听他们瞎吹吧！”

“跑的是野鸡柳子吗，蝉头？”

史莫名其妙！于是他又用手势和响声区别着马的种种步法，并且一直说了下去。

“我生平就爱马！经过的好马也不少。我还有过一匹宝马呢。头只有拳头这样大，颈项巴掌宽一点子，绵羊那样大小，后腿子要长这么多！由安顺到贵阳有四百里，可以一早赶起去吃早饭。它的特点那才叫奇怪：随便你好多草呀，料呀都喂不饱它：一面吃一面拉，肚子里结了胆了。”

因为看见我们只有惊喜，一句嘴也不能插，他又为我们描绘了一匹叫做火焰骠的红马。末了，他忽然望着门外嚷道：

“张娃儿！你去把那匹小黄马牵来骑起给史主任看！”

我们一同到村外去了。

然而，小黄马的表演并没有叫大家怎样满意。他自己也老是摇头，惋惜着张的骑术和那畜牲步法上的错误：“又颠了！”或者：“他压不住！”最后是：“一定是叫马兵骑坏了！”于是脱掉大衣，他亲自骑上它在平野上驰骋起来。

二 十 四

一天早饭过后，他开始在火盆边慢条斯理地换着衣服。屋

子里只有我同那秘书两个人。这是一个相当天真的年青人，熬不惯沉默的。他先是吃吃地笑着，后来终于孩子气地扯起乱谈来了。他亟于要表白出来的，是关于一个新从延安学习回来的断臂团长参加大小黄龙战斗时的勇敢行为。

他模仿着那位勇士的神情，随随便便，而且真像面前有架坦克那样，骂道：“人他妈哟！”同时左手做了一个向下抛掷手榴弹的动作……

这时贺龙将军也忍不住笑将起来。他已经穿好衣服，正在扣上身的纽扣。

“这不算，”他就敞开上衣笑着说了，“你还没有看见他当红四师师长时候的情形呢。那才叫勇敢！一次在鄂西作战，敌人一师人追我们，他一个人带一班人断后；就蹲在山口上，面前摆起这么大一堆手榴弹！”

他比比手势，依旧扣他的纽扣去了。而在一切都弄妥帖之后，他又重新夸奖着那位团长，承认他是一个好干部。

“这简单得很，”他着力地说，“是不是好干部你要在最艰苦最危险的时候去看他。好的他一定坚决，一点也不悲观动摇。贺炳炎这个家伙就越打越硬，尽管环境极端困难，他也拿得出劲来！”

为了使他的意见在人们的头脑里立得住脚，他是很喜欢举例子的。他接着叙述了一段大小洪山的故事。那个时候他们刚才从洪湖拖出来，非常疲惫，而追击的敌人当然不会想到他们需要休息。但是，要停下来反攻吧，也有问题，他们还没有弄清敌人的番号。于是他把捉俘虏的任务摆在贺炳炎的面前，限他一天办到，他真地很快就办到了。

“你不要看他一只手吧，”他又得意地补充道，“就是现在打起架来，你两个人也打不过他呢。”

因为我们好奇的追问，他更用一种抑扬有致的愉快调子叙述了一通他的身世。湖北松滋人，就在长江边上住家。只有一个父亲。自己原是在一家铁匠铺当学徒，因为松滋附近便是苏区，这个小铁匠忽然愿意替红军喂马了。

“可是喂了几天，”贺龙将军微笑着，“大家嫌他太小了，都不要。还哭了他妈一场。我恰恰去碰见，就说，好好好，把他拨到宣传部去提浆糊桶子吧。那时候才十四五岁，又不肯长，这么点高，不搭板凳就会把标语贴歪！后来老头子跑来找他，也加入队伍了。”

正说得上劲，那个被他描写的对象，忽然走进来了。矮而粗大，黑眼仁相当小，炯炯地射着闪光。一眼便可以看出是个心直口快的人。穿着的整饰，就是搬来搁在一个好人身上也毫无愧色。他把右臂的空袖筒那么服服帖帖地塞在荷包里面，乍看起来你会以为他不过是在努力攫取东西，或者不过是一种习惯了的姿势而已。

一看见他我们就更加忍不住笑将起来。而且仿佛做戏一样，秘书一面又把那抛掷手榴弹的精彩动作表演了一番，这引得对方难为情的笑了。

但是因为某种原故，我请他告诉我延安的轰炸情形。他简略地说了几句，而接着，却自动搬出沿途碰见的一大堆极不愉快的事件：许多坏蛋威吓老百姓抬高物价，等等。其间一个小鬼拿着一卷电报走进来了。

这样的电报几乎每天总有一次，报告着晋西北以至大青

山一带的战斗情形。但是贺龙将军并不立刻看它，他依旧倾听着断臂团长的洪亮的谈吐，而且一直带着那种愉快神情，仿佛是在倾听一个亲骨肉谈说自己的冒险经历一样。简直到那位健谈家因为觉得不合适而微笑着停歇下来的时候，他才把那一卷电报逐份看了下去。他盘着一条腿坐在炕沿，右手撑在炕上，支持着他那略微倾斜的身体。

他有时皱皱眉毛，摇摇头，或者长长地松一口气；而在看到最末一份电报的时候，他忽然轻声地朗诵起来了：

“白汝斌现已到达包头西乌拉山一带，并已在离包头五十里之地，集合人枪百余。不久可能增至二百以上……”

他读着，眼角的笑纹逐渐扩展开来，终至于笑出声气来了。他坐直他那充满精力的魁梧的身体，用右手连连敲击着电报，一面环视着我们，大感兴会地笑道：

“你们看顽固派有什么办法呀！……”

他是笑得那样酣畅，至于呛咳起来了。停停，他又夹着笑声继续说了下去：

“这个白汝斌还是他妈个一条腿啊！他一出去就会搅出一个队伍来。而且在包头附近！太有趣了，正在谈顽固派！”

仿佛刚才做过繁重的工作那样，他十分舒畅地嘘了一口长气，重新展阅起电报来；但却从未停止过他那种显然是被抑止着的无声的哑笑。而这种笑，无疑只有那些饱尝世途甘苦，而又具有坦白胸怀、崇高理想的人才会有有的。他是笑的那样纯真而又深澈。

等到看完全部电报以后，他更显出一种沉迷在美丽幻想里的表情，微仰着头，深思地眨着眼睛；然后自语似的笑道：

“这个白跛子真太有意思了！……正在谈顽固派！……”

周士第参谋长不声不响地出现在房门口，但他并不进来，就停在门口告诉贺龙将军：侦查连已经从河间回来了。

“那你叫他们去摸呀。”

“让别部分也派点人吗？”

“还是自己单独搅吧！免得拖泥带水。”

他的声调轻松，而且一直感觉有趣似的笑着。

二 十 五

我们一同到于庄的抗联会去。因为这里的大道也同冀中其他地区的一样，通是给老百姓挖毁了，全部都成了半人深的沟道，我们只能在沟道边的小路上走。这是相当吃力的，随时还得弯下身子，迈过那些偶尔拦着去路的枣树的枝条。我们大家都以一种敏捷的动作走着，不时又跨过沟那面去了。

天空高朗，耳畔隐隐传来大炮的声音。通过平汉路后，这便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最近四面的战斗又都进行得很好，所以我们毫不把它搁在心上。快到村子的时候，一个老乡赶着一架牛车正从前面走来。里面装着一个友军的战士，一架自行车，此外便再也没有值得用牛车运送的东西了。

贺龙将军老远就停止下来。他发愁地审视着那牛车；当那牛车到了近旁的时候，他柔声问道：

“同志！你有自行车，为什么还坐老百姓的牛车呢？”

“前边的河解冻了，”战士嗫嚅着回答。

“啊！”他沉吟着瞟了一眼那条几丈以外的明晃晃的河流，
“那么过了河呢？”

“过去了我就下来。”

但他并不放心，走着，一面还几次地回转头去张望；而当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牛车果然赶转来了。

高长长的史立德主任照例用他那种河北人的爽直欢迎了我们。而且和在别处一样，所有的工作人员都立刻塞满了那间狭长的屋子。这些青年男女全是抗战后从北平来的，有的穿着军服，有的则依旧保持着刚从敌区工作回来的乔装，和尚头，老蓝布的棉短褂，一个道地的老乡模样。他们全都浮着近乎狂喜的笑容，让史把他们介绍给贺龙将军。

而接着，一种愉快活泼的谈话就开始了。他一个个简单的扣问着他们的经历，端详一会，于是闪烁着他那富于表情的灵活生动的眼睛，来一两句有趣的考语。其次的话题，是前一夜东北救亡总会华北战地服务团的晚会节目。

他不大满意他们的“沈阳花鼓。”

“内容是不错，就叫两个女角弄坏了！打扮得他妈花花绿绿的，东一扭，西一扭，——什么政治意义也扭完了！”

好像大家的发笑是不相信的看法似的，他又举例道：

“你们想想我们警卫连那些兵吧！先都是这么懒妥妥的，”他做出一种萎靡神情，“像就要打瞌睡了，沈阳花鼓一登场，大家的精神都马上振作了，——都振作到那两个女角身上去了！无论如何这在目前是有害的！”

停停，他又严正而忧虑地环视我们，添加上一句：

“你不要说，同志！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大问题呢。”

在批评“一心堂”的时候，他的意见也相当正确。

“这个戏搬到河南去演更好，那里有很多红枪会，日本人

也正在想尽方法利用。不过那个演大将军的还没有把身份性情拿稳，太精明了！还要庸一点。那样精明的人他会随便受人摆布么？——简直不像！”

一个青年同志，忽然担心起我们祖国的前途来了，而他立刻回答那青年人道：

“一定是民主共和国！同志，你难道怀疑吗？”

“那不知道还要多少时候啊。”

“不多！五年就够了！”

大家都忍不住笑将起来。

“你看啦，”他更加认真地继续道，“怎么五年不成呢，你一面抗战一面就在建国呀！同志！不要说远了，现在的冀察晋不就是民主共和国的基础吗？县长民选，村长民选，民众全都有了组织，——这不是民主共和国的基础吗？”

在他热烈的声调里响着一种虔诚的信心，对方难为情地笑了。也许就因为这点原因，想了一会，他又柔声地转圜道：

“你不要说，同志！抗战对中国的进步真大呢。不要说旁的，要是不抗战，你就再搅他十年，八年，也不会弄到一个县长才拿五块钱一个月！你看这个进步多大？算得清吗？”

他自信地点着头，特别爱抚地凝视了那个感觉不安的青年一会。

“你们还没有见过满清时候的县长，”他用回忆的调子继续说了下去，“出街的时候好威风哟，前头两根长号，戴尖帽子的皂班，又是堂勇！不准老百姓包白帕子，大家都得站起来，——你看现在的县长像啥样子吧！”

他指着那个曾任县长的青年部长，身子一仰笑将起来：

“就是这样一身！灰布帽子，灰布衣服，一钻到那里去，老百姓哪里能够认出他是县长？……”

便是那个对祖国前途信心不大的青年，竟也毫无忌惮似地笑了。

“你就再拿我们的史主任来说，不抗战他会钻到这里来吗？还不是依旧在北平讲恋爱，兜汽车，吃大菜！还有我们的文学家，在上海他至少有一套干干净净的洋服么？——现在你们看他身上有多少虱子吧！”

他笑着指点出我，而当大家大笑起来的时候，他的态度却又立刻变严肃了，补足道：

“同志！要多往进步方面看看，我们才能够对抗战有信心呢。”

因为大家热烈的邀请，他随后又为他们讲了一些内战时期的故事。讲了战士们的勇敢、艰苦以及赤卫队的种种笑话：他们错把凡士林当糖吃，拿钟表检顶大顶重的拿，而在夺获罐头的时候，总是用矛子穿个洞，喝完水就扔掉了。……

他给了他们以巨大的满足，一共谈了一个多钟头。最后，他拖住一个十二三岁，生得较好聪明的女小鬼，扣问着她的身世，要她承认他做她的爸爸。

他为这件事花费了很长的时间，他柔声道：

“那么写张字约，暂时叫做爸爸，好吧？”

“不！”

“还是不！那我就让点步，做干女儿好吧？”

我约那个曾经在天津做过乞丐的农会主任谈话去了。而当我们转来的时候，他终于已经达到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并

且还把她彩云这名字改成了捷长。

他把双手搁在捷长的肩头上，俯视着她，轻声道：

“晓得么，你还有个妹妹，叫捷生，才这么长一点子就跟着我过草地。”

他一面说，一面用手比着高矮。

二 十 六

几乎有两天时间，他忽然变得来困顿而沉默，和平日完全不同了。

这天吃早饭的时候，他更加显出一种十分疲惫和心不在焉的神气。他的一切举动都很懒散，吃一两口，便又把筷子杵在碗里沉思起来，仿佛他是在尽无聊的义务一样。他那颇大的食量减了很多，刚才吃了半碗，就退回屋子里去了。

随后我走进房门口去，希望能够同他谈谈，让他振作起来。他轻声地苦笑道：

“你进来坐呀。”

我带点拘谨地走进去了。但我为一种深沉的不安压抑着，再也找不出一句话来，仿佛断了舌头一样。这种尴尬情形可以说是我们几个月来仅有的一次。

我们彼此都浸没在沉默里面。他是架了腿坐在一张矮椅子上的，他的对面是两扇敞开着的窗户，可以望见天空云影。他用双手兜住后脑，眼睛眨着，闪着忧愁的柔和的光芒。这样的时间延长了很久。最后，咬了咬苦思着的嘴唇，他忽然对着我看望了。

他把双手搁下，搭在膝头上面，吁了口气，问我道：

“你看过伤兵开刀么？”

“卫生处搬来了吗？”

“就在副官处附近，——应该去看看呢。”

他站起来，睽了一会依旧沉思着的眼睛，不声不响地走出去了。

于是我立刻跑到副官处去。最近，我们的周围都在不断地进行战斗，这是我知道的，但还不清楚卫生机关在东湾里村。我们的思想，几乎被当地的和平空气弄麻木了。找了好久我才找到那远在村外的开刀的地方，以及伤兵的住所。然而我去得不凑巧，负责人不在，而那位白求恩大夫又是极严格的，于是我就只好回去，等待一个适当的机会了。

断臂团长正在屋子里和秘书谈天。题目是一对青年同志的恋爱，于是我也参加了谈话，找着证据，并且大胆地论断起来。但当我们正把一件细事看作重要发现的时候，贺龙将军忽然走进来了，随即追问我们谈话的内容。

年轻秘书于是向他追述起来，而末了，他懒懒地切断他道：

“这是造谣：她要他买红布做什么？”

他又找了一个反证继续说了几句。但是他的欢笑是勉强的，做作的，这件往常很可以使他发一大篇议论的题目，并不怎样惹他关心。他随手取了那份五团新近送来的报纸《战旗》，摊在炕上，坐下去默默阅读起来。

其间，那个有着一副孩子脾气的团长，忽然笑了。随即骂了一句粗话，笑道：

“师长！那个白大夫开起刀来真蛮呢，从前帮你做饭的那

个老王，也叫他把腿干锯了。这家伙在六团团部里当司务长。他问我：胡子在哪里？我说就在附近，——嗨！这个家伙马上就流起眼泪来了。说，我想看一看他。我跟他这么多年，现在腿干也锯掉了。”

说完他又纵声笑将起来。贺龙将军也十分勉强地笑了笑；但他立刻又勾下头读报去了。我觉得他的眼睛里有着某种东西的柔和的闪光。他盘着一条腿坐在炕上，一支手斜撑着身子，右手大拇指的指甲在芦席上随意划着，嘴里细声细气地哼着一种模糊不明的曲调。十分显然，他是在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

但他终于慢慢把头扬起来了，苦笑着叹息道：

“人一过四十岁心就慈起来了。”

我们都沉默着不做声。

“一夜没有睡着，”他接着说，口气听来叫人难受，“早上一早就爬起来到卫生处去了。脚呀，手呀，堆了一大堆。同志，这就是我们共产党的肉，共产党的血呢。”

他用同样闪着柔和的光辉的眼睛直视了我一分钟，于是发愁地笑了笑，吁一口气，拿起油印的《战旗》，躺下去了。他双手绷着报纸，轻声地朗诵起来；但他显然是在更加费力地控制自己的感情，以免暴发出来。……

下午，在和周士第参谋长谈到伤兵问题的时候，他的神色还照旧显得忧愁。他不大赞成他们以往的办法。仅仅派一个侦查班，就把成百的开过刀的伤兵送到铁路以西去。他以为这是很危险的；虽然从未出过岔子，并且每一次都有老百姓帮助侦查放哨。在某一个地区，一次，甚至群众自动负责，

让伤兵改了装，把他们安全地输送到目的地。

“总不能老是这样，”他苦恼地说，“最好赶快发展两个游击队，沿铁路搁起，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

他又叮嘱到伤员们的伙食，并以为副官处应该多有几个杂务人员一道招呼。一位同志含笑说道：

“他们都不愿意去。”

“为什么呢？”

“近来有些人笑他们是犯过错误的。”

“这样认识不对呢！”他稍稍有点兴奋了，“一个同志犯了错误，难道胡子这样长了，他的错误也还在吗？这不对！你们应该随时考核，看犯的什么错误，改过没有，改过了就马上注销！”

他愤愤不平地沉默了一会，随又严重地关照参谋长道：

“土第！你一定把这件事好生搞一下吧！”

随后，虽然黄昏已经来临，他还是约了我们一道出去游逛。他沉默地穿过村街，掖着烟斗。中途，我们碰见两个入伍不久的小鬼，只有十二三岁，穿着空空荡荡的大人的军服。他用手招呼住他们，一个个地帮他们扣好那敞开着的领口，很当心。

二十九

吕汗离东湾里村只有十里，一个敌人从河间进攻肃宁所必需占据的要点。

黎明时候，敌人便从滹沱河对岸用大炮轰击起来，中午达到了占领目的，下午三点钟，却又被我们赶回河间去了。

当村街上恢复过往日的和平，村公所和农会的工作人员在挨户征集着慰劳用品的时候，贺龙将军领起两个本地少年到我们的住处来。他一支手臂拥抱一个，而两个小脑袋就在他腋下钻动着，发出嘻嘻哈哈的笑声。他一进门就把他们推给我和秘书，自己跨上长凳，在柜子上坐下，慢条斯理地把烟斗摸出来了。

“这下你们跑吧！”他笑嚷道，“张娃儿！你就在门边给我拦住！”

“我们唱不来歌呀！”那小的一个说。

“那里有唱不来的！”秘书紧接着道，“你听，我们房主人都会唱：叫老乡！……”

于是，那个青年人进行起他的政治工作来了。

最肯答话的是那小的一个，地主家的独养子。有十二三岁。大的很沉静，一句话不讲，勾着头，拿了我的剪刀在修剪指甲，他的动作看起来很困难，贺龙将军摸出指甲刀给他使用。最后因为看他做得同样笨拙，便又把他叫了过去，亲自替他剪起来了。

而当贺龙将军替那个沉默寡言的孩子剪好指甲以后，却用一种不大快活的声调说道：

“这种小孩子有什么用处！我像他们这样大的时候，已经干过不少事情了。”

他傲然地划着火柴，打算吸烟，但是，刚刚划燃，却又把它抛了开去。

“看呐，”他接着说，“我才十多岁就一个人到涪陵去作生意，一来一去千多里路，沿途都是土匪。还到过贵州去贩马，

总是百十匹的买；放到辰州去卖。一直把赚的钱玩光了才回家！……”

大约忽然想起了年轻时候他所接触过的旧的社会生活，而这样的生活早已同他水火不相容了，他忍不住笑起来。

“就是民国五年反对袁世凯当皇帝，那时候我的岁数也并不大呀，——才十九岁！同盟会要我组织湘西暴动，我说好吧，立刻就找些人把石门县的团枪提了。转来碰见我的叔父，我说，斋公！我们去提盐运局的枪好吧？于是气都没歇，我们又掉转头搅盐运局去了。这一来我们就去进攻大庸，人数也增加了。

“你们还没有看见农民一轰动起来的那个情形啊，简直挡都挡不住！

“凡是和我有交结的年轻人，都参加了。大家一律打扮，挖了云子的白绸短打，黑纱套头，后面拖这么长！不过因为城里住着一旅北洋兵，打死我们好几百人，第三天，剩下来的几乎全跑光了。

“这都是小事，”他愤愤地说，“最坏的是那般势利鬼。你刚搅对了的时候他捧你，说，这些茅荆条了不得，说干就干！你一失败他就把嘴一瘪：这些人都搅得出事来么？我就说吧！……”

他闷着脸停歇下来，仿佛他正面对着那种渺小庸俗的市侩一样。而那青年秘书于是带点挂虑问道：

“后来又怎么样呢？”

“后来我把剩下来的队伍拖到辰州，跟到就下野了。……”

沉默了一会，他接着又说，虽然是下了野，因为一个民军领袖的地位依然存在，所以当时新上台的督军谭延闿不但没有把他当成一个不折不扣的仇敌，还委他为督军署的咨议，并且拨出进口的两只粮船让他收税；但他跑到长沙去了。

“我记得是坐的戴生昌的船，”他回忆着说。“路上打了账房一顿，就东西也不要，跳上岸走了！但是到了长沙，我更加闹得厉害。酒馆，戏园，没有一处没有我。简直一塌糊涂！”

他纵声大笑起来，之后，却又用一种哲学家的口气这样说了：

“不过，胡闹是胡闹，同志！长沙这两年的生活对我的影响也满大呢。知道了很多很多事情！……”

三十

“你们不要看，”次日下午，他又来同我们谈起他幼年时期的生活，“我小时候还上过堂，打过官司呢！”

“大家都晓得，满清时代一个领班那多凶啊！什么案件都要先经过他，手下总是养起好几十个徒弟。我们县里的领班叫陈小涛，无恶不作，随便提人呀，勒索呀，什么都干。他的两个儿子更是豪强霸道，没有人惹得起。一骑起马来那个劲呀，不管人哟，摊子哟，撞翻了你自己倒霉！”

“有一次，他跑到我们那里去了，照例骑起马在街上乱撞，我就拖出一根棍子，站在大门口说：

“‘是好的你给老子来撞！’

“这个狗娘养的硬是撞来了呢！我就给他妈一顿打起。许多哥哥兄弟呀，也都出来帮我。因为满街都是我们姓贺的。还

不到半点钟，就打得他头破血淋，赶紧跑了！这一下许多人好开心呀！

“可是，一跑回去，马上就在衙门里告了我，大家就又替我担心起来，说，这下怎么办呢？我父亲也着急。到了审问那天，把我们族里好多功名人都请来了。并且还预先教了我怎样做口供，免得取不脱手。因为实际上是我打了别人呀！

“你们还没有看过满清时候问案的情形，好威严哟！你一跪下去，就挟棍、板子，拍地一声堆在你的面前。……

“说起来我也满胆大呢，我才不管你那一套！我说：

“‘我怎么敢打他呢！我在街上买东西，他们骑马乱撞，把我的酒罐呀，油罐呀，全碰烂了。要他赔还打我一顿！……’

“除了这个，我另外还有个供词，是一个姓王的举人教给我的。他和陈小涛不对的很，——这也是个无恶不作的恶棍，后来叫老百姓杀了。他要我暴露陈小涛的黑幕，怎样的勒索人，挖苦人，见钱就想。并且要我咬定那个小领班是下乡抓人的，所以结果连陈小涛的领班也革职了。”

“这样说你不是很年轻的时候就讨厌官府了？”我问道。

“很小我就讨厌官府了。记得十岁左右的时候我们镇上来了一个禁烟委员，有喝道的，堂勇哟，一大串！这种情形在小孩子的眼睛里多好玩呀，我就跑拢去看。可是，还没有走近身，就一阵吆喝，把我赶开了！连街沿都不准下。

“这还不算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另外一件事。

“一年天旱，农村里吃大户，闹的轰轰烈烈。眼看城镇上的老百姓也动起来了，公家就借了一批谷子柴米。我父亲是

缝工，一边种一点地，家里糊不圆了，也跑进城籾米。带着我同他一道，担了这么大一对箩筐，装得到多少呢！

“ 柴米的地方在大堂边，那好多的人啊！你挤我，我挤你的，都想早一点把米搞回去下锅。可是那些狗腿子偏不肯发，要等杜老爷来了再说。杜老爷是房里的老典，很有势力，他就在主办这件事。这有什么办法呢，大家就只好等下去了。

“ 可是杜老爷老不来，籾米的愈挤愈多，都在往前面挤。把那些差狗子惹毛了，拿起皮鞭就打！……

“ 我父亲拳术很好，可以打几十个人。就去讲公道话。他说：

“ ‘ 大家是来籾米的，不是来挨皮鞭，怎么要乱打呢？！’

“ 话才说完，那些狗腿子就给他一鞭子；他一闪，鞭子恰恰打在我的手上，这一下把我父亲惹毛了！……

“ 我父亲立刻把我抱起，挤出去，搁在一个高坎上面，说，你把箩筐看好！就跑转去了，把鞭子夺过来，给他妈一阵乱打。随后杜老爷跑出来，又叫他一顿打起。那真搅得痛快呢！可是结果开来一批堂勇，把我父亲抓了。

“ 好在我们两个堂叔出力，才关了一夜就放出来了。……”

当他笑着停下来弄他的烟斗的时候，我们提到环境给与一个人的深刻影响和教育意义。

“ 是呀！”他衷心地赞同道，“ 比如说吧，要不是南昌起义后去一次香港，那里能够真正知道什么叫做帝国主义？！我反帝的思想，可以说是从这里生根的。不过在辰州驻防的时候，我也干过一件痛快事，辰州教案的石碑叫我打了。

“这太可恶，太丑人了！打死一个洋人，赔了好几十万银子，杀了两正将，两个游击，还要一五一十写上，立他妈那么大块石碑，好像深怕把中国人的脸丢不完，——真太可恶了！”

恰在这时，张娃儿走过来了，请他回司令部开会。

三 十 一

当贺龙将军出去以后，因为大家谈话的中心仍旧是他，于是在座的断臂团长继续说道：

“你莫看现在吧，啊哟！先前他的脾气相当躁呢。

“有一回，我们出去打游击，好容易弄了些布匹回来，他叫裁缝给我们缝衣服，后来发觉裁缝把布偷了，好气呀！说：‘好呀！我们从土豪手里抢来，你又来抢我们！’他立刻就叫人把那个跛子拖去看管起来。

“可是，只要你不犯错误，工作积极，那他对你好到天上去了！洪湖退出来的时候，我们一面走路，一面打仗，一面还要扩充部队。有一回，我带了一团人单独出去工作，给敌人隔断了，好几天通不到信。他着急得不得了，几个通夜没有睡觉。嗨！他不晓得我抄小路转到他前头去了。第二天在路上听见说我来了，好高兴呀！一路就那么叫我：‘贺炳炎喃？！贺炳炎在哪里？！赶快把他叫来，问他这几天在搞些什么呀！……’

“我才锯了手的时候，他把碎骨头拿张手巾包起，见了人就打开看，说：‘这就是贺炳炎的骨头呀！’

“他先前就怕他大姐贺英。尽管他那样毛的脾气，说干就

干，只要贺英一挡，就挡住了。我还记得，一个人犯了错误，已经绑到河边去要枪毙了，贺英看见了，说，你们把这个人交给我！过几天她又把人依旧送起转去。

“贺英牺牲了的时候他好难过呀！”

“其实，一早大家都劝她搬到苏区去的，她不听！手底下吃闲饭的人太多了。平常总爱什么人都收留。那些没人要的小孩子呀，无家可归的老头子呀，她都收留起。女孩子长大了还要帮着找人户，办陪奁。许多她兄弟不要了的人，她也养起，没有钱的给钱，有病的就住在那里养病，过一个时期又把他们送回苏区，要他分配工作。……”

“出事的第二天早晨，他跑来向我说，‘贺炳炎呀，这一下完了。’”

“我说：‘她自己不听话呀。’”

“隔了好半天，才吩咐我，说：

“‘你带点钱去，总还剩得有点渣渣吧，收拾一下。’”

“贺英真牺牲得太可惜了！能干得很。有一回，他收编了一股土匪，这些家伙心眼儿虚，怕他宰掉，糊里糊涂拖起走了。还准备向我们开火。他也想把这股土匪收拾了算了，免得坏事。贺英出来挡住他，不赞成打响。自己一个人骑一匹骡子，就跑到土匪那里去了，——后来她硬把队伍又拖转来了呢！”

“你不要看她是个女的，连许多大土匪头子听了她的名字都吓怕。谁猜到会遇见保安队！这些东西土头土脑的，他管你那许多？只要有七块半钱一月，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断臂团长长长地吁一口气，随即结束了他的谈话。

三 十 五

因为两三天来都很安静，我们开始听广播了。但是能够听清楚的，只有敌人汉奸的反动宣传。而且事情真有那么凑巧，第一回我们听见的广播恰恰便是北平方面对于贺龙将军的无耻可笑攻击。

“自从共产党贺龙侵入河北以后，即凭其湘西人之蛮横，驰骋冀中，视抗战为彼一己包办之事。……”

接着便是一大堆想入非非的罪名，以及种种只有反动派才能制造的事例。

秘书抄好一份，正在踌躇是否应该交到司令部去，那个遭受攻击的本人走进来了。他的神色显得懒洋洋的，一进门便顺势在炕沿上坐下，右腿同时搁了上去，伸得笔直。他拿背靠着墙壁，眨眨眼睛，长长叹一口气。

“贺炳炎他们这几天在大清河才打得厉害呢。”他接着说，“都是整天打，一连打了三次了。”

“那里面的老干部很多吧？”

“是呀，我就担心老干部。一个营长在前天带花了。”

说着，他站起来，走向方桌边寻找火柴抽烟，并且就在桌子面前的圈椅上坐了下去。我们的青年秘书恰恰坐在他的对面。自从贺龙将军进来以后，他便一直暗笑着，现在，他终于把那张广播记录，擦着桌面送到他面前去了。

我们都不自觉地期待着贺龙将军的反应。但他漫不经心地看了几行，便又立刻把它推开了，自信地笑道：

“对敌人我是蛮横呢！难道还要同他讲礼吗？！这就要蛮横才好！”

他理直气壮地笑了。

他静静地抽起烟来。好像那些攻击、谣言，自己半生已经来遭受惯了，用不着把它们放在心上一样。但是，隔了一会，他又为我们讲述了一段民国十二年当混成旅长时他和日本人之间发生的故事。那时候他正在长江上游的涪陵驻防。一天，一只日本轮船打从那里经过，他叫他的部下把它扣留起来进行检查。

在没收了船上私运的一批军火以后，他便放走了那只商船；但却扣留下两个日本浪人，并且押在部队里拖了两年。当其释放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同他见见面才肯走。他的僚属都认为应该加以拒绝，不以为然。

“有什么见不得呢？你去把他们请来吧！”

于是他立刻接见他的外宾了。还有那个驻扎重庆的领事，正是为释放那两个日本浪人来的。

“才一见面，那两个日本人就开口了，”他一直讲述下去，“问我，他们犯的是什么罪？我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助长内乱！那个领事听到，把脖子都气红了——好红呀……”

他摇曳着停歇下来，脸上露出一种孩子气的愉快；但又立刻变严肃了，击了一下桌子，正色道：

“同志！这件事情对我的刺激也很深呢！同那两个日本浪人一起捉来的，还有吴佩孚的军法处长，叫张介一。你看呀，那两个日本人不过是军火商人，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

呀！对那个军法处长呢，不要说电报，连信都没有一封！”

接着，他滔滔不绝地对当时的军阀官僚政治狠狠抨击了一通。

“这太把自己人不当人了！”他愤愤地说。“他还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不但恨日本人厉害，也更恨北洋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法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丫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盘川。我说，我只希望你办一件事情：你回去给曹锟、吴佩孚说，要想武力统一中国是不行的，——你一个布匠，一个秀才！最好同广东联合。那个时候孙中山在广东……”

一个秘书的熟人走进来打断了他的谈话。当那位来客呆了一会出去以后，他似乎已经处在一种十分静穆的状态中了。一条腿搭在椅子的靠手上，上半身子斜倾着，无挂无虑地抽着他的烟斗。

因为我们大家都沉默着，并且对他闪着期待的眼光，他忽又充满兴会地笑了，申言道：

“你莫说，日本人很讲礼呢。走的时候我才送了一点盘川，他们那个感激样子呀，又是笑，又是鞠躬。那个领事还再三约我到东京去。我说，你们的地方太小了，装不下我！”

他后一句话说得粗声粗气的，并且哈哈大笑起来。

“说起来大家都知道，”随后他又平静地笑说道，“林筱梅，就是林伯渠的弟弟，还有蔡松坡，才好大一点病呀？不过是牙齿痛！他给你一点药噙起，一吞下去就死掉了。——日本人你都沾得么？所以就连那个领事送的罐头哟，洋酒哟，我才不吃！”

他笑得更酣畅了。接着又说，民国十六年，共产党中央

原是要他到苏联学习的，但是第一，快要起身的时候中苏断绝邦交了；其次，绕德国去路太转；而最后一个原因便是他不愿意经过日本，认为日本的统治阶级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不过，这个说起来还是有利，”他结论道，“经历了十年的内战！”

于是他用手掌在大腿上打着拍子，微笑着，陷在一种满足的沉默里面。其间，一个同志谈到江西的战况，南昌的守卫和鄱阳湖。他倾听着，忽然静静地站起来了。沉吟道：

“一九二七年我还在鄱阳湖开过会，”他沉吟道，“有叶挺，叶剑英。才隔他妈两天，我们就在南昌搅起来了。”

三 十 七

已经是夜深的时候，他把电筒挂在肩头上，走来告诉我，明天我和其芳就可以动身回延安了。随即取下一枝日本军官用的自来水笔送我，说是三五九旅从滑石片战斗中得来的，多少可以有点纪念意义。

谈了几句，我们便沉默下来。停停，他才懒懒地叹息道：“这一次老沙不值，连白洋淀的螃蟹都没有吃到，就走了！”

他发愁似地望着我笑了笑。

“白洋淀的螃蟹满有名呢，”他懒懒地加着说明。“我就爱吃螃蟹，今天早上，看见老百姓墙壁上挂起来一个剩下来的蟹壳，——好大呀！……”

我们重又落在沉默里面。为了解除自己心情上一种异样的不安，我问起他对于冀中今后局势的意见，他决然地回答

道：

“将来的局面一定打得开！敌人好几个人呀，就成天守在他妈几间烂房子里！……”

缓了一口气后，他又显得激动地向着我们解释。

“这并不是小看敌人呢！”他着力地说。“兵力不足是他永远没有法子补救的。这回围攻我们的敌人你怕是新调来的么？都是从各个据点，像保定呀，天津呀，沧州呀这些地方凑的！结果怎么样？往东开找我们的主力；往西开找我们的主力，——最后找到的却是敌人自己的死尸，——伤兵！”

他猝然撑着桌沿站起来了，红胀着脸，军帽往后一掀，露出他那阔而圆润的额头，使人感到一种倔强豪迈的气概。但他随又坐了下去，并且柔和地笑了。

“现在算什么啊！”他满不在乎地接着说，“同志！军长搁下来的时候，才剩四个人我都要干下去呢！在鹤峰那个艰苦呀，四个人就在山上钻；这里被包围，那里被包围。后来把人搅毛了，我说索性拖下山去吧！你打，我溜；你想休息，我可打起来了！……”

这时两个睡眼蒙眬的同伴，他们是他进来过后才从炕上坐起来的，都已振作起来，而且受了传染似的愉快地笑了。但这只是一个故事的开头。接着贺龙将军便又告诉我们，下山以后，他们经常得到农民群众掩护，而且往往就住在敌人附近。一天上午，门口来了个卖黄瓜的，在和一个团丁争论价钱。因为正是热天，口很渴，他对那种平常的瓜果忽然发生了极大的兴趣。但是他的同伴都竭力阻止他，说是若果露出破绽，他们又将失掉一个好掩护了。

他拒绝了他们，闯出去了。而且出乎意外，那个团丁是他从前的一个老兵，于是他大胆地告诉地道：

“赶快回去对你们团总讲，就说我回来了。”

他敢于这样做有他的理由，第一，那团总是他大姐贺英的干儿子；其次，他的资历和名望可以保证他的安全。所以就在当天下午，一个具着“敌党”身份的他，被人接到团防局去了。许多他的旧部则都陆续跑去看他。由于长时期的军人生活，他的部下是很多的，而且都已成了地方上的绅士。他把他们丰饶的馈赠一律分散给所有的团丁。

一天，团总进城去了，他召集起那些可怜的特殊职业者来讲话，问他们道：

“你们的生活怎么样？”

大家都回答说苦得很。

“平常大架子（土豪）待你们该好吧？”

他的反问得到的是一阵唉声叹气的诉苦。于是他开始对他们鼓动了。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宣称道，“为你们谋利益的，去找你们的团总算账吧！他就是一个大架子，叫他拿钱拿土地给你们！”

“他不给呢？”一个人胆怯地问。

“没出息！你们手上不是枪吗？他不给，把他吊起来呀！”

讲到这里，他静静地笑了。随即又补充道：

“你看，才三五天功夫，就全都是我的人！”

接着他又讲了同一时期的另一故事。一个青年，忽然妙想天开，到处借了他的名义招摇撞骗，欺压农民。于是发觉

之后，他立刻把那恶棍逮捕来了，并且招集起当地所有的老百姓来共同审问，准备给他一番必要的制裁。

“起先他还要抵赖呢，”他继续叙述道，“后来看见赃证都在，只好承认了。我说，好吧，你借我们做幌子去骗人，我们也跟你借一样东西，——马上就叫人拖出去枪决了。”

等我笑完过后，他又兴会葱茏地加上一个结束：

“同志！”他说，自信地点着头，“艰苦是艰苦，也好玩呢。我们只有四杆手枪，又没匣子，就像电筒这样背起。大家都穿草鞋，蓝布短褂，一顶破草帽子。经常总是我和陆东生两个人换班睡。你看，我们就这样把苏区搞出来了。”

看看手表，他又热烈地给了我一番鼓励，要我再到华北，并且愿意给我种种帮助。

“最好把家里的事弄清楚，”他已经站起来了，“这一来就可以多搞它几年了。才三十五六的人，年龄也并不大呀！你看，我这个人就永远甚么也不管的！……”

他扬声地笑着，而他的神情、态度，更加使我深切地感觉到，他正是一个除开革命事业，甚么也不在乎的人。他随即走了出去；但才走到门边，他又忽然回转身来，凝望着我。

“你一定来，老沙！我们将来还要通到关外去呢！”

赵树理

孟祥英翻身

（现实故事）

一 老规矩加上新条件

涉县的东南角上，清漳河边，有个西蛟口村，姓牛的多。离西蛟口三里，有个丁岩村，姓孟的多。牛孟两家都是大族，婚姻关系世代不断。像从前女人不许提名字的时候，你想在这两村问询一个牛孟两姓的女人，很不容易问得准，因为这里的“牛门孟氏”或“孟门牛氏”太多了。孟祥英的娘家在丁岩，婆家在西蛟口，也是个牛门孟氏。

不过你却不要以为他们既是世代婚姻，对对夫妻一定是很美满的，其实糟糕的也非常多。这地方是个山野地方，从前人们说：“山高皇帝远”，现在也可以说是“山高政府远”吧，

离区公所还有四五十里。为这个原因，这里的风俗还和前清光绪年间差不多；婆媳们的老规矩是当媳妇时候挨打受骂，一当了婆婆就得会打骂媳妇，不然的话，就不像个婆婆派头；男人对付女人的老规矩是“娶到的媳妇买到的马，由人骑来由人打”，谁没有打过老婆就证明谁怕老婆。

孟祥英的婆婆，除了遵照那套老规矩外，还有个特别出色的地方，就是个好嘴。年轻时候外边朋友们多一点，老汉虽然不赞成，可是也惹不起她——说也说不过她，骂更骂不过她。老汉还惹不起，媳妇如何惹得起她呢？

有村里的老规矩，再加上婆婆的好嘴，本来就够孟祥英倒霉了，可是孟祥英本身还有些倒霉的条件：第一是娘家没有人做主。孟祥英九岁时就死了爹娘，那时只有十三岁一个姐姐和怀抱里一个小弟弟。后来姐姐也嫁到西岐口。因为姐姐的婆家跟自己的婆家不对劲，自己出嫁时候，姐姐也没得来，结果还是自己打发自己上的轿。像这样的娘家，自己挨了打谁能给争口气呢？第二是娘家穷，买不起嫁妆。第三是离娘早，针线活学得不大好。第四是脚大。这地方见了脚大女人，跟大地方人看小脚女人一样奇怪。第五是从小当过家，遇了事好说理，不愿意马马虎虎吃婆婆的亏。这些在婆婆看来，都是些该打骂的条件。

二 哭不得

满肚冤枉的人，没有伸冤的机会，常免不了要哭，可是孟祥英连哭的机会也不多。要是娘家有个爹娘，到娘家可以哭一哭，可是孟祥英娘家只有十来岁一个小弟弟，不说不便

向他哭，他哭了还得照顾他。要是两口子感情好，受了婆婆的气，晚上可以向丈夫哭一哭，可是孟祥英挨打的时候，常常是婆婆下命令丈夫执行；向他哭还不是找他再打一顿吗？

不过孟祥英也不是绝没有个哭处，姐姐跟自己是紧邻，见了姐姐可以哭；邻家有个小媳妇名叫常贞，跟自己一样挨她婆婆的打骂，见了常贞可以互相对哭；此外，家里造纸，晒纸时候独自一个人站在纸墙下，可以一边贴纸一边哭。在纸墙下哭得最多，常把个布衫衿擦得湿湿的。

有一次，另外遇了个哭的机会，就哭出事来了。一天，她一个人架着驴到碾上碾米，簸着米就哭起来，被她丈夫一个本家叔父碰见了。这个本家叔父问明了原因，随便批评了她婆婆几句，不料恰被她婆婆碰上。这位本家叔父见自己说的话已被她婆婆听见，索性借着叔嫂关系当面批评起来。婆婆怕暴露自己年轻时候的毛病，当面不敢反驳，只好用别的话岔开。

婆婆老早就怕孟祥英跟外人谈话，特别是跟年轻媳妇们谈。据她的经验，年轻媳妇们到一处，无非是互相谈论自己婆婆的短处，因此一见孟祥英跟邻家的媳妇们谈过话，总要寻个差错打骂一番。这次见她虽是跟一个男人谈，却亲自听见又偏是批评自己，因此她想：“这东西一定是每天在外边败坏我的声名，非教训她一顿不可！”按旧习惯，婆婆找媳妇的事，好像碾磨道上寻驴蹄印，步步不缺。恰巧这天孟祥英一不小心，被碾碾子碾坏了个笤帚把，婆婆借着这事骂起孟祥英的爹娘来。因为骂得太不像话了，孟祥英忍不住便答了话：

“娘！不用骂了，我给你用布补一补！”

婆婆说：“补你娘的×！”

“我跟我姐姐借个新的赔你！”

“赔你娘的×！”

补也不行，赔也不行，一直要骂“娘”，孟祥英气极了，便大胆向她说：“我娘死了多年了，现在你就是我的娘！你骂你自己吧！娘！”

“你娘的×！”

“娘！”

“你娘的×！”

“娘！娘！娘！”

婆婆不骂了。她以为媳妇顶了她，没得骂个痛快。她想：“这东西比我的嘴还硬！须得另想办法来治她！”后来果然又换了一套办法。

三 死不了

一天，孟祥英给丈夫补衣服，向婆婆要布，婆婆叫她向公公要。就按“老规矩”，补衣服的布也不应向公公要。孟祥英和她讲道理，说得她无言答对，她便骂起来。孟祥英理由充足，当然要和她争辩，她看这情势不能取胜，就跑到地里叫她的孩子去：

“梅妮！你快回来呀！我管不了你那个小奶奶，你那小奶奶要把我活吃了呀！”

娘既然管不了小奶奶，梅妮就得回来摆一摆小爷爷的威

风。他一回来，按“老规矩”自然用不着问什么理由，拉了一根棍子便向孟祥英打来。不过梅妮的威风却也有限——十六七岁个小孩子，比孟祥英还小一岁——孟祥英便把棍子夺过来。这一下可夺出祸来了：按“老规矩”，丈夫打老婆，老婆只能挨几下躲开，再经别人一拉，作为了事。孟祥英不但不挨，不躲，又缴了他的械，他认为这是天大一件丢人事。他气极了，拿了一把镰刀，劈头一下，把孟祥英的眉上打了个血窟窿，经人拉开以后还是血流不止。

打架的人似乎也说梅妮不对，差不多都说：“要打打别处，为什么要打头哩？”这不过只是说打的地方不对罢了，至于究竟为什么打，却没人问，按“老规矩”，丈夫打老婆是用不着问理由的。

这一架打过之后，别人都成了没事人，各自漫散了，只有孟祥英一个人不能那么清闲。她想：满理的事，头上顶个血窟窿，也没人给说句公道话，以后人家不是想打就可以打吗？这样下去，日子长着哩，什么时候才能了结？想来想去，没有个头尾，最后想到寻死这条路上，就吞了鸦片烟。

弄来的鸦片烟太少了，喝了以后死不了，反而大吐起来。家里人发现了，灌了些洗木梳的脏水，才救过来。

婆婆说：“你爱喝鸦片多得很，我还有一罐哩，只要你能喝！”孟祥英觉着那倒也痛快，可是婆婆以后也没有拿出来。

又一次，孟祥英在地里做活，回来天黑了，婆婆不让她吃饭，丈夫不让回家。院门关了，婆婆的屋门关了，丈夫把自己的屋门也关了，孟祥英独自站在院里。邻家媳妇常贞来看她，姐姐也来看她，在院门外说了几句悄悄话，她也不敢

开门。常贞和姐姐在门外低声哭，她在门里低声哭，后来她坐在屋檐下，哭着哭着就瞌睡了，一觉醒来，婆婆睡得呼啦啦的，丈夫睡得呼啦呼啦的，院里静静的，一天星斗明明的，衣服潮得湿湿的。

第二天早上没有吃饭，午上还没有吃饭，孟祥英又觉着活不下去了，趁着丈夫在婆婆屋里睡午觉，她便回房里上了吊。

邻家媳妇常贞又去看她，听见她公婆丈夫睡得稳稳的，以为这会总可以好好谈谈，谁知一进门见她直挺挺吊在梁上，吓得常贞大喊一声跳出来。一阵喊叫，许多人都来抢救。祥英的姐姐也来了，把尸首抱在怀里放声大哭。

救了好久，祥英又睁开了眼，见姐姐抱着自己，已经哭成个泪人了。

两次寻死，都没得死了，仍得受下去。

四 怎样当上了村干部

一九四二年，第五专署有个工作员去西蛟口协助工作，要选个妇救会主任，村里人提出孟祥英能当，都说：“人家能说话！说话把得住理。”可是谁也不敢去向她婆婆商量。工作员说：“我亲自去！”他一去就碰了个软钉子。孟祥英的婆婆说：“她不行！她是个半吊子，干不了！”左说左不应，右说右不应，一个“干不了”顶到底。这位老太婆为什么这样抵死不让媳妇干呢？这与村里的牛差差有些关系。

牛差差不是真名，是个已经回头的特务，因为他转变得还差，才叫他“差差”。

当磨擦专家朱怀冰部队驻在这一带时候，牛差差在村里也是个了不起的人，后来朱怀冰垮了台，保长投了敌，他又到敌人那边跟保长接过两次头；四十军驻林县时，他也去跟人家拉过关系，真是个骑门两不绝的人物。他和孟祥英婆家关系很深。当年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师，因为造纸赔了钱，把地押出去了，没有地种，种了他五亩半地。他的老婆，当年轻时候，结交下的贵客也不比孟祥英的婆婆交得少，因为互相介绍朋友，两个女人也老早就成了朋友。牛差差既是桌面上的人物，又是牛明师的地主，两个人的老婆又是多年的老朋友，因此两家往来极密切，虽然每年打下粮食是三分归牛明师七分归牛差差，可是在牛明师老两口看来，能跟人家桌面上的人物交好，总还算件很体面的事。

自从牛怀冰垮了台，这地方的政权，名义上虽然属于咱们晋冀鲁豫边区，实际上因为“山高政府远”，老百姓的心，大部分还是跟着牛差差那伙人们的舌头转。牛差差隔几天说日本兵快来了，隔几天说四十军快来了，不论说谁来，总是要说八路军不行了。这话在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师听来，早就有点半信半疑，因为牛明师家里造纸，抗战以来纸卖不出去，八路军来了才又提倡恢复纸业，并且由公家来收买，大家才又造起来。牛明师自己造纸赚了许多钱，不上二年把押出去的地又都赎回来了。他见这二年来收买纸的都是八路军的人，以为八路军还不是真“不行”。可是一听到牛差差的谣言，他的念头就又转了，他想人家这“桌面上人”，说话一定是有根据的。孟祥英的公公对牛差差的话，虽然半信，却还有“半疑”，可是孟祥英的婆婆，便成了牛差差老婆的忠实信徒了。

她不管纸卖给谁了，也不管地是怎样赎回来的。她的军师只有一个，就是牛差差老婆。牛差差老婆说“四十军快来了”，她以为不是明天是后天。牛差差老婆说“四十军来了要枪毙现在的村干部”，她想最好是先通知干部家里预备棺材。你想这样一个婆婆，怎么会赞成孟祥英当妇救会主任呢？

工作员说了半天，见人家左说左不应，右说右不应，一个“干不了”顶到底，年轻人沉不住气，便大声说：“她干不了你就干！”这一手不想用对了，孟祥英的婆婆本来认为当村干部是件危险的事，早晚是要被四十军枪毙的。她不愿叫孟祥英干，要说是爱护媳妇，还不如说是怕连坐，所以才推三阻四，一听到工作员叫她自己干，她急了。她想媳妇干就算要连坐，也比自己亲身干了轻得多，轻重一比较，她的话就活套得多了：“我不管，我不管！她干得了叫她干吧！”

工作员胜利了，孟祥英从此才当了妇救会主任。

五 管不住了

当了村干部，免不了要开会。孟祥英告婆婆说：“娘！我去开会！”说了就走了。婆婆想：“这成什么话？小媳妇家开什么会？”可是不叫去又不行，怕工作员叫自己干。她虽觉着八路军“不行了”，可是估量一下自己的能力，比八路更不行，要是公然反抗起来，明天早晨四十军不来救驾，到晌午就保不定要被工作员带往区公所。光棍不吃眼前亏，由她去吧！

妇女也要开会，在孟祥英的婆婆脑子里是个“糊涂观念”，有心跟在后面去看看，又怕四十军来了说自己也参加过“八路派”人的会，只好不去。第二天，心不死，总得去侦察

侦察一伙媳妇们开会说了些什么。她出去一调查，“娘呀！这还了得？”妇女要求解放，要反对婆婆打骂，反对丈夫打骂，要提倡放脚，要提倡妇女打柴、担水、上地，和男人吃一样饭干一样活，要上冬学……她想：这不反了？媳妇家，婆婆不许打，丈夫不许打，该叫谁来打？难道就能不打吗？二媳妇 两只脚，打着骂着还缠不小，怎么还敢再放？女人们要打起柴来担起水来还像个什么女人？不识字还管不住啦，识了字越要上天啦！……这还成个什么世界？

婆婆虽然担心，孟祥英却不十分在意，有工作员作主，工作倒也很顺利。会也开了许多次，冬学也上了许多次。这家媳妇挨了婆婆的打，告诉孟祥英，那家媳妇受了丈夫的气，告诉孟祥英。她们告诉孟祥英，孟祥英告诉工作员，开会、批评、斗争。

孟祥英工作越积极，婆婆调查来的材料也越多，打不得骂不得，跟梅妮说：“那东西管不住了！什么事她也要告诉工作员！可该怎么办呀？”梅妮没法，吸一吸嘴唇；婆婆也吸一吸嘴唇。

孟祥英打回柴来了，婆婆嘴一歪，悄悄说：“圪仰圪仰，什么样子！”孟祥英担回水来了，婆婆嘴一歪，悄悄说：“圪仰圪仰，什么样子！”

要提倡放脚，工作员叫孟祥英先放，孟祥英放了。婆婆撇着嘴，两只眼睛跟着孟祥英两只脚。

就是指孟祥英，她的大孩子跟大媳妇在襄垣种地。

圪仰圪仰：形容走路没精打采的样子。

村里的年轻女人们，却不和孟祥英的婆婆一样，见孟祥英打柴，有些人也跟着打起来；见孟祥英担水，有些人也跟着担起来；见孟祥英放脚，有些人也跟着放了脚。男人们也不都像梅妮，也有许多进步的，牛××说：“女人们放了脚真能抵住个男人做！”牛××说：“女人们打柴担水，男人少误多少闲工！”牛××说：“牛差差常说人家八路不好，我看人家提倡的事情都很有好处！”

不论大家怎样想，孟祥英的婆婆总觉着孟祥英越来越不顺眼，打不得骂不得，一肚子气没处发作，就想找牛差差老婆开个座谈会。一天，她上地去，见牛差差老婆在前边走。她喊了一声“等等”，人家却不等她，还走得很快。她跑了几步赶上去，牛差差老婆说：“咱两家以后少来往，你不要以为你老二媳妇放了脚很时行！以后四十军来了，一定要说她是八路军的太太！你们家里跟八路有了关系了，咱可跟你们受不起那个连累！”这几句话，把孟祥英的婆婆说得从头麻到脚底。她这几天虽是憋了一肚子气，可还没有考虑到这个天大的危险，座谈会也不开了，赶紧找梅妮想办法。可是梅妮有什么办法呢？还不是母子两个坐到一块各人吸各人的嘴唇？

六 卖也卖不了

有一次，村里的群众要去太仓村斗争特务任二孩，牛差差们说：“去吧！任二孩是人家四十军的得劲人，谁去参加斗争，谁就得防备丢脑袋，四十军来了马上就跟他算账！”孟祥英的公公婆婆丈夫听到这话，全家着了急，虽不敢当面来劝孟祥英，可是一个个脸色都变白了，娘看看孩子，低声说：

“这回可要闯大祸！”孩子看看娘，低声说：“这回可要闯大祸！”

这些怪眉怪眼，孟祥英看了也觉着有点可怕，问问别的媳妇们，也有些人说：“不去好。”孟祥英这时也拿不定主意，问工作员“不去行不行”，工作员说：“这又不强迫，不过群众还去啦，干部为什么不去？”孟祥英说不出道理来，她想：去就去吧，咱不会不说话？

她一到太仓村，见群众满满挤了一会场，比看戏时候的人还多，发言的人抢还抢不上空子。任二孩低着头，连谁的脸也不敢看。这会她的想法变了，她想：这么多的人难道都不怕枪毙，可见闯不下什么大祸。不多一会，她就领导着西皎口人喊起反对任二孩的口号来了。

开过了这次斗争会，孟祥英胆子大起来，再也不信特务们“变天”的谣言了，工作更积极起来。可是她的婆婆却和她正相反，自从孟祥英开会回来，牛差差们就跟她婆婆说：“早晚免不了吃亏。”婆婆听见这话越觉着胆寒，费了千辛万苦，才算想了个对付孟祥英的妙法。

一天，婆婆跟梅妮的姑姑说：“这二年收成不好，家里也没有吃的，叫梅妮领上他媳妇去襄垣寻他哥哥去吧！”家里没吃的是事实，离开婆婆，孟祥英也很高兴，只是村里的工作搞起来了放不下手。晚上，孟祥英到妇女识字班去了，婆婆又跟梅妮的姑姑谈起话来。识字班用的油放在孟祥英家，孟祥英回去取油，听见她们两人的半截话。婆婆说：“领到襄垣卖了她吧，咱梅妮年轻的，还怕订不下个媳妇？”姑姑说：“不怕人家告诉那里的八路军？”婆婆说：“不怕！那里是老日本子占着哩！”孟祥英听了这话，才知道婆婆的高计，赶紧告

诉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说：“她没有跟你说明，你也不必追问她，你只要说这里工作放不下，不去就算了。”

孟祥英不去，婆婆也无法，白做了一番计划。

七 英雄出了头

夏天，庞炳勋、孙殿英领着四十军和新五军投了敌人，八路军又在林县把他们打垮了。牛差差们一天听说四十军新五军有几千人过了漳河往北开，正预备宣传宣传，又打听得是被八路军在日军的据点上俘虏过来的，因此才不敢声张。事实摆在眼前，他虽不声张，也封锁不住胜利的消息。村干部们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都高兴起来，大大宣传了一番，从此人心大变，就是素日信服牛差差“变天”说法的人，也都知道牛差差的“天”塌了。孟祥英在这环境好转之后，工作当然更顺利了许多。

不巧的是连年有灾荒，这个秋天更糟糕一点，一夏天不见雨，庄稼干得差不多能点着火。到秋来谷穗像打锣锤，头上还有寸把长一条蜡捻子。玉茭不够一腿高，三亩地也收不够一箩头。秋天又一连下了几十天连阴雨，三颗粮食收割不回来，草比庄稼还长得高。

政府号召采野菜度荒，村干部们一讨论，孟祥英管组织妇女。因为秋景太坏，村里人都泄了气。有些人说：“连年没收成，反正活不了，哪有心事弄那一把树叶？”孟祥英挨门挨户劝她们，说：“死不了还得吃，”说：“过了秋天想采野菜也没有了，”说：“野菜和糠总比吃纯糠好”……她一边说，一边领着几个积极的妇女先动起手来。没粮之家，说“情愿等

死”，只能算是发脾气，后来见孟祥英领的几个人满院里是野菜，也就跟着去采。孟祥英把她们组成四个组，每日分头上山，不几天，附近山上，凡是能吃的树叶都光了，都晒在这伙妇女们的院里了。本村完了到外村去，河西没了到河东去，直等到秋风扫落叶时候，算了一下总账，二十多个妇女，一共采了六万多斤。

野菜采完了，听说白草能卖一块钱一斤，孟祥英又领导妇女割白草。这一次更容易领导，家家野菜堆积如山，谁也不再准备饿死，一看见野菜就都想起孟祥英，因此孟祥英一说领导妇女割白草，这些妇女们的家里人都说：“快跟人家去割吧！这小女是很有些办法的！”后来大家竟割了两万多斤，卖了两万多块钱。

从此西岐口附近各村，都佩服孟祥英能干。

八 分家

有人说，因为孟祥英能生产度荒，婆婆丈夫都跟她好起来了，仔细一打听，完全不确。

孟祥英采来的野菜，婆婆吃起来倒也不反对，可是不赞成她去采，说她是“勾引上一伙年轻人去放风”。“放风”这个说法，原有两个出处：从前有一种开煤窑的恶霸，花钱买死了工人，关在窑底，五天或十天放出来见一次太阳，名叫“放风”；放罢了收回去，名叫“收风”。监狱里对犯人也是这样——从屋子里放到院子里叫“放风”，从院子里锁到屋子里

被买的人有了错，可以随便打死。

叫“收风”。孟祥英的婆婆也不是绝不赞成放媳妇的风——只要看孟祥英初嫁的时候也到地里收割、拔苗就是个证据。不过她想“就是放风，也得由我放由我收”。按“老规矩”，媳妇出门，要是婆婆的命令，总得按照期限回来；要是自己的请求，请得准请不准只能由婆婆决定，就是准出去，也得叫媳妇看几次脸色；要是回来得迟了，可以打、可以骂、可以不给饭吃。孟祥英要领导全村妇女，按这一套“老规矩”如何做得通？因此婆婆便觉着“此风万万放不得”了。

这种思想，不只孟祥英的婆婆有，恐怕还有几个当婆婆的也同意。牛差差老婆趁此机会造出谣言，说野菜吃了不抵事，有些婆婆就不叫媳妇去了。孟祥英为了这件事，特别召集妇女开会检查了一次，才算把这股谣言压下去。

采罢了野菜，割罢了白草，孟祥英自己总结成绩的时候，婆婆也在一边给她作另一种总结。她的总结，不是算一算孟祥英采了多少菜，割了多少草，她的总结是“媳妇越来越不像个媳妇样子了”。她的脑筋里，有个“媳妇样子”，是这样：头上梳个笄帚把，下边两只粽子脚，沏茶做饭、碾米磨面、端汤捧水、扫地抹桌……从早起倒尿壶到晚上铺被子，时刻不离，唤着就到；见个生人，马上躲开，要自己不宣传，外人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媳妇。她自己年轻时候虽然也不全是这样，可是她觉着媳妇总该是这样。她觉着孟祥英越来越离这个“媳妇样子”越远：头上盘了个圆盘子，两只脚一天比一天大，到外边爬山过岭一天不落地，一个皎口村不够飞，还要飞到十里外，不跟自己商量着有事瞒哄工作员，反把什么事都告工作员说……她作着这个总结发了愁：“怎么办呀！

打不得，骂不得，管又管不住，卖又卖不了。眼看不是家里的人了！工作人员成人家的亲爹了！”好几夜没有睡觉，才算想了个好办法——分家。

婆婆请牛差作证，跟孟祥英分了家。家分的倒还公道（不公平怕孟祥英不愿分），孟祥英夫妇分得四亩平地四亩坡地，只是没有分粮食。据婆婆说：“打得少，吃完了。”可是分开以后，丈夫又回婆婆家吃饭、睡觉，让孟祥英一个人走了个便宜。

九 孟祥英的影响出了村

分开家以后，除分了二斤萝卜条以外，只凭野菜度时光，过年时候没有一颗粮，借了合作社二斤米、五斤麦子、一斤盐。

区公所离这地方四五十里，工作上照顾不过来，得一个地方干部很不容易。像孟祥英这样一个自己能劳动又能推动别人的度荒能手，反落得被家里赶出来饿肚子，区妇救会觉着这一来太不近人情，二来也影响这地方的工作，因此向上级请准拨一点粮食帮助她，叫她在当地担任一部分区妇救会工作。

孟祥英在今年 确实也有个区干部的作用大：

正月，大家选她为劳动英雄，来参加专署召开的劳动英雄大会。会后她回去路过太仓村，太仓妇教会主任要她讲领导妇女的经验，她说：“遇事要讲明道理，亲自动手领着干，

自己先来作模范。”接着就把她领导妇女们放脚、打柴、担水、采野菜、割白草等经验谈了许多。太仓妇救主任学上她的办法，领导着村里妇女修了三里多水渠，开了十五亩荒地。二月十五，白茆村（离西皎口四十里）有个庙会，她在会上作宣传，许多村的妇女都称赞她的办法好。今年涉县七区妇女生产很积极，女劳动英雄特别多，有许多是受到孟祥英的影响才起来的。

说起她亲自做出来的成绩更出色：春天领导妇女锄麦子二百九十三亩，刨平地十二亩，坡地四十六亩。夏天打蝗虫，光割烧蝗虫的草，妇女们就割了一万八千斤。其余割麦子、串地、捞柴、剥楮条、打野菜……成绩多得很，不过这都在报上登过，我这里就不多谈了。

十 有人问

有人问：直到现在，孟祥英的丈夫和婆婆还跟孟祥英不对劲，究竟是因为什么？怕她脚大了走路太稳当吗？怕她做活太多了他们没有做的吗？怕她把地刨虚了吗？怕她把蝗虫打断了种吗？怕她把树叶采光了吗？……

答：这些还没有见他母子们宣布。

有人问：你对牛差差和孟祥英的婆婆、丈夫，都写得好像有点不恭敬，难道不许人家以后再转变吗？

答：孟祥英今年才二十三岁，以后每年开劳动英雄会都要续写一回，谁变好谁变坏，你怕明年续写不上去吗？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四卷

诗歌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田 间

给 战 斗 者

在没有灯光
没有热气的晚上，
我们底敌人
来了，
从我们底
手里，
从我们底
怀抱里，
把无辜的伙伴，
关进强暴的栅栏。
他们身上
裸露着

伤疤，
他们永远
呼吸着
仇恨，
他们颤抖，
在大连，在满洲的
野营里，
让喝了酒的
吃了肉的
残忍的总管，
用它底刀，
嬉戏着——
荒芜的
生命，
饥饿的
血……

—

亲爱的
人民！
人民，
在芦沟桥
……
在丰台
……

在这悲剧的种族生活着的南方与北方的地带里，
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底枪杀
斥醒了……

……

二

是开始了伟大战斗的
七月呵！

七月，
我们
起来了。

我们
起来了
抚摩悲愤的
眼睛呀；

我们
起来了，
揉擦红色的脚跟，
与黑色的
手指呀！

我们

起来了，
在血的农场上，在血的沙漠上，在血的水流上，
守望着
中部，
边疆。

经过冰雪，经过烟雾，
遥远地
遥远地
我们
呼唤着
爱与幸福，
自由和解放……

七月
我们
起来了，
呼啸的河流呵，叛变的土地呵，爆烈的火焰呵，
和应该激动在这凄惨的地上的
复活的
歌呵！

因为
我们
是生长在中国。

在中国，
人民的
幼儿
需要哺养呀，
人民的
牲群
需要畜牧呀，
人民的
树木
需要砍伐呀，
人民的
禾麦
需要收获呀！

在中国，
我们怀爱着——
五月的
麦酒，
九月的
米粉，
十月的
燃料，
十二月的
烟草，
从村落底家里

从四万万五千万灵魂底幻想的领域里，
飘散着
祖国的
热情，
祖国的
芬芳。

每天
每天，
我们
要收藏——
在自己的大地上纺织着的
祖国的
白麻
祖国的
蓝布，
.....
.....

因为
我们
要活着，永远地活着，欢喜地活着，
在中国。

三

我们
是伟大的中国底伟大的养子呵！
我们
曾经
在扬子江和黄河底
热燥的
水流上，
摇起
捕鱼的木船；

我们
曾经
在乌兰哈达沙土与南部草地的
周围，
负起着
狩猎的器具；

强壮的
少女，
曾经在亚细亚夜间燃烧的篝火底
野性的
烈焰底
左右，

靠近纺车，
辛勤地
纺织着……

……

……

我们
曾经
用筋骨，用脊骨，
开扩着——
粗鲁的
中国。

我们，
懒惰吗？
犯罪吗？

我们，
没有生活的权利，
与自由的
法律吗？

为什么——
亲爱的

人民，
不能宽敞地活下去，平安地活下去呢！

四

伟大的
祖国，
悲剧的日子来了，暴风雨来了，敌人来了……

敌人
突破着
海岸和关卡，
从天津，
从上海。

敌人，
散布着
炸弹和瓦斯，
到田园，
到池沼。

敌人来了，
恶笑着，
走向
我们。

恶笑着，
扫射，
绞杀。

它要走过我们四万万五千万被害死了的
无声息的尸具上
播着武士道底
胜利的放荡的呼喊……

今天，
你将告诉我们以战斗或者以死呢？
伟大的
祖国！

五

我们
必需
战斗了，
昨天是懦弱的，是惨呼的，是挣扎的
四万万五千万呵！

斗争
或者死……

我们

必需
拔出敌人的刀刃，
从自己的
血管。

我们
人性的
呼吸，
不能停止；
血肉的
行列，
不能拆散；
复仇的
枪，
不能扭断；
因为
我们
不能屈辱地活着，也不能屈辱地死去呀……

……

……

太阳被掩覆了，
疆土的
烽火，

在生长着；

堡垒被破坏了，
兄弟的
尸骸，
在堆积着；

亲爱的
人民，
让我们战争，
更顽强，
更坚韧。

六

.....

.....

我们
往哪里去？

在世界，
没有大地，
没有海河，
没有意志，
匍匐地

活着
也是死呀！

今天呀，
让我们
死吧，
但必需付出我们
最后的灵魂，
到保护祖国的
神圣的
歌声去……
亲爱的
人民！

亲爱的
人民！
抓出
木厂里
墙角里
泥沟里
我们的
武器，
挺起
我们
被火烤的，被暴风雨淋的，被鞭子抽打的胸脯，

斗争吧！

在斗争里，
胜利
或者死……

七

在诗篇上，
战士底坟场
会比奴隶底国家
要温暖，
要明亮。

一二，二四，一九三七，武昌。

（选自《七月》六期，1938年1月1日出版。）

艾 青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风，
像一个太悲哀了的老妇，
紧紧地跟随着
伸出寒冷的指爪
拉扯着行人的衣襟，
用着像土地一样古老的话
一刻也不停地絮叨着……

那从林间出现的，

赶着马车的
你中国的农夫
戴着皮帽
冒着大雪
你要到哪儿去呢？

告诉你
我也是农人的后裔——
由于你们的
刻满了痛苦的皱纹的脸
我能如此深深地
知道了
生活在草原上的人们的
岁月的艰辛。

而我
也并不比你们快乐啊
——躺在时间的河流上
苦难的浪涛
曾经几次把我吞没而又卷起——
流浪与监禁
已失去了我的青春的
最可贵的日子，
我的生命
也像你们的生命

一样的憔悴呀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沿着雪夜的河流，
一盏小油灯在徐缓地移行，
那破烂的乌篷船里
映着灯光，垂着头
坐着的是谁呀？

——啊，你
是不是
你的家
——那幸福与温暖的巢穴——
已被暴戾的敌人
烧毁了么？
是不是
也像这样的夜间，
失去了男人的保护，
在死亡的恐怖里
你已经受尽敌人刺刀的戏弄？

咳，就在如此寒冷的今夜，
无数的
我们的年老的母亲，

都蜷伏在不是自己的家里，
就像异邦人
不知明天的车轮
要滚上怎样的路程……
——而且
中国的路
是如此的崎岖
是如此的泥泞呀。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透过雪夜的草原
那些被烽火所啮啃着的地域，
无数的，土地的垦殖者
失去了他们所饲养的家畜
失去了他们肥沃的田地
拥挤在
生活的绝望的污巷里：
饥馑的大地
朝向阴暗的天
伸出乞援的
颤抖着的两臂。

中国的苦痛与灾难

像这雪夜一样广阔而又漫长呀！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中国，
我的在没有灯光的晚上
所写的无力的诗句
能给你些许的温暖么？

1937年12月28日，夜间。

手 推 车

在黄河流过的地域
在无数的枯干了的河底
手推车
以唯一的轮子
发出使阴暗的天穹痉挛的尖音
穿过寒冷与静寂
从这一个山脚
到那一个山脚
彻响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在冰雪凝冻的日子
在贫穷的小村与小村之间
手推车
以单独的轮子
刻画在灰黄土层上的深深的辙迹
穿过广阔与荒漠
从这一条路

到那一条路
交织着
北国人民的悲哀

1938年初

(选自《北方》，文化生活出版社 1942 年 1 月初版)

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1938，11月17日。

（选自《北方》，文化生活出版社1942年1月初版）

冯 至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
我们都让它化作尘埃：
我们安排我们在这时代
像秋日的树木，一棵棵

把树叶和些过迟的花朵
都交给秋风，好舒开树身
伸入严冬；我们安排我们
在自然里，像蜕化的蝉蛾

把残壳都丢在泥里土里；
我们把我们安排给那个

未来的死亡，像一段歌曲，

歌声从音乐的身上脱落，
归终剩下了音乐的身躯
化作一脉的青山默默。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
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
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哪条路、哪道水，没有关联，
哪阵风、哪片云，没有呼应：
我们走过的城市、山川，
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忧愁
是某某山坡的一棵松树，

是某某城上的一片浓雾；

我们随着风吹，随着水流，
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
化成蹊径上行人的生命。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
我们在灯光下这样孤单，
我们在这小小的茅屋里
就是和我们用具的中间

也有了千里万里的距离：
铜炉在向往深山的矿苗
瓷壶在向往江边的陶泥，
它们都像风雨中的飞鸟

各自东西。我们紧紧抱住，
好像自身也都不能自主。
狂风把一切都吹入高空，

暴雨把一切又淋入泥土，
只剩下这点微弱的灯红
在证实我们生命的暂住。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我们有时度过一个亲密的夜
在一间生疏的房里，它白昼时
是什么模样，我们都无从认识，
更不必说它的过去未来。原野——

一望无边地在我们窗外展开，
我们只依稀地记得在黄昏时
来的道路，便算是对它的认识，
明天走后，我们也不再回来。

闭上眼吧！让那些亲密的夜
和生疏的地方织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生命像那窗外的原野，

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
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
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

郑 敏

金黄的稻束

金黄的稻束站在
割过的秋天的田里，
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
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的脸，
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
暮色里，远山
围着我们的心边，
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更静默。
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你们
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
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

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
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
而你们，站在那儿，
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

（选自《诗集 1942—1947》）

陈敬容

划 分

我常常停步于
偶然行过的一片风
我往往迷失于
偶然飘来的一声钟
无云的蓝空
也引起我的怅望
我啜饮同样的碧意
从一株草或是一棵松

待发的船只
待振的羽翅
箭呵，惑乱的弦上

埋藏着你的飞驰
火警之夜
有奔逃的影子

在熟悉的事物面前
突然感到的陌生
将宇宙和我们
断然地划分

1946年3月于重庆

(选自诗集《交响集》)

出 发

当夜草悄悄透青的时候，
有个消息低声传遍了宇宙——

是什么在暗影中潜生？
什么火，什么光，
什么样的战栗的手？
哦，不要问；不要管道路
有多么陌生，不要记起身背后
蠕动着多少记忆的毒蛇，
欢乐和悲苦、期许和失望……
踏过一道道倾圮的城墙，
让将死的世纪梦沉沉地睡。

当夜草悄悄透青的时候，
有个消息低声传遍了宇宙——

时间的陷害拦不住我们，
荒凉的远古不是早已经

有过那光明的第一盏灯？

残暴的文明，正在用虚伪和阴谋，
虐杀原始的人性，让我们首先
是我们自己；每一种蜕变
各自有不同的开始与完成。

当夜草悄悄透青的时候，
有个消息低声传遍了宇宙——

从一个点引伸出无数条线。
一个点，一个小小的圆点，
它通向无数个更大的圆。
呵，不能让狡猾的谎话
把我们欺骗！让我们出发，
在每一个抛弃了黑夜的早晨。

1948年夏作于上海

（选自《中国新诗》第三期）

杜运燮

井

我是静默。几片草叶，
小小的天空飘几朵浮云，
便是我完整和谐的世界。

是你们在饥渴的时候，
离开了温暖，前来淘汲，
才瞥见你们满面的烦忧。

但我只好被摒弃于温暖
之外，满足于荒凉的寂寞：有孤独
才能保持永远澄澈的丰满。

你们只汲取我的表面，
剩下冷寂的心灵深处
让四方飘落的花叶腐烂。

你们也只能扰乱我的表面，
我的生命来自黑暗的地层，
那里我才与无边的宇宙相联。

你们可用垃圾来使我被遗弃，
但我将默默地承受一切，洗涤
它们，我将永远还是我自己：

静默，清澈，简单而虔诚，
绝不逃避，也不兴奋，
微雨来的时候，也苦笑几声。

1944 年

〔选自诗集《诗四十首》（一九四六·十）〕

阿 垅

纤 夫

嘉陵江

风，顽固地逆吹着
江水，狂荡地逆流着，
而那大木船
衰弱而又懒惰
沉湎而又笨重，
而那纤夫们
正面着逆吹的风
正面着逆流的江水
在三百尺远的一条纤绳之前
又大大地——跨出了一寸的脚步！……

风，是一个绝望于街头的老人
伸出枯僵成生铁的老手随便拉住行人（不让
再走了）
要你听完那永不会完的破落的独白，
江水，是一支生吃活人的卐字旗麾下的钢甲
军队
集中攻袭一个据点
要给它尽兴的毁灭
而不让它有一步的移动！
但是纤夫们既逆着那
逆吹的风
更逆着那逆流的江水。

大木船
活够了两百岁了的样子，活够了的样子
污黑而又猥琐的，
灰黑的木头处处蛀蚀着
木板坼裂成黑而又黑的巨缝（里面像有阴谋
和臭虫在做窠的）
用石灰、竹丝、桐油捣制的膏深深地填嵌起来
（填嵌不好的），
在风和江水里
像那生根在江岸的大黄桷树，动也——真懒
得动呢
自己不动影子也不动（映着这影子的水波也

几乎不流动起来)
这个走天下的老江湖
快要在这宽阔的江面上躺下来睡觉了（毫不在乎呢），
中国的船啊！
古老而又破漏的船啊！
而船仓里有
五百担米和谷
五百担粮食和种子
五百担，人底生活的资料
和大地底第二次的春底胚胎，酵母，
纤夫们底这长长的纤绳
和那更长更长的
道路，不过为的这个！

一绳之微
紧张地拽引着
作为人和那五百担粮食和种子之间的力的有机联系，
紧张地——拽引着
前进啊；
一绳之微
用正确而坚强的脚步
给大木船以应有的方向（像走回家的路一样
有一个确信而又满意的方向）：

向那炊烟直立的人类聚居的、繁殖之处
是有那么一个方向的
向那和天相接的迷茫一线的远方
是有那么一个方向的
向那
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爆的清晨的太阳！——
是有那么一个方向的。

 伛偻着腰
匍匐着屁股
坚持而又强进！
四十五度倾斜的
铜赤的身体和鹅卵石滩所成的角度
动力和阻力之间的角度，
互相平行地向前的
天空和地面，和天空和地面之间的人底昂奋
 的脊椎骨
昂奋的方向
向历史走的深远的方向，
动力一定要胜利
而阻力一定要消灭！
这动力是
创造的劳动力
和那一团风暴的大意志力。

脚步是艰辛的啊
有角的石子往往猛锐地楔入厚茧皮的脚底
多纹的沙滩是松陷的，走不到末梢的
鹅卵石底堆积总是不稳固地滑动着（滑头滑
脑地滑动着），
大大的岸岩权威地当路耸立（上面的小树和
草是它底一脸威严的大胡子）
——禁止通行！
走完一条路又是一条路
越过一个村落又是一个村落，
而到了水急滩险之处
哗噪的水浪强迫地夺住大木船
人半腰浸入洪怒的水沫飞旋的江水
去小山一样扛抬着
去鲸鱼一样拖拉着
用了
那最大的力和那最后的力
动也不动——几个纤夫徒然振奋地大张着两
臂（像斜插在地上的十字架了）
他们决不绝望而用背退着向前硬走，
而风又是这样逆向的
而江水又是这样逆向的啊！
而纤夫们，他们自己
骨头到处格格发响像会片片迸碎的他们自己
小腿胀重像木柱无法挪动

自己底辛劳和体重
和自己底偶然的一放手的松懈
那无聊的从愤怒来的绝望和可耻的从畏惧来
的冷淡
居然——也成为最严重的一个问题
但是他们——那人和群
那人底意志力
那坚凝而浑然一体的群
那群底坚凝成钢铁的集中力
——于是大木船又行动于绿波如笑的江面
了。

一条纤绳
整齐了脚步（像一队向召集令集合去的老
兵），
脚步是严肃的（严肃得有沙滩上的晨霜底那
种调子）
脚步是坚定的（坚定得几乎失去人性了的样
子）
脚步是沉默的（一个一个都沉默得像铁铸的
男子）
一条纤绳维系了一切
大木船和纤夫们
粮食和种子和纤夫们
力和方向和纤夫们

纤夫们自己——一个人，和一个集团，
一条纤绳组织了
脚步
组织了力
组织了群
组织了方向和道路，——
就是这一条细细的、长长的似乎很单薄的苕
麻的纤绳。

前进——
强进！
这前进的路
同志们！
并不是一里一里的
也不是一步一步的
而只是——一寸一寸那么的，
一寸一寸的一百里
一寸一寸的一千里啊！
一只乌龟底竞走的一寸
一只蜗牛底最高速度的一寸啊！
而且一寸有一寸的障碍的
或者一块以不成形状为形状的岩石
或者一块小讽刺一样的自己已经破碎的石子
或者一枚从三百年的古墓中偶然给兔子掘出
的锈烂钉子，……

但是一寸的强进终于是一寸的前进啊
一寸的前进是一寸的胜利啊，
以一寸的力
人底力和群底力
直迫近了一寸
那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爆的清晨的太阳！

1941年11月5日，方林公寓。

（选自诗集《无弦琴》）

穆 旦

赞 美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地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沉默的
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呵，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边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词，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
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
饥饿，而又在饥饿里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一样的是
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
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圮的屋檐下散开的
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
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
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1941年12月

诗 八 首

—

你底眼睛看见这一场火灾，
你看不见我，虽然我为你点燃；
唉，那燃烧着的不过是成熟的年代，
你底，我底。我们相隔如重山！

从这自然底蜕变底程序里，
我却爱了一个暂时的你。
即使我哭泣，变灰，变灰又新生，
姑娘，那只是上帝玩弄他自己。

—

水流山石间沉淀下你我，
而我们成长，在死底子宫里。
在无数的可能里一个变形的生命
永远不能完成他自己。

我和你谈话，相信你，爱你，
这时候就听见我底主暗笑，
不断地他添来另外的你我
使我们丰富而且危险。

三

你底年龄里的小小野兽，
它和春草一样地呼吸，
它带来你底颜色，芳香，丰满，
它要你疯狂在温暖的黑暗里。

我越过你大理石的理智殿堂，
而为它埋藏的生命珍惜；
你我底手底接触是一片草场，
那里有它底固执，我底惊喜。

四

静静地，我们拥抱着
用言语所能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的使我们沉迷。

那窒息着我们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言语，
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

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

五

夕阳西下，一阵微风吹拂着田野，
是多么久的原因在这里积累。
那移动了景物的移动我底心
从最古老的开端流向你，安睡。

那形成了树木和屹立的岩石的，
将使我此时的渴望永存，
一切在它底过程中流露的美
教我爱你的方法，教我变更。

六

相同和相同溶为怠倦，
在差别间又凝固着陌生；
是一条多么危险的窄路里，
我制造自己在那上面旅行。

他存在，听从我底指使，
他保护，而把我留在孤独里，
他底痛苦是不断的寻求
你底秩序，求得了又必须背离。

七

风暴，远路，寂寞的夜晚，
丢失，记忆，永续的时间，
所有科学不能祛除的恐惧
让我在你底怀里得到安憩——

呵，在你底不能自主的心上，
你底随有随无的美丽的形象，
那里，我看见你孤独的爱情
笔立着，和我底平行着生长！

八

再没有更近的接近，
所有的偶然在我们间定型；
只有阳光透过缤纷的枝叶
分在两片情愿的心上，相同。

等季候一到就要各自飘落，
而赐生我们的巨树永青，
它对我们的不仁的嘲弄
(和哭泣) 在合一的老根里化为平静。

1942年2月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

在寒冷的腊月的夜里，风扫着北方的平原，
北方的田野是枯干的，大麦和谷子已经推进了村庄，
岁月尽竭了，牲口憩息了，村外的小河冻结了，
在古老的路上，在田野的纵横里闪着一盏灯光，
一副厚重的、多纹的脸，
他想什么？他做什么？
在这亲切的，为吱哑的轮子压死的路上。

风向东吹，风向南吹，风在低矮的小街上回旋，
木格的窗纸堆着沙土，我们在泥草的屋顶下安眠，
谁家的儿郎吓哭了，哇——呜——呜——从屋顶传过屋顶，
他就要长大了，渐渐和我们一样地躺下，一样地打鼾，
从屋顶传过屋顶，风
这样大，岁月这样悠久，
我们不能够听见，我们不能够听见。

火熄了么？红的炭火拨灭了么？一个声音说，
我们的祖先是已经睡了，睡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

所有的故事已经讲完了，只剩下灰烬的遗留，
在我们没有安慰的梦里，在他们走来又走去以后，
 在门口，那些用旧了的镰刀，
 锄头，牛轭，石磨，大车，
静静地，正承接着雪花的飘落。

1941年2月

（选自《穆旦诗集》）

被围者

—

这是什么地方？年青的时间
每一秒白热而不能等待，
堕下来成了你不要的形状。
天空的流星和水，那灿烂的
焦躁，到这里就成了今天
一片砂砾。我们终于看见
过去的都已来就范，所有的暂时
相结起来是这平庸的永远。

呵，这是什么地方？不是少年
给我们幻想的，也不是老年
在我们这样容忍又容忍以后
就能采撷的果园。在阴影下
你终于生根，在不情愿里，
终于成形。如果我们能冲出，
勇士呵，如果敢于使人们失望，

别让我们拖延在这里相见！

二

看，青色的路从这里伸出，
而又回归。那自由广大的面积，
风的横扫，海的跳跃，旋转着
我们的神智：一切的行程
都不过落在我敌意的地方。
在这渺小的一点上：最好的
露着空虚的眼，最快乐的
死去，死去但没有一座桥梁。

一个圆，多少年的人工
我们的绝望将使它完整。
毁坏它，朋友！让我们自己
就是它的残缺，比平庸要坏：
闪电和雨，新的气温和希望
才会来灌注：推倒一切的尊敬！
因为我们已是被围的一群，
我们翻转，才有新的土地觉醒。

1945年2月。

〔选自《穆旦诗集（1939—1945）》（一九四七·五）〕

森 林 之 歌

祭野人山上的白骨

森 林：

没有人知道我，我站在世界的一方。
我的容量大如海，随微风而起舞，
张开绿色肥大的叶子，我的牙齿。
没有人看见我笑，我笑而无声，
我又自己倒下来，长久的腐烂，
仍旧是滋养了自己的内心。
从山坡到河谷，从河谷到群山，
仙子早死去，人也不再来，
那幽深的小径埋在榛莽下，
我出自原始，重把秘密的原始展开。
那毒烈的太阳，那深厚的雨，
那飘来飘去的白云在我头顶

作者在收入《穆旦诗集（1939—1945）》（1947版）时改诗题为《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上的白骨》。

全不过来遮盖，多种掩盖下的我
是一个生命，隐藏而不能移动。

人：

离开文明，是离开了众多的敌人，
在青苔藤蔓间，在百年的枯叶上，
死去了世间的声音。这青青杂草，
这红色小花，和花丛里的嗡嗡，
这不知名的虫类，爬行或飞走，
和跳跃的猿鸣，鸟叫，和水中的
游鱼，陆上的蟒和象和更大的畏惧，
以自然之名，全得到自然的崇奉，
无始无终，窒息在难懂的梦里，
我不和谐的旅程把一切惊动。

森 林：

欢迎你来，把血肉脱尽。

人：

是什么声音呼唤？有什么东西
忽然躲避我？在绿叶后面
它露出眼睛，向我注视，我移动
它轻轻跟随。黑夜带来它嫉妒的沉默
贴近我全身。而树和树织成的网
压住我的呼吸，隔去我享有的天空！

是饥饿的空间，低语又飞旋，
像多智的灵魅，使我渐渐明白
它的要求温柔而邪恶，它散布
疾病和绝望，和憩静，要我依从。
在横倒的大树旁，在腐烂的叶上，
绿色的毒，你瘫痪了我的血肉和深心！

森 林：

这不过是我，设法朝你走近，
我要把你领过黑暗的门径；
美丽的一切，由我无形的掌握，
全在这一边，等你枯萎后来临。
美丽的将是你无目的眼，
一个梦去了，另一个梦来代替，
无言的牙齿，它有更好听的声音
从此我们一起，在空幻的世界游走，
空幻的是所有你血液里的纷争；
一个长久的生命就要拥有你，
你的花，你的叶，你的幼虫。

祭 歌：

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
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
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

那刻骨的饥饿，那山洪的冲激，
那毒虫的啮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们受不了要向人讲述，
如今却是欣欣的林木把一切遗忘。

过去的是你们对人间的抗争，
你们死去为了人们的生存，
那白热的纷争还没有停止，
你们却在森林的周期内，不再听闻。

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
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
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
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1945年9月。

〔原载《文艺复兴》第一卷第六期（一九四六·七）〕

李 季

王贵与李香香

第 一 部

一 崔二爷收租

公元一九三〇年，
有一件伤心事出在三边。

人人都说三边有三宝，
穷人多来富人少；

一眼望不尽的老黄沙，
那块地不属财主家？

一九二九年雨水少，
庄稼就像炭火烤。

瞎子摸黑路难上难，
穷汉就怕闹荒年。

荒年怕尾不怕头，
第二年的春荒人人愁。

掏完了苦菜上树梢，
遍地不见绿苗苗。

百草吃尽吃树杆，
捣碎树杆磨面面。

二三月饿死人装棺材，
五六月饿死没人埋！

窖里粮食霉个遍，
崔二爷粮食吃不完。

穷汉饿得皮包骨，
崔二爷心狠见死他不救。

风吹大树嘶啦啦响，
崔二爷有钱当保长。

一个算盘九十一颗珠，
崔二爷牛羊没有数数。

三十里草地二十里沙，
那一群牛羊不属他家？

烟洞里冒烟飞满天，
崔二爷他有半个天；

县长跟前说上一句话，
刮风下雨都由他。

天气越冷风越紧，
人越有钱心越狠！

天旱庄稼没收成，
庄户人家皱眉头；

打不下粮食吃不成饭，
崔二爷的租子也难还。

饿着肚子还好过，

短下租子命难活！

王麻子三天没见一颗米，
崔二爷的狗腿子来催逼。

舌头在嘴里乱打转，
王麻子把好话都说完：

“还不起租子我还有一条命，
这辈子还不起来世给你当牲畜。”

“短租子，短钱，短下粮——
老狗你莫非想拿命来抗？”

一句话来三瞪眼，
三句话来一马鞭。

狗腿子像狼又像虎，
五十岁的王麻子受了苦。

浑身打烂血直淌，
连声不断叫亲娘。

孤雁失群落沙窝，
邻居们看着也难过。

“冬天穿皮袄为避风，
王麻子短租谷不短你的命；

“房子家产由你们挑，
打死他租子也交不了！”

毛驴撞草垛没有长眼，
狗腿子不长人心肝！

一根棍断了又一根换，
白落红起不忍心看！

太阳偏西还有一口气，
月亮上来照死尸。

拔起黄蒿带起根，
崔二爷做事太狠心；

打死老子拉走娃娃，
一家人落了个光塌塌！

冬天里草木不长芽，
旧社会的庄户人不如牛马！

二 王贵揽工

王麻子的娃娃叫王贵，
不大不小十三岁。

崔二爷来好打算，
养下个没头长工常使唤；

算个儿子掌柜的不是大，
顶上个揽工的不把钱花。

羊羔子落地咩咩叫，
王贵虽小啥事都知道。

牛驴受苦喂草料，
王贵四季吃不饱。

大年初一饺子下满锅，
王贵还啃糠窝窝。

穿了冬衣没夏衣，
六月天翻穿老羊皮。

秋天收庄稼一张镰，
磨破了手心还说慢。

冬天王贵去放羊，
身上没有好衣裳；

脚手冻烂血直淌，
干粮冻得硬梆梆；

心想拔柴放火烤，
雪下的柴儿点不着了。

马兰开花五瓣瓣，
王贵揽工整四年。

冬雪大来年冬麦好，
王贵就像麦苗苗。

十冬腊月雪乱下，
王贵想起他亲大；

老牛死了换上牛不老，
杀父深仇要子报。

三 李香香

百灵子雀雀百灵子蛋，
崔二爷家住死羊湾。

大河里涨水清混不分，
死羊湾有财主也有穷人。

死羊湾前沟里有一条水，
有一个穷老汉李德瑞。

白胡子李德瑞五十八，
家里只有一枝花。

女儿名叫李香香，
没有兄弟死了娘。

脱毛雀雀过冬天，
没有吃来没有穿。

十六岁的香香顶上牛一条，
累死挣活吃不饱。

羊肚子手巾包冰糖，
虽然人穷好心肠。

玉米结子颗颗鲜，
李老汉年老心肠软。

时常拉着王贵的手，
两眼流泪说：“娃命苦！”

“年岁小来苦头重，
没娘没大孤零零。”

“讨吃子住在关爷庙，
我这里就算你的家。”

刮风下雨人闲下，
王贵就来把柴打。

一个妹子一个大，
没家的人儿找到了家。

四 掏苦菜

山丹丹开花红姣姣，
香香人材长得好。

一对大眼水汪汪，
就像那露水珠在草上淌。

二道糜子碾三遍，
香香自小就爱庄稼汉。

地头上沙柳绿蓁蓁，
王贵是个好后生。

身高五尺浑身都是劲，
庄稼地里顶两人。

玉米开花半中腰，
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

小曲好唱口难开，
樱桃好吃树难栽；

交好的心思两人都有，
谁也害臊难开口。

王贵赶羊上山来，
香香在洼里掏苦菜。

赶着羊群打口哨，
一句曲儿出口了：

“受苦一天不瞌睡，
合不着眼睛我想妹妹。”

停下脚步定一定神，

洼洼里声小像弹琴：

“山丹丹花来背洼洼开，
有那些心思慢慢来。”

“大路畔上的灵芝草，
谁也没有妹妹好！”

“马里头挑马四银蹄，
人里头挑人就数哥哥你！”

“樱桃小口糯米牙，
巧口口说些哄人话。

“交上个有钱的花钱常不断，
为啥要跟我这个揽工的受可怜？”

“烟锅锅点灯半炕炕明，
酒盅盅量米不嫌哥哥穷。

“妹妹生来就爱庄稼汉，
实心实意赛过银钱。”

“红瓢子西瓜绿皮包，
妹妹的话儿我忘不了。

“肚里的话儿乱如麻，
定下个时候说说知心话。”

“天黑夜静人睡下，
妹妹房里把话拉。

“满天的星星没月亮，
小心踏在狗身上！”

五 两块洋钱

太阳落山红艳艳，
香香担水上井畔。

井里打水绳绳短，
香香弯腰气直喘。

黑呢子马褂缎子鞋，
洼洼里来了个崔二爷。

一颗脑袋像个山药蛋，
两颗鼠眼笑成一条线。

张开嘴了见大黄牙，
顺手把香香捏了一把：

“你提不动我来帮你提，
绣花手磨坏怎个哩？”

“崔二爷你守规矩，
毛手毛脚干啥哩！”

“小娇娇你不要恼，
二爷早有心和你交。

“大米干饭羊腥汤，
主意早打在你身上。

“交了二爷多方便，
吃喝穿戴由你拣。”

香香又气又害羞，
担上水桶往回走。

崔二爷紧跟在后边，
腰里摸出来两块钱：

“二爷给你两块大白洋，
拿去扯两件花衣裳。”

香香的性子本来躁，
自幼就把有钱人恨透了。

一恨一家吃不饱，
打下的粮食交租了；

二恨王贵给他揽工，
没明没夜当牲畜。

脸儿红似石榴花：
“谁要你臭钱干什么！”

“死丫头你不要不识好，
惹恼了二爷你受不了！”

挨骂狗低头顺着墙根走，
崔二爷的醋瘾没有过够：

“井绳断了桶掉到井里头，
终久脱不过我的手。

“放着白面你吃饴饴，
看上王贵你看不上我！

“王贵年轻是个穷光蛋，

二爷我虽老有银钱。

“铜箩里筛面落面箱，
王贵的命儿在我手上。

“烟洞里卷烟房梁上灰，
我回去叫他小子受两天罪！”

第 二 部

一 闹革命

三边没有树石头少，
庄户人的日子过不了。

天上无云地下旱，
过不了日子另打算。

羊群走路靠头羊，
陕北起了共产党。

领头的名叫刘志丹，
把红旗举到半天上。

草堆上落火星大火烧，
红旗一展穷人都红了。

千里的雷声万里的闪，
陕北红了半个天。

紫红犍牛自带耒，
闹革命的心思人人有。

前半晌还是个庄稼汉，
黑夜里揸枪打营盘。

打开寨子分粮食，
土地牛羊分个光。

少先队来赤卫军，
净是些十八九的年轻人。

女人们走路一阵风，
长头发剪成短缨缨。

上河里涨水下河里混，
王贵暗里参加了赤卫军。

白天到滩里去放羊，
黑夜里开会闹革命。

开罢会来鸡子叫，
十几里路往回跑。

白天放羊一整天，
黑夜不睜一睜眼。

身子劳碌精神好，
闹革命的心劲高又高。

五个手指头不一般长，
王贵的心思和人不一样。

别人的仇恨像座山，
王贵的仇恨比天高：

活活打死老父亲，
而今又要抢心上的人！

牛马当了整五年，
崔二爷没给过一个工钱。

崔二爷来胡打算，
修寨子买马又招兵。

地主豪绅个个凶，

崔二爷是个大坏蛋！

庄户人个个想吃他的肉，
狗儿见他也哼几哼。

众人向游击队长提意见，
早早的打下死羊湾。

心急等不得豆煮烂，
定下个日子腊月二十三。

半夜先捉定崔二爷，
到天明大队开进死羊湾。

定下计划人忙乱，
——后天就是二十三。

二 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打着了狐子兔子搬家，
听见闹革命崔二爷心害怕。

白天夜晚不瞌睡，
一垛墙想堵黄河水。

明里查来暗里访，

打听谁个随了共产党。

听说王贵暗里闹革命，
崔二爷头上冒火星！

放羊回来刚进门，
两条麻绳捆上身。

顺着捆来横着绑，
五花大绑吊在二梁上。

全庄的男女都叫上，
都来看闹革命的啥下场！

连着打断了两根红柳棍，
昏死过去又拿凉水喷。

麻油点灯灯花亮，
王贵浑身扒了个光。

两根麻绳捆着胳膊腿，
捆成个鸭子倒浮水。

满脸浑身血道道，
皮破肉烂不忍瞧。

崔二爷来气凶凶，
打一皮鞭问一声：

“癞虾蟆想吃天鹅肉，
穷鬼们还能闹成个大事情？”

“撒泡尿来照照你的影，
贼眉鼠眼还会成了精！”

“五黄六月会飘雪花？
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老狗你不要耍威风，
大风要吹灭你这盏破油灯！”

“我一个死了不要紧，
千万个穷汉后面跟！”

“王贵你不要说大话，
说来说去咱们是一家。

“姓崔的没有亏待过你，
猴娃娃养成大后生。

“过罢河来你拆了桥，
翅膀硬了你忘了恩。

“马无毛病成了龙，
该是你一时糊涂没想通？

“浪子回头金不换，
放下杀猪刀成神仙。

“千错万错我不怪你，
年轻人没把握我知道哩。”

“老王八你不要灌米汤，
又软又硬我不上你的当。

“世上没良心的就数你，
打死我亲大把我当牲畜；

“苦死苦活一年到头干，
整整五年没见你半个钱；

“五更半夜牲口正吃草，
老狗你就把我吼叫起来了；

“没有衣裳没有被，

五年穿你两件老羊皮；

“你吃的大米和白面，
我吃顿黄米当过年；

“一句话来三瞪眼，
三天两头挨皮鞭。

“姓崔的你是娘老子养，
我王贵娘肚里也怀了十个月胎！

“你是人来我也是个人，
你的心为啥这样狠！

“我王贵虽穷心眼亮，
自己的事情有主张；

“闹革命成功我翻了身，
不闹革命我也活不长。

“跳蚤不死一股劲地跳，
管他死活就是我这命一条；

“要杀要剐由你挑，
你的鬼心眼我知道：

“硬办法不成软办法来，
想叫我顺了你把良心坏。

“趁早收起你那鬼算盘，
想叫我当狗难上难。”

崔二爷气的像疯狗，
撕破了老脸一跳三尺高。

“狗咬巴屎人你不识抬举，
好话不听你还骂人哩！”

说个“打”字皮鞭如雨下，
痛的王贵紧咬着牙。

一阵阵黄风一阵阵沙，
香香看着心上如刀扎。

一阵阵打颤一阵阵麻，
打王贵就像打着了她！

脸皮发红又发白，
眼泪珠噙住不敢滴下来；

两耳发烧浑身麻，
活像一个死娃娃。

为救亲人想的办法好，
偷偷地跑出了大门道。

一边走来一边想：
“王贵的命儿就在今晚上；

“他常到刘家圪崂去开会，
那里该住着游击队？

“快走快跑把信送，
迟一步亲人就难活命！”

三 红旗插到死羊湾

队长的哨子呼呼响，
挂枪上马人人忙。

听说王贵受苦刑，
半夜三更传命令：

“王贵是咱好同志，
再怎么也不能叫他把命送！”

二十匹马队前边走，
赤卫军、少先队紧跟上。

马蹄落地嚟嚟响，
长枪、短枪、红缨枪。

人有精神马有劲，
麻麻亮时开了枪。

白生生的蔓菁一条根，
庄户人和游击队是一条心。

听见枪声齐下手，
菜刀、鸟枪、打狗棍；

里应外合一起干，
死羊湾闹的翻了天。

枪声乱响鸡狗乱叫唤，
游击队打进了死羊湾。

崔二爷在炕上睡大觉，
听见枪声往起跳。

打罢王贵发了癔，

大烟抽得正起劲；

黄铜烟灯玻璃罩，
银镶的烟葫芦不能解心焦；

大小老婆两三个，
哪个也没有香香好！

肥羊肉掉在狗嘴里头，
三抢两抢夺不到手。

王贵这一回再也活不成，
小香香就成了我的人。

越想越甜赛砂糖，
涎水流在下巴上。

烟灯旁边做了一个梦，
把香香抱在怀当中；

又酸又甜好梦做不长，
“噼啪”“噼啪”枪声响。

头一枪惊醒坐起来，
第二枪响时跳下炕。

连忙叫起狗腿子：
“关着大门快上房！”

“哪边过来哪边打，
一人赏你们十块响洋。”

人马多枪声稠不一样，
崔二爷心里改了主张；

朝霞满天似火烧，
崔二爷从后门溜跑了。

太阳出来天大亮，
红旗插在山畔上。

太阳出来一朵花，
游击队和咱穷汉们是一家。

滚滚的米汤热腾腾的馍，
招待咱游击队好吃喝。

救下王贵松开了绳，
同志们个个眼圈红。

把王贵痛的直昏过，
香香哭着叫哥哥：

“你要死了我也不得活，
睁一睁眼睛看一看我！”

四 自由结婚

太阳出来遍地红，
革命带来了好光景。

崔二爷在时就像大黑天，
十有九家没吃穿。

穷人翻身赶跑崔二爷，
死羊湾变成活羊湾。

灯盏里没油灯不明，
庄户人没地种就像没油的灯；

有了土地灯花亮，
人人脸上发红光。

吃一嘴黄连吃一嘴糖，
王贵娶了李香香。

男女自由都平等，
自由结婚新时样。

唐僧取经过了七十二个洞，
他们俩受的折磨数不清。

千难万难心不变，
患难夫妻实在甜。

俊鸟投窝叫喳喳，
香香进洞房泪如麻。

清泉里淌水水不断，
滴湿了王贵的新布衫。

“半夜里就等着公鸡叫，
为这个日子把人盼死了。”

香香想哭又想笑，
不知道怎么说着好。

王贵笑的说不出来话，
看着香香还想她！

双双拉着香香的手，

难说难笑难开口：

“不是闹革命穷人翻不了身，
不是闹革命咱俩也结不了婚！

“革命救了你和我，
革命救了咱们庄户人。

“一杆红旗要大家扛，
红旗倒了大家都遭殃。

“快马上路牛耕地，
闹革命是咱们自己的事。

“天上下雨地下滑，
自己跌倒自己爬。

“太阳出来一股劲地红，
我打算长远闹革命。”

过门三天安了家，
游击队上报名啦。

羊肚子手巾缠头上，
肩膀上背着无烟钢。

十天半月有空了，
请假回来看香香。

看罢香香归队去，
香香送到沟底里。

沟湾里胶泥黄又多，
挖块胶泥捏咱两个；

捏一个你来捏一个我，
捏的就像活人脱。

摔碎了泥人再重和，
再捏一个你来再捏一个我；

哥哥身上有妹妹，
妹妹身上也有哥哥。

捏完了泥人叫哥哥，
再等几天你来看我。

第三部

一 崔二爷又回来了

大红睛天下猛雨，
鸡毛信传来了坏消息。

拿了鸡毛信不住气地跑，
压迫人的白军又来了！

游击队连夜开到白军屁股后边去，
上级命令去打游击。

吹起哨子背起枪，
王贵没顾上去看香香。

死羊湾夜里听到信，
第二天大清早白军可进了村。

白军个个黑丧着脸，
就好像谁都短他们二百钱。

东家搜来西家问：
“谁家有人随了红军？”

“谁家分了牛和羊？
谁家分地又分房？”

牛四娃分了一孔窖，
三查两问查出来了。

崔二爷的大门宽又高，
两根麻绳吊起了。

两把荆条一把刺，
浑身打成血丝丝！

白军连长没头鬼，
叉着手来裂着嘴：

“干井里打不出清水来，
天生的穷骨头想发便宜财！

“阎王爷叫你当穷汉，
斜头歪脑还想把身翻。

“仗着你红军老子势力大，
屎蚰蜒还想推泰山！”

绳子捆来刺刀逼，
崔二爷的东西都要回去。

狗腿子开路狼跟在后边，
崔二爷又回到死羊湾。

长袍马褂文明棍，
崔二爷还是那个鬼样子。

东家溜来西家串：
“想发我姓崔的洋财是枉然；

“前朝古代也有人造反，
这些事情不稀罕。

“世上有怪事，天上也一样，
天狗还能吃月亮；

“嘴里吃来屁股里巴，
月亮还是亮光光。

“自古一正压百邪，
妖魔作乱不久长。

“真龙天子是个谁，
死羊湾的天下还姓崔！”

本性难改狗吃屎，

崔二爷对香香心还没有死。

打发李德瑞去支差，
崔二爷来到他家里。

露着牙齿只是个笑：
“小香香我又回来了；

“过去的事情我全不记，
只要你乖乖地跟我去。

“你那红军老汉跑得没影踪，
活活守寡我心里不安生；

“不要再任性，你跟上我，
有吃有穿真受活。”

香香又羞又气又害怕，
低着头来不说话。

崔二爷当她顺从了，
浑身发痒心里似火烧。

屋里没人崔二爷胆子大，
照着脸上捏了一把；

顺水推舟亲了一个嘴，
——大白天他想胡日鬼 ！

香香气急往外跑，
一边跑来一边叫。

满脸笑着把门堵：
“女人家做事真糊涂！”

说着说着又上前，
香香把唾沫吐了他一脸；

双脚乱踢手乱抓，
狗脸上留下了两个血疤疤。

邻居们都来看热闹，
崔二爷害臊往回跑。

临走对着香香说：
“看你闹的算个啥？

“打开窗子把话说个明，

“胡日鬼”，就是“胡来、胡搞”的意思。

这一回你从也要从，不从也要从！”

二 羊肚子手巾

崔二爷他把良心坏，
李德瑞支差一去不回来。

老雀死了公雀飞出窠，
香香一个人怎过活？

有心去找游击队，
狗腿子照着走不开。

又送米来又送面，
崔二爷想把香香心买转；

请上这个央那个，
一天来劝两三遍；

硬的吓来软的劝，
香香至死心不变；

一天哭三回，三天哭九转，
铁石的心儿也变软。

人不伤心不落泪，

羊肚子手巾水淋淋。

羊肚子手巾一尺五，
拧干了眼泪再来哭。

房子后边土坡坡，
了见寨子外边黄沙窝。

沙梁梁高来沙窝窝低，
照不见亲人在那里。

房子前边种榆树，
长的不高根子粗；

手扒着榆树摇几摇，
你给我搭个顺心桥！

隔窗子了见雁飞南，
香香的苦处数不完。

人家都说雁儿会带信，
捎几句话儿给我心上的人：

“你走时树木才发芽，
树叶落净你还不回家！

“马儿不走鞭子打，
人不能回来捎上两句话；

“一圪塔石头两圪塔砖，
你不知道妹妹怎么难；

“满天云彩风吹乱，
咱俩的婚姻叫人搅散。

“五谷里数不过豌豆圆，
人里头数不过咱俩可怜！

“庄稼里数不过糜子光，
人里头数不过咱俩悽惶！

“想你想的吃不进去饭，
心火上来把嘴燎烂。

“阳洼里糜子背洼里谷，
哪里想起你哪里哭！

“端起饭碗想起了你，
眼泪滴到饭碗里；

“前半夜想你点不着灯，
后半夜想你天不明；

“一夜想你合不着眼，
炕围上边画你眉眼。

“叫一声哥哥快来救救我，
来的迟了命难活；

“我要死了你莫伤心，
死活都是你的人。

“马高镫短扯首长，
魂灵儿跟在你身旁。”

刘二妈来好心肠，
香香难过她陪上。

得空就来把香香劝：
“可怜的娃娃不要伤心！

“有朝一日游击队回来了，
公仇私仇一齐报；

“活捉崔二爷拿绳绑，

狗腿子白军一扫光！”

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稜，
伤心过度香香得了病；

天不下雨庄稼颜色变，
面黄肌瘦变了容颜。

带病做了一双鞋，
含着眼泪交给刘二妈：

“刘二妈！这双鞋托付你，
我死后一定要捎给他。

“送去鞋子把话捎：
他只能穿我做这一双鞋子了！”

三 团 圆

崔二爷来发了火：
“死丫头这样不抬举我！”

黑心歪尖赛虎狼，
下了毒手抢香香。

七碟子八碗摆酒席，

看下的日子腊月二十一。

崔二爷娶小狗腿子忙，
坐席的净是连排长。

当兵的每人赏了五毛钱，
猜拳赌博闹翻天。

香香哭的像泪人，
越想亲人越伤心。

红绸子袄来绿缎子裤，
死拉硬扯穿上身。

香香又哭又是骂：
“姓崔的你怎么不娶你老妈妈！”

“有朝一日遂了我心愿，
小刀子扎你没深浅！”

听见只当没听见，
崔二爷炕上抽洋烟；

过足了烟瘾去看酒，
推推让让活像一群咬架狗。

你敬我来我敬你，
烧酒喝在狗肚里。

你恭喜来他恭喜，
崔二爷好比是他亲大哩。

崔二爷来笑嘻嘻：
“薄酒蔬菜大家要原谅哩；

“我娶这小房靠大家，
众位不帮忙就没办法。

“本来该叫她来敬敬酒，
酬劳诸位多辛苦。

“脑筋不转只是个哭，
往后闲了再叫她补。

“这个女人生来贱，
看不上有钱的爱穷汉；

“穷骨头王贵争又抢，
胳膊扭大腿他犯不上。

“ 我和她这婚姻天配就，
东捣西捣没脱过我的手。

“ 从来肥羊大圈里生，
穷鬼们啥也闹不成。

“ 说来说去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吗？”

喝酒赌博寨门口没放哨，
游击队悄悄进来了！

枪声一响乱喊“杀”，
咱们的游击队打来啦！

一人一马一杆枪，
咱们游击队势力壮！

大刀、马刀、红缨枪，
马枪、步枪、无烟钢。

白军当兵的哪个愿打仗，
乖乖地都给游击队缴了枪。

点起火把满寨子明，

庄户人个个来欢迎。

连排长没兵酒席桌前干着急，
崔二爷怕的钻到炕洞里。

连长跑了抓排长，
一个一个都捆上。

崔二爷浑身软不塌塌，
捆一个“老头来看瓜”。

连长翻身往外跳，
冷不防被牛四娃抓定了。

听见枪响香香笑，
十成是咱游击队打来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
翻起身来跳下炕。

走起路来快又急，
看看我亲人在哪里？

队长跟前请了假，
王贵到上院来找她；

满院子火把亮又明，
不见我妹妹在哪里？

远远了见一个新媳妇，
上身穿红下身绿。

马有记性不怕路途长，
王贵的模样香香不会忘；

羊肚子手巾脖子里围，
不是我哥哥是个谁！

两人见面手拉着手，
难说难笑难开口；

一肚子话儿说不出来，
好比一条手巾把嘴塞。

挣扎半天王贵才说了一句话：
“咱们闹革命，革命也是为了咱！”

1945 年 12 月于陕北三边

百年中国文学经典

全八卷·第四卷

戏剧

一九三七—一九四九

曹 禺

北 京 人

人 物：

曾 皓——在北平落户的旧世家的老太爷，年六十三。

曾文清——他的长子，三十六。

曾思懿——他的长媳，三十八九。

曾文彩——他的女儿，三十三岁。

江 泰——他的女婿，文彩的丈夫，一个老留学生，三十七八。

曾 霆——他的孙子，文清与思懿的儿子，十七岁。

曾瑞贞——他的孙媳，霆儿的媳妇，十八岁。

愫 方——他的姨侄女，三十上下。

陈奶妈——哺养曾文清的奶妈，年六十上下。

小柱儿——陈的孙儿，年十五。

张 顺——曾家的仆人。

袁任敢——研究“人类学”的学者，年三十八。

袁 圆——袁的独女，十六整。

“北京人”——在袁任敢学术察勘队里一个修理卡车的巨人。

警 察

寿木商人 甲、乙、丙、丁。

地 点：

第一幕——中秋节。在北平曾家小花厅里。

第二幕——当夜十一点的光景，曾宅小花厅里。

第三幕——离第一幕约有一月，某一天，深夜三点钟，曾宅小花厅里。

第一幕

中秋节，将近正午的光景，在北平曾家旧宅的小花厅里，一切都还是静幽幽的，屋内悄无一人，只听见靠右墙长条案上一架方棱棱的古老苏钟迟缓低郁地迈着他“嘀塔嘀嗒”的衰弱的步子，屋外，主人蓄养的白鸽成群地在云霄里盘旋，时而随着秋风吹下一片冷冷的鸽哨响，异常嘹亮悦耳，这银笛一般的天上音乐使久羁在暗屋里的病人也不禁抬起头来望望：从后面大花厅一排明净的敞窗望过去，正有三两朵白云悠然浮过蔚蓝的天空。

这间小花厅是上房大客厅和前后院朝东的厢房交聚的所在，屋内一共有四个出入的门路。屋右一门通大奶奶的卧室，门前悬挂一张精细无比的翠绿纱帘，屋左一门通入姑奶奶——曾文彩，嫁与留过洋的江泰先生的——睡房，门前没有挂着什么，门框较小，也比较肮脏，似乎里面的屋子也不甚讲究。小花厅的后墙几乎完全为一排狭长的纸糊的隔扇和壁橱似的小书斋占满。这排纸糊的隔扇，就是上房的侧门，占有小花厅后壁三分之二的地位。门槛离地约有一人，踏上一步石台阶，便迈入门内的大客厅里。天色好，这几扇狭长的纸糊隔扇也完全推开，可以望见上房的气象果然轩豁宽敞，正是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大家门第。里面大客厅的门窗都开在右面，向前院的门大敞着，露出庭院中绿葱葱的枣树藤萝和白杨。此时耀目的阳光通过客厅里（即大客厅）一列明亮的窗子，洒满了一地，又返射上去，屋内阴影浮沉，如在水中，连暗淡失色的梁柱上的金粉以及天花板上脱落

的藻饰也在这阳光的返照里熠熠发着光彩。相形之下，接近观众眼目的小花厅确有些昏暗。每到“秋老虎”的天气，屋主人便将这大半壁通大客厅的门扇整个掩闭，只容左后壁小书斋内一扇圆月形的纱窗漏进一些光亮，这半暗的小花厅便显得荫凉可喜。屋里老主人平日不十分喜欢离开后院的寝室的，但有时也不免到此地来养息。这小书斋居然也有个名儿。门额上主人用篆书题了“养心斋”三个大字的横匾。其实它只是小花厅的壁橱，占了小花厅后壁不到三分之一的地位，至多可以算作小花厅的耳室。书斋里正面一窗，可以望见后院老槐树的树枝，左面一门（几乎是看不见的）正通后面的庭院和曾老太爷的寝室。这耳室里沿墙是一列书箱，里面装满了线装书籍，窗前有主人心爱的楠木书桌，紫檀八仙凳子，案放着笔墨画砚，磁器古董，都是极其古雅而精致。这一代的主人们有时在这里作画吟诗，有时在这里读经清谈，有时在这里卜卜课，无味了就打瞌睡。

讲起来这小花厅原是昔日一个谈机密话的地方。当着曾家家运旺盛的时代，宾客盈门，敬德公，这位起家立业的祖先，创下了一条规矩：体己的亲友们都照例请到此地来坐候，待到他朝中归来，或者请入养心斋来密谈，或者由养心斋绕到后院的签押房里来长叙，以别于在大客厅候事的后生们。那时这已经鬓发斑白的老翁还年青，正是翩翩贵胄，意气轩昂，每日逐花问柳，养雀听歌，过着公子哥儿的太平年月。

如今过了几十年了，这间屋子依然是曾家子孙们聚谈的所在。因为一则家世的光辉和祖宗的遗爱都仿佛集中在这块地方，不肖的子孙纵不能再像往日敬德公那样光大门第，而缅怀已逝的繁华，对于这间笑谈坐息过王公大人的地方，也不免徘徊低首，不忍遽去。再则统管家务的大奶奶（敬德公的孙媳）和她丈夫就住在右边隔壁，吩咐和商量一切自然离不开这个地方。加以这间房屋四通八达，盖得十分讲究。我们现在还看得出栋梁上往日金碧辉煌的痕迹。所以至今虽然家道衰微，以至于连大客厅和西厢房都不得已让租与一个研究人类学的学者，但这一面的房

屋再也不肯轻易让外人居用。这是曾家最后的一座堡垒。纵然花园的草木早已荒芜，屋内的柱梁亦有些褪色，墙壁的灰砌也大半剥蚀，但即便处处都像这样显出奄奄一息的样子，而主人也要在四面楚歌的环境中勉强挣扎、抵御的。

其实暮一看这间屋子决不露一点寒伧模样。我们说过那沉重的苏钟就装潢得十分堂皇，钟后那扇八角形的玻璃窗也打磨得光亮，（北平老式的房子屋与屋之间也有玻璃窗）里面深掩着杏色的幔子，——大奶奶的脾气素来不肯让人看见她在房里做些什么——仿佛锁藏着无限的隐秘。钟前横放一架金锦包裹的玉如意，祖宗传下来为子孙下定的东西。两旁摆列着盆景兰草和一对二十年前作为大奶奶陪嫁的宝石红的古瓶。条案前立一张红木方桌，有些旧损，上面铺着紫线毯，开饭时便抬出来当作饭桌。现在放着一大盘冰糖葫芦，有山楂红的，紫葡萄的，生荸荠的，胡桃仁的，山药豆的，黑枣的，梨片的，大红橘子瓣的，那鲜艳的颜色使人看着几乎忍不住流下涎水。靠方桌有两三把椅子和一只矮凳，擦得都很洁净。左墙边上倚一张半月形的紫檀木桌，放在姑奶奶房门上首，桌上有一盆佛手，几只绿绢包好的鼻烟壶，两三本古书。当中一只透明的玻璃缸，有金鱼在水藻里悠然游漾。桌前有两三把小沙发，和一个矮几，大约是留学生江泰出的主意，摆的较为别致。这面墙上悬挂一张董其昌的行书条幅，装裱颇古。近养心斋的墙角处悬一张素锦套着的七弦琴，橙黄的丝穗重重的垂下来。后面在养心斋与通大客厅的隔扇之间空着一块白墙，一幅淡远秀劲的墨竹挂在那儿，这看来似乎装裱得不久。在这幅竹子的右边立一个五尺高的乌木雕龙灯座，龙嘴衔一个四方的纱灯，灯纱是深蓝色的，画着彩色的花鸟。左边

董其昌（1555—1636），字宰，号思白，香光居士，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明书画家。有《容台集》、《容台别集》、《画禅室随笔》、《画旨》、《画眼》等。

放一个白底蓝花仿明磁的大口磁缸里面斜插了十几轴画。缸边放两张方凳，凳上正搁着一只皮箱虚掩着箱盖。

屋内静悄悄的，天空有断断续续的鸽哨响。外面长胡同里仿佛有一个人很吃力地缓缓推着北平独有的单轮水车，在磷磷不平的石铺的狭道上一直是单调地“吱扭扭，吱扭扭”地呻嘶着。这郁塞的轮轴声，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中间偶尔夹杂了挑担子的剃头师傅打着“唤头”（一种熟铁做成巨镊似的东西，以一巨钉自镊隙中打出，便发出“だ尤儿、だ尤儿”的金属音）如同巨蜂鸣唱一般嗡嗡的声音。间或又有磨刀剪的人吹起烂旧的喇叭“唔吼哈哈”地吼叫，冲破了单调的沉闷。

屋内悄然无人，淡琥珀色的宫瓷盆内蓄养着素心兰，静静散发着幽香，微风吹来，窗外也送进来桂花甜沁沁的气息。

〔半晌。〕

〔远远自大客厅通前院的门走进来曾大奶奶和张顺，他们匆匆穿过大花厅，踱入眼前这间屋子。张顺，一个三十上下的北平仆人，恭谨而又有些焦灼地随在后面。〕

〔曾思懿（大奶奶的名字），是一个自小便在士大夫家庭熏陶出来的女人。自命知书达礼，精明干练，整天满脸堆着笑容，心里却藏着刀，虚伪，自私，多话，从来不知自省。平素以为自己既慷慨又大方，而周围的人都是谋害她的狼鼠。嘴上总嚷着“谦忍为怀”，而心中无时不在打算占人的便宜，处处思量着“不能栽了跟头”。一向是猜忌多疑的，还偏偏误认是自己感觉的敏锐：任何一段谈话她都像听得出是恶意的攻讦，背后一定含有阴谋，计算，成天战战兢兢，好在自己造想的权诈诡秘的空气中勾心斗角。言辞间尽性矫揉造作，显露她那种谦和，孝顺，仁爱……种种一个贤良妇人应有的美德，藉此想在曾家亲友中博得一个贤

惠的名声，但这些亲友们没有一个不暗暗憎厌她，狡诈的狐狸时常要露出令人齿冷的尾巴的。她绝不仁孝（她恨极那老而不死的老太爷），还夸口是稀见的儿妇，贪财若命，却好说她是第一等慷慨。暗放冷箭简直成了癖性，而偏爱赞美自己的口德，几乎是虐待眼前的子媳，但总在人前叹惜自己待人过于厚道。有人说她阴狠，又有人说她不然。骂她阴狠的，是恨她笑里藏刀，胸怀不知多么偏狭诡秘；看她不然的，是谅她胆小如鼠，怕贼，怕穷，怕死，怕一切的恶人和小小的灾难，因为瞥见墙边一棵弱草，她不知哪里来的怨毒，定要狠狠踩绝了根苗，而遇着了那能蜇噬人的蜂蛇，就立刻暗避道旁，称赞自己的涵养。总之，她自认是聪明人，能干人，利害人，有抱负的人；只可惜错嫁在一个衰微的士大夫家，怨艾自己为什么偏偏生成是一个妇道。她身材不高，兔眼睛微微有点斜。宽前额，高鼻梁，厚厚的嘴唇，牙齿向前暴突，两条乌黑的细眉像刀斩一般地涂得又齐又狠。说话时，极好暗窥看对方的神色，举止言谈都非常机警。她不到四十岁的模样，身体已经发胖，脸上仿佛有些浮肿。她穿一件浅黄色的碎花旗袍，金绣缎鞋，腋下系着一串亮闪闪的钥匙，手里拿着账单，眉宇间是恼怒的。

张 顺 （赔着笑脸）您瞅怎么办好，大奶奶？

曾思懿 （嘴唇一抿）你叫他们在门房里等着去吧。

张 顺 可是他们说这账现在要付——

曾思懿 现在没有。

张 顺 他们说，（颇难为情地）他们说——

曾思懿 （眉头一皱）说什么？

张 顺 他们说漆棺材的时候，老太爷挑那个，选这个非漆上三五十道不可，现在福建漆也漆上了，寿材也进

来了，（赔笑）跟大奶奶要钱，钱就——

曾思懿 （狡黠地笑出声来）你叫他们跟老太爷要去呀，你告诉他们，棺材并不是大奶奶睡的。他们要等不及，请他们把棺材抬走，黑森森的棺材摆在家里，我还嫌晦气呢。

张 顺 （老老实实）我看借给他们点吧，大八月节的那棺材漆都漆了，大奶奶。

曾思懿 （翻了脸）油漆店给了你多少好处，你这么帮着这些要账的混账东西说话。

张 顺 （笑脸，解释）不是，大奶奶，您瞅啊——

〔陈奶妈，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妇人，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颤颤巍巍的走进来，她是曾家多年的用人，大奶奶的丈夫就吃她的乳水哺养大的。四十年前她就进了曾家的门，在曾家全盛的时代，她是死去老太太得力的女仆。她来自田间，心直口快，待曾家的子女有如自己的骨肉。最近因自己的儿子屡次接她回乡，她才回家小住，但不久她又念记她主人们子女，时常带些土礼回来探望。这一次又带着自己的孙儿刚刚由乡下来拜节，虽然步伐已经欠稳，头发已经斑白，但面色却白里透红，说话声音也十分响亮，都显出她仍然是很健壮。耳微聋，脸上常浮泛着欢愉的笑容。〕

她的家里如今倒是十分地好过。她心地慈祥，口里唠叨，知悉曾家事最多，有话就说，曾家上上下下都有些惹她不起。她穿着一件月白色的上身，外

面套了青织贡呢的坎肩，黑裤子，黑老布鞋。灰白的小髻上斜插一朵小小的红花。

张 顺 (惊讶) 哟，陈奶妈，您来了。

陈奶妈 (急急忙忙，探探身算是行了礼) 大奶奶，真是的，要节账也有这么要的，做买卖人也许这么要账的！(回头气呼呼地) 张顺，你出去让他们滚蛋！我可没见过，大奶奶。(气得还在喘)

曾思懿 (打起一脸笑容) 您什么时候来的，陈奶妈？

张 顺 (抱歉的口气) 怎么啦，陈奶妈？

陈奶妈 (指着) 你让他们给我滚蛋！(回头对大奶奶半笑关怒的神色) 我真没有见过，可把我气着了。大奶奶，你看看可有堵着门要账的吗？(转身对张顺又怒冲冲地) 你告诉他们，这是曾家大公馆。要是老太太在，这么没规没矩，送个名片就把他们押起来。别说这几个大钱，就是整千整万的银子，连我这穷老婆子都经过手，(气愤) 真，他们敢堵着门口不让我进来。

曾思懿 (听出头绪，一半是玩笑，一半是讨她的欢喜，对着张顺) 是啊，哪个敢这么大胆，连我们陈大奶妈都不认得？

陈奶妈 (笑逐颜开) 不是这么说，大奶奶，他们认得我不认得我不关紧，他们不认识这门口，真叫人生气，这门口我刚来的时候，不是个蓝顶子，正三品都进不来。(对张顺) 就你爷爷老张才，一年到头单这大小官的门包钱，就够买地，娶媳妇，生儿子，添孙子，(笑指着) 冒出了你这个小兔崽子。

张 顺 (遇见了爷爷辈的,这般以老卖老的同事,只好顺嘴胡溜,嘻嘻地) 是啊,是啊,陈奶奶。

曾思懿 坐吧,陈奶妈。

陈奶妈 哼,谁认得这一群琉璃球,嘎杂子?我来的时候老太爷还在当少爷呢,(一比)大爷才这么点大,那时候——

曾思懿 (推她坐,一面劝着) 坐下吧,别生气啦,陈奶妈,究竟怎么啦。

陈奶妈 哼,一到过八月节——

曾思懿 陈奶妈,他们到底对您老人家怎么啦?

陈奶妈 (听不清楚) 啊?

张 顺 她耳朵聋,没听见。大奶奶,您别理他,理她没完。

陈奶妈 你说什么?

张 顺 (大声)大奶奶问您那要账的究竟怎么欺负您老人家啦?

陈奶妈 (听明白,立刻从衣袋取出一些白账单) 您瞅,他们拦着门口就把这些单子塞在我手里,非叫我拿进来不可。

曾思懿 (拿在手里) 哦,这个!

陈奶妈 (敲着手心) 您瞧,这些东西哪是个东西呀!

曾思懿 (正在翻阅那账单) 哼,裱画铺也有账了。张顺,你告诉大树斋的伙计们,说大爷不在家。

陈奶妈 啊,怎么,清少爷!

曾思懿 (拿出钱来) 叫他先拿二十块钱去,你可少扣人家底子钱!等大爷回来,看看这一节字画是不是裱了那

么多，再给他算清。

张 顺 可是那裁缝铺的，果子局的，还有那油漆棺材的——

曾思懿 (不耐烦)回头说，回头说，等会见了老太爷再说吧。

张 顺 (指左面的门低声)大奶奶，这边姑老爷又闹了一早上啦，说他那屋过道士墙要塌了，问还收拾不收拾？

曾思懿 (沉下脸)你跟姑老爷说，不是不收拾，是收拾不起。请他老人家将就点住，老太爷正打算着卖房子呢。

张 顺 (不识相)大奶奶，下房也漏雨，昨天晚上——

曾思懿 (冷冷地)对不起，我没有钱，一会儿，我跟老太爷讲，特为给您盖所洋楼住。

〔张正在狼狈不堪，进退两难时，外面有——

〔人声：张爷！张爷！

张 顺 来了——

〔张由通大花厅的门下。

曾思懿 (转脸亲热非常)陈奶妈，您这一路上走累了，没有热着吧？

陈奶妈 (失望而又不甘心相信的神气)真格的，大奶奶，我的清少爷不在家——

曾思懿 别着急，您的清少爷(指右门)在屋里还没起来，他就要出来给他奶妈拜节呢。

陈奶妈 (笑呵呵)大奶奶，你别说笑话了，就说是奶妈，也奴是奴主是主，哪有叫快四十，都有儿媳妇的老爷给我——

曾思懿 (喜欢这样做做)那么奶妈让我先给您拜吧！

陈奶妈 (慌忙立起拉住)得，得，别折死我了，您大奶奶都

是做婆婆的人，暖，哪——（二人略略争让一会，大奶奶自然不想真拜，于是——）

曾思懿（一笑结束）暖，真是的。

陈奶妈（十分高兴）是呀，我刚才听了一愣，心想进城走这么远的路就为的是——

曾思懿（插嘴）看清少爷。

陈奶妈（被人道中来意，愣了一下，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您啊，真机伶，咳，我也是想看您大奶奶，悻小姐，老太爷，姑奶奶，孙少爷，孙少奶奶，您想这一大家子的人，我没看见就走——

曾思懿 怎么？

陈奶妈 我晚上就回去，我跟我儿媳妇说好的——

曾思懿 那怎么成，好容易大老远的从乡下来到北平城里一趟，哪能不住就走？

陈奶妈（又自负又伤感）咳，四十年我都在这所房子里过了！儿子娶媳妇，我都没回去。您看，哪儿是我的家呀。大奶奶，我叫我的小孙子给您捎了点乡下玩意儿。

曾思懿 真是，陈奶妈那么客气干什么？

陈奶妈（诚挚地）嗐，一点东西。（一面走向那大客厅，一面笑着说）要不是我脸皮厚，这点东西早就——（遍找不见）小柱儿，小柱儿，这孩子一眨巴眼，又不知疯到哪儿去了。小柱儿！小柱儿！（喊着，喊着就走出大客厅到前院子里找去了）

〔天上鸽群的竹哨响，恬适而安闲。〕

〔远远在墙外卖凉货的小贩，敲着“冰盏”——那是

一对小酒盅似的黄晶晶的铜器，掣在掌中，可互击作响——丁铃有声，清圆而浏亮，那声节是“叮嚒，叮嚒，叮叮嚒，嚒嚒叮叮嚒”接着清脆的北平口音，似乎非常愉快地喊卖着“又解渴，又带凉，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你就闹（弄）碗尝一尝！”（到了此地索性提高嗓门有调有板的唱起来）“酸梅的汤儿来（读若雷）哎，另一个味的呀！”冰盏又继续簸弄着“叮嚒嚒，叮嚒嚒，嚒嚒叮叮嚒！”）

〔此时曾思懿悄悄走到皮箱前，慢慢整理衣服。

曾思懿（突然向右回头）文清，你起来了没有？

〔里面无应声。

曾思懿 文清，你的奶妈来了。

〔曾文清在右面屋内的声音：（空洞乏力）知道了，为什么不请她进来呀？

曾思懿 请她进来？一嘴的臭蒜气，到了我们屋子，臭气熏天，你受得了，我可受不了。你今天究竟走不走，出门的衣服我可都给你收拾好了。

〔声音：（慢悠悠地）“鸽子都飞起来了么？”

曾思懿（不理他）我问你究竟想走不想走？

〔声音：（入了神似地）“今天鸽子飞得真高啊！哨子声音都快听不见了。”

曾思懿（向右门走着）喂，你到底心里头打算什么？你究竟

——
〔声音：（苦恼地拖着长声）“我走，我走，我走，我是要走的。”

曾思懿（走到卧室门前掀起门帘，把门推开，仿佛突然在里面看见什么不祥之物，惊叫一声）呵，怎么你又——
〔这时大客厅里听见陈奶妈正迈步进来，放声说话，思懿连忙回头谛听，那两扇房门立刻由里面霍地关上。

〔陈奶妈携着小柱儿走进来。小柱儿年约十四五，穿一身乡下孩子过年过节才从箱子里取出来的那套新衣裳。布袜子，布鞋，扎腿，毛蓝土布的长衫，短袖肥领下摆盖不住膝盖。长衫洗得有些褪了颜色，领后正中有一块小红补丁。衣服早缩了水——有一个地方突然凸成一个包——紧紧箍在身上，显得他圆粗地茁壮可爱。进门来，一对圆溜溜的黑眼珠不安地四下乱望，小胸脯挺得高高的，在衣裳下面腾腾跳动着，活像刚从林中跃出来的一只小鹿。光葫芦头上，滚圆的脸红得有些发紫，塌塌鼻子，小翘嘴，一脸憨厚的傻相。眉眼中，偶尔流露一点顽皮神色。他一手拿着一具泥土塑成的“括打嘴”兔儿爷或猪八戒——“括打嘴”兔儿爷是白脸空膛的，活安上唇中系以线，下面扯着线，嘴唇就刮打刮打地乱捣起来，如果是黑脸红舌头的猪八戒，那手也是活的，扯起线来，那头顶僧帽，身披袈裟的猪八戒就会敲着木鱼打着钹，长嘴巴也仿佛念经似的“刮打”乱动，很可笑的——一手挟着一只老母鸡，提着一个蓄鸽子的长方空竹笼，后面跟随张顺，两手抱着一个大筐子，里面放着母鸡，鸡蛋，白菜，小

米，芹菜等等。两个人都汗淋淋地傻站在一旁。

陈奶妈 走，走，走啊！（唠唠叨叨）这孩子，你瞧你这孩子！出了一身汗，谁叫你喝酸梅汤？立了秋再喝这些冰凉的东西非闹肚子不可。（回头对张顺）张顺，你在旁边也不说着点，由他的性！（指着）你这“括打嘴”是谁给你买的？

小柱儿 （斜眼看了看张顺）他——张爷。

陈奶妈 （回头对张顺一半笑，一半埋怨）你别笑，你买了东西，我也不领你的情。

曾思懿 得了，别骂他了。

陈奶妈 小柱儿，你还不给大奶奶磕头。把东西放下，放下！〔小柱儿连忙放下空鸽笼，母鸡也搁在张顺抱着的大筐子里。

曾思懿 别磕了，别磕了，老远来的，怪累的。

陈奶妈 （看着小柱儿舍不得放下那“括打嘴”，一手抢过来）把那“括打嘴”放下，没人抢你的。（顺手又交给张顺，张顺狼狈不堪，抱满了一堆大东西）

曾思懿 别磕了，怪麻烦的。

陈奶妈 （笑着说）你瞧这乡下孩子！教了一路上到了城里又都忘了。（上前按着他）磕头，我的小祖宗！〔小柱儿回头望望他的祖母，仿佛发愣，待陈奶妈放开手他蓦地扑在地上磕了一个头，一骨碌就起来。

曾思懿 （早已拿出一个为着过节赏人的小红纸包）小柱儿，保佑你日后狗头狗脑的，长命百岁！来拿着，买点点心吃。（小柱儿傻站着）

陈奶妈 嗨，真是的，又叫您花钱。（对孙儿）拿着吧，不要紧的，这也是你奶奶的亲人给的。（小柱儿上前接在手里）谢谢呀，你，（小柱儿翻身又从张顺手里拿下他的“括打嘴”低头傻笑）这孩子站没站相，坐没坐相，磕头也没个磕头相。大奶奶，你坐呀，嗨，路远天热！（拉出一把凳子就坐）我就一路上跟小柱儿说——

张 顺 （忍不住）陈奶奶我这儿还抱着呢！

陈奶妈 （回头大笑）您，你瞅我这记性！大奶奶，（把他拉过来一面说一面在筐里翻）乡下没什么好吃的，我就从地里摘（读若“哉”）了点韭黄，芹菜，擘兰，（读若“辣”）黄瓜，青椒，豇豆，这点东西——

曾思懿 太多了，太多了。

陈奶妈 这还有点子小米，鸡蛋，俩啊老母鸡。

曾思懿 您这不简直是搬家了，真是的，大老远的带了来又不能——（回头对张顺）张顺，就拿下去吧。

陈奶妈 （对张顺）还有给你带了两个大萝卜。（乱找）

张 顺 （笑着）您别找了，早下了肚了。

〔张连忙抱着那大筐由通大客厅的门走出去。〕

小柱儿 （秘密地）奶奶。

陈奶妈 干什么？

小柱儿 （低声）拿出来不拿出来？

陈奶妈 （莫名其妙）什么？

〔小柱儿忽然伶俐地望着他的祖母提一提那鸽笼。〕

陈奶妈 （突然想起来）哦！（非常着急）哪儿啦？哪儿啦？

小柱儿 (仿佛很抱歉的样子由衣下掏出一只小小的灰鸽子，顶毛高翘，羽色油润润的，周身有几颗紫点，看去异常玲珑，一望便知是个珍种) 这儿！

陈奶妈 (捧起那只小鸽，快乐得连声音都有些颤动，对那鸽子) 乖，我的亲儿子，你在这儿啦！怪不得我觉得少了点什么。(对大奶奶) 您瞅这孩子！原来是一对的，我特意给我的清少爷“学磨”（“访求”的意思）来的。好好放在笼里，半路上他非要都拿出来玩，哗的，就飞了一个。倒是我清少爷运气好，剩下的是个好看的，大奶奶，您摸摸这毛。(硬要塞在大奶奶的手中) 这小心还直跳呢！

曾思懿 (本能地厌恶鸽子这一类的小生命，向后躲避，强打着笑容) 好，好，好。(对左门喊) 文清，陈奶妈又给你带鸽子来啦！

陈奶妈 (不由得随着喊) 清少爷。
〔曾文清在屋内的声音：陈奶妈。〕

陈奶妈 (捧着鸽子，立刻就想到她的清少爷面前献宝) 我进门给他看看！(说着就走)

曾思懿 (连忙) 您别进去。

陈奶妈 (一愣) 怎么？

曾思懿 他，他还没起。

陈奶妈 (依然兴高采烈) 那怕什么的，我跟清少爷就在床上谈谈。(又走)

曾思懿 别去吧。屋子里怪脏的。

陈奶妈 (温爱地) 嗨，不要紧的。(又走)

曾思懿 （叫）文清，你衣服换好了没有？

〔文清在屋内应声：我正在换呢！〕

陈奶妈 （直爽地笑着）噻，我这么大年纪还怕你。（走到门前推门）

〔文清在内：（大声）别进来，别进来。〕

曾思懿 （拦住她）就等会吧，他换衣服就怕见人——

陈奶妈 （有点失望）好，那就算了吧，脾气做成就改不了啦。（慈爱地）大奶奶，清少爷十六岁还是我给他换小褂裤呢。（把鸽子交给小柱儿）好，放回去吧！（但是又忍不住对着门喊）清少爷，您这一向好啊。

曾思懿 （同时拉出一个凳子）坐着说吧。

〔文清的声音：（亲热地）好，您老人家呢？〕

陈奶妈 （大声）好！（脸上又浮起光彩）我又添了一个孙女。

〔这时小柱儿悄悄把鸽子放入笼里。〕

〔文清的声音：恭喜您啊。〕

陈奶妈 （大声）可不是，胖着哪！（说完坐下）

曾思懿 他说恭喜您。

陈奶妈 噻，恭什么喜，一个丫头子！

〔文清的声音：您这次得多住几天。〕

陈奶妈 （伸长脖子，大声）嗯，快满月了。

曾思懿 他请您多住几天。

陈奶妈 （摇头）不，我就走。

〔文清的声音：（没听见）啊？〕

陈奶妈 （立起，大声）我就走，清少爷。

〔文清的声音：干么那么忙啊？〕

陈奶妈 啊？

〔文清的声音：（大声）干什么那么忙？

陈奶妈 （还未听见）什么？

小柱儿 （忍不住憨笑起来）奶奶，您真聋，他问你忙什么？

陈奶妈 （喊昏了，迷惘地重复一遍）忙什么？（十分懊恼，半笑道）嗨，这么谈，可别扭死啦。得了，等他出来谈吧。大奶奶，我先到里院看看愔小姐去！

曾思懿 也好，一会儿我叫人请您。（由方桌上盘中取下一串山楂红的糖葫芦）小柱儿，你拿串糖葫芦吃。（递给他）

陈奶妈 你还不谢谢！（小柱儿傻嘻嘻地接下，就放在嘴里）又吃！又吃！（猛可从他口里抽出来）别吃！看着！（小柱儿馋滴滴地望着手中那串红艳艳的糖葫芦）把那“括打嘴”放下，跟奶奶来！

〔小柱儿放下那“括打嘴”，还恋恋不舍，奶奶拉着他的手，由养心斋的小门下。

曾思懿 真讨厌！（把那五颜六色的“括打嘴”放在一边，又提起那鸽笼——）

〔文清在屋内的声音：陈奶妈！

曾思懿 出去了。

〔她的丈夫曾文清，由右边卧室门踱出。——他是个在诗人也难得有的这般清俊飘逸的骨相：瘦长个儿穿着宽大的袍子，服色淡雅大方，举止谈话带着几分懒散模样。然而这是他的自然本色，一望而知醇厚，聪颖，眉宇间蕴藏着灵气。他面色苍白，宽前

额，高颧骨，无色的嘴唇，看来异常敏感，凹下去的眼眸流露出失望的神色，悲哀而沉郁。时常凝视出神，青筋微微在额前边凸起。

〔他生长在北平的书香门第，下棋，赋诗，作画，很自然的在他的生活里占了很多的时间。北平的岁月是悠闲的，春天放风筝，夏夜游北海，秋天逛西山看红叶，冬天早晨在霁雪时的窗下作画。寂寞时徘徊赋诗，心境恬淡时，独坐品茗，半生都在空洞的悠忽中度过。〔又是从小为母亲所溺爱的，早年结婚，身体孱弱，语音清虚，行动飘然。小地方看去，他绝顶聪明，儿时即有“神童”之誉。但如今三十六岁了，却故我依然，活得是那般无能力，无魂魄，终日像落掉了什么。他风趣不凡，谈吐也好，分明是个温厚可亲的性格，然而他给与人的却是那么一种沉滞懒散之感，懒于动作，懒于思想，懒于用心，懒于说话，懒于举步，懒于起床，懒于见人，懒于做任何严重费力的事情。种种对生活的厌倦和失望甚至使他懒于宣泄心中的苦痛。懒到他不想感觉自己还有感觉，懒到能使一个有眼的人，看得穿：“这只是一个生命的空壳”，虽然他很温文有礼的，时而神采焕发，清奇飘逸。这是一个士大夫家庭的子弟，染受了过度的腐烂的北平士大夫文化的结果。他一半成了精神上的瘫痪。

〔他是有他的难言之痛的。

〔早年婚后的生活是寂寞的，麻痹的，偶尔在寂寞的

空谷中遇见了一枝幽兰，心里不期然而有憬悟，同声同气的灵魂，常在静默中相通的，他们了解寂寞正如同宿鸟知晓归去。他们在相对无言的沉默中互相获得了哀惜和慰藉，却又生怕泄露出一丝消息，不忍互通款曲。士大夫家庭原是个可怕的桎梏，他们的生活一直是郁结不舒，如同古井里的水。他们只沉默地接受这难以挽回的不幸，在无聊的岁月中全是黑暗同龃龉，想得到一线真正的幸福而不可能。一年年忍哀耐痛地打发着这渺茫无限的寂寞日子，以至于最后他索性自暴自弃，怯弱地沉溺在一种不良的嗜好里来摧毁自己。

〔如今他已是中年人了，连那枝幽兰也行将凋落，多年瞩目的子媳也奉命结婚，自己所身受的苦痛，眼看着十七岁的孩子重蹈覆辙。而且家道衰弱，以往的好年月仿佛完全过去。逐渐逼来的困窘，使这懒散惯了的灵魂，也怵目惊心，屡次决意跳出这窄狭的门槛，离开北平到更广大的人海里与世浮沉，然而从未飞过的小鸟简直失去了勇气再学习飞翔。他怕，他思虑，他莫名其妙地在家里踟蹰。他多年厌恶这个家庭，如今要分别了，他又意外无力地沉默起来，仿佛突然中了瘫痪。时间的蛀虫，已逐渐啮耗了他的心灵，他隐隐感觉到暗痛，却又寻不出在什么地方。

〔他进了屋还在扣系他的夹绸衫上的纽扣。

曾文清（笑颜隐失）她真出去了？你怎么不留她一会儿？

- 曾思懿 (不理他) 这是她送给你的鸽子。(递过去)
- 曾文清 (提起那只鸽笼) 可怜, 让她老人家走这么远的路, (望着那鸽子, 赞赏地) 啊, 这还是个“凤头”!“短嘴”!(欣喜地) 这应该是一对的, 怎么——(抬头一副铁青的脸望着他)
- 曾思懿 文清, 你又把那灯点起来干什么?
- 曾文清 (乌云罩住了脸, 慢慢把那鸽笼放下)
- 曾思懿 (叨叨地) 昨儿个老头还问我你最近怎么样? 那套烟灯, 烟家伙扔了没有。我可告诉他早扔了。(尖厉的喉咙) 怪事! 怪事! 苦也吃了, 烟也戒了, 临走, 临走, 你难道还想闹场乱子?
- 曾文清 (长叹, 坐下) 喂, 别管我, 你让我就点着灯看看。
- 曾思懿 (轻蔑地) 谁要管你? 大家住在一起, 也就顾的是这点面子, 你真要你那好妹夫姑爷说中了, 说你再也出不了门, 做不得事, 只会在家里抽两口烟唱会子茶, 玩玩鸽子, 画画画, 恍惚了这一辈子?
- 曾文清 (淡悠悠) 管人家怎么说呢, 我不就要走了么?
- 曾思懿 你要走, 你给我留点面子, 别再昏天黑地的。
- 曾文清 (苦恼地) 我不是处处听了你的话么? 你还要怎么样? (又呆呆望着前面)
- 曾思懿 (冷冷地挑剔) 请你别做那副可怜相。我不是母夜叉! 你别做得叫人以为我多么厉害, 仿佛我天天欺负丈夫, 我可背不起这个名誉。(走到箱子前面)
- 曾文清 (无神地凝望那笼里的鸽子) 别说了, 晚上我就不在家了。

- 曾思懿 (掀開箱盖，回头) 你听明白，我可没逼你做事，你别叫人说又是我出的主意，叫你出去。回头外头有什么不舒服，叫亲戚们骂我逼丈夫出门受苦，自己享福，又是大奶奶不贤惠。(唠唠叨叨，一面整理箱中文清出门的衣服) 我可在你们家里的气受够了，哼！有婆婆的时候，受婆婆的气，没有婆婆了，受媳妇的气，老的老，小的小，中间还有你这位——
- 曾文清 (早已厌倦，只好另外找一个题目截住她的无尽无休的话) 咦，这幅墨竹挂起来了。
- 曾思懿 (斜着眼) 挂起来了——
- 曾文清 (走到画前) 裱得还不错。
- 曾思懿 (尖酸地) 我看画得才好呢！真地多雅致！一个画画，一个题字，真是才子佳人，天生的一对。
- 曾文清 (气闷) 你别无中生有，拿愫小姐开心。
- 曾思懿 (鄙夷地) 咦，奇怪，你看你这做贼心虚的劲儿。我说你们怎么啦？愫小姐画张画也值得你这样大惊小怪的，又赋诗，又题字，又亲自送去裱，我告诉你，我不是个小气人。丈夫讨小老婆我一百个赞成。(夸张地) 我要是个男人，我就讨个七八个小老婆。男人嚯！不争个酒色财气，争什么！可是有一样，(尖刻地) 像愫小姐这样的人——
- 曾文清 (有点恼怒) 你不要这样乱说人家。人家是个没出嫁的姑娘！
- 曾思懿 奇怪，(刁钻古怪地笑起来) 你是她的什么！要你这么护着她。

曾文清 (诚挚地)人家无父无母的住在我们家里,你难道一点不怜恤人家!

曾思懿 (狡猾地把嘴唇一咧)你怜恤人家,人家可不怜恤你!(指着他说)你不要以为她一句话不说,仿佛厚厚道道,没心没意的。(精明自负)我可看得出这样的女人,(絮絮叨叨)这样女人一肚子坏水,话越少,心眼越多。人家为什么不嫁,陪着你们老太爷?人家不癩不瞎,能写能画,为什么偏偏要当老姑娘,受活罪,陪着老头?(冷笑)我可不愿拿坏心眼乱猜人,你心里想去吧。

曾文清 (冷冷地望着她)我想不出来。

曾思懿 (爆发)你想不出来,那你是个笨蛋!

曾文清 (眉头上涌起寂寞的忧伤)唉,不要太聪明了,(低头踱到养心斋里,在画桌前,仿佛在找什么)

曾思懿 (更惹起她的委屈)我聪明?哼,聪明人也不会在你们家里苦待二十年了。你早就该学那些新派的太太们,自己下下馆子,看看戏,把这个家交给儿媳妇管,省得老头一看见我就皱眉头,像欠了他的阎王债似的。(自诩)喂,我是个富贵脾气丫头命,快四十的人还得上孝顺公公,下侍候媳妇,中间还得看你老人家颜色。(端起一杯参汤)得了,得了,参汤都凉了,你老人家快喝吧。

曾文清 (一直皱着眉头,忍耐地听着,翻着,突然由书桌抽屉里抖出一幅尚未装裱的山水,急得脸通红)你看,你看,这是谁做的事?(果然那幅山水的边缘被什么

动物啮成犬牙的形状，正中竟然咬破一个掌大的洞)

曾思懿 (放下杯子) 怎么？

曾文清 (抖动那幅山水) 你看，你看啊！

曾思懿 (幸灾乐祸，淡淡地) 这别是我们姑老爷干的吧。

曾文清 (回到桌前，又查视那抽屉) 这是耗子！这是耗子！
(走近思懿，忍不住挥起那幅画) 我早就说过，房子老，耗子多，要买点耗子药，你总是不肯。

曾思懿 老爷子，买过了。(嘲弄) 现在的耗子跟从前不一样，鬼得多。放了耗子药，它就不吃，专找人心疼的东西祸害。

曾文清 (伤心) 这幅画就算完了。

曾思懿 (刻薄尖酸) 这有什么希奇，叫倩小姐再画一张不结了么？

曾文清 (耐不下，大声) 你——(突然想起和她解释也是枉然，一种麻木的失望之感，又蠕蠕爬上心头。他默默端详那张已经破碎的山水，木然坐下，低头沉重地) 这是我画的。

曾思懿 (也有些吃惊，但仍坚持她的冷冷的语调) 奇怪，一张画叫个小耗子咬了，也值得这么着急？家里这所房子、产业，成年叫外来一群大耗子啃得都空了心了，你倒像没事人似的。

曾文清 (长叹一声，把那张画扔在地上，立起来苦笑) 喂，有饭大家吃。

曾思懿 (悻悻然) 有饭大家吃？你祖上留给你多少产业，你

夸得下这种口。现在老头在，东西还算一半是你的，等到有一天老头归了天——

〔突然由左边屋里发出一种混浊而急躁的骂人声音，口气高傲，骂得十分顺嘴，有那种久于呼奴使婢骂惯了下人的派头。

〔左屋内的声音：滚！滚！滚！真是混账王八蛋，一群狗杂种。

曾思懿（对文）你听。

〔左屋内的声音：（仿佛打开窗户对后院的天井乱喊）张顺，张顺！林妈！林妈！

曾文清（走到大花厅门口、想替他喊叫）张顺，张——

曾思懿（嘴一呶，瞪起眼睛，挑衅的样子）叫什么？（文于是默然，思低声）让他叫去，成天打鸡骂狗的（切齿而笑）哼，这是他给你送行呢！

〔左屋内的声音：（咻咻然）张顺，八月节，你们都死了！死绝了！

曾思懿（盛气反而使她沉稳起来，狞笑）你听！

〔左屋内的声音：（拖长）张——顺！

曾文清（忍不住又进前）张——

曾思懿（拦住他，坚决）别叫！看我们姑老爷要发多大脾气！〔砰朗一声，碗碟摔个粉碎，立刻有女人隐泣的声音。

〔半晌。

曾文清（低声）妹妹刚病好，又哭起来了。

曾思懿（轻蔑地冷笑）没本事，就知道欺负老婆。还留学生

呢，狗屁！

〔屋内的声音：（随她的话后）混账王八蛋！

〔砰朗一声，又碎了些陶瓷。

〔屋内的声音：（吼叫）这一家人都死绝了？

曾思懿 （火从心上起，迈步向前）真是太把人不放在眼里了！
我们家的东西不是拿钱买的是怎么？

曾文清 （拦劝，低声）思懿，不要跟他吵。

〔张顺慌忙由通大客厅门口上。

张 顺 （仓皇）是姑老爷叫我？

曾文清 快进去吧！

〔张顺忙着跑进左屋里。

曾思懿 （盛怒）“有饭大家吃”，（对文）给这种狼虎吃了，他会感激你么？什么了不起的人？赚钱舞弊，叫人四下里通缉的，躲在丈人家，就得甩姑老爷的臭架子啦？（指着门）一到过年过节他就要摔点东西纪念纪念。我真不知道——

〔曾霆——思懿和文清生的儿子——汗涔涔地由通大客厅的门很兴奋地急步走进来。〔曾霆，这十七岁的孩子，已经做了两年多的丈夫了。他的妻比他大一岁，在他们还在奶妈的怀抱时，双方的祖父就认为门当户对，替他们缔了婚姻，日后年年祖父祖母眼巴巴地望着重孙，在曾霆入了中学的前二年，一般孩子还在幸福地抛篮球，打雪仗，斗得头破血流的时候，便挑选一个黄道吉日，要为他们了却终身大事。于是在沸天震地的锣鼓鞭炮中，这一对小人

儿——他十五,她十六——如一双临刑的肥羔羊,昏惑而惊惧地被人笑嘻嘻地推到焰光熊熊的龙凤喜烛之前:一拜再拜三拜……从此就在一间冰冷的新房里同住了两年零七个月。重孙还没有降世,祖老太太就在他们新婚第一个月升了天,而曾霆和他的妻就一直是形同路人,十天半月说不上一句话,喑哑一般的捱着痛苦的日子,活像一对遭人虐待的牲畜。每天晚上他由书房归来,必须在祖父屋里背些《昭明文选》“龙文鞭影”之类的文章,偶尔还要临摹碑帖,对些干涩的聪明对子。打过二更他才无精打彩地回到房里,昏灯下望见他的妻依然沉默地坐着,他也就一言不发地拉开了被沉沉睡去。他原来就是过于早熟的,如今这强勉的成人生活更使他抑郁不伸,这么点的孩儿,便时常出神发愣,默想着往日偷偷读过的那些《西厢》、《红楼》这一类文章毕竟都是一团美丽的谎话,事实完全不是如此。

〔进了学校七个月才使他略微有些异样,同伴们野马似的生活,使他多少恢复他应有的活泼,家人才发现这个文静的小大人原来也有些痴呆的孩子气。这突如其来的天真甚至于浮躁,不但引起家里长辈们的不满,连远房的亲属也大为惊异,因为一向是曾

《昭明文选》,系由南朝梁萧统(501—531)编选,因梁萧统系梁武帝长子,世称昭明太子,《文选》因此而得名。它选录了秦汉以来的诗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

家的婴儿们仿佛生下来就该长满了胡须，迈着四方步的。户外生活逐渐对他是个巨大的诱惑。他开始爱风，爱日光，爱小动物，爱看人爬树打枣，甚至爱独自走到护城河畔放风筝。尤其因为最近家里来了这么一个人类学者的女儿，她居然引动他陪着做起各种顽皮的嬉戏。莫名其妙地他暗暗追随于这个明快爽利，有若男孩的女孩子身后，像在黑夜里跟从一束熊熊的火焰。她和他玩，她喋喋不休地问他不知多少难以回答的有趣的傻话。曾霆心里开始感觉生命中展开了一片新的世界，他的心里忽然奔突起来，有如一个初恋的男子。——事实上他是第一次有这样的经历。——他逐渐忘却他那循规蹈矩的步伐，有时居然被她的活泼激动得和她一同跳跃起来，甚至被她强逼着也羞涩涩地和她比武相扑，简直忘却他已有十七岁的年龄，如他祖父与母亲时常告诫的，是个“有家室之累”的大人了。

〔他生得文弱清秀，一若他的父亲。苍白而瘦削的脸上，深湛的黑眼睛，有若一泓澄静的古潭。现在他穿一身淡色的夹长衫，便鞋，漂白布单裤，眉尖上微微有点汗。〕

曾 霆 (突然瞥见他的母亲，止住脚) 妈！

曾文清 从学堂回来了？

曾 霆 嗯，爹。

曾思懿 (继续她的牢骚) 霆儿，你记着，再穷也别学你姑丈，有本事饿死也别吃丈人家的饭。看看住在我们家的

袁伯伯，到月头给房钱，吃饭给饭钱，再古怪也有人看得起。真是没见过我们这位江姑老爷，屎坑的石头，又臭又硬！

〔前院一个女孩的声音：（愉快地）曾霆！曾霆！

曾文清 你听，谁叫你？

〔前院女孩声：曾霆，曾霆！

曾 霆 （不得已只好当着母亲答应）啊！

〔前院女孩声：（笑喊）曾霆，我的衣服脱完了，你来呀！

曾思懿 （厉声）这是谁？

曾 霆 袁伯伯的女儿。

曾思懿 她叫你干什么？

曾 霆 （有些羞涩）她，她要泼水玩。

曾思懿 （大吃一惊）什么，脱了衣服泼水，一个大姑娘家！

曾 霆 （解释地）她，她常这样。

曾思懿 （申斥里藏着嘲讽）你也陪着她？

曾 霆 （忸然）她，她说的。

曾思懿 （突然严峻）不许去！八月节泼凉水，发疯了！我就不喜欢袁家人这点，无法无天，把个女儿惯得一点样都没有。

〔女孩声：（高声）曾——霆！

曾 霆 （应声一半）喂！

曾思懿 （立刻截住）别答理她！

曾 霆 （想去告诉她）那么让我（刚走一步）——

曾思懿 （又扯住他）不许走！（对霆）你当你还小啊！十七

岁！成了家的人了。你爷爷在你那么大，都养了家了！（突兀）你的媳妇回来了没有？

曾 霆 （一直很痛苦地听着她的话，微声）打了电话了。

曾思懿 她怎么说？

曾 霆 （畏缩）不是我打的，我，我托恁姨打的。

曾思懿 （怒）你为什么不打，叫你去打，你怎么不打？

〔女孩声：（几乎同时）曾霆，你藏到哪儿去了？

曾 霆 （昏惑地，不知答复哪面好）恁姨原来就要托她买檀香的。

〔女孩声：（着急）你再也不答应，我可生气了。

曾思懿 （看出霆的心又在摇动。霆还没走半步，立刻气愤愤地）别动，恁姨叫她买檀香，叫她买去好了。（固执地）可我叫你自己给瑞贞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打？我问你，你为什么总是不听？不听？

曾 霆 （偷偷望一眼，又低头无语）

曾文清 （悠然长叹）他们夫妻俩没话说，就少让他说几句，何必勉强呢？凡事勉强就不好。

〔女孩声：（高声大叫）曾——霆！

曾思懿 （突然对那声音来处）讨厌！（转向文）“勉强就不好”，什么事都叫你这么纵容坏了的，我问你，八月节大清早回娘家，这是哪家的规矩？她又不是不知道现在家里景况不好，下人少，连我也不是下厨房帮着张顺做饭。（刻薄地）哼，娘家也没有钱可一小就养成千金小姐的脾气！（对曾霆咻咻然）你告诉她，到哪儿，说哪儿，嫁到我们这读书的世家，我

们家里什么都不讲究，就讲究这点臭规矩！

〔由通大花厅的门跑进来雄赳赳的袁圆小姐，这一个一生致力于“人类学的”学者十分钟爱的独女。她手提一桶冷水，穿着男孩儿的西式短裤，露出小牛一般茁壮的圆腿，气昂昂地来到门槛上张望。她满脸顽皮相，整天在家里翻天覆地，没有一丝儿安闲。时常和男孩儿们一同玩耍嬉戏，简直忘却自己还是个千金的女儿。她现在十六岁了，看起来，有时比这大，有时比这小。论身体的发育，十七八岁的女孩也没有她这般丰满；论她的心理，则如夏午的雨云，阴晴万变。正哭得伤心，转眼就开怀大笑，笑得高兴时忽然面颊上又挂起可笑的泪珠，活脱脱像一个莫明其妙的娃娃。但她一切都来得自然简单，率直爽朗，无论如何顽皮，绝无一丝不快的造作之感。〕

〔她幼年丧母，哺养教育都归思想“古怪”的父亲一手包办。“人类学”者的家教和世代书香的曾家是大不相同的。有时在屋里，当着袁博士正聚精会神地研究原始“北京人”的头骨的时候，在他的圆儿的想象中，小屋子早变成四十万年前民德尔冰期的森林，她持弓挟矢，光腿赤脚，半裸着上身，披起原来铺在地上的虎皮，在地板上扮起日常父亲描述得活灵活现的猿人模样。叫嚣奔腾，一如最可怕的野兽。末了一个飞石几乎投中了学者的头骨，而学者只抬起头来，莞然微笑，神色怡如也。这样的父女

当然谈不上知道曾家家教中所宝贵的“人情世故”的。有一天大奶奶瞅见圆儿在郁热的夏天倾盆暴雨下立在院中淋雨，跑去好心好意地告诉她的父亲，不料一会儿这个父亲也笑嘻嘻地光着上身拿着手巾和他女儿在急雨里对淋起来。这是一对古怪的鸟儿，在大奶奶的眼里，是不吃寻常的食物。
〔她穿着短袖洋衬衣，胶鞋，短裤。头发短短的，汗淋的脸上红喷喷的。〕

袁 圆 （指着曾霆）曾霆，你好，闹了归其，你在这儿！（说着就提起那桶水笑嘻嘻地追赶上去，弄得曾霆十分困窘，在母亲面前，简直不知道如何是好）

曾 霆 （大叫）水！水！（不知不觉地躲在父亲后面）

曾思懿 （惊吓）凉水浇不得！（拉住她）袁小姐我问你一句话。

袁 圆 （回转身来笑呵呵地）什么？

曾思懿 （随嘴乱问）你父亲呢？

袁 圆 （放下水桶，故意沉稳地）在屋里画“北京人”呢。（突然大叫一声猫捉耗子似的把曾霆捉住）你跑？看你跑到哪里？

曾 霆 （笑得狼狈）你，你放掉我。

袁 圆 （兴奋地）走，我们出去算账。

曾思懿 （大不高兴）袁小姐！

袁 圆 走！

曾文清 （笑嘻嘻地）袁圆，你要一个东西不？

袁 圆 （突想起来，不觉放掉曾霆）啊，曾伯伯，你欠了我

一个大风筝，你说你有，你给我找的。

曾文清（笑着）秋天放不起风筝的。

袁 圆（固执）可你答应了我，我要放，我要放！

曾文清（微笑）我倒是给你找着一个大蜈蚣。

袁 圆（跳起来）在哪儿？（伸手）给我！

曾文清（不得已）蜈蚣叫耗子咬了。

袁 圆（黠巧地）你骗我。

曾文清 有什么法子，耗子饿极了，蜈蚣上的浆糊都叫耗子吃光了。

袁 圆（顿足）你看你！（眼里要挂小灯笼）

曾文清（安慰）别哭别哭，还有一个。

袁 圆（泪光中闪出一丝笑容）嗯，我不相信。

曾文清 霆儿，你到书房（指养心斋）里把那个大金鱼拿过来。

曾 霆（几乎是跳跃地）我拿去。

曾思懿（吼住他）霆儿，跳什么？

〔曾霆又抑压自己的欢欣，大人似的走向书斋。

袁 圆（追上去）曾霆！（拉着他的手）快点，你！（把他拉到书斋里，瞥见那只五颜六色上面有些灰尘的风筝，忍不住惊喜地大叫一声）啊，这么大！（立刻就要抢过来）

曾 霆（脸上也浮起异常兴奋的笑容，颤抖地）你别拿，我来！（举起那风筝）

袁 圆（争执）你别拿，我来！

曾 霆 你毛手毛脚地弄坏了。

袁 圆 (连喊) 我来！我来！你爹爹为我糊的。

〔二人都在争抢着那金鱼。

曾思懿 (同时) 霆儿！

曾 霆 (喘着气喊) 不，不！(目不转睛望着她，兴奋而快乐地 and 袁圆争抢。十个苍白得几乎透明的手指握着那风筝的竹篾，被圆儿粗壮的手腕左右摇，几乎按不住那风筝)

袁 圆 (同时不住地叫) 我来，我来！

曾 霆 (蓦然大叫一声，放下那风筝，呆望自己流血的手指)

袁 圆 (吃一惊) 怎么？

曾思懿 (埋怨) 你看！(走到他面前申斥) 你看出了血了！

曾文清 (望着霆) 扎破了？

曾 霆 (握着手指) 嗯。

袁 圆 (关怀地) 痛不痛？

曾 霆 (惶惑) 有一点。

曾思懿 (握着霆) 快去，上点七厘散。

袁 圆 (满有把握地) 不用！(徒然低下头吮吸他手上的伤口)

曾 霆 (吃了一惊) 啊！(一阵感激的兴奋在脸上掠过，他忸怩地拒绝母亲的手) 妈，不用了，妈——

袁 圆 (唾出一口涎水，愉快地把他的手放开) 得，还痛不痛？

曾 霆 (忸怩低声) 不痛了。

袁 圆 (指着那受伤的手指，仿佛对那手指说话) 哼，你再

痛我一斧头把你砍下来。

曾文清（开玩笑）好凶！

袁 圆（突然由地上提起那桶凉水）

曾 霆
曾思懿（同时紧张）啊！

袁 圆（对霆笑着）饶了你，这一桶水我不泼你了。（推着他）走，我们放风筝去。（霆立刻顺手拿起风筝）再见！曾妈妈。

〔圆儿跳跳蹦蹦地推着曾霆出了门，水洒了一地。

曾思懿 霆儿！

曾文清（解劝地）让他们去吧！

曾思懿 你别管！（对外）霆儿！

〔霆儿只好又从外面走进来，后随那莫名其妙的袁圆。

曾 霆（望着母亲）

曾思懿（端起那碗参汤）把这碗参汤喝了它，你爹不喝了。

袁 圆（圆眼一睁惊讶地羡慕）参汤！

曾 霆 我不喝！

曾思懿（厉声）喝掉！

曾 霆（拿起就喝了一口，立刻吐出）真的，坏了。

曾思懿 胡说！（自己拿过来尝了一口，果然觉得口味不对，放下）哼！

〔这时袁圆顽皮地向霆招手，又轻悄悄颠着脚步推着霆的背走出。霆迈出门槛袁圆只差一步——

曾思懿（忽然）袁小姐！

袁 圆 (吃一惊) 啊！(回头)

曾思懿 你过来！

袁 圆 (走过来) 干什么？

曾思懿 (满脸笑容) 今天我们家里请你同你父亲一同过来过节，你对他说过了么？

袁 圆 (白眼) 请我们吃中饭？

曾思懿 (异常讨好的神色) 啊，特为请你这位顶好看的袁小姐。

袁 圆 (愣头愣脑) 你胡扯！你们请的爸爸跟袁小姐，我知道。

曾思懿 哪个说的？

袁 圆 (自负) 江姑老爷跟我都说了。

曾思懿 (和颜悦色) 那么你想要新妈妈不？

袁 圆 我没妈妈，我也不要。

曾思懿 (劝导地) 有妈好，你喜欢袁小姐做你的妈妈不？

袁 圆 (莫名其妙) 我？

〔前院子里曾霆的声音：袁圆，快来，有风了！〕

袁 圆 (冷不防递给思一个纸包) 给你！

曾思懿 (吃了一惊) 什么？

袁 圆 爸爸给你的房租钱！

〔袁圆由通大客厅门跑下。〕

曾思懿 (鄙恶) 这种孩子，真是没家教！

曾文清 (不安地) 你，你跟江泰闹的什么把戏，你们要把袁方怎么样？

曾思懿 (翻翻眼) 怎么样？人家要嫁人，人家不能当一辈子

老姑娘，侍候你们老太爷一辈子。

曾文清 她没有说，你们怎么知道她要嫁人？

曾思懿 （嘴角又咧下来）看不出来，还猜不出来！我前生没做好事，今生可要积积德，我可不想坑人家一辈子。

曾文清 嫁人当然好，不过嫁给这种整天就懂研究死人脑袋壳的袁博士——

曾思懿 她嫁谁有你的什么？你关的什么心？（恶毒地）你老人家是想当陪房丫头一块嫁过去，好成天给人家端砚台拿纸啊，还是给人家铺床叠被，到了晚上当姨老爷啊？

曾文清 （气愤）你是人是鬼，你这样背后欺负人家？

曾思懿 （也怒）你放屁！我问你是人是鬼，用着你这样偏向着人家！

曾文清 她是个老姑娘，住在我们家里，侍候爹这么些年——

曾思懿 （索性说出来）我就恨一个老姑娘死拖活赖住在我们家里，成天画图写字，陪老太爷，仿佛她一个人顶聪明。

曾文清 唉，反正我要走了，只要爹爹肯，你们——

曾思懿 他不肯也得肯，一则家里没有钱，连大客厅都租给外人，再也养不住闲亲戚，再则（斜眼望着他，刻薄地）人家自己要嫁人，你不愿意她嫁呀……

曾文清 （忍无可忍，急躁）谁说我不愿意她嫁？谁说我不愿意她嫁？谁说不愿意她嫁？

曾思懿 （一眼瞥见愰小姐由养心斋的小门走进来，恰好猫弄老鼠一般，先诡笑起来）别跟我吵，我的老爷，人

家愫小姐来了！

〔愫方这个名字是不足以表现进来这位苍白女子的性格的。她也就有三十岁上下的模样，出身在江南的名门世家，父亲也是个名士。名士风流，身后非常萧条；后来寡母弃世，自己的姨母派人接来，从此就遵守母亲的遗嘱，长住在北平曾家，再没有回过江南。曾老太太在时，婉顺的愫小姐是她的爱宠；这个刚强的老妇人死后，愫方又成了她姨父曾老太爷的拐杖。他走到哪里，她必需随到哪里。在老太爷日渐衰颓的暮年里，愫方是他眼前必不可少的慰藉，而愫方的将来，则渺茫如天际的白云，在悠忽的岁月中，很少人为她恳切地想了一想。

〔见过她的人第一个印象便是她的“哀静”。苍白的脸上恍若一片明静的秋水，里面莹然可见清深藻丽的河床，她的心灵是深深埋着丰富的宝藏的。存心地坦白人的眼前，那丰富的宝藏也坦白无余地流露出来，从不加一点修饰。她时常幽郁地望着天，诗画驱不走眼底的沉滞。像整日笼罩在一片迷离离秋雾里，谁也猜不着她心底压抑着多少苦痛与哀愁。她是异常的缄默。

〔伶仃孤独，多年寄居在亲戚家中的生活养成她一种惊人的耐性，她低着眉头听着许多刺耳的话。只有在偶尔和文清的诗画往还中，她似乎不自知地淡淡泄出一点抑郁的情感。她充分了解这个整日在沉溺中讨生活着的中年人。她哀怜他甚于哀怜自己。她

温厚而慷慨，时常忘却自己的幸福和健康，抚爱着和她同样不幸的人们。然而她并不懦弱，她的固执在她的无尽的耐性中时常倔强地表露出来。

〔她的服饰十分淡雅，她穿一身深蓝毛哔叽织着淡灰斑点的旧旗袍，宽大适体。她人瘦小，圆脸，大眼睛，蓦一看，怯怯的十分动人矜情，她已过三十，依然保持昔日闺秀的幽丽，说话声音，温婉动听，但多半在无言的微笑中静聆旁人的话语。

曾思懿（对着愫小姐，满脸的笑容）你看，愫妹妹，你看他多么厉害！临走临走，都要恶凶凶地对我发一顿脾气。（又是那一套言不由衷的鬼话）不知道的，都看我这样子像是有点厉害，在家里不知道怎么恶呢！知道的，都明白我是个受气包：我天天受他（指文）的气，受老爷子的气，受我姑奶奶姑老爷的气，（可怜的委屈样）连儿子媳妇的气我都受啊！（亲热地）真是，这一家子就是愫妹妹你，心地厚道，待我好，待我——

愫方（莫名其妙谛听这潮涌似的话，恬静地微笑着）

曾文清（忍不住，接过嘴去）爹起来了？

〔思才停止嘴。屋里顿时安静下来。

愫方（安详地）姨父早起来了。（望见地上那张破碎的山水，弯身拾起）这不是表哥画的那张画？

曾思懿（又叨叨起来）是呀，就因为这张画叫耗子咬了，他老人家跟我闹了一早上啦。

愫方（衷心的喜意）不要紧，我拿进去给表哥补补。

曾文清 (谦笑) 算了吧，值不得。

曾思懿 (似笑非笑对文晔视一下) 不，叫愫妹妹补吧。(对愫) 你们两位一向是一唱一和的，临走了，也该留点纪念。

愫 方 (听出她的语气，不知放下好，不放下好，嗫嚅) 那我，我——

曾文清 (过来解围) 还是请愫妹妹动动手补补吧，怪可惜的。

曾思懿 (眼一翻) 真是怪可惜。(自叹) 我呀，我一直就想着也就有愫妹妹这双巧手，针线好，字画好。说句笑话，(不自然地笑起来) 有时想着想着，我真恨不得拿起一把菜刀，(微笑的眼光里突然闪出可怕的恶毒) 把你这两只巧手(狠重) 斫下来给我按上。

愫 方 (惊恐) 啊！(不觉缩进去那双苍白的手腕)

曾文清 你这叫什么笑话？

曾思懿 (得意大笑) 我可是个粗枝大叶，有嘴无心的人。(拿起愫小姐的手，轻轻抚弄着) 愫妹妹，你可别介意啊，我心直口快，学不来一点文绉绉的秀气样子。我常跟文清说(邪睨着文清) 我要是个男人，我就不要像我这样的老婆，(更亲昵地) 愫妹妹你说是不是？你说我——

[正当着愫方惶惑无主，不知如何答复的时候，曾瑞贞——大奶奶的儿媳妇——提着一大包檀香木和炷香由通大客厅的门慌慌走进来。

[曾瑞贞只有十八岁，却面容已经看得有些苍老，使人不相信她是不到二十的年青女子。她无时不在极

度的压抑中讨生活。生存一种好强的心性。反抗的根苗虽然藏在心里，在生人前，口上决不泄露一丝痕迹。眼神中望得出抑郁，不满，怨恨。嘴角总绷得紧紧的，不见一丝女人的柔媚。她不肯涂红抹粉也不愿穿鲜艳的衣裳，虽然屡次她的婆婆这样吩咐她，当她未如她的意时，为着这件事詈骂她。

〔当她无端遭她婆婆狺狺然辱骂时，她只是冷冷地对看着，她并不惧怕，仿佛是故意地对她漠然。她决不在她所厌恶的人的面前哭泣，示出自己的怯弱，虽然她心里是忧苦的。在孤寂的空房中，她念起这日后漫漫的岁月，有时痛不欲生，几要自杀，既又愤怒地想定：这幽灵似的门庭必须步出，一个女人该谋寻自己的生路。

〔当她还在十六岁的时候——想起来，仿佛隔现在是几十年——她进了中学只是二年，就胡里糊涂地被人送进了这个精神上的樊笼。在这个书香门第里，她仿佛在短短一个夜晚从少女的天真的懵懂中逼出来蓦然变成了一个充满了忧虑的成年妇人。她这样快地饱尝到做人的艰苦和忧郁的沉默，使她以往的朋友们惊叹一个少女怎会变得这样突然。她的小丈夫和她谈不上话来。她又不屑于学习那谄媚阿諛的妾妇之道来换取婆婆的欢心。她勉强做着曾家孙媳妇应守的繁褥的礼节。她心里知道长久生活在这环境中是不可能的。

〔在布满愁云一般的家庭里，只有傣姨是她的朋友。

她间或在她面前点点流着眼泪，她也同情怜惜着恁姨嚶嚶隐泣时发自内心的哀痛。但她和恁姨，是两个时代的妇女。她怀抱着希望，她逐渐看出她的将来不在这狭小的世界里，而恁姨的思想情感却跳不出曾家的围栏。她好读书。书籍使她认识现在的世界，也帮她获得几个热心为她介绍书籍以及帮助她认识其他方面的诚恳朋友。这一方面的生活她只偶尔讲与恁姨听，曾家其他的人是完全不知道的。

〔这些天她的面色不好，为着突如其来的一种身体上的变化，她的心里激荡着可怕的矛盾。她寝馈不安，为着一个未来的小小的生命更深切的感到自己懵懵懂懂在这个家庭的是怎样不幸，更想不明白为什么嫁与这个小人，目前又将糊糊涂涂为这个小人添了一个更小的生命。为着这个不可解决的疑难，她时常出门，她日夜愁思要想出一个解决的方法。〕

〔她进门有些犹疑。她晓得她穿暗淡的衣服先使婆婆看着不快。

曾瑞贞 妈，爹！

曾思懿 （嘲弄地）居然打电话把您请回来啦。我正在跟恁姨说，想叫辆汽车催请吧。

曾瑞贞 我，我身上有点不舒服。

曾思懿 （刁钻古怪地尖声笑道）难道这儿不是家，我就不能侍候您少奶奶啦？

恁 方 （替瑞贞说话）表嫂，她是有点不舒服。

曾思懿 好了没有？

曾瑞贞 (低声)好了。

曾思懿 (狠狠地看了她一眼)请吧,我怕你!快敬祖宗去吧。

曾瑞贞 嗯。(就转身向养心斋走)

曾思懿 (满面笑容对僮)我这个人就是心软,顶不会当婆婆了,一看——(陡然转身对瑞)喂,瑞贞,你怎么连你爹都不叫一声就走了。

曾瑞贞 叫过了。

曾思懿 (嫌她顶撞,顿时沉下脸对文)你听见了?(不容文答声,立刻转对瑞)我没听见。

曾瑞贞 (冷冷望着她,转身对文)爹爹!

曾文清 (不忍)快走,快走吧!

曾思懿 (对瑞)僮姨呢?

曾瑞贞 (机械地)僮姨。

曾思懿 (对僮又似谦和又似示威地阴笑)你看我们这位少奶奶简直是一点规矩也不懂。(转对瑞,非常慈祥的样子)你还不谢谢僮姨,僮姨疼你,刚才电话是僮姨打的。

曾瑞贞 谢谢僮姨。

曾思懿 你知道霆儿从学校回来了么?

曾瑞贞 知道。

曾思懿 你看见他跟袁小姐放风筝了么?

曾瑞贞 (低声)看见了。

曾思懿 (对僮指着瑞)您瞅,有这种傻人不?知道了,也看见了。(忽然转对瑞)那你为什么不赶紧回来看(读阴平,“守”着的意思)着他。(自以为聪明的告

诚)别糊涂,他是你的男人,你的夫,你的一辈子的靠山。

曾文清 (寂寞地)小孩子们,一块玩玩,你总是大惊小怪的说这些话。

曾思懿 (故意)谁大惊小怪,你就会替这种女人说偏心话。(不自主地往愫方身上一瞟)这种女人看见就知道想勾引男人,心里顶下作啦。瑞贞,你收拾好神桌,赶快叫霍儿穿马褂敬祖宗,少跟那个疯小姐混。
〔瑞又提起那一大包檀香木和炷香。〕

曾思懿 回来,哪个叫买这些檀香木?

曾瑞贞 (不语)

愫 方 (低声)表嫂——

曾思懿 (佯未听见,仍对瑞)你发财啦?谁叫你买这么一大堆废东西?哪个那么讨厌多事。

愫 方 (镇静地)是我,表嫂。
〔静默。〔瑞由养心斋小门下。〕

曾思懿 (沉闷中凑出来)哎,真是的,你看我这个人,可不是心直口快,有口无心。莽如张飞,心里一点事都存不住。(似乎是抱歉)哎,我要早知道是愫妹吩咐的——

愫 方 (沉静)姨,姨父说买来为晚上自己念经用的。

曾文清 爹前几天就说要人买了。

曾思懿 (顺嘴人情)我们这位老太爷就是脾气怪,难侍候。早对我吩咐下来,不早就买啦?(又亲热地)哎,愫妹妹,你不知道,文清跟我多么感激你。这家里要

没有你，老太爷不知道要对我这做儿媳妇的发多少脾气啦。(非常关心的口气，低声)昨天晚上是老太爷又不舒服了吧？

愫方 (微颌首) 嗯。

曾思懿 (对文，得意地) 你看，可不是！(对愫) 我就听老爷子屋里“喀儿，喀儿”直咳嗽。我就跟文清说：“可怜，老爷子大概又在气喘呢！”(满脸忧虑的神气) 我一听就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直推着文清说：“你听，大半夜了，愫妹妹还下厨房拿水，给爹灌汤婆子呢。真是的——”

曾文清 爹爹犯什么病？

愫方 (无力地) 腿痛，要人捶。他说心里头气闷。

曾思懿 (口快) 那一定是——

曾文清 (恳挚地) 于是他老人家就叫你捶了一晚上？

愫方 (悲哀的微笑) 捶捶，姨父就多睡一会。

曾思懿 (惊讶) 啊，怪不得一早上我看见愫妹还在捶呢。

曾文清 (深沉的同情) 那么，你到现在还没有睡？

曾思懿 (翘起舌头) 通宵不睡觉怎么成！(疼惜的样子) 哎，你怎么不叫我来替呀。真是的，快回屋睡一会。(推着愫) 你身子又单薄，哪经得住熬夜。(一肚子的关怀的心肠) 哎，这是怎么说的。走，我的好妹妹，睡一会，回头真病了，我真要急死了。

愫方 (哀婉地) 不用，我睡不着。

曾思懿 文清，你看看真是再没有比愫妹再孝心的人了。我就爱愫妹这样的脾气，(对着愫方夸赞) 不说话，待

人好，心地厚道，总是和和气气，不言不语的。（忽转对文）文清，我要是男的，我就娶恁妹这样的人，一辈子都是福气。

曾文清（解救）恁妹，你不是给爹拿参汤的么？

恁 方 哦，哦，是的。

曾思懿 你早说呀，我早就预备好了。（端起那碗参汤）

曾文清 刚才霆儿不是说这碗参汤——

曾思懿 你少听他胡扯。咳，还是我热热拿去吧！（笑嘻嘻）这才叫作“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呢！再丑再不管看，也是没法子啦。（走了两步回头）哦，厨房那两碗菜是不是你做给文清在路上吃的？

恁 方 啊—— 嗯——！

曾思懿（尖刻）文清，你看你多福气，恁妹待你多好啊！临走临走，恁妹一夜没睡，还赶着做两碗菜给你吃，你还不谢谢？

〔思笑着由养心斋小门走下。

〔静默，窗外天空断断续续地传来愉快的鸽哨声。

曾文清（感愧的眼光，满眼含着泪，低声）恁方，我，我——

恁 方（低头不语）

曾文清（望望她也低下头，嗫嚅）陈奶妈来，来看我们来了。

恁 方（忍着自己的哀痛）她，她在前院。

〔思蓦然又从书斋的小门匆忙探出身来。

曾思懿（满面笑容，招手）文清，陈奶妈在外面找你呢。你快走了，还不跟她老人家说两句话？来呀，文清！

〔恁方望着文清毫无生气地随着思懿由书斋小门下。

〔冷冷的鸽哨响。

〔磷磷石道上独轮水车，单调的轮轴声。

〔远处算命瞎子悠缓的铜钹声。

〔一两句遥远市街上的“酸梅的汤儿来……”

愫方（伫立发痴，蓦然坐在一张孤零零的矮凳上嚤嚤隐泣起来）

〔微风吹来，响动着墙上挂的画。

〔外面圆儿的声音：（放着风筝，拍手喊）飞呀，飞呀，向上飞呀！

〔陈奶妈带着小柱儿由大花厅通前院的门走进来。小柱儿不转睛的回头望着半空中的纸鸢，阳光迎面射着一张通红的圆脸。

陈奶妈 愫小姐！

小柱儿（情不自禁，拍手）奶奶，金鱼上天了，金鱼上天了！（指着天外的天空惋惜大叫）哎呀，金鱼又从天上摔下来了。金鱼——

陈奶妈（望见愫方独自在哭，回首低声）别嚷嚷，你出去看去吧！

〔小柱儿喜出望外，三脚两步走出去。陈奶妈悄悄走到愫方面前。

陈奶妈（缓缓地）愫小姐，你怎么啦？

愫方（低头）我，我——（又低声抽咽）
〔半晌。

陈奶妈（叹了一口气，怜惜地把手放在她微微在抽动着的上）愫小姐，别哭了，我走了大半年了，怎么我回

来您还是在哭呀？

愫 方 (抬头)我真是想大哭一场，奶妈，这样活着，是干什么呀！(扑在桌上哭起来)

陈奶妈 (低下头，眼泪几乎也流下来)别哭了，我的愫小姐，去年我就劝你多少次了，(沉痛地)嫁了吧，还是嫁人好。就是给人填房都好。(一面擦着自己的泪水，一面强笑着)我可说话没轻没重的，一个大姑娘在姨父家混一辈子成怎么回事啊。(愫又隐泣起来)好歹，嫁了吧，我的愫小姐，人家的家总不是自己的家呀！(愫哭出声来，陈低声秘密地)那位袁先生我刚才到前院偷偷相了一下，人倒是——

愫 方 (抽咽)奶妈，你，你别说这个。

陈奶妈 (温慈地)是，八字都拿去合了么？

愫 方 (恳求她不要再说下去)奶妈。

陈奶妈 (摇头)我们这位大奶奶是不容人的。我看，清少爷，可怜天天受她的气，我一想起来，心里真是总说不出的心疼啊。(忧伤地)哎，世上真是没有如意的事啊，你看，你跟清少爷，你们这一对——
〔瑞贞由养心斋小门匆忙地上。〕

曾瑞贞 愫姨，爷爷叫你。

愫 方 哦！(忙起身擦擦眼睛，就低首向书斋走)

曾瑞贞 爷爷在前面厢房里！(愫又低头转身向通大客厅的门走，瑞看出她在哭，就随在后面，低声)愫姨，你，——

〔愫依然低头向前走。〕

〔后院大奶奶在喊——

〔后院大奶奶声：瑞贞！

曾瑞贞（停步应一声）哎！

〔后院大奶奶声：（尖厉）你又跑到哪儿去了，瑞贞？

曾瑞贞 在这儿！（依然随着愰后面走）

愰 方（在大客厅门槛上停步）你去吧！

曾瑞贞 不。（愰又走，二人走进大客厅内；愰先由通前院的门走出去）

〔大奶奶由养心斋小门上。

曾思懿 瑞贞，你——（瞥见陈奶妈）啊，陈奶妈，（满脸笑容指着后院）快去吧，你的清少爷正到处找你呢！

陈奶妈（喜不自禁）清少爷。哪儿？

曾思懿 院子里。

〔陈又非常高兴地颤巍巍地由书斋走下。

〔瑞从通大客厅的门悄悄走上来。

曾瑞贞 妈。

曾思懿（狠狠盯看她）你耳朵聋了！（四下一望）我叫你喊的人呢！

曾瑞贞 我，我——

曾思懿（厉声）滚！死人！（瑞低首由她面前走过，切齿）看你那死样子，（顿足）你怎么不死啊！

〔瑞默默由书斋小门下。

曾思懿（同时走到大客厅喊）霆儿，霆儿！

〔霆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上。

曾 霆（一脸汗）妈。

曾思懿 (责备，冷冷地) 妈叫你，知道么？

曾 霆 (歉笑) 知道。

曾思懿 (气消了一半) 快穿好袍子马褂给祖先上供去！(霆立刻转身，向书斋走，思一手拉住他，异常和蔼地) 孩子，以后，你别跟那个袁小姐玩，野姑娘，没规没矩的。(一半鼓励，一半泄愤的样子) 你要是嫌瑞贞不好，你中学毕了业我给你再娶一个。好好念书，为你妈妈争气，将来——

〔霆正听得不耐烦时张顺由左边姑老爷的卧室走出，霆乘机由书斋小门溜下。

〔左面卧室内：(门开时) 混蛋！滚！滚！(砰地门随着关上)

曾思懿 什么事，张顺？

张 顺 (也气呼呼地) 大奶奶，张顺想跟您请长假。

曾思懿 又怎么啦？

张 顺 (指手画脚) 我侍候不了这位姑老爷，一天百事不做，专找着我们当下人的祖宗八代地乱“卷”。(骂的意思)

曾思懿 (愤愤) 他是条疯狗，跟他一般见识干什么？

张 顺 (盛气难息) 不，您另找人吧 我每天搪账不必说——
〔突然又由隔壁传来一声“混账——”。一个女人喊着说：“你别去！别去！”男人暴叫：“撒开手，我要见她！”

曾思懿 (仿佛感到什么，立刻低声) 张顺，这边来说，让他去喊去。

〔张随着大奶奶由书斋内小门走出。

〔同时几乎一阵闯进来的是扭持着的姑老爷和姑太太。江泰顿时甩开手，曾文彩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他手握着一束钞票，气呼呼地乱指。

〔姑老爷江泰是个专攻“化学”的老留学生，到了北平，就纵情欢乐，尽量享受北平舒适的生活，几乎和北平土生的公子哥儿的神气，毫无二致。他有三十七岁神色，带着几分潦倒模样，人看来是很精明的，却仿佛走到社会里就比不过与他同样聪明的朋友们。于是他时时刻刻想占些小便宜，而总不断地在大处吃人的亏。他心地并不算奸恶，回国后，颇想大大发展一下。他不知为什么抛弃本行，洋洋自喜地做了官。做了几次官都不十分得意，在最后一任里，他拉下很大的亏空，并且据说有侵吞公款的嫌疑，非常不名誉地下了任。他没剩多少钱，就和太太寄居在丈人家里，成天牢骚满腹，喝了两杯酒就在丈人家里使气。人愈穷，气愈盛，指桌骂人，摔碟子摔碗是常有的事。

〔但他也不是没有可爱的地方，他很直率，肯说老实话，有时也很公平，固然他常欺蔑他的病妻，在太太偶尔高兴，开始发两句和他不同的议论的时候，他总是轻蔑地对她说：“你懂得什么？”他还有一处长处，北平的饭馆、戏园各种游乐的场所他几乎处处知道门路。而且他最讲究吃，他是个有名的饕餮，精于品味食物的美恶，举凡一切烹调秘方，他都讲

得头头是道，说得有声有色，简直像一篇袁子才的小品散文。他也好吹嘘，总爱夸显过去他若何的阔绰豪放，怎样得到朋友们的崇拜和称赞，有时说得使人难以置信。

〔通常他是无时无刻不在谈着发财的门径的。但多半是纸上谈兵的淡话，只图口头上快意，决未想到实行，只有一次，他说要办实业想开一个一本万利的肥皂厂，就在曾家的破花窖里砌炉举火，克日动工，熬开一大锅黄澄澄的浓汤，但制成时，一块块胰子软叽叽的像牛油，原来他的化学教科书不好，那节肥皂的制造方法没有写明白，于是那些锅儿灶儿就一直扔在破花窖里，再没有人提。

〔经过这一次失败后，有一阵他绝口不谈发财。但不久躲在房里又忍不住和他的妻轻轻叹息说：“总有一天我能够发明一种像万金油似的药，那我就——”于是连续地又有许多发财的梦，但始终都是梦。看相批命也不甚灵，命中该交财运的年头，事实都不如此。最近他才忽然想起一个巨大的计划，他要经商，他劝他丈人拿钱到上海做出口生意，并且如果一时手下不便，可以先卖了房子，作为营利的资本。但他的岳父照例以为不可。却又怕他的“姑老爷”的脾气发作，就对他唯唯否否，弄得他十分不快。

〔他身材不高，宽前额，丰满的鼻翼，一副宽大的厚嘴唇，唇上微微有些黑髭，很漂亮的。他眼神有些

浮动，和他举止说话一样。

〔他穿一套棕色西服，质料和剪裁都好，领带拖在前面。一绺头发在顶上翘起来，通身上下都不整齐。

〔他的夫人曾文彩有三十四岁，十年前是一位有名娇滴滴的蜡美人，温厚娴静，婚后数年颇得他丈夫的宠爱。后来一直卧病，容颜顿改。人也憔悴瘦弱，脸色比曾家一般人还要苍白，几乎一点也看不出昔日的风韵。她非常懦弱。任何事她都拿不定主意。在旧书房里读了几年书，她简直是崇拜她的丈夫，总是百依百顺地听她丈夫的吩咐，甘心受着她丈夫最近几年的轻蔑和欺凌。病久了，她进门有些颤抖，唇惨白失色，头发微乱，她穿一件半旧蓝灰色羽纱旗袍，青缎鞋也有些破旧。

曾文彩 (哀求地) 你这样去，成什么样子？

江 泰 (睁圆了眼) 给他钱！什么样子？住房，给房钱，吃饭，给饭钱。

曾文彩 (怯弱地) 你不要这么嚷，弄得底下人听见笑话。

江 泰 (愤慨) 这有什么可笑话？给完了钱，我们就搬家。
(举起那钞票乱甩，怒喊) 我叫你给他钱为什么不去？
(拔步就走) 我自己去交给你父亲！

曾文彩 (死命拉住他，颤抖像一只将死的蝴蝶) 江泰，你给我留点面子，这是我的娘家！

〔思懿偷偷由书斋小门冒出头窃听。

江 泰 (唾了一口涎水) 娘家，我看还不及住旅馆有情分呢。
(指着后院) 老头死了，你要是拿他一个大钱，我立

刻就跟你离婚。

曾文彩 (哀诉地) 你从哪儿听的这些闲话？哪个告诉你说嫂嫂嫌我们住在此地？又是谁说你想着你岳父的钱哪？

江 泰 (傲慢地) 奇怪，我贪这几个钱？(愤怒) 你们家里的人一个个都是混蛋，小人，没见过钱的，第一你那个大嫂！

曾文彩 (低声怯惧地) 你喊什么？她说不定就在隔壁！

江 泰 (痛快淋漓) 我喊我就是给她听，看她怎么样？看她敢怎么样？我要打死她，我要一枪打死她！

〔大奶奶先真要挺身而出，听见这么可怕的恐吓，又悄悄退回去。

曾文彩 (叹息) 再怎么说是亲戚。

江 泰 什么亲戚？(牢骚满腹) 亲戚是狗屎！我有钱，我得意的时候，认识我。没有钱，下了台，你看他们那副鬼脸子，(愈想愈恨) 混账！借我的钱买田产的时候，你问问他们记得不记得？我叫他们累得丢了官，下了台，你问问他们知道不知道？昨天我就跟老头通融三千块钱，你看老头——

曾文彩 (连忙回头) 我跟爹说！

江 泰 (怒冲冲) 你不要去！你少给我丢脸！你以为你父亲吃斋念佛就有人心么，伤天害理，自己的棺材抬在家里，漆都漆好了，偏把人家老姑娘坑在家里，不许嫁人！

曾文彩 (弱声弱气) 你不要这样胡说！

江 泰 哼，(凶横地) 我问你，他怕死不怕死？

曾文彩（枯笑）老人家哪个不怕死？

江 泰 那么他既然知道他要死了，为什么屡次有人给愫小姐提婚他总是东不是西不是挑剔，反对？

曾文彩（忠厚地）那也是为她好。

江 泰（睁圆眼睛）你胡扯——自私！自私！就是自私！一句话，眼不见为净！我立刻走！我立刻就滚蛋，滚他妈的蛋！

〔霆由书斋小门上。

曾 霆 姑姑，姑丈，爷爷请您二位敬祖去。

江 泰 我不去。

曾文彩 霆儿，你别听他的，我们就去。

曾 霆 妈说等着姑姑跟姑丈点蜡呢。

江 泰 我不去，我江家的祖宗还没有祭呢。

曾文彩（哀恳地）走，把衣服换了，穿上袍子马褂——
〔愫方由书斋小门上。她手里拿着一包婴儿的衣服。

愫 方（找着）瑞贞呢？

曾文彩 不在这儿。

愫 方 表姐夫，还不去，姨父都在祖先堂屋等着呢！

曾文彩（几乎是乞怜）看我的份上，你去一趟吧！

江 泰（翻翻眼）你告诉他，我没有工夫侍候。

〔江头也不回，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下。

曾文彩（追在后面）江泰你别走，你听我说。

〔彩追下。

〔霆欲由大客厅走出去。

愫 方（哀缓地）霆儿，你别走。

曾 霆 恹姨。

恹 方 你——（欲说又止）

曾 霆 什么？

恹 方 （终于）你为什么不与瑞贞好呢？

曾 霆 （不语）

恹 方 （沉重）你们是夫妻呀。

曾 霆 （痛苦地）您别提这句话吧。

恹 方 譬，譬如她是你的妹妹，你忍心成天——

曾 霆 （哀恳地）恹姨！

〔他们觉得有人来，回头看见瑞贞低着头仿佛忍着极端的痛苦匆匆由书斋小门走进。〕

曾瑞贞 （抬头，突然望见霆）哦，你，你在这儿。

恹 方 （立刻）你们谈谈吧。（急向大客厅那面走）

〔前院袁圆在叫——〕

〔圆的喊声：“快来呀，曾霆！”〕

〔霆原来与瑞相对无语，听见喊声，立刻抢在恹方的前面，疾步走进大客厅。〕

恹 方 霆儿，你——

〔霆不回顾，忙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走出。恹回过头脸上罩满哀伤，慢慢向瑞贞走来。〕

曾瑞贞 恹姨！（扑在恹的怀里哭泣起来）

恹 方 （低声抚慰）不要哭，瑞贞。

曾瑞贞 （忍不住地抽咽）我，我不，我不。

恹 方 （拉着她）我看你回屋躺一躺去吧。

曾瑞贞 （摇头）不，他母亲还叫我侍候开饭呢？

愫方 (不安地探问着) 你怎么一早就出去了?

曾瑞贞 我有, 有点事。

愫方 (摸着她的脸哀怜地) 我看你睡一会吧, 你的眼通红的。

曾瑞贞 (惨凄) 不, 那他母亲更要以为我是装病了。

愫方 (同情地) 你还吐么?

曾瑞贞 还好。

愫方 (无意地) 瑞贞, 还是让我, 我替你说了吧。

曾瑞贞 (坚决) 不, 不。

愫方 那么先告诉霆儿吧。

曾瑞贞 (抑郁) 他懂什么? 他是个孩子。

愫方 (劝解) 可为什么不说呢?

曾瑞贞 (摇头) 愫姨, 你不明白。

愫方 (不了解) 为什么呢? (欣悦之色) 这又不是什么怕人晓得的事。

曾瑞贞 (痛苦地望着愫方) 愫姨, 我要是能像你一样, 一辈子不结婚多好啊。

愫方 (哀静地凝视) 你怎么说些小孩子话?

曾瑞贞 (痛心) 愫姨, 我们是小孩子啊, 到了年底我十八, 曾霆才十七呀。我同他糊糊涂涂叫人送到一处。我们不认识, 我们没有情感, 我们在房屋里连话都没有说的。过了两年了。(痛苦地) 可现在, 现在又要

愫方 (淳厚地) 那你的爷爷才喜欢呢。

曾瑞贞 是呀, 愫姨! 我就是问为什么呀? 为什么爷爷要抱

重孙子，就要拉上我们这两个可怜虫再生些小可怜虫呢？

愫 方 （安慰）人家说有了小孩就好了，有了小孩夫妻的感情就会好了的。

曾瑞贞 （沉重的摇着头）不，愫姨，我不相信，我们不会好的。（肯定）即使曾霆又对我好，我在这样的家庭也活不下去的。（憎恶地）我真是从心里怕看见这些长辈们的脸哪！（拉着愫的手）愫姨，如果这家里再没有你，我老早就死了。

愫 方 （感动地）不要这么说话。你还小，生了孩子大家就高兴了。

曾瑞贞 （哀愁）愫姨，怎么会高兴？杜家的账到现在没法子还，爷爷都说要卖房子——

愫 方 （低头）嗯。

曾瑞贞 多一个就多一个负担，曾霆连中学都还没毕业。

愫 方 （慈爱地笑着）不要像个小大人似的想下去了。活着吃苦不为着孩子们，还有什么呢？毛毛生下来，我来替你喂。我来帮你，不要怕，真到了没路可走的时候，我母亲还留下一点钱，我们还可用在小孩子身上的。

曾瑞贞 （十分感动）愫姨，你，你的心真是——

愫 方 （高兴得流眼泪）那么，瑞贞，我一会儿替你说了吧，我替你告诉，先告诉表嫂，她想着要抱孙孙，就不会待你那样了。

曾瑞贞 （连忙）不，不，你不懂，我就不愿意告诉我这位婆

婆。不，不，你千万谁也不要告诉。（激动地）恹姨，只有你，只有你——啊，恹姨，我心里乱慌慌的，昨天晚上我梦见我的母亲又活起来了，我还在家里当女孩子。（痛苦地）哦，恹姨，我要是永远不嫁人，永远不长大多好啊！（又抽咽起来）

恹 方 （抚慰）不要哭，不要再流眼泪了。我给你看一点东西吧！打开那个布包，露出美丽的小婴儿绒线衣服）瑞贞，你看能用么？

曾瑞贞 （望着那件玲珑的小衣服，说不出话来）啊？

恹 方 喜欢么？

曾瑞贞 （颤抖着）怎么你连这个都预备好了？（虽然有些羞涩，但也忍不住欣欣笑起来）还，还早得很呢。

恹 方 做着玩玩，我也是学着做。

曾瑞贞 （一件一件地翻弄，欣喜地）好看，好看，真好看。（陡然放下衣服）可恹姨，你没有钱，你为什么花这么多钱，为，为着——

恹 方 （哀矜地）为着我爱你，瑞贞，你不生气吧，我们都是无父无母，看人家眼色过日子的人。

曾瑞贞 （低下头，紧紧握住恹的手）恹姨。（泪泫然流下来）

恹 方 （哀婉地）你现在快做母亲了，要成大人了，为什么想不要孩子呢？有了孩子，他就会慢慢待你好的。（手帕轻轻擦着瑞贞眼睫下面的泪水）顺着他一点，他还是个小孩呢！（摇头，哀伤地）唉，你们两个都是小孩，十七八岁的人懂得什么哟。（慢慢握紧瑞的

手，诚挚地）瑞贞，昨天晚上你对我讲的话，那是万万做不得的。

曾瑞贞（低声）为什么要这个小东西呢？（凝视）他是不喜欢我的。

愫方（恳切地）瑞贞，他再怎么不喜欢你，孩子是没有罪过的。岁数大了，心思就变了，有个小孩，家里再怎么不好，心里也就踏实多了。（凝望着她）你真想听你那个女朋友的话到什么地方去么？（悲哀地）哎，那里又真是我们的家呀？

曾瑞贞（愤慨）我不要家，我不要这个家。

愫方（立刻按住她的手，摇头）不，你小，你不明白没有家的女人是怎么过的，（泫然）那心里头老是非常地寂寞的。（不能自己）我自小就——（突然又抑制住自己的愁苦，急转，哀痛地）瑞贞，你听我的，你万不要做那样的事，万不要打掉那孩子。

曾瑞贞 嗯。

愫方 你刚才是又找那个坏医生去了？

曾瑞贞（不语）

〔后院文清喊——

〔文清声：瑞贞！

愫方 你要对我说实话。

曾瑞贞（望她）嗯。

〔文清声：瑞贞！

愫方 那你以后再也不用去。

曾瑞贞（哀痛地）嗯。

慷 方 （沉挚）你说定了？

〔正当瑞贞微微颌首的时候，文清低首由书斋小门上。

曾文清 （扬头突见慷方）哦，你在这儿！（对瑞）瑞贞，你给我拿马褂来。

曾瑞贞 是，爹！

〔瑞贞进了文清的卧室。

〔半晌，二人相对无语。

曾文清 （长叹一声）慷方，我要走了，以后，你，你一个人

——
〔蓦然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兴高采烈地跑进来袁圆。

袁 圆 （连喊）曾伯伯，曾伯伯！

曾文清 （转身笑着）什么？

袁 圆 小柱儿说他奶奶送给你一对顶好看的鸽子。

曾文清 （指那笼子里的鸽子）在那里。

袁 圆 （提起来）咦，怎么就剩下一个啦？

曾文清 （哀痛）那个在半路上飞了。

袁 圆 （赞美地指着笼里的鸽子，天真地）这个有名字不？

曾文清 （缓缓点头）有。

袁 圆 （恳切地）叫什么？

曾文清 （沉静地）它，它叫“孤独”。

袁 圆 真好看！（撒娇似地哀求着）曾伯伯，你送给我？

曾文清 好。

袁 圆 （大喜）谢谢你！你真是个好伯伯！（提着鸽笼跳起就跑）小柱儿！小柱儿！

〔袁圆一路喊着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走出去。〕

〔静默，天空鸽哨声。〕

曾文清（费力地）谢谢你送给我的画。

愫方（低头不语）

曾文清（慢慢由身上取出一张淡雅的信笺）昨天晚上我作了几首小东西。（有些羞怯地走到她的面前）在，在这里。

愫方（接在手中）

曾文清（温厚地）回头看吧。

愫方（望着他）一会儿，我不能送行了。

〔思懿突由书斋小门上。〕

曾思懿（惊讶）哟，你们在这儿。（对愫）老爷子叫你呢。

愫方（仍然很大方地拿着那张纸）哦。（立刻走向书斋）

曾思懿（瞥见她手上的诗笺，忽然眼珠一转）啊呀，地上还有一张纸！

愫方（不觉得回头）啊？

曾文清（惴惴然）哪儿？（忙在地上寻望）

曾思懿（尖刻笑）哦，就一张！（望着愫）原来在手上呢！

〔外面曾老太爷的声音：（苍老地）“愫方哪！”〕

愫方 唉！

〔愫由书斋小门下。〕

曾思懿（脸沉下来）你们又在我背后闹些什么把戏。

曾文清（惶然）怎么——没有。

曾思懿 你刚才给她什么？

曾文清（推诿）没有什么。

曾思懿 (厉声)你放屁,你瞒不了我!你说,她手里拿的是
什么?你说——

曾文清 我——

[瑞贞由右边卧室拿着马褂走出来。

曾瑞贞 爹,马褂!(文接下)

曾思懿 (对瑞恶烦)快去吧,你的傣姨等着你。

[瑞由书斋小门下。[文默默穿马褂。

曾思懿 (叨叨)我一辈子是大方人,吃大方的亏。我不管你们在我背后闹些什么,(百般忍顺的模样)反正这家里早已不成一个家。“树倒猢猻散,”房子一卖,你带你的儿子媳妇一齐去过。(“生活”的意思)也好,或者带你的宝贝傣妹妹过也好,我一个人到城外尼姑庵一进,带发修行,四大皆空。(怕他不信)你别以为我在跟你说白话,我早已看好了尼姑庵,都跟老尼姑说好了。

曾文清 (明知她说的是一套恐吓的假话,然而也忍不住气闷颤抖地)你这是何苦?你这是何苦?

曾思懿 (诉苦)我也算替你曾家生儿养女,辛苦了一场,我上上下下对得起你们曾家的人!过了八月节,这八月节,我把这家交给姑奶奶,明天我就进庙。(向卧室走)

[张顺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急进。

张 顺 (急促)大奶奶,那漆棺材的要账的伙计——

曾思懿 叫他们找老太爷!

张 顺 (狼狈)可他们非请大奶奶——

曾思懿 （眼一翻）跟他们说大奶奶死了，刚断了气！

〔思进卧室。

曾文清 （望着卧室的门）

〔张叹了一口气由大客厅通前院门下。

曾文清 思懿！（推卧室门）开门！开门！你在干什么？

曾思懿 （气愤的口气）我在上吊！

曾文清 （敲门）你开门！开门！你心里在想着什么？你说呀，你打算——（回头一望，低声）爹来了！

〔果然是由书斋小门，瑞贞、懋方和陈奶妈簇拥着曾皓走进来。

〔曾皓，至多看来不过六十五，鬓发斑白，身体虚弱，黄黄的脸上微微有几根稀落惨灰的短须。一对昏朦而无精神的眼睛，时常流着泪水，只在偶尔振起精神谈话时才约莫寻得出曾家人通有的清秀之气。他吝啬，自私，非常怕死，整天进吃补药，相信一切益寿延年的偏方。过去一直在家里享用祖上的遗产，过了几十年的舒适日子。偶尔出门做官，补过几次缺，都不久挂冠引退，重回到北平闭门纳福。老境坎坷，现在才逐渐感到困苦，子女们尤其使他失望，家中的房产，也所剩无几，自己又无什么治生的本领，所以心中百般懊恼。他非常注意浮面上的繁文缛礼，以为这是士大夫门第的必不可少的家教，往往故意夸张他在家里当家长的威严，但心中颇怕他的长媳。他晓得大奶奶尽管外表上对他作“奉承”文章，心里不知打些什么算盘。他也厌恶他的女婿的

嚣张横肆，一年到头，总听见他在吵在出主意，在高谈阔论，种种营利的勾当。曾老太爷一直不说他有钱的，但也不敢说没有钱。他的家几乎完全操在大奶奶的手心里，哭穷固然可以应付女婿，但真要是穷得露了骨，他想得到大奶奶的颜色是很难看的，虽然到现在为止，大奶奶还不敢对自己的公公当面有若何轻视的表示。然而他很怕，担心有一天子女就会因为他没有留下多少财产，做出一种可怕的颜色给他看。

〔自然，这也许是他神经过敏，但他确实感到贫穷对他，一个士大夫家庭中家长的地位都成了莫大的威胁。他有时不相信诗书礼仪对他的子女究竟抱了多大的教化和影响。他想最稳妥的方法是“容忍”，然而“容忍”久了也使他气郁，所以终不免时而唠唠叨叨，牢骚一发，便不能自止，但多半时间他愿装痴扮聋，隐忍不讲。他的需要倒也简单，除了漆寿木，吃补药两点他不让步外，其余他尽量使自己不成为子孙的赘疣。他躲在屋内，写字读佛，不见无欲，既省钱，也省力。却有时事情常闹到头上来，那么他就把多年忍住的脾气发作一下，但也与年壮气盛时大不相同，连发作的精神都很萎缩，他埋怨一切，他仿佛有一肚子的委屈要控诉，咒骂着子女们的不幸无能，叹惜着家庭不昌，毁谤着邻居们的粗野无礼，间或免不了这没落的士大夫家庭的教养，趣味种种，他惟一留下来的一点骄傲也行将消散。

〔他的自私常是不自觉的。譬如他对愫方总以自己在护养着一个无告的孤女。事实上愫方哀怜他，沉默地庇护他，多少忧烦的事隐瞒着他，为他遮蔽大大小小无数次的风雨。当他有时觉出她的心有些摇动时，他便猝然张惶得不能自主，几乎是下意识地故意慌乱而过分的显露老人失倚的种种衰弱和痛苦，期想更深地感动她的情感，成为他永远的奴隶。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己，怜悯着自己，这使他除了自己的不幸外，看不清其他周围的人也在痛苦。

〔他穿一件古铜色的长袍，肥大宽适。上套着一件愫方为他缝制的轻软的马褂——他是异常地怕冷的——都没有系领扣，下面穿着洋式翻口绒鞋，灰缎带扎着腿，他手里拿着一串精细的念珠。

〔愫方和瑞贞扶掖着他，旁边陈奶妈捧着盖碗。

曾 皓 （闭着眼睛听什么，连连点着头）嗯，嗯。

曾文清 （不安地）爹。

曾 皓 （陷在沉思里，似乎没有听见）

陈奶妈 （边说边笑，大家暂停住脚步子，听她的话，她很兴奋地对愫）我一算可不是有十五年了？（对皓）这副棺材漆了十五年！（惊羡地）哎，这可漆了有多少道漆呀？

曾 皓 （快慰）已经一百多道了。（被他们扶掖向长几那边走）

陈奶妈 （赞叹）怪不得那漆看着有（手一比）两三寸厚呢！（放下盖碗）

〔思由卧室走出，满面和顺的笑容，仿佛忘记刚才那一件事。〕

曾思懿 爹来了。（赶上扶着皓）这边坐吧，爹，舒服点！（把皓又扶到沙发那边，忙对瑞贞）少奶奶，把躺椅搬正！（扶皓坐下，思对文）你还不把靠垫拿过来。

曾文清 哦！（到书斋内取靠垫，瑞也跟着拿）

曾 皓 （闭目，摸弄着佛珠）慢慢漆吧！再漆上四五年也就勉强可以睡了。

〔瑞贞由书斋内拿来椅垫。〕

曾思懿 （指着，和蔼地）掖在背后，少奶奶。（仿佛看瑞贞掖得不好，弯下腰）噫，我来吧。（对瑞）你去拿床毛毯，给爹盖上。

曾 皓 （睁眼）不用了。（又闭目养神）

曾思懿 （更谦顺）您现在觉着好一点了吧。

曾 皓 还好。

曾文清 （走上前）爹。

曾 皓 （微颌首）嗯，（几乎是故意惊讶地）哦，你还没有走？

曾思懿 （望文一眼，对皓）文清一会儿就要上车了。

曾 皓 （对文）你给祖先磕了头没有？

曾文清 没有。

曾 皓 （不高兴）去，去，快去，拜完祖先再说。（咳嗽）

曾文清 是，爹。（向书斋小门走）

陈奶妈 （又得着一个机会和文清谈话）噫，清少爷，我再陪陪你。

〔文与陈同由书斋小门下。

曾 皓 慷方，你出去把我的痰罐拿过来。

〔慷刚转身举步向书斋走——

曾思懿 (立刻笑着说) 别再劳累慷妹妹啦！我屋里有。瑞贞，你给爷拿去。(把盖碗茶捧给皓) 爹，您喝茶吧！

〔瑞贞进思懿的卧室。

曾 皓 (用茶嗽口，慷拿过一个痰桶，皓吐入) 口苦的很！
(又瞌眼)

慷 方 您还晕么？

曾 皓 (望望她，又闭上眼，一半自语地) 头昏口苦，这是肝阴不足啊！所以痰多气闷！(枯手慢推摩自己的胸口)

曾思懿 (殷勤) 我看给爹请个西医看看吧。

曾 皓 (睁开眼，烦恶) 哪个说的？

曾思懿 要不叫张顺请罗太医来！

曾 皓 (启目，摇头) 不，罗太医好用唐朝的古方，那种金石虎狼之药，我的年纪，体质——(不愿说下去，叹口气，闭眼轻咳)

〔瑞由思懿的卧室上，把小痰罐递与皓，皓又一口黏痰吐进去，把痰罐拿在手中。

曾思懿 隔壁杜家又派一个账房来要那五万块钱啦。

曾 皓 哦！

曾思懿 还有今年这一年漆寿木的钱——

曾 皓 (烦躁) 钱，钱！牛马，牛马，做一辈子的牛马，连病中还要操心，当牛马。

〔思也沉下脸。半晌。〕

慷 方 （安慰地）今年那寿木倒是漆得挺好的。

曾 皓 （不肯使大奶奶太难看，点头，微露喜色）嗯嗯，等吧，等到明年春天再漆上两道川漆再设法把杜家这笔账还清楚，我这孽就算做完了。（不觉叹一口气，望着瑞贞）那么运气好，明年里头我再能看见重孙——

曾思懿 （打起欢喜的笑容）是啊，刚才给祖先磕头我还叫瑞贞心里念叨着，求祖宗保佑她早点有喜，好给爷爷抱重孙呢。

曾 皓 （浮肿的面孔泛着欢喜的皱纹）瑞贞，你心里说了没有？

曾瑞贞 （低头）

曾思懿 （推她，尖声）爷爷问你心里说了没有？

曾瑞贞 （背转）

慷 方 （劝慰）瑞贞！

曾瑞贞 （回头）说了，爷爷。

曾 皓 （满意地笑）说了就好。

〔外面曾文彩声：江泰，江泰！〕

曾思懿 （咕噜着）你瞅这孩子，你哭什么？

〔由大客厅通前院的门拉拉扯扯地走进来文彩和江泰。〕

曾文彩 （央求）江泰，江泰！（拉他走进）

江 泰 （说着走着，气愤愤地）好，我来，我来！你别拉着我！

〔大家都回头望他们，他们走到近前。〕

曾思懿 怎么啦？

曾文彩 爹！（回头低声对江）就这样跪着磕吧，别换衣服啦。

曾思懿 （故意笑着说出来）姑老爷给爹拜节呢。

曾 皓 （探身，手势要人扶起，以为他要磕头）哎，不用了，不用了，拜什么节啊？

〔江泰狠狠盯了思懿一眼，在皓已经欠起半身的时候，爱拜不拜地懒懒鞠了个半躬，自己就先坐下。〕

江 泰 （候皓坐定，四面望望，立刻）好，我有一句话，（指着）我屋旁边那土墙要塌，你们想收拾不收拾？——

曾文彩 （低声，急促地）你又怎么了？

江 泰 （对彩）你别管！（转对思和皓）你们收拾不收拾？不收拾我就卷铺盖滚蛋。

曾皓 （莫明其妙）怎么？

曾思懿 （软里透硬）不是这么说，姑老爷，我没有敢说不收拾，不过我听说爹要卖房子，做买卖，所以——

曾 皓 （挺身不悦）卖房子？

曾思懿 卖给隔壁杜家。

曾 皓 （微怒）哪个说的？这是哪个人说的？

曾思懿 （眼向江泰一瞟，冷笑）谁知道谁说的？

江 泰 （贸然）我说的！（望着皓，轻蔑的神色）我也不知道哪个说话不算话的人对我说的。

曾 皓 （在自己家里，当着自己的儿媳受这样抢白，实在有些忍不住）江泰，你这不是对长辈说话的样子。

江 泰 好，那么我走。(拔步就走)

曾文彩 (低声，几乎要哭出来) 江泰，你还不坐下。

慷 方 (央求地) 表姐夫！

〔江被他们暗暗拉着，不甘愿地又坐下。

〔半晌。沉静中文清由书斋小门悄悄走进来站在一旁。

曾 皓 (望了文一眼，颤抖) 好，我说过，我说过，我是为我这些不肖的子孙才说的。现在家里景况不好，没有一个人能赚钱，(望文愤愤地) 大儿子第一个就不中用！隔壁那个暴发户杜家天天逼我们的债，他们硬要买我们的房子，难道我们就听他们再给一两万块钱，乖乖把房子送给他们么？(越说越气) 这种开纱厂的暴发户，仗势欺人，什么东西都以为可以拿钱买，他连我这漆了十五年的寿木都托人要拿钱来买，(气得发抖) 这种人真是一点书都没有读过。难道我自己要睡的棺材都要卖给他？(望彩) 文彩，你说？(对文清) 文清，你这个做长子的人也讲讲？(文低头) 你们这做儿女的——

〔由书斋小门走进来陈奶妈。

陈奶妈 (高兴地) 清少爷！(看见大奶奶对她指着皓摆手，吓得没有说来，就偷偷从通大客厅的门走出去)

曾 皓 这房子是先人的产业，一草一木都是祖上敬德公惨淡经营留下的心血，我们食于斯，居于斯，自小到大都是倚赖祖宗留下来这点福气，吃住不生问题。(拍着那沙发的扶手) 你们纵然不知道爱惜，难道我

忍心肯把房子卖给这种暴发户，卖给这种——

江 泰 (把手一举) 我声明，不要把我算在里面，你们房子卖不卖，我从来没有想过。

曾 皓 (愣一愣继续愤慨地) 这种开纱厂的暴发户！这种连人家棺木都想买的东西，这种——

〔突然从隔壁邻院袭来震耳的鞭炮声。

曾 皓 (惊吓) 这是什么？(几乎要起来，仿佛神经受不住这刺激) 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愫 方 (在鞭炮响声里，用力喊出) 不要紧，这是放鞭！

曾 皓 (掩盖自己的耳朵，紧张地) 关上门，关上门！
〔文与瑞赶紧跑去关上通大客厅的门扇，鞭炮声略远，但不断爆响，半天才歇。

曾文彩 (在爆竹声中倒吸一口长气) 谁家放这么长的爆竹？

江 泰 (冷笑) 哼！就是那暴发户的杜家放的。

曾 皓 (抬头) 看看这暴发户！过一回八月节都要闹得像嫁女儿——

〔陈奶妈由通大客厅的门上。

陈奶妈 (拍手笑) 愫小姐，这一家子可有趣！女儿管爹叫“老猴”，爹管女儿叫“小猴”，屋里还坐着一个像猩猩似的野东西，老猴画画，小猴直要爬到老猴头上翻筋斗，(笑着前翻后仰) 屋里闹得要翻了天——

曾 皓 (莫明其妙) 谁？

陈奶妈 还不是袁先生跟那位袁小姐，我看袁先生人脾气怪好的，直傻呵呵地笑——

曾思懿 陈奶妈，你到厨房看看去，赶快摆桌子开饭，今天

老太爷正为着憐小姐请袁先生呢。

陈奶妈 哦，哦，好，好！

〔陈奶妈十分欢喜地由通大客厅走下。〕

曾思懿 （提出正事）媳妇听说袁先生不几天就要走了，不知道憐妹妹的婚事爹觉得——

曾 皓 （摇头，轻蔑地）这个人，我看——（江泰早猜中他的心思，异常不满地由鼻孔“哼”了一声，皓回头望他一眼，气愤地立刻对那正要走开的憐方）好，憐方，你先别走。乘你在这儿，我们大家谈谈。

憐 方 我要给姨父煎药去。

江 泰 （善意地嘲讽）咳，我的憐小姐，这药您还没有煎够？（迭连快说）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憐又勉强坐下。〕

曾 皓 憐方，你觉得怎么样？

憐 方 （低声不语）

曾 皓 憐，你自己觉得怎么样？不要想到我，你应该替你自己想，我这个当姨父的，恐怕也照料不了你几天了，不过照我看，袁先生这个人哪——

曾思懿 （连忙）是呀，憐妹妹，你要多想想，不要屡次辜负姨父的好意，以后真是耽误了自己——

曾 皓 （也抢着说）思懿，你让她自己想想。这是她一辈子的事情，答应不答应都在她自己，（假笑）我们最好只做个参谋。憐方，你自己说，你以为如何？

江 泰 （忍不住）这有什么问题？袁先生并不是个可怕的怪物！他是研究人类学的学者，第一人好，第二有学

问，第三有进款，这，这自然是——

曾 皓 （带着那种“少安毋躁”的神色）不，不，你让她自己考虑。（转对愫，焦急地）愫方，你要知道，我就有你这么一个姨侄女，我一直把你当我的亲女儿一样看，不肯嫁的女儿，我不是也一样养么？——

曾思懿 （抢说）就是啊！我的愫妹妹，嫁不了的女儿也不是——

曾文清 （再也忍不下去，只好拔起脚就向书斋走——）

曾思懿 （斜睨着文）咦，走什么？走什么？

〔文不顾，由书斋小门下。〕

曾 皓 文清，怎么？

曾思懿 （冷笑）大概他也是想给爹煎药呢！（回头对愫又万分亲热地）愫妹妹，你放心，大家提这件事，也是为着你想。你就在曾家住一辈子，谁也不能说半句闲话。（阴毒地）嫁不出去的女儿不也是一样得养么？何况愫妹妹你父母不在，家里原底就没有一个亲人——

曾 皓 （当然听出她话里的根苗，不等她说完——）好了，好了，大奶奶请你不要说这么一大堆好心话吧。（思的脸突然罩上一层霜，皓转对愫）那么愫方你自己有个决定不？

曾思懿 （着急对愫）你说呀！

曾文彩 （听了半天，一直都在点头，突然也和蔼地）说吧，愫妹妹，我看——

江 泰 （猝然，对自己的妻）你少说话！

〔彩默然，愫默立起低头向通大客厅的门走。〕

曾 皓 愫方，你说话呀，小姐。你也说说你的意思呀。

愫 方 （摇头）我，我没有意思。

〔愫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曾 皓 唉，这种事怎么能没有意见呢？

江 泰 （耐不下）你们要我说话不？

曾 皓 怎么？

江 泰 要我说，我就说。不要我说，我就走。

曾 皓 好，你说呀，你当然说说你的意见。

江 泰 （痛痛快快）那我就请你们不要再跟愫方为难，愫方心里怎么回事，难道你们看不出来？为什么要你一句我一句欺负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小姐？为什么——

曾思懿 欺负？

曾文彩 江泰。

江 泰 （盛怒）我就是说你们欺负她，她这些年侍候你们老的，少的，活的，死的，老太爷，老太太，少奶奶，小少爷，一直都是她一个人管。她现在已经快过三十，为什么还拉着她，不放她，这是干什么？

曾 皓 你——

曾文彩 江泰！

江 泰 难道还要她陪着一同进棺材，把她烧成灰供祖宗？拿出点良心来！我说一个人要有点良心！我走了，这儿有封信，（把信硬塞在皓的膝上）你们拿去看吧！

曾文彩 江泰！

〔江气呼呼地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曾 皓 (满腹不快) 这，这说的是什么？我，我从来没听过这种野话！(同时颤抖地撕开信，露出来钞票和简短的信纸)

〔皓看信时，张顺拿着碗筷悄悄走进来。瑞贞也走来帮他方桌静静抬出，默默摆碗筷和凳子。

曾 皓 (匆促地读完那短信，气得脸发了青) 这是什么意思？(举着那钞票) 他要拿这几个房租钱给我！(对思懿) 思懿，这是怎么回事？

曾思懿 (冷笑) 我不知道他老人家又犯了些什么神经病？

曾文彩 (早已立起，看着那信，惶惑不安，哀诉着) 爹，您千万别介他的意，他心里不快活，他这几年——

曾 皓 (愤然) 江泰，我不说他，就说女婿是半子吧，他也是外姓人。(对彩) 你是我的女儿，你当然知道我们曾家人的脾气都是读书第一，从来没有谈过钱的话。好，你们愿意住在此地就住下去，不愿意住也随意，也无须乎拿什么房钱，饭钱，给父亲看——

曾文彩 (抽咽) 爹，您就当错生了我这女儿，您就当——

曾 皓 (气得颤巍巍) 呃，呃，在我们曾家用这种阔女婿架子！

曾文彩 (早忍不下，哇地哭起来) 哦，妈，你为什么丢下我死了，我的妈呀！

曾思懿 姑奶奶！

〔文彩哭着跑进自己的卧室。

曾 皓 (长叹一声) 一群冤孽！说都说不得的。开饭，张顺，请袁先生来。

〔张顺由通大客厅门下。

〔文由书斋小门上。

曾文清 爹！

曾 皓 要走了么？

曾文清 一点钟就上车。

曾 皓 你的烟戒了？

曾文清 （低头）戒了。

曾 皓 确实戒了？

曾文清 （赧然）确实戒了。

曾 皓 纸烟呢？

曾文清 （低头）也不抽了。

曾 皓 （望着他的黄黄的手指）又说瞎话！（训责地）你看，你的手指头叫纸烟熏成什么样子？（摇头叹息）你，你这样子怎么能见人做事！

曾文清 （不觉看看手指）回，回头洗。

曾 皓 霆儿呢？

曾思懿 （连忙跑到通大客厅门前喊）霆儿！你爷爷叫你。

曾 皓 他在干什么？

曾文清 大概陪袁小姐放风筝呢。

曾 皓 放风筝？为什么放着《古文观止》不读，放什么风筝？

曾文清 霆儿！

〔霆慌慌张张由通大客厅的门跑上。

曾 皓 （厉容）跑什么？哪里学来这些野相？

曾 霆 （又止步）爷爷，袁伯伯正在画“北京人”，说就来。

曾 皓 哦，（对瑞）把酒筛好。

曾 霆 袁伯伯说，还想带一位客人来吃饭。

曾 皓 当然好，你告诉他，就一点家常菜，不嫌弃，就请过来。

曾 霆 哦！（立刻就走，走了一半又转身，顾虑地）不过，爷爷，他是“北京人”。

曾 皓 北京人不更好。（对文又申斥地）你看，你管的什么儿子，到现在这孩子理路还是一点不清楚。

曾 霆 （踌躇）袁伯伯说要他换换衣服？

曾 皓 （烦恶）换什么衣服，你就请过来吧。你父亲一点钟就要上车的。

〔霆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曾 皓 奇怪，愆方上哪里去了？

曾思懿 大概为着袁先生做菜呢。

曾 皓 哦。

〔霆在门外大客厅内大喊。

〔霆的声音：“我爷爷在屋里！我爷爷在屋里！”

〔圆的声音：“你跑，你跑！”

〔砰地通大客厅的门扇大开，霆一边喊着一边跑进来，圆儿满头水淋淋的，提着一个空桶，手里拿着一串点着了鞭炮。小柱儿也随在后面，一手拿着一根燃着的香，一手抱着那只鸽子。

曾 霆 （跑着）爷爷，她，她——

袁 圆 （笑喊）你跑！你跑！看你朝哪儿跑……

〔待霆几乎躲在皓坐的沙发背后，她把鞭炮扔在他们

身下，就听着一声“噼啪”乱响，霆和皓都吓得大叫起来，圆大笑，小柱儿站在门口也哈哈不止。

曾 皓 你这，这女孩子怎么回事？

袁 圆 曾爷爷！

曾 皓 你怎么这样子胡闹？

袁 圆 （撒娇）你看，曾爷爷，（把湿淋淋的头发伸给他看，指霆）他先泼我这一桶水！

〔外面男人声音：（带着笑）小猴儿，你到哪儿去了？

袁 圆 （顽皮地）老猴儿，我在这儿呢！

〔圆儿笑着跳着由通大客厅的门跑出去。小柱儿连忙也跟出去。

曾 皓 （对思）你看，这种家教怎么配得上懋方？（转身对霆）刚才是你泼了她一桶水？

曾 霆 （怯惧地）她，她叫我泼她的。

曾 皓 跪下！

曾思懿 我看，爷爷——

曾 皓 跪下！（霆只得直挺挺跪下）也叫袁家人看看我们曾家的家教。

〔圆儿拉着她的“老猴儿”人类学者袁任敢兴高采烈地走进来。

〔“老猴儿”实在并不老，看去只有四十岁模样，不过老早就秃了顶，头顶油光光的只有几根毛，横梳过去，表示曾经还有过头发。他身材不高，可是红光满面，胸挺腰圆，穿着一身旧黄马裤，泥污的黑马靴，配上一件散领淡青衬衣，活像一个修理汽车

的工人。但是他有一副幽默而聪明的眼睛，眼里时常闪出一种嘲讽的目光，偶尔也泄露着学者们常有的那种凝神入化的神思。嘴角常在微笑，仿佛他不只是研究人类的祖先，同时也嘲笑着人类何以又变得这般堕落。他有一副大耳轮，宽大的前额，衬上一对大耳朵，陷塌的狮子鼻，有时看来像一个小丑。〔关于他个人的事，揣测很多，有的人说他结过婚，有的说他根本没有，圆儿只是个私生女，问起来他总一律神秘地微笑。他一生的生活是研究“北京人”的头骨，组织学术考察队到西藏、蒙古掘化石，其余时间拿来和自己的女儿嬉皮笑脸没命地傻玩。似乎这个女儿也是从化石里蹦出来的，看他的样子，真不像懂得什么叫做男女的情感的事情。

袁 圆 （一路上谈）爹，小柱儿就给我拿来一根香，我就把鞭点上，爹，我就追，我就照他的腿上——

袁任敢 （点头，笑着听着）嗯，嗯，哦——（望见曾皓已经立起来欢迎他）曾老伯，真是谢谢，今天我们又来吃你来了。

曾 皓 过节，随便吃一点。（让坐）请袁先生上坐，上坐，上坐。

袁 圆 （望见了霆儿突然矮了一截，大喊）爹，你看，你看，他跪着呢！

曾 皓 别管他，请坐吧！

袁任敢 （望着霆儿，大惊）怎么？

曾 皓 我这小孙儿年幼无知，说是在令媛头上泼了一桶水

袁任敢 (歉笑) 哎呀, 起来吧, 起来吧, 那桶水是我递给他泼的——

曾 皓 (惊愕) 你?——

曾思懿 (忍不住) 起来吧, 霆儿, 谢谢袁老伯!

曾 霆 (立刻站起) 谢谢袁老伯。

袁任敢 (对霆) 对不起, 对不起, 下次你来泼我!

曾 皓 袁先生的客人呢?

袁 圆 (惊呼) 爹, “北京人”还在屋里呢!

袁任敢 (粗豪地) 我以为他已经来了。

[圆儿说完, 撒“鸭子”就跑出去。]

曾 皓 (十分客气) 啊, 快请进来。(立起走向通大客厅的门)

袁任敢 您叫我们的时候, 我正在画, ——哦, 原来要他换好了衣服来的, 可(指霆)他说您——

曾 皓 (又客气地) 我就说吃便饭换什么衣服, 真是太客气了。

袁任敢 是啊, 所以我就没有——

[圆儿由通大客厅的门——这门已关上的——跳出来。]

袁 圆 (仿佛通报贵宾, 大喊) “北京人”到!

[大家都莫名其妙地站起探望。]

曾 皓 啊。(望着门, 满脸笑容) 请, 请, (话犹未了——)

[蓦然门开, 如一个巨灵自天而降, 陡地出现了这个

“猩猩似的野东西”。

〔他约莫有七尺多高，熊腰虎背，大半裸身，披着半个兽皮，混身上下毛茸茸的。两眼炯炯发光，嵌在深陷的眼眶内，塌鼻子，大嘴，下巴伸出去有如人猿，头发也似人猿一样，低低压在黑而浓的粗肩上。深褐色的皮肤下，筋肉一粒一粒凸出有如棕色的枣栗。他的巨大的手掌似乎轻轻一扭便可扭断了任何敌人的脖颈。他整个是力量，野得可怕的力量，充沛丰满的生命和人类日后无穷的 hope 都似在这个人身内藏蓄着。

〔曾家的人——除了瑞贞——都有些惊吓。

曾 皓（没想到，几乎吓昏了）啊！（退后）

袁任敢（忙走上前介绍）这是曾老太爷。

〔“北京人”点头。

曾 皓 这位是——

袁任敢（笑着）这是我们的伙伴，最近就要跟我们一块到蒙古去的。

〔“北京人”走到台中，森森然望着皓和皓的子孙们。

袁 圆（同时指着）曾爷爷，他是人类的祖先。曾爷爷，你的祖先就是这样！

袁任敢（笑着）别胡扯，圆儿！（对皓）曾老伯，您不要生气！四十万年前的北京人倒是这样：要杀就杀，要打就打，喝鲜血，吃生肉，不像现在的北京人这么文明。

曾 皓（惊惧）怎么这是北京人？

袁任敢 （有力地）真正的北京人！（忽然笑起来）哦，曾老伯，您不要闹糊涂了。这是假扮的，请来给我们研究队画的。他原来是我们队里一个顶好的机器工匠，因为他的体格头骨有点像顶早的北京人——

曾 皓 （清醒了一点）哦，哦，哦，那么请坐吧！（硬着头皮对“北京人”）请坐吧。

袁任敢 对不起，他是个哑巴，不会说话。（这时大家均按序入坐，低声）他脾气有点暴躁，说打人就打人，还是不理他好。

曾 皓 （毛骨耸然）哦，哦，（忙对瑞贞、霏儿）瑞贞，你们这边点坐，这边点坐！

〔“北京人”了无笑容地端坐在上首，面对观众。

〔张顺端进来一碗热菜，搁好即下。

曾 皓 （举杯）今天一则因为过节，二则也因为大小儿要离开家，一直没跟袁先生领教，也就乘这个机会跟袁先生多叙叙，来，请，请。（望“北京人”）呃，令友——

袁任敢 多谢！

〔“北京人”望一望，一饮而尽，大家惊讶。

袁任敢 我听说曾大先生非常懂得喝茶的道理——

〔外面争吵声。

曾 皓 瑞贞，你看看，这是谁？吵什么？

袁 圆 （对瑞）我替你看看去！

〔思对文耳语，文站起执酒壶，思懿随后向皓身边走来。圆早放下筷子由通大客厅的门跑下。

曾思懿 （持杯）媳妇给爹敬酒。

曾 皓 （仍坐）不用了。

曾思懿 （恭顺的样子）文清跟爹辞行啦。

曾文清 （低声）爹，跟您辞行。

〔文跪下三叩首，瑞贞和霆儿都立起。“北京人”与袁任敢瞪眼，互相望望。外面在他们一个端坐一个跪叩的时候，又汹汹地怒吵起来。

〔外面三四个人谰骂声：（你一句，我一句）你们给钱不给钱。大八月节，钱等了一大清早上了。这么大门口也不是白盖的。有钱再欠账，没有钱，你欠的什么账，别丢人！……

曾 皓 这是什么？

曾思懿 隔壁人家吵嘴吧？

曾 皓 （安下心，对袁等）请，请啦。（“北京人”又独自喝下一盅，皓对霆与瑞，和蔼地）你们也该给你们父亲送行哪！（于是——）

〔瑞、霆复立起来，执酒壶，到文面前斟酒。

曾思懿 （非常精明练达的样子，教他们说）说“爹一路平安”。

瑞 贞 （同时呆板地）爹一路平安。

曾 霆
曾思懿 说“以后请您老人家常写家信”。

瑞 贞 （同时呆滞地）以后请您老人家常写家信。

曾 霆
曾思懿 （又教他们）“儿子儿媳妇不能时常伺候您老人家

了。”

瑞 贞
曾 霆

(又言不由衷地)儿子儿媳妇不能时常伺候您老人家了。

〔说完了就要回坐。

曾思懿

(连忙)磕头啊,傻孩子!(很得意地望着袁任敢)

〔霆与瑞双双跪下三叩首。文立起,“北京人”与袁瞪眼对望着,呼地又喝了盅酒,袁为他斟满,他又喝空。静静的磕头中,外面又开始咒骂。——

〔外面咒骂声:(还是你一嘴我一嘴,逐渐凶横)你们过的什么节?有钱过节,没有钱跟我们这小买卖人打什么哈哈。五月节的账到现在还没有还清,现在还一个“子”儿(钱的意思)不给。不到一千块钱就这么为难哪?

〔张顺的声音:(一面劝着)你们别在这儿嚷嚷!——走!走!老太爷在这儿……

〔外面咒骂声:(讥讽地)老太爷就凶了,这摆的什么阔气!没有钱,还不跟我们一样,破落户!(一直吵下去不断——)

〔袁任敢也回头谛听。

曾思懿

别是隔壁的——

〔外面争吵声中,愫忙由通大客厅的门疾步进来。

曾 皓

是谁?

愫 方

(喘息着,闪烁其词)没有谁。

曾思懿

(奸笑)袁先生,我介绍一下,这是愫小姐!(袁立

起，思又转对愔）袁先生！

〔由通大客厅的门陈奶妈围着一个旧围裙，端一大盘菜急急慌慌走进来，后随着小柱儿，一手抱着鸽子，一手拉着祖母的衣裙。

陈奶妈（边说边走，烦躁地）别拉着，小柱儿，讨厌，别拉着我！（把菜放在桌上，几乎烫熟了手，连连地）好烫！

〔陈与小柱儿同由大客厅下。

愔 方（低声）表嫂！

曾思懿（举箸）袁先生，这碗菜是愔小姐——（愔拉她的衣裙，思回头对愔）啊？

曾 皓（举箸）请！请！

愔 方（同时惶惑）漆，漆棺材的——他，他们——
〔门蓦地大开，那一群矮胖凶恶的小商人甲、乙、丙、丁挤进来。张顺还在抵挡，圆儿也夹在后面。

张 顺 不成，不成，屋里有客！

甲、乙、丙、丁（同时闯进来，凶横的野狗似的乱吠）你别管，我们要钱！不是要命！——老太爷——大奶奶！——老太爷，你有钱就拿出来。——没有钱——

曾 皓 下去！混账！

曾思懿（同时厉声）回头说，滚出去！
〔文彩也从卧室里跑出来惊望。

甲、乙、丙、丁（逼上前来混杂地）我们为什么滚？——欠钱还账，没钱就别造这个孽，——我们是小买卖

人!——五月节的账都还没清。——别甩臭架子,——还钱,还钱!(皓气得发了呆,思冷笑,曾家的人都痴了一般,甲、乙吼叫,更相逼迫)别不言语,别装傻!(甲喊)你有钱漆棺材!(乙喊)没有钱漆什么棺材!(丙喊)我们家也有父有母,死了情愿拿芦席一卷!(甲喊,指着曾家的人)也不肯这么坐着挺尸!

〔袁与“北京人”一直望着他们,这时——

袁任敢 (大吼一声)出去!

甲 (吓住)怎么?

袁任敢 (笑)我给你钱!

甲、乙、丙、丁 (固执)我们,我(指皓)——

〔“北京人”慢慢立起,一个巨无霸似的人猿,森然怒视,猗猗然沉重地向外挥手。

甲、乙、丙、丁 (倒吸一口气)好,给钱就得!给钱就得!

〔甲、乙、丙、丁仓皇退出。

〔“北京人”笨重地跨着巨步跟着出去,圆也出去,袁随在后面。

曾 霆 (焦急)袁伯伯!

袁任敢 (点头微笑,摇摇手,颇有把握的样子)

〔袁走出。

曾 皓 怎么,怎么回事?

〔突然听见外面一拳打在肉堆上的声音,接着一句惊愕的:“你怎么打人!”接着东西摔破,一片乱糟糟叫喊咒骂,挨打呼痛的嚣声。

〔屋里人吓成一团。

曾 皓 关门，关门！

〔思赶紧跑去关门。

〔圆的声音：（仿佛在观战，狂叫助威）“好，再一拳，再一拳！打得好！向后边揍！脚，脚踢！对，捶！再一捶！对呀，对，咬，用劲，再一拳！”（最后胜利地大叫）“好啊！”（然后安静下来）

曾 霆 （忍不住走到门口，想开门外看）

曾思懿 （低声，紧张地）别出去，你要找死啊？

〔大家都屏息静听。袁任敢头发微乱，捋起袖管，满面浮着笑容，进来。

袁任敢 （慢慢地把袖管又捋下来）

〔“北京人”更野蛮可怖，脸上流着鲜血，跨着巨步若无事然走进来。后面袁圆满面崇拜的神色跟着这个可怕的英雄。

曾 皓 （低声）都，都走了？

袁任敢 打跑了！

袁 圆 （突然站在椅上把“北京人”的巨臂举起来）我们的“北京人”打的！

〔“北京人”转过头，第一次温和地露出狞笑。大家悚然望着他。曾皓凝坐如同得了瘫痪。

曾思懿 （突然打破这沉闷，快意地笑着）快吃吧。（对袁）这两碗菜是（指着）愫小姐下厨房特为袁先生做的！（不觉对文笑了一下）

〔大家又开始入坐。

——闭 幕

第二幕

〔当天夜晚，约有十一点钟的光景，依然在曾宅小客厅里。

〔曾宅的近周，沉寂若死。远远在冷落的胡同里有算命的瞎子隔半天敲两下寂寞的铜钹，仿佛正缓步踱回家去。间或也有女人或者小孩的声音，这是在远远寥落的长街上凄凉地喊着的漫长的叫卖声。〔屋内纱灯罩里的电灯暗暗地投下一个不大的光圈，四壁的字画古玩都隐隐地随着翳入黑暗里，墙上的墨竹也更显得模糊，有窗帷的地方都密密地拉严。从旧纱灯的一个宽缝，露出一道灯光正射在那通大客厅的门上。那些白纸糊的隔子门每扇都已关好，从头至地，除了每个隔扇下半截有段极短的木质雕饰外，现在是整个成了一片雪白而巨大的纸幕，隔扇与隔扇的隙间泄进来一线微光，纸幕上似乎有淡漠的人影隐约浮动。偶尔听见里面（大客厅）有人轻咳和谈话的声音。

〔靠左墙长条案上放着几只蜡台，有一只插着半截残烬的洋蜡烛。屋正中添了一个矮几子，几上搁了一个小小的红泥火炉，非常洁净，炉上座着一把小洋铁水壶。炉火融融，在小炉口里闪烁着。水在壶里呻吟，像里面羁困着一个小人儿在哀哭。旁边有一张纤巧的红木桌，上面放着小而精致的茶具。围炉坐着苍白的文

清，他坐在一张矮凳上出神。对面移过来一张小沙发，陈奶妈坐在那里，正拿着一把剪刀为坐在小凳上的小柱儿铰指甲。小柱儿打着盹。

〔书斋内有一盏孤零零的暗灯，灯下望见曾霆恹恹地独自低声诵读《秋声赋》。远远在深巷的尽头有木梆打更的声音。

陈奶妈（一面铰着一面念叨）真的清少爷，你明天还是要走吗？

曾文清（颌首）

陈奶妈 我看算了吧，既然误了一趟车，就索性在家里等两三天，看袁先生跟愫小姐这段事有个眉目再走。

曾文清（摇首）

陈奶妈 你说袁先生今天看出来不？

曾文清（低着头，勉强回答）我没留神。

陈奶妈（笑着）我瞧袁先生看出来了，吃饭的时候他老望着愫小姐这边看。

曾文清（望着奶妈，仿佛不明白她的话）

陈奶妈 清少爷你说这件事——

曾文清（不觉长叹一声）

陈奶妈（望了清一下，又说不出）

〔小柱儿一磕头突由微盹中醒来，打一个呵欠，嘴里不知说了句什么话，又昏昏忽忽地打起盹。

陈奶妈（铰着小柱儿的指甲）唉，我也该回家的。（指小柱儿）他妈还在盼着我们今天晚上回去呢。（小柱儿头

《秋声赋》，欧阳修的作品。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吉水（今属江西）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著有《欧阳文忠集》。

又往前一磕，她扶住他说)别动，我的肉，小心奶奶较着你！(怜爱地)唉，这孩子也是真累乏了，走了一早晨又跟着这位袁小姐玩了一天，乡下的孩子不比城里的孩子，饿了就吃，累了就睡，真不像——(望着书斋内的霆儿，怜惜地，低声)孙少爷，孙少爷！

曾 霆 (一直在低诵)“……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乎中，必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

曾文清 让他读书吧，一会儿他爷爷要问他的。
〔深巷的更锣声。〕

陈奶妈 这么晚了还念书！大八月节的，哎，打三更了吧。

曾文清 嗯，可不是打三更了。

陈奶妈 乡下孩子到了这个时候都睡了大半觉了。(铰完了最后一个手指)好啦，起来睡去吧，别在这儿受罪了。

小柱儿 (擦擦眼睛)不，我不想睡。

曾文清 (微笑)不早啦，快十一点钟啦！

小柱儿 (抖擞精神)我不困。

陈奶妈 (又是生气又是爱)好，你就一晚上别睡。(对清)真是乡下孩子进城，什么都新鲜。你看他就舍不得睡觉。

〔小柱儿由口袋里取出一块花生糖放在嘴里，不觉又把身旁那个“括打嘴”抱起来看。〕

陈奶妈 唉，这个八月节晚上，又没有月亮。——怎么回子

事？大奶奶又不肯出来。（叫）大奶奶！（对清）她这阵子在屋里干什么？（立起）大奶奶，大奶奶！

曾文清 别，别叫她。

陈奶妈 清少爷，那，那你就进去吧。

曾文清 （摇头，哀伤地独自吟起陆游的《钗头凤》）“……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陈奶妈 （叹一口气）哎，这也是冤孽，清少爷，你是前生欠了大奶奶的债，今生该她来磨你。可，可到底怎么啦，她这一晚上一句话也没说，——她要干什么？

曾文清 谁知道？她说胃里不舒服，想吐。

陈奶妈 （回头瞥见小柱儿又闲不住手，开始摸那红木矮几的茶壶，叱责地）小柱儿，你放下，你屁股又痒痒啦！（小柱儿又规规矩矩地放好，陈转对文清）也怪，姑老爷不是嚷嚷今天晚上就要搬出去么？怎么现在——

曾文清 哎，他也不过是说说罢了。（忽然口气里带着忧怨）他也是跟我一样：我不说话，一辈子没有做什么；他吵得凶，一辈子也没有做什么。

〔文彩由书斋小门走进，手里拿着一支没点的蜡烛，和一副筷子，一碟从稻香村买来的清酱肉，酱黄豆，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山阴（今绍兴）人，南宋大诗人。著有《剑南诗稿》、《渭南文选》、《南唐书》、《老学庵笔记》、《放翁词》等。他初婚唐氏，在母亲压迫下离异，《钗头凤》即反映了他的痛苦之情。

杂香之类的小菜。

曾文彩（倦怠地）奶妈，你还没有睡？

陈奶妈 没有，怎么姑老爷又要喝酒了？

曾文彩（掩饰）不，他不，是我。

曾文清 你？哎，别再让他喝了吧。

曾文彩（叹了一口气，放下那菜碟子和筷子）哥哥，他今天晚上又对我哭起来了。

陈奶妈 姑老爷？

曾文彩（忍不住掏出手帕，一眼眶的泪）他说他对不起我，他心里难过，他说他这一辈子都完了。我看他那个可怜的样子，我就觉得是我累的他。哎，是我的命不好，才叫他亏了款，丢了事。（眼泪流下来）奶妈，洋火呢？

陈奶妈 让我找，——

曾文清（由红木几上拿起一盒火柴）这儿！

〔陈接下，走起替文彩点上洋烛。〕

曾文彩（由桌上拿起一个铜蜡台）他说闷得很，他想夜里喝一点酒。你想，哥哥，他心里又这么不快活，我——

曾文清（长嘘一声）喝吧，一个人能喝酒也是好的。

陈奶妈（把点好的蜡烛递给彩）老爷子还是到十一点就关电灯么？

曾文彩（把烛按在烛台里）嗯。（体贴）给他先点上蜡好，别待会儿喝了一半，灯“抽冷子”灭了，他又不高兴。

陈奶妈 我帮你拿吧。

曾文彩 不用了。

〔彩拿着点燃的蜡烛和筷子菜碟走进自己的房里。

陈奶妈 (摇头) 唉，做女人的心肠总是苦的。

〔彩放下东西又忙忙自卧室走出。

曾文彩 江泰呢？

陈奶妈 刚进大客厅。

曾文清 大概正跟袁先生闲谈呢。

曾文彩 (已走到火炉旁边) 哥哥，这开水你要不？

曾文清 (摇头，倦怠地) 文彩，小心你的身体，不要太辛苦了。

曾文彩 (悲哀地微笑) 不。

〔彩提着开水壶由卧室下。文清又把一个宜兴泥的水罐放在炉上，慢吞吞地拨着火。

曾 霆 (早已拿起书本立起) 爹，我到爷爷屋里去了。

曾文清 (低头放着他的陶罐) 去吧。

陈奶妈 (走上前) 孙少爷！(低声) 你爷爷要问你爹，你可别说你爹没有走成。

小柱儿 (正好好坐着，忽然回头，机灵地) 就说老早赶上火车走了。

陈奶妈 (好笑) 谁告诉你的？

小柱儿 (小眼一挤) 你自个儿告诉我的。

陈奶妈 这孩子！(对霆) 走吧，孙少爷你背完书就回屋睡觉去。老爷子再要上书，就说陈奶妈催你歇着呢！

曾 霆 嗯。(向书斋走)

曾文清 霆儿？

曾 霆 干嘛？爹？

曾文清（关心地）你这两天怎么啦？

曾 霆（闪避）没有怎么，爹。

〔霆由书斋小门快快下。〕

陈奶妈（看霆走出去，赞叹的样子，不觉回首指着小柱儿）
你也学学人家，人家比你也就大两岁，念的书比你
吃的饭米粒还要多。你呢，一顿就四大碗干饭，肚
子里尽装的是——

小柱儿（突然）奶奶，你听，谁在叫我呢？

陈奶妈 放屁！你别当我耳朵聋，听不见。

小柱儿 真的，你听呀，这不是袁小姐——

陈奶妈 哪儿？

小柱儿 你听。

陈奶妈（谛听）人家袁小姐帮他父亲画画呢。

小柱儿（故意作弄他的祖母）真的，你听：“小柱儿，小柱
儿！”这不是袁小姐？你听：“小柱儿，你给我喂鸽
子来！”（突然满脸顽皮的笑容）真的，奶奶，她叫
我喂鸽子！（立刻撒“鸭子”就向大客厅跑）

陈奶妈（追在后面笑着）这皮猴又想骗你奶奶。

〔小柱儿连笑带跑，正跑到那巨幕似的隔扇门前。按
着曾宅到十一点就得灭灯的习惯，突然全屋暗黑，在
那雪白而宽大的纸幕上由后面蓦地现出一个体巨如
山的猿人的黑影，蹲伏在人的眼前，把屋里的人显
得渺小而萎缩。只有那微弱的小炉里的火照着人们
的脸。〕

小柱儿（望见，吓得大叫）奶奶！（跑到奶奶怀里）

陈奶妈 哎哟，这，这是什么？

曾文清 (依然偎坐在小炉旁) 不用怕，这是北京人的影子。
〔里面袁任敢的沉重的声音：“这是人类的祖先，这也是人类的希望。那时候的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不怕死，也不怕生。他们整年尽着自己的性情，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阴险，没有陷害，没有矛盾，也没有苦恼；吃生肉，喝鲜血，太阳晒着，风吹着，雨淋着，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猛地隔扇打开了一扇，大客厅里的煤油灯洒进一片光，江泰拿着一根点好的小半截残蜡，和袁任敢走进来。江泰穿一件洋服坎肩，袁任敢还是那件棕色衬衣，袖口又撩起，口里叼着一个烟斗，冒出一缕缕的浓烟。

江 泰 (有些微醺，应着方才最后一句话，非常赞同地) 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曾文清 (立起，对奶妈) 点上蜡吧。

陈奶妈 嗯。(走去点蜡)

〔在大客厅里的袁圆：(同时)“小柱儿，你来看。”

小柱儿 唉。(抽个空儿跑进大客厅，他顺手关了隔扇门，那一片巨大的白幕上又踞伏着那小山一样的北京人的巨影)

江 泰 (兴奋地放下蜡烛，咀嚼方才那一段话的意味，不觉连连地) 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对！对！袁先生，你

的话真对，简直是不可更对。你看看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成天垂头丧气，要不就成天胡发牢骚。整天是愁死，愁生，愁自己的事业没有发展，愁精神上没有出路，愁活着没有饭吃，愁死了没有棺材睡。整天地希望，希望，而永远没有希望！譬如（指文清）他，——

曾文清 别再发牢骚，叫袁先生笑话了。

江 泰 （肯定）不，不，袁先生是个研究人类的学者，他不会笑话我们人的弱点的。坐，坐，袁先生！坐坐，坐着谈。（他与袁围炉坐下，由红木几上拿起一支香烟，忽然）咦，刚才我说到哪里了？

袁任敢 （微笑）你说，（指着）“譬如他吧，”——

江 泰 哦，譬如他吧，哦，（对文，苦恼地）我真不喜欢发牢骚，可你再不让我说几句，可我，我还有什么？我活着还有什么？（对袁）好，譬如他，我这位内兄，好人，一百二十分的好人，我知道他就有情感上的苦闷。

曾文清 你别胡说啦。

江 泰 （黠笑）啊，你瞒不过我，我又不是傻子。（指文对袁爽快地）他有情感上的苦闷，他希望有一个满意的家庭，有一个真了解他的女人同他共处一生。（兴奋地）这点希望当然是自然的，对的，合理的，值得同情的，可是在二十年前他就发现了一个了解他的女人。但是他就因为胆小，而不敢找她；找到了她，又不敢要她。他就让这个女人由小孩而少女，由

少女而老女，像一朵花似的把她枯死，闷死，他忍心让自己苦，人家苦，一直到今天，现在这个女人还在——

曾文清（忍不住）你真喝多了！

江 泰（笑着摇手）放心，没喝多，我只讲到这点为止，决不多讲。（对袁）你想，让这么个人，成天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朽掉，像老坟里的棺材，慢慢地朽，慢慢地烂，成天就知道叹气做梦，忍耐，苦恼，懒，懒，懒得动也不动，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这不是堕落，人类的堕落？那么，（指着自己）就譬如我，——（划地一声点着了烟，边吸边讲）读了二十多年的书——

袁任敢（叼着烟斗，微笑）我就猜着你一定还有一个“譬如我”的。

江 泰（滔滔不绝）自然我决不尽批评人家，不说自己。譬如我吧，我爱钱，我想钱，我一直想发一笔大财，我要把我的钱，送给朋友用，散给穷人花。我要像杜甫的诗说的，盖起无数的高楼大厦，叫天下的穷朋友白吃白喝白住，研究科学，研究美术，研究文学，研究他们每个人喜欢的东西，为中国，为人类谋幸福。可是袁先生，我的运气不好，处处倒霉，碰钉子，事业一到我手里，就莫名其妙地弄到一塌糊涂。我们整天在天上计划，而整天在地下妥协。我们只会叹气，做梦，苦恼，活着只是给有用的人糟蹋粮食，我们是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一句话，你

说的(指着自己的头)像我们这样的人才真是(指那北京人的巨影)他的不肖的子孙!

袁任敢 (一直十分幽默地点着头,此时举起茶杯微笑)请喝茶!

江 泰 (接下茶杯)对了,譬如喝茶吧,我的这位内兄最讲究喝茶。他喝起茶来要洗手,漱口,焚香,静坐。他的舌头不但尝得出这茶叶的性情,年龄,出身,做法,他还分得出这杯茶用的是山水,江水,井水,雪水还是自来水,烧的是炭火,煤火,或者柴火。茶对我们只是解渴生津,利小便,可一到他口里,就有一万八千个雅啦,俗啦的道理。然而这有什么用?他不会种茶,他不会开茶叶公司,不会做出口生意,就会一样,“喝茶!”喝茶喝得再怎么精,怎么好,还不是喝茶,有什么用?请问,有什么用?

〔文彩由卧室出。

曾文彩 泰!

江 泰 我就来。

陈奶妈 (走去推他)快去吧,姑老爷。

江 泰 (立起,仍舍不得就走)譬如我吧——

陈奶妈 别老“譬如我”“譬如我”地说个没完了。袁先生都快嫌你唠叨了。

江 泰 嗯,袁博士,你不介意我再发挥几句吧。

袁任敢 (微笑)哦,当然不,请“发挥”!

江 泰 所以譬如——(彩又走来拉他回屋,他对彩几乎是恳求地)文彩,你让我说,你让我说说吧!(对袁)

譬如我吧，我好吃，我懂得吃，我可以引你到各种顶好的地方去吃。（颇为自负，一串珠子似的讲下去）正阳楼的涮羊肉，便宜坊的挂炉鸭，同和居的烤馒头，东兴楼的乌鱼蛋，致美斋的烩鸭条。小地方哪，像灶温的烂肉面，穆柯寨的炒疙瘩，金家楼的汤爆肚，都一处的炸三角，以至于——

曾文彩 走吧！

江 泰 以至于月盛斋的酱羊肉，六必居的酱菜，王致和的臭豆腐，信远斋的酸梅汤，二妙堂的合碗酪，恩德元的包子，沙锅居的白肉，杏花春的花雕，这些个地方没有一个掌柜的我不熟，没有一个掌灶的、跑堂的、站柜台的我不知道，然而有什么用？我不会做菜，我不会开馆子，我不会在人家外国开一个顶大的李鸿章杂碎，赚外国人的钱。我就会吃，就会吃！（不觉谈到自己的痛处，捶胸）我做什么，就失败什么。做官亏款，做生意赔钱，读书对我毫无用处。（痛苦地）我成天住在丈人家里鬼混，好说话，好牢骚，好批评，又好骂人，简直管不住自己，专说人家不爱听的话。

曾文彩 （插嘴）泰！

江 泰 （有些抽噎）成天叫大家看着我不快活，不成材，背后骂我是个废物，啊，文彩，我真是你的大累赘，我从心里觉得对不起你呀！（突然不自禁地哭出）

曾文彩 （连叫）泰，泰，别难过，是我不好，我累了你。

陈奶妈 进去吧，又喝多了。

江 泰 （摇头）我没有，我没有，我心里难过，我心里难过，啊——

〔陈与彩扶江泰由卧室下。

曾文清 （叹口气）您喝杯茶吧。

袁任敢 我已经灌了好几大碗凉开水了，我今天午饭吃多了，大先生，我有一件事拜托你——

曾文清 是——

袁任敢 我——

〔懋方一手持床毛毯，一手持蜡烛，由书斋小门上。

袁任敢 懋小姐。

懋 方 （点头）

曾文清 爹睡着了？

懋 方 （摇头）

曾文清 袁先生您的事？

〔江又由卧室走出，手里握着半瓶白兰地。

江 泰 （笑着）袁先生进来喝两杯不？

袁任敢 不，（指巨影）他还在等着我呢！

江 泰 （举瓶）好白兰地，文清，你？

曾文清 （不语，望了望懋方）

江 泰 （莫名其妙）哦，怎么，你们三位——

〔陈奶妈在内：姑老爷！

江 泰 （摇头，叹了口气）唉，没有人理我，没有人理我的哟。（由卧室下）

曾文清 袁先生，你方才说——

〔圆在屋内的声音：爹，爹！你快来看，北京人的影

子我铰好了。

袁任敢 (望望懔与文) 回头说吧。(幽默而又懂事地) 没有什么事, 我的小猴子叫我呢。

〔袁打开那巨幕一般的门扇走进, 跟着泄出一道光又关上, 白纸幕上依然映现着那个巨大无比的北京人的黑影。

〔寂静, 远处木梆更锣声。

曾文清 (期待地) 奶妈把纸条给你了?

懔 方 (默默点头)

曾文清 (低声) 我, 我就想再见你一面, 我好走。

懔 方 (无意中望着文的卧室的门)

曾文清 (指门) 她关上门睡觉呢。(低头)

懔 方 (坐下)

曾文清 (突然) 懔方!

懔 方 (又立起)

曾文清 怎么?

懔 方 姨父叫我拿医书来的。

〔陈奶妈由文彩卧室走出。

陈奶妈 懔小姐, 您来了。(立刻向书斋小门走)

曾文清 奶妈上哪儿去?

陈奶妈 (掩饰) 我去看看孙少爷书背完了不?

〔陈由书斋小门下, 远远又是两下凄凉的更锣。

曾文清 懔方, 明天我一定走了, 这个家(顿)我不想再回来了。

懔 方 (肯定地) 不回来是对的。

曾文清 嗯，我决不回来了。今天我想了一晚上，我真觉得是我，是我误了你这十几年。害了人，害了己，都因为我总在想，总在想着有一天，我们——（望见愫方，轻轻抚摸前额）愫方，你怎么了？

愫方（疲倦地）我累得很。

曾文清（惻然）可怜，愫方，我不敢想，我简直不敢再想你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就像那只鸽子似的，孤孤单单地困在笼子里，等，等，等到有一天——

愫方（摇头）不，不要说了！

曾文清（伤心）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东一个，西一个苦苦地这么活着？为什么我们不能长两个翅膀，一块儿飞出去呢？（摇着头）啊，我真是不甘心哪？

愫方（哀徐）这还不够么，要怎么样才甘心呢！

曾文清（幽郁）愫方，你跟我一道到南方去吧！（立刻眉梢又有些踌躇）去吧！

愫方（摇头，哀伤地）还提这些事吗？

曾文清（悔痛，低头缓缓地）要不你就，你就答应今天早上那件事吧。

愫方（愣住）为——为什么？

曾文清（望着愫方，嘴角痛苦地拖下来）这次我出去，我一辈子也不想回来的。愫方，我就求你这一件事，你就答应我吧。你千万不要再在这个家里住下去。（恳切地）想想这所屋子除了耗子，吃人的耗子，啃我们字画耗子还有什么？（愫方的眼睛悲哀地凝视着他）你心里是怎么打算？等着什么？你别再不说话，你

对我说呀。(蓦地鼓起勇气，贸然) 愔方，你，你还是嫁，嫁了吧，你赶快也离开这个牢吧。我看袁先生人是可托的，你——

愔 方 (缓缓立起)

曾文清 (也立起，哀求) 你究竟怎么打算，你说呀。

愔 方 (向书斋小门走)

曾文清 (沉痛地) 你不能不说就走，“是”，“不是”，你要对我说一句啊。

愔 方 (转身) 文清！(手里递给他一封信，缓缓地走开。文清昏惑地把信接在手里)

〔陈奶妈由书斋小门急上。

陈奶妈 (迫促地) 老爷子来了，就在后面。(推着文清) 进去进去，省得麻烦。进去……

曾文清 奶妈，我——

〔陈奶妈嘴里唠唠叨叨地把文清推着进到他的卧室里，愔方呆立在那里。

〔曾皓由书斋小门上，他穿一件棉袍，围着一条绒围巾，拖着睡鞋，扶拐杖，提着一个小油灯走进。

曾 皓 (看见愔方，急切地) 我等你好半天了——(对陈) 刚才谁进去了？

陈奶妈 大奶奶。

曾 皓 (望见那红泥火炉) 怎么，谁又在这里烧茶了？

陈奶妈 姑老爷，他刚才陪着袁先生在这里品茶呢。

曾 皓 (藐笑) 嗤，这两个人懂得什么品茶！(突然望见门上的巨影) 这是什么？

陈奶妈 袁先生画那个“北京人”呢。

曾 皓 （鄙夷地）什么“北京人”，简直是闹鬼。

陈奶妈 老爷子，回屋去睡吧。

曾 皓 不，我要在这儿看看，你睡去吧。

愫 方 奶妈，我给你把被铺好了。

陈奶妈 嗯，嗯。（感动）哎，愫小姐，你——（欣喜）好，我看看去。

〔陈由书斋小门下。皓开始每晚照例的巡视。〕

愫 方 （随着皓的后面）姨父，不早了，睡去吧，还看什么？

曾 皓 （一面在角落里探找，一面说）祖上辛辛苦苦留下来的房子，晚上火烛第一要小心，小心。（忽然）你看那地上冒着烟，红红的是什么？

愫 方 是烟头。

曾 皓 （警惕）你看这多危险！这一定又是江泰干的。总是这样，烟头总不肯灭掉。

愫 方 （拾起烟头，扔在火炉里）

曾 皓 这么长一节就不抽了，真是糟蹋东西。（四面嗅闻）愫方，你闻闻仿佛有什么香味没有？

愫 方 没有。

曾 皓 （嗅闻）怪得很，仿佛有鸦、鸦片烟的味道。

愫 方 别是您今天水烟抽多了。

曾 皓 唉，老了，连鼻子都不中用了。（突然）究竟文清走了没有？

愫 方 走了。

曾 皓 你可不要骗我。

愫 方 是走了。

曾 皓 唉，走了就好。这一个大儿子也够把我气坏了，烟就戒了许多次，现在他好容易把烟戒了，离开了家——

愫 方 不早了，睡去吧。

曾 皓 (坐在沙发里怨诉)他们整天地骗我，上了年纪的人活着真没意思，儿孙不肖，没有一个孩子替我想。(凄惨地)家里没有个体恤我，可怜我，心疼我。我牛马也做了几十年了，现在弄到个人人都盼我早死。

愫 方 姨父，您别这么想。

曾 皓 我晓得，我晓得。(怨恨地)我的大儿媳妇第一个不是东西，她就知道想法弄我的钱。今天正午我知道是她故意引这帮流氓进门，存心给我难堪。(切齿)你知道她连那寿木都不肯放在家里。父亲的寿木！这种不孝的人，这种没有一点心肝的女人！她还是书香门第的闺秀，她还是——
〔外面风雨袭来，树叶飒飒地响着。〕

曾 皓 她自己还想做人的父母，她——

愫 方 (由书斋小窗谛听)雨都下来了。姨父睡吧，别再说了。

曾 皓 (摇头)不，我睡不着。老了，儿孙不肖，一个人真可怜，半夜连一个伺候我的人都没有。(痛苦地摸着腿)啊！

愫 方 怎么了？

曾 皓 （微呻）痛啊，腿痛得很！

〔外面更锣木梆声。〕

愫 方 （拿来一个矮凳放好他的腿，把毛毯盖上，又拉过一个矮凳坐在旁边，为他轻轻捶腿）好点吧？

曾 皓 （呻吟）好，好。脚冷得像冰似的，愫方，你把我的汤婆子灌好了没有？

愫 方 灌好了。

曾 皓 你姨妈生前顶好了，晚上有点凉，立刻就给我生起炭盆，热好了黄酒，总是老早把我的被先温好——（似乎突然记起来）我的汤婆子，你放在哪里了？

愫 方 （捶着腿）已经放在您的被里了。（呵欠）

曾 皓 （快慰）啊，老年人心里没有什么。第一就是温饱，其次就是顺心。你看，（又不自觉牢骚起来）他们哪一个是想顺我的心？哪一个不是阴阳怪气？哪一个肯听我的话，肯为着老人家想一想？（望见愫方沉沉低下头去）愫方，你想睡了么？

愫 方 （由微盹中惊醒）没有。

曾 皓 （同情地）你真是累很了，昨天一夜没有睡，今天白天又伺候我一天，也难怪你现在累了。你睡去吧。（语声中带着怨望）我知道你现在听不下去了。

愫 方 （擦擦眼睛，微微打了一个呵欠）不，姨父，我不要睡，我是在听呢。

曾 皓 （又忍不住埋怨）难怪你，他们都睡了，老运不好，连自己的亲骨肉都不肯陪着我，嫌我讨厌。

愫 方 （低头）不，姨父，我没有觉得，我没有——

曾 皓 (唠叨) 愫方，你也不要骗我，我也晓得，他们就是不在你的面前说些话，我也知道你早就耐不下去了。(呻吟) 哎哟，我的头好昏哪。

愫 方 并，并没有人在我面前说什么。我，我刚才只是有点累了。

曾 皓 (絮絮叨叨) 你年纪轻轻的，陪着我这么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你心里委屈，我是知道的。(长叹) 唉，跟着我有什么好处？一个钱没有，眼前固然没有快乐可言，以后也说不上有什么希望。(嗟怨) 我的前途就，就是棺材，棺材，我——(捶着自己的腿) 啊！

愫 方 (捶重些，只好再解释) 真地，姨父，我刚才就是有点累了。

曾 皓 (一眶眼泪，望着愫) 你瞒不了我，愫方，(一半责怨，一半诉苦) 我知道你心里在怨我，你不是小孩子……

愫 方 姨父，我是愿意伺候您的。

曾 皓 (摇手) 愫方，你别捶了。

愫 方 我不累。

曾 皓 (把她的手按住) 不，别。你让我对你说几句话。(唠叨) 我不是想苦你一辈子。我是在替你打算，你真地嫁了可靠的好人，我就是再没有人管，(愫不觉把手抽出来) 我也觉得心安，觉得对得起你，对得起你的母亲，我——

愫 方 不，姨父。(缓缓立起)

曾 皓 可是——(突然阴沉地) 你的年纪说年轻也不算很

——
愫方 (低首痛心) 姨父, 你别说了, 我并没有想离开您。

曾皓 (狠心地) 你让我说, 你的年纪也不小了, 一个老姑娘嫁人, 嫁得再好也不过给人做个填房, 可是做填房如果遇见前妻的子女好倒也罢了, 万一碰见尽是一些不好的, 你自己手上再没有钱, 那种日子——

愫方 (实在听不下去) 姨父, 我, 我真是没有想过——

曾皓 (苦笑) 不过给人做填房总比在家里待一辈子要好得多, 我明白。

愫方 (哀痛) 我, 我——

曾皓 (絮烦) 我明白, 一个女人岁数一天一天地大了, 高不成低不就, 人到了三十岁了。(一句比一句狠重) 父母不在, 也没有人做主, 孤孤单单, 没有一个体己的人, 真是有一天, 老了, 没有人管了, 没有孩子, 没有亲戚, 老, 老, 老得像我——

愫方 (悲哀而恐惧的目光, 一直低声念着) 不, 不, (到此她突然大声哭起来) 姨父, 您为什么也这么说话, 我没有想离开您老人家呀!

曾皓 (苦痛地) 我是替你想啊, 替你想啊!

愫方 (抽咽) 姨父, 不要替我想吧, 我说过我是一辈子也不嫁人的呀!

曾皓 (长叹一声) 愫方, 你不要哭, 姨父也活不长久了。
〔幽长的胡同内有算命的瞎子寂寞地敲着铜钹踱过去。〕

曾皓 这是什么?

- 愫 方 算命的瞎子回家了。(默默擦着泪水)
- 曾 皓 不要哭啦,我也活不了几年了,我就是再麻烦你,也拖不了你几年了。我知道思懿,江泰他们心里都盼我死,死了好分我的钱,愫方,只有你是一个忠厚孩子!
- 愫 方 您,您不会的。(低泣起来)为什么您老是想这么想,我今天并没有冒犯您老人家啊!
- 曾 皓 (抚着愫的手)不,你好,你是好孩子。可他们都以为姨父是有钱的,(愫又缓缓把手抽回去)他们看着我脸上都贴的是钞票,我的肚子里装的不是做父母的心肠,都装的是洋钱元宝啊。(咳)他们都等着我死。哎,上了年纪的人活着真没有意思啊!(抚摩自己的头)我的头好痛啊!(想立起)
- 愫 方 (扶起他)睡去吧。
- 曾 皓 (坐起,在袋里四下摸索)可我早就没有钱。我的钱早为你的姨母出殡,修坟,修补房子,为着每年漆我的寿木早用完了。(从袋里取出一本红色的银行存折)这是思懿天天想偷看的银行存折。(递在她的眼前)你看这里还有什么?愫方,可怜我死后连你都没留多少钱。(立起)——
- 愫 方 (哀痛地)姨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您的钱哪!
- 曾 皓 爷爷,药煎好了,在您屋里。
- 曾 皓 哦。
- 曾 皓 [更声,深巷犬吠声。

曾 皓 走吧。（瑞贞和慷方扶着他向书斋小门走）

〔霆拿一本线装书由书斋小门走进。〕

曾 霆 爷爷，抄完了，您还讲吧？

曾 皓 （摇头）不早了，（转头对瑞）瑞贞也不要来了，你们两个都回屋睡去吧。

〔慷方扶皓由书斋小门下，瑞呆望着那炉火。霆走到那巨影的下面，望了一望，又复巡逡退回。〕

曾 霆 （找话说）妈妈没有睡么？

曾瑞贞 大概睡了吧。

曾 霆 （犹疑）你怎么还不睡？

曾瑞贞 我刚给爷爷煮好药。（忽想呕吐，不觉坐下）

曾 霆 （有点焦急）你坐在这里干什么？

曾瑞贞 （手摸着胸口）没有什么，（失望地）要我走么？

曾 霆 （耐下）不，不。

〔淅沥的雨声，凄凉的“硬面饽饽”的叫卖声。〕

曾 霆 （望着窗外）雨下大了。

曾瑞贞 嗯，大了。

〔深巷中凄寂而沉重的声音喊着：“硬面饽饽！”〕

曾 霆 （寂寞地）卖硬面饽饽的老头儿又来了。

曾瑞贞 （抬头）饿了么？

曾 霆 不。

曾瑞贞 （立起）你，你不要回屋去睡么？

曾 霆 我，我不。你累，你回去吧。

曾瑞贞 （低头）好。（缓缓向书斋小门走）

曾 霆 你哭，哭什么？

曾瑞贞 我没有。

曾 霆 (忽然同情地，一句一顿) 你要钱——妈今天给我二十块钱——在屋里枕头上——你拿去吧。

曾瑞贞 (绝望地叹息) 嗯。

曾 霆 (怜矜的神色微微带着勉强) 你，你要不愿一个人回屋，你就在这里坐会儿。

曾瑞贞 不，我是要回屋的。(霆打了半个喷嚏，又忍住，瑞回头) 你衣服穿少了吧？

曾 霆 我不冷。(瑞又向书斋小门走，霆忽然记起) 哦，妈刚才说——

曾瑞贞 妈说什么？

曾 霆 妈说要你给她捶腿。

曾瑞贞 嗯。(转身向文清卧室走)

曾 霆 (突然止住她) 不，你不要去。

曾瑞贞 (无神地) 怎么？

曾 霆 (希望得着同感) 你恨，恨这个家吧？

曾瑞贞 我？

曾 霆 (追问) 你？

曾瑞贞 (抑郁地低下头来)

曾 霆 (失望，低声) 你去吧。
〔瑞走了一半，忽然回头。

曾瑞贞 (一半希冀，一半担心) 我想告诉你一件事。

曾 霆 什么事？

曾瑞贞 (有些赧然) 我，我最近身上不大舒服。

曾 霆 (连忙) 你为什么不早说？

曾瑞贞 我，我有点怕——

曾 霆（爽快地）怕什么，你怎么不舒服？

曾瑞贞（嗫嚅）我常常想吐，我觉得——

曾 霆（懵懂）啊，就是吐啊。（立刻叫）妈！

曾瑞贞（立刻止住他）你干什么？

曾 霆（善意地）妈屋里有八卦丹，吃点就好。

曾瑞贞（埋怨地）你！

曾 霆（莫名其妙）怎么，说吧，还有什么不舒服？

曾瑞贞（失望）没有什么，我，我——（向卧室走）

曾 霆 你又哭什么？

曾瑞贞（止步）我，我没有哭。（突然抬头望霆，哀伤地）霆，你一点不知道你是个大人么？霆，我们是——

曾 霆（急促地解释）我们是朋友。你跟我也说过我们是朋友，我们结婚不是自由的。你的女朋友说的对，我不是你的奴隶，你也不是我的奴隶。我们顶多是朋友，各人有各人的自由，各走各的路。你，你自己也相信这句话，是吧？

曾瑞贞（忽然坚决地）嗯，我相信！

〔由右面大奶奶卧室内——

〔思懿的喊声：瑞贞！瑞贞！

曾 霆 妈叫你。

曾瑞贞（愣一愣，转对霆）那么，我去了。

曾 霆 嗯。

〔瑞贞入右面卧室。

曾 霆（抬头望望那巨大的猿人的影子，鼓起勇气，走到那

巨影的前面，对着那隔扇门的隙缝，低声）袁圆，袁圆！

〔瑞又从大奶奶卧室走出。

曾 霆 （有些狼狈）怎么你——

曾瑞贞 妈叫我找恹姨。

〔瑞由书斋小门下，霆有些犹疑，叹一口气，又——

曾 霆 袁圆！袁圆！

〔隔扇门打开，泄出一道灯光，袁圆走出来，圆头插着花朵，身披着铺在地上的兽皮，短裤赤腿，上身几乎一半是裸露着，一手拿着一把大剪刀，一手拿着铰成猿人模样的马粪纸，笑嘻嘻地招呼着霆。

袁 圆 咦，你又来了？

曾 霆 你，你这是——

袁 圆 （不觉得）我在铰“北京人”的影子呢，（举着那“猿人”的纸模）你看！

曾 霆 （望着圆，目不转睛）不不，我说你的衣服穿得太少，你，你会冻着的。

袁 圆 （忽然放下那纸模和剪刀，叉着腰）你看我好看不？

曾 霆 （昏惑）好看。

袁 圆 （背着手）能够吃你的肉不？

曾 霆 （为她的神采所夺，不知所云地）能。

袁 圆 （近前）能够喝你的血不？

曾 霆 （噤嘴）能。

袁 圆 （大叫一声由身后边取出一把可怕的玩具斧头，扬起来，跳在霆儿的前面长啸）“啊！喝！啊！”（俨然是

个可怕的母猿)

曾 霆 (吓糊涂) 你要干什么?

袁 圆 (笑起来) 我要杀人, 你怕不怕? 我像不像 (指影) 他?

曾 霆 (惊异) 你要像他——这个野东西?

袁 圆 (一把拉着霆) 走, 进去看看。

曾 霆 (妒嫉地) 不, 我不, 我不去。

袁 圆 (赞美地) 进去看看, 他真是一身都是毛, 毛—— (拉霆到门前)

曾 霆 不, 不。

袁 圆 走, 进去!

[隔扇门忽然开了一扇, 小柱儿也被袁家父女几乎剥成精光, 装扮成一个小“原始人”模样走出来。他一手拿着一封信, 臂上搭着自己的衣服, 一手抱里袁圆叫他去喂的鸽子, 露出一一种不知是哭是笑的那份尴尬样子。门立刻关上, 纸幕上映出那个巨影。

曾 霆 啊, 这是什么?

袁 圆 (嬉笑) 这是他 (指影) 的弟弟小“北京人”。

小柱儿 (憋气) 袁小姐, (举着信) 你的信, 你掉在地上的信。

袁 圆 信?

曾 霆 (猛然由他手里把信抢过来, 低头)

小柱儿 (圆眼一睁, 大叫) 你抢什么?

袁 圆 (对小解释) 这是他写的信, (轻轻把小柱儿的手按下) 小柱儿, 别生气, 我喜欢你。

小柱儿 (天真地) 我也喜欢你。

曾 霆 (申斥) 小柱儿！

小柱儿 (睁圆了眼) 怎么喳？

袁 圆 (回头对霆，委婉地) 曾霆，我也喜欢你，(走到两个中间) 赶明儿个我们三个人老在一块玩，好不好？

小柱儿 (粗率) 好。

袁 圆 (反身问) 曾霆，你呢？

曾 霆 (婉转对小柱儿) 你，你睡去吧！

小柱儿 (莽撞) 你去睡！我不睡！

〔陈奶妈已由书斋小门上。

陈奶妈 (听见) 哪个说不睡？

小柱儿 (惊怯回头) 奶奶。

陈奶妈 (才看清楚小柱儿现在的模样，吃惊) 你这是干什么？
小柱儿，你怎么把衣裳都脱了？——

小柱儿 (指圆) 她叫我脱的。

陈奶妈 袁小姐怎么叫他脱衣裳？

袁 圆 (很自然地) 一个人为什么要穿那么多衣服呢？

陈奶妈 (冲到她面前，明明要发一顿脾气，但想不到圆依然在傻笑，只好毫无办法地) 我的袁小姐！(又气又恼地) 我看你怎么得了哦！(转身拉着小柱儿) 走，睡觉去。

小柱儿 (一边走一边回头乞援) 袁小姐！袁小姐！

袁 圆 (万分同情) 去吧，(摇头叹气) 玩不成了。

小柱儿 奶奶！(眼泪几乎流出来)

陈奶妈 走，还玩呢！

小柱儿 不，奶奶等等，还有（举着那鸽子）袁小姐的“孤独”。

陈奶妈 什么“鼓肚”？

小柱儿 （举起鸽子指点）

袁 圆 （跑过来）我的鸽子，我的小“孤独”！（一手由小柱儿手里取过来那鸽子）可怜的小柱儿，明天我带你玩，带你去爬山，浮水，你带我去放牛，耕地，打野鸟。这会儿你就，你就跟奶奶睡觉去吧！（望着小柱儿眼泪汪汪，随着奶奶倒退一步）哦，我的可怜的小“北京人”！

（突然拉转小柱儿，摇着他，在他脸上清脆而响亮地吻了一下）

陈奶妈 （大气）袁小姐！（对小柱儿）快走！

〔陈奶妈立刻拉起小柱儿像逃避魔鬼似的，忙忙由书斋小门下。

曾 霆 （愤愤）你，你怎么这样子？亲——

袁 圆 （莫明其妙）我不能亲小柱儿么？

曾 霆 （难忍）袁圆，你明天不带他？

袁 圆 为什么不带他？

曾 霆 （说不出理由，只好重复）不带他。

袁 圆 （眼一霎）那么我们带他，（指影）带这个“北京人”。

曾 霆 （摇头）不，也不带他。

袁 圆 （头一歪）为什么连他也不带？（突然想起一件事）啊，曾霆，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大秘密。（抱着鸽子跑到

巨影下面的台阶前)你过来。

曾 霆 (拿着蜡烛跑过来)什么?(圆拉着他,并坐在台阶上。这两个小孩就在那巨大无比的“北京人”的影下低低交谈起来)

袁 圆 (低声)我爸爸刚才问我是“北京人”好玩,你好玩?

曾 霆 (心跳)他怎么问这个?他知道我——

袁 圆 你别管,爸爸就是这样,(轻轻点着他的头,笑着)我就说你好玩。

曾 霆 (喜不自禁)真的?

袁 圆 (肯定)当然。

曾 霆 (连忙)我,我写的(略举信)这信,你看见了?

袁 圆 (兴奋地)你别插嘴,后来爸又问我:“你爱哪一个?”

曾 霆 (紧张)你,你怎么说?

袁 圆 (扬头问)你猜我怎么说?

曾 霆 (羞赧)我猜,猜不出。

袁 圆 (伶俐地)我说我不知道。

曾 霆 (松了一口气,然而欣愉地)你答得真好。

袁 圆 后来他就问我:“你大了愿意嫁给哪一个?”(昂首指着这巨影)是这个样子的“北京人”,还是曾家的孙少爷?

曾 霆 (惶惑,也仰起头来,那“北京人”的影子也转了转身,仿佛低头望着这两个小孩。霆不觉吓了一跳,低声,恐怖地)嫁给这个“北京人”,还是——

袁 圆 (点头)就是他,还是(一手指点着他的心口)你?

曾 霆 你——说——呢?

- 袁 圆 我说，（吻了一下那“孤独”）——你不要生气，我说（直截了当）我要嫁给他，嫁给这个大猩猩！
- 曾 霆 为，为什么？
- 袁 圆 （崇拜地）他大，他是条老虎，他一拳能打死一百个人。
- 曾 霆 （想不到）可，可我——
- 袁 圆 你呀，（带着轻蔑）你是呀——（猛然跳起来，站在台阶上，大叫起来）耗子啊！
- 曾 霆 （也跳在一旁，震抖地）什么？什么？
- 袁 圆 （向墙边指）那儿，那儿！
- 曾 霆 哪儿？哪儿？
- 袁 圆 啊，进去了！（紧张地）刚才一个（比着）那么点的小耗子从我脚背上“出溜”一下穿过去。
- 曾 霆 （放下心，笑着）哦，耗子啊！你这么怕，我们家里多的是！
- 袁 圆 （忽有所得）啊，我想起来了，（高兴地拍手）你呀，就是这么一个小耗子！（拍他的肩）小耗子！
- 曾 霆 （不快）我，我想——
- 袁 圆 你想什么？
- 曾 霆 （贸然）你不，你不喜欢我么？
- 袁 圆 嗯，我喜欢你，当然喜欢你！（不觉又吻一下那“孤独”）你就是他！（指着那鸽子）你听话，你是这鸽子，你是我的“小可怜”。（她坐在阶上又吻起那“孤独”）
- 曾 霆 （十分感动，随着坐在阶上）那么你看了我这封长信

袁 圆 (又闪来一个念头，忽然立起) 曾霆，你想，那个小耗子再下小耗子，那个小小耗子有多小啊！

曾 霆 (痛苦地) 袁家妹妹，你怎么只谈这个？我，我的信你看完了，(低头，又立刻抬起) 你，你的心(低头)——

袁 圆 (懵懂地摸着自己) 我的心？——

曾 霆 (突然) 你读了我给你的诗，我信里面的诗了么？

袁 圆 (点头，天真地) 念了！

曾 霆 (欣喜) 念了？

袁 圆 (点头) 嗯，我爸爸说你的字比我写得好。

曾 霆 (惊吓) 你给你父亲看了？

袁 圆 (忽然聪明起来) 你别红脸，我的小可怜，爸爸说你就写了两个白(别)字，比我好。

曾 霆 那么我给你的诗，你也——

袁 圆 (点头) 嗯，我看不懂，我给爸爸看了，叫他讲给我听。

曾 霆 (更惊) 他讲给你听！

袁 圆 (不懂) 怎么？

曾 霆 没什么。你父亲，他，他讲给你听没有？

袁 圆 (摇头) 没有，他就说不像活人作的，古，古的很。(抱歉地) 他说，他也看不懂。

曾 霆 那么他还说什么？

[瑞贞和愫方由书斋小门上，刚要走出书斋，瑞贞突然瞥见霆和圆，不由地停住脚，哀伤地呆立在书斋

里。慷方手里握着一件婴儿的绒线衣服，也默然伫立。

袁 圆 (嗫嚅) 他说(贸然)他叫我以后别跟你一块玩了。

曾 霆 (昏惑) 以后不跟你再——

袁 圆 (安慰) 不理他，明天我们俩还是一块儿放风筝去。

曾 霆 (低语) 可，可是为什么？

袁 圆 (随口) 慷姨刚才找我爸爸来了。

曾 霆 (吃惊) 干什么？

袁 圆 她说你的太太已经有了小毛毛了。

曾 霆 (晴天里的霹雳) 什么？

袁 圆 她说你就快成父亲了，(好奇地)真的么？

曾 霆 (落在雾里) 我？

袁 圆 我爸爸等慷姨走了就跟我说，叫我以后别跟你玩了。

曾 霆 (依然晕眩) 当父亲？

袁 圆 (忽然) 我十五，你十几？

曾 霆 (发痴) 十七。

袁 圆 (想引起他的笑颜) 啊，十七岁你就要当父亲了。

(拍手) 十七岁的小父亲，——你想，(忽然拉着他的手) 小耗子再生下小小耗子多好玩啊。你说多——

曾 霆 (突然呜呜地哭起来)

袁 圆 别哭，曾霆，我们还是一块玩，不听我那个老猴儿的话。(低声) 你别哭，明天我给你买可可糖，我们一块放风筝，不带小柱儿，也不带“北京人”。

曾 霆 (哭) 不，不，我不想去。

- 袁 圆 别哭了，你再哭，我生气了。
- 曾 霆 （依然痛苦着）
- 袁 圆 曾霆，别哭了，你看，我把我的鸽子都送给你。（把“孤独”在他的面前举起）
- 曾 霆 （推开）不。（又抽噎）
- 袁 圆 那我就答应你，我一定不嫁给“北京人”，行不行？
- 曾 霆 （摇头）不，不，我想哭啊。
- 袁 圆 （劝慰地）真地，我不骗你，等我长大一点，就大一点点，我一定嫁给你，一定！
- 曾 霆 （摇头）不，你不懂！（低声呜咽，慢慢把信撕碎）
- 袁 圆 （天真地）你信上不是说要我吗？要我嫁给——
〔巨影后袁任敢的声音：圆儿！圆儿！〕
- 袁 圆 （低声）我爸爸叫我了，明天见，我明天等你一块放风筝，钓鱼，好吧？
〔巨影后袁任敢的声音：圆儿！圆儿！〕
- 袁 圆 来了，爸。（忙回头在霆的脸上轻轻吻了一下）曾霆！我的可怜的小耗子！（霆抬头望着她跑走）
〔圆儿打开隔扇门跑进，门又倏的关上。
〔斜风细雨，深巷里传来苍凉的“硬面饽饽”的卖声。〕
- 曾 霆 （又扑倒哀泣起来）
〔瑞贞缓缓由小书斋走出来，愫方依然在书斋里发痴。〕
- 曾瑞贞 （走到霆的身后，略弯身，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哀怜地）不要哭了，袁小姐走了。
- 曾 霆 （抬头）愫，愫姨的话是真的？

曾瑞贞 (望着他,深深地一声叹气)

曾 霆 (大恸,怨愤地)哦,是哪个人硬要把我们两个拖在一起?(立起)我真是想(顿足)死啊!

〔霆向书斋小门跑出。

愫 方 霆儿!

〔霆头也不回,夺门而出。

曾瑞贞 (呆呆跌坐在凳子上)

愫 方 (走过来)瑞贞。

曾瑞贞 愫姨。

愫 方 (抚着她的头发)你,你别——

曾瑞贞 (猛然抱着愫方)我也真是想死啊!

愫 方 (温和地)瑞贞。

曾瑞贞 (忍不住一面流泪,一面怨诉着)愫姨,你为什么要告诉袁家伯伯呢?为什么要叫袁家小姐不跟他来往呢?

愫 方 (悲哀地)瑞贞,我太爱你,我看你苦,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昏惑地)我不知道我怎么跑去说的,我像个傻子似的跑去见了袁先生,我几乎不知道我说了些什么,我又昏昏糊糊跑出来了。瑞贞,如果霆儿从这以后能够——。

曾瑞贞 (沉痛)你真傻呀,愫姨,他是不喜欢我的。你看不出来?他是一点也不喜欢我的!

愫 方 (哀伤地)不,他是个孩子,他有一天就会对你好的。唉!瑞贞,等吧,慢慢地等吧,日子总是有尽的。活着不是为着自己受苦,留给旁人一点快乐,还有什

么更大的道理呢？等吧，他总会——

曾瑞贞 （立起摇头，沉缓地）不，悛姨，我等不下去了。我要走了，我已经等了两年了。

〔外面曾皓声：悛方，悛方！

悛 方 你上哪里去？

曾瑞贞 （痴望）我那女朋友告诉我，有这么一个地方，那里——

悛 方 （哀缓地）可是你的孩子，（把那小衣服递在瑞的眼前）——

曾瑞贞 （接下看看）那孩子，（长哀一声不觉把衣服掷落地上）——

〔由书斋小门露出曾皓的上半身。

曾 皓 （举着蜡烛）悛方，快来，汤婆子漏了，一床都是水！

〔悛方与曾皓由书斋小门下。

〔思拿着帐本由自己的卧室走出，瑞连忙从地上拾起小衣服藏起。

曾思懿 （瞥见悛方的背影）悛小姐！悛小姐！（对瑞）那不是你的悛姨么？

曾瑞贞 嗯。

曾思懿 怎么看见我又走了？

曾瑞贞 爷叫她有事。

曾思懿 （厉声）去找她来，说你爹找她有事。

〔瑞低头由书斋小门下，远处更锣声。文清由卧房走进，思走到八仙桌前数钱。

曾文清 （焦急地）你究竟要怎么样？

- 曾思懿 （翻眼）我不要怎么样。
- 曾文清 你要怎样？你说呀，说呀！
- 曾思懿 （故意作出一种忍顺的神色）我什么都看开了，人活着没有一点意思。早晚棺材一盖两瞪眼，什么都是假的。（走向自己的卧室）
- 曾文清 你要干什么？
- 曾思懿 （回头）干什么？我拿帐本交帐！
〔思走进屋内。〕
- 曾文清 （对门）你这是何苦，你这是何苦！你究竟想怎么样？你说呀！
〔思拿着帐本又由卧室走进。〕
- 曾思懿 （翻眼）我不想怎么样。我只要你日后想着我这个老实人待你的好处。明天一见亮我就进尼姑庵，我已经托人送信了。
- 曾文清 哦，天哪，请你老实说了吧。你的真意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外人，我跟你相处了二十年，你何苦这样？
- 曾思懿 （拿出方才递给文的信，带着嘲蔑）哼，她当我这么好欺负。在我眼前就敢信啊诗啊地给你递起来。（突然狠恶地）还是那句话，我要你自己当着我的面把她的信原样退给她。
- 曾文清 （闪避地）我，我明天就会走了。
- 曾思懿 （严厉）那么就现在退给她。我已经替你请她来了。
- 曾文清 （惊恐）她，她来干什么？
- 曾思懿 （讽刺地）拿你写给她的情书啊！
- 曾文清 （苦闷地叫了一声）哦！（就想回转身跑到卧室）

曾思懿 (厉声) 敢走！(文停住脚，思切齿) 不会偷油的耗子，就少在猫面前做馋相。这一点点颜色我要她——
〔蓦地大客厅里的灯熄灭，那巨影也突然消失，袁圆换了睡衣，抱着那“孤独”举着灯打开一扇门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纸条。

袁 圆 (活泼地) 哟，(递信给文) 曾伯伯，我爸爸给你的信！(转对思指着) 你们俩儿还没有睡，我们都要睡了。

〔圆转身就跳着进了屋，门倏地关上。

曾文清 (读完信长叹一声) 唉。

曾思懿 怎么？

曾文清 (递信给她) 袁先生说他的未婚妻就要到。

曾思懿 他有未婚妻？

曾文清 嗯，他请你替他找所好房子。

曾思懿 (读完，嘲讽地) 哼，这么说，我们的愫小姐这次又——

〔愫方拿着蜡烛由书斋小门上。

愫 方 (低声) 表哥找我？

曾文清 我——

曾思懿 是，愫妹。(把信递给文) 怎么样？

曾文清 哦。(想走)

曾思懿 (厉声) 站住！你真地要逼我撒野？

曾文清 (哀恳地) 愫方，你走吧，别听她。

愫 方 (回头望思，想转身)

曾思懿 (对愫) 别动！(对文，阴沉地) 拿着还给她！(文屈

服地伸手接下)

慷 方 (望着文清, 僵立不动。文痛苦地举起那信)

曾思懿 (狞笑) 这是慷妹妹给文清的信吧? 文清说当不起, 请你收回。

慷 方 (颤抖地伸出手, 把文清手中的信接下)

曾文清 (低头)

〔静寂。

〔慷默默地由书斋小门走出。

曾文清 (回头望慷方走出门, 忍不住倒坐在沙发上哽咽)

曾思懿 (低声, 狠恶地) 哭什么? 你爹死了!

曾文清 (摇头) 你不要这么逼我, 我是活不久的。

曾思懿 (长叹一声) 隔壁杜家的账房晚上又来逼账了, 老头拿住银行折子, 一个钱也不拿出来。文清, 我们看谁先死吧, 我也快叫人逼疯了。

〔思忙忙由书斋小门下。

〔文清失神地站起来, 缓缓地向自己的卧室走。那边门内砰然一声, 像是木杖掷在门上的声音。文彩喊着由她的卧室跑出。

曾文彩 (低声, 恐惧地) 哥哥!

曾文清 怎么?

曾文彩 他, 他又发酒疯了!

曾文清 (无力地) 那我, 我怎么办?

曾文彩 (急促) 哥哥怎么办, 你看怎么办?

〔突然屋内又有摔东西的声音和猥猥然骂人的声音。

曾文彩 (拉着文的臂) 你听他又摔东西了。

曾文清 (捧着自己的头) 唉，让他摔去得了。

曾文彩 (心痛地) 他，他疯了，他要打我，他要离婚——

曾文清 (惨笑) 离婚？

〔江泰在屋内的声音：(拍桌) 文彩！文彩！

曾文彩 哥哥！

〔江泰在屋内的声音：(拍桌大喊) 文彩！文彩！文彩！

曾文彩 (拉着他) 哥哥！你听！

曾文清 你别拉着我吧！

曾文彩 (焦急) 他这样会出事的，会出事的，哥哥！

曾文清 放开我吧，我心里的事都闹不清啊！

〔文摔开手，踉跄步入自己的卧室内。

〔彩向自己的卧室走了两步，突然门开，跌进来醉醺醺的江泰，一只脚穿着拖鞋，那一只是光着。

江 泰 (不再是方才那样苦恼可怜的样子，倚着门口瞪红了眼睛) 你滚到哪里去了？你认识不认识我是江泰，我叫江泰，我叫你叫你，你怎么不来？

曾文彩 (苦痛) 我，我，你——

江 泰 我住在你们家里，不是不花钱的。我在外面受了一辈子人家的气，在家里还要受你们曾家人的气么？我要喝就得买，要吃就得做！——谁欺负我，我就找谁！走，(拉着彩的手) 找他去！

曾文彩 (拦住他) 你要找谁呀？

江 泰 曾皓，你的爹，他对不起我，我要找他算账。

曾文彩 明天，明天。父亲睡了。

江 泰 那么现在叫他滚起来。(走)

曾文彩 (拖住) 你别去!

江 泰 你别管!

曾文彩 (忽然灵机一动, 回头) 啊呀, 你看, 爹来了!

江 泰 哪儿?

曾文彩 这儿!

[彩顺手把江泰又推进自己的卧室内, 立刻把门反锁上。

[江泰在屋内的声音: (击门) “开门! 开门!”

曾文彩 哥哥! (连忙向卧室的门跑) 哥哥!

[江泰在屋内的声音: (捶门) “开门, 开门!”

[文彩走到文清卧室门口掀开门帘。

曾文彩 (似乎看见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啊, 天, 你怎么还抽这个东西呀!

[文清在屋内的声音: (长叹) “别管我吧, 你苦我也苦啊!”

[江泰在屋内的声音: (大吼叫) “文彩!” (乱捶门)
“开门, 我要烧房子啦! 我要烧房子, 我要点火啦, 我”——(扑通一声仿佛全身跌倒地上)

曾文彩 (同时一面跑向自己的卧室, 一面喊着) 天啊, 江泰, 你醒醒吧, 你还没有闹够, 你别再吓死我了!(开了门)

[文彩立刻进了自己的卧室, 把门推严, 里面只听得江泰低微呻吟的声音。

[立刻由书斋小门上来曾皓, 披着一件薄薄的夹袍,

提着灯笼，由愫方扶掖着，颤巍巍地打着寒战。

曾 皓 (慌张地) 出了什么事？什么事？(低声对愫) 你，你让我看看是谁，是谁在吵。你快去给我拿棉袍来。

〔愫方由书斋小门下。江泰还在屋内低微地呻吟。突然门内文清一声长叹，皓瞥见他卧室的灯光，悄悄走到他的门前，掀开帘子望去。

〔文清在屋内的声音：(暗哑) “谁？”

曾 皓 谁！(不可想象的打击) 你！没走？

〔文清吓晕了头，昏沉沉地竟然拿着烟枪走出来。

曾 皓 (退后) 你怎么又，又——

曾文清 (低头) 爸，我——

曾 皓 (惊愕得说不出一句话，摇摇晃晃，向文清身边走来，文清吓得后退。逼到八仙桌旁，皓突然对文清跪下，痛心地说) 我给你跪下，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请你再不要抽，我给你磕响头，求你不——(一壁要叩下去)

曾文清 (突然意识到自己的罪恶，扔下烟枪) 妈呀！

〔文清推开大客厅的门扇跑出，同时曾皓突然中了痰厥，瘫在沙发近旁。

〔同时愫方由书斋小门拿着棉袍忙上。

愫 方 (惊吓) 姨父！姨父！(扶他靠在沙发上) 姨父，你怎么了？姨父！你醒醒！姨父！

曾 皓 (睁开一半眼，细弱地) 他，他走了么？

愫 方 (颤抖) 走了。

曾 皓 (咬紧了牙) 这种儿子怎么不(顿足)死啊！不(顿

足)死啊!(想立起,舌头忽然有些弹)我舌头——
麻——你——

慷 方 (颤声)姨父,你坐下,我拿参汤去,姨父!
〔皓口张目瞪,不能应声,慷慌忙由书斋小门跑下。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哭泣)“江泰!江泰!”
〔江泰在屋内的声音:(大吼)“滚开呀,你!”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江泰!”
〔江泰猛然打开门,回身就把门反锁上。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你开门,开门!”

江 泰 (在烛光摇曳中看见了曾皓坐在那里像入了定,江泰愤愤地)啊,你在这儿打坐呢!

曾 皓 (目瞪口呆)

江 泰 你用不着这么斜眼看我,我明天一定走了,一定走了,我再不走运,养自己一个老婆总还养得起!(怨愤)可走以前,你得算账,算账。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急喊)“开门!开门!你在跟谁说话?江泰!”(捶门)“开门,江泰,开门!”(一直在江泰说话的间隔中喊着)

江 泰 你欠了我的,你得还!我一直没说过你,不能再装聋卖傻,我为了你才丢了我的官,为了你才亏了款。人家现在通缉我。我背了坏名声,我一辈子出不了头,这是你欠我这一笔债。你得还,你不能不理!你得还,你得给,你得再给我一个出头日子。你不能再这样不言语,那我可——喂(大声)你看清楚没有,我叫江泰!叫江泰!认清楚!你的女婿!你欠

了我的债，曾皓，曾皓，你听见没有？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吓住）“开门，开门（一直大叫）爹！爹！别理他，他说胡话，他疯了。爹！爹！爹呀！开门，江泰，（夹在江泰的长话当中）开门，爹！爹！”

江 泰 曾皓，你给不给，你究竟还不还？我知道你有的是存款，金子，银子，股票，地契。（忽然恳切地）哦，借给我三千块钱，就三千，我做了生意，我一定要还你，还给你利息，还给你本，你听见了没有？我要加倍还给你，江泰在跟你说话，曾老太爷，你留着那么多死钱干什么？你老了，你岁数不小了。你的棺材都预备好了，漆都漆了几百遍了，你——

〔文彩在屋内的声音：（同时捶门）“开门！开门！”

〔思懿拿着曾皓方才拿出过的红面存折，气愤愤地由书斋小门急上，望了望曾皓，就走到文彩的卧室前开门。

江 泰 （并未察觉有人进来，冷静地望着曾皓，低声厌恶地）你笑什么？你对我笑什么？（突然凶猛地）你怎么还不死啊？还不死啊？（疯了似地走到曾皓前面，推摇那已经昏厥过去的老人的肩膀）

〔彩满面泪痕，蓦地由卧室跑出来。

曾文彩 （拖着江泰力竭声嘶地）你这个鬼！你这个鬼！

江 泰 （一面被文彩向自己的卧室拉，一面依然激动地嚷着）你放开我，放开我，我要杀人，我杀了他，再杀我自己呀。

〔文彩终于把江泰拖入房内，门霍地关上。懔方捧着一碗参汤由书斋小门急上。思仍然阴沉沉地立在那里。

懔 方 (喂皓参汤) 姨父，姨父，喝一点！姨父！

〔霆由书斋小门跑上。

曾 霆 怎么了？

懔 方 (喂不进去) 爷爷不好了，赶快打电话找罗太医。

曾 霆 怎么？

懔 方 中了风，姨父！姨父！

〔霆由大客厅门跑下，同时陈奶妈仓皇由书斋小门上，一边还穿着衣服。

陈奶妈 (颤抖地) 怎么啦老爷子？老爷子怎么啦？

懔 方 (急促地) 你扶着他的头，我来灌。

〔老人喉里的痰涌上来。

陈奶妈 (扶着他) 不成了，痰涌上来了。——牙关咬得紧，灌不下。

懔 方 姨父！姨父！

〔文清由大客厅门上。

曾文清 (步到老人的面前，愧痛地连叫着) 爹！爹！我错了，我错了。

〔文彩由自己的卧室跑出来。

曾文彩 (抱着老人的腿) 爹！爹！我的爹！

懔 方 姨父！姨父！

陈奶妈 老爷子！老爷子！

曾思懿 (突然) 别再吵了，别等医生来，送医院去吧。

愫 方 (昂首) 姨父不愿意送医院的。

曾思懿 (对陈奶妈) 叫人来！

〔陈由大客厅门下。〕

曾文彩 (立刻匆促地) 我到隔壁杜家借汽车去。

〔彩由大客厅跑下。〕

愫 方 姨父！姨父！

曾文清 (哽咽) 怎么了？(怎么办？”的意思) 怎么了？

曾思懿 哼，怎么了？(气愤地) 你看，(把手里曾皓的红面存折摔在他的眼前) 这怎么了？

〔陈奶妈带着张顺由大客厅门上。大客厅的尽头燃起灯光，雪白的隔扇的纸幕突然又现出一个正在行动的巨大猿人的影子，沉重地由远而近，对观众方向走来。〕

曾思懿 (指张顺) 只有他？

陈奶妈 还有。

〔门倏地打开，浑身生长凶猛的黑毛的“北京人”像一座小山压在人的面前，赤着脚沉甸甸地走进来，后面跟着曾霆。〕

曾思懿 (对张顺) 立刻抬到汽车上。

〔张顺对“北京人”做做手势，“北京人”对他看了一眼就要抱起曾皓。〕

愫 方 (忽然一把拉着曾皓) 不能进医院，姨父眼看着就不成了。(老人说不出话，眼睛苦痛地望着)

〔“北京人”望着愫方停住手。〕

曾思懿 (拉开愫方，对张顺) 抬！(张顺就要动手——)

〔“北京人”轻轻推开张顺，一个人像抱起一只老羊似地把曾皓举起，向大客厅走。

曾 霆 (哭起) 爷！爷！

曾思懿 别哭了。

曾文清 (跟在后面) 爹，我，我错了。

〔“北京人”走到门槛上。老人的苍白的手忽然紧紧抓着那门扇，坚不肯放。

曾 霆 (回头) 走不了，爷爷的手抓着门不放。

曾思懿 用劲抬！(张顺连忙走上前去)

愫 方 (心痛地) 他不肯离开家呀。(大家又在犹疑)

曾思懿 救人要紧，快抬！听我的话是听她的话，抬！

〔张顺推着“北京人”硬向前走。

愫 方 他的手！他的手！

曾思懿 (对霆) 把手掰开。

曾 霆 我怕。

曾思懿 笨，我来！

曾文清 爹。

曾 霆 (恐惧) 妈，爷爷的手，手！

曾文清 (愤极对思) 你这个鬼！你把父亲的手都弄出血来了。

曾思懿 抬！(低声，狠恶地) 房子要卖，你愿意人死在家里？

〔大家随着“北京人”由大客厅门走出，只有文清留在后面。

〔木梆声。

〔隔壁醉人一声苦闷的呻吟。

〔凉苍的“硬面饽饽”声。

〔文清进屋立刻走出。他拿着一件旧外衣和一个破帽子，臂里夹一轴画，长叹一声，缓缓地由通大客厅的门走出，顺手把门掩上。

〔暗风挟着秋雨吹入，门又悄悄自启，四壁烛影憧憧，墙上的画轴也被刮起来飒飒地响着。

〔远远一两声凄凉的更锣。

——幕徐落

第三幕

第一景

在北平阴历九月梢尾的早晚，人们已经需要加上棉绒的寒衣。深秋的天空异常肃穆而爽朗。近黄昏时，古旧一点的庭园，就有成群成阵像一片片墨点子似的乌鸦，在老态龙钟的榆钱树的树颠上来回盘旋，此呼彼和，噪个不休。再晚些，暮色更深，乌鸦也飞进了自己的巢。在苍茫的尘雾里传来城墙上还未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这来自遥远，孤独的角声，打在人的心坎上说不出

的熨贴而又凄凉，像一个多情的幽灵独自追念着那不可唤回的渺若烟云的以往，又是惋惜，又是哀伤，那样充满了怨望和依恋，在薄寒的空气中不住地振抖。

天渐渐地开始短了，不到六点钟，石牌楼后面的夕阳在西方一抹淡紫的山气中隐没下去。到了夜半，就唰唰地刮起西风，园里半枯的树木飒飒地乱抖。赶到第二天一清早，阳光又射在屋顶辉煌的琉璃瓦上，天朗气清，地面上罩一层白霜，院子里，大街的人行道上都铺满了头夜的西风刮下来的黄叶。气候着实地凉了，大清早出来，人们的呼吸在寒冷的空气里凝成乳白色的热气，由菜市买来的菜蔬碰巧就结上一层薄薄的冰凌，在屋子里坐久了不动就觉得有些冻脚，窗纸上的苍蝇拖着迟重的身子飞飞就无力的落在窗台上，在往日到了这种天气，比较富贵的世家，如同曾家这样的门第，家里早举起了炕火，屋内暖洋洋的绕着大厅的花隔扇与宽大的玻璃窗前放着许多盆盛开的菊花，有绿的，白的，黄的，宽瓣的，细瓣的，都是名种，它们有的放在花架上，有的放在地上，还有在糊着蓝纱的隔扇前的紫檀花架上的紫色千头菊悬崖一般地倒吊下来，这些都绚烂夺目地在眼前罗列着。主人高兴时就在花前饮酒赏菊，邀几位知己的戚友，吃着热气腾腾的羊肉火锅，或猜拳，或赋诗，酒酣耳热，顾盼自豪。真是无上的气概，无限的享受。

像往日那般快乐和气概于今在曾家这间屋子里已找不出半点痕迹，惨淡的情况代替了当年的盛景。现在这深秋的傍晚——离第二幕有一个多月——更是处处显得

零落衰败的样子，隔扇上的蓝纱都褪了色，有一两扇已经撕去了换上普通糊窗子用的高丽纸，但也泛黄了。隔扇前地上放着一盆白菊花，枯黄的叶子，花也干的垂了头。靠墙的一张旧红木半圆桌上放着一个深蓝色大花瓶，里面也插了三四朵快开败的黄菊。花瓣儿落在桌子上，这败了的垂了头的菊花在这衰落的旧家算是应应节令。许多零碎的摆饰都收了起来，墙上也只挂着一幅不知甚么人画的山水，裱的绫子已成灰暗色，下面的轴子，只剩了一个。墙壁的纸已开始剥落。墙角倒悬那张七弦琴，琴上的套子不知拿去作了什么，橙黄的穗子仍旧沉沉的垂下来，但颜色已不十分鲜明，蜘蛛在上面织了网又从那儿斜斜地织到屋顶。书斋的窗纸有些破了，补上，补上又破了的。两张方凳随便地放在墙边，一张空着，一张放着一个作针线的筐箩。那扇八角窗的玻璃也许久没擦磨过，灰尘尘的。窗前八仙桌上放一个茶壶两个茶杯，桌边有一把靠椅。

一片淡淡的夕阳透过窗子微弱地洒在落在桌子上的菊花瓣上，同织满了蛛网的七弦琴的穗子上，暗淡淡的，忽然又像回光返照一般的明亮起来，但接着又暗了下去。外面一阵阵地噪着老鸦。独轮水车的轮声又在单调地“吱妞妞吱妞妞”地滚过去。太阳下了山，屋内渐渐的昏暗。

〔开幕时，姑奶奶坐在靠椅上织着毛线坎肩。她穿着一件旧黑洋绉的驼绒袍子，黑绒鞋。面色焦灼，手不时地停

下来，似乎在默默地等待着什么。离她远远地在一张旧沙发上歪歪地靠着江泰，他正在拿着一本《麻衣神相》，十分入神地读，左手还拿了一面用红头绳缠拢的破镜子，翻翻书又照照自己的脸，放下镜子又仔细研究那本线装书。

〔他也穿着件旧洋绉驼绒袍子，灰里泛黄的颜色，袖子上有被纸烟烧破的洞，非常短而又宽大得不适体，棕色的西装裤子，裤脚拖在脚背上，拖一双旧千层底鞋。

〔半晌。

〔陈奶妈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子打开书斋的门走进来。她的头发更斑白，脸上仿佛又多了些皱纹。因为年纪大了怕冷，她已经穿上一件灰布的薄棉袄，青洋缎带扎着腿。看见她来，文彩立刻放下手里的毛线活计站起来。

曾文彩（非常关心地，低声问）怎么样啦？

陈奶妈（听见了话又止了步，回头向窗外谛听。文彩满蓄忧愁的眼睛望着她，等她的回话。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没有走，人家还是不肯走。

曾文彩（失望地叹息了一声，又坐下拿起毛线坎肩，低头缓缓地织着）

〔江泰略回头，看了这两个妇人一眼，显着厌恶的神气，又转过身读他的《麻衣神相》。

陈奶妈（长长地嘘出一口气，四面望了望，提起袖口擦抹一下眼角，走到方凳子前坐下，迎着黄昏的一点微光，

默默地纳起鞋底)

江 泰 (忽然搓颤着两只脚，浑身寒瑟瑟的)

曾文彩 (抬起头望江) 脚冷吧？

江 泰 (心烦) 唔？(又翻他的相书，彩又低下头织毛线)
〔半晌。

曾文彩 (斜觑江泰一下，再低下头织了两针，实在忍不住了) 泰！

江 泰 (若有所闻，但仍然看他的书)

曾文彩 (又温和地) 泰，你在干什么？

江 泰 (不理她)

〔陈看江一眼，不满意地转过头去。

曾文彩 (放下毛线) 泰，几点了，现在？

江 泰 (拿起镜子照着，头也不回) 不知道。

曾文彩 (只好看看外边的天色) 有六点了吧？

江 泰 (放下镜子，回过头，用手指了一个，冷冷地) 看钟！

曾文彩 钟坏了。

江 泰 (翻翻白眼) 坏了拿去修！(又拿起镜子)

曾文彩 (怯弱地) 泰，你再到客厅看看他们现在怎么样啦，好么？

江 泰 (烦躁地) 我不管，我管不着，我也管不了，你们曾家的事也太复杂，我没法管。

曾文彩 (恳求) 你再去看一下，好不好？看看他们杜家人究竟想怎么样？

江 泰 怎么样？人家到期要曾家还，没有钱要你们府上的房子，没有房子要曾老太爷的寿木，那漆了几十年

的楠木棺材。

曾文彩 (无力地) 可这寿木是爹的命, 爹的命!

江 泰 你既然知道这件事这么难办, 你要我去干什么?

陈奶妈 (早已停下针在听, 插进嘴) 算了吧, 反正钱是没有, 房子要住——

江 泰 那棺材——

曾文彩 爹舍不得!

江 泰 (瞪瞪文彩) 明白啦?(又拿起镜子)

曾文彩 (低头叹息拿出手帕抹眼泪)

[半晌。外面乌鸦噪声, 水车“吱扭扭吱扭扭”滚过声。

陈奶妈 (纳着鞋底, 时而把针放在斑白的头发上擦两下, 又使劲把针扎进鞋底。这时她停下针, 抬起头叹气) 我走喽, 走喽! 明天我也走喽, 可怜今天老爷子过的是什么丧气生日! 唉, 像这样活下去倒不如那天晚上……(忽然) 要是往年祖老太爷做寿的时候, 家里请客唱戏, 院子里, 客厅里摆满了菊花, 上上下下都开着酒席, 哪儿哪儿都是拜寿的客人, 几里外晃儿(“角落”) 满世界都是寿桃, 寿面, 红寿帐子, 哪像现在——

曾文彩 (一直在沉思着眼前的苦难, 呆望着江泰, 几乎没听见陈奶妈的话, 此时打起精神对江泰, 又温和地提起话头) 泰, 你在干什么?

江 泰 (翻翻眼) 你看我在干什么?

曾文彩 (勉强地微笑) 我说你一个人照什么?

江 泰 (早已不耐烦,立起来)我在照我的鼻子!你听清楚,我在照我的鼻子!鼻子!鼻子!鼻子!(拿起镜子和书走到一个更远的椅子上坐下)

曾文彩 你不要再叫了吧,爹这次的性命是捡来的。

江 泰 (总觉文彩故意跟他为难,心里又似恼怒,却又似毫无办法的样子,连连指着她)你看你!你看你!你看你!每次说话的口气,言外之意总像是我那天把你父亲气病了似的。你问问现在谁不知道是你那位令兄,令嫂——

曾文彩 (只好极力辩解)谁这么疑心哪?(又低首下心,温婉地)我说,爹今天刚从医院回来,你就当着给他老人家拜寿,到上屋看看他,好吧?

江 泰 (还是气鼓鼓地)我不懂,他既然不愿意见我,你为什么非要我见他不可?就算那天我喝醉啦,话错了话,得罪了他,上个月到医院也望了他一趟,他都不见我,不见我——

曾文彩 (解释)唉,他老人家现在心绪不好!

江 泰 那我心绪就好?

曾文彩 (困难地)可现在爹回了家,你难道就一辈子不见他?就当作客人吧,主人回来了,我们也应该问声好,何况你——

江 泰 (理屈却气壮,走到她的面前又指又点)你,你,你的嘴怎么现在学得这么刁?这么刁?我,我躲开你!好不好?

[江堵气拿着镜子由书斋小门走出去。]

曾文彩 （难过地）江泰！

陈奶妈 唉，随他——

〔江又匆匆进来在原处乱找。

江 泰 我的《麻衣神相》呢？（找着）哦，这儿。

〔江又走出。

曾文彩 江泰！

陈奶妈 （十分同情）唉，随他去吧，不见面也好。看见姑老爷，老爷子说不定又想起清少爷，心里更不舒服了。

曾文彩 （无可奈何，只得叹了口气）您的鞋底纳好了吧？

陈奶妈 （微笑）也就差一两针了。（放下鞋底，把她的铜边的老花镜取下来，揉揉眼睛）鞋倒是做好了，人又不在了。

曾文彩 （勉强挣出一句希望的话）人总是要回来的。

陈奶妈 （顿了一下，两手提起衣角擦泪水，伤心地）嗯，但——愿！

曾文彩 （凄凉地）奶妈，您明天别走吧，再过些日子，哥哥会回来的。

陈奶妈 （一月来的烦恼使她的面色失了来时的红润。她颤巍巍摇着头，干巴巴的瘪嘴激动得一抽一抽的。她心里实在舍不得，而口里却固执地说）不，不，我要走，我要走的。（立起把身边的针线什物往筐箩里收，一面揉揉她的红鼻头）说等吧，也等了一个多月了，愿也许了，香也烧了，还是没音没信，可怜我的清少爷跑出去，就穿了一件薄夹袍——（向外喊）小柱儿！小柱儿！

曾文彩 小柱儿大概帮袁先生捆行李呢。

陈奶妈 (从筐箩里取出一坎小包袱皮,包着那双还未完全做好的棉鞋)要,要是有一天他回来了,就赶紧带个话给我,我好从乡下跑来看他。(又不觉眼泪汪汪地)打,打听出个下落呢,姑小姐就把这双棉鞋绗好给他寄去——(回头又喊)小柱儿!——(对彩)就说大奶妈给他做的,叫他给奶妈捎一个信。(闪出一丝笑容)那天,只要我没死,多远也要去看他去。(忍不住又抽咽起来)

曾文彩 (走过来抚慰着老奶妈)别,别这么难过!他在外面不会怎么样,(勉强地苦笑)三十六七快抱孙子的人,哪会——

陈奶妈 (泪眼婆娑)多大我也看他是个小孩子,从来也没出过门,连自己吃的穿的都不会料理的人——(一面喊,一面走向通大客厅的门)小柱儿!小柱儿!
〔小柱儿的声音:“唉,奶奶!”

陈奶妈 你在干什么哪?你还不收拾收拾睡觉,明儿个好赶路。

〔小柱儿的声音:“恁小姐叫我帮她喂鸽子呢。”

陈奶妈 (一面向大客厅走,一面唠叨)唉,恁小姐也是孤零零的可怜!可也白糟蹋粮食,这时候这鸽子还喂个什么劲儿!

〔陈由大客厅门走出。

曾文彩 (一半对着陈奶妈说,一半是自语,喟然)喂也是看在那爱鸽子的人!

〔外面又一阵乌鸦噪，她打了一个寒战，正拿起她的织物，——

〔江泰嗒然由书斋小门上。

江 泰 （忘记了方才的气焰，像在黄霉天，背上沾湿了雨一般，说不出的又是丧气，又是恼怒，又是悲哀的神色，连连地摇着头）没办法！没办法！真是没办法！这么大的一所房子，走东到西，没有一块暖和的地方。到今儿个还不生火，脚冻得要死。你那位令嫂就懂得弄钱，你的父亲就知道他的棺材。我真不明白这样活着有什么意义，有什么意义？

曾文彩 别埋怨了，怎么样日子总是要过的。

江 泰 闷极了我也要革命！（从似乎是开玩笑又似乎是发脾气的口气而逐渐激愤地喊起来）我也反抗，我也打倒，我也要学瑞贞那孩子交些革命党朋友，反抗，打倒，打倒，反抗！都滚他妈的蛋，革他妈的命！把一切都给他一个推翻！而，而，而——（突然摸着自己的口袋，不觉挖苦挖苦自己，惨笑出来）我这口袋里就剩下一块钱——（摸摸又眨眨眼）不，连一块钱也没有，——（翻眼想想，低声）看了相！

曾文彩 江泰，你这——

江 泰 （忽然悲伤，“如丧考妣”的样子，长叹一声）要是我能发明一种像“万金油”似的药多好啊！多好啊！

曾文彩 （哀切地）泰，不要再这样胡思乱想，顺嘴里扯，你这样会弄成神经病的。

江 泰 （像没听见她的话，蓦地又提起神）文彩，我告诉你，

今天早上我逛市场，又看了一个相，那个看相的也说我现在正交鼻运，要发财，连夸我的鼻子生得好，饱满，藏财。（十分认真地）我刚才照照我的鼻子，倒是生得不错！（直怕文彩驳斥）看相大概是有点道理，不然怎么我从前的事都说的挺灵呢？

曾文彩 那你也该出去找朋友啊！

江 泰 （有些自信）嗯！我一定要找，我要找我那些阔同学。（仿佛用话来唤起自己的行动的勇气）我就要找，一会儿我就去找！我大概是要走运了。

曾文彩 （鼓励地）江泰，只要你肯动一动你的腿，你不会不发达的。

江 泰 （不觉高兴起来）真的吗？（突然）文彩，我刚才到上房看你爹去了。

曾文彩 （也提起高兴）他，他老人家跟你说什么？

江 泰 （黠巧地）这可不怪我，他不在屋。

曾文彩 他又出屋了？

江 泰 嗯，不知道他——

〔陈奶妈由书斋小门上。

陈奶妈 （有些惶惶）姑小姐，你去看看吧。

曾文彩 怎么？

陈奶妈 唉！老爷子一个人拄着个棍儿又到厢房看他的寿木去了。

曾文彩 哦——

陈奶妈 （哀痛地）老爷子一个人站在那儿，直对着那棺材流眼泪……

江 泰 悻小姐呢？

陈奶妈 大概给大奶奶在厨房蒸什么汤呢。——姑小姐，那棺材再也给不得杜家，您先去劝劝老爷子去吧。

曾文彩 （泫然）可怜爹，我，我去——（向书房走）

江 泰 （讥诮地）别，文彩，你先去劝劝你那好嫂子吧。

曾文彩 （一本正经）她正在跟杜家人商量着推呢。

江 泰 哼，她正在跟杜家商量着送呢。你叫她发点良心，别尽想把押给杜家的房子留下来，等她一个人日后卖好价钱，你父亲的棺材就送不出去了。记着，你父亲今天出院的医药费都是人家悻小姐拿出来的钱。你嫂子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吃鸡，当着人装穷，就知道卖嘴，你忘了你爹那天进医院以前她咬你爹那一口啦，哼，你们这位令嫂啊，——
〔思懿由书斋小门上。〕

陈奶妈 （听见足步声，回头一望，不觉低声）大奶奶来了。

江 泰 （默然，走在一旁）

〔思懿面色阴暗，蹙着眉头，故意显得十分为难又十分哀痛的样子。她穿件咖啡色起黑花的长袖绒旗袍，靠胳膊肘的地方有些磨光了，领子上的钮扣没扣，青礼服呢鞋。〕

曾文彩 （怯弱地）怎么样，大嫂？

曾思懿 （默默地走向沙发那边去）

〔半晌。〕

陈奶妈 （关切又胆怯地）杜家人到底肯不肯？

曾思懿 （仍默然坐在沙发上）

曾文彩 大嫂，杜家人——

曾思懿 (猛然扑在沙发的扶手上，有声有调地哭起来)文清，你跑到哪儿去了？文清，你跑了，扔下这一大家子，叫我一个人撑，我怎么办得了啊？你在家，我还有个商量，你不在家，碰见这种难人的事，我一个妇道还有什么主意哟！

〔江泰冷冷地站在一旁望着她。〕

陈奶妈 (受了感动)大奶奶，您说人家究竟肯不肯缓期呀？

曾思懿 (鼻涕眼泪抹着，抽咽着，数落着)你们想，人家杜家开纱厂的！鬼灵精！到了我们家这个时候，“墙倒众人推”，还会肯吗？他们看透了这家里没有一个男人，(江泰鼻孔哼了一声)老的老，小的小，他们不趁火打劫，逼得你非答应不可，怎么会死心啊？

曾文彩 (绝望地)这么说，他们还是非要爹的寿木不可？

曾思懿 (直拿手帕擦着红肿的眼，依然抽动着肩膀)你叫我有什么法子？钱，钱我们拿不出；房子，房子我们要住；一大家子的人张着嘴要吃。那寿木，杜家老太爷想了多少年，如今非要不可，非要——

江 泰 (靠着自己卧室的门框，冷言冷语地)那就送给他们得啦。

陈奶妈 (惊愕)啊，送给他们？

曾思懿 (不理江泰)并且人家今天就要——

曾文彩 (倒吸一口气)今天？

曾思懿 嗯，他们说杜家老太爷病得眼看着就要断气，立了遗嘱，点明——

江 泰 （替她说）要曾家老太爷的棺材！

曾文彩 （立刻）那爹怎么会肯？

陈奶妈 （插嘴）就是肯，谁能去跟老爷子说？

曾文彩 （紧接）并且爹刚从医院回来。

陈奶妈 （插进）今天又是老爷子的生日，——

曾思懿 （突然又嚎起来）我，我就是说啊！文清，你跑到哪儿去了？到了这个时候，叫我怎么办啊？我这公公也要顾，家里的生活也要管，我现在是“忠孝不能两全”。文清，你叫我怎么办哪？

〔在大奶奶的哭嚎声中，书斋的小门打开。曾皓拄着拐杖，巍巍然地走进来。他穿着藏青“线春”的丝棉袍子，上面罩件黑呢马褂，黑毡鞋。面色黄枯，形容惨怆，但在他走路的样子看来，似乎已经恢复了健康。他尽量保持自己仅余那点尊严，从眼里看得出他在绝望中再做最后一次挣扎，然而他又多么厌恶眼前这一帮人。

〔大家回过头都立起来。江泰一看见，就偷偷沿墙溜进自己的屋里。

曾文彩 爹！（跑过去扶他）

曾 皓 （以手挥开，极力提起虚弱的嗓音）不要扶，让我自己走。（走向沙发）

曾思懿 （殷殷勤勤）爹，我还是扶您回屋躺着吧。

曾 皓 （坐在沙发上，对大家）坐下吧，都不要客气了。（四面望望）江泰呢？

曾文彩 他，——（忽然想起）他在屋里，（惭愧地）等着爹，

给爹赔不是呢。

曾 皓 老大还没有信息么？

曾思懿 (惨凄凄地) 有人说在济南街上碰见他，又有人说在天津一个小客栈看见他——

曾文彩 哪里都找到了，也找不到一点影子。

曾 皓 那就不要找了吧。

曾文彩 (打起精神，安慰老人家) 哥哥这次实在是后悔啦，所以这次在外面一定要创一番事业才——

曾 皓 (摇首)“知子莫若父”，他没有志气，早晚他还是会—— (似乎不愿再提起他，忽然对彩) 你叫江泰进来吧。

曾文彩 (走了一步，中心愧怍，不觉转身又向着父亲) 爹，我，我们真没脸见爹，真是没——

曾 皓 唉，去叫他，不用说这些了。(对思) 你也把霆儿跟瑞贞叫进来。

〔彩至卧室前叫唤。思由书斋门走下。〕

曾文彩 江泰！江——

〔江泰立刻悄悄溜出来。〕

江 泰 (出门就看见曾皓正在望着他，不觉有些惭愧) 爹，您，您——

曾 皓 (挥挥手) 坐下，坐下吧，(江坐，皓对奶妈关心地) 你告诉愫小姐，刚从医院回来，别去厨房再辛苦啦，歇一会去吧。

〔陈奶妈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曾文彩 (一直在望着江泰示意，一等陈奶妈转了身，低声)

你还不站起来给爹赔个罪！

江 泰 （似立非立）我，我——

曾 皓 （摇手）过去的事不提了，不提了。

〔江又坐下，静默中，思懿领着霆儿与瑞贞由书斋小门上。瑞贞穿着一件灰底子小红花的布夹袍，霆儿的袍子上罩一件蓝布大褂。〕

曾 皓 （指指椅子，他们都依次坐下，除了瑞贞立在文彩的背后。皓哀伤地望了望）现在坐中大概就缺少老大，我们曾家的人都在这儿了。（望望屋子，微微咳了一下）这房子是从你们的太爷爷敬德公传下来的，我们累代是书香门第，父慈子孝，没有叫人说过一句闲话。现在我们家里出了我这种不孝的子孙——

曾思懿 （有些难过）爹！——

〔大家肃然相望，又低下头。〕

曾 皓 败坏了曾家的门庭，教出一群不明事理，不肯上进，不知孝顺，连守成都做不到的儿女——

江 泰 （开始有些烦恶）

曾文彩 （抬起头来惭愧地）爹，爹，您——

曾 皓 这是我对不起我的祖宗，我没有面目再见我们的祖先敬德公！（咳嗽，瑞贞走过来捶背）

江 泰 （不耐，转身连连摇头，又唉声叹息起来，嘟哝着）哎，哎，真是这时候还演什么戏！演什么戏！

曾文彩 （低声）你又发疯了！

曾 皓 （徐徐推开瑞贞）不要管我。（转对大家）我不责备你们，责也无益。（满面绝望可怜的神色，而声调是

恨恨的)都是一群废物,一群能说会道的废物。(忽然来了一阵勇气)江泰,你,你也是!——

〔江似乎略有表示。

曾文彩 (怕他发作)泰!

〔江默然,又不做声。

曾 皓 (一半是责备,一半是发牢骚)成天地想发财,成天地做梦,不懂得一点人情世故,同老大一样,白读书,不知什么害了你们,都是一对——(不觉大咳,自己捶了两下)

曾文彩 唉,唉!

江 泰 (只好无奈地连连出声)这又何必呢,这又何必呢!

曾 皓 思懿,你是有儿女的人,已经做了两年的婆婆,并且都要当祖母啦,(强压自己的愤怒)我不说你。错误也是我种的根,错也不自今日始。(自己愈说愈凄惨)将来房子卖了以后,你们尽管把我当作死了一样,这家里没有我这个人,我,我——(泫然欲泣)

曾文彩 (忍不住大哭)爹,爹——

曾思懿 (早已变了颜色)爹,我不明白爹的话。

曾 皓 (没有想到)你,你——

曾文彩 (愤极)大嫂,你太欺侮爹了。

曾思懿 (反问)谁欺侮了爹?

曾文彩 (老实人也逼得出了声)一个人不能这么没良心。

曾思懿 谁没良心?谁没良心?天上有雷,眼前有爹!妹妹,我问你,谁?谁?

曾 霆 (同时苦痛地) 妈!

曾文彩 (被她的气势所夺, 气得发抖) 你, 你逼得爹没有一点路可走了。

江 泰 (无可奈何地) 不要吵了, 小姑子, 嫂嫂们。

曾文彩 你逼得爹连他老人家的寿木都要抢去卖, 你逼得爹

——
曾 皓 (止住她) 文彩!

曾思懿 (讥诮地) 对了, 是我逼他老人家, 吃他老人家, (说说立起来) 喝他老人家, 成天在他老人家家里吃闲饭, 一住就是四年, 还带着自己的姑爷——

曾 霆 (在旁一直随身劝阻, 异常着急) 妈, 您别, ——妈——您——妈——

江 泰 (也突然冒了火) 你放屁! 我给了钱!

曾 皓 (急喘, 镇止他们) 不要喊了!

曾思懿 (同时) 你给了钱? 哼, 你才——

曾 皓 (在一片吵声中, 顿足怒喊) 思懿, 别再吵! (突然一变几乎是哀号) 我, 我就要死了!

[大家顿时安静, 只听见思懿哀哀低泣。

[天开始暗下来, 在肃静的空气中愰方由大客斋门上。她穿着深米色的哗叽夹袍, 面庞较一个月前略瘦, 因而她的眼睛更显得大而有光彩, 我们可以看出在那里面含着无限镇静, 和平与坚定的神色。她右手持一盏洋油灯, 左臂抱着两轴画。看见她进来, 瑞贞连忙走近, 替她接下手里的灯, 同时低声仿佛在她耳旁微微说了一句话。愰方默默颌首, 不觉悲

哀地望望眼前那几张沉肃的脸，就把两轴画放进那只磁缸里，又回身匆忙地由书斋门下。瑞贞一直望着她。

曾 皓 (叹息)你们这一群废物啊 到现在还有什么可吵的？

曾瑞贞 爷爷，回屋歇歇吧？

曾 皓 (感动地)看看瑞贞同霆儿还有什么脸吵？(慨然)别再说啦，住在一起也没有几天了。思懿，你，你去跟杜家的管事说，说叫，——(有些困难)叫他们把那寿木抬走，先，先(凄惨地)留下我们这所房子吧。

曾文彩 爹！

曾 皓 杜家的意思刚才愫方都跟我说了！

曾文彩 哪个叫愫表妹对您说的？

曾思懿 (挺起来)我！

曾 皓 不要再计较这些事情啦！

江 泰 (迟疑)那么您，还是送给他们？

曾 皓 (点头)

曾思懿 (不好开口，却终于说出)可杜家人说今天就要。

曾 皓 好，好，随他们，让它给有福气的人睡去吧。(思就想出去说，不料皓回首对江)江泰，你叫他们赶快抬，现在就抬！(无限的哀痛)我，我不想明天再看见这晦气的东西！

〔曾皓低头不语，思只好停住脚。

江 泰 (怜悯之心油然而生)爹！(走了两步又停住)

曾 皓 去吧，去说去吧！

江 泰 （蓦然回头，走到皓的面前，非常善意地）爹，这有什么可难过的呢？人死就死了，睡个漆了几百道的棺材又怎么样呢？（原是语调里带着同情而又安慰的口气，但逐渐忘形，改了腔调，又按他一向的习惯，对着曾皓，滔滔不绝地说起来）这种事您就没有看通，譬如说，您今天死啦，睡了就漆一道的棺材，又有什么关系呢？

曾文彩 （知道他的话又来了）江泰！

江 泰 （回头对彩，嫌厌地）你别吵！（又转脸对皓，和颜悦色，十分认真地劝解）那么您死啦，没有棺材睡又有什么关系呢？（指着点着）这都是一种习惯！一种看法！（说得逐渐高兴，渐次忘记了原来同情与安慰的善意，手舞足蹈地对着曾皓开了讲）譬如说，（坐在沙发上）我这么坐着好看，（灵机一动）那么，这么（忽然把条腿翘在椅背上）坐着，就不好看么？（对思）那么，大嫂，（陶醉在自己的言词里，像喝得微醺之后，几乎忘记方才的龃龉）我这是比方啊！（指着）你穿衣服好看，你不穿衣服，就不好看么？

曾思懿 姑老爷！

江 泰 （继续不断）这都未见得，未见得！这不过是一种看法！一种习惯！

曾 皓 （插嘴）江泰！

江 泰 （不容人插嘴，流水似地接下去）那么譬如我吧，（坐下）我死了，（回头对文彩，不知他是玩笑，还是认真）你就给我火葬，烧完啦，连骨头末都要扔

在海里，再给它一个水葬！痛痛快快来一个死无葬身之地！（仿佛在堂上讲课一般）这不过也是一种看法，这也可以成为一种习惯，那么，爹，您今天——

曾 皓（再也忍不住，高声拦住他）江泰！你自己愿意怎么死，怎么葬，都任凭尊便。（苦涩地）我大病刚好，今天也还算是过生日，这些话现在大可不必……

江 泰（依然和平地，并不以为忤）好，好，好，您不赞成！无所谓，无所谓！人各有志！……其实我早知道我的话多余，我刚才说着的时候，心里就念叨着，“别说啊！别说啊！”（抱歉地）可我的嘴总不由得——

曾思懿（一直似乎在悲戚着）那姑老爷，就此打住吧。（立起）那么爹，我，我（不忍说出的样子，擦擦自己的眼角）就照您的吩咐跟杜家人说吧？

曾 皓（绝望）好，也只有这一条路了。

曾思懿唉！（走了两步）

曾文彩（痛心）爹呀！

江 泰（忽然立起）别，你们等等，一定等等。

〔江泰三脚两步跑进自己的卧室。思也停住了脚。〕

曾 皓（莫明其妙）这又是怎么？

〔张顺由通大客厅大门上。〕

张 顺杜家又来人说，阴阳生看好那寿木要在今天下半夜，寅时以前，抬进杜公馆，他们问大奶奶……

曾文彩你……

〔江泰拿着一顶破呢帽提着手杖匆匆地走出来。〕

江 泰（对张，兴高采烈）你叫他们杜家那一批混账王八蛋

再在客厅等一下，你就说钱就来，我们老太爷的寿木要留在家里当劈柴烧呢！

曾文彩 你怎么……

江 泰 (对皓，热烈地) 爹，您等一下，我找一个朋友去。
(对彩) 常鼎斋现在当了公安局长，找他一定有办法。
(对皓，非常有把握地) 这个老朋友跟我最好，这点小事一定不成问题。(有条有理) 第一，他可以立刻找杜家交涉，叫他们以后不准再在此地无理取闹。第二，万一杜家不听调度，临时跟他通融(轻藐的口气) 这几个大钱也决无问题，决无问题。

曾文彩 (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泰，真的可以？

江 泰 (敲敲手杖) 自然自然，那么，爹，我走啦。(对思，扬扬手) 大嫂，说在头里，我担保，准成！(提步就走)

曾思懿 (一阵风暴使她也有些昏眩) 那么爹，这件事……

曾文彩 (欣喜) 爹……

〔江跨进通大客厅的门槛一步，又匆匆回来。〕

江 泰 (对彩，匆忙地把手一伸) 我身上没钱。

曾文彩 (连忙由衣袋里拿出一小卷钞票) 这里！

江 泰 (一看) 三十！

〔江由通大客厅的门走出。〕

曾 皓 (被他撩得头昏眼花，现在才喘出一口气) 江泰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曾文彩 (一直是崇拜着丈夫的，现在惟恐人不相信，于是极力对皓) 爹，您放心吧，他平时不怎么乱说话的。他

现在说有办法，就一定有办法。

曾 皓 (将信将疑) 哦！

曾思懿 (管不住) 哼，我看他…… (忽然又制止了自己，转对曾皓，不自然地笑着) 那么也好，爹，这棺木的事……

曾 皓 (像是得了一点希望的安慰似的，那样叹息一声) 也
好吧，“死马当做活马医”，就照他的意思办吧。

张 顺 (不觉也有些喜色) 那么，大奶奶，我就对他们……

曾思懿 (半天在抑压着自己的愠怒，现在不免颜色难看，恶声恶气地) 去！要你去干什么！

〔思懿有些气汹汹地向大客厅快步走去。〕

曾 皓 (追说) 思懿，还是要和和气气对杜家人说话，请他们无论如何，等一等。

曾思懿 嗯！

〔思懿由通大客厅的门下，张顺随着出去。〕

曾文彩 (满脸欣喜的笑容) 瑞贞，你看你姑父有点疯魔吧，他到了这个时候才……

曾瑞贞 (心里有事，随声应) 嗯，姑姑。

曾 皓 (又燃起希望，紧接着彩的话) 唉！只要把那寿木留下来就好了！(不觉回顾) 霆儿，你看这件事有望么？

曾 霆 (也随声答应) 有，爷爷。

曾 皓 (点头) 但愿家运从此就转一转，——嗯，都说不定的哟！(想立起，瑞贞过来扶) 你现在身体好吧？

曾瑞贞 好，爷爷。

曾 皓 (立起，望瑞，感慨地) 你也是快当母亲的人喽！

〔文彩示意，叫霆儿也过来扶祖父，霆默默过来。

曾 皓 (望着孙儿和孙儿媳，忽然抱起无穷的希望)我瞧你们这一对小夫妻总算相得的，将来看你们两个撑起这个门户吧。

曾文彩 (对霆示意，叫他应声)霆儿！

曾 霆 (又应声，望望瑞贞)是，爷爷。

曾 皓 (对着曾家第三代人，期望的口气)这次棺木保住了，房子也不要卖，明年开了春，我为你们再出门跑跑看，为着你们的儿女我再当一次牛马！(用手帕擦着眼角)唉，只要祖先保佑我身体好，你们诚心诚意地为我祷告吧！(向书斋走)

曾文彩 (过来扶着曾皓，助着兴会)是啊，明年开了春，爹身体也好了，瑞贞也把重孙子给您生下来，哥哥也……

〔书斋小门打开，门前现出愆方。她像是刚刚插完了花，水淋淋的手还拿着两朵插剩下的菊花。

愆 方 (一只手轻轻掠开掉在脸前的头发，温和地)回屋歇歇吧，姨父，您的房间收拾好啦。

曾 皓 (快慰地)好，好！(一面对文彩点头应声，一面向外走)是啊，等明年开了春吧！……瑞贞，明年开了春，明年……

〔瑞贞扶着他到书斋门口，望着愆方，回头暗暗地指了指这间屋子。愆方会意，点点头，接过曾皓的手臂，扶着他出去，后面随着文彩。

〔霆儿立在屋中未动。瑞贞望望他，又从书斋门口默

默走回来！

曾瑞贞 （低声）霆！

曾 霆 （几乎不敢望她的眼睛，悲戚地）你明天一早就走么？

曾瑞贞 （也不敢望他，低沉的声音，迟缓而坚定地）嗯。

曾 霆 是跟袁家的人一路？

曾瑞贞 嗯，一同走。

曾 霆 （四面望望，在口袋里掏着什么）那张字据我已经写好了。

曾瑞贞 （凝视霆）哦。

曾 霆 （掏出一张纸，不觉又四面看一下，低声读着）：“离婚人谢瑞贞、曾霆，我们幼年结婚，意见不合，实难继续同居，今后二人自愿脱离夫妻——。”

曾瑞贞 （心酸）不要再念下去了。

曾 霆 （迟疑一下，想着仿佛是应该办的手续，嚅嚅）那么签字，盖章，……

曾瑞贞 回头在屋里办吧。

曾 霆 也，也好。

曾瑞贞 （衷心哀痛）霆，真对不起你，要你写这样的字据。

曾 霆 （说不出话，从来没有像今天对她这般依恋）不，这两年你在我家也吃够了苦。（忽然）那个孩子不要了，你告诉过恹姨了吧？

曾瑞贞 （不愿提起的回忆）嗯，她给孩子做的衣服，我都想还给她了。怎么？

曾 霆 我想家里有一个人知道也好。

曾瑞贞 （关切地）霆，我走了以后，你，你干什么呢？

曾 霏 (摇头) 不知道。(寂寞地) 学校现在不能上了。

曾瑞贞 (同情万分) 你不要失望啊。

曾 霏 不。

曾瑞贞 (安慰) 以后我们可以常通信的。

曾 霏 好。(泪流下来)

[外面圆儿喊着“瑞贞!”]

曾瑞贞 (酸苦) 不要难过,多少事情是要拿出许多痛苦,才能买出一个“明白”呀。

曾 霏 这“明白”是真难哪!

[圆儿吹着口哨,非常高兴的样子由通大客厅的门走进。她穿着灰、蓝、白三种颜色混在一起的毛织品的裙子,长短正到膝盖,上身是一件从头上套着穿的印度红的薄薄的短毛衫,两只腿仍旧是光着的,脚上穿着一双白帆布运动鞋。她像是刚在忙着收拾东西,头发有些乱,两腮也红红的,依然是那样活泼可喜。她一手举着一只鸟笼,里面关着那只鸽子“孤独”,一手提着那个大金鱼风筝,许多地方都撕破了,臂下还夹着用马粪纸较好的二尺来长的“北京人”的剪影。]

袁 圆 (大声) 瑞贞,我父亲找了好半天啦,他问你的行李……

曾瑞贞 (忙止住她,微笑) 请你声音小点,好吧?

袁 圆 (只顾高兴,这时才忽然想起来,两面望一下,伸伸舌头,立刻憋住喉咙,满脸玩皮相,全用气音嘶出,一顿一顿地) 我父亲……问你……同你的朋友们

……行李……收拾好了没有？

曾瑞贞 （被她这种神气惹得也笑起来）收拾好了。

袁 圆 （还是嘶着喉咙）他说——只能——送你们一半路，……还问……（嘘出一口气，恢复原来的声音）可别扭死我了。还是跟我来吧，我父亲还要问你一大堆话呢。

曾瑞贞 （爽快地）好，走吧。

袁 圆 （并不走，却抱着东西走向曾霆，煞有介事的样子）曾霆，你爹不在家，（举起那只破旧的“金鱼”纸鸢）这个破风筝还给你妈！（纸鸢靠在桌边，又举起那鸽笼）这鸽子交给恁小姐！（鸽笼放在桌上，这才举起那“北京人”的剪影，笑嘻嘻地）这个“北京人”我送你做纪念，你要不要？

曾 霆 （似乎早已忘记了一个多月前对圆儿的情感，点点头）好。

袁 圆 （眨眨眼，像是心里又在转什么顽皮的念头）明天天亮我们走了，就给你搁在（指着通大客厅的门）这个门背后，（对瑞）走吧，瑞贞！

〔圆儿一手持着那剪影，一手推着瑞贞的背，向通大客厅的门走出。

〔这时思懿也由那门走进，正撞见她们。瑞贞望着婆婆愣了一下，就被圆儿一声“走”！推出去。

〔霆望她们出了门，微微叹了一声。

曾思懿 （斜着眼睛回望了一下，走近霆）瑞贞这些日子常不在家，总是找朋友，你知道她在干些什么？

曾 霏 (望望她,又摇摇头)不知道。

曾思懿 (嫌她自己的儿子太不精明,但也毫无办法,抱怨地叹口气)哎,媳妇是你的呀,孩子!我也生不了这许多气了。(忽然)他们呢?

曾 霏 到上房去了。

曾思懿 (诉说,委屈地)霏儿,你刚才看见妈怎么受他们的气了。

曾 霏 (望望他的母亲,又低下头)

曾思懿 (掏出手帕)妈是命苦,你爹摔开我们跑了,你妈成天受这种气,都是为了你们哪!(擦擦泪润湿了的

曾 霏 妈,别哭了。

曾思懿 (抚着霏)以后什么事都要告诉妈!(埋怨地)瑞贞有肚子要不是妈上个月看出来,你们还是不告诉我的。(指着)你们两个是存的什么心哪!(关切地)我叫瑞贞喝的那副安胎的药,她喝了没有?

曾 霏 没有。

曾思懿 不,我说的前天我从罗太医那里取来的那方子。

曾 霏 (心里难过,有些不耐)没有喝呀!

曾思懿 (勃然变色)为什么不喝呢?(厉声)叫她喝,要她喝!她再不听话,你告诉我,看我怎么灌她喝!她要觉得她自己不是曾家的人,她肚子里那块肉可是曾家的。现在为她肚子里那孩子,什么都由着她,她倒越说越来了。(忽然又低声)霏儿,你别糊涂,我看瑞贞这些日子是有点邪,鬼鬼祟祟,交些乱朋友,

……（更低声）我怕她拿东西出去，夜晚前后门我都下了锁，你要当心啊，我怕……

〔懔方端着一个药罐由通书斋小门进。

懔 方 （温婉地）罗太医那方子的药煎好了。

曾思懿 （望望她）

懔 方 （看她不说话，于是又——）就在这儿吃么？

曾思懿 （冷冷地）先搁在我屋里的小炭炉上温着吧！

〔懔端着药由霆儿面前走进了思懿的屋子。

曾 霆 （望望那药罐里的药汤，诧异而又不大明白的神色）妈，怎么罗太医那个方子，您，您也在吃？

曾思懿 （脸色略变，有些尴尬，但立刻又镇静下来，含含糊糊地）妈，妈现在身体也不大好。（找话说）这几天倒是亏了你懔姨照护着，——（立时又改了口气，咳了一声）不过孩子，（脸上又是一阵暗云，狠恶地）你懔姨这个人哪，（摇头）她呀，她才是……

〔懔方由卧室出。

懔 方 表嫂，姨父正叫着你呢！

曾思懿 （似理非理，点了点头。回头对霆）霆儿，跟我来。
〔霆儿随着思懿由书斋小门下。

〔天更暗了。外面一两声雁叫，凄凉而寂寞地掠过这深秋渐晚的天空。

懔 方 （轻轻叹息了一声，显出一点疲乏的样子。忽然看见桌上那只鸽笼，不觉伸手把它举起，凝望着那里面的白鸽，……那个名叫“孤独”的鸽子——眼前似乎浮起一层湿润的忧愁，却又爱抚地对那鸽子微微

露出一丝凄然的笑容，……）

〔这时瑞贞提着一只装满婴儿衣服的小藤箱，把藤箱轻轻放在另外一张小桌上，又悄悄地走到愫方的身旁。

曾瑞贞（低声）愫姨！

愫方（略惊，转身）你来了！（放下鸽笼）

曾瑞贞 你看见我搁在你屋里那封长信了么？

愫方（点头）嗯。

曾瑞贞 你不怪我？

愫方（悲哀而慈爱地笑着）不，……（忽然）真地要走了么？

曾瑞贞（依依地）嗯。

愫方（叹一口气，并非劝止，只是舍不得）别走吧！

曾瑞贞（顿时激愤起来）愫姨，你还劝我忍下去？

愫方（仿佛在回忆着什么，脸上浮起一片光彩，缓慢而坚决地）我知道，人总该有忍不下去的时候。

曾瑞贞（眼里闪着期待的眼色，热烈地握着她的苍白的的手指）那么，你呢？

愫方（焕发神采又收敛下去，凄凄望着瑞贞，哀静地）瑞贞，不谈吧，你走了，我会更寂寞的。以后我或许用不着说什么话，我会更——

曾瑞贞（更紧紧握着她的手，慢慢推她坐下）不，不，愫姨，你不能这样，你不能一辈子这样！（迫切地恳求）愫姨，我就要走了，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几句痛快话？你为什么不说不说你的——（暧昧的暮色里，瞥见愫方含

着泪光的大眼睛，她突然抑止住自己)

愫 方 (缓缓地) 你要我怎么说呢？

曾瑞贞 (不觉噤嚅) 譬如你自己，你，你，…… (忽然) 你为什么不走呢？

愫 方 (落漠地) 我上哪儿去呢？

曾瑞贞 (兴奋地) 可去的地方多得很。第一你就可以跟我们走。

愫 方 (摇头) 不，我不。

曾瑞贞 (坐近她的身旁，亲密地) 你看完了我给你的书了么？

愫 方 看了。

曾瑞贞 说的对不对？

愫 方 对的。

曾瑞贞 (笑起来) 那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道走呢？

愫 方 (声调低徐，却说得斩截) 我不！

曾瑞贞 为什么？

愫 方 (凄然望望她) 不！

曾瑞贞 (急切) 可为什么呢？

愫 方 (想说，但又——这次只静静地摇摇头)

曾瑞贞 你总该说出个理由啊，你！

愫 方 (异常困难地) 我觉得我，我在此地的事还没有了。
(“了”字此处作“完结”讲)

曾瑞贞 我不懂。

愫 方 (微笑，立起) 不要懂吧，说不明白的呀。

曾瑞贞 (追上去，索性——) 那么你为什么不去找他？

愫 方 (有一丝惶惑) 你说——

曾瑞贞 （爽朗）找他！找他去！

愫 方 （又镇定下来，一半像在沉思，一半像在追省，呆呆望着前面）为什么要找呢？

曾瑞贞 你不爱他吗？

愫 方 （低下头）

曾瑞贞 （一句比一句紧）那么为什么不想找他？你为什么不想？（爽朗地）愫姨，我现在不像从前那样呆了。这些话一个月前我决不肯问的。你大概也知道我晓得。（沉重）我要走了，此地再没有第三个人，这屋子就是你同我。愫姨，告诉我，你为什么他不找他？为什么不？

愫 方 （叹一口气）见到了就快乐么？

曾瑞贞 （反问）那么你在这儿就快乐？

愫 方 我，我可以替他——（忽然觉得涩涩地说不出口，就这样顿住）

曾瑞贞 （急切）你说呀，我的愫姨，你说过你要跟我好好谈一次的。

愫 方 我，我说……（脸上逐渐闪耀着美丽的光彩，苍白的面颊泛起一层红晕。话逐渐由暗涩而畅适，衷心的感动使得她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他走了，他的父亲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

曾瑞贞 （插进逼问，但语气并未停止）为着？

愫 方 （颤动地）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

(一气说完,充满了喜悦,连自己也惊讶这许久关在心里如今才形诸语言的情绪,原是这般难于置信的)

曾瑞贞 (倒吸一口气) 所以你连霆的母亲,我那婆婆,你都拚出你的性命来照料,保护。

愫方 (苦笑) 你爹走了,她不也怪可怜的吗?

曾瑞贞 (笑着却几乎流下泪) 真的愫姨,你就忘了她从前,现在,待你那种——

愫方 (哀矜地) 为什么要记得那些不快活的事呢,如果为着他,为着一个人,为着他——

曾瑞贞 (忍不住插嘴) 哦,我的愫姨,这么一个苦心肠,你为什么不放在大一点的事情上去?你为什么处处忘不掉他?把你的心偏偏放在这么一个废人身上,这么一个无用的废——

愫方 (如同刺着她的心一样,哀恳地) 不要这么说你的爹呀。

曾瑞贞 (分辩) 爷爷不也是这么说他?

愫方 (心痛) 不,不要这么说,没有人明白过他啊。

曾瑞贞 (喘一口气,哀痛地) 那么你就这样预备一辈子不跟他见面啦?

愫方 (突然慢慢低下头去)

曾瑞贞 (沉挚地) 说呀,愫姨!

愫方 (低到几乎听不见) 嗯。

曾瑞贞 那当初你为什么让他走呢?

愫方 (似乎在回忆,声调里充满了同情) 我,我看他在家

里苦，我替他难过呀。

曾瑞贞（不觉反问）那么他离开了，你快乐？

懔方（低微）嗯。

曾瑞贞（叹息）唉，两个人这样活下去是为什么呢？

懔方（哀痛的脸上掠过一丝笑的波纹）看见人家快乐，你不也快乐么？

曾瑞贞（深刻地关心，缓缓地）你在家就不惦着他？

懔方（低下头）

曾瑞贞 他在外面就不想着你？

懔方（眼泪默默流在苍白的面颊上）

曾瑞贞 就一生，一生这样孤独下去——两个人这样苦下去？

懔方（凝神）苦，苦也许；但是并不孤独的。

曾瑞贞（深切感动）可怜的懔姨，我懂，我懂，我懂啊！不过我怕，我怕爹也许有一天会回来。他回来了，什么又跟从前一样，大家还是守着，苦着，看着，望着，谁也喘不出一口气，谁也——

懔方（打了一个寒战，蓦地坚决地摇着头）不，他不会回来的。

曾瑞贞（固执）可万一他——

懔方（轻轻擦去眼角上的泪痕）他不会，他死也不会回来的。（低头望着那块湿了的手帕，低声缓缓地）他已经回来见过我！

曾瑞贞（吃了一惊）爹走后又偷偷回来过？

懔方 嗯。

曾瑞贞（诧异起来）哪一天？

愫 方 他走后第二天。

曾瑞贞 (未想到，嘘一口气) 哦！

愫 方 (怜悯地) 可怜，他身上一个钱也没有。

曾瑞贞 (猜想到) 你就把你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愫 方 不，我身边的钱都给他了。

曾瑞贞 (略略有点轻蔑) 他收下了。

愫 方 (温柔地) 我要他收下了。(回忆) 他说他要成一个人，死也不再回来。(感动得不能自止地说下去) 他说他对不起他的父亲，他的儿子，连你他都提了又提。他要我照护你们，看守他的家，他的字画，他的鸽子，他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他还说他最放心不下的是——(泪珠早已落下，却又忍不住笑起来) 瑞贞，他还像个孩子，哪像个连儿媳妇都有的人哪！

曾瑞贞 (严肃地) 那么从今以后你决心为他看守这个家？
(以下的问答几乎是没有停顿，一气接下去)

愫 方 (又沉静下来) 嗯。

曾瑞贞 (逼问) 成天陪着快死的爷爷？

愫 方 (默默点着头) 嗯。

曾瑞贞 (逼望着她) 送他的终？

愫 方 (躲开瑞的眼睛) 嗯。

曾瑞贞 (故意这样问) 再照护他的儿子？

愫 方 (望瑞，微微皱眉) 嗯。

曾瑞贞 侍候这一家子老小？

愫 方 (固执地) 嗯。

曾瑞贞 (几乎是生了气) 这整天看我这位婆婆的脸子？

愫方 (不由得轻轻地打了一个寒战) 喔, —— 嗯。

曾瑞贞 (反激) 一辈子不出门?

愫方 (又镇定下来) 嗯。

曾瑞贞 不嫁人?

愫方 嗯。

曾瑞贞 (追问) 吃苦?

愫方 (低沉) 嗯。

曾瑞贞 (逼近) 受气?

愫方 (凝视) 嗯。

曾瑞贞 (狠而重) 到死?

愫方 (低头, 用手摸着前额, 缓缓地) 到—— 死!

曾瑞贞 (爆发, 哀痛地) 可我的好愫姨, 你这是为什么呀?

愫方 (抬起头) 为着——

曾瑞贞 (质问的神色) 嗯, 为着——

愫方 (困难地) 为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 (忽然脸上显出异样美丽的笑容) 为着, 这才是活着呀!

曾瑞贞 (逼出一句话来) 你真地相信爹就不会回来么?

愫方 (微笑) 天会塌么?

曾瑞贞 你真准备一生不离开曾家的门, 这个牢! 就为着这么一个梦, 一个理想, 一个人——

愫方 (悠悠地) 也许有一天我会离开——

曾瑞贞 (迫待) 什么时候?

愫方 (笑着) 那一天, 天真的能塌, 哑巴都急得说了话!

曾瑞贞 (无限的悯切) 愫姨, 把自己的快乐完全放在一个人的身上是危险的, 也是不应该的。(感慨) 过去我是

个傻子，愫姨，你现在还——

〔室内一切渐渐隐入在昏暗的暮色里，乌鸦在窗外屋檐上叫两声又飞走了。在瑞贞说话的当儿，由远远城墙上断续送来归营的号手吹着的号声，在凄凉的空气中寂寞地荡漾，一直到闭幕。〕

愫 方 不说吧，瑞贞。（忽然扬头，望着外面）你听，这远远吹的是什么？

曾瑞贞 （看出她不肯再谈下去）城墙边上吹的号。

愫 方 （谛听）凄凉得很哪！

曾瑞贞 （点头）嗯，天黑了，过去我一个人坐在屋里就怕听这个，听着就好像活着总是灰惨惨的。

愫 方 （眼里涌出了泪光）是啊，听着是凄凉啊！（猛然热烈地抓着瑞贞的手，低声）可瑞贞，我现在突然觉得真快乐呀！（抚摸自己的胸）这心好暖哪！真好像春天来了一样。（兴奋地）活着不就是这个调子么？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又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感动地流下泪）叫你想忍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

曾瑞贞 （拿手帕替她擦泪，连连低声喊）愫姨，你怎么真地又哭了？愫姨，你——

愫 方 （倾听远远的号声）不要管我，你让我哭哭吧！（泪光中又强自温静地笑出来）可，我是在笑啊！瑞贞，——（瑞贞不由得凄然地低下头，用手帕抵住鼻端。愫方又笑着想扶起瑞贞的头）——瑞贞，你不要为我哭啊！（温柔地）这心里头虽然是酸酸的，

我的眼泪明明是因为我太高兴哪！——（瑞贞抬头望她一下，忍不住更抽咽起来。懔抚摸瑞的手，又像是快乐，又像是伤心地那样低低地安慰着，申诉着）——别哭了，瑞贞，多少年我没说过这么多话了，今天我的心好像忽然打开了，又叫太阳照暖和了似的。瑞贞，你真好！不是你，我不会这么快活；不是你，我不会谈起了他，谈得这么多，又谈得这么好！（忽然更兴奋地）瑞贞，只要你觉得外边快活，你就出去吧，出去吧！我在这儿也是一样快活的。别哭了，瑞贞，你说这是牢吗？这不是呀，这不是呀，——

曾瑞贞（抽咽着）不，不，懔姨，我真替你难过！我怕呀！你不要这么高兴，你的脸又在发烧，我怕——

懔方（恳求似的）瑞贞，不要管吧！我第一次这么高兴哪。（走近瑞放着小箱子的桌旁）瑞贞，这一箱小孩子的衣服你还是带出去。（哀悯地）在外面还是尽量帮助别人吧！把好的送给人家，坏的留给自己。什么可怜的人我们都要帮助，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的啊！（打开那箱子）这些小衣服你用不着，就送给那些没有衣服的小孩子们穿吧。（忽然由里面抖出一件雪白的小毛线斗篷）你看这件斗篷好看吧？

曾瑞贞 好，真好看。

懔方（得意地又取出一顶小白帽子）这个好玩吧？

曾瑞贞 嗯，真好玩！

懔方（欣喜地又取出一件黄绸子小衣服）这件呢？

曾瑞贞 （也高起兴来，不觉拍手）这才真美哪！

愫 方 （更快乐起来，她的脸因而更显出美丽而温和的光彩）不，这不算好的，还有一件（忍不住笑，低头朝箱子里——）

〔凄凉的号声，仍不断地传来，这时通大客厅的门缓缓推开，暮色昏暗里显出曾文清。他更苍白瘦弱，穿一件旧的夹袍，臂里挟着那轴画，神色惨沮，疲惫，低着头踉踉地踱进来。

〔愫方背向他，正高兴地低头取东西。瑞贞面朝着那扇门——

曾瑞贞 （一眼看见，像中了梦魇似的，喊不出声来）啊，这——

愫 方 （压不下的欢喜，两手举出一个非常美丽的大洋娃娃，金黄色的头发，穿着粉红色的纱衣服，她满脸是笑，期待她望着瑞）你看！（突然看见瑞贞的苍白紧张的脸，颤抖地）谁？

曾瑞贞 （呆望，低声）我看，天，天塌了！（突然回身，盖上自己的脸）

愫 方 （回头望见文清，文清正停顿着，仿佛看不大清楚似的向她们这边望）啊！

〔文清当时低下头，默默走进了自己的屋里。

〔他进去后，思懿就由书斋小门跑进。

曾思懿 （惊喜）是文清回来了么？

愫 方 （喑哑）回来了！

〔思立刻跑进自己的屋里。

〔懔方呆呆地愣在那里。

〔远远的号声随着风在空中寂寞的振抖。

——幕徐落

（落后即启，表示到第二景经过相当的时间）

第二景

〔离第三幕第一景有十个钟头的光景，是黎明以前那段最黑暗的时候，一盏洋油灯扭得很大，照着屋子里十分明亮。那破金鱼纸鸢早不知扔在什么地方了。但那只鸽笼还孤零零地放在桌子上，里面的白鸽子动也不动，把头偎在自己的毛羽里，似乎早已入了睡。屋里的空气十分冷，半夜坐着，人要穿上很厚的衣服才耐得住这秋尽冬来的寒气。外面西风正紧，院子里的白杨树响得像一阵阵的急雨，使人压不下一一种悲凉凄苦的感觉。破了的窗纸也被吹得抖个不休。远远偶尔有更锣声，在西风的呼啸中，间或传来远处深巷里，卖“硬面饽饽”的老人叫卖声，被那忽急忽缓的风，荡漾得时而清楚，时而模糊。

〔这一夜曾家的人多半没有上床，在曾家的历史中，这是一个最惨痛的夜晚。曾老太爷整夜都未合上眼，想着那漆了又漆，朝夕相处，有多少年的好寿木，再隔不到几个时辰就要拱手让给别人，心里真比在火边炙烤还要难忍。

〔杜家人说好要在“寅时”未尽——就是五点钟——以前“迎材”，把寿木抬到杜府。因此杜家管事只肯等到五点以前，而江泰从头晚五点跑出去交涉借款到现在还未归来。曾文彩一面焦急着丈夫的下落，同时又要到上房劝慰父亲，一夜晚随时出来，一问再问，到处去打电话，派人找，而江泰依然是毫无踪影。其

余的人看到老太爷这般焦灼，也觉得不好不陪，自然有的人是诚心诚意望着江泰把钱借来，好把杜家这群狼虎一般的管事赶走。有的呢，只不过是嘴上孝顺，倒是怕江泰归来，万一借着了钱，把一笔生意打空了。同时在这夜晚，曾家也有的人，暗地在房里忙着收拾自己的行李，流着眼泪又怀着喜悦，抱着哀痛的心肠或光明的希望，追惜着过去，憧憬未来，这又是属于明日的“北京人”的事，和在棺木里打滚的人们不相干的。

〔在这间被凄凉与寒冷笼住了的屋子里，文清痴了一般地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他换了一件深灰色杭绸旧棉袍，两手插在袖管里不做声。倦怠和绝望交替着在眼神里，眉峰间，嘴角边浮移，终于沉闷地听着远处的更锣声，风声，树叶声，和偶尔才肯留心到的，身旁思懿无尽无休的言语。

〔思懿换了一件蓝毛噶的薄棉袍，大概不知已经说了多少话，现在似乎说累了，正期待地望着文清答话。她一手拿着一碗药，一手拿着一只空碗，两只碗互相倒过来倒过去，等着这碗热药凉了好喝，最后一口把药喝光，就拿起另一杯清水漱了漱口。

曾思懿（放下碗，又开始——）好了，你也算回来了。我也算对得起曾家的人了。（冷笑）总算没叫我们那姑奶奶猜中，没叫我把她哥哥逼走了不回来。

〔文清厌倦地抬头来望望她。

曾思懿（斜眼看着文清，似乎十分认真地）怎么样？这件事？——我可就这么说定了。（仿佛是不了解的神色）咦，你怎么又不说话呀？这我可没逼你老人家啊！

曾文清（叹息，无可奈何地）你，你究竟又打算干什么吧？

曾思懿（睁大了眼，像是又遭受不白之冤的样子）奇怪，顺

你老人家的意思这又不对了。(做出那“把心一横”的神气)我呀,做人就做到家,今天我们那位姑奶奶当着爹,当着我的儿女,对我发脾气,我现在都为着你忍下去!刚才我也找她,低声下气地先跟她说了话,请她过来商量,大家一块儿来商量商量

曾文清 (忍不住,抬头)商量什么?

曾思懿 咦,商量我们说的这件事啊?(认定自己看穿了文清的心思,讥刺地)这可不是小孩子见糖,心里想,嘴里说不要。我这个人顶喜欢痛痛快快的,心里想要什么,嘴里就说什么。我可不爱要吃羊肉又怕膻气的男人。

曾文清 (厌烦)天快亮了,你睡去吧。

曾思懿 (当作没听见,接着自己的语气)我刚才就爽爽快快地跟我们姑奶奶讲,——

曾文清 (惊愕)啊!你跟妹妹都说了——

曾思懿 (咧咧嘴)怎么?这不能说?

[文彩由书斋小门上。她仍旧穿着那件驼绒袍子,不过加上了一件咖啡色毛衣。一夜没睡,形容更显憔悴,头发微微有些蓬乱。

曾文彩 (理着头发)怎么,哥哥,快五点了,你现在还不回屋睡去?

曾文清 (苦笑)不。

曾文彩 (转对思,焦急地)江泰回来了没有?

曾思懿 没有。

曾文彩 刚才我仿佛听见前边下锁开门。

曾思懿 (冷冷地) 那是杜家派的杠夫抬寿木来啦。

曾文彩 唉！(心里逐渐袭来失望的寒冷，她打了一个寒战，蜷缩地坐在那张旧沙发里) 哦，好冷！

曾思懿 (谛听，忍不住故意的) 你听，现在又上了锁了！
(提出那问题) 怎么样？(虽然称呼得有些硬涩，但脸上却堆满了笑容) 妹妹，刚才我提的那件事，——

曾文彩 (心里像生了乱草，——茫然) 什么？

曾思懿 (谄媚地笑着瞟了文清一眼) 我说把愫小姐娶过来的事！

曾文彩 (想起来，却又不知思懿肚子里又在弄什么把戏，只好苦涩地笑了笑) 这不大合适吧。

曾思懿 (非常豪爽地) 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呢？(亲热地) 妹妹，您可别把我这个做嫂子的看得(举起小手指一比) 这么“不丁点儿”大，我可不是那种成天要守着男人，才能过日子的人。“贤慧”这两个字今生我也做不到，这一点点度量我还有。(又谦虚地) 按说呢，这并谈不上什么度量不度量，表妹嫁表哥，亲上加亲，这也是天公地道，到处都有的事。

曾文彩 (老老实实) 不，我说也该问问愫表妹的意思吧。

曾思懿 (尖刻地笑出声来) 嗤，这还用的着问？她还有什么不肯的？我可是个老实人，爱说个痛快话，愫表妹这番心思，也不是我一个人看得出来。表妹道道地地是个好人，我不喜欢说亏心话。那么(对文清，似

乎非常恳切的样子)“表哥”,你现在也该说句老实话了吧?亲姑奶奶也在这儿,你至少也该在妹妹面前,对我讲一句明白话吧。

曾文清 (望望文彩,仍低头不语)

曾思懿 (追问)你说明白了,我好替你办事啊!

曾文彩 (仿佛猜得出哥哥的心思,替他说)我看这还是不大好吧。

曾思懿 (眼珠一转)这又有什么不大好的?妹妹,你放心,我决不会委屈你表妹,只有比从前亲,不会比以前远!(益发表现自己的慷慨)我这个人最爽快不过,半夜里,我就把从前带到曾家的首饰翻了翻,也巧,一翻就把我那副最好的珠子翻出来,这就算是我替文清给你表妹下的定。(说着由小桌上拿起一对从古老的簪子上拆下来的珠子,递到文彩面前)妹妹,你看这怎么样?

曾文彩 (只好接下来看,随口称赞)倒是不错。

曾思懿 (逐渐说得高兴)我可急性子,连新房我都替文清看定了,一会袁家人上火车一走,空下屋子,我就叫裱糊匠赶紧糊。大家凑个热闹,帮我个忙,到不了两三天,妹妹也就可以吃喜酒啦。我呀,什么事都想到啦,——(望着文清似乎是嘲弄,却又像是赞美的神气)我们文清心眼儿最好,他就怕亏待了他的表妹,我早就想过,以后啊,(索性说个畅快)哎,说句不好听的话吧,以后在家里就是“两头大”,(粗鄙地大笑起来)我们谁也不委屈谁!

曾文彩 (心里焦烦，但又不得不随着笑两声) 是啊，不过我怕总该也问一问爹吧？

[张顺由书斋小门上，似乎刚从床上被人叫起来，睡眼朦胧的，衣服都没穿整齐。

张 顺 (进门就叫) 大奶奶！

曾思懿 (不理张顺，装做没听清楚彩的话) 啊？

曾文彩 我说该问问爹吧。

曾思懿 (更有把握地) 嗤，这件事爹还用着问？有了这么个好儿媳妇，(话里有话) 伺候他老人家不更“名正言顺”啦吗？(忽然) 不过就是一样，在家里爱怎么称呼她，就怎么称呼。出门在外，她还是称呼她的“大小姐”好，不能也“奶奶，太太”地叫人听着笑话。——(又一转，瞥了文清一眼) 其实是我倒无所谓，这也是文清的意思，文清的意思！(文清刚要说话，她立刻转过头来问张) 张顺，什么事？

张 顺 老太爷请您。

曾思懿 老太爷还没有睡？

张 顺 是，——

曾思懿 (对张) 走吧！唉！

[思懿急匆匆由书斋小门下，后面随着张顺。

曾文彩 (望着思走出去，才站起来，走到文清面前，非常同情的声调，缓缓地) 哥哥，你还没有吃东西吧？

曾文清 (望着她，摇摇头，又失望地出神)

曾文彩 我给你拿点枣泥酥来。

曾文清 (连忙摇手，烦躁地) 不，不，不，(又倦怠地) 我

吃不下。

曾文彩 那么哥哥，你到我屋里洗洗脸，睡一会好不好？

曾文清 (失神地) 不，我不想睡。

曾文彩 (想问又不好问，但终于——) 她，她这一夜晚为什么不让你到屋子里去？

曾文清 (惨笑) 哼，她要我对她赔不是。

曾文彩 你呢？

曾文清 (绝望但又非常坚决的神色) 当然不！(就合上眼)

曾文彩 (十分同情，却又毫无办法的口气) 唉，天下哪有这种事，丈夫刚回来一会儿，好不到两分钟，又这样没完没了地——

[外面西风呼呼地吹着，陈奶妈由书斋小门上，她的面色也因为一夜的疲倦而显得苍白，眼睛也有些凹陷。她披着一件大棉袄，打着呵欠走进来。

陈奶妈 (看着文清低头闭上眼靠着，以为他睡着了，对着文彩，低声) 怎么清少爷睡着了？

曾文彩 (低声) 不会吧。

陈奶妈 (走近文，文依然合着眼，不想做声。陈看着他，怜悯地摇摇头，十分疼爱地，压住嗓子回头对彩) 大概是睡着啦。(轻轻叹一口气，就把身上披的棉袄盖在他的身上)

曾文彩 (声音低而急) 别，别，您会冻着的，我去拿，(向自己的卧室走)——

陈奶妈 (以手止住文彩，嘶着声音，匆促地) 我不要紧。得啦，姑小姐，您还是到上屋看看老爷子去吧！

曾文彩 (焦灼地) 怎么啦？

陈奶妈 (心痛地) 叫他躺下他都不肯，就在屋里坐着又站起来，站起来又坐下，直问姑老爷回来了没有？姑老爷回来了没有？

曾文彩 (没有了主意) 那怎么办？怎么办呢？江泰到现在一夜没有个影，不知道他跑到——

陈奶妈 (指头) 唉，真造孽！(把彩拉到一个离文清较远的地方，怕吵醒他) 说起可怜！白天说，说把寿木送给人家容易；到半夜一想，这守了几十年的东西一会就要让人拿去，——您想，他怎么会不急！怎么会不——

〔张顺由书斋小门上。

张 顺 姑奶奶！

陈奶妈 (忙指着似乎在沉睡着的文清，连连摇手)

张 顺 (立刻把声音放低) 老太爷请。

曾文彩 唉！(走到两步，回头) 倩小姐呢？

陈奶妈 刚给老爷子捶完腿。——大概在屋里收拾什么呢。

曾文彩 唉。

〔文彩随着张顺由书斋小门下。

〔外面风声稍缓，树叶落在院子里，打着滚，发出沙沙的声音，更锣声渐渐地远了，远到听不见。隔巷又传来卖“硬面饽饽”苍凉单沉的叫卖声。

〔陈奶妈打着呵欠，走到文清身边。

陈奶妈 (低头向文清，看他还是闭着眼，不觉微微叫出，十分疼爱地) 可怜的清少爷！

〔文清睁开了眼，依然是绝望而厌倦的目光，用手撑起身子，——

陈奶妈（惊愕）清少爷，你醒啦？

曾文清（仿佛由恹恹的昏迷中唤醒，缓缓抬起头）是您呀，奶妈！

陈奶妈（望着清，不觉擦着眼角）是我呀，我的清少爷！（摇头望着他，疼惜地）可怜，真瘦多了，你怎么在这儿睡着了？

曾文清（含含糊糊地）嗯，奶妈。

陈奶妈唉，我的清少爷，这些天在外面真苦坏啦！（擦着泪）憐小姐跟我没有一天不惦记着你呀。可怜，憐小姐——

曾文清（忽然抓住陈奶妈的手）奶妈，我的奶妈！

陈奶妈（忍不住心酸）我的清少爷，我的肉，我的心疼的清少爷！你，你回来了还没见着憐小姐吧？

曾文清（说不出口，只紧紧地握住陈奶妈干巴巴的手）奶妈！奶妈！

陈奶妈（体贴到他的心肠，怜爱地）我已经给你找她来了。

曾文清（惊骇，非常激动地）不，不，奶妈！

陈奶妈造孽哟，我的清少爷，你哪像个要抱孙子的人哪，清少爷！

曾文清（惶惑）不，不，别叫她，您为什么要——

陈奶妈（看见书斋小门开启）别，别，大概是她来了！

〔憐方由书斋小门上。

〔她换了一件黑毛中的袍子，长长的黑发，苍白的面

容，冷静的神色，大的眼睛里稍稍露出难过而又疲倦的样子，像一个美丽的幽灵轻轻地走进房来。

〔文立刻十分激动地站起来。〕

愫 方 陈奶妈！

陈奶妈 （故意做出随随便便的样子）愫小姐还没睡呀？

愫 方 嗯，（想不出话来）我，我来看看鸽子来啦。（就向搁着鸽笼的桌子走）

陈奶妈 （顺口）对了，看吧！（忽然想起）我也去瞅瞅孙少爷孙少奶奶起来没有？大奶奶还叫他们小夫妻俩给袁家人送行呢。（说着就向外面走）

曾文清 （举起她的棉袄，低低的声音）您的棉袄，奶妈！

陈奶妈 哦！棉袄，（笑对他们）你们瞧我这记性！

〔陈拿着棉袄，搭讪着由书斋小门下。〕

〔天未亮之前，风又渐渐地刮大起来，白杨树又像急雨一般地响着，远处已经听见第一遍鸡叫随着风在空中缭绕。〔二人默对半天说不出话，文清愧恨地低下头，缓缓朝卧室走。〕

愫 方 （眼睛才从那鸽笼移开）文清！

曾文清 （停步，依然不敢回头）

愫 方 奶妈说你在找——

曾文清 （转身，慢慢抬头望愫）

愫 方 （又低下头去）

曾文清 愫方！

愫 方 （不觉又痛苦地望着笼里的鸽子）

曾文清 （没有话说，凄凉地）这，这只鸽子还在家里。

懔 方 （点头，沉痛地）嗯，因为它已经不会飞了！

曾文清 （愣一愣）我——（忽然明白，掩面抽咽）

懔 方 （声音颤抖地）不，不——

曾文清 （依然在哀泣）

懔 方 （略近前一步，一半是安慰，一半是难过的口气）不，不这样，为什么要哭呢？

曾文清 （大恸，扑在沙发上）我为什么回来呀！我为什么回来呀！明明晓得绝不该回来的，我为什么又回来呀！

懔 方 （哀伤地）飞不动，就回来吧！

曾文清 （抽咽，诉说）不，你不知道啊，——在外面——在外面的风浪——

懔 方 文清，你（取出一把钥匙递给文清）——

曾文清 啊！

懔 方 这是那箱子的钥匙。

曾文清 （不明白）怎么？

懔 方 （冷静地）你的字画都放在那箱子里。（慢慢将钥匙放在桌子上）

曾文清 （惊惶）你要怎么样啊，懔方！——

〔半晌。外面风声，树叶声，——

懔 方 你听！

曾文清 啊？

懔 方 外面的风吹得好大啊！

〔风声中外面仿佛有人在喊着：“懔姨！懔姨！”

懔 方 （谛听）外面谁在叫我啊？

曾文清 （也听，听不清）没，没有吧？

愫 方 （肯定，哀徐地）有，有！

〔思懿由书斋小门上。

曾思懿 （对愫，似乎在讥讽，又似乎是一句无心的话）啊，我一猜你就到这儿来啦！（亲热地）愫表妹，我的腰又痛起来啦，回头你再给我推一推，好吧？噫，刚才我还忘了告诉你，你表哥回来了，倒给你带了一样好东西来了。

曾文清 （窘极）你——

曾思懿 （不由分说，拿起桌上那副珠子，送到愫方面前）你看这副珠子多大呀，多圆哪！

曾文清 （警惕）思懿！

〔张顺由通书斋小门上，在门口望见主人正在说话，就停住了脚。

曾思懿 （同时——不顾文清的脸色，笑着）你表哥说，这是表哥送给表妹做——

曾文清 （激动地发抖，突然爆发，愤怒地）你这种人是什么心肠呕！

〔文清说完，立刻跑进自己的卧室。

曾思懿 文清！

〔卧室门砰地关上。

曾思懿 （脸子一沉，冷冷地）哎，我真不知道我这个当太太的还该怎么做啦！

张 顺 （这时走上前，低声）大奶奶，杜家管事说寅时都要过啦，现在非要抬棺材不可了。

曾思懿 好，我就去。

〔张顺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曾思懿 (突然) 好, 愫表妹, 我们回头说吧。(向通书斋的小门走了两步, 又回转身, 亲热地笑着) 愫表妹, 我怕我的胃气又要犯, 你到厨房给我炒把热盐焗焗吧。

愫 方 (低下头)

〔思懿由书斋小门下。〕

愫 方 (呆立在那里, 望着鸽笼)

〔外面风声。〕

〔瑞贞由通大客厅的门上。〕

曾瑞贞 愫姨!

愫 方 (不动) 嗯。

曾瑞贞 (急切) 愫姨!

愫 方 (缓缓回头, 对瑞, 哀伤地惋惜) 快乐真是不常的呀, 连一个快乐的梦都这样短!

曾瑞贞 (同情的声调) 不早, 愫姨, 走吧!

愫 方 (低沉) 门还是锁着的, 钥匙在——

曾瑞贞 (自信地) 不要紧!“北京人”会帮我们的忙。

愫 方 (不大懂) 北京人——?

〔外面的思懿在喊。〕

〔思懿的声音: 愫表妹! 愫表妹!〕

曾瑞贞 (推开通大客厅的门, 指着门内——) 就是他!

〔门后屹然立着那小山一般的“北京人”, 他现在穿着一件染满机器上油泥的帆布工服, 铁黑的脸, 钢轴似的胳膊, 宽大的手里握着一个钢钳子, 粗重的眉毛下, 目光炯炯, 肃然可畏, 但仔细看来, 却带

着和穆坦挚的微笑的神色，又叫人觉得蔼然可亲。

〔思懿的声音：（更近）“愫表妹！愫表妹！”

曾瑞贞 她来了！

〔瑞贞走到通大客厅的门背后躲起。“北京人”巍然站在门前。

〔思懿立刻由书斋小门上。

曾思懿 哦，你一个人还在这儿！爹要喝参汤，走吧。

愫 方 （点头，就要走）

曾思懿 （忽然亲热地）哦，愫表妹，我想起来了，我看，我就现在对你说了吧？（说着走到桌旁，把放在桌上的那副珠子拿起来。忽然瞥见了“北京人”，吃了一惊，对他）咦！你在这儿干什么？

“北京人” （森然望着她）

曾思懿 （惊疑）问你！你在这儿干什么？

“北京人” （又仿佛嘲讽而轻蔑地在嘴上露出个笑容）

愫 方 （沉静地）他是个哑巴。

曾思懿 （没办法，厌恶地盯了“北京人”一眼，对愫）我们在外面说去吧。

〔思懿拉着愫方由书斋小门下。

〔瑞贞听见人走了，立刻又由通大客厅的门上。

曾瑞贞 走了？（望望，转对“北京人”，指着外面，一边说，一边以手做势）门，大门，——锁着，——没有钥匙！

“北京人” （徐徐举起拳头，出人意外，一字一字，粗重而有力地）我——们——打——开！

曾瑞贞（吃一惊）你，你——

“北京人”（坦挚可亲地笑着）跟——我——来！（立刻举步就向前走）

曾瑞贞（大喜）悻姨！悻姨！（忽又转身对“北京人”，亲切地）你在前面走，我们跟着来！

“北京人”（点首）

〔“北京人”像一个伟大的巨灵，引导似的由通大客厅门走出。

〔同时悻方由书斋小门上，脸色非常惨白。

曾瑞贞（高兴地跑过来）悻姨！悻姨！我告——（忽然发现悻方惨白的脸）你怎么脸发了青？怎么？她对你说了什么？

悻方（微微摇摇头）

曾瑞贞（止不住那高兴）悻姨，我告诉你一件奇怪的事！哑巴真地说了话了！

悻方（沉重地）嗯，我也应该走了。

〔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非常热闹的，吹吹打打的锣鼓唢呐响，掩住了风声。

曾瑞贞（惊愕，回头）这是干什么？

悻方大概杜家那边预备迎棺材呢？

曾瑞贞（又笑着问）你的东西呢？

悻方在厢房里。

曾瑞贞拿走吧？

悻方（点首）嗯。

曾瑞贞悻姨，你——

愫 方 (凄然) 不，你先走！

曾瑞贞 (惊异) 怎么，你又——

愫 方 (摇头) 不，我就来，我只想再见他一面！

曾瑞贞 (以为是——不觉气愤) 谁？

愫 方 (惻然) 可怜的姨父！

曾瑞贞 (才明白了) 哦！(也有些难过) 好吧，那我先走，我们回头在车站上见。

〔外面文彩喊着：“江泰！江泰！”瑞贞立刻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愫方刚向书斋小门走了两步，文彩忙由书斋小门上，满脸的泪痕。

曾文彩 (焦急地) 江泰还没有回来？

愫 方 没有。

曾文彩 他怎么还不回来？(说着就跌坐在沙发上呜咽起来) 我的爹呀，我的可怜的爹呀！

愫 方 (急切地) 怎么啦？

曾文彩 (一边用手帕擦泪，一边诉说着) 杜家的人现在非要抬棺材，爹“一死儿”不许，可怜，可怜他老人家像个小孩子似地抱着那棺材，死也不肯放。(又抽咽) 我真不敢看爹那个可怜的样子！(抬头望着满眼露出哀怜神色的愫方) 表妹，你去劝爹进来吧，别再在棺材旁边看啦！

愫 方 (凄然向书斋小门走)

〔愫方由书斋小门下。

曾文彩 (同时独自——) 爹，爹，你要我们这种儿女干什么

哟!(立起,不由得)哥哥!哥哥!(向文清卧室走)我们这种人有什么用,有什么用啊!

〔忽然外面爆竹声大作。

曾文彩 (不觉停住脚回头望)

〔张顺由书斋小门上,眼睛也红红的。

曾文彩 这是什么?

张 顺 (又是气又是难过)杜家那边迎放鞭寿材呢!我们后门也打开啦,棺材已经抬起来了。

〔在爆竹声中,听见了许多杠夫抬着棺木,整齐的脚步声,和低沉的“唉喝,唉喝”的声音,同时还掺杂着杜家的管事们督促着照料着的叫喊声。书斋窗户里望见许多灯笼匆忙地随着人来回移动。〔这时陈奶妈和憐方扶着曾皓由书斋小门走进。曾皓面色白得像纸,眼睛里布满了红丝。在极度的紧张中,他几乎像颠狂了一般,说什么也不肯进来。陈奶妈一边擦着眼泪,一边不住地劝慰,拉着,推着。憐方悲痛地望着曾皓的脸。他们后面跟着思懿。她也拿了手帕在擦着眼角,不知是在擦沙,还是擦泪水。

陈奶妈 (连连地)进来吧,老爷子!别看了!进来吧,——

曾 皓 (回头呼唤,声音暗哑)等等!叫他们再等等!等等!(颤巍巍转对思,言语失了伦次)你再告诉他们,说钱就来,人就来,钱就拿人来!等等!叫他们再等等!

憐 方 姨父!你——

〔憐方把皓扶在一个地方倚着,看见老人这般激动地

喘息，忽然想起要为他拿什么东西，立刻匆匆由书斋小门下。

陈奶妈（不住地劝解）老爷子，让他们去吧，（恨恨地）让他们拿去挺尸去吧！

曾 皓（几乎是乞怜）你去呀，思懿！

曾思懿（这时她也不免有些难过，无奈地只得用仿佛在哄骗着小孩子的口气）爹！有了钱我们再买副好的。

曾 皓（愤极）文彩，你去！你去！（顿足）江泰究竟来不来？他来不来？

曾文彩（一直在伤痛着——连声应）他来，他来呀，我的爹！〔外面爆竹声更响，抬棺木的脚步声仿佛越走越近，就要从眼前过似的。

曾 皓（不觉喊起来）江泰！江泰！（又像是对着文彩，又像是对着自己）他到哪儿去啦？他到哪儿去啦？〔这时通大客厅的门忽然推开，江泰满脸通红，头发散乱，衣服上一身的绉折，摇摇晃晃地走进来。〔爆竹声渐停。

曾 皓（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江泰，你来了！

江 泰（小丑似的，似笑非笑，似哭非哭，不知是得意还是懊丧的神气，含糊地对着他点了点头）我——来了！

曾 皓（忘其所以）好，来得好！张顺，叫他们等着！给他们钱，让他们滚！去，张顺。〔张顺立刻由书斋小门下。

曾文彩（同时走到江泰面前）借，借的钱呢！（伸出手）

江 泰 （手一拍，兴高采烈）在这儿！（由口袋里掏出一卷“手纸”，“拍”一声掷在她的手掌里）在这儿！

曾文彩 你，你又——

江 泰 （同时回头望门口）进来！滚进来！
〔果然由通大客厅的门口走进一个警察，后面随着曾霆，非常惭愧的颜色，手里替他拿着半瓶“白兰地”。〕

江 泰 （手脚不稳，而理直气壮）就是他！（又指点着，清清楚楚地）就——是——他！（转身对曾家的人们申辩）我在北京饭店开了一个房间，住了一天，可今天他偏说我拿了东西，拿了他们的东西——

曾 皓 这——

警 察 （非常懂事地）对不起，昨儿晚上委屈这位先生在我们的派出所——

江 泰 你放屁！北京饭店！

警 察 （依然非常有礼貌地）派出所。

江 泰 （大怒）北京饭店！（指着警察）你们的局长我认识！（说着走着，一刹时怒气抛到九霄云外）你看，这是我的家，我的老婆！（莫名其妙地顿时忘记了方才的冲突，得意地）我的岳父曾皓先生！（忽然抬头，笑起来）你看哪！（指屋）我的房子！（一面笑着望着警察，一面含含糊糊地指着点着，仿佛在引导人家参观）我的桌子！（到自己卧室门前）我的门！（于是就糊里糊涂走进去，嘴里还在说道）我的——（忽然不很重的“扑通”一声——）

曾文彩 泰，你——（跑进自己的卧室）

警 察 诸位现在都看见了，我也跟这位少爷交待明白啦。
（随随便便举起手行个礼）

〔警察由通大客厅的门下。

〔外面的人：（高兴地）“抬罢！”（接着哄然一笑，立刻又响起沉重的脚步声）

曾 皓 （突又转身）

陈奶妈 您干什么？

曾 皓 我看，——看，——

陈奶妈 得啦，老爷子，——

〔曾皓走在前面，陈奶妈赶紧去扶，思懿也过去扶着。
陈与皓由书斋小门下。

〔外面的喧嚣声，脚步声，随着转弯抹角，渐行渐远。

曾思懿 （将皓扶到门口，又走回来，好奇地）霍儿，那警察说什么？

曾 霆 他说姑爹昨天晚上醉醺醺地到洋铺子买东西，顺手就拿了人家一瓶酒。

曾思懿 叫人当面逮着啦？

曾 霆 嗯，不知怎么，姑爹一晚上在派出所还喝了一半，又不知怎么，姑爹又把自己给说出来了，这（举起那半瓶酒）这是剩下那半瓶“白兰地”！（把酒放在桌子上，就苦痛地坐在沙发上）

曾思懿 （幸灾乐祸）这倒好，你姑爹现在又学会一手啦。
（向卧室门走）文清，（近门口）文清，刚才我已经跟你的傣表妹说了，看她样子倒也挺高兴。以后好

啦，你也舒服，我也舒服。你呢，有你的孀表妹陪你；我呢，坐月子的时候，也有个人伺候！

曾 霆 (母亲的末一句话，像一根钢针戳入他的耳朵里，触电一般蓦然抬起头) 妈，您说什么？

曾思懿 (不大懂) 怎么——

曾 霆 (徐徐立起) 您说您也要——呃——

曾思懿 (有些惭色) 嗯——

曾 霆 (恐惧地) 生？

曾思懿 (脸上表现出那件事实) 怎么？

曾 霆 (对他母亲绝望地看了一眼，半晌，狠而重地) 唉，生吧！

〔霆突然由通大客厅的门跑下。〕

曾思懿 霆儿！(追了两步) 霆儿！(痛苦地) 我的霆儿！

〔彩由卧室匆匆地出来。〕

曾文彩 爹呢？

曾思懿 (呆立) 送寿木呢！

〔彩刚要向书斋小门走去，陈奶妈扶着曾皓由书斋小门上。皓在门口不肯走，向外望着喊着。彩立刻追到门前。外面的灯笼稀少了，那些杠夫们已经走得很远。〕

曾 皓 (脸向着门外，遥遥地喊) 不成，那不成！不是这样抬法！

陈奶妈 (同时) 得啦，老爷子，得啦！

曾文彩 (不住地) 爹！爹！

曾 皓 (依依瞭望着那正在抬行的棺木，叫着，指着) 不成！

那碰不得呀！（对陈奶妈）叫他别，别碰着那土墙，那寿木盖子是四川漆！不能碰！碰不得！

曾思懿 别管啦，爹，碰坏了也是人家的。

曾 皓 （被她提醒，静下来发愣，半晌，忽然大恸）亡妻呀！我的亡妻呀！你死得好，死得早，没有死的，连，连自己的棺木都——。（顿足）活着要儿孙干什么哟，要这群像耗子似的儿孙干什么哟！（哀痛地跌坐在沙发上）

〔忽然一片土墙倒塌声。

〔大家沉默。

曾文彩 （低声）土墙塌了。

〔静默中，江泰由自己的卧室摇摇晃晃地又走出来。

江 泰 （和颜悦色，抱着绝大的善意，对着思懿）我告诉过你，八月节我就告诉过你，要塌！要塌！现在，你看，可不是——

〔思厌恶地看他一眼，突然转身由书斋小门走下。

江 泰 （摇头）哎，没有人肯听我的话！没有人理我的哟！没有人理我的哟！

〔江泰一边说着，一边顺手又把桌上那半瓶“白兰地”拿起来，又进了屋。

曾文彩 （着急）江泰！（跟着进去）

〔远远鸡犬又在叫。

陈奶妈 唉！

〔这时仿佛隔壁忽然传来一片女人的哭声。橐方套上一件灰羊毛坎肩，手腕上搭着自己要带走的一条毯

子，一手端了碗参汤，由书斋小门进。

曾 皓（抬头）谁在哭？

陈奶妈 大概杜家老太爷已经断了气了，我瞧瞧去。

〔皓又低下头。

〔陈奶妈匆匆由书斋小门下。

〔鸡叫。

愫 方（走进皓，静静地）姨父。

曾 皓（抬头）啊？

愫 方（温柔地）您要的参汤。（递过去）

曾 皓 我要了么？

愫 方 嗯。（搁在皓的手里）

〔圆儿突然由通大客厅的门悄悄上，她仍然穿着那身衣服，只是上身又加了一件跟裙子一样颜色的短大衣，领子上松松地系着一块黑底子白点子的绸巾，手里拿着那“北京人”的剪影。

袁 圆（站在门口，低声，急促地）天就亮了，快走吧！

〔圆笑嘻嘻的，立刻拿着那剪影缩回去，关上门。

曾 皓（喝了一口，就把参汤放在沙发旁边的桌上，微弱地长嘘了一声）唉！（低头合上眼）

愫 方（关心地）您好点吧？

曾 皓（含糊地）嗯，嗯——

愫 方（哀怜地）我走了，姨父。

曾 皓（点头）你去歇一会儿吧。

愫 方 嗯，（缓缓地）我去了。

曾 皓（疲惫到极点，像要睡的样子，轻微地）好。

〔懔转身走了两步，回头望望那衰老的老人的可怜的样子，忍不住又回来把自己要带走的毯子轻轻地给他盖上。

曾 皓（忽然又含糊地）回头就来呀。

懔 方（满眼的泪光）就来。

曾 皓（闭着眼）再来给我捶捶。

懔 方（边退边说，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嗯，再来给您捶，再来给您捶，再——来——（似乎听见又有什么人要进来，立刻转身向通大客厅的门走）

〔懔方刚一走出，文彩由卧室进。

曾文彩（看见皓在打瞌睡，轻轻地）爹，把参汤喝了吧，凉了。

曾 皓 不，我不想喝。

曾文彩（悲哀地安慰着）爹，别难过了！怎么样的日子都是要过的。（流下泪来）等吧，爹，等到明年开了春，爹的身体也好了，重孙子也抱着了，江泰的脾气也改过来了，哥哥也回来找着好事了，——

〔文清卧室内忽然仿佛有人“哼”了一声，从床上掉下的声音。

曾文彩（失声）啊！（转对皓）爹，我去看看去。

〔彩立刻跑进文清的卧室。

〔陈由书斋小门上。

曾 皓（虚弱地）杜家——死了？

陈奶妈 死了，完啦。

曾 皓 眼睛好痛啊！给我把灯捻小了吧。

〔陈把洋油灯捻小，屋内暗下来，通大厅的纸隔扇上逐渐显出那猿人模样的“北京人”的巨影，和在第二幕时一样。〕

陈奶妈 (抬头看着，自语) 这个皮猴袁小姐，临走临走还——
〔彩慌张跑出。〕

曾文彩 (低声，急促地) 陈奶妈，陈奶妈！

陈奶妈 啊！

曾文彩 (惧极，压住喉咙) 您先不要叫，快告诉大奶奶！哥哥吞了鸦片烟，脉都停了！

陈奶妈 (惊恐) 啊！(要哭，——)

曾文彩 (推着她) 别哭，奶妈，快去！

〔陈奶妈由书斋小门跑下。〕

曾文彩 (强自镇定，走向皓) 爹，天就要亮了，我扶着您睡去吧。

曾 皓 (立起，走了两步) 刚才那屋里是什么？

曾文彩 (哀痛地) 耗子，闹耗子。

曾 皓 哦。

〔文彩扶着皓，向通书斋小门缓缓地走，门外面鸡又叫，天开始亮了，隔巷有骡车慢慢地滚过去，远远传来两声尖锐的火车汽笛声。〕

——幕徐落